高等学校文科教学参考书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

第三册

王庆生 主编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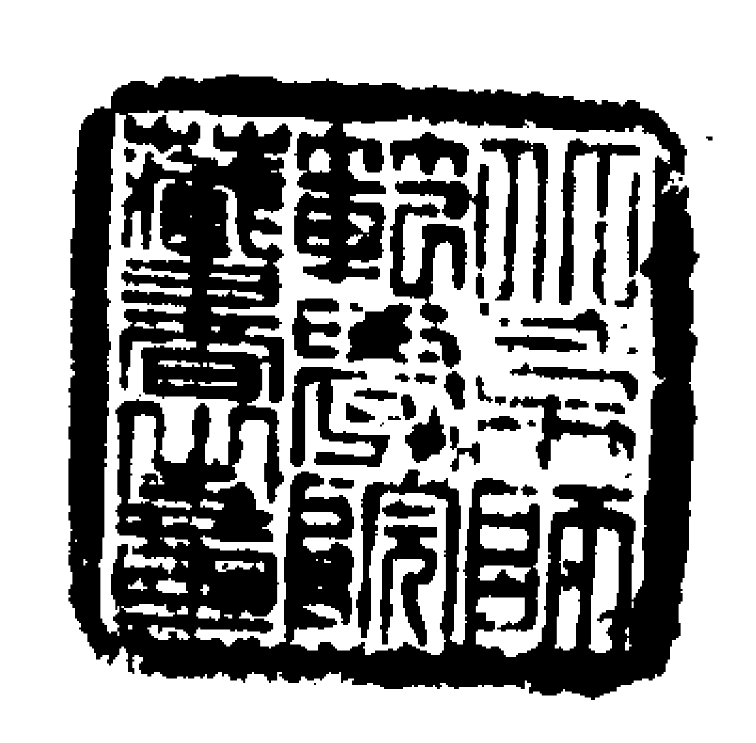
当代文学作品选

第三卷

王庆生 主编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8年·武汉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
第三卷
王庆生　主编
*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武昌桂子山）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发行
武汉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19　字数473千字
1988年5月第1版　1988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7—5622—0079—3／I·10（平）
ISBN 7—5622—0145—5／I·16（精）
印数：1—26000　定价：3.05元（平）
4.55元（精）

SELECTED READING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Selected Readings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is a textbook in four volumes, compiled with the approval of the State Education Commission. It is a companion volume to the previously-published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another textbook which has been adopted by many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in China. A colossal work containing 1.9 million words, the present textbook covers a wide range of themes and includes a variety of writings in different styles, representative of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ture. It not only contains all the major literary works of excellence from 1949 to 1976, but also gives prominence to the great achievements in China's literary creation during the New Period (from 1976 up to now). All the selections are well annotated and brief introductions or synipses are given to the longer works selected.

This four-volume authoritative textbook is intended for university students and it can also serve as a major reference book for students at different types of colleges. Those who are interested in Chinese literature will find in it a source of knowledge and inspiration.

前　言

根据国家教育委员会1986—1900年文科教材编写计划的要求，我们受国家教委的委托从1986年春开始编选高等学校教学参考书《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经过一年多的工作，完成了编写任务。

《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是与华中师范大学编著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当代文学》（三卷本，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配套的教学参考书，供高等学校文科师生和函授、电大、夜大、刊大、自修大学文科学生以及广大文学爱好者使用。

关于本书的编写，需要说明以下几点：

一、本书共选中国当代有影响的201位作家的236篇作品（其中内容提要或节选57篇）。这些作品从体裁上说，既有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又有戏剧文学、电影文学，其间又以小说为最；从题材上说，比较广泛、多样，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各个方面都在作品选中有所反映；从作品来说，既有蜚声中外的著名作家的代表作，也有崭露头角的文学新秀的佳作；从时间上说，从建国初期出现的一些惊动文坛的优秀作品（如《不能走那条路》、《三里湾》、《红旗谱》、《一个黑人姑娘在歌唱》、《向困难进军》、《谁是最可爱的人》、《茶馆》等），到近期涌现的新作（如《蝴蝶》、《高山下的花环》、《随想录》等），都尽量收入，特别是新时期文学创作的成果，在本书中占有较大的比重。这部作品选，虽不可能将各个时期的美文佳作一一囊括进去，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是中国当代文学创作发展的一个缩影，是当代作家作品的荟萃，从中可以窥视中国当代

文学的发展轨迹，了解当代作家文学观念和创作风格的走向和变化。

编选这部作品选，还注意到与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当代文学》的衔接配套，即在教材中评述的重要作家作品，尽可能在作品选中收入。

二、本书试图在社会的、政治的、文化的大背景下，以历史的、美学的原则为准绳，尽量选取那些经过实践检验的、具有较高思想艺术价值、教育性与审美性统一的优秀作品，选取那些勇于艺术探索、具有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代表作品。这样不仅有利于提高学生分析文学作品的能力，而且有利于开阔学生的文学视野，扩展学生的审美领域。

对于建国以来曾经受到错误批判而今作为鲜花重新开放的一些作品，我们也有选择地选入了几篇，如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肖也牧的《我们夫妇之间》、路翎的《洼地上的战役》等。编选这些作品的目的，在于使我们从痛定思痛的历史反思中，寻求一些有益于今天的基因，以便更好地、健康地发展和建设社会主义文学。

三、编选中，我们也适当选入了一些少数民族作家和女作家的作品，以反映中国当代文学的多民族性和女作家在当代文学中的作用和地位。

四、由于篇幅限制，许多赢得广大读者喜爱的、脍炙人口的作品不可能全部选入。为了给学生提供阅读的线索，我们写了57篇作品内容提要，有的节选了作品的一部分，这样做也许对教学是有益的。

五、为了活跃学术空气，我们在坚持社会主义文学方向的前提下，根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收入了少量有争议的作品。这些作品有的很难找，如《武训传》，虽然文艺界对这部作品争论了30多年，但不少人特别是青年学生难以读到剧本，也

难以对作品作出科学的、实事求是的审美评价；有的作品代表了一种艺术追求、艺术倾向，如《野山》、《绝对信号》。编选这些作品，也许有助于开拓学生的思维空间，提高学生的鉴别力和判断力。

六、《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分为四卷，第一、二卷：小说；第三卷：诗歌、散文、报告文学；第四卷：戏剧文学、电影文学。有的作家收入几篇作品的，依创作先后的顺序排列。

七、本书初选目录经1986年5月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当代文学》（第三册）审稿会讨论，专家教授们对作品选选目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我们在审稿会后已按这些意见作了修改。尽管如此，本书的选目仍有遗漏和不完善之处，尚祈广大读者多多指正。

八、参加本书编选工作的有张永健、王又平、李逸涛、王庆生、王国华、陈家齐、黄济华、徐纪明、程文超、张启社。撰写内容提要的有王国华（诗歌、小说部分）、李逸涛（戏剧部分）、陈家齐（电影部分），蒋松源撰写了长篇小说《李自成》的内容提要。

本书的出版得到专家们的指导和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大力帮助。对此，我们表示深切的谢意。

王庆生

1987年教师节于武昌桂子山

目　　录

诗　　歌

散　文

报告文学

（注：凡有“*”号为故事梗概篇目。）

骆　驼

郭沫若

骆驼，你沙漠的船，
你，有生命的山！
在黑暗中，
你昂头天外，
导引着旅行者
走向黎明的地平线。

暴风雨来时，
旅行者
紧紧依靠着你，
渡过了艰难。
高贵的赠品呵，
生命和信念，
忘不了的温暖。

春风吹醒了绿洲，
贝拉树①垂着甘果，
到处是草茵和醴泉。

① 贝拉树即椰枣树，叶似椰子树，果如枣而大。

优美的梦，
象粉蝶翩跹，
看到无边的漠地
化为了良田。

看呵，璀璨的火云
已在天际弥漫，
长征不会有
歇脚的一天，
纵使走到天尽头，
天外也还有乐园。

骆驼，你星际火箭，
你，有生命的导弹！
你给予了旅行者
以天样的大胆。
你请导引着向前，
永远，永远！

1956年9月17日

郊原的青草

郭沫若

郊原的青草呵，你理想的典型！

你是生命，你是和平，你是坚忍。
任人们怎样烧毁你，剪伐你，
你总是生生不息，青了又青。

你不怕艰险，不怕寒冷，
不怕风暴，不怕自我牺牲。
你能飞翔到南极的冻苔原，
你能攀登上世界的屋顶。

你喜欢牛羊们在你身上蹂躏，
你喜欢儿童们在你身上打滚，
你喜欢工人和农民并坐着谈心，
你喜欢年青的侣伴们歌唱爱情。

你是生命，你也哺育着生命，
你能变化无穷，变成生命的结晶。
你是和平，你也哺育着和平，
你使大地绿化，柔和生命的歌声。

郊原的青草呵，你理想的典型！
你是诗，你是音乐，你是优美的作品，
大地的流泉将永远为你歌颂，
太阳的光辉将永远为您温存。

1956年5月31日

（以上均选自《骆驼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

一个黑人姑娘在歌唱

艾　青

在那楼梯的边上，
有一个黑人姑娘，
她长得十分美丽，
一边走一边歌唱……

她心里有什么欢乐？
她唱的可是情歌？
她抱着一个婴儿，
唱的是催眠的歌。

这不是她的儿子，
也不是她的弟弟；
这是她的小主人，
她给人看管孩子；

一个是那样黑，
黑得象紫檀木；
一个是那样白，
白得象棉絮；

一个多么舒服，
却在不住地哭；
一个多么可怜，
却要唱欢乐的歌。

1954年7月17日，里约热内卢

礁　　石

艾　　青

一个浪，一个浪
无休止地扑过来
每一个浪都在它脚下
被打成碎沫，散开……

它的脸上和身上
象刀砍过的一样
但它依然站在那里
含着微笑，看着海洋……

1954年7月25日

给乌兰诺娃

——看芭蕾舞“小夜曲”后作

艾　　青

象云一样柔软，
象风一样轻，
比月光更明亮，
比夜更宁静——
人体在太空里游行；

不是天上的仙女，
却是人间的女神，
比梦更美，
比幻想更动人——
是劳动创造的结晶。

鱼　化　石

艾　　青

动作多么活泼，
精力多么旺盛，

在浪花里跳跃，
在大海里浮沉；

不幸遇到火山爆发，
也可能是地震，
你失去了自由，
被埋进了灰尘；

过了多少亿年，
地质勘察队员
在岩层里发现你，
依然栩栩如生。

但你是沉默的，
连叹息也没有，
鳞和鳍都完整，
却不能动弹；

你绝对的静止，
对外界毫无反应，
看不见天和水，
听不见浪花的声音。

凝视着一片化石，
傻瓜也得到教训：
离开了运动，
就没有生命。

活着就要斗争，
在斗争中前进，
当死亡没有来临，
把能量发挥干净。

（以上均选自《艾青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酒

艾　青

她是可爱的
具有火的性格
水的外形

她是欢乐的精灵
哪儿有喜庆
就有她光临

她真是会逗
能让你说真话
掏出你的心

她会使你
忘掉痛苦

喜气盈盈

喝吧，为了胜利
喝吧，为了友谊
喝吧，为了爱情

你可要当心
在你高兴的时候
她会偷走你的理性

不要以为她是水
能扑灭你的烦忧
她是倒在火上的油

会使聪明的更聪明
会使愚蠢的更愚蠢

墙

艾　　青

一堵墙，象一把刀
把一个城市切成两片
一半在东方
一半在西方

墙有多高？
有多厚？
有多长？
再高、再厚、再长
也不可能比中国的长城
更高、更厚、更长
它也只是历史的陈迹
民族的创伤
谁也不喜欢这样的墙

三米高算得了什么
五十厘米厚算得了什么
四十五公里长算得了什么
再高一千倍
再厚一千倍
再长一千倍
又怎能阻挡
天上的云彩、风、雨和阳光？

又怎能阻挡
飞鸟的翅膀和夜莺的歌唱？

又怎能阻挡
流动的水和空气？
又怎能阻挡
千百万人的
比风更自由的思想？
比土地更深厚的意志？

比时间更漫长的愿望？

1979年5月22日　澂恩

（以上均选自《归来的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光 的 赞 歌

艾　青

一

每个人的一生
不论聪明还是愚蠢
不论幸福还是不幸
只要他一离开母体
就睁着眼睛追求光明

世界要是没有光
等于人没有眼睛
航海的没有罗盘
打枪的没有准星
不知道路边有毒蛇
不知道前面有陷阱

世界要是没有光

也就没有扬花飞絮的春天
也就没有百花争艳的夏天
也就没有金果满园的秋天
也就没有大雪纷飞的冬天

世界要是没有光
看不见奔腾不息的江河
看不见连绵千里的森林
看不见容易激动的大海
看不见象老人似的雪山

要是我们什么也看不见
我们对世界还有什么留恋

二

只是因为有了光
我们的大千世界
才显得绚丽多彩
人间也显得可爱

光给我们以智慧
光给我们以想象
光给我们以热情
光帮助我们创造出不朽的形象

那些殿堂多么雄伟
里面更是金碧辉煌

那些感人肺腑的诗篇
谁读了能不热泪盈眶
那些最高明的雕刻家
使冰冷的大理石有了体温
那些最出色的画家
描出了色授神与的眼睛

比风更轻的舞蹈
珍珠般圆润的歌声
火的热情、水晶的坚贞
艺术离开光就没有生命

山野的篝火是美的
港湾的灯塔是美的
夏夜的繁星是美的
庆祝胜利的焰火是美的
一切的美都和光在一起

三

这是多么奇妙的物质
没有重量而色如黄金
它可望而不可及
漫游世界而无体形
具有睿智而谦卑
它与美相依为命
诞生于撞击和磨擦
来源于燃烧和消亡的过程

来源于火、来源于电
来源于永远燃烧的太阳

太阳啊，我们最大的光源
它从亿万万里以外的高空
向我们居住的地方输送热量
使我们这里滋长了万物
万物都对它表示景仰
因为它是永不消失的光

真是不可捉摸的物质——
不是固体、不是液体、不是气体
来无踪、去无影、浩森无边
从不喧嚣、随遇而安
有力量而不剑拔弩张
它是无声的威严

它是伟大的存在
它因富足而能慷慨
胸怀坦荡、性格开朗
只知放射、不求报偿
大公无私、照耀四方

四

但是有人害怕光
有人对光满怀仇恨
因为光所发出的针芒

刺痛了他们自私的眼睛
历史上的所有暴君
各个朝代的奸臣
一切贪婪无厌的人
为了偷窃财富、垄断财富
千方百计想把光监禁
因为光能使人觉醒

凡是压迫人的人
都希望别人无能
无能到了不敢吭声
而把自己当做神明

凡是剥削人的人
都希望别人愚蠢
愚蠢到了不会计算
一加一等于几也闹不清

他们要的是奴隶
是会说话的工具
他们只要驯服的牲口
他们害怕有意志的人

他们想把火扑灭
在无边的黑暗里
在岩石所砌的城堡里
维持血腥的统治

他们占有权力的宝座
一手是勋章、一手是皮鞭
一边是金钱、一边是锁链
进行着可耻的政治交易
完了就举行妖魔的舞会
和血淋淋的人肉的欢宴

回顾人类的历史
曾经有多少年代
沉浸在苦难的深渊
黑暗凝固得象花岗岩
然而人间也有多少勇士
用头颅去撞开地狱的铁门

光荣属于奋不顾身的人
光荣属于前仆后继的人

暴风雨中的雷声特别响
乌云深处的闪电特别亮
只有通过漫长的黑夜
才能喷涌出火红的太阳

五

愚昧就是黑暗
智慧就是光明
人类是从愚昧中过来
那最先去盗取火的人

是最早出现的英雄
他不怕守火的鹫鹰
要啄掉他的眼睛
他也不怕天帝的愤怒
和轰击他的雷霆
把火盗出了天庭

于是光不再被垄断
从此光流传到人间

我们告别了刀耕火种
蒸汽机带来了工业革命
从核物理诞生了原子弹
如今象放鸽子似的放出了地球卫星……

光把我们带进了一个
光怪陆离的世界：
X光，照见了动物的内脏
激光，刺穿优质钢板
光学望远镜，追踪星际物质
电子计算机
　　把我们推到了二十一世纪

然而，比一切都更宝贵的
是我们自己的锐利的目光
是我们先哲的智慧之光
这种光洞察一切、预见一切
可以透过肉体的躯壳

看见人的灵魂

看见一切事物的底蕴
一切事物内在的规律
一切运动中的变化
一切变化中的运动
一切的成长和消亡
就连静静的喜马拉雅山
也在缓慢地继续上升

认识没有地平线
地平线只能存在于停止前进的地方
而认识却永无止境
人类在追踪客观世界中
留下了自己的脚印

实践是认识的阶梯
科学沿着实践前进
在前进的道路上
要砸开一层层的封锁
要挣断一条条的铁链
真理只能从实践中得以永生

六

光从不可估量的高空
俯视着人类历史的长河
我们从周口店到天安门
象滚滚的波涛在翻腾

不知穿过了多少的险滩和暗礁
我们乘坐的是永不沉没的船
从天际投下的光始终照引着我们……

我们从千万次的蒙蔽中觉醒
我们从千万种的愚弄中学得了聪明
统一中有矛盾、前进中有逆转
运动中有阻力、革命中有背叛

甚至光中也有暗
甚至暗中也有光
不少丑恶与无耻
隐藏在光的下面
毒蛇、老鼠、臭虫、蝎子、蜘蛛
和许多种类的粉蝶
她们都是孵化害虫的母亲
我们生活着随时都要警惕
看不见的敌人在窥伺着我们

然而我们的信念
象光一样坚强——
经过了多少浩劫之后
穿过了漫长的黑夜
人类的前途无限光明、永远光明

七

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生命

人世银河星云中的一粒微尘
每一粒微尘都有自己的能量
无数的微尘汇集成一片光明
每一个人既是独立的
而又互相照耀
在互相照耀中不停地运转
和地球一同在太空中运转

我们在运转中燃烧
我们的生命就是燃烧
我们在自己的时代
应该象节日的焰火
带着欢呼射向高空
然后迸发出璀璨的光

即使我们是一支蜡烛
也应该“蜡炬成灰泪始干”
即使我们只是一根火柴
也要在关键时刻有一次闪耀
即使我们死后尸骨都腐烂了
也要变成磷火在荒野中燃烧

八

作为一个微不足道的人
天文学数字中的一粒微尘
即使生命象露水一样短暂
即使是恒河岸边的细沙

也能反映出比本身更大的光
我也曾经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在不自由的岁月里我歌唱自由
我是被压迫的民族我歌唱解放

在这个茫茫的世界上
我曾经为被凌辱的人们歌唱
我曾经为受欺压的人们歌唱
我歌唱抗争，我歌唱革命
在黑夜把希望寄托给黎明
在胜利的欢欣中歌唱太阳

我是大火中的一点火星
趁生命之火没有熄灭
我投入火的队伍、光的队伍
把“一”和“无数”溶合在一起
进行为真理而斗争
和在斗争中前进的人民一同前进

我永远歌颂光明
光明是属于人民的
未来是属于人民的
任何财富都是人民的

和光在一起前进
和光在一起胜利
胜利是属于人民的
和人民在一起所向无敌

九

我们的祖先是光荣的
他们为我们开辟了道路
沿途留下了深深的足迹
每个足迹里都有血迹

现在我们正开始新的长征
这个长征不只是二万五千里的路程
我们要逾越的也不只是十万大山
我们要攀登的也不只是千里岷山
我们要夺取的也不只是金沙江、大渡河
我们要抢渡的是更多更险的渡口
我们在攀登中将要遇到更大的风雪、
更多的冰川……

但是光在召唤我们前进
光在鼓舞我们、激励我们
光给我们送来了新时代的黎明
我们的人民从四面八方高歌猛进

让信心和勇敢伴随着我们
武装我们的是最美好的理想
我们是和最先进的阶级在一起
我们的心胸燃烧着希望
我们前进的道路铺满阳光

让我们的每个日子
　都象飞轮似的旋转起来
让我们的生命发出最大的能量
让我们象从地核里释放出来似的
　　极大地撑开光的翅膀
　　在无限广阔的宇宙中飞翔

让我们以最高的速度飞翔吧
让我们以大无畏的精神飞翔吧
让我们从今天出发飞向明天
让我们把每个日子都当做新的起点

或许有一天，总有一天
我们这个古老的民族
我们最勇敢的阶级
将接受光的邀请
去叩开那些紧闭的大门
访问我们所有的芳邻

让我们从地球出发
飞向太阳……

1978年8月—12月

（选自《艾青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有　的　人

——纪念鲁迅有感

臧克家

有的人活着
他已经死了；
有的人死了
他还活着。

有的人
骑在人民头上：“呵，我多伟大！”
有的人
俯下身子给人民当牛马。

有的人
把名字刻入石头想“不朽”；
有的人
情愿作野草，等着地下的火烧。

有的人
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
有的人
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地活。

骑在人民头上的，
人民把他摔垮；
给人民作牛马的，
人民永远记住他！

把名字刻入石头的，
名字比尸首烂得更早；
只要春风吹到的地方，
到处是青青的野草。

他活着别人就不能活的人，
他的下场可以看到；
他活着为了多数人更好活的人，
群众把他抬得很高，很高。

1949年11月1日于北京

脱　下　了

臧　克　家

脱下了，脱下了
身上和心上的负载。
大海呵——绿色的世界，

一个个轻快的身子，
投向你起伏的胸怀。

1956年8月于青岛

（以上均选自《臧克家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前　进　曲

胡　　风

我是一个人
我有一颗心
一棵血肉的生命
一团火热的青春

我要走出门去！

黎明微笑的时候
　　我走出门去
大气生光的时候
　　我走出门去
小草伸腰的时候
　　我走出门去
露珠艮眼的时候
　　我走出门去

鸟儿歌唱的时候
　　我走出门去
蚂蚁上工的时候
　　我走出门去……
土地流泪的时候
　　我走出门去！
汽笛怒吼的时候
　　我走出门去！

我的血里
　　流着痛苦的奶汁
我的脸上
　　沾着慈爱的泪水
我的胳膊和肩头
　　涨着劳动的勇气……
生我的母亲呵
为了你

母亲、母亲呵
你的奶汁哺养了我
你的泪水烧痛了我
你的勇气鼓动了我
我要走出门去
我要走出门去

门外
有火一样闪闪的阳光
门外

有大海一样的远景
门外
劳动者同志在艰辛的劳动
战斗者同志在英勇的战斗
创造发明者同志在发挥着智慧
我要做他们的学生
我要走出门去

向前
我要走进他们里面
我要成为他们的同志
我要走出门去、走出门去

1951年未完稿，1980年底改成。
（选自《北京文学》1981年第6期）

回　　答

何 其 芳

一

从什么地方吹来的奇异的风，
吹得我的船帆不停地颤动：

我的心就是这样被鼓动着，
它感到甜蜜，又有一些惊恐。
轻一点吹啊，让我在我的河流里
勇敢的航行，借着你的帮助，
不要猛烈得把我的桅杆吹断，
吹得我在波涛中迷失了道路，

二

有一个字火一样灼热，
我让它在我的唇边变为沉默。
有一种感情海水一样深，
但它又那样狭窄，那样苛刻。
如果我的杯子里不是满满地
盛着纯粹的酒，我怎么能够
用它的名字来献给你呵，
我怎么能够把一滴说为一斗？

三

不，不要期待着酒一样的沉醉！
我的感情只能是另一种类。
它象天空一样广阔，柔和，
没有忌妒，也没有痛苦的眼泪。
唯有共同的美梦，共同的劳动
才能够把人们亲密地联合在一起，
创造出的幸福不只是属于个人，
而是属于巨大的劳动者全体。

四

一个人劳动的时间并没有多少，
鬓间的白发警告着我四十岁的来到。
我身边落下了树叶一样多的日子，
为什么我结出的果实这样稀少？
难道我是一棵不结果实的树？
难道生长在祖国的肥沃的土地上，
我不也是除了风霜的吹打，
还接受过许多雨露，许多阳光？

五

你愿我永远留在人间，不要让
灰暗的老年和死神降临到我的身上。
你说你痴心地倾听着我的歌声，
彻夜失眠，又从它得到力量。
人怎样能够超出自然的限制？
我又用什么来回答你的爱好，
你的鼓励？呵，人是平凡的，
但人又可以升得很高很高！

六

我伟大的祖国，伟大的时代，
多少英雄花一样在春天盛开；
应该有不朽的诗篇来讴歌他们，

让他们的名字流传到千年万载。
我们现在的歌声却那么微茫！
哪里有古代传说中的歌者，
唱完以后，她的歌声的余音
还在梁间缭绕，三日不绝？

七

呵，在我祖国的北方原野上，
我爱那些藏在树林里的小村庄，
收获季节的手车的轮子的转动声，
农民家里的风箱的低声歌唱！
我也爱和树林一样密的工厂，
红色的钢铁象水一样疾奔，
从那震耳欲聋的马达的轰鸣里
我听见了我的祖国的前进！

八

我祖国的疆域是多么广大：
北京飞着雪，广州还开着红花。
我愿意走遍全国，不管我的头
将要枕着哪一块土地睡下。
“那么你为什么这样沉默？
难道为了我们年轻的共和国，
你不应该象鸟一样飞翔，歌唱，
一直到完全唱出你胸脯里的血？”

九

我的翅膀是这样沉重，
象是尘土，又象有什么悲恸，
压得我只能在地上行走，
我也要努力飞腾上天空。
你闪着柔和的光辉的眼睛
望着我，说着无尽的话，
又象殷切地从我期待着什么——
请接受吧，这就是我的回答。

1952年1月写成前五节
1954年劳动节前夕续完
（选自《何其芳文集》(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冬之歌

鲁　藜

永远把自己当作平凡的人
就会工作得更刻苦，更踏实，更好
心灵就获得平静
而人生的明镜就变得更清晰

并不是为了逃避

而是为了更真挚地对待世界
象黑色的土壤开出红花
象严寒凝结了火焰般的霜花

啊，冬天，又向我走过来
是的，朋友，有时候
窗上的霜饰使我梦见热带的草叶
和蓝色海洋的浪涛

曾有多少漫漫的长夜
我是那样等待着春天
每一次狂风从窗前吹过
我都让他带我的祝福给未来

我不可能把过去忘记
也更不可能不爱未来
我是来自粗犷的莽原
我的意志仍然是在高山与大河

有时候感到自己很年轻
但确确实实已经到了中年
当你发觉鬓边每一根白发
才知道用了怎样的代价换取到对现实的每个认识

啊，美丽的青春呀
多少纷争在一个青春的心里呀
每次，每次我凝视着星空
我就要求更高更高地飞翔

年轻的时代最容易受骗
因为形式的东西正投合感官的饥渴
而当你一旦感到需要质朴，单纯，平易
那时候，多少岁月灌溉了你的灵魂

当你感到人生真实的美
你才会真正的欢乐
通过那一些习俗的热闹和瑰丽
真正的美是雪一般的微笑和霜一般的清香

让一切扰乱你的视线的现象
象风雪吹拂着太阳吧
你沉默地走去，肩负着人生，贯注着理想
去探寻那闪耀在人类灵魂里的星光

1952年冬之夜

（选自《鲁藜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客店问答

李　季

“南路的口音，南路的梳妆，
看你的穿戴，不象个本地人模样？”

"家住在湖北，长江边上，
要问地名，叫做宜昌。"

"千里迢迢，山水阻挡，
一个单身女人，走向何方？"

"轮船火车上，人人都帮忙；
我现在坐汽车，要去新疆。"

"千辛万苦，要去新疆，
是为探亲，是去游逛？"

"田里正忙，哪有闲心游逛；
千山万水，只为把亲人探望。"

"是去看你兄弟，还是去看爹娘？
他们是种庄稼，还是经商？"

"一不去看兄弟，二不是去看爹娘，
我是去看我的爱人，他在咱们的部队上。"

"呵，千里路上去找你的男人，
你这个大嫂真是刚强！"

"谢谢你这个好心的老大娘，
我还没有结婚，请你叫我姑娘。"

"呵哟，你还没有结婚！

那你是为了什么要去新疆？”

“好大娘，就是为了结婚嘛，
因为他在建设新疆，没有时间请假回家乡。”

1953年春

我们的油矿

李　季

在那喧闹着的祖国大地上，
有一条喧闹的山岗。
山岗上有一座年轻的城市，
它白天发着巨响黑夜闪着光。

假若你要知道城市的年龄，
请去问那林荫道旁的白杨；
那象苗条少女似的树干会向你说：
“城市和我在同一天开始生长。”

我们的城市昼夜都在沸腾，
它比青年人更不喜欢安静。
它永不疲倦地搜索着悭吝的大自然，
从高山顶上直到几千公尺下的地层中。

想要欣赏城市的风光，
你必须攀登高入云际的山峰。
我们正在把辽阔的戈壁划入市区，
我们正在把地下的宝藏握在手中。

居民是那些掌握着明天的青年，
市区里的井架象密集的丛林一般。
生产钢铁的血液是我们的任务，
我们的城市是力量和幸福的源泉。

没有必要对你隐瞒城市的缺点，
我们实在需要一个美丽的公园；
虽然我们每天可以看到壮丽的戈壁日出，
虽然我们每年可以看到六月天雪飞祁连。

城市虽然在远离北京的山野，
城市虽然在荒漠的戈壁滩上；
但是，我们的心却永远地向着北京，
就象北京无时不在惦记着我们一样。

在那喧闹着的祖国大地上，
有一条喧闹着的山岗。
山岗上有一座年轻的城市，
这就是我们亲爱的玉门油矿。

1953年冬

（以上均选自《李季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黑　眼　睛

李　季

不论是在图书馆里，
或者是在蒸馏塔旁，
总有一对又黑又大的眼睛，
悄悄地对我张望。

每逢我们超额完成了计划，
那双眼睛就显得分外明亮；
若是我们不小心出了事故，
它就象阴云密布的天空一样。

黑眼睛为什么那样温柔钟情，
黑眼睛为什么一直对我张望——
是不是她也希望多出汽油，
还是看中了我的模范奖章？

亲爱的又亮又大的黑眼睛呵，
请你再不要对我张望；
你若是真的爱着煤油、汽油，
我们欢迎你来到炼油厂；

假若你是喜欢那颗金色奖章，
真诚的劳动一定会得到报偿；
至于你要是为了别的什么，
那么，请你听我说吧：
祁连山下，有一个放羊的姑娘……

1954年春于玉门

（选自《李季文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少　女　颂

田　间

（一）

草原上朝霞升起，
象金子一样闪耀。
在这里有一位少女，
比云雀起得还早。
她披着红的头巾，
她提着绿的水壶，
向一道泉水奔跑，
人们都叫她“云雀”。

（二）

“云雀”她来到水边，
如同是一支火焰。
她的脸映在水上，
水花也跟着飞溅，
当她喝下一口水，
她是多么幸福。
你听那欢乐的笑声，
笑声唤醒了草原。

（三）

啊，少女，我看见你，
矫健地攀上钻塔，
在塔顶上把手一招
向白云鄂博问好。
你的手是一把钥匙，
把草原的门打开了。
幸福在呼唤着你，
你也把幸福找到。

（四）

啊，少女，我看见你，
站在一座高峰上，
头上是朵朵白云，
脚下是累累石矿，

我们祖国的矿石，
这是世界上的珍宝，
你呀，人间的云雀，
在它的头顶上飞着。

（五）

在一座高峰之上，
你的彩衫在飘扬，
象一道长虹照着草原，
照着你们住的篷帐，
壶里的泉水发响，
手上的矿石闪亮，
你呀，祖国的姑娘，
把这里当做第二家乡。

（六）

把泉水当做奶汁，
把野花插在头上，
一把水壶，一块岩芯，
伴着你思索幻想，
伴着你攀登钻塔，
扶起那铁的钻杆，
在草原高高的塔顶上，
啊，少女，你是太阳！

（选自《田间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向困难进军

——再致青年公民

郭小川

骏马
　　在平地上如飞地奔走，
　　有时却不敢越过
　　　　　　　湍急的河流；
大雁
　　在春天爱唱豪迈的进行曲，
　　一到严厉的冬天
　　　　　　　歌声里就满含着哀愁；
公民们！
你们
　　在祖国的热烘烘的胸脯上长大，
　　会不会
　　　　在困难面前低下了头？
　　不会的
　　　　我信任你们
　　　　　　　甚至超过我自己，
不过
　　我要问一问
　　　　　你们做好了准备没有？

比你们年长几岁
而且光荣地成了你们的朋友，
禁不住
要把你们的心
带回到那变乱的年头。
当我的少年时代
生活
决不象现在这样
自由而温暖，
我过早地同我们的祖国在一起
负担着巨大的忧患，
可是我仍然是稚气的，
人生的道路
在我看来是如此地一目了然，
仿佛
只要报晓的钟声一响，
神话般的奇迹
就象彩霞似地出现在天边，
一切
都会是不可思议地美满。……
呵，就在这个时候
严峻的考验来了！
抗日战争的炮火
在我寄居的城市中
卷起浓烟，
我带着泪痕
投入红色士兵的行列

走上前线。

……真正的生活开始了！
可惜
　　它开始得过于突然！
我呀
　　几乎是毫无准备地
　　　　　　　　遭遇到一场风险。
在一个雨夜的行军的路上，
我慌张地跑到
　　　　最初接待我的将军的面前，
诉说了
　　我的烦恼和不安：
打仗嘛
　　我还不能自如地往枪膛里装子弹，
动员人民嘛
　　　　我嘴上只有书本上的枯燥的语言。
我说：
　　“同志，
　　　　请允许我到后方再学几年！”
于是
　　将军的沉重的声音
　　　　　　　　在我的耳边震响了：
“问题很简单——
不勇敢的
　　　在斗争中学会勇敢，
怕困难的
　　　去顽强地熟悉困难。”
呵呵

这闪光的话
象雨点似地打在我的心间，
我怀着感激
回到我们的队伍中
继续向前……。
现在
十八年已经过去了，
时间
锻炼了我们
并且为我们的祖国带来荣耀，
不是我们
被困难所征服，
而是那些似乎很吓人的困难
一个个
在我们的面前跪倒。
黑暗永远地消亡了，
随太阳一起
滚滚而来的
是胜利和欢乐的高潮。
公民们
我羡慕你们，
你们的青年时代
就这样好！
你们再不要
赤手空拳
去夺敌人手中的三八枪了，
而是怎样
去建造

保卫祖国的远射程的海防炮；
你们再不要
趁着黑夜
去挖隐蔽身体的地洞了，
而是怎样
寻根追底地
到深山去探宝；
你们再不要
越过地堡群
偷袭敌人控制的城市了，
而是怎样
把从工厂中伸出的烟囱
筑得直上云霄；
你们再不要
打着小旗
到地主庭院去减租减息了，
而是怎样
把农业生产合作社
办得又多又好。……
是呵
连你们遭遇的困难
都使我感到骄傲，
可是我要说
它的威风
决不会比从前小。
社会主义的道路上
并非
平安无事，

就在阳光四射的早晨
也时常
有风而来袭，
帝国主义者
对着我们
每天都要咬碎几颗吃人的牙齿，
生活的河流里
随处都可能
埋伏着坚硬的礁石，
旧世界的苍蝇们
在每个阳光不曾照进的角落
生着蛆……。
新生的事物
每时每刻都遇到
没落者的抗拒……。
然而我要告诉你们
凭着我所体味的生活的真理：
困难
这是一种愚蠢而又懦怯的东西，
它
惯于对着惊恐的眼睛
卖弄它的威力，
而只要听见刚健的脚步声
就象老鼠似地
悄悄向后缩去，
它从来不能战胜
人们的英雄的意志。
那么 同志们！

让我们

以百倍的勇气和毅力

向困难进军！

不仅用言词

而且用行动

说明我们是真正的公民！

在我们的祖国中

困难减一分

幸福就要长几寸，

困难的背后

伟大的社会主义世界

正向我们飞奔。

1955年11月草成

1956年1月9日定稿

甘蔗林——青纱帐

郭小川

南方的甘蔗林哪，南方的甘蔗林！
你为什么这样香甜，又为什么那样严峻？
北方的青纱帐啊，北方的青纱帐！
你为什么那样遥远，又为什么这样亲近？

我们的青纱帐哟，跟甘蔗林一样地布满浓荫，
那随风摆动的长叶啊，也一样地鸣奏嘹亮的琴音；
我们的青纱帐哟，跟甘蔗林一样地脉脉情深，
那载着阳光的露珠啊，也一样地照亮大地的清晨。

肃杀的秋天毕竟过去了，繁华的夏日已经来临，
这香甜的甘蔗林哟，哪还有青纱帐里的艰辛！
时光象泉水一般涌啊，生活象海浪一般推进，
那遥远的青纱帐哟，哪曾有甘蔗林里的芳芬！

我年轻时代的战友啊，青纱帐里的亲人！
让我们到甘蔗林集合吧，重新会会昔日的风云；
我战争中的伙伴啊，一起在北方长大的弟兄们！
让我们到青纱帐去吧，喝令时间退回我们的青春。

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个伟大的发现：
住在青纱帐里，高粱秸比甘蔗还要香甜；
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大胆的判断：
无论上海或北京，都不如这高粱地更叫人留恋。

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种有趣的梦幻：
革命胜利以后，我们一道捋着白须、游遍江南；
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点渺小的心愿：
到了社会主义时代，狠狠心每天抽它三支香烟。

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个坚定的信念：
即使死了化为粪土，也能叫高粱长得秆粗粒圆；
可记得？我们曾经有过一次细致的计算：

只要青纱帐不倒，共产主义肯定要在下一代实现。

可记得？在分别时，我们定过这样的方案：
将来，哪里有严重的困难，我们就在哪里见面；
可记得？在胜利时，我们发过这样的誓言：
往后，生活不管甜苦，永远也不忘记昨天和明天。

我年轻时代的战友啊，青纱帐里的亲人！
你们有的当了厂长、学者，有的作了编辑、将军，
能来甘蔗林里聚会吗？——不能又有什么要紧！
我知道，你们有能力驾驭任何险恶的风云。

我战争中的伙伴啊，一起在北方长大的弟兄们！
你们有的当了工人、教授，有的作了书记、农民，
能再回到青纱帐去吗？——生活已经全新，
我知道，你们有勇气唤回自己的战斗的青春。

南方的甘蔗林哪，南方的甘蔗林！
你为什么这样香甜，又为什么那样严峻？
北方的青纱帐啊，北方的青纱帐！
你为什么那样遥远，又为什么这样亲近？

1962年3月—6月，厦门—北京。

团泊洼的秋天

郭小川

秋风象一把柔韧的梳子，梳理着静静的团泊洼；
秋光如同发亮的汗珠，飘飘扬扬地在平滩上挥洒。

高粱好似一队队的"红领巾"，悄悄地把周围的道路观察；
向日葵摇头微笑着，望不尽太阳起处的红色天涯。

矮小而年高的垂柳，用苍绿的叶子抚摸着快熟的庄稼；
密集的芦苇，细心地护卫着脚下偷偷开放的野花。

蝉声消退了，多嘴的麻雀已不在房顶上吱喳；
蛙声停息了，野性的独流减河也不再喧哗。

大雁即将南去，水上默默浮动着白净的野鸭；
秋凉刚刚在这里落脚，暑热还藏在好客的人家。

秋天的团泊洼啊，好象在香甜的梦中睡傻；
团泊洼的秋天啊，犹如少女一般羞羞答答。

团泊洼，团泊洼，你真是这样静静的吗？
全世界都在喧腾，哪里没有雷霆怒吼，风云变化！

是的，团泊洼的呼喊之声，也和别处一样洪大；
听听人们的胸口吧，其中也和闹市一样嘈杂。

这里没有第三次世界大战，但人人都在枪炮齐发；
谁的心灵深处——没有奔腾咆哮的千军万马！

这里没有刀光剑影的火阵，但日夜都在攻打厮杀；
谁的大小动脉里，——没有炽热的鲜血流响哗哗！

这里的《共产党宣言》，并没有掩盖在尘埃之下；
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在这里照样有最真挚的回答。

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在战士的心头放射光华。
反对修正主义的浪潮，正惊退了贼头贼脑的鱼虾。

解放军兵营门口的跑道上，随时都有马蹄踏踏；
五·七干校的校舍里，荧光屏上不时出现《创业》和
《海霞》。

在明朗的阳光下，随时都有对修正主义的口诛笔伐；
在一排排红房之间，常常听见同志式温存的夜话。

……至于战士的深情，你小小的团泊洼怎能包容得下！
不能用声音，只能用没有声音的“声音”加以表达：

战士自有战士的性格：不怕污蔑，不怕恫吓；
一切无情的打击，只会使人腰杆挺直，青春焕发。

战士自有战士的抱负：永远改造，从零出发，
一切可耻的衰退，只能使人视若仇敌，踏成泥沙。

战士自有战士的胆识：不信流言，不受欺诈；
一切无稽的罪名，只会使人神志清醒，大脑发达。

战士自有战士的爱情：忠贞不渝，新美如画；
一切额外的贪欲，只能使人感到厌烦，感到肉麻。

战士的歌声，可以休止一时，却永远不会沙哑；
战士的明眼，可以关闭一时，却永远不会昏瞎。

请听听吧，这就是战士一句句从心中掏出的话。
团泊洼，团泊洼，你真是那样静静的吗？

是的，团泊洼是静静的，哪里会时刻都在轰轰爆炸。
不，团泊洼是喧腾的，这首诗篇里就充满着嘈杂。

不管怎样，且把这矛盾重重的诗篇埋在坝下，
它也许不合你秋天的季节，但到明春准会生根发芽。……

1975年9月于文化部团泊洼干校

（以上均选自《郭小川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7年版。）

白雪的赞歌（节选）

郭小川

五、烦扰

在幸运的时代里又遇到了不幸，
不到两岁的孩子忽然得了重病，
晚上，当我从村公所开会回来，
他正痛苦地翻滚着，已人事不省。

这意外的袭击使我惊惶莫名，
我跑到五里地外去请那位医生。
医生默默地看看我，提上药箱，
一阵跑步，来到我们的家中。

可怜的孩子似乎已奄奄一息，
张着小嘴，困难而急促地呼吸，
医生详细地检查过胸背和全身，
然后呆呆地坐着陷入沉思。

呵医生，你这举动又使我惊奇，

孩子的病状显然已很危急，
这不是作科学试验的时候，
一分钟的时间常常可以决定生死。

你曾热烈地关怀主任的健康，
这是对的，我的心情跟你一样，
可是这个失踪了的战士的孩子，
难道对于你就是无关痛痒？

我问医生：“孩子的病有没有危险？”
他依然呆坐着，好象没有听见，
半晌，他才从药箱中取出注射器，
走到孩子身旁回答说：“治治看。”

我用焦灼的口气向他央告：
“医生同志，你千万细心给他治疗，
我们这个家庭已经十分不幸。”
他却心不在焉地说：“我知道！”

医生的这种近乎冷淡的神气，
为母亲的心增添了新的忧虑，
我心想：这大约是个软弱无能的人，
医生的职业对他恐怕未必合适。

他却已经熟练地把针插进皮肉，
挤出药汁，又熟练地轻轻撤走，
打完针他又从药箱中取出药末，
而他又包亦地灌进孩子的口。

然后，他又坐在炕沿边一声不响，
无论你怎样问他，他也不大搭腔。
然后，又周而复始地打针、灌药，
然后，又周而复始地呆坐在炕沿上。

这样经过了三四次的重复，
孩子的面色并不显得宽舒，
我在暗暗地埋怨医生，
一定是他的冷淡把病耽误。

可是，他又似乎并不冷淡，
他给孩子的治疗也很频繁，
当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
他在主任面前也有相同的表现。

不同的是他那时好象很忧伤，
连那双大眼睛都显得暗淡无光，
而今天他却格外地平静，
他的动作总是那样不慌不忙。

又经过三四次同样的治疗，
孩子的病忽然开始见好，
那痛苦的喘息稍稍安定下来，
医生的脸上也现出一丝微笑。

这时，院外开始露出蒙蒙的晨雾，
白色的黎明扩展在东方的天幕，

当太阳的红光照亮窗纸时，
医生提着药箱悄悄走出了屋。

啊，这时我真想把他叫住，
孩子的病还没有平复，
但我的话实在说不出口，
他那奇异的表现已使我敬服。

当太阳溶解了早晨的烟雾，
他又拿着药箱和书走进了屋，
于是又一次地打针、灌药，
然后呆呆地坐在炕沿上看书。

白天又经过这样八九次的反复，
孩子退烧了，已不感过分痛苦，
而医生却既少饮食又没有睡眠，
黄昏时，他靠在墙上一下子睡熟。

醒来时，他亲自去向房东借宿，
又向我提议轮流把孩子照护，
我答应着，说了很多感激的话，
而他呢，简直什么也不吐露。

又经过一夜的护理和治疗，
早晨，孩子的脸上现出了欢笑。
这时，医生却多少带着紧张的神色，
轻声地向我提出严肃的警告：

“可要小心护理，孩子的病是肺炎，
如果护理不好，还可能重犯。
有什么新的情况就来叫我吧，
我对于这个孩子的责任还没尽完。”

他走了，我望着他那宽大的背影，
有一种说不出的歉疚的感情，
我曾经错误地把他当成冷淡的人，
其实，他是一条烈火般的生命。

呵，对于他，我是多么感激，
对于他，我怀着最深的敬意，
可是，我实在不敢跟他多说话，
他的性格至今还使我诧异。

此后，他每天都来看望一次，
每一次他都因孩子的见好而欣喜。
他却依然是那样默默无言，
这个人呵，你永远也不会跟他熟识。

这时，随着前线部队的胜利反攻，
我们后方机关也前进到一座小城。
当天晚上，我又在门口见到他，
他原来跟我们住在同一条胡同。

第二天，他又来检查孩子的身体，
我无意中透露出我的一点心事。
老实说，当我为胜利狂欢的时候，

同时也有一种难以克制的忧虑。

城市收复了，我的人总不来信息，
如果总不来信息，那才令人恐惧。
当医生默默地体察到我这种心绪，
他终于说话了，现出严肃的神气：

“要执着地信任自己的希望，
要执着地信任我们的人的力量，
不要轻易相信没有证实的消息，
不要轻易相信一个人的死亡。

“这是主任给我留下的启示，
在任何困难情况下他也不着急，
嗯，你知道吗？他最近来了信，
说病已略微见好，很想回来呢！

“我一直寄与你的孩子以同情，
在主任那里的那天我也很激动，
我不承认我是温情主义者，
你们的遭遇却使我万分悲痛。

“当你的孩子患了那样的重病，
我的心比为谁看病时都更沉重，
但由于我的热烈的希望和信心，
才有效地挽救了他的生命。”

呵，这是多么好、多么深沉的人，

我真想把我的全部经历跟他说尽。
可是他忽然掏出怀表看一看，
也不告别，就匆匆地走出了大门。

第二天，当他再来的时候，
还是照旧地看孩子而又不开口。
但他那双明亮的大眼睛，
却隐隐地闪出轻微的忧愁。

他这种神情也曾使我烦忧，
我可不敢问他有什么原由，
我以很大的热情接待了他，
而他也不作一分钟的多余的停留。

这些日子，真是最重要的时刻，
前方的捷音象雪一样地飘落，
而关于我的亲人的消息，
却象清风一般寻不见线索。

这个我所崇敬的医生同志，
在我最需要支持的时候给我以支持，
纵然他的话是那样的吝啬，
但他的存在就是一种助力。

可是，他居然接连四天不再来，
天天都空让我焦心地把他等待。
这个晚上我不能不去询问了，
原来前天夜间他就从这里离开。

听见这个没有预料到的消息，
我简直遭到了尖锐的一击，
从他原来的寓所缓缓走回来，
热辣辣的眼泪忽然掉下几滴。

当时，我自己也感到几分惊奇，
这个可敬的人不过是普通的同志，
对他自然有着说不尽的感谢，
若动起感情来可有些多余。

然而，我的激动的心还不能平息，
我的面前不断地闪动着他的影子，
呵，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难道对他的感情已不限于友谊？

想到这，我禁不住告诫我自己：
一刹那的摇摆也不能允许！
我自己的人哪，战争都快胜利了，
你为什么还一点也没有信息！

当然，我的信念并没有丧失，
我的心谁也不能夺去，
当我意识到这个隐隐的念头，
它也同时就象烟一样飞逝。

然而，生活是何等的严厉，
孩子的病又给了重重的打击，

一个人即使经过千锤百炼，
也不能放松一分钟的警惕。

忽然，有人轻轻地推开我的门，
进来一只手、递给我一封信。
呵，这正是医生的字迹，
不打开看看又怎能对得起人！

信上写着："亲爱的同志，你好！
我已经带着医疗队来到了前线。
从此，我永远斩断我的可耻的思想，
抹去我最后见面时的无声的语言。

"愿你安心等待着，爱着孩子，
信守着你的最珍贵的信念，
如果我能在这儿帮助你，
那对我是巨大的幸福和喜欢。……"

我把这张信纸迭起来撕了又撕，
小片的纸从我手上飘然落地，
我的远方的不知去处的人呵，
请相信你的忠贞的妻子！

六、欢　欣

生活给我以最确切的启示：
困难和波折从来都是暂时的，
当你以战士的英勇面对一切，

什么痛苦和烦恼都会过去。

一个隐秘的角落被揭开，
总有一股尘土飘浮起来。
我呀，又经历了一次折磨，
而希望的花朵并没有衰败。

医生，你是我的最好的同志和朋友，
对于你，我永远怀着尊敬和歉疚，
即使你是热心地爱着我吧，
但，爱的人为什么一定要占有！

朋友，你的错误是你的这封信件，
世界上有许多事本来就不该说穿。
你这个虽说是光明磊落的行为，
却实在妨碍我们坦率地相见。

可是，这封信到底起了良好的作用，
它使我们从根上斩断了爱的缰绳。
我跟这个医生可不一样呵，
那个遥远的战士早就占有了我的爱情。

我不会依靠不正当的慰借，
来填补生活中的某种空虚，
我要永远凝结在斗争的烈火中，
生活才会感到美满和充实。

一个刮着寒风的夜，很安静，

我把这片片的思想带入睡梦中。
这里没有辛酸、没有痛楚，
只有一种飘忽的迷惘的激动。

朋、朋、朋，好大的响声！
我当是解放军的榴弹炮在轰鸣。
隔壁房东的“谁呀？”的问话，
才把我从半睡眠状态中惊醒。

从门外的熟悉的答话声，
我辨出这位不速之客就是医生。
呵，他为什么又来了呢？
莫不是他故意扰乱我的宁静！

不，他不是那种口是心非的人，
他从来是那么矜持而又自尊，
当然，即使他怀着那样的感情，
在这风寒的夜里也得给他开门。

从窗户缝里，我看见了他的身影，
他迈着轻快的步子往里移动，
我忙乱地穿好了那件皮大衣，
他已经站在窗前呼唤我的姓名：

“……于植同志，快起来吧！
你最想念的人已经回到部队啦！”
什么？我简直听不清楚，
真担心医生把话儿说差。

“你的爱人回到部队啦！”
他又重复地说了这句话。
呵呵，这再不会是假的了，
突来的幸福弄得我心乱如麻。

我屏住气，把客人让进屋，
发现他皮帽边挂满了小冰柱。
现在虽是初冬的天气，
而塞外的严寒已到零下十度。

可是，我实在来不及招呼客人，
“他现在到了哪里？”我急切地问。
客人快意地笑着：“烧点水喝，
把我这冻哑了的嗓子润一润。”

我呼噜噜地拉起灶旁的风箱，
他坐在我身旁的一堆柴火上：
“一切危险都已经过去了，
他的问题都安排得妥妥当当。

“他现在离这儿六十五里地，
住在我们的后方医院里。
我昨天晚上才把他运到，
又赶紧连夜给你送这个消息。”

啊，医生，我更深一层地敬爱你，
真诚地接受你的情谊。

但是，我的人又有什么危险吗?
说吧，无论什么风浪我都经得起。

“请你允许我从头讲起，
这是从他的朋友那里听来的。
因为这样不只会给你更多喜悦，
而且对我也是一个生动的教育。

“两年以前，在一次战斗里，
在撤退中，枪弹打中了他的右臂，
昏迷使他失去了抗击的可能，
一群冲上来的匪军把他俘去。

“开始，他们怀疑他是指挥员，
他受到了你可以想象的灾难，
毒打、灌辣椒水、烙铁烙……
总之，他经历了最残酷的考验。

“这一切当然都没有发生作用，
他咬紧了牙不吐半点真情。
可是，当敌人的逼供过去以后，
他那臂上的伤口又化了脓。”

呵，我的胳膊也感到疼痛，
我的骨肉跟他的早就息息相通。
“那么现在呢？他在哪儿？”
我急切地颤声地追问医生。

医生的习惯真叫人着急，
他依然不慌不忙地从头说起。
他说："我刚才已经交代了，
他现在根本不会有什么问题。

"按照一个普通医生的观点，
他的伤势简直不可能好转，
你看，细菌已经繁殖在伤口上，
它们怎会自动地让出这块地盘！

"人的生命力有时非常神奇，
它竟能代替磺胺把细菌杀死。
当敌人把他编进俘虏营的时候，
他已经重新成为一个壮士。

"幸亏他有这样精壮的身体，
敌人终于把他送到煤矿充当苦力，
当然，这又是最残忍的刑罚，
最坏的劳动条件，最低的待遇。

"在那最恶劣的艰难的条件下，
一颗革命种子还要生根开花，
敌人的严厉的监视和管制，
既不能使他就范，也没有使他惧怕。

"你们共产党员只怕没有群众，
有群众就有伟大的前程。
在那些俘虏和矿工的群众里，

他又施展出共产党员的才能。

“就在他当苦力的第二个月份里，
他亲手组成了第一个秘密组织。
在第四个月，这个组织又扩大了，
并且很快得到了地下党的默契。

“因为党还没有弄清他的来历，
所以不能马上跟他接上关系。
他却灵敏地体会了党的意图，
在行动上配合得非常之紧密。

“总而言之，他们工作得很顺利，
当解放大军围住这个矿区，
他们不仅能够送出最确实的情报，
而且已经组成了队伍、掌握了武器。

“战斗的行动开始了，
矿里矿外响应了一致的信号，
当解放军冲破铁蒺藜的时候，
他们从后面摧毁了敌人的碉堡。”

是的，这一切合乎他的性格，
我自己的人，我不会看错。
医生，你现在更该了解到：
我的信念为什么不会沉落？

“矿区解放了，很快恢复了秩序，

他要求党解决他的组织问题。
组织上同意了他的请求，
他骑上一匹快马，奔向我们的驻地。

“也许是他的心过于激动，
在半路上又碰到了新的不幸。
呵，这件事我真不想告诉你，
因为这会打乱你的幸福的感情。”

“怎么？又出了什么事？”
我问着，我的心快冲破了大衣。
哎，这个粗心大意的人哪，
你为什么总学不会珍重自己？

“他从奔跑着的马上跌下来了，
严重地震荡了他的大脑，
有十几小时处于昏迷状态，
而当时又无法进行有效的治疗。

“当他到了我们的医疗所，
那病状简直使我格外难过，
同志，这不是普通的伤员，
如果他不好，会给我双重的折磨。

“经过我们的紧急的治疗，
他的病情终于一天天见好，
只是前方那渐远的炮声，
还会使他的神经受到惊扰。

"是我提议把他送到后方医院，
也就是送到他的爱人的身边，
我又请求组织允许我亲自送来，
对于他，我应当把一切责任承担。

"不过，于植同志，我要声明，
我关心他，并非完全出于个人感情，
你们这些党员同志的光辉，
将照亮我这个平凡的人的一生。

"一个伟大的人说过：爱能战胜死，
是的，我永远信服这个真理。
我祝福你们，我的朋友，
我的心也永远跟你们在一起。

"现在，他已度过了危险期，
但是，他仍然需要你的扶持。
快把东西收拾收拾吧，
马上就走，带上可爱的孩子。"

医生的话刚刚说完，
我的心神又变得格外慌乱，
这事情来得未免太快了吧，
虽然我已经焦灼地等待了两年。

对于病人的新的灾难，
我仿佛一点也不感到危险。

他就是死了，都会活过来，
因为有党和我和孩子在他身边。

七、赞　歌

读者呵，事实正如你们所预料，
我的遭遇跟应当遭遇的一样美好。
当我和孩子坐到他病房的炕上，
他张开胳膊把我们紧紧地拥抱。

我要郑重地说明：我没有哭，
过分的兴奋使我多少有些恍忽，
当我从门口看见那张熟悉的脸，
我的眼前浮现了千万颗珍珠。

他还不能坐起来也不能多说话，
他的眼睛却给我以最热情的回答。
我叫孩子大声呼唤他的爸爸，
爸爸害羞地吻吻孩子的嘴巴。

我坐在他的旁边不住地望着他，
呵，头上已经显出几根白发，
这个年轻的英俊的勇士，
离开了亲人真显得老啦！

纵然胸中蕴蓄的话是那么多，
可是我从哪里开头向他诉说？
一切悲苦都被他的眼光扫尽，

而幸福的感情又往往使人沉默。

和他共同生活的这个白天，
我们的眼光一直紧紧牵连，
爱人之间，眼睛最会说话，
我们几乎用不着借助语言。

我又被批准留在医院把他扶持，
除了夜间，我们一会也不分离，
我只要一出门他就急着呼唤我，
可是我走回来他又笑说没有事。

每天早晨都是我跟他第一个相见，
每次都是我亲自给他端水送饭，
每个晚上都是我跟他分开得最迟，
每次分开我都把他的可爱的脸吻遍。

快乐的时刻一天天过去，
他的伤势也一天天见愈，
他的话一天天地多起来，
我们的爱情也一天天更甜蜜。

到第十天的清早，雪过天晴，
银色的晨光钻进了窗户缝，
他向医生央告说："天多好啊，
让我到野外散散步、宽宽心情！"

我们的朋友大概不好意思阻挡，

他只说“太早了，风太厉害天太凉！”
我故意打趣地跟医生说：
“你还不知道吗？他很坚强。”

医生笑着看了看，勉强地点点头，
我们象新婚夫妇似地有些害羞。
他却马上扶着我走出了房门，
沿着街道缓缓地朝着田野走。

呵，多么鲜明的光亮的田野，
田野上铺着一层软软的白雪，
微风都仿佛染上了雪的颜色，
阳光也象被雪洗涤得更清洁。

平地上站立着一棵棵高高的杨树，
四伸的枝干都穿上了白雪的衣服，
你可以把它们比做白衣战士，
但它们的神态比护士还要英武。

在那两行高大的杨树中间，
断续地有载着军火的汽车奔驰，
它们好象大海上穿行的轮船，
为平和的雪地带来了刚健的气息。

运载粮食的驴子的队伍，
也在公路边上匆忙地赶路，
扬着鞭子的赶牲口的人，
以那精力旺盛的喉音大声吆呼。

公路外有着一条条的长纹，
那里踩满行人的千万只脚印，
这些光华的银色的道路，
远远地通向乡村也通向城镇。

乡村和城镇都冒出炊烟朵朵，
高飞起来，几乎与天空一个颜色，
但当它刚从房顶上冒出来，
却象一根根白柱支撑着天的斜坡。

远山在天边画了个轮廓，
它好象故意从人们的视线中闪躲，
可是这浑然一体的天地之间，
只有它的边沿把二者间隔。

这真是一个美好的辉煌的世界，
一切的景物都缀合得如此和谐，
太阳仿佛既不吝啬也不豪华，
它恰如其分地把迷人的温暖宣泄。

我的这位伤员贪婪地四望着，
默默地享受着这难得的快乐。
可是，连我也不能准确地猜出：
他今天到底想着一些什么。

我的话被热情推拥着说了出来：
“今天的白雪格外叫人喜爱，

也可以说是我们的生活的象征吧，
因为我们的感情跟雪一样洁白。

“……这个医生真是好同志，
我们一向得到他极大的支持，
他呀，实在没有什么私心，
怀抱着的是革命的人道主义。……”

我为什么要把医生提起，
连我自己也感到几分惊奇。
他却只笑一笑，思索着并不作声，
眼睛眯缝着，继续望着无边的雪地。

这时，红色的太阳从东山上爬上来，
它的神情中表露了巨大的惊骇：
这个从梦中苏醒了的大地，
为什么这样耀眼地洁白？

从乡村伸出成串的长长的影子，
把静静的雪地装饰得更加美丽，
喂！你们为什么出来这样早呵？
是吃过了早饭进城来赶集。

远处的村庄跳出了一个红点，
在晨光照耀下好象是一支火焰，
谁给雪地涂抹这样的色彩？
是骑驴的妇女身上的衣衫。

早安，提着筐的少女和挑担的大汉，
你们是不是也跟我们一样来尝新鲜？
我在乡村过了数不尽的早晨，
却没有一天象这样使人感到美满。

我的人哪，你难道跟我有什么不同？
你这些年来的负荷比我沉重，
这一次陪着妻子的散步，
对你，也许是丰富而复杂的旅程。

你为什么这样不声不响呢？
难道又想起你那悲壮的遭遇？
罪恶的敌人离你有多么远，
在你身旁的是你温柔的妻子！

我忽地想起他是不是有点疲劳，
他的创伤还没有完全养好。
我问他："累了吗？回去吧！"
他佯怒地坚决把头摇了摇。

他径直向前走着，连头也不回，
这清新的早晨真使他迷醉，
任你雪地在我们脚下吱吱作响，
任你小风在我们衣襟上吹。

他突然说："不仅要象雪那样洁白，
而且要象雪那样丰富又多采！"
他从雪地上抓了一把雪，

轻轻地把我的头扭过来。

“你看呀，雪花有六个瓣，
它在阳光下显得多么灿烂！
黄的、红的、绿的、紫的，
什么花朵能有这样好看？”

好象是两个爱玩的孩子，
我们把这雪看来又看去。
雪也好象我们的生活，
仿佛越看越觉得美丽。

“亲爱的！”他忽然又叫我，
“有几句话我要跟你说！
我们已经不再是孩子了，
我的意思你当然会懂得。

“我们只能用我们的战斗生活，
为这多采的白雪高唱赞歌，
象这样谈论白雪的日子，
不过象流星似的在一瞬间闪过。

“我今天来散步还有个目的，
想要和你商量一件平常的事。
现在，人民解放军正在向南挺进，
我们没有权利过安闲的日子。

“我是一个平凡的战斗者，

怎能忘记我的神圣的职责！
亲爱的，只有在我受重伤的时候，
才能安静地在你身旁度过。

“我想明天就向组织上请示：
让我马上就回到前方去，
战士和战士之间的爱情，
只有通过考验才会充满生机。

“亲爱的，你不要把我埋怨，
我对你的爱永世不变，
但是我们爱的范围是多么广大，
因为我们是光荣的共产党员。”

呵，我懂得，但是我不想说，
在我们之间插进来久久的沉默。
我们轻轻地踱着迟慢的步子，
各自低着头，专心地思索着……。

粗心大意的人哪，我的勇士，
你还没有理解到我的意念；
在这艰难而曲折的斗争中，
难道只有你通过了严重的考验！

当然，你比我经历过更多的艰难，
越过了更大、更严峻的风险，
尽管你不告诉我两年的遭遇，
从别人口中我已知道得很完全。

是的，你那忠贞的政治节操，
你那自我牺牲的不懈的辛劳，
更使我最确切地望见：
一个共产党员可以攀登得多么高！……

1957年10月20日——11月3日草稿。
1957年11月底——12月初改成。
（选自《郭小川代表作》，黄河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回 延 安



贺敬之

一

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的跳，
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

手抓黄土我不放，
紧紧儿贴在心窝上。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
双手搂定宝塔山。

千声万声呼唤你，
——母亲延安就在这里！

杜甫川唱来柳林铺笑，
红旗飘飘把手招。

白羊肚手巾红腰带，
亲人们迎过延河来。

满心话登时说不出来，
一头扑在亲人怀……

二

……二十里铺送过柳林铺迎，
分别十年又回家中。

树梢树枝树根根，
亲山亲水有亲人。

羊羔羔吃奶眼望着妈，
小米饭养活我长大。

东山的糜子西山的谷，
肩膀上的红旗手中的书。

手把手儿教会了我，

母亲打发我们过黄河。

革命的道路千万里，
天南海北想着你……

三

米酒油馍木炭火，
团团围定炕上坐。

满窑里围得不透风，
脑畔上还响着脚步声。

老爷爷进门气喘得紧：
“我梦见鸡毛信来——可真见亲人……”

亲人见了亲人面，
欢喜的眼泪眼眶里转。

保卫延安你们费了心，
白头发添了几根根。

团支书又领进社主任，
当年的放羊娃如今长成人。

白生生的窗纸红窗花，
娃娃们争抢来把手拉。

一口口的米酒千万句话，
长江大河起浪花。

十年来革命大发展，
说不尽这三千六百天……

四

千万条腿来千万只眼，
也不够我走来也不够我看！

头顶着蓝天大明镜，
延安城照在我心中；

一条条街道宽又平，
一座座楼房披彩虹；

一盏盏电灯亮又明，
一排排绿树迎春风……

对照过去我认不出了你，
母亲延安换新衣。

五

杨家岭的红旗呵高高的飘，
革命万里起高潮！

宝塔山下留脚印，
毛主席登上了天安门！

枣园的灯光照人心，
延河滚滚喊"前进"！

赤卫军……青年团……红领巾，
走着咱英雄几辈辈人……

社会主义路上大踏步走，
光荣的延河还要在前头！

身长翅膀吧脚生云，
再回延安看母亲！

1956年3月9日，延安

放声歌唱（节选）

……

贺敬之

……春风。
　　　秋雨。
晨雾。
　夕阳。……

……轰轰的
　　　　车轮声。
踏踏的
　　脚步响。……
呵，《人代会决议》，
　　和新中国地图
　　　　在我手中，
党员介绍信
　　紧贴着
　　　　我的胸膛。
我走进农村。
　　我走进工厂。
我走向黄河。
　　我走向长江。……
五月——
　　　　麦浪。
　　八月——
　　　　　　海浪。
桃花——
　　　　南方。
　　雪花——
　　　　　　北方。……
我走遍了
　　我广大祖国的
　　　　每一个地方——
呵，每一个地方的
　　我的
　　　　每一个

故乡！

……在高压线
　　飞过的
　　　　长城脚下，
在联合收割机
　　滚动着的
　　　　大雁塔旁，
在长江大桥头的
　　黄鹤楼上，
在宝成铁路边的
　　古栈道旁……
我看见
　　你们——
　　　　我们古代的诗人们！
你们正站在云端
　　向我们
　　　　眺望。
在我们的合唱声中，
　　传来
　　　　你们的惊叹声，
在我们的工作服上，
　　投下
　　　　你们羡慕的眼光……
呵，我熟读过你们的
　　《登幽州台歌》、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那无数美妙的

诗章。

但是，

面向你们，

我

如此地骄傲！

我要说：

我们的合唱

比你们的歌声

响亮！

呵呵……“前不见古人”……

但是，

后——有——来——者！

莫要

“念天地之悠悠”吧，

莫要

“独怆然而涕下”……

“君不见”——

“广厦千万间”

已出现在

祖国的

“四野八荒”！

呵，我们的前辈古人，

希望呵，

希望，

希望，

梦想呵，

梦想，

梦想……

而你们何曾想见
今日的祖国
是这样的
灿烂辉煌！
你们的千万支神来之笔呵
怎么能写出
我们时代的
社会主义的
锦绣文章？！
“语不惊人死不休”——
又向哪里
去找
这最壮丽的语句：
“党！”
“我们的党！”
党呵——
我们祖国的
青春
和光荣，
党呵——
我们社会主义事业的
信心
和力量！……

呵！我走进
我的支部。
我走进
我的厂房。

我打开
　　星光灿烂的
　　　《毛泽东选集》，
我登上
　　“红旗漫卷西风”的
　　　　山岗。
我踏着
　　工农红军的
　　　　二万五千里足迹，
我翻过
　　党的伟大史诗——
　　　　千山万岭的篇章……
从第一个
　　共产主义小组，
到今天的
　　我的支部，
我们的党员名单
　　是何等壮丽的
　　　　英雄榜！
我们党的心
　　和六万万人民的心
　　　　结成的联盟，
　　是何等伟大的
　　　　铁壁铜墙！
我听见：
　　我们的大地上
　　　　卷起的
　　入党宣誓的

不息的风暴！
我看见：
千万双手
举起的
入党申请书的
海洋！——
"呵！我们依照
先烈的榜样，
为实现
共产主义的理想，
让我们
把一切
献给
亲爱的祖国吧！
让我们
把一切
献给
亲爱的党！……"

呵，今天——
我们亲爱的党
三十五周岁的
诞辰——
"七·一"！
伟大的共和国纪元后的
第七个
"七·一"！——
我们又该怎样

十倍地欢呼呵，
百倍地
歌唱！？
但是，
并没有举行
盛大的纪念，
并没有
雷动的掌声、
手臂的森林
出现在
会场、广场。
……在中南海，
那一张
朴素的写字台旁，
毛泽东同志
正在起草
党第八次大会的开幕词：
在国务院，
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书上
正凝结着
并肩的人影，
和午夜的灯光。
在统战部，
党的代表
正和朋友们一起，
倾谈："长期共存，
互相监督"；
在科学艺术大厅，

党的语言
正象春雷一样
唤起：
“百家争鸣”，
正象春风一样
吹开：
“百花齐放”！……
呵！在千万个
矿井
和织布机旁，
煤炭
和布匹的
洪流，
又在突破
定额的
水位；
在千万顷
稻田
和麦地里，
早稻
和新麦的
行列，
正千军万马
奔向
粮仓！……
呵呵！正是这样！
在节日里，
我们的党

没有
在酒杯和鲜花的包围中，
醉意沉沉，
党，
正挥汗如雨！
工作着——
在共和国大厦的
建筑架上！
呵呵！正是这样！
党的伟大纪念日，
象共和国的
每一个工作日
一样地
忙碌、紧张。
但是，
在我们忙碌、紧张的
每一个工作日里，
难道我们不是
每时每刻
在纪念着
我们的党！？
呵，我们共和国的
每一个形象里，
每时每刻
都在显现着——
党的
历史，
党的

光荣，
都在活跃着——
党的
思想，
党的
力量。
你听，
你听！——
省港大罢工的
呼号声，
在我们的
鼓风炉里
正呼呼作响，
你看
你看！——
南昌起义的
鲜血
在我们的
炼钢炉中
正滚滚跳荡！
呵，在农业合作社的
麦场上，
正飘扬着
秋收起义的
不朽的红旗！
在基本建设的
工地上，
正闪耀着

延安窑洞的
不灭的灯光！……
呵！井冈山——
宝塔山！
——我们稳固的基石，
老红军——
老八路！
——我们的钢骨铁梁！
这就是
我们共和国大厦的
质量的保证！
这就是
为什么
我们的万丈高楼
会这样地
坚强雄伟
——青云直上！

让科学的最新成就——
示踪原子
来检验
我们的工程吧！

让历史上
我们前辈的奠基者
和后辈的验收员们
来品评我们——
给我们应得的

鉴定
和赞扬！……
呵！公民们！
同志们！
我们的生命
就是活在
这样的时代！
我们的双脚
就是踏在
这样的道路上！
世上
还有什么
更大的
欢乐
和骄傲?!
世上
还有什么
更大的
光荣
和力量?!——
“我，
中国共产党党员。”
“我，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我，
社会主义事业的
建设者。”
“我，

毛泽东同志的

　　　　同时代人。”

呵！假如我有

　　　　一百个大脑呵，

我就献给你

　一百个；

假如我有

　　一千双手呵，

我就献给你

　　一千双；

假如我有

　　一万张口呵，

我就用

　　一万张口

　　　　齐声歌唱！——

歌唱我们

　　伟大的

　　　　壮丽的

　　　　　　新生的

　　　　　　　　祖国！

歌唱我们

　　伟大的

　　　　光荣的

　　　　　　正确的

　　　　　　　　党！！

1959年9月7日

桂林山水歌

贺敬之

云中的神呵，雾中的仙！
神姿仙态桂林的山！

情一样深呵，梦一样美，
如情似梦漓江的水！

水几重呵，山几重？
水绕山环桂林城……

是山城呵，是水城？
都在青山绿水中……

呵！此山此水入胸怀，
此时此身何处来？

……黄河的浪涛塞外的风，
此来关山千万重。

马鞍上梦见沙盘上画：
"桂林山水甲天下"……

呵！是梦境呵，是仙境？
此时身在独秀峰①！

心是醉呵，还是醒？
水迎山接入画屏！

画中画——漓江照我身千影，
歌中歌——山山应我响回声……

招手相问老人山②，
云罩江山几万年？

——伏波山下还珠洞③，
宝珠久等叩门声……

鸡笼山一唱屏风开，
绿水白帆红旗来！

大地的愁容春雨洗，
请看穿山④明镜里——

呵！桂林的山来漓江的水——
祖国的笑容这样美！

---

① 独秀峰，在桂林市中心。孤峰一柱，拔地而起。
② 老人山，鸡笼山，屏风山，均在桂林市区，因状得名。
③ 还珠洞，有老龙谢情还珠神话，本诗转意借用。
④ 穿山，在桂林市南郊。峰顶有巨大圆形洞口，洞穿露天，状似明镜高悬。

桂林山水入胸襟，
此景此情战士的心——

江山多娇人多情，
使我白发永不生！

对此江山人自豪，
使我青春永不老！

七星岩①去赴神仙会，
招呼刘三姐呵打从天上回……

人间天上大路开，
要唱新歌随我来！

三姐的山歌十万八千箩，
战士呵，指点江山唱祖国……

红旗万梭织锦绣，
海北天南一望收！

塞外的风沙呵黄河的浪，
春光万里到故乡。

红旗下：少年英雄遍地生——
望不尽：千姿万态“独秀峰”！

---

① 七星岩，桂林最著名岩洞之一。传说歌仙刘三姐在此洞中赛歌，后化石成仙。

——意满怀呵，情满胸，
恰似漓江春水浓！

呵！汗雨挥洒采笔画：
桂林山水——满天下！……

1959年7月，旧稿
1961年8月，整理

（以上均选自《贺敬之诗选》，山东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苹果树下

闻捷

苹果树下那个小伙子，
你不要、不要再唱歌；
姑娘沿着水渠走来了，
年轻的心在胸中跳着。
她的心为什么跳呵？
为什么跳得失去节拍？……

春天，姑娘在果园劳作，
歌声轻轻从她耳边飘过，
枝头的花苞还没有开放
小伙子就盼望它早结果。
奇怪的念头姑娘不懂得，

她说：别用歌声打扰我。

小伙子夏天在果园度过，
一边劳动一边把姑娘盯着，
果子才结得葡萄那么大，
小伙子就唱着赶快去采摘。
满腔的心思姑娘猜不着，
她说：别象影子一样缠着我。

淡红的果子压弯绿枝，
秋天是一个成熟季节，
姑娘整夜整夜地睡不着，
是不是挂念那树好苹果？
这些事小伙子应该明白，
她说：有句话你怎么不说？

……苹果树下那个小伙子，
你不要、不要再唱歌；
姑娘踏着草坪过来了，
她的笑容里藏着什么？……
说出那句真心的话吧！
种下的爱情已该收获。

1952年——1954年
乌鲁木齐——北京

舞会结束以后

闻　捷

深夜，舞会结束以后，
忙坏年轻的琴师和鼓手，
他们伴送吐尔地汗回家，
一个在左，一个在右……

琴师踩得落叶沙沙响，
他说："葡萄吊在藤架上，
我这颗忠诚的心呵，
吊在哪位姑娘辫子上？"

鼓手碰得树枝哗哗响，
他说："多少聪明的姑娘！
她们一生的幸福呵，
就决定在古尔邦节①晚上。"

姑娘心里想着什么？
她为什么一声不响？
琴师和鼓手闪在姑娘背后，

① 即宰牲节，在这一天，伊斯兰教徒要宰羊感谢真主。

嘀咕了一阵又慌忙追上——

“你心里千万不必为难，
三弦琴和手鼓由你挑选……”
“你爱听我敲一敲手鼓？”
“还是爱听我拨动琴弦？”

“你的鼓敲得真好，
年轻人听见就想尽情地跳；
你的琴弹得真好，
连夜莺都羞得不敢高声叫。”

琴师和鼓手困惑地笑了，
姑娘的心难以捉摸到：
“你到底爱琴还是爱鼓？
你难道没有做过比较？”

“去年的今天我就做了比较，
我的幸福也在那天决定了，
阿西尔已把我的心带走，
带到乌鲁木齐发电厂去了。”

1952年——1954年
乌鲁木齐——北京

追　求

闻　捷

你不搽胭脂的脸，
比成熟的苹果鲜艳；
一双动人的眼睛，
象沙漠当中的清泉。

你赶羊群去吃草，
我骑马追到山前；
你吆羊群去饮水，
我骑马跟到河边。

我是一个勇敢的猎人，
保护你的羊群平安，
你问我另有什么愿望？
请看看我的两只眼。

你要我别在人前缠你，
除非当初未曾相见，
去年的劳动模范会上，
你就把我的心搅乱。

你要我别在人前夸你，
除非舌头不能动弹，
你光荣的劳动事迹，
为什么不该传遍草原？

你纵然把羊群吆到天边，
我也要抓住云彩去赶；
你纵然把羊群赶到海角，
我也会踩着波浪去撵。

你脸上装出对我冷淡，
心里却盼我留在你身边；
我固执地追求着你呵，
直到你答应我的那一天。

（以上均选自《闻捷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复仇的火焰

原作　闻　　捷

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故事梗概】

第一部　动荡的年代

1947年7月，我第一野战军兵分两路，沿西兰、宝平公路向

西挺进，拉开了解放大西北的战幕。

黑暗中的乌鲁木齐仿佛已经僵死。美国副领事马克南望着乌斯满的像片出神。他正在研究这个哈萨克土匪头子，想利用他来达到对抗共产党，保住新疆这块土地的目的。马克南非常清楚，这位当年“北塔山事件”的国际英雄，一直梦想得到全新疆。派谁去制服这只恶狼呢？马克南想起了尤丽小姐。这位小姐的父亲曾是沙皇手下的将军，后被布尔什维克绞死，她母亲带她逃到这里，靠姿色求生。马克南选中了她，让她白天当译员 晚上当情妇。马克南利用尤丽的虚荣心和对共产党的仇恨，把她派到了乌斯满的身边。

巴里坤草原上风雪弥漫，十三个年轻牧人艰难地同死亡进行殊死搏斗。骑马走在最前面的是魁伟而勇敢的巴哈尔，他是迺曼部落的牧人们热爱并信赖的小伙子，他奋力鼓励着大家。为了庆祝明天头人阿尔布满金的儿子满月，他们冒着严寒去打猎。此时，牧人们的妻儿正聚集在布鲁巴大叔的帐篷里焦急地等待着亲人归来。阿尔布满金的女儿苏丽亚也在这里，她紧靠住巴哈尔的妹妹叶尔纳，脸色苍白。突然，头人闯了进来，女人们悄悄溜走了，他揪住女儿苏丽亚又打又骂。巴哈尔等牧人终于回来了，得知苏丽亚挨打后陷入沉思。布鲁巴大叔劝巴哈尔选择一个牧人的女儿，不要爱苏丽亚，因为她不是头人的亲生女儿。苏丽亚的亲生父母都是被头人阿尔布满金杀死的，她是吃法伊扎大婶的奶水长大的，但她却把仇人当亲人。

在阿尔布满金的儿子满月的吉日里，他请来了四邻部落的头人，毛拉和牧主，还举行了刁羊跑马的比赛。比赛中，巴哈尔大出风头，他一马当先，把羝羯夺在手中。苏丽亚这时却悄悄溜出热闹的帐篷去找法伊扎大婶，询问起谁是自己的妈妈。大婶正在为难，听见了巴哈尔的歌声，就带着苏丽亚挤进了布鲁巴大叔的帐篷。巴哈尔看着打扮得非常漂亮的苏丽亚，禁不住编着歌儿，

唱出了苏丽亚的身世。

乌斯满的走狗安尼和哈里，给他送来了郑介民从台北发来的密电：告诫他们千万不可轻举妄动，要团结穆斯林，扩大武装，等待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并许诺以后将委任他为世袭的天山草原王，掌管全疆的教权。马克南觉察到台湾在暗中捣乱，他狂妄地梦想要在这儿挑起一场世界大战。在乌斯满的欢迎茶会上，马克南花言巧语，征服了匪徒首领们，还当场烧掉了自己的吉普车，决心同他们同生共死。乌斯满当即下达了明天移往巴里坤的命令。

巴哈尔与苏丽亚的爱情越来越热烈，阿尔布满金很快就发现了，他毒打苏丽亚并把她关进了一座冷帐篷。但巴哈尔却偷偷跑了，在外面躲了两天才满口酒气地撞回来，他鲁莽地冲入冷帐篷去救苏丽亚，被埋伏在四周的打手逮住。头人阿尔布满金要当着全部落的人将他们杀掉，阿勒尔毛拉却告诫头人共产党要来了，要注意收笼人心，于是以宗教法庭的名义宽大了巴哈尔和苏丽亚。从此阿尔布满金变得整天笑容可掬，被蒙骗的巴哈尔却在真诚地报答头人的恩典，发誓为头人卖命拼死。苏丽亚恳求和他一起逃出草原，去向解放军求救，但遭到巴哈尔的拒绝，苏丽亚为他们爱情出现的裂痕伤心、哭泣。

法伊扎大婶失踪五年的儿子沙尔拜回来了。他告诉大家，毛主席派来了解放军的排长高志明，帮助大家翻身，工作组给草原带来了繁荣和欢乐。沙尔拜嘲笑过去的好友巴哈尔为头人卖命，激怒了巴哈尔。沙尔拜见年轻寡妇萨尔琳受辱，信口恫吓阿尔布满金，说高志明要带大军来血洗欺辱者的帐篷。巴里坤草原的形势急剧变化，人们都说沙尔拜是伊斯兰的叛逆，把巴里坤出卖给汉人，乌斯满趁机煽动民族仇恨，阿尔布满金要巴哈尔去杀死沙尔拜。苏丽亚报信给沙尔拜和叶尔纳。巴哈尔终于放走了他们，并将马送给了妹妹。苏丽亚告诉巴哈尔，自己已有身孕，希望他

不要去打仗。夜里，人们丢掉了仅有的帐篷，三三两两走向巴里坤城。

第二部 叛乱的草原

巴里坤草原叛乱了，叛匪们疯狂地屠杀工作队，乌斯满狂妄地叫嚣，一个月要将共军赶进嘉峪关。在我军反击下，匪徒们很快躲进了落鹰峡。

在军事会议上，我骑兵师长任锐和巴彦拜克团长说服了求战心切的军官们，决定等侦察员回来后再议出兵。布鲁巴大叔捉来了给马克南作佣人的察尔切夫，从他身上搜出了马克南给英国领事的密信。布鲁巴介绍了落鹰峡的地形，说那儿正人心浮动，牧人们纷纷逃回草原，说等过了泥泞的四月，他一定带队伍抄小道袭击匪徒。五个侦察兵只回了沙尔拜一个人，他带回的地图跟大叔的介绍完全相同。

尤丽说哈里对她怀有歹意，要马克南带她离开这个鬼地方。马克南等待着英国领事率维吾尔族人叛乱的消息，但眼见和平解放的新疆人心稳定，巴里坤的解放军又按兵不动，只得盘算向阿勒泰突围，但又耽心乌斯满不肯从计。阿尔布满金也是焦躁不安，乌斯满要他亲手用马拖死他部落的两个牧人，因为他们救了一个解放军。他出于无奈只得从命。队列里的巴哈尔目不忍睹，热泪滚滚。

高志明排长落入敌手，他宁死不屈。马克南费尽心机都无济于事。怒不可遏的乌斯满将刀飞向高志明的胸膛，高志明一扬手刀又飞过乌斯满的头顶，躲在帷幕后的尤丽开枪射向了高志明。守在门口的巴哈尔跪倒在雨地里，呼喊着安拉的圣名。

乌斯满责备马克南许诺的美援只是纸上的肥羊，马克南也因局势的突变和华盛顿的来电而心烦意乱，他不得不再次派尤丽去

牢牢抓住乌斯满。尤丽在夜色中踏上了山间小路，哈里跟上来抱住她。她连打带骂，想用马克南和乌斯满的名字吓住哈里，被哈里一拳打昏在地，赏给了他的同伙。

巴哈尔痛苦地想起了布鲁巴大叔、叶尔纳妹妹，还有沙尔拜及怀孕的苏丽亚。他正准备逃走，却落入了乌斯满的手中。阴险的安尼求情饶恕了他。

沙尔拜和叶尔纳将要按照哈萨克的民族风习举行婚礼了，但想念着巴哈尔的苏丽亚在这时却独自骑上马奔向了月色朦胧的草原。布鲁巴和萨尔琳骑快马追回了苏丽亚。盛大的婚礼开始了，帐篷里一片欢腾。帐篷外，牧人们抓住了一个密探，任锐故意放走了他，让他带回去了虚假的军情。

高志明被牧人们救出后已经病愈了，苏丽亚和萨尔琳来向他告别，明天她们就要去哈密城读书了。沙尔拜和叶尔纳也来告别，他们将要踏上征途。

五月，平叛大军进攻落鹰峡的战斗开始了。巴彦拜克正面主攻，任锐率一团轻骑翻越东面的雪峰直捣匪巢。战士们经过三昼夜的跋涉，终于爬上了山顶。炮声响了，乌斯满以为总攻开始了，等他发觉上当时，匪徒早已溃不成军。哈里负隅顽抗，但布鲁巴的喊话震撼了残匪们的心灵，他们举枪投降，布鲁巴却被哈里一枪击中，临终前他请求任锐追认他为共产党员。

马克南狼狈地请乌斯满派一名向导四名骑手护送他回美国，乌斯满不耐烦地叫巴哈尔等送客人上路。他们一行人绕过哨所，躲过巡夜的牧人，走了十三个夜晚。每走一步，巴哈尔的心就痛一下，他想起自己的一生和亲人们，想到孩子将没有父亲。自己将成为没有祖国的流民，终于下决心勒转马头向北飞奔，身后是追击的枪声。突然，风暴来了，风暴救了巴哈尔。骑手们被冲散，只剩下马克南一人，在一阵狼嚎之后是一阵枪声，枪声停了，一群饿狼却还在争夺着几根白骨。

大风暴过去了，巴哈尔坐在三岔路口呆呆出神，怎么办呢？他伏在地上祈求胡大决定，身后，一队巡夜的牧人向他扑来……

哨所鸡啼

李瑛

是云？是雾？是烟？
裹着苍茫的港湾；
是烟？是云？是雾？
压着港湾的高山。

山上山下，一团混沌，
何时才能飞出霞光一片？
忽然间，哪里？在哪里？
一个生命在快乐地呐喊？

压住了千波万壑，
吐出了满腔喜欢；
啃，是我们哨所的雄鸡，
声声啼破宁静的港湾！

看它昂立在群山之上，
拍一拍翅膀，引颈高唱；
牵一线阳光在边境降临，
霎时便染红了万里江山。

莫非是学习了战士的性格，
所以才如此豪迈、威严；
只因为它是战士的伙伴，
所以才唱出了士兵的情感

1960年12月

（选自《李瑛抒情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亮晶晶光闪闪的小河水

李　瑛

呼伦贝尔草原的牧民，建草原，战干旱，在辽阔的牧场上开出了引水河。

我们的每只羊羔欢迎你，
我们的每匹马驹欢迎你，
我们的每头牛犊欢迎你，
亮晶晶光闪闪的小河水。

牧民们用劳动号子唤来了你，
战士们用战斗的双手创造了你，
军民一起用咸的汗水引来了你，
亮晶晶光闪闪的小河水。

草原牧女又多了一面镜子，
马场小伙又多了一条带子，
乳厂师傅又多了一根弦子，
亮晶晶光闪闪的小河水。

在茂密的草丛中你闪着明亮的眼睛，
在辽阔的草原上你快乐地呼吸，
在温暖的阳光下你说着美好的理想，
亮晶晶光闪闪的小河水。

你唱着跳着奔向牧场深处，
你摆尾摇头跑向白云里，
你多么天真又多么自豪地向前流去，
亮晶晶光闪闪的小河水。

那毛纺厂传送的羊毛不就是你？
那乳品厂流动的牛奶不就是你？
那大道上奔腾的马蹄不就是你？
亮晶晶光闪闪的小河水。

从你，我还听见多了一百种鸟的歌声，
从你，我还看见多了一百种草的颜色，
从你，我还闻见多了一百种花的香气，
亮晶晶光闪闪的小河水。

老阿布的笑颤动在胡子上，
老额吉的笑飞溅在泪花中，
小孙子的笑滚落在酒窝里，

亮晶晶光闪闪的小河水。

是我们用战斗和劳动给了你身体，
是我们用壮志雄心给了你血液，
是我们的理想和爱情给了你生命的一切呀，
亮晶晶光闪闪的小河水……

1973.7.10于鄂温克旗伊敏河畔

（选自《北疆红似火》，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

上海夜歌（一）

公　刘

上海关。钟楼。时针和分针
象一把巨剪，
一圈，又一圈，
铰碎了白天。

夜色从二十四层高楼上挂下来，
如同一幅垂帘；
上海立刻打开她的百宝箱，
到处珠光闪闪。

灯的峡谷，灯的河流，灯的山，

六百万人民写下了壮丽的诗篇：
纵横的街道是诗行，
灯是标点。

1956年9月28日上海

（选自《离离原上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读罗中立的油画《父亲》

父亲，我的父亲！
是谁把这支圆珠笔
强夹在你的左耳轮？
难道这就象征富裕？
难道这就象征文明？
难道这就象征进步？
难道这就象征革命？

父亲！你听见了吗？你听见了吗？
整个的展览大厅，
全体的男女人群，
都在默默地呼喊，
快扔掉它，扔掉那廉价的装饰品！

真愿变做你手中的碗啊，
一生一世和你不离分！
粗糙的碗，有鱼纹图案的碗，
象出土文物一般古老的碗，
我愿承受你额头的汗，
并且把它吮吸干净；
只有你的汗能溶解
我出土文物一般硬化了的心！
秦朝的心啊，
汉朝的心啊，
唐朝的心啊！
也许，还有共和国的心！

有谁能数得清你死过多少次！
父亲！我的父亲！
那年你同矿石担子一道滚下夜的深渊，
土高炉照旧举着火把吆喝队伍狂奔，
尸骨都来不及收啊，
豺狼已把你啃得骨肉支离难以辨认……
那年你倚着土墙打盹，
在太阳的爱抚下再也不醒，
嘴角淌着黄绿色的液汁，
浮肿的手还将一把草籽攥得紧紧……
那年你牵拉着脑袋，硬把漫坡地撕成大寨田，
然后拉着犁，缰绳扣进肉里勒出血印，
吸完你最后一撮干桃叶烟末，
倒下去，天上醒来唾了亿万年的星星。
父亲！我的父亲！

你浇灌了多少个好年景！
可惜了，可惜了你背后一片黄金！
快车转身去吧，快！快！
黄金理当属于你！你是主人！
主人！明白吗？主人！
父亲啊，我的父亲！
我在为你祈祷，为你祈祷，
再也不能变幻莫测了，
我的老天！我的天上的风云！

1981.4 合肥

（选自《大上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祖国，我回来了

未 央

车过鸭绿江，
好象飞一样。
祖国，我回来了，
祖国，我的亲娘！
我看见你正在
向你远离膝下的儿子招手。

车过鸭绿江，

好象飞一样；
但还是不够快呀！
我的车呀！
你为什么这么慢？
一点也不懂得
儿女的心肠！

车过鸭绿江，
江东江西不一样，
不是两岸的
　土地不一样肥沃秀丽，
不是两岸的
　人民不一样勤劳善良。

我是说：
江东岸——
鲜血浴着弹片；
江西岸——
密密层层秋秸堆，
家家户户谷满仓。
我是说：
江东岸的人民，
白天住着黑夜一样的地下室；
江西岸的市街，
夜晚象白天一样亮堂！
祖国呀，
一提江东岸，
我的心又回到了朝鲜前方。

车过鸭绿江，
同车的人对我讲：
“好好儿看看祖国吧，同志！
看一看这些新修的工厂。”
一九五三年
是我们五年计划的头一个春天——
春天是竹笋拔尖的季节，
我们工厂的烟囱
要象春天的竹笋一样！

老人们都说：
孩儿不离娘。
祖国呀，
在前线
我真想念你！
但我记住一支苏维埃的歌：
“假如母亲问我去哪里，
去做什么事情，
我说，我要为祖国而战斗，
保卫你呀，亲爱的母亲！……”

在坑道里，
我哼着它，
就象回到了你的身旁，
在作战中，
我哼着它，
就勇敢无双！

车过鸭绿江，
好象飞一样。
祖国，我回来了，
祖国，我的亲娘！
但当我的欢喜的眼泪
滴在你怀里的时候，
我的心儿
却又飞到了朝鲜前方！

1953年2月

（选自诗刊社编《诗选》（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南　　湖

严　　辰

南湖象明镜一样纤尘不染，
反映出整个世界的风云变幻，
别看它这时波平浪静，
转瞬间将掀起一场惊涛狂澜。

冲破沉闷的空气，
湖上荡过来一条丝网船，
轻点篙，慢摇橹，

勇敢地载负起历史的重担。

一条普通的丝网船——
一个伟大生命的摇篮，
七月流火，红旗初展，
亲人齐欢呼，敌人心胆寒。

穿过漫漫长夜，
穿过雷劈电闪，
红旗象烈焰燃遍大地，
辉映了祖国的万里江山。

1961年6月

（选自《当代短诗选》，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黄河渡口

阮章竞

昭君坟，古渡口，
风有牙，沙有爪。
黄泥水，打转流，
礁石粼粼不露头。
漩涡深又大，
一个吞两牛！

黄风躁，黄浪暴，
木船似要翻跟头。
渡客舱心求神保祐，
艄公汗水透棉袄。
上岸回头伸舌头：
昭君坟，古渡口！

风难猜，云难测，
千古黄河惹不得！
蛇群乱钻的昭君坟，
月昏昏，草黑黑。
谁曾给古老野渡头
带来点春天的好颜色！

黄沙道，黄沙路，
铲运机，来蒙古，
草原要建大钢都，
一夜春风把草吹绿。
黄河头，古野渡，
红白小旗翻飞舞。

大船横断水中流，
铁锚砸碎暗礁头，
钢钻探进黄河底，
战书下到老龙手！
浪低头，水发抖，
老艄公初次展眉头。

昭君坟，古渡口，
黄沙天，要改气候。
请看明天大坝起，
指着黄河改河槽。
万年黄泥浆，
要变清水流。

等看北岸红炉照紫天，
来听南岸黄莺鸣绿柳。
黄河头，古渡口，
草儿青，野花娇，
艄公桨声欢，
渡客歌声好。

古渡口，昭君坟，
人造湖水水如镜。
作伴不是昏昏月，
不是寒星和流萤，
而是繁灯千千万，
紫光不灭的钢铁城。

1957年2月于包头

（选自《阮章竞诗选》，人民文学出版1985年版。）

如果没有花朵

邹荻帆

如果世界上
没有花朵，
不会有甜蜜的果实，
不会有酸啧啧的水果。
蜂蜜会从哪儿来？
孩子们哪知道甜蜜的生活？

如果世界上
没有花朵，
当少男少女们唱着恋歌，
难道送给对方的永远是经典著作？
永远是金钱饼干一盒盒？
呵，没有夜来香的爱情，
多么寂寞！

如果世界上
没有花朵，
天涯比邻的友谊该怎么说？
当你把樱花给我，
把金黛莱给我，

把惠特曼的紫丁香给我，
而我没有牡丹，
没有出墙的红梅灼灼，
呵，没有鲜花的友谊，
多么寂寞！

我呼唤五风十雨，
让花朵有流风的轻抚，
淋雨的洗濯。
我呼唤花朵在暴风雨中怒放，
象勇猛的海燕那样飞鸣：
让暴风雨更猛烈些
更猛烈些……

（选自《熊获帆抒情诗选》，长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祈　　求

蔡其矫

我祈求炎夏有风，冬日少雨；
我祈求花开有红有紫；
我祈求爱情不受讥笑，
跌倒有人扶持；
我祈求同情心——

当人悲伤
至少给予安慰
而不是冷眼竖眉；
我祈求知识有如泉源，
每一天都涌流不息，
而不是这也禁止，那也禁止；
我祈求歌声发自各人胸中
没有谁要制造模式
为所有的音调规定高低；
我祈求
总有一天，再没有人
象我作这样的祈求！

1975年

（选自《生活的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倔老婆子

张志民

那时间——
她拿棍子赶着小伙子走，
背过脸，
骂着她家大丫头：
“哪有女娃招后生？

十七大八不知羞……”

昨晚上——
她拿筷子戳着三闺女的头，
嘱咐着：
“抹抹嘴儿还不赶快走！
省得他，
在咱家门口儿干咳嗽……”

1959年

（选自《张志民诗选》，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

阿　诗　玛（节选）

黄铁等整理

四　成　长

小姑娘日长夜大了，
长到三个月，
就会笑了，
笑声就象知了叫一样。
爹爹喜欢了一场，
妈妈喜欢了一场。

小姑娘日长夜大了，
长到五个月，
就会爬了，
爬得就象耙齿耙地一样。
爹爹喜欢了一场，
妈妈喜欢了一场。

小姑娘日长夜大了，
长到七个月，
就会跑了，
跑得就象麻团滚一样。
爹爹喜欢了一场，
妈妈喜欢了一场。

长到六七岁，
就会坐在门槛上，
帮母亲绕麻线了。
长到八九岁，
就会把网儿背在背上，
拿着镰刀挖苦菜去了。

谁帮爹爹苦？
谁疼妈妈的苦？
囡帮爹爹苦，
囡疼妈妈的苦。
爹爹喜欢了一场，
妈妈喜欢了一场。

小姑娘日长夜大了，
不知不觉长到十岁了，
手上拿镰刀，
麻绳肩上搭，
脚上穿草鞋，
到田埂上割草去了。

谁帮爹爹苦？
谁疼妈妈的苦？
囡帮爹爹苦，
囡疼妈妈的苦。
爹爹喜欢了一场，
妈妈喜欢了一场。

小姑娘日长夜大了，
不知不觉长到十二岁了。
小姑娘走路谁做伴？
水桶就是她的伴；
小姑娘站着谁做伴？
锅灶就是她的伴。

小姑娘日长夜大了，
不知不觉长到十四岁了，
手中拿棍子，
头上戴笠帽，
身上披蓑衣，
和小伴放羊去了。

荒山上面放山羊，
荒地上面放绵羊，
风吹草低头，
羊群吃草刷刷响。

大树底下好乘凉，
小伴做活忙，
拼起五彩布，
做成花衣裳。

微风轻轻地吹，
传来松子的香味，
一面做活，一面讲知心话，
个个都夸奖阿诗玛。

“你绣出的花，
鲜艳赛山茶；
你赶的绵羊，
白得象秋天的浮云。

“千万朵山茶，
你是最美的一朵；
千万个撒尼姑娘，
你是最好的一个。”

小姑娘日长夜大了，
不知不觉长到十五岁了。

麻团怀中夹，
麻线机头挂，
母亲来教囡，
教囡来织麻。

织好一段布，
颜色白花花，
象尖刀草一样宽，
象棉布一样密扎。

小姑娘日长夜大了，
不知不觉长到十六岁了，
哥哥扛锄头，
妹妹背粪箩，
脸上汗水流，
兄妹一齐去做活。
哥哥犁地朝前走，
妹妹撒粪播种紧跟上，
泥土翻两旁，
好象野鸭拍翅膀。
荞种撒下土，
七天就生长，
荞叶嫩汪汪，
象飞蛾的翅膀。

玉麦撒下土，
七天就生长，
叶子绿茵茵，

长得牛角样。

小姑娘日长夜大了，
不知不觉长到十七岁了，
绣花包头头上戴，
美丽的姑娘惹人爱，
绣花围腰亮闪闪，
人人看她看花了眼。

床头拿麻团，
墙上拿口弦，
到公房去哟①！
年轻人玩得多喜欢。

公房四方方，
中间烧火塘，
火塘越烧越旺，
歌声越唱越响。

谁把小伙子招进公房？
阿诗玛的歌声最响亮。
谁教小伴织麻缝衣裳？
阿诗玛的手艺最高强。

阿诗玛疼爱小伴，

① 旧俗：撒尼青年在十二岁以后到结婚前都到公房集中住宿。小姑娘住的叫女公房，小伙子住的叫男公房。每晚青年男女可以在公房中唱调子，吹笛子，弹三弦，拉二胡，尽情欢乐。公房是他们谈情说爱的场所。

小伴疼爱阿诗玛，
她离不开小伴，
小伴也离不开她。

阿诗玛呵，
可爱的阿诗玛，
在小伴们身旁，
你象石竹花一样清香。

妈的女儿呵，
爹的女儿呵，
在父母身旁，
你象白花草一样生长。
阿诗玛的影子，
热布巴拉家做梦也看见。

热布巴拉一家人，
想给阿支娶亲，
要娶就娶阿诗玛，
娶到阿诗玛才甘心！

热布巴拉家，
商量一天整，
决意去竹园地方，
请海热做媒人。

“阿诗玛的美名人人夸，
阿诗玛应该归我家，

你是普天下的官①，
做媒的事要劳你的驾。

海热心里愿意，
嘴上假装害怕，
“憨人才当保，
馋人才做媒。
做了媒人呵，
一辈子招人骂！”

热布巴拉把脸一变，
又是拉拢又是责骂，
“麻蛇给了你舌头，
八哥给了你嘴巴，
要跟阿诗玛说亲，
你不出马谁出马？

“只要你给我儿讨来阿诗玛，
我的谢礼大，
金子随你抓，
粮食随你拿，
山羊绵羊随你拉。

“正月初二三，

① 过去撒尼人中有钱的人家，多半请有权有势的人做媒人，因媒人势力大，对方不好拒绝，或不敢拒绝。

还到你家来拜年①，
送上猪头、猪脚、甜米酒，
还有鞋一双，帽两顶，
裤子两条衣两件。

“这样的厚礼莫错过，
这样的媒人值得做，
普天下的官呀，
你就答应了吧！”

好酒灌进肚，
酬劳在后边，
麻蛇的舌头动了，
八哥的嘴张开了，
海热愿做媒人了。

黄老鼠的头算尖了，
海热比它还要尖，
黄蜜蜂算会讲了，
海热比它还会讲。

“阿诗玛的爹妈，
就是一千个不喜欢，
一万个不甘愿，
我也要把他们说转。

① 这是撒尼人的礼节，新婚夫妇，在第一个春节，要携带猪头、猪脚、酒、衣裳、帽子等礼物到媒人家里拜年酬谢。

“阿诗玛的哥哥，
就是本事再大，
力气再大，
我们也有办法。”

讨厌的猴子下山来，
是为了偷吃庄稼；
讨厌的海热到阿着底来，
是为了劝说阿诗玛。
“玉米熟了，
就该摘下，
阿诗玛大了，
就该出嫁。”

阿诗玛的妈回答：
“甜不过蜂蜜，
亲不过母女，
吃饭离不了盐巴，
女儿离不了妈妈。

“不嫁是自己的囡，
嫁了是人家的囡；
萝卜能够切两块，
我舍不得和女儿分开。”

媒人海热说：
“有囡如朵花，

只得看一下：
有儿饱饿在家里，
有囡再穷再富总要嫁。

“马、牛在一处，
马留下来，牛应该走开；
绵羊、山羊在一处，
绵羊留下来，山羊应该走开。
“鸡鸭在一处，
鸡留下来，鸭应该走开；
儿子、女儿在一处，
儿子留下来，女儿应该走开。”

格路日明说：
“我的囡不比粮食，
我的囡不是牲口，
粮食、牲口是我的，
卖不卖由我。

“囡是我的，
给不给由我；
不给是自己的囡，
给了就是别家的囡。”

海热说：
“天晚露水出，
下霜鸡要叫；
该给的时候还是要给，

到嫁的时候还是要嫁。”

“人家说成的媳妇会变掉，
我们这个不能变；
你要想宽些，
狠狠心就嫁了。

阿诗玛的爹说：
“我嫁我的囡，
嫁得一瓶酒①，
一瓶酒喝不得一辈子！
留下来的呵，
是那一辈子喝不完的伤心！

“我儿来嫁妹，
嫁得一条牛，
一条牛使不得一辈子，
一辈子成人家的妹了，
留下来的呵，
是那一辈子赶不走的伤心！

“独囡换独牛，
姑娘哭幽幽，
独牛换独女，
独牛叫哞哞，
竹子能够砍两截，

① 这也是撒尼人的礼节，结婚时，男家要送给新娘的父亲一瓶酒，送新娘的母亲一蒲萝饭，送新娘的哥哥一条牛，送新娘的嫂嫂一束麻。

我舍不得把女儿出嫁。”

阿诗玛的妈说：
“我嫁我的囡，
嫁得一蒲萝饭，
一蒲萝饭吃不得一辈子，
一辈子成了人家的囡了！
留下来的呵，
是那一辈子吃不完的伤心！

“我媳来嫁妹，
嫁得一绕麻，
一束麻绩不得一辈子，
一辈子成了人家的妹了！
留下来的呵，
是那绩不尽的伤心！”

媒人海热说：
“出嫁不单是阿诗玛，
嫁囡不单是你一家，
几千几万个小姑娘，
都要离开爹和妈，
几千几万个父母，
都要把亲囡嫁。

“你家舍不得阿诗玛，
你家不嫁阿诗玛，
莫非要养到嫂嫂年纪那样大？

莫非要养到妈妈那样白头发？

“山顶上的老树，
好意思一辈子站着；
姑娘长大了，
不好意思在父母身边了。

“独牛好意思关在厩里，
姑娘不好意思待在家里；
姑娘大了不出嫁，
村里人都要耻笑她。

“十七岁的姑娘，
人家来说不给；
二十岁的姑娘，
给人家人家也不要了。”

妈听见这句话，
心里想一想：
妈的女儿呀，
你不嫁不行了。

爹听见这句话，
心里想一想：
爹的女儿呀，
你不嫁不行了。

阿诗玛的妈说：

“嫁是要嫁了，
给是要给了，
要嫁好人家，
不嫁坏人家。

“妈嫁出去的囡呵，
嫁着好人家——
丈夫坐在床沿上，
望着眯眯笑。

“公公坐在堂屋里，
望着眯眯笑，
婆婆坐在灶门前，
望着也眯眯笑。

“妈嫁出去的囡呵！
嫁着坏人家——
公公支使去砍柴，
砍柴不给刀。

“掰柴掰三捆，
一捆是湿柴；
烧完了湿柴呵，
他们还没有讲完闲话。

“妈嫁出去的囡呵！
嫁着坏人家——
婆婆支使去找菜，

找菜不给篮。

“找菜三衣兜，
黄菜一衣兜；
吃完了黄菜呵，
他们还没有讲完闲话。

“妈嫁出去的囡呵！
嫁着坏人家——
公婆支使去挑水，
挑水不给瓢。

“捧水捧三坛，
浑水有一坛，
吃完了浑水呵，
他们还没有说完闲话。

“囡是娘的肉，
囡是娘的心，
这样子受苦，
我就不嫁了。”

媒人海热说：
“阿着底下边，
热布巴拉家，
银子搭屋架，
金子做砖瓦。

“左门雕金龙，
右门镶银凤，
门底安车轮，
门坎包黄铜。

屋里金灿灿，
金银用斗量，
粮食堆满仓，
老鼠有九斤重。

“黄牛遍九山，
水牛遍七山，
山羊遍九林，
绵羊遍七林。

“这样好的人家，
世上哪里找？
这样好的人家，
阿诗玛该嫁了！”

阿诗玛放牛一整天，
十二座山箐都跑遍，
水牛黄牛吃饱了，
阿诗玛回家了。

路边的荞叶，
象飞蛾的翅膀，
长得嫩汪汪，

阿诗玛高兴一场。

阿诗玛象荞叶，
长得嫩汪汪，
只知道高兴，
不知道悲伤。

路边的玉米，
叶子象牛角，
长得油油亮，
阿诗玛高兴一场。

阿诗玛象玉米叶，
长得油油亮，
只知道高兴，
不知道悲伤。

天上的白云彩，
不会变黑云彩，
没有黑云彩，
雨就下不来。

好心的阿诗玛，
从来不把人骂，
要不是听见海热的话，
白光不闪雷不打。

“热布巴拉家，

不是好人家，
栽花引蜜蜂，
蜜蜂不理他。

“不管他家多有钱，
休想迷住我的心，
不管我家怎样穷，
都不嫁给有钱人！

“清水不愿和浑水在一起，
我决不嫁给热布巴拉家，
绵羊不愿和豺狼作伙伴，
我绝不嫁给热布巴拉家。”

媒人海热说：
“山林里的麂子，
找山涧深的地方躲。
天空的飞鸟，
朝粮食多的地方落。

“有钱人不嫁，
是不是要嫁给穷人家？
穷人住破房，
你要受冻一辈子！

“嫁给穷人家，
吃了早饭没有晚饭，
吃了晚饭愁早饭，

你要挨饿一辈子！”

可爱的阿诗玛，
抬头把话答：
“山上的千年松，
长得直挺挺，
大树不转弯，
好比穷人心。

“穷人知道穷人的苦，
穷人爱听穷人的话，
穷人喜欢的是一样，
受冻受饿我不怕！”

不是黑云不成雨，
不是野兽不吃人，
不是坏人做不出坏事，
不是坏人说不出坏话。

“热布巴拉说的话，
好比石岩压着嫩树芽。
热布巴拉家要娶你，
你不愿嫁也得嫁！”

（选自《阿诗玛》，中国青年出版社1954年版。）

在云彩上面

雁　翼

我们的工地，在云彩中间，
我们的帐篷，就搭在云彩上面，
上工的时候，我们腾云而下，
下工的时候，我们驾云上天。

白天，我们和云雀一起歌唱，
画眉鸟也从云下飞上山巅；
夜里，我们和星斗一起谈笑，
逗引得月亮也投来笑颜。

当我们过节的时候，
在云上演剧，跳舞；
当我们开庆祝会的时候，
摘下朵朵云霞，挂在英雄的胸前。

当我们饿了的时候，
砍下云上的松枝烧饭；
当我们口渴的时候，
就痛饮云上的清泉。

当炎热的季节到来，
云上的松树给我们撑伞，
当寒冷的冬季来临，
我们砍下云上的松枝，把篝火点燃。

篝火的青烟升入高空，
带着我们的欢笑飞过群山，
它告诉我们亲爱的祖国，
你的儿女战斗在云彩上面。

1955年11月29日于雨喙山下

（选自《白杨树风情》，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轻！重！

白　桦

隐入绿色的边境森林，
谁能比边防军士兵更轻？
萤火虫飞过去也要闪亮一星星火光，
蝴蝶翩翩起舞也要扬起霏细的花粉；
我们活跃在深深的林海里，
象一群无声无息的黑影。

迎着黑色的骤雨狂风，

谁能比边防军士兵更重？
千年不化的冰川也会在雷电中崩裂，
万年凝固的雪山也会在暴风里震动；
我们站立在神圣的国境线上，
每一个哨岗都是一座不移的山峰！

1956年8月，昆明

（选自《白桦的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江南春歌

严阵

十里桃花，
十里杨柳，
十里红旗风里抖，
江南春，
浓似酒。

坡上挂翠，
田里流油，
喜报贴在大路口，
山歌儿，
悠悠，悠悠。

十七八九，
二十五六，
青年小伙比劲头，
犁儿催浪飞，
担儿带云走。

阵阵笑声似江流，
妇女出村口，
幼儿园前招招手，
齐手巧把春田绣，
山花插满头。

敬老院里提出要求，
口口声声：
闲的不好受，
看着柳芽满枝抽，
急的干搓手。

十里桃花，
十里杨柳，
十里红旗风里抖，
江南春，
浓似酒。

（选自《琴泉》 作家出版社1963年版。）

还 乡 行

梁上泉

没回家乡先问一千声好，
走近家乡再道一千声早，
生我养我的老苏区呵，
你的儿子回来了！

喝一口家乡水止心跳，
唱一曲家乡歌抿嘴笑，
望一望家乡人亲又亲，
说一说家乡话变了调。

南方转战到北方，
从北到南又还乡，
爹娘不识孩儿面，
孩儿依旧识爹娘。

一进家门四下望，
望见我扛过的红缨枪，
童子团拿它放过哨，
赤卫队拿它站过岗。

红缨枪藏了二十年，
象一团红火在人民心里燃，
白天黑夜放枕边，
我当了红军爹娘把红军盼。

盼回了儿子象盼来星星，
泪眼望儿不作声；
摸一摸枪杆上刻下的那道印，
又拿它来比量儿的身。

人在长高火焰在升高，
谁知比当年高多少？
亲爹亲娘别量了，
我长得同你们想的一般高！

1956年11月11日，川北达县

（选自《山泉集》，作家出版社1963年版。）

骑马挂枪走天下

张永枚

骑马挂枪走天下，
祖国到处都是家。

我曾在大巴山上种庄稼，
我曾风雨推船下三峡。
蜀山蜀水把我养大，
蜀山蜀水是我的家。

为求解放把仗打，
毛主席引我们到长白山下，
地冻三尺不愁冷，
北方的妈妈送我棉衣和靰鞡；
百里行军不愁吃，
大嫂为我煮饭又烧茶；
生了病，挂了花，
北方的兄弟为我抬担架。

骑马挂枪走天下
走到北方啊，
北方就是我的家。

我们到珠江边上把营扎，
推船的大哥为我饮战马，
小姑娘为我采荔枝，
阿嫂沏出茉莉茶，
东村西庄留我住，
天天道不完知心话。

骑马挂枪走天下，
走到南方啊，
南方就是我的家。

祖国到处有妈妈的爱，
到处有家乡的山水家乡的花，
东西南北千万里，
五湖四海是一家。
我为祖国走天下，
祖国到处都是我的家。

1954年，东莞。

（选自《螺号》，作家出版社1963年版。）



草　木　篇

流 沙 河

寄言立身者，
勿学柔弱苗。
——唐：白居易

白　杨

她，一柄绿光闪闪的长剑，孤伶伶地立在平原，高指蓝天。也许，一场暴风会把她连根拔去。但　纵然死了吧，她的腰也不肯向谁弯一弯！

藤

他纠缠着丁香，往上爬，爬，爬……终于把花挂上树梢。丁香被缠死了，砍作柴烧了。他倒在地上，喘着气，窥视着另一株树……

仙人掌

她不想用鲜花向主人献媚，遍身披上刺刀。主人把她逐出花园，也不给水喝。在野地里，在沙漠中，她活着，繁殖着儿女……

梅

在姐姐妹妹里，她的爱情来得最迟。春天，百花用媚笑引诱蝴蝶的时候，她却把自己悄悄地许给了冬天的白雪。轻佻的蝴蝶是不配吻她的，正如别的花不配被白雪抚爱一样。在姐姐妹妹里，她笑得最晚，笑得最美丽。

毒菌

在阳光照不到的河岸，他出现了。白天，用美丽的彩衣，黑夜，用暗绿的磷火，诱惑人类。然而，连三岁孩子也不去采他。因为，妈妈说过，那是毒蛇吐的唾液……

（选自《星星》1957年第1期）

悬岩边的树

曾　卓

不知道是什么奇异的风
将一棵树砍到了那边——
平原的尽头
临近深谷的悬岩上

它倾听远处森林的喧哗
和深谷中小溪的歌唱
它孤独地站在那里
显得寂寞而又倔强

它的弯曲的身体
留下了风的形状
它似乎即将倾跌进深谷里
却又象是要展翅飞翔……

1970年

（选自《悬崖边的树》）

重读《圣经》

——“牛棚”诗抄第n篇

绿　原

儿时我认识一位基督徒，
他送给我一本小小的“福音”，
劝我用刚认识的生字读它：
读着读着，可以望见天堂的门。

青年时期又认识一位诗人，
他案头摆着一部厚厚的《圣经》，
说是里面没有一点科学道理，
但确不乏文学艺术最好的味精。

我一生不相信任何宗教，
也不擅长有滋味的诗文。
惭愧从没认真读过一遍，
尽管赶时髦，手头也有它一本。

不幸“贯索犯文昌”：又一次沉沦，
沉沦，沉沦到了人生的底层。
所有书稿、古脑儿被查抄，

单漏下那本异端的《圣经》。

常常是夜深人静，倍感凄清，
辗转反侧，好梦难成，
于是披衣下床，摊开禁书，
点起了公元初年的一盏油灯。

不是对譬喻和词藻有所偏好，
也不是要把命运的奥秘探寻，
纯粹是为了排遣愁绪：一下子
忘乎所以，仿佛变成了但丁。

里面见不到什么灵光和奇迹，
只见蠕动着一个个的活人。
论世道，和我们的今天几乎相仿，
论人品（唉！）未必不及今天的我们。

我敬重为人民立法的摩西，
我更钦佩推倒神殿的沙逊：
一个引领受难的同胞出了埃及，
一个赤手空拳，与敌人同归于尽。

但不懂为什么丹尼尔竟能
单凭信仰在狮穴中走出走进；
还有那彩衣斑斓的约瑟夫
被兄弟出卖后又交上了好运。

大卫血战到底，仍然充满人性：

《诗篇》的作者不愧是人中之鹰；
所罗门毕竟比常人聪明，
可惜到头来难免老年痴呆症。

但我更爱赤脚的拿撒勒人：
他忧郁，他悲伤，他有颗赤子之心：
他抚慰、他援助一切流泪者，
他宽恕、他拯救一切痛苦的灵魂。

他明明是个可爱的傻角，
幻想移民天国，好让人人平等。
他却从来只以“人之子”自居，
是后人把他捧上了半天云。

可谁记得那个千古的哑谜，
他临刑前一句低沉的呻吟：
“我的主啊，你为什么抛弃了我？
为什么对我的祈祷充耳不闻？”

我还向马丽娅·马格达莲致敬：
她误落风尘，心比钻石更坚贞，
她用眼泪为耶稣洗过脚，
她恨不能代替恩人去受刑。

我当然佩服罗马总督彼拉多：
尽管他嘲笑“真理几文钱一斤？”
尽管他不得已才处决了耶稣，
他却敢于宣布“他是无罪的人！”

我甚至同情那倒楣的犹大：
须知他向长老退还了三十两血银，
最后还勇于悄悄自缢以谢天下，
只因他愧对十字架的巨大阴影……

读着读着，我再也读不下去，
再读便会进一步堕入迷津……
且看淡月疏星，且听鸡鸣荒村，
我不禁浮想联翩，惘然期待着黎明……

今天，耶稣不止钉一回十字架，
今天，彼拉多决不会为耶稣讲情，
今天，马丽娅·马格达莲注定永远蒙羞，
今天，犹大决不会想到自尽。

这时“牛棚”万籁俱寂，
四周起伏着难友们的鼾声。
桌上是写不完的检查和交代，
明天是搞不完的批判和斗争……

“到了这里一切希望都要放弃。”
无论如何，人贵有一点精神。
我始终信奉无神论：
对我开恩的上帝——只能是人民。

1970年

（选自《人之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悼念一棵枫树

牛　　汉

我想写几篇小诗，把你最后的绿叶保留下来。

——摘自日记

湖边山丘上
那棵最高大的枫树
被伐倒了……
在秋天的一个早晨

几个村庄
和这一片山野
都听到了，感觉到了
枫树倒下的声响

家家的门窗和屋瓦
每棵树，每根草
每一朵野花
树上的鸟，花上的蜂
湖边停泊的小船
都颤颤地哆嗦起来……
是由于悲哀吗？

这一天
整个村庄
和这一片山野上
飘忽着浓郁的清香

清香
落在人的心灵上
比秋雨还要阴冷

想不到
一棵枫树
表皮灰暗而粗犷
发着苦涩气息
但它的生命内部
却贮蓄了这么多的芬芳

芬芳
使人悲伤

枫树直挺挺的
躺在草丛和荆棘上
那么庞大，那么青翠
看上去比它站立的时候
还要雄伟和美丽

伐倒三天之后
枝叶还在微风中
簌簌地摇动

叶片上还挂着明亮的露水
仿佛亿万只含泪的眼睛
向大自然告别

哦，湖边的白鹤
哦，远方来的老鹰
还朝着枫树这里飞翔呢

枫树
被解成宽阔的木板
一圈圈年轮
涌出了一圈圈的
凝固的泪珠

泪珠
也发着芬芳

不是泪珠吧
它是枫树的生命
还没有死亡的血球

村边的山丘
缩小了许多
仿佛低下了头颅

伐倒了
一棵枫树
伐倒了

一个与大地相连的生命

1973年秋

（选自《长安》1981年第1期）

回　　响

冀　　汸

我听到了，我听到了你们的呼唤，
听到了怀念与信任，听到了友谊和温暖。
我们被隔开了：隔着山，隔着水，
隔着颠倒的岁月。
似乎隔得太久了吧？四分之一世纪！

不，那算不了什么的。
在历史的长河里，那不过是
无关轻重，难以计算分量的一星半点！
风吹雨打，只能把
灰沙卷走，污泥冲掉，
玄武岩会留下来，变成矗立的高峰。
它和云彩在一起，它同太阳更亲近。

我听到了，我听到了你们的呼唤，
听到你们到处寻访的足音。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在干什么呢？

我从来没有停歇，一直在劳动，搬砖运瓦；
我从来没有喑哑，一直在歌唱，不过用的超声波；
我从来没有泄气，更谈不上绝望；
——那是懒汉的把戏，懦夫干的勾当！
我有一个不渝的信念：
黑夜的尽头是黎明，一定是黎明，
沸腾的海上，浮起绚丽的霞光。

我的模样变了吗？没有。
我还是你们记忆里的那个样子：
一头卷发，不过已经斑白；
一双深陷的鹰眼，不过有些老花；
还是容易激怒，说话不会拐弯；
苦难的历程使我老了，
但那颗跳动的心，还象从前一样年轻。

寂寞吗？是的，我只是一个人。
我没有家，只有一处住所。
我唱完劳动号子，回到十二平方米的房间，
又开始另一种生活——
读完一天收到的报纸、杂志，
听收音机报告南海喷出了原油……
何况伴随我的
还有画家笔下的花朵，翱翔长空的雄鹰，
还有司马迁，李、杜和辛稼轩……
还有巴尔扎克，契可夫……

他们热情地向我介绍了许多人物：

有的可恨，因为那是渣滓，那是敌人；
有的我愿意亲近，很想同他们交谈。
莎士比亚介绍的
那个优柔寡断的哈姆雷特，我却想教训他一顿！
屠格涅夫介绍的
那个夸夸其谈的罗亭，如果还在人世，我一定劈
　他两记耳光！
我倒确实欢喜塞万提斯介绍的
那个吉诃德先生，尽管傻头傻脑，但绝对真诚……
寂寞，我不怕！泥土里的种子
不就是在寂寞里萌芽，在寂寞里生长，又开花？
何况眼下的日子，正象收音机唱的那样：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我听到了你们的呼唤，这就是我的回答。
一匹伏枥老骥，已起步驰奔，
在新长征的行列里，紧跟前面飘扬的红旗。
我这回答，声音也许太轻微吧！
不要紧，我会在千山万壑中回答，
定将引起回响，一个回响接一个回响，
一声比一声更响，一声比一声更大。
战友们，你们都会听到它。

1979年11月18日

（选自《白色花》，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周总理，你在哪里

柯　　岩

周总理，我们的好总理，
你在哪里呵，你在哪里？
你可知道，我们想念你，
——你的人民想念你！

我们对着高山喊：
周总理——
山谷回音：
"他刚离去，他刚离去，
革命征途千万里，
他大步向前不停息……"

我们对着大地喊：
周总理——
大地轰鸣：
"他刚离去，他刚离去，
你不见那沉甸甸的谷穗上，
还闪着他辛勤的汗滴……"
我们对着森林喊：
周总理——

松涛阵阵：
“他刚离去，他刚离去，
宿营地上篝火红呵，
伐木工人正在回忆他亲切的笑语。”

我们对着大海喊：
周总理——
海浪声声：
“他刚离去，他刚离去，
你不见海防战士身上，
他亲手给披的大衣……”

我们找遍整个世界，
呵，总理，
你在革命需要的每一个地方，
辽阔大地，
到处是你深深的足迹。

我们回到祖国的心脏，
我们在天安门前深情的呼唤：
周——总——理——
广场回音：
“呵，轻些呀，轻些，
他正在中南海接见外宾，
他正在政治局出席会议，……”

总理呵，我们的好总理！
你就在这里呵，就在这里。

——在这里，在这里，
在这里……
你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在一起，在一起，
在一起……

你永远居住在太阳升起的地方，
你永远居住在人民心里。
你的人民世世代代想念你！
想念你呵，想念你！
——想——念——你……

（选自《周总理，你在哪里？》，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未来可信

——致友人

张学梦

我看到了——
你心包上
新生一层驼绒似的霉菌，
你那小牲畜一样明亮的眼睛，
又落满

迷蒙的灰尘，
你在减色，你在冷却
颞骨上那条紫色脉管
也弹跳得
不再强劲。……
亲爱的朋友
那流感一样的灰色情绪
也罩住了
你的灵魂。
在现代化建设的交响诗中
我听到了松弛的琴弦的振颤
和泄气轮胎的呻吟。
确实有人
从燃点
一下子
降到冰点。
确实有人
又跌进
那条峡谷似的精神伤痕——
对现实的冷漠
对未来的疑问。……
啊，
请走出“悲观论”的冰窟吧：
请藐视路障和路障式的人们。
地球在飞转，
祖国在前进！
快擦净角膜上的积尘！
春天是真实的，真切的，

现在明朗而美好，
　　未来可信！

（选自《长城》1980年第2期）

中国的汽车呼唤着高速公路

邵燕祥

五十年代
我曾听到过
中国的道路呼唤着汽车……

渴望着插上风的翅膀
飞驰过家乡、祖国的热土，
飞驰过道旁人家，
飞驰过道旁树，
还有那树头架线的土电杆，
一段段土墙，一间间茅屋，
甩到后边去，
通通甩到后边去——
田野象扇面甩开，
又象扇面收束……

不要牧歌，

不要讲古，
要的是速度！速度！速度！
在加速转动的地球上
有我们新的征途。
再不能仅仅靠小米加步枪，
再不能靠木船打军舰，
再不能靠两条腿，
去追赶十轮卡的轱辘！

在泥泞的路上遥过车，
在崎岖的山道，急转的险弯，
几乎翻车跌下深谷。
但是要前进，
前进是唯一的路。
再不能只是夸耀方向盘，
而安于老牛破车的速度！

高速度！
高速度！
这就是国家的安全，
民族的富强，
人民的幸福！

高速度，
高速度；
渴望了十年、二十年，
但是直到一九七八年，
中国还没有高速公路！

原野虽然辽阔，
狭窄的公路上
摊晒着三家两户的粮食，
还有缓缓行进的
挂着风帆的架车，
造成多少次磨蹭，停滞，梗阻！

就是在我们心爱的首都，
汽车也往往拥塞于途，
不得不龟行慢步——
红灯，又是红灯！
障碍物，又是障碍物！

太阳有自己的轨道，
行星也有自己的轨道，
不许流星挡路，
在宇宙间运转自如。

啊，我的家乡，
我的祖国，
我的寸金的时间，
我的寸金的热土！

空话不能起动汽车，
豪言壮语也不能铺路。
但我们难道还不能铺一条
高速公路——
有这么多的痛苦，

有这么多的愤怒，
甚至有这么多的血肉，
化为我们特有的混凝土！

我的
难以割舍的
亲爱的同志们：
听，中国的汽车
呼唤着
高速公路！

1978年12月26日

（选自《含笑向七十年代告别》，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军帽底下的眼睛

（满族）胡　昭

透过炮火，透过烟雾，
那军帽底下
闪动着一对眼睛，
它们在四下搜寻。

从一个伤员爬向一个伤员，
她望着同志们坚毅的眼睛，

轻声地说："不要紧……"
每个指尖都充满疼爱，
她包扎得又快又轻。

我想起妹妹的眼睛
那么天真而明净，
我想起妈妈的眼睛
那么温暖那么深……
深深地望了她一眼
我回身又扑向敌人。

无论黑夜或白天
不管我守卫，我冲锋……
我眼前常闪动起那对眼睛，
这时，我就把枪握得更紧，
我就更准地射击敌人。

我要保卫那对眼睛——
妹妹的眼睛，妈妈的眼睛，
我亲爱的祖国的眼睛！

1952.12

（选自《光荣的星云》，作家出版社1955年版。）

曾经有过那种时候

（土家族）黄永玉

人们偷偷地诅咒
　　　又暗暗伤心，
躺在凄凉的床上叹息，
也谛听着隔壁的人
　　　在低声哭泣。

一列火车就是一列车不幸
家家户户都为莫明的灾祸担心，
最老实的百姓骂出最怨毒的话，
最能唱歌的人却叫不出声音。

传说真理要发誓保密
报纸上的谎言倒变成圣经。
男女老少人人会演戏，
演员们个个没有表情。

曾经有过那种时候，
哈！谢天谢地，
幸好那种时候
　　　它永远不会再来临！

（选自《曾经有过那种时候》，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春风燕语

刘　　征

某局办公楼的一角绿柳遮檐，
一双燕子坐在柳梢上闲谈。
他们热烈地讨论建造新巢，
孵卵育雏要乘着风和日暖。

“咱们的新巢何必搭在房梁上，
搭在局长的办公桌上倒挺方便。
再不必担心从空中跌落下来，
又有光滑的玻璃桌面可作地板。”

“要在局长的办公桌上筑巢？
还不如揪住猫儿尾巴打秋千！”
“用不着大惊小怪，我的计划
经过了周密观察，仔细盘算：

“即便筑巢第一天就被发现，
可是要把我们赶走并不简单。
科里先要写一份冗长的报告，

这才仅仅是漫长旅程的开端。

“这个局一共有十位局长，
各位局长都必须一一传看。
在每人手里压上半个月不算多，
十个半个月就是一百五十天。

“十位局长看罢还不算完，
十位局长有十种不同的意见。
有的赞成，说是着即办理，
有的反对，说是查查文件。

“有的既不赞成也不反对，
尽管名下的圈儿画得很圆。
于是这份报告又退回科里，
批示不明确只好暂时存卷。

“卷宗里挤满了各种急件，
这份报告不过是小事一端。
轮到再次研究清除燕巢的问题，
地球围着太阳已经转了一圈。

“我们尽管放心大胆地筑巢，
尽管在局长鼻子尖下软语呢喃。
也许我们携儿带女再度飞来，
桌子上的旧居还可以使用一年。”

让我们猜猜对这段燕语的反映，

摇头、皱眉、争论都是理所当然。
但愿不要照例活埋在卷宗里，
身上带着整整齐齐千个圆圈。

1979年2月

（选自《春风燕语》，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小草在歌唱

——悼女共产党员张志新烈士

雷抒雁

一

风说：忘记她吧！
我已用尘土，
把罪恶埋葬！
雨说：忘记她吧！
我已用泪水，
把耻辱洗光！

是的，多少年了，
谁还记得

这里曾是刑场？
行人的脚步，来来往往，
谁还想起，
他们的脚踩在
一个女儿、
一个母亲、
一个为光明献身的战士的心
上？

只有小草不会忘记。
因为那殷红的血，
已经渗进土壤；
因为那殷红的血，
已经在花朵里放出清香！

只有小草在歌唱。
在没有星光的夜里，
唱得那样凄凉；
在烈日曝晒的正午，
唱得那样悲壮！
象要砸碎礁石的潮水，
象要冲决堤岸的大江……

二

正是需要光明的暗夜，
阴风却吹灭了星光；
正是需要呐喊的荒野，

真理的嘴却被封上！*
黎明。一声枪响，
在祖国遥远的东方，
溅起一片血红的霞光！
呵，年老的妈妈，
四十多年的心血，
就这样被残暴地泼在地上；
呵，幼小的孩子，
这样小小年纪，
心灵上就刻下了
　终生难以愈合的创伤！

我恨我自己
竟睡得那样死，
象喝过魔鬼的迷魂汤，
让辚辚囚车，
碾过我僵死的心脏！
我是军人，
却不能挺身而出，
象黄继光，
用胸脯筑起一道铜墙！
而让这颗罪恶的子弹，
　射穿祖国的希望，
　打进人民的胸膛！
我惭愧我自己，

* 一次，张志新烈士被带去陪决，被用泡沫塑料塞进嘴里　又用透明指纹胶把嘴糊上。

我是共产党员，
却不如小草，
让她的血流进脉管，
日里夜里，不停歌唱……

三

虽然不是
面对匀子军的大胡子连长，
她却象刘胡兰一样坚强；
虽然不是
在渣滓洞的魔窟，
她却象江竹筠一样悲壮！
这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
社会主义中国特殊的土壤里，
成长起的英雄
——丹娘！

她是夜明珠，
暗夜里，
放射出灿烂的光芒；
死，消灭不了她，
她是太阳，
离开了地平线，
却闪耀在天上！

我们有八亿人民，
我们有三千万党员，

七尺汉子，
伟岸得象松林一样，
可是，当风暴袭来的时候，
却是她，冲在前边，
挺起柔嫩的肩膀，
肩起民族大厦的栋梁！

我曾满足于——
月初，把党费准时交到小组长的
  手上；
我曾满足于——
党日，在小组会上滔滔不绝地汇
  报思想！
我曾苦恼，
我曾惆怅，
专制下，吓破过胆子，
风暴里，迷失过方向！

如丝如缕的小草哟，
你在骄傲地歌唱，
感谢你用鞭子
  抽在我的心上，
让我清醒！
让我清醒！
昏睡的生活，
比死更可悲，
愚昧的日子，
比猪更肮脏！

四

就这样——
黎明。一声枪响，
她倒下去了，
倒在生她养她的祖国大地上。

她的琴呢？
那把她奏出过欢乐，
奏出过爱情的琴呢？
莫非就此成了绝响？
她的笔呢？
那支写过檄文，
写过诗歌的笔呢？
战士，不能没有刀枪！

我敢说：她不想死！
她有母亲：风烛残年，
受不了这多悲伤！
她有孩子：花蕾刚绽，
怎能落上寒霜！
她是战士，
敌人如此猖狂，
怎能把眼合上！

我敢说：她没想到会死。
不是有宪法么，

民主，有明文规定的保障；
不是有党章么，
共产党员应多想一想。
就象小溪流出山涧，
就象种子钻出地面，
发现真理，坚持真理，
本来就该这样！

可是，她却被枪杀了，
倒在生她养她的母亲身旁……

法律呵，
怎么变得这样苍白，
苍白得象废纸一方；
正义呵，
怎么变得这样软弱，
软弱得无处伸张！
只有小草变得坚强，
托着她的身躯，
托着她的枪伤，
把白的，红的花朵，
插在她的胸前，
日里夜里，风中雨中，
为她歌唱……

五

这些人面豺狼，

愚蠢而又疯狂！
他们以为镇压，
就会使宝座稳当；
他们以为屠杀，
就能扑灭反抗！
岂不知烈士的血是火种，
播出去，
能够燃起四野火光！

我敢说：
如果正义得不到伸张，
红日，
就不会再升起在东方！
我敢说：
如果罪行得不到清算，
地球，
也会失去分量！

残暴，注定了灭亡，
注定了“四人帮”的下场！

你看，从草地上走过来的是谁？
油黑的短发，
披着霞光；
大大的眼睛，
象星星一样明亮；
甜甜的笑，
谁看见都会永生印在心上！

母亲呵，你的女儿回来了，
她是水，钢刀砍不伤；
孩子呵，你的妈妈回来了，
她是光，黑暗难遮挡！
死亡，不属于她，
千秋万代，
人们都会把她当作榜样！

去拥抱她吧，
她是大地的女儿，
太阳，
给了她光芒；
山岗，
给了她坚强；
花草，
给了她芳香！
跟她在一起，
就会看到希望和力量……

6月7日夜不成寐
6月8日急就于曙光中
（选自《诗刊》1979年第8期）

绿色的星

杨　　牧

我们的绿洲多么绿哟！
绿得水灵！绿得透心，
不要再联想那昔日的黄沙了吧，
别让干裂的记忆碰焦了绿茵……

不，我们爱绿，更要追寻，
春，打何处来？绿，从何处生？
看哪，看那当初播春的种子——
浓荫深处，闪着颗颗绿色的星！

绿色的星，缀在发白的军帽上，
它，记着战士壮丽的征程：
南北转战，风雨刷白草绿的军装，
西进天山，冰霜擦亮军帽的红星……

屯垦戍边战士摘下帽上的星徽，
——星徽摘处，留下一朵绿色的云。
绿色的云——绿色的星。
星的印痕，不正是太阳打下的烙印？

它，多象戈壁上第一面红旗哟，
红日照处，投下一片暗绿的影。
——那是标志、宣言和铁的真理：
有太阳的地方，都应该有绿色的生命！

于是，红心播下了绿色的种子，
于是，红旗招来了绿色的春莺；
绿色的星，化作绿芽、绿树、绿的浪，
一浪一浪，一直漫进大漠的腹心……

二十年来绿满天涯，
战士呵，仍在播种，仍在耕耘。
绿色的星影时刻映着壮丽的远景——
通红的太阳，给全球投下八万里浓荫……

（选自《绿色的星》，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黄 山 印 象

晏 明

山的腾飞，
峰的飘荡。

松的遐思，

瀑的狂想。

泉的和弦，
花的意象。

蜜蜂的憧憬，
彩蝶的翅膀。

太阳失踪了，
风，在寻觅太阳。

雨，追逐着瀑布，
满山满谷冲撞。

海在诉说，
云正在远航。

神奇的世界，
童话里的梦想……

1982年6月，北京

（选自《故乡的栀子花》，长江文艺出版社1983年版。）

我 是 苹 果

傅 天 琳

我是苹果，
我是一只小小的、红艳艳的苹果。

我的微笑，挂在孩子脸上，
我的甜蜜，流进老人心窝。
我给远航的船员充饥，
我给沙漠的行者解渴。
我使失去信念的病人恢复健康，
我使健康的人更愉快地生活。

我是苹果，
我是一只小小的、红艳艳的苹果。

我是太阳和大地生下的孩子，
我是叶子和花儿合唱的歌，
我是可以摘来的月亮和星星，
我是可以拾得的珍珠和贝壳，
我是凝固的汗水和结晶的露珠，
我是跳跃的希望和热情的火。

我是苹果，
我是一只小小的、红艳艳的苹果

（选自《绿色的音符》，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纪　念　碑

江　河

我常常想
生活应该有一个支点
这支点
是一座纪念碑

天安门广场
在用混凝土筑成的坚固底座上
建筑起中华民族的尊严
纪念碑
历史博物馆和人民大会堂
象一台巨大的天平
一边
是历史，是昨天的教训
另一边
是今天，是魄力和未来

纪念碑默默地站在那里
象胜利者那样站着
象经历过许多次失败的英雄
在沉思
整个民族的骨骼是他的结构
人民巨大的牺牲给了他生命
他从东方古老的黑暗中醒来
把不能忘记的一切都刻在身上
从此
他的眼睛关注着世界和革命
他的名字叫人民

我想
我就是纪念碑
我的身体里垒满了石头
中华民族的历史有多么沉重
我就有多少重量
中华民族有多少伤口
我就流出过多少血液

我就站在
昔日皇宫的对面
那金子一样的文明
有我的智慧，我的劳动
我的被掠夺的珠宝
以及太阳升起的时候
琉璃瓦下紫色的影子
——我苦难中的梦境

在这里
我无数次地被出卖
我的头颅被砍去
身上还留着锁链的痕迹
我就这样地被埋葬
生命在死亡中成为东方的秘密

但是
罪恶终究会被清算
罪行终将会被公开
当死亡不可避免的时候
流出的血液也不会凝固
当祖国的土地上只有呻吟
真理的声音才更响亮
既然希望不会灭绝
既然太阳每天从东方升起
真理就会把诅咒没有完成的
留给了枪

革命把用血浸透的旗帜
留给风，留给自由的空气
那么
斗争就是我的主题
我把我的诗和我的生命
献给了纪念碑

1977年

（选自《诗刊》1980年第10期）

祖国啊，我要燃烧

——痛极之思

叶 文 福

当我还是一株青松的幼苗，
大地就赋予我高尚的情操！
我立志作栋梁，献身于人类，
一枝一叶，全不畏雪剑冰刀！

不幸，我是植根在深深的峡谷，
长呵，长呵，却怎么也高不过峰头的小草。
我拚命吸吮母亲干瘪的乳房，
一心要把理想举上万重碧霄！

我实在太不自量了：幼稚！可笑！
真诚使我看不见自己卑贱的细胞。
于是我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迎面扑来旷世的风暴！
呵，天翻地覆……
呵，山呼海啸……
伟大的造山运动，把我埋进深深的地层
我死了，那时我正青春年少。

我死了！年轻的躯干在地底痉挛，
我死了！不死的精灵却还在拼搏呼号：
“我要出去！我要出去！我要出去呵——
我的理想不是蹲这黑的囚牢！”

漫长的岁月，我吞忍了多少难忍的煎熬，
但理想之光，依然在胸中灼灼闪耀。
我变成了一块煤，还在舍命捶打地狱的门环：
“祖国呵，祖国呵，我要燃烧！”

地壳是多么的厚呵，希望是何等的缥缈，
我渴望！渴望面前有一千条向阳坑道！
我要出去：投身于熔炉，化作熊熊烈火，
“祖国呵，祖国呵，我要燃烧！”

（选自《文汇增刊》1980年第3期）

回答

北岛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
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
看吧，在那镀金的天空中，
飘满了死者弯曲的倒影。

冰川纪过去了，
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

好望角发现了，
为什么死海里千帆相竞？

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只带着纸、绳索和身影，
为了在审判之前，
宣读那些被判决的声音：

告诉你吧，世界
先——不——相——信！
纵使你脚下有一千名挑战者，
那就把我算做第一千零一名。

我不相信天是蓝的；
我不相信雷的回声；
我不相信梦是假的；
我不相信死无报应。

如果海洋注定要决堤，
就让所有的苦水都注入我心中；
如果陆地注定要上升，
就让人类重新选择生存的峰顶。

新的转机和闪闪星斗，
正在缀满没有遮拦的天空，
那是五千年的象形文字，
那是未来人们凝视的眼睛。

（选自《探索诗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

神　女　峰

舒　婷

在向你挥舞的各色花帕中
是谁的手突然收回
紧紧捂住了自己的眼睛
当人们四散离去，谁
还站在船尾
衣裙漫飞，如翻涌不息的云
江涛
　　高一声
　　　　低一声
美丽的梦留下美丽的忧伤
人间天上，代代相传
但是，心
真能变成石头吗

沿着江岸
金光菊和女贞子的洪流
正煽动新的背叛
　　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
　　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

（选自《绿洲》1982年第1期）

致 橡 树

舒　婷

我如果爱你——
绝不象攀援的凌霄花，
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
我如果爱你——
绝不学痴情的鸟儿，
为绿荫重复单纯的歌曲；
也不止象泉源，
常年送来清凉的慰藉；
也不止象险峰，
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
甚至日光。
甚至春雨。
不，这些都还不够！
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
做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根，紧握在地下，
叶，相触在云里。
每一阵风过，
我们都互相致意，

但没有人
听懂我们的言语。
你有你的铜枝铁干
象刀，象剑，
也象戟；
我有我红硕的花朵，
象沉重的叹息，
又象英勇的火炬。
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
我们共享雾霭、流岚、虹霓。
仿佛永远分离，
却又终生相依。
这才是伟大的爱情，
坚贞就在这里：
爱——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写于1977年3月27日

（选自《双桅船》，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一 代 人

顾 城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
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选自《星星》1980年第3期）

远 和 近

顾 城

你，
一会看我，
一会看云。

我觉得
你看我时很远
你看云时很近。

（选自《诗刊》1980年第10期）

母　　亲

（藏族）饶阶巴桑

我吸吮着母亲的奶头，
还不曾想过捏泥娃娃和捉迷藏，
还不曾想过天空和陆地，
可是心里却有一个模糊的印象：
“世间再也没有什么
比母亲的胸脯还宽广！”

我从遥远遥远的边疆，
渡过了长江和黄河，
虽然我还没有走到长白山，
但是我在心底轻声地说：
“世间再也没有什么
比祖国的胸脯更宽广！”

1956年4月

（选自《草原集》，作家出版社1960年版。）

柏　　树

（维吾尔族）铁依甫江

王一之　译

我轻轻叩问柏树：
你为何总能将幽香漫吐？
草木葳蕤的盛夏固然如是，
雪压风欺的严冬也青裙长曳，潇洒自如？

柏枝悉窣，有如絮语：
我至死紧紧搂定生我育我的泥土……

呵，我领悟了，柏树，
为什么你岁寒不凋凌风舞，
为什么你枝折身焚化为烟，
氤氲香如故。

（选自《新疆文学》1981年第3期）

故乡的风

（蒙古族）巴·布林贝赫

人们常常谈论的
黄色的风哪里去了？
从青丝摇曳的垂柳那边，
轻轻吹来了淡绿色的风。
　我故乡的风是绿色的，
　我故乡的风是绿色的。

说唱艺人时时哀叹的
干旱的风哪里去了？
从碧波荡漾的水库上面，
徐徐飘来了湿淋淋的风。
　我故乡的风是湿淋淋的，
　我故乡的风是湿淋淋的。

行路人最最厌恶的
苦涩的风哪里去了？
从草原新城的街头，
姗姗送来了麝香味的风。
　我故乡的风是芬芳的，
　我故乡的风是芬芳的。

（选自诗刊社编《诗选》（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七　律

长　征

一九三五年十月

毛泽东

红军不怕远征难，
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
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
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
三军过后尽开颜。

水调头歌

游　泳

一九五六年六月

毛泽东



才饮长沙水，
又食武昌鱼。
万里长江横渡，
极目楚天舒。
不管风吹浪打，
胜似闲庭信步，
今日得宽馀。
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

风樯动，
龟蛇静，
起宏图。
一桥飞架南北，
天堑变通途。
更立西江石壁，
截断巫山云雨，

高峡出平湖。
神女应无恙，
当惊世界殊。

蝶恋花

答李淑一

一九五七年五月十一日

毛泽东

我失骄杨君失柳，
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
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
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忽报人间曾伏虎，
泪飞顿作倾盆雨。

大江歌罢掉头东

周恩来

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1917年9月

赠友人

朱德

北华收复赖群雄，猛士如云唱大风。
自信挥戈能退日，河山依旧战旗红。

1941年

九十初度

董必武

九十光阴瞬息过，吾生多难感蹉跎。
五朝弊政皆亲历，一代新规要渐磨。
彻底革心兼革面，随人治岭与治河。
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

1975年3月5日

梅岭三章

陈毅

1936年冬，梅山被围。余伤病伏丛莽间二十余日，虑不得脱，得诗三首留衣底。旋围解。

断头今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
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
后死诸君多努力，捷报飞来当纸钱。

投身革命即为家，血雨腥风应有涯。
取义成仁今日事，人间遍种自由花。

青　　松

陈　　毅

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
要知松高洁，待到雪化时。

远　　望

在大连，棒棰岛

叶剑英

红旗缥缈没遥空。
昏鸦三匝迷枯树，

回雁兼程溯旧踪。
赤道雕弓能射虎，
椰林匕首敢屠龙。
景升父子皆豚犬，
旋转还凭革命功。

1965年秋

天安门诗抄（三首）

扬眉剑出鞘

欲悲闹鬼叫，
我哭豺狼笑。
洒泪祭雄杰，
扬眉剑出鞘。

吟诗小感

这乾坤，
树雄诗利文，
要斩尽今日妖神。
你有三百斤，
我有亿万吨，
惧你高论？！
不上华山，
何晓有龙门？

宁抛头弃身！
你施袁氏刑法，
我持“五四”精神，
送汝下囚坟。
誓与恶鬼争高下，
不向霸王让寸分，
古今中外何伦？！

乌 夜 啼

春来不见春风，遍山松。点点白花愁苦，
寒意浓。　　人群动，雕栏上，玉阶中。
万民痛哭总理，泪朦胧。

新 民 歌（四首）

大 河 和 小 河

大河没水小河干，
小河水涨大河宽。
国家好比大河水，
社员象个小河湾。
家家户户讲勤俭，
国强民富人人欢。

（河南新乡）

是谁绣出花世界

一片青来一片黄，
黄是麦子青是秧，
是谁绣出花世界，
劳动人民手一双。

（安徽）

我愿变只多情鸟

辫儿跳动脸绯红，
百斤担子快如风。
我愿变只多情鸟，
随风飞到妹家中。

（江西）

我 来 了

天上没有玉皇，
地上没有龙王，
我就是玉皇！
我就是龙王！
喝令三山五岳开道，
我来了！

（陕西安康）

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

巴　金

我们在三月二十二日上午会见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彭德怀司令员。

外面开始在飘雪，洞子里非常暖和。这是一间并不太大的会议室，在靠门的一边的低矮的石顶盖下，悬着两盏没有灯罩的电灯，灯下放了一张简单的桌子，桌上有几个玻璃杯，四把简单的椅子放在桌子前面，椅子后面有十多根白木板凳。

我们十七个从祖国来的文艺工作者坐在板凳上，怀着兴奋的心情，用期待的眼光望着门外阴暗的甬道。我们等待了一刻钟，我们等待着这样的一个人：他不愿意别人多提他的名字，可是全世界的人民都尊敬他为一个伟大的和平战士。全世界的母亲都感谢他，因为他救了朝鲜的母亲和孩子。全中国的人民都愿意到他面前说一句感谢的话，因为他保护着祖国的母亲和孩子们的和平生活。拿他对世界和平的贡献来说，拿他的保卫祖国的功勋来说，我们在他面前显得很渺小。所以在听见脚步声逼近的时候，一种不敢接近他的敬畏的感觉，使我们突然紧张起来。

他进来了，我们的注意的眼睛并没有看清楚他是怎样进来的。一身简单的军服，一张朴实的工人的脸，他站在我们面前显得很高大、很年轻。他给我们行了一个军礼，用和善的眼光望着我们微笑着说：“你们都武装起来了！”就在这一瞬间，他跟我们中间的距离忽然缩短了、消失了。

我们亲切地跟他握了手，他端了一把椅子在桌子旁边坐下来，我们也在板凳上坐下了。他拿左手抓住椅背，右手按住桌沿，象和睦家庭中的亲人谈话似地对我们从容地谈起来。他开头就说："朝鲜人是个可尊敬的优秀的民族，他们勇敢勤劳，吃苦耐劳。我们来朝鲜以前，对这一层了解得还不够深刻。他们被日本帝国主义压榨了几十年，现在又遇着象美帝国主义这样残暴的敌人。他们在保卫世界和平的战斗中已经尽了他们的责任。"

从朝鲜人民他又谈到美国的侵略军，他说："过去我们看惯了日本兵的暴行，美国军队的残忍凶狠只有超过日本兵。所以朝鲜人民是那样普遍地仇恨美国侵略军。现在美国侵略者居然不顾一切，用起毒瓦斯和细菌武器来了。苏联科学家说：我们科学家用种种方法要扑灭鼠疫，消灭害人的细菌；美国侵略者反而在各处撒布细菌，这真是丧失了人性。我们的战士说：我们连飞机、大炮都不怕，还会让这些蚊子、苍蝇吓倒！"

他的明亮的眼睛射出一种逼人的光，我们看出来他对美帝国主义者的憎恨跟他对朝鲜人民的热爱是一样的深。他有点激动了，揭下军帽放在桌子上，露出了头上的一些很短的白发。这些白发使我们记起他的年纪，记起他过去那许多光辉的战绩。我们更注意地望着他，好象要把他的一切都吸收进我们的眼底。大部分的同志都不记笔记了，美术组的同志也忘了使用他们的画笔，为的是不愿意分散他们的注意力。

他又抓起帽子戴在头上，拿右手摸了摸嘴，然后把手放在膝上继续谈起来。他用关切的口气，用具体的例子谈到抗美援朝对祖国的关系；谈到抗美援朝的正义性和对美国侵略军作战的经验；谈到几次战役胜利的原因；分析帝国主义阵营中间的矛盾和美国统治阶级中间的矛盾；然后又谈到朝鲜停战谈判的前途。我们记住他的这样的话："我们的兵法家孙子说得好：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相反地敌人始终对我们摸不清楚。敌人愿意跟我们谈判，

是因为我们把他们打痛了。在谈判中间他们还不甘心，又发动秋季攻势，结果还是吃了亏，伤亡十二万人，才又谈起来。现在敌人是进退两难：要打，他们得不到胜利，没有出路，要和，大资本家的暴利又没有了，经济危机也要来了。我们却不然，和，本来是我们愿意的，我们就是为了和平才来作战的；战，我们也不怕，我们是越打越强！”

听着他的浅明的、详细的、反复的解说，望着他那慈祥中带刚毅和坚定的表情，我感到一股热流通过我的全身。他的朴素的话语中流露出对民族对祖国的热爱。他的恳切的表情上闪露出对胜利的信心。他不倦地谈着，他越谈下去，这一切越是明显；他越谈下去，我们也越感到温暖，越充满信心。我的整个心被他的话吸引去了，我忘记了周围的一切，我忘记了时间的早晚，……我只看见眼前的这一个人，他镇静、安详，他的态度是那么坚定。他忽然发出了快乐的笑声，这时候我觉得他就是胜利的化身了，我们真可以放心地把一切都交给他，甚至自己的生命。我相信别的同志也有这样的感觉。

我们的这种尊崇的表情一定让他看出来了，所以他接着说：“作战主要的是靠兵。自古以来兵强第一，强将不过是利益跟士兵一致的指挥员。指挥员好比乐队的指挥，有好的乐队没有好的指挥固然不行；可是单有好的指挥没有好的乐队也不行。个人要是不能代表绝大多数群众的利益，他便是很渺小的。”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他一直从容地谈下去，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他都谈到了，他就这样生动、深刻而具体地给我们谈了三个钟头。他最后一次把左手从椅背上拿下，挺起腰来，结束了他的谈话。到了这时，我们才吐了一口气，注意到时间过得太快了。接着他听见宋副司令员对我们的讲话中，最后讲到“欢迎”两个字，他在旁边接下去说：“我虽然没有说欢迎，可是我心里是欢迎的！”这一句话使我们的心激动胜过千言万语，

我们能够用什么话来说明我们的激动的心情呢？

志愿军政治部甘主任在谈话中对我们说："彭司令员的这句话里含有很深的感情啊！"甘主任又说："人都有感情，战士的心是更热烈和伟大的，有的战士背着炸药把自己的生命跟敌人的战车同归于尽。他们是不简单的，他们是有深厚的感情的。牺牲自己并不是容易的事，这样的感情我们不应该让它埋没，我们有责任把它表扬出来，让祖国人民知道。"甘主任是个爱发笑的人，可是这时候他的声音抖得厉害，他很激动，他也有深厚的感情。我们都激动得说不出一句话来，我们文艺工作者也是有感情的人，接触到这样伟大的心灵以后，难道我们还不能够交出个人的一切吗？……

晚上，我们走出洞来，雪落得更大了。汽车把我们送回到宿舍的山脚下，我们冒雪上山，好不容易走到宿舍的洞口。这时雪花满天，冷气扑面，我埋头看山下，只见一片白雪，没有一个人家漏出灯光。夜并不深，北京时间不过九点光景，在祖国的城市里该是万家灯火的时候，孩子安宁地睡在床上，母亲静静地在灯下工作，劳动了一天的人们都甜蜜地休息了。是谁在这遥远的寒冷的兄弟国家的土地上保卫着他们的和平生活呢？祖国的孩子们是知道的，祖国的母亲们是知道的，全中国的人民都是知道的。

祖国的孩子们的梦中的微笑，母亲们的脸上的满足的表情，全国人民的幸福的笑容，就是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和他们的指挥员彭德怀将军的感激的表示。

1952年3月26日

（选自《人民日报》1952年4月9日）

怀 念 萧 珊

巴　　金

一

今天是萧珊逝世的六周年纪念日。六年前的光景还非常鲜明地出现在我的眼前。那天我从火葬场回到家中，一切都是乱糟糟的，过了两三天我渐渐地安静下来了，一个人坐在书桌前，想写一篇纪念她的文章。在五十年前我就有了这样一种习惯：有感情无处倾吐时，我经常求助于纸笔。可是一九七二年八月里那几天，我每天坐三四个小时望着面前摊开的稿纸，却写不出一句话。我痛苦地想，难道给关了几年的"牛棚"，真的就变成"牛"了？头上仿佛压了一块大石头，思想好象冻结了一样。我索性放下笔，什么也不写了。

六年过去了，林彪、"四人帮"及其爪牙们的确把我搞得很狼狈，但我还是活下来了，而且偏偏活得比较健康，脑子也并不糊涂，有时还可以写一两篇文章。最近我经常去龙华火葬场，参加老朋友们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大厅里我想起许多事情。同样地奏着哀乐，我的思想却从挤满了人的大厅转到只有二三十个人的中厅里去了，我们正在用哭声向萧珊的遗体告别。我记起了《家》里面觉新说过的一句话："好象珏死了，也是一个不祥的鬼。"四十七年前我写这句话的时候，怎么想得到我是在写自己！我没有流眼泪，可是我觉得有无数锋利的指甲在搔我的心。我站在死者遗

体旁边，望着那张惨白色的脸、那两片咽下了千言万语的嘴唇，我咬紧牙齿，在心里唤着死者的名字。我想，我比她大十三岁，为什么不让我先死？我想，这是多么不公平！她究竟犯了什么罪？她也给关进“牛棚”，挂上“牛鬼”的小牌子，还扫过马路。究竟为什么？理由很简单，她是我的妻子。她患了病，得不到治疗，也因为她是我的妻子。想尽办法一直到逝世前三个星期，靠开后门她才住进了医院。但是癌细胞已经扩散，肠癌变成了肝癌。

她不想死，她要活，她愿意改造思想，她愿意看到社会主义建成。这个愿望总不能说是痴心妄想吧。她本来可以活下去，倘使她不是“黑老K”的“臭婆娘。”一句话，是我连累了她，是我害了她。

在我靠边的几年中间，我所受到的精神折磨，她也同样受到。但是我并未挨过打，她却挨了“北京来的红卫兵”的铜头皮带，留在她左眼上的黑圈好几天以后才退尽。她挨打只是为了保护我，她看见那些年轻人深夜闯了进来，害怕他们把我揪走，便溜出大门，到对面派出所去，请民警同志出来干预，那里只有一人值班，不敢管。当着民警的面她被他们用铜头皮带狠狠地抽了一下，给押了回来，同我一起关在马桶间里。

她不仅分担了我的痛苦，还给了我不少的安慰和鼓励。在“四害”横行的时候，我在原单位给人当作“罪人”和“贱民”看待，日子十分难过，有时到晚上九十点钟才能回家。我进了门看到她的面容，满脑子的乌云都消散了。我有什么委屈、牢骚都可以向她尽情倾吐。有一个时期我和她每晚临睡前服两粒眠尔通才能够闭眼，可是天刚刚发白就都醒了。我唤她，她也唤我。我诉苦般地说：“日子难过啊！”她也用同样声音回答：“日子难过啊！”但是她马上加上一句：“要坚持下去。”或者再加一句：“坚持就是胜利。”我说“日子难过”，因为在那一段时间里我

每天在"牛棚"里面劳动、学习、写交代、写检查、写思想汇报。任何人都可以责骂我、教训我、指挥我，从外地到作协来串连的人可以随意点名叫我出去"示众"，还要自报罪行。上下班不限时间，由管"牛棚"的"监督组"随意决定。任何人都可以闯进我家里来 高兴拿什么就拿走什么。这个时候大规模的群众性批斗和电视批斗会还没有开始，但已经越来越逼近了。

她说"日子难过"，因为她给两次揪到机关，靠边劳动，后来也常常参加陪斗。在淮海中路大批判专栏上张贴着批判我的罪行的大字报，我一家人的名字都给写出来"示众"，不用说"臭婆娘"的大名占着显著的地位。这些文字象虫子一样咬痛她的心。她让上海戏剧学院"狂妄派"学生突然袭击、揪到作协去的时候，在我家大门上还贴了一张揭露她的所谓罪行的大字报。幸好当天夜里我儿子把它撕毁，否则这一张大字报就会要了她的命！

人们的白眼、人们的冷嘲热骂蚕食着她的身心，我看出来她的健康逐渐遭到损害，表面上的平静是虚假的。内心的痛苦象一锅煮沸的水，她怎么能遮盖住！怎么能使它平静！她不断地给我安慰，对我表示信任，替我感到不平。然而她看到我的问题一天天地变得严重，上面对我的压力一天天地增加，她又非常担心，有时同我一起上班或者下班，走近巨鹿路口、快到作家协会，或者走到湖南路口、快到我们家，她总是抬不起头。我理解她，同情她，也非常担心她经受不起沉重的打击。我还记得有一天到了平常下班的时间，我们没有受到留难，回到家里，她比较高兴，到厨房去烧菜。我翻看当天的报纸，在第三版上看到当时做了作协的"头头"的两个工人作家写的文章《彻底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真是当头一棒！我看了两三行，连忙把报纸藏起来，我害怕让她看见。她端着烧好的菜出来，脸上还带笑容，吃饭时她有说有笑。饭后她要看报，我企图把她的注意力引到别处。但是没有用，她找到了报纸。她的笑容一下子完全消失。这一夜她再没有讲

话，早早地进了房间。我后来发现她躺在床上小声哭着。一个安静的夜晚给破坏了。今天回想当时的情景，她那张满是泪痕的脸还历历在我眼前。我多么愿意让她的泪痕消失，笑容在她那憔悴的脸上重现，即使减少我几年的生命来换取我们家庭生活中一个宁静的夜晚，我也心甘情愿！

二

我听周信芳同志的媳妇说，周的夫人在逝世前经常被打手们拉出去当作皮球推来推去，打得遍体鳞伤，有人劝她躲开，她说："我躲开，他们就要这样对付周先生了。"萧珊并未受到这种新式体罚。可是她在精神上给别人当皮球打来打去。她也有这样的想法：她多受一点精神折磨，可以减轻对我的压力。其实这是她的一片痴心，结果只苦了她自己。我看见她一天天地憔悴下去，我看见她的生命之火逐渐熄灭，我多么痛心。我劝她，安慰她，我想把她拉住，一点也没有用。

她常常问我："你的问题什么时候才解决呢？"我苦笑地说："总有一天会解决的。"她叹口气说："我恐怕等不到那个时候了。"后来她病倒了，有人劝她打电话找我回家，她不知从哪里得来的消息，她说："他在写检查，不要打岔他，他的问题大概可以解决了。"等到我从五·七干校回家休假，她已经不能起床。她还问我检查写得怎样，问题是否可以解决。我当时的确在写检查，而且已经写了好些次了。他们要我写，只是为了消耗我的生命。但她怎么能理解呢？

这时离她逝世不过两个多月，癌细胞已经扩散。可是我们不知道，想找医生给她认真检查一次，也毫无办法。平日去医院挂号看门诊，等了许久才见到医生或者实习医生，随便给开个药方就算解决问题。只有在发烧到摄氏三十九度才有资格挂急诊号，或者

还可以在病人拥挤的观察室里待上一天半天。当时去医院看病找交通工具也很困难，常常是我女婿借了自行车来，让她坐在车上，他慢慢地推着走。有一次她雇到小三轮卡去，看好门诊回家，雇不到车；只好同陪她看病的朋友一起慢慢地走回来，走走停停，走到街口，她快要倒下了，只得请求行人到我们家通知。她一个表侄正好来探病，就由他去背了她回家。她希望拍一张X光片子查一查肠子有什么病，但是办不到。后来靠了她一位亲戚帮忙，开后门两次拍片，才查出她患肠癌。以后又靠朋友设法开后门住进了医院，她自己还高兴，以为得救了。只有她一个人不知真实的病情。她在医院里只活了三个星期。

我休假回家，假期满了，我又请过两次假留在家里照料病人，最多也不到一个月。我看见她病情日趋严重，实在不愿意把她丢开不管，我要求延长假期的时候，我们那个单位一个“工宣队”头头逼着我第二天就回干校去。我回到家里，她问起来，我无法隐瞒，她叹了一口气，说：“你放心去吧。”她把脸掉过去，不让我看她。我女儿、女婿看到这种情景，自告奋勇跑到巨鹿路去向那位“工宣队”头头解释，希望他同意我在市区多留些日子照料病人。可是那个头头“执法如山”，还说：“他不是医生，留在家里有什么用处！留在家里对他改造不利。”他们气愤地回到家中，只说机关不同意，后来才对我传达了这句“名言”，我还能讲什么呢？明天回干校去！

整个晚上她睡不好，我更睡不好。出乎意外，第二天一早我那个插队落户的儿子在我们房间里出现了，他是昨天半夜里到的。他得到了家信，请假回家看母亲，却没有想到母亲病成这样。我见了他一面，把他母亲交给他，就回干校去了。

在车上我的情绪很不好。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我在干校呆了五天，无法同家里通消息。我已经猜到她的病不轻了，可是人们不让我过问她的事。这五天是多么难熬的日

子！到第五天晚上在干校的造反派头头通知我们全体第二天一早回市区开会。这样我才又回到了家，见到了我的爱人。靠朋友帮忙她可以住进中山医院肝癌病房，一切都准备好，她第二天就要住院了。她多么希望住院前见我一面，我终于回来了，连我也没有想到她的病情发展得这么快。我们见了面，我一句话也讲不出来。她说了一句："我到底住院了。"我答说："你安心治疗吧。"她父亲也来看她，老人家双目失明，去医院探病有困难，可能是来同他的女儿告别了。

我吃过中饭就去参加给别人戴上反革命帽子的大会，受批判、戴帽子的人不止一个，其中有一个我的熟人王若望同志，过去，也是作家，不过比我年轻。我们一起在"牛棚"里关过一个时期，他的罪名是"摘帽右派"。他不服，不肯听话，他贴出大字报，声明"自己解放自己"，因此罪名越搞越大，给捉去关了一个时期不算，还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监督劳动。在会场里我一直在做怪梦。开完会回家，见到萧珊我感到格外亲切，仿佛重回人间。可是她不舒服，不想讲话，偶尔讲一句半句，我还记得她讲了两次："我看不到了。"我连声问她看不到什么？她后来才说："看不到你解放了。"我还能回答什么呢？

我儿子在旁边，垂头丧气，精神不好，晚饭只吃了半碗，象是患感冒。她忽然指着他小声说："他怎么办呢？"他当时在安徽山区农村插队落户已经呆了三年半，政治上没有人管，生活上不能养活自己，而且因为是我的儿子给剥夺了好些公民权利。他先学会沉默，后来又学会抽烟。我怀着内疚的心情看看他，我后悔当初不该写小说，更不该生儿育女。我还记得前两年在痛苦难熬的时候她对我说："孩子们说爸爸做了坏事，害了我们大家。"这好象用刀子在割我身上的肉，我没有出声，我把泪水全吞在肚里。她睡了一觉醒过来，忽然问我："你明天不去了？"我说："不去了。"就是那个"工宣队"头头在今天通知我不用再去干校，

就留在市区。他还问我："你知道萧珊是什么病吗？"我答说："知道。"其实家里瞒住我，不给我知道真相，我还是从他这句问话里猜到的。

三

第二天早晨她动身去医院，一个朋友和我女儿女婿陪她去。她穿好衣服等候车来。她显得急躁又有些留恋，东张张，西望望，她也许在想是不是能再看到这里的一切。我送走她，心上反而加了一块大石头。

将近二十天里，我每天去医院陪她大半天，我照料她，我坐在病床前守着她，同她短短地谈几句话，她的病情变化，一天天衰弱下去，肚子却一天天大起来，行动越来越不方便。当时病房里没有人照料，生活方面除饮食外一切都必须自理。后来听同病房的人称赞她"坚强"，说她每天早晚都默默地挣扎着下了床走到厕所。医生对我们谈起，病人的身体受不住手术，最怕她的肠子堵塞，要是不堵塞，还可以拖延一个时期。她住院后的半个月，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以来我既感痛苦又感到幸福的一段时间，是我和她在一起度过的最后的平静的时刻，我今天还不能将它忘记。但是半个月以后，她的病情又有了发展，一天吃中饭的时候，医生通知我儿子找我去谈话。他告诉我：病人的肠子给堵住了，必须开刀。开刀不一定有把握，也许中途出毛病。但是不开刀，后果更不堪设想，他要我决定，并且要我劝她同意。我做了决定，就去病房对她解释，我讲完话，她只说了一句："看来，我们要分别了。"她望着我，眼睛里全是泪水。我说："不会的……"我的声音哑了。接着护士长来安慰她，对她说："我陪你，不要紧的。"她回答："你陪我就好。"时间很紧迫。医生护士们很快作好了准备，她给送进手术室去了，是她的表侄把她推到手术室

门口的。我们就在外面廊上等候了好几个小时，等到她平安地给送出来，由儿子把她推回到病房去。儿子还在她的身边守过一个夜晚。过两天他也病倒了，查出来他患肝炎，是从安徽农村带回来的。本来我们想瞒住他的母亲，可是无意间让他母亲知道了。她不断地问："儿子怎么样？"我自己也不知道儿子怎么样，我怎么能使她放心呢？晚上回到家，走进空空的、静静的房间，我几乎要叫出声来："一切都朝我的头打下来吧，让所有的灾祸都来吧。我受得住！"

我应当感谢那位热心而又善良的护士长，她同情我的处境，要我把儿子的事情完全交给她办。她作好安排，陪他看病、检查，让他很快住进别处的隔离病房，得到及时的治疗和护理。他在隔离病房里苦苦地等候母亲病情的好转。母亲躺在病床上，只能有气无力地说几句短短的话，她经常问："棠棠怎么样？"从她那双含泪的眼睛里我明白她多么想看见她最爱的儿子。但是她已经没有精力多想了。

她每天给输血、打盐水针，她看见我去，就断断续续地问我："输多少CC的血？该怎么办？"我安慰她："你只管放心，没有问题，治病要紧。"她不止一次地说："你辛苦了。"我有什么苦呢？我能够为我最亲爱的人做事情，哪怕做一件小事，我也高兴！后来她的身体更不行了。医生给她输氧气，鼻子里整天插着管子。她几次要求拿开，这说明她感到难受。但是听了我们的劝告她终于忍受下去了。开刀以后她只活了五天，谁也想不到她会去得这么快！五天中间我整天守在病床前，默默地望着她在受苦（我是设身处地感觉到这样的），可是她除了两三次要求搬开床前巨大的氧气筒，三四次表示担心输血较多、付不出医药费之外，并没有抱怨过什么，见到熟人她常有这样一种表情：请原谅我麻烦了你们。她非常安静，但并未昏睡，始终睁大两只眼睛。眼睛很大，很美，很亮，我望着，望着，好象在望快要燃尽

的烛火。我多么想让这对眼睛永远亮下去！我多么害怕她离开我！我甚至愿意为我那十四卷“邪书”受到千刀万剐，只求她能安静地活下去。

不久前我重读梅林写的《马克思传》，书中引用了马克思给女儿的信里的一段话，讲到马克思夫人的死。信上说：“她很快就咽了气。……这个病具有一种逐渐虚脱的性质，就象由于衰老所致一样，甚至在最后几小时也没有临终的挣扎，而是慢慢地沉入睡乡，她的眼睛比任何时候都更大、更美、更亮！”这段话我记得很清楚，马克思夫人也死于癌症。我默默地望着萧珊那对很大、很美、很亮的眼睛，我想起这段话，稍微得到一点安慰。听说她的确也“没有临终的挣扎，”她也是“慢慢地沉入睡乡。”我这样说，因为她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不在她的身边，那天是星期天，卫生防疫站因为我们家发现了肝炎病人，派人上午来做消毒工作。她的表妹有空愿意到医院去照料她，讲好我们吃过中饭就去接替。没有想到我们刚刚端起饭碗，就得到传呼电话，通知我女儿去医院，说是她妈妈“不行”了。真是晴天霹雳！我和我女儿女婿赶到医院。她那张病床上连床垫也给拿走了。别人告诉我她在太平间。我们又下了楼赶到那里，在门口遇见表妹，还是她找人帮忙把“咽了气”的病人抬进来的。死者还不曾给放进铁匣子里送进冷库，她躺在担架上，但已经给白布床单包得紧紧的，看不到面容了，我只看到她的名字。我弯下身子，把地上那个还有点人形的白布包拍了好几下，一面哭着唤她的名字。不过几分钟的时间。这算是什么告别呢？

据表妹说，她逝世的时刻，表妹也不知道。她曾经对表妹说：“找医生来。”医生来过，并没有什么。后来她就渐渐“沉入睡乡”，表妹还以为她在睡眠。一个护士来打针才发觉她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了。我没有能同她诀别，我有许多话没有能向她倾吐，她不能没有留下一句遗言就离开我！我后来常常想，她对表

妹说："找医生来，"很可能不是"找医生"，是"找李先生"（她平日这样称呼我）。为什么那天上午偏偏我不在病房呢？家里人都不在她身边，她死得这样凄凉！

我女婿马上打电话给我们仅有的几个亲戚，她的弟媳赶到医院，马上晕了过去。三天以后在龙华火葬场举行告别仪式。她的朋友一个也没有来，因为一则我们没有通知，二则我是一个审查了将近七年的对象。没有悼词，没有吊客，只有一片伤心的哭声。我衷心感谢前来参加仪式的少数亲友和特地来帮忙的我女儿的两三个同学。最后我跟她的遗体告别，女儿望着遗容哀哭，儿子在隔离病房，还不知道把他当作命根子的妈妈已经死亡。值得提说的，是她当作自己儿子照顾了好些年的一位亡友的男孩，从北京赶来，只为了看见她的最后一面。这个整天同钢铁打交道的技术员和干部，他的心倒不象钢铁那样。他得到电报以后，他爱人对他说："你去吧，你不去一趟，你的心永远安定不了。"我在变了形的她的遗体旁边站了一会儿。别人给我和她照了象。我痛苦地想：这是最后一次了，即使给我们留下来很难看的形象，我也要珍视这个镜头。

一切都结束了。过了几天我和女儿女婿再去火葬场，领到了她的骨灰盒。在存放室里寄存了三年之后，我按期把骨灰盒接回家里，有人劝我把她的骨灰安葬，我宁愿让骨灰盒放在我的寝室里，我感到她仍然和我在一起。

四

梦魇一般的日子终于过去了。六年仿佛一瞬间似的远远地落在后面了。其实哪里是一瞬间！这段时间里有多少流着血和泪的日子啊。不仅是六年，从我开始写这篇短文到现在又过去了半年，这半年中间我经常在火葬场的大厅里默哀，行礼，为了纪念给

"四人帮"迫害致死的朋友。想到他们不能把个人的智慧和才华献给社会主义祖国，我万分惋惜。每次戴上黑纱、插上纸花的同时，我也想起我自己最亲爱的朋友，一个普通的文艺爱好者，一个成绩不大的翻译工作者，一个心地善良的好人。她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她的骨灰里有我的泪和血。

她是我的一个读者。一九三六年我在上海第一次同她见面，一九三八年和一九四一年我们两次在桂林象朋友似地住在一起。一九四四年我们在贵阳结婚。我认识她的时候，她还不到二十，对她的成长我应当负很大的责任。她读了我的小说，后来见到了我，对我发生了感情。她在中学念书。看见我之前，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回到家乡住了一个短时期，又出来进另一所学校。倘使不是为了我，她三七、三八年可能去了延安。她同我谈了八年的恋爱，后来到贵阳旅行结婚，只印发了一个通知，没有摆过一桌酒席。从贵阳我们先后到重庆，住在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门市部楼梯下七八个平方米的小屋里。她托人买了四只玻璃杯开始组织我们的小家庭。她陪着我经历了各种艰苦生活。在抗日战争紧张的时期，我们一起在日军进城以前十多个小时逃离广州，我们从广东到广西，从昆明到桂林，从金华到温州，我们分散了，又重见，相见后又别离。在我那两册《旅途通讯》中就有一部分这种生活的记录。四十年前有一位朋友批评我："这算什么文章！"我的《文集》出版后，另一位朋友认为我不应当把它们也收进去。他们都有道理，两年来我对朋友、对读者讲过不止一次，我决定不让《文集》重版。但是为我自己，我要经常翻看那两小册《通讯》。在那些年代每当我落在困苦的境地里、朋友们各奔前程的时候，她总是亲切地在我的耳边说："不要难过，我不会离开你，我在你的身边。"的确，只有在她最后一次进手术室之前她才说过这样一句："我们要分别了。"

我同她一起生活了三十多年。但是我并没有好好地帮助过她。

她比我有才华，却缺乏刻苦钻研的精神。我很喜欢她翻译的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小说。虽然译文并不恰当，也不是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风格，它们却是有创造性的文学作品，阅读它们对我是一种享受。她想改变自己的生活，不愿作家庭妇女，却又缺少吃苦耐劳的勇气。她听从一个朋友的劝告，得到后来也是给“四人帮”迫害致死的叶以群同志的同意，到《上海文学》“义务劳动”，也做了一点点工作。然而在运动中却受到批判，说她专门向老作家、反动权威组稿，又说她是我派去的“坐探”。她为了改造思想，想走捷径，要求参加“四清”运动，找人推荐到某铜厂的工作组工作，工作相当繁重、紧张，她却精神愉快。但是我快要靠边的时候，她也被叫回作家协会参加运动。她第一次参加这种急风暴雨般的斗争，而且是以反动权威家属的身份参加，她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她张惶失措、坐立不安，替我担心，又为儿女的前途忧虑。她盼望什么人向她伸出援助的手，可是朋友们离开了她，“同事们”拿她当作箭靶，还有人想通过整她来整我。她不是作家协会或者刊物的正式工作人员，可是仍然被“勒令”靠边劳动站队挂牌，放回家以后又给揪到机关。过一个时期她写了认罪的检查，第二次给放回家的时候，我们机关的造反派头头却通知里弄委员会罚她扫街。她怕人看见，每天大清早起来，拿着扫帚出门，扫得精疲力尽，才回到家里，关上大门，吐了一口气。但有时她还碰到上学去的小孩，叫骂：“巴金的臭婆娘。”我偶尔看见她拿着扫帚回来，不敢正眼看她，我感到负罪的心情。这是对她的一个致命的打击，不到两个月，她病倒了，以后就没有再出去扫街（我妹妹继续扫了一个时期），但是也没有完全恢复健康。尽管她还继续拖了四年，但一直到死，她并不曾看到我恢复自由。这就是她的最后，然而绝不是她的结局。她的结局将和我的结局连在一起。

我绝不悲观。我要争取多活。我要为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工作

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在我丧失工作能力的时候，我希望病榻上有萧珊翻译的那几本小说，等到我永远闭上眼睛，就让我的骨灰和她的骨灰搀和在一起。

1979年1月15日写完

（选自《随想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愿化泥土

巴　金

最近听到一首歌，我听见人唱了两次：《那就是我》。歌声象湖上的微风吹过我的心上，我的心随着它回到了我的童年，回到了我的家乡。近年来我非常想念家乡，大概是到了叶落归根的时候吧 。有一件事深深地印在我的脑子里 ，三年半了。我访问巴黎，在一位新认识的朋友家中吃晚饭。朋友是法籍华人，同法国小姐结了婚，家庭生活很幸福。他本人有成就，有名望，也有很高的地位。我们在他家谈得畅快，过得愉快。可是告辞出门，坐在车上，我却摆脱不了这样一种想法：长期住在国外是不幸的事。一直到今天我还是这样想。我也知道这种想法不一定对，甚至不对。但这是我的真实思想。几十年来有一根绳子牢牢地拴住我的心。一九二七年一月在上海上船去法国的时候，我在《海行杂记》中写道："再见吧，我不幸的乡土哟！"一九七九年四月再访巴黎，住在凯旋门附近一家四星旅馆的四楼，早饭前我静静地坐在窗前扶手椅上，透过白纱窗帷看窗下安静的小巷，在这里我看到的不是巴黎的街景，却是北京的长安街和上海的淮海路、杭州的西湖和广东的乡村，还有成都的街口有双眼井的那条小街……到八点钟有人来敲门，我站起来，我又离开了"亲爱的祖国和人民"。每天早晨都是这样，好象我每天回国一次去寻求养料。这是很自然的事，我仿佛仍然生活在我的同胞中间，在想象中我重见那些景象，我觉得有一种力量在支持我。于是我感到精神充

实，心情舒畅，全身暖和。

我经常提到人民，他们是我所熟习的数不清的平凡而善良的人。我就是在这些人中间成长的。我的正义、公道、平等的观念也是在门房和马房里培养起来的。我从许多被生活亏待了的人那里学到热爱生活、懂得生命的意义。越是不宽裕的人越慷慨，越是富足的人越吝啬。然而人类正是靠这种连续不断的慷慨的贡献而存在、而发展的。

近来我常常怀念六七十年前的往事。成都老公馆里马房和门房的景象，时时在我眼前出现。一盏烟灯，一床破席，讲不完的被损害、受侮辱的生活故事，忘不了的永远不变的结论："人要忠心"。住在马房里的轿夫向着我这个地主的少爷打开了他们的心。老周感慨地说过："我不光是抬轿子。只要对人有好处，就让大家踏着我走过去。"我躲在这个阴湿的没有马的马房里度过多少个夏日的夜晚和秋天的黄昏。

门房里听差的生活可能比轿夫的好一些，但好得也有限。在他们中间我感到舒畅、自然。后来回想，我接触到通过受苦而净化了的心灵就是从门房和马房里开始的。只有在十年动乱的"文革"期间，我才懂得了通过受苦净化心灵的意义。我的心常常回到门房里爱"清水"恨"浑水"的赵大爷和老文、马房里轿夫老周和老任的身边。人已经不存在了，房屋也拆乾净了。可是过去的发过光的东西，仍然在我心里发光。我看见人们受苦，看见人们怎样通过受苦来消除私心杂念。在"文革"期间我想得多，回忆得多。有个时期我也想用受苦来"赎罪"，努力干活。我只是为了自己，盼望早日得到解放，私心杂念不曾消除，因此心灵没有得到净化。

现在我明白了。受苦是考验，是磨炼，是咬紧牙关挖掉自己心灵上的污点。它不是形式，不是装模作样。主要的是严肃地、认真地接受痛苦。"让一切都来吧，我能够忍受。"

我没有想到自己还要经受一次考验。我摔断了左腿，又受到所谓“最保守、最保险”方法的治疗 。考验并未结束，我也没有能好好地过关。在病床上，在噩梦中，我一直为私心杂念所苦恼。以后怎样活下去？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

漫长的不眠之夜仿佛一片茫茫的雾海，我多么想抓住一块木板浮到岸边。忽然我看见了透过浓雾射出来的亮光，那就是我回到了老公馆的马房和门房，我又看到了老周的黄瘦脸和赵大爷的大胡子。我发觉自己是在私心杂念的包围中，无法净化我的心灵。门房里的瓦油灯和马房里的烟灯救了我，使我的心没有在雾海中沉下去。我终于记起来，那些“老师”教我的正是去掉私心和忘掉自己。被生活薄待的人会那样地热爱生活，跟他们比起来，我算得什么呢？我几百万字的著作还不及轿夫老周的四个字“人要忠心”。（有一次他们煮饭做菜，我帮忙烧火，火不旺，他教我“人要忠心，火要空心。”）想到在马房里过的那些黄昏，想到在门房里过的那些夜晚，我仿佛回到了自己的童年。

我多么想再见到我童年时期的脚迹！我多么想回到我出生的故乡，摸一下我念念不忘的马房的泥土。可是我象一只给剪掉了翅膀的鸟，失去了飞翔的希望。我的脚不能动，我的心不能飞。我的思想……但是我的思想会冲破一切阻碍，会闯过一切难关，会到我怀念的一切地方，它们会象一股烈火把我的心烧成灰，使我的私心杂念化成灰烬。

我家乡的泥土，我祖国的土地，我永远同你们在一起接受阳光雨露，与花树、禾苗一同生长。

我唯一的心愿是：化作泥土，留在人们温暖的脚印里。

1983年6月29日

（选自《随想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小　桔　灯

冰　心

这是十几年以前的事了。

在一个春节前一天的下午，我到重庆郊外去看一位朋友。她住在那个乡村的乡公所楼上。走上一段阴暗的仄仄的楼梯，进到一间有一张方桌和几张竹凳、墙上装着一架电话的屋子，再进去就是我的朋友的房间，和外间只隔一幅布帘。她不在家，窗前桌上留着一张条子，说是她临时有事出去，叫我等着她。

我在她桌前坐下，随手拿起一张报纸来看，忽然听见外屋板门吱地一声开了，过了一会，又听见有人在挪动那竹凳子。我掀开帘子，看见一个小姑娘，只有八九岁光景，瘦瘦的苍白的脸，冻得发紫的嘴唇，头发很短，穿一身很破旧的衣裤，光脚穿一双草鞋，正在登上竹凳想去摘墙上的听话器，看见我似乎吃了一惊，把手缩了回来。我问她："你要打电话吗？"她一面爬下竹凳，一面点头说："我要××医院，找胡大夫，我妈妈刚才吐了许多血！"我问："你知道××医院的电话号码吗？"她摇了摇头说："我正想问电话局……"我赶紧从机旁的电话本子里找到医院的号码，就又问她："找到了大夫，我请他到谁家去呢？"她说："你只要说王春林家里病了，她就会来的。"

我把电话打通了，她感激地谢了我，回头就走。我拉住她问："你的家远吗？"她指着窗外说："就在山窝那棵大黄果树下面，一下子就走到的。"说着就登、登、登地下楼去了。

我又回到里屋去，把报纸前前后后都看完了，又拿起一本《唐诗三百首》来，看了一半，天色越发阴沉了，我的朋友还不回来。我无聊地站了起来，望着窗外浓雾里迷茫的山景，看到那棵黄果树下面的小屋，忽然想去探望那个小姑娘和她生病的妈妈。我下楼在门口买了几个大红桔子，塞在手提袋里，顺着歪斜不平的石板路，走到那小屋的门口。

我轻轻地扣着板门，刚才那个小姑娘出来开了门，抬头看了我，先愣了一下，后来就微笑了，招手叫我进去。这屋子很小很黑，靠墙的板铺上，她的妈妈闭着眼平躺着，大约是睡着了，被头上有斑斑的血痕，她的脸向里侧着，只看见她脸上的乱发，和脑后的一个大髻。门边一个小炭炉，上面放着一个小沙锅，微微地冒着热气。这小姑娘把炉前的小凳子让我坐了，她自己就蹲在我旁边，不住地打量我。我轻轻地问："大夫来过了吗？"她说："来过了，给妈妈打了一针……她现在很好。"她又象安慰我似地说："你放心，大夫明早还要来的。"我问："她吃过东西吗？这锅里是什么？"她笑说："红薯稀饭——我们的年夜饭。"我想起了我带来的桔子，就拿出来放在床边的小矮桌上。她没有作声，只伸手拿过一个最大的桔子来，用小刀削去上面的一段皮，又用两只手把底下的一大半轻轻地揉捏着。

我低声问："你家还有什么人？"她说："现在没有什么人，我爸爸到外面去了……"她没有说下去，只慢慢地从桔皮里掏出一瓤一瓤的桔瓣来，放在她妈妈的枕头边。

炉火的微光，渐渐地暗了下去，外面变黑了。我站起来要走，她拉住我，一面极其敏捷地拿过穿着麻线的大针，把那小桔碗四周相对地穿起来，象一个小筐似的，用一根小竹棍挑着，又从窗台上拿了一段短短的蜡头，放在里面点起来，递给我说："天黑了，路滑，这盏小桔灯照你上山吧！"

我赞赏地接过，谢了她，她送我出到门外，我不知道说什么

好，她又象安慰我似地说："不久，我爸爸一定会回来的。那时我妈妈就会好了。"她用小手在面前画一个圆圈，最后按到我的手上："我们大家也都好了！"显然地，这"大家"也包括我在内。

我提着这灵巧的小桔灯，慢慢地在黑暗潮湿的山路上走着。这朦胧的桔红的光，实在照不了多远，但这小姑娘的镇定、勇敢、乐观的精神鼓舞了我，我似乎觉得眼前有无限光明！

我的朋友已经回来了，看见我提着小桔灯，便问我从哪里来。我说："从……从王春林家来。"她惊异地说："王春林，那个木匠，你怎么认得他？去年山下医学院里，有几个学生，被当作共产党抓走了，以后王春林也失踪了，据说他常替那些学生送信……"

当夜，我就离开那山村，再也没有听见那小姑娘和她母亲的消息。

但是从那时起，每逢春节，我就想起那盏小桔灯。十二年过去了，那小姑娘的爸爸一定早回来了。她妈妈也一定好了吧？因为我们"大家"都"好"了！

（选自《中国少年报》1957年1月9日）

樱 花 赞

冰 心

樱花是日本的骄傲。到日本去的人，未到之前，首先要想起樱花；到了之后，首先要谈到樱花。你若是在夏秋之间到达的，日本朋友们会很惋惜地说："你错过了樱花季节了"！你若是冬天到达的，他们会挽留你说："多呆些日子，等看过樱花再走吧！"总而言之，樱花和"瑞雪灵峰"的富士山一样，成了日本的象征。

我看樱花，往少里说，也有几十次了。在东京的青山墓地看，上野公园看，千鸟渊看……；在京都看，奈良看……；雨里看，雾中看，月下看……日本到处都有樱花，有的是几百棵花树拥在一起，有的是一两棵花树在路旁水边悄然独立。春天在日本就是沉浸在弥漫的樱花气息里！

我的日本朋友告诉我，樱花一共有三百多种，最多的是山樱，吉野樱，和八重樱。山樱和吉野樱不象桃花那样地白中透红，也不象梨花那样地白中透绿，它是莲灰色的。八重樱就丰满红润一些，近乎北京城里春天的海棠。此外还有浅黄色的郁金樱，花枝低垂的枝垂樱，"春分"时节最早开花的彼岸樱，花瓣多到三百余片的菊樱……掩映重叠，争妍斗艳。清代诗人黄遵宪的樱花歌中有：

……………

墨江泼绿水微波

万花掩映江之沱
倾城看花奈花何
人人同唱樱花歌
…………
花光照海影如潮
游侠聚作萃渊薮
…………
十日之游举国狂
岁岁欢虞朝复暮
…………

这首歌写尽了日本人春天看樱花的举国若狂的胜况。“十日之游”是短促的，连阴之后，春阳暴暖，樱花就漫山遍地的开了起来，一阵风雨，就又迅速地凋谢了，漫山遍地又是一片落英！日本的文人因此写出许多“人生短促”的凄凉感喟的诗歌，据说樱花的特点也在“早开早落”上面。

也许因为我是个中国人，对于樱花的联想，不是那么灰黯。虽然我在一九四七年的春天，在东京的青山墓地第一次看樱花的时候，墓地里尽是些阴郁的低头扫墓的人，间以喝多了酒引吭悲歌的醉客，当我穿过圆穹似地莲灰色的繁花覆盖的甬道的时候，也曾使我起了一阵低沉的感觉。

今年春天我到日本，正是樱花盛开的季节，我到处都看了樱花，在东京，大阪，京都，箱根，镰仓……但是四月十三日我在金泽萝香山上所看到的樱花，却是我所看过的最璀璨，最庄严的华光四射的樱花！

四月十二日，下着大雨，我们到离金泽市不远的内滩渔村去访问。路上偶然听说明天是金泽市出租汽车公司工人罢工的日子，金泽市有十二家出租汽车公司，有汽车二百五十辆，雇用着几百名的司机和工人。他们为了生活的压迫，要求增加工资，已经进行过

五次罢工了，还没有达到目的，明天的罢工将是第六次。

那个下午，我们在大雨的海滩上，和内滩农民的家里，听到了许多工农群众为反对美军侵占农田作打靶场奋起斗争终于胜利的种种可泣可歌的事迹。晚上又参加了一个情况热烈的群众欢迎大会，大家都兴奋得睡不好觉，第二天早起，匆匆地整装出发，我根本把今天汽车司机罢工的事情，忘在九霄云外了。

早晨八点四十分，我们从旅馆出来，十一辆汽车整整齐齐地摆在门口。我们分别上了车，徐徐地沿着山路，曲折而下。天气晴明，和煦的东风吹着，灿烂的阳光晃着我们的眼睛……

这时我才忽然想起，今天不是汽车司机们罢工的日子么？他们罢工的时间不是从早晨八时开始么？为着送我们上车，不是耽误了他们的罢工时刻么？我连忙向前面和司机同坐的日本朋友询问究竟。日本朋友回过头来微微地笑说："为着要送中国作家代表团上车站，他们昨夜开了个紧急会议，决定把罢工时间改为从早晨九点开始了！"我正激动着要说一两句道谢的话的时候，那位端祥稳静、目光注视着前面的司机，稍稍地侧着头，谦和地说："促进日中人民的友谊，也是斗争的一部分啊！"

我的心猛然地跳了一下，象点着的焰火一样，从心灵深处喷出了感激的漫天灿烂的火花……

清晨的山路上，没有别的车辆，只有我们这十一辆汽车，沙沙地飞驰。这时我忽然看到，山路的两旁，簇拥着雨后盛开的几百树几千树的樱花！这樱花，一堆堆，一层层，好象云海似地，在朝阳下绯红万顷，溢彩流光。当曲折的山路被这无边的花云遮盖了的时候，我们就象坐在十一只首尾相接的轻舟之中，凌驾着骀荡的东风，两舷溅起哗哗的花浪，迅捷地向着初升的太阳前进！

下了山，到了市中心，街上仍没有看到其它的行驶的车辆，只看到街旁许多的汽车行里，大门敞开着，门内排列着大小的汽车，门口插着大面的红旗，汽车工人整齐地站在门边，微笑

着目送我们这一行车辆走过。

到了车站，我们下了车，以满腔沸腾的热情紧紧地握着司机们的手，感谢他们对我们的帮助，并祝他们斗争的胜利。

热烈的惜别场面过去了，火车开了好久，窗前拂过的是连绵的雪山和奔流的春水，但是我的眼前仍旧辉映着这一片我所从未见过的奇丽的樱花！

我回过头来，问着同行的日本朋友："樱花不消说是美丽的，但是从日本人看来，到底樱花美在哪里？"他搔了搔头，笑着说："世界上没有不美的花朵……至于对某一种花的喜爱，却是由于各人心中的感触。日本文人从美而易落的樱花里，感到人生的短暂，武士们就联想到捐躯的壮烈。至于一般人民，他们喜欢樱花，就是因为它在凄厉的冬天之后，首先给人民带来了兴奋喜乐的春天的消息。在日本，樱花就是多！山上、水边、街旁、院里，到处都是。积雪还没有消融，冬服还没有去身，幽暗的房间里还是春寒料峭，只要远远地一丝东风吹来，天上露出了阳光，这樱花就漫山遍地的开起！不管是山樱也好，吉野樱也好，八重樱也好……向它旁边的日本三岛上的人民，报告了春天的振奋蓬勃的消息。"

这番话，给我讲明了两个道理。一个是：樱花开遍了蓬莱三岛，是日本人民自己的花，它永远给日本人民以春天的兴奋与鼓舞；一个是：看花人的心理活动，做成了对于某些花卉的特别喜爱。金泽的樱花，并不比别处的更加美丽。汽车司机的一句深切动人的、表达日本劳动人民对于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的话，使得我眼中的金泽的漫山遍地的樱花，幻成一片中日人民友谊的花的云海，将友谊的轻舟，激箭似地，向着灿烂的朝阳前进！

深夜回忆，暖意盈怀，欣然提笔作樱花赞

1631.6

（选自《人民文学》1961年第6期）

"牛棚"小品

丁　　玲

窗　后

尖锐的哨声从过道这头震响到那头，从过道里响彻到窗外的广场。这刺耳的声音划破了黑暗，蓝色的雾似的曙光悄悄走进我的牢房。垂在天花板上的电灯泡，显得更黄了。看守我的陶芸推开被子下了炕，匆匆走出了小屋，返身把门带紧，扣严了门上的搭袢。我仔细谛听，一阵低沉的嘈杂的脚步声，从我门外传来。我更注意了，希望能分辨出一个很轻很轻而往往是快速的脚步声，或者能听到一声轻微的咳嗽和低声的甜蜜的招呼……"啊呀！他们在这过道的尽头拿什么呢？呵！他们是在拿条帚，要大扫除，还要扫窗外的广场。"如同一颗石子投入了沉静的潭水，我的心跃动了。我急忙穿好衣服，在炕下来回走着。我在等陶芸，等她回来，也许能准许我出去扫地。即使只准我在大门内、楼梯边、走廊里打扫也好。呵！即使只能在这些地方洒扫，不到广场上去，即使我会腰酸背疼，即使我……；我就能感到我们都在一同劳动，一同在劳动中彼此怀想，而且……呵！多么奢侈的想望呵！当你们一群人扫完广场回来，而我仍在门廊之中，我们就可以互相睨望，互相凝视，互相送过无限的思念之情。你会露出纯静而挚热的、旁人谁也看不出来的微笑。我将象三十年前那样，从那充

满了象朝阳一样新鲜的眼光中，得到无限的鼓舞。那种对未来满怀信心，满怀希望，那种健康的乐观，无视任何艰难险阻的力量……。可是，现在我是多么渴望这种无声的、充满了活力的支持。而这个支持，在我现在随时都可以倒下去的心境中，是比三十年前千百倍地需要，千百倍地重要呵！

没有希望了！陶芸没有回来。我灵机一动，猛然一跃，跳上了炕，我战战兢兢地守候在玻璃窗后。一件从窗棂上悬挂着的旧制服，遮掩着我的面孔。我悄悄地从一条窄窄的缝隙中，向四面搜索，在一群扫着广场的人影中仔细认辨。这儿，那儿，前边，窗下，一片，两片……我看见了，在清晨的，微微布满薄霜的广场上，在移动的人群中，在我窗户正中的远处，我找到了那个穿着棉衣也显得瘦小的身躯，在厚重的毛皮帽下，露出来两颗大而有神的眼睛。我轻轻挪开一点窗口挂着的制服，一缕晨光照在我的脸上。我注视着的那个影儿呵，举起了竹扎的大条帚，他，他看见我了。他迅速地大步大步地左右扫着身边的尘土，直奔了过来，昂着头，注视着窗里微露的熟识的面孔。他张着口，好象要说什么，又好象在说什么。他，他多大胆呵！我的心急遽地跳着，赶忙把制服遮盖了起来，又挪开了一条大缝。我要你走得更近些，好让我更清晰地看一看：你是瘦了，老了，还是胖了的更红润了的脸庞。我没有发现有没有人在跟踪他，有没有人发现了我……可是，忽然我听到我的门扣在响，陶芸要进来了。我打算不理睬她，不管她，我不怕她将对我如何发怒和咆哮。但，真能这样吗？我不能让她知道，我必须保守秘密，这个幸福的秘密。否则，他们一定要把这上边一层的两块玻璃也涂上厚厚的石灰水，将使我同那明亮的蓝天，白雪覆盖的原野，常常有鸦鹊栖息的浓密的树枝，和富有生气的、人来人往的外间世界，尤其是我可以享受到的缕缕无声的话语，无限深情的眼波，从此告别。于是我比一只猫的动作还轻还快，一下就滑坐在炕头，好象只是刚从深睡中醒来不久，虽然

已经穿上了衣服，却仍然恋恋于梦寐的样子。她开门进来了，果然毫无感觉，只是说："起来！起来洗脸，捅炉子，打扫屋子！"

于是一场虚惊过去了，而心仍旧砰砰砰地跳着。我不能再找寻那失去的影儿了。哨音又在呼啸，表示清晨的劳动已经过去。他们又将回到他们的那间大屋，准备从事旁的劳动了。

这个玻璃窗后的冒险行为，还使我在一天三次集体打饭的行进中，来获得几秒钟的、一闪眼就过去的快乐。每次开饭，他们必定要集体排队，念念有词，鞠躬请罪，然后挨次从我的窗下走过，到大食堂打饭。打饭后，再排队挨次返回大"牛棚"。我每次在陶芸替我打饭走后(我是无权自己去打饭的，大约是怕我看见了谁，或者怕谁看见了我吧)，就躲在窗后等待，而陶芸又必定同另外一伙看守走在他们队伍的后边。因此，他们来去，我都可以站在那个被制服遮住的窗后，悄悄将制服挪开，露出脸面，一瞬之后，再深藏在制服后边。这样，那个狡猾的陶芸和那群凶恶的所谓"造反战士"，始终也没能夺去我一天几次、每次几秒钟的神往的享受。这些微的享受，却是怎样支持了我度过最艰难的岁月，和这岁月中的多少心烦意乱的白天和不眠的长夜，是多么大地鼓舞了我的生的意志呵！

书　　简

陶芸原来对我还是有几分同情的。在批斗会上，在游斗或劳动时，她都曾用各种方式对我给予某些保护，还常常违反众意替我买点好菜饭，劝我多吃一些。我常常为她的这些好意所感动。可是自从打着军管会的招牌从北京来的几个人，对我日日夜夜审讯了一个月以后，陶芸对我就表现出一种深仇大恨，整天把我反锁在小屋子里严加看管，上厕所也紧紧跟着。她识不得几个字，

却要把我写的片纸只字，翻来捡去，还叫我念给她听。后来，她索性把我写的一些纸张和一支圆珠笔都没收了，而且动不动就恶声相问，再也看不到她的好面孔了。

没有一本书，没有一张报纸，屋子里除了她以外，甚至连一个人影也见不到，只能象一个哑巴似的呆呆坐着，或者在小屋中踱步。这悠悠白天和耿耿长夜叫我如何挨得过？因此象我们原来住的那间小茅屋，一间座落在家属区的七平方米大的小茅屋。那间曾被反复抄查几十次，甚至在那间屋里饱受凌辱、殴打，那曾经是我度过多少担心受怕的日日夜夜的小茅屋，现在回想起来，都成了一个辉煌的、使人留恋的小小天堂！尽管那时承受着狂风暴雨，但却是两个人呵！那是我们的家呵！是两个人默默守在那个小炕上，是两个人围着那张小炕桌就餐，是两个人会意地交换着眼色，是两个人的手紧紧攥着、心紧紧连着，共同应付那些穷凶极恶的打砸抢分子的深夜光临……多么珍贵的黄昏与暗夜呵！我们彼此支持，彼此汲取力量，排解疑团，坚定信心，在困难中求生存，在绝境中找活路。而现在，我离开了这一切，只有险恶侵入我寂寞的灵魂，死一样的孤独窒息着我仅有的一丝呼吸！什么时候我能再痛痛快快看到你满面春风的容颜？什么时候我能再听到你深沉有力的语言？现在我即使有冲天的双翅，也冲不出这紧关着的牢笼！即使有火热的希望，也无法拥抱一线阳光！我只能低吟着我们曾经爱唱的地下斗争中流传的一首诗："囚徒，时代的囚徒，我们并不犯罪。我们都从那火线上扑来，从那阶级斗争的火线上扑来。凭它怎么样压迫，热血依然在沸腾……"

一天，我正在过道里捅火墙的炉子，一阵哨音呼啸，从我间壁的大屋子里涌出一群"牛鬼蛇神"，他们急速地朝大门走去。我暗暗抬头观望，只见一群背上钉着白布的人的背影，他们全不掉头看望，过道又很暗，因此我分不清究竟谁是谁，我没有找到我希望中的影子。可是，忽然，我感觉到有一个东西，轻到无以再轻

地落到我的脚边。我本能地一下把它踏在脚下，心砰砰地跳了起来。多好的机会呵，陶芸不在。我赶忙伸手去摸，原来是一个指头大的纸团。我来不及细想，急忙把它揣入怀里，踅进小屋，塞在铺盖底下。然后我安定地又去过道捅完了火炉，把该做的事都做完了，便安安稳稳地躺在铺上。其实，我那时的心啊，真象火烧一样，那个小纸团就在我的身底下烙着我，烤着我，表面的安宁，并不能掩饰我心中的兴奋和凌乱。"啊呀！你怎么会想到，知道我这一时期的心情？你真大胆！你知不知道这是犯法的呵！我真高兴，我欢迎你大胆！什么狗屁王法，我们就要违反！我们只能这样，我们应该这样……"

不久，陶芸进来了。她板着脸，一言不发，满屋巡视一番，屋子里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没有引起她丝毫的怀疑。她看见我一副疲倦的样子，吼道："又头痛了？"我嗯了一声，她不再望我了，返身出去，扣上了门扣。我照旧躺着。屋子里静极了，窗子上边的那层玻璃，透进两片阳光，落在炕前那块灰色的泥地上。陶芸呵！你不必从那门上的小洞洞里窥视了，我不会让你看到什么的，我懂得你。

当我确信无疑屋子里真真只剩我一个人的时候，才展开那个小纸团。那是一片花花绿绿的纸烟封皮。在那被揉得皱皱巴巴的雪白的反面，密密麻麻排着一群蚂蚁似的阵式，只有细看，才能认出字来！你也是在"牛棚"里，在众目睽睽下生活，你花了多大的心思呵！

上面写着："你要坚定地相信党、相信群众、相信自己、相信时间，历史会作出最后的结论。要活下去！高瞻远瞩，为共产主义的实现而活，为我们的孩子们而活，为我们的未来而活！永远爱你的。"

这封短信里的心里话，几乎全是过去向我说过又说过的。可是我好象还是第一次听到，还是那么新鲜，那么有力量。这是冒

着大风险送来的！在现在的情况底下，还能有什么别的话好说呢？……我一定要依照这些话去做，而且要努力做到，你放心吧。只是……我到底能做什么呢？我除了整天在这不明亮的斗室中冥思苦想之外，还能做什么呢？我只有等着，等着……每天早晨我到走廊捅炉子，出炉灰，等着再发现一个纸团，等着再有一个纸团落在我的身边。

果然，我会有时在炉边发现一叶枯干了的包米叶子，一张废报纸的一角，或者找到一个破火柴盒子。这些聪明的发明，给了我多大的愉快呵！这是我唯一的精神食粮，它代替了报纸，代替了书籍，代替了一切可以照亮我屋子的生活的活力。它给我以安慰，给我以鼓励，给我以希望。我要把它们留着，永远的留着，这是诗，是小说，是永远的纪念。我常常在准确地知道没有人监视我的时候，我就拿出来抚摸，收拾，拿出来低低地反复吟诵，或者就放在胸怀深处，让它象火一般贴在心上。下边就是这些千叮嘱、万叮嘱，千遍背诵、万遍回忆的诗句：

“他们能夺去你身体的健康，却不能抢走你健康的胸怀。你是海洋上远去的白帆，希望在与波涛搏斗。我注视着你呵！人们也同我一起祈求。”

“关在小屋也好，可以少听到无耻的谎言；没有人来打搅，沉醉在自己的回忆里。那些曾给你以光明的希望，而你又赋予他们以生命的英雄；他们将因你的创作而得名，你将因他们而永生。他们将在你的回忆里丰富、成长，而你将得到无限愉快。”

“忘记那些迫害你的人的名字，握紧那些在你困难时伸过来的手。不要把豺狼当人，也不必为人类有了他们而失望。要看到远远的朝霞，总有一天会灿烂光明。”

“永远不祈求怜悯，是你的孤傲；但总有许多人要关怀你的遭遇，你坎坷的一生，不会只有我独自沉吟，你是属于人民的，千万珍重！”

“黑夜过去，曙光来临。严寒将化为春风，狂风暴雨打不倒柔嫩的小草，何况是挺拔的大树！你的一切，不是哪个人恩赐的，也不可能被横暴的黑爪扼杀、灭绝。挺起胸来，无所畏惧地生存下去！”

“我们不是孤独的，多少有功之臣、有才之士都在遭难受罪。我们只是沧海一粟，不值得哀怨！振起翅膀，积蓄精力，为将来的大好时机而有所作为吧。千万不能悲观！”

“…………”

这些短短的书简，可以集成一个小册子，一本小书。我把它扎成小卷，珍藏在我的胸间。它将伴着我走遍人间，走尽我的一生。

可惜呀！那天，当我带上手铐的那天，当我脱光了衣服被搜身的那天，我这唯一的财产，我珍藏着的这些诗篇，全被当作废纸而毁弃了。尽管我一再恳求，说这是我的“罪证，务必留着”，也没有用。别了，这些比珍宝还贵重的诗篇，这些同我一起受尽折磨的纸片，竟永远离开了我。但这些书简，却永远埋在我心间，留在我记忆里。

别　离

春风吹绿了北大荒的原野，天气一天比一天暖和，按季节，春播已经开始了。我们住在这几间大屋子、小屋子里的人，一天比一天少了。听说，有的已经回了家，回到原单位；有的也分配到生产队劳动去了。每个人心中都将产生一个新的希望。

五月十四日那天，吃过早饭，一个穿军装的人，来到了我的房间，我意识到我的命运将有一个新的开始。我多么热切地希望回到我们原来住的那间小屋，那间七平方米大的小茅屋，那个温暖的家。我幻想我们将再过那种可怜的而又是幸福的、一对勤劳贫

苦的农民的生活啊！

我客气地坐到炕的一头去，让来人在炕中间坐了下来。他打量了我一下，然后问："你今年多大年纪？"

我说："六十五岁了。"

他又说："看来你身体还可以，能劳动吗？"

"我一直都在劳动。"我答道。

他又说："我们准备让你去劳动，以为这样对你好些。"

不懂得他指的是什么，我没有回答。

"让你去××队劳动，是由'革命群众'专政，懂吗？"

我的心跳了一下。××队，我理解，去××队是没有什么好受的。这个队的一些人我领教过。这个队里就曾经有过一批一批的人深夜去过我家，什么事都干过。但我也不在乎，反正哪里都会有坏家伙，也一定会有好人，而且好人总是占多数。我只问："什么时候去？"

"就走。"

"我要清点一些夏天的换洗衣服，能回家去一次吗？"我又想到我的那间屋子了，我离开那间小屋已经快十个月了，听说去年冬天黑夜曾有人砸开窗户进去过，谁知道那间空屋现在成了什么样子？

"我们派人替你去取，送到××队去。"他站了起来，想要走的样子。

我急忙说："我要求同C见一面，我们必须谈一些事情，我们有我们的家务。"

我说着也站了起来，走到门边去，好象他如不答应，我就不会让他走似的。

他沉吟了一下，望了望我，便答应了。然后，我让他走了，他关上了门。

难道现在还不能让我们回家吗？为什么还不准许我们在一

道？我们究竟犯了什么罪？自从去年七月把我从养鸡队（我正在那里劳动）揪到这里关起来，打也打了，斗也斗了，审也审了。现在农场的两派不是已经联合起来了吗？据说要走上正轨了，为什么对我们还是这样没完没了？真让人不能理解！

实际我同C分别是从去年七月就开始了的。从那时起我就独自一人被关在这里。到十月间才把这变相的牢房扩大，新涌进了一大批人，C也就住在我间壁的大"牛棚"里了。尽管不准我们见面，碰面了也不准说话，但我们总算住在一个屋顶之下，而且总还可以在偶然的场合见面。我们有时还可以隔着窗户了望，何况在最近几个月内我还收到他非法投来的短短的书简。现在看来，我们这种苦苦地彼此依恋的生活，也只能成为供留恋的好景和回忆时的甜蜜了。我将一个人到××队去，到一个老虎队去，去接受"革命群众专政"的生涯了。他又将到何去处呢？我们何时才能再见呢？我的生命同一切生趣、关切、安慰、点滴的光明，将要一刀两断了。只有痛苦，只有劳累，只有愤怒，只有相思，只有失望……我将同这些可恶的魔鬼搏斗，我决不能投降，不能沉沦下去。死是比较容易的，而生却很难；死是比较舒服的，而生却是多么痛苦呵！但我是一个共产党员（尽管我已于1957年底被开除了党籍，十一年多了。我一直是这样认识，这样要求自己和对待一切的），我只能继续走这条没有尽头的艰险的道路，我总得从死里求生呵！

门呀然一声开了。C走进来。整个世界变样了。阳光充满了这小小的黑暗牢房。我懂得时间的珍贵，我抢上去抓住了那两只伸过来的坚定的手，审视着那副好象几十年没有见到的面孔，那副表情非常复杂的面孔。他高兴，见到了我；他痛苦，即将与我别离，他要鼓舞我去经受更大的考验，他为我两鬓白霜、容颜憔悴而担忧；他要温存，却不敢以柔情来消融那仅有的一点勇气；他要热烈拥抱，却深怕触动那不易克制的激情。我们相对无语，

无语相对，都忍不住让热泪悄悄爬上了眼睑。可是随即都摇了摇头，勉强做出一副苦味的笑容。他点了点头，低声说："我知道了。"

"你到什么地方去？"我悄然问他。

"还不知道。"他摇了摇头。

他从口袋里拿出来一张钞票，轻轻地而又慎重地放在我的手中。我知道这是他每月十五元生活费里的剩余，仅有的五元钱。但我也只得留下，我口袋里只剩一元多钱了。

他说："你尽管用吧，不要吃得太省、太坏，不能让身体垮了。以后，以后我还要设法……"

我说我想回家取点衣服。

他黯然说道："那间小屋别人住下了，那家，就别管它了。东西么，我去清理，把你需要的捡出来，给你送去。你放心好了。我一定每月给你写信。你还要什么，我会为你设法的。"

我咽住了。我最想说的话，强忍住了。他最想说的话，我也只能从他的眼睛里看到。我们的手，紧紧攥着；我们的眼睛，盯得牢牢地，谁也不能离开。我们马上就要分别了。我们原也没有团聚，可是又要别离了。这别离，这别离是生离呢，还是死别呢？这又有谁知道呢？

"砰"地一下，房门被一只穿着翻毛皮鞋的脚踢开了。一个年轻小伙瞪着眼看着屋里。

我问："干什么？"

他道："干什么！时间不早了，带上东西走吧！"

我明白这是××队派来接我的"解差"。管他是董超，还是薛霸，反正得开步走，到草料场劳动去。

于是，C帮助我清理那床薄薄的被子和抗战胜利时在张家口华北局发给的一床灰布褥子，还有几件换洗衣服。为了便于走路，C把它们分捆成两个小卷，让我一前一后地那么背着。

这时他迟疑了一会儿，才果断地说："走了。你注意身体。心境要平静，遇事不要激动。即使听到什么坏消息，如同……没有什么，总之，随时要做两种准备，特别是坏的准备。反正，不要怕，我们已经到了现在这种地步，还有什么可怕的呢？我担心你……"

我一下给他吓傻了，我明白他一定瞒着我什么。他现在不得不让我在思想上有点准备。唉，你究竟还有什么更坏的消息瞒着我呢？

他见到我呆呆发直、含着眼泪的两眼，便又宽慰我道："什么事也没有发生，都是我想得太多，怕你一时为意外的事而激动不宁。总之，事情总会有结局的。我们要相信自己。事情不是只限于我们两个人。也许不需要很久，整个情况会有改变。我们得准备有一天要迎接光明。不要熬得过苦难，却经不住欢乐。"他想用乐观引出我的笑容，但我已经笑不出来了。我的心，已为这没有好兆头的别离压碎了。

他比我先离开屋子。等我把什么都收拾好，同那个"解差"离开这间小屋走到广场时，春风拂过我的身上。我看见远处槐树下的井台上，站着一个向我挥手的影子，他正在为锅炉房汲水。他的臂膀高高举起，好象正在无忧地、欢乐地、热烈地遥送他远行的友人。

1979年3月中旬，于友谊医院

（选自《十月》1979年第3期）

曼哈顿街头夜景

丁　玲

去年十一月四日，我到了纽约，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傍晚，我住进了曼哈顿区的一家旅馆，地处纽约最繁华的市区。夜晚，我漫步在银行、公司、商店、事务所密聚的街头。高楼耸立夜空，象陡峻的山峰；墙壁是透明的玻璃，好象水晶宫。五颜六色的街灯闪闪烁烁，远远近近，高高低低，时隐时现。走在路上，就象浮游在布满繁星的天空。汽车如风如龙，飞驰而过，车上的尾灯，似无数条红色丝带不断地向远方引伸。这边，明亮的橱窗里，陈列着铮铮发亮的金银餐具、红的玛瑙、青翠的碧玉、金刚钻在耀眼，古铜器也在诱人。那边，是巍峨的宫殿，门口站着穿制服的巡警，美丽的花帘在窗后掩映。人行道上，走着不同肤色的人群，服装形形色色，打扮五花八门，都那样来去匆匆。这些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他们走在通衢大道，却似在险峻的山路上爬行，步步泥泞。曼哈顿是大亨们的天下，他们操纵着世界股票的升降，有些人可以荣华富贵，更多的人逃不脱穷愁的命运。是幸福或是眼泪，都系在这交易所里的电子数字的显示牌上。我徜徉在这热闹的街头，四顾灿烂似锦似花，但我却看不出它的美丽。我感到了这里的复杂，却不认为有多么神秘。这里有一切，这里没有我。但又象一切都没有，唯独只有我。我走在这里，却与这里远离。好象我有缘，才走在这里；但我们之间仍是缺少一丝缘分。我在这里只是一个偶然的，匆忙的过客。

看，那街角上坐着一个老人，伛偻着腰，半闭着眼睛。行人如流水在他身边淌过，闪烁的灯光在他身前掠过。没有人看他一眼，他也不看任何人，他在听什么？他在想什么？他对周围是漠然的，行人对他更漠然。他要什么？好象什么都不要，只是木然地坐在那里。他要干什么，他什么也不干，没有人需要他干点什么。他坐在这热闹的街头，坐在人流中间，他与什么都无关，与街头无关，与人无关。但他还活着，是一个活人，坐在这繁华的街头。他有家吗？有妻子吗？有儿女吗？他一定有过，现在可能都没有了。他就一个人，他总有一个家，一间房子。他坐在那间小的空空的房子里，也象夜晚坐在这繁华的街头一样，没有人理他。他独自一个人，半闭着眼睛、伛偻着腰。就这样坐在街头吧，让他来点缀这繁华的街道。总会有一个人望望他，想想他，并由他想到一切。让他独自在这街头，在鲜艳的色彩中涂上灰色的一笔。在这里，他比不上一盏街灯；比不上橱窗里的一个仿古花瓶；比不上挂在壁上的一幅乱涂的油画；比不上掠身而过的一身紫色的衣裙；比不上眼上的蓝圈、血似的红唇；更比不上牵在女士们手中的那条小狗。他什么都不能比，他只在一幅俗气的风景画里留下一笔不显眼的灰色，和令人思索的一缕冷漠和凄凉。但他可能当过教授，曾经桃李满天下；他可能是个拳王，一次一次使观众激动疯狂；他可能曾在情场得意，半生风流；他可能在赌场失手，一败涂地，输个尽光；他也可能曾是亿万富翁，现在却落得无地自容。他两眼望地，他究竟在想什么？是回味那往昔荣华，讯咒今天的满腹忧愁；还是在追想那如烟似雾的欢乐，重温那香甜的春梦？老人，你就坐在那里吧，半闭着眼睛，伛偻着腰，一副木木然的样子，点缀纽约的曼哈顿的繁华的夜景吧。别了，曼哈顿，我实在无心在这里久留。

1982年9月25日北京

（选自《丁玲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诗人应该歌颂您

——献给病中的宋庆龄同志

丁　玲

诗人写过春天，写过盛开的花朵；但春天哪有您对儿童的温暖。任何鲜艳的花朵在您面前，都将低下头去。

诗人写过傲霜的秋菊，秋菊经受的风风雨雨，怎能与您的一生相比。几十年来，您都在风雨中亭亭玉立。

诗人写过白雪，描绘它的清白飘洒，但白雪哪如您的皎洁、晶莹。

迫害您的豺狼，走在您的面前，却停步不敢向前，只能缩头夹尾。

妄图侮辱您的小丑，也不敢敲您的大门，只能卷旗息鼓，暗地诅咒。

您背后站着亿万爱您的人民，

您背后站着中国共产党。

您是属于中华民族的，谁也不敢动您一毫一分！

篡权者夺去了革命的胜利果实的时候，您站了出来，怒斥叛徒。您的文章，全世界，争相传颂。

当反共逆流泛滥成灾的时候，您又站在人民一边，泾渭分明，您维护真理，鄙弃亲情。

然而您手无寸铁，无权、无钱，只是一个柔弱的女性。但您是一个伟大的，坚贞的，圣洁的女性，您的力量，可以摧毁魔窟；您的笔虽然纤细，可是力敌千军。

您的声音虽是吴侬细语，可是却锋利如剑，响彻环宇。

有的英雄，勒马挥刀，叱咤风云；

有的英雄，豪情满怀，才华横溢。

有的能言善辩，八面玲珑；

有的拉帮结派，拍马吹牛。

只有您，幽静细致，一派斯文，温柔中显露刚强，平稳中突出智慧。

有人说上帝造人，但上帝能造出您这样美丽的灵魂吗？

您刚刚走出校门，就站在中国伟大的先驱者的身边，您是真正的革命的三民主义者。

孙中山先生逝世了，您继承他的事业，保护他的旗帜，战斗不歇。

开国以来，您荣居高位，却从不骄矜，您始终虚怀若谷，文质彬彬。

您随着人民的战鼓，走进共产主义者的行列。您是左翼的辩护士。我们老早就把您当作尊敬的同志。

今天，在您的病榻边，党接受您为一个正式党员。

您实践了几十年的宿愿，党欢迎您这样的党员。

我们鼓掌，我们激动，我们频频呼唤：欢迎您，宋庆龄同志！庆龄同志，我们欢迎您！

听到您病重，我们心痛，神痴。我们深深后悔，为什么不早早把您歌颂？未来还长，您的高风亮节，永远给诗人留下浓郁的芬芳。诗人都会歌颂您的，您会使诗情更加深重，诗意更加隽美，诗文永放光彩；您本身就是一首美丽、动人的诗篇。

我们共产党员，善良的人民，优秀的诗人、作家、天真的儿童，都为您虔诚祝福，祈愿您远离病魔，恢复健康，永远长寿！

（选自《人民日报》1981年5月18日）

雪 浪 花

杨 朔

凉秋八月，天气分外清爽。我有时爱坐在海边礁石上，望着潮涨潮落，云起云飞。月亮圆的时候，正涨大潮。瞧那茫茫无边的大海上，滚滚滔滔，一浪高似一浪，撞到礁石上，唰地卷起几丈高的雪浪花，猛力冲激着海边的礁石。那礁石满身都是深沟浅窝，坑坑坎坎的，倒象是块柔软的面团，不知叫谁捏弄成这种怪模怪样。

几个年轻的姑娘赤着脚，提着裙子，嘻嘻哈哈追着浪花玩。想必是初次认识海，一只海鸥，两片贝壳，她们也感到新奇有趣。奇形怪状的礁石自然逃不出她们好奇的眼睛，你听她们议论起来了：礁石硬得跟铁差不多，怎么会变成这样子？是天生的，还是錾子凿的，还是怎的？

"是叫浪花咬的，"一个欢乐的声音从背后插进来。说话的人是个上年纪的渔民，从刚拢岸的渔船跨下来，脱下黄油布衣裤，从从容容晾到礁石上。

有个姑娘听了笑起来："浪花也没有牙，还会咬？怎么溅到我身上，痛都不痛？咬我一口多有趣。"

老渔民慢条斯理说："咬你一口就该哭了。别看浪花小，无数浪花集到一起，心齐，又有耐性，就是这样咬啊咬的，咬上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哪怕是铁打的江山，也能叫它变个样儿。姑娘们，你们信不信？"

说的妙，里面又含着多么深的人情世故。我不禁对那老渔民望了几眼。老渔民长得高大结实，留着一把花白胡子。瞧他那眉目神气，就象秋天的高空一样，又清朗，又深沉。老渔民说完话，不等姑娘们搭言，早回到船上，大声说笑着，动手收拾着满船烂银也似的新鲜鱼儿。

我向就近一个渔民打听老人是谁，那渔民笑着说："你问他呀，那是我们的老泰山。老人家就有这个脾性，一辈子没养女儿，偏爱拿人当女婿看待。不信你叫他一声老泰山，他不但不生气，反倒摸着胡子乐呢。不过我们叫他老泰山，还有别的缘故。人家从小走南闯北，经的多，见的广，生产队里大事小事，一有难处，都得找他指点，日久天长，老人家就变成大伙依靠的泰山了。"

此后一连几日，变了天，飘飘洒洒落着凉雨，不能出门。这一天晴了，后半晌，我披着一片火红的霞光，从海边散步回来，瞟见休养所院里的苹果树前停着辆独轮小车，小车旁边有个人俯在磨刀石上磨剪刀。那背影有点儿眼熟。走到跟前一看，可不正是老泰山。

我招呼说："老人家，没出海打鱼么？"

老泰山望了望我笑着说："嗐，同志，天不好，队里不让咱出海，叫咱歇着。"

我说："象你这样年纪，多歇歇也是应该的。"

老泰山听了说："人家都不歇，为什么我就应该多歇着？我一不瘫，二不瞎，叫我坐着吃闲饭，等于骂我。好吧，不让咱出海，咱服从；留在家里，这双手可得服从我。我就织鱼网，磨鱼钩，照顾照顾生产队里的果木树，再不就推着小车出来走走，帮人磨磨刀，钻钻磨眼儿，反正能做多少活就做多少活，总得尽我的一份力气。"

"看样子你有六十了吧？"

“哈哈！六十？这辈子别再想那个好 时 候 了——这个年纪啦。”说着老泰山捏起右手的三根指头。

我不禁惊疑说：“你有七十了么？看不出。身板骨还是挺硬朗。”

老泰山说：“嗐，硬朗什么？头四年，秋收扬场，我一连气还能扬它一两千斤谷子。如今不行了，胳臂害过风湿痛病，抬不起来。磨刀磨剪子，胳臂往下使力气，这类活儿还能做。不是胳臂拖累我，前年咱准要求到北京去油漆人民大会堂。”

“你会的手艺可真不少呢。”

“苦人哪，自小东奔西跑的，什么不得干。干的营生多，经历的也古怪。不瞒同志说，三十年前，我还赶过脚呢。”说到这儿，老泰山把剪刀往水罐里蘸了蘸，继续磨着，一面不紧不慢地说：“那时候，北戴河跟今天可不一样。一到三伏天，来歇伏的差不多净是蓝眼珠的外国人。有一回，一个外国人看上我的驴。提起我那驴，可是百里挑一：浑身乌黑乌黑，没一根杂毛，四只蹄子可是白的。这有个讲究，叫四蹄踏雪，跑起来，极好的马也追不上。那外国人想雇我的驴去逛东山。我要五块钱。他嫌贵。你嫌贵，我还嫌你胖呢。胖的象条大白熊，别压坏我的驴。讲来讲去，大白熊答应我的价钱，骑着驴逛了半天，欢欢喜喜照数付了脚钱。谁料想隔不几天，警察局来传我，说是有人把 我 告 下了，告我是红胡子，硬抢人家五块钱。”

老泰山说的有点气促，喘嘘嘘的，就缓了口气，又磨着剪子说：“我一听气炸了肺。我的驴，你的屁股，爱骑不骑，怎么能诬赖人家是红胡子？赶到警察局一看，大白熊倒轻松，望着我乐的闭不拢嘴。你猜他说什么？他说：你的驴快，我要再雇一趟去秦皇岛，到处找不着你。我就告你。一告，这不是，就把红胡子抓来了。”

我忍不住说：“瞧他多聪明！”

老泰山说：“聪明的还在后头呢，你听着啊。这回倒省事，

也不用争，一张口他就给我十五块钱。骑上驴，他拿着根荆条，抽着驴紧跑。我叫他慢着点，他直夸奖我的驴有几步好走，答应回头再加点脚钱。到秦皇岛一个来回，整整一天，累得我那驴浑身湿淋淋的，顺着毛往下滴汗珠——你说叫人心疼不心疼？”

我插问道：“脚钱加了没有？”

老泰山直起腰，狠狠吐了口唾沫说：“见他的鬼！他连一个铜子儿也不给，说是上回你讹诈我五块钱，都包括在内啦，再闹，送你到警察局去。红胡子！红胡子！直骂我是红胡子。”

我气的问：“这个流氓，他是哪国人？”

老泰山说：“不讲你也猜得着。前几天听广播，美国飞机又偷着闯进咱们家里。三十年前，我亲身吃过他们的亏，这笔账还没算清。要是倒退五十年，我身强力壮，今天我呀——”

休养所的窗口有个妇女探出脸问：“剪子磨好没有？”

老泰山应声说：“好了。”就用大拇指试试剪子刃，大声对我笑着说：“瞧我磨的剪子，多快。你想剪天上的云霞，做一床天大的被，也剪得动。”

西天上正铺着一片金光灿烂的晚霞，把老泰山的脸映得红彤彤的。老人收起磨刀石，放到独轮车上，跟我道了别，推起小车走了几步，又停下，弯腰从路边掐了枝野菊花，插到车上，才又推着车慢慢走了，一直走进火红的霞光里去。他走了，他在海边对几个姑娘讲的话却回到我的心上。我觉得，老泰山恰似一点浪花，跟无数浪花集到一起，形成这个时代的大浪潮，激扬飞溅，早已把旧日的江山变了个样儿，正在勤勤恳恳塑造着人民的江山。

老泰山姓任。问他叫什么名字，他笑笑说：“山野之人，值不得留名字。”竟不肯告诉我。

1961年

（选自《杨朔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茶花赋

杨朔

久在异国他乡，有时难免要怀念祖国的。怀念极了，我也曾想：要能画一幅画儿，画出祖国的面貌特色，时刻挂在眼前，有多好。我把这心思去跟一位擅长丹青的同志商量，求她画，她说："这可是个难题，画什么呢？画点零山碎水，一人一物，都不行。再说，颜色也难调，你就是调尽五颜六色，又怎么画得出祖国的面貌？"我想了想，也是，就搁下这桩心思。

今年二月，我从海外回来，一脚踏进昆明，心都醉了。我是北方人，论季节，北方也许正是搅天风雪，水瘦山寒，云南的春天却脚步儿勤，来得快，到处早象催生婆似的正在催动花事。

花事最盛的去处数着西山华庭寺。不到寺门，远远就闻见一股细细的清香，直渗进人的心肺。这是梅花，有红梅、白梅、绿梅，还有朱砂梅，一树一树的，每一树梅花都是一树诗。白玉兰花略微有点儿残，娇黄的迎春却正当时，那一片春色啊，比起滇池的水来不知还要深多少倍。

究其实这还不是最深的春色。且请看那一树，齐着华庭寺的廊檐一般高，油光碧绿的树叶中间托出千百朵重瓣的大花，那样红艳，每朵花都象一团烧得正旺的火焰。这就是有名的茶花。不见茶花，你是不容易懂得"春深似海"这句诗的妙处的。

想看茶花，正是好时候。我游过华庭寺，又冒着星星点点细雨游了一次黑龙潭，这都是看茶花的名胜地方。原以为茶花一定

很少见，不想在游历当中，时时望见竹篱茅屋旁边会闪出一枝猩红的花来。听朋友说："这不算稀奇。要是在大理，差不多家家户户都养茶花，花期一到，各样品种的花儿争奇斗艳，那才美呢。"

我不觉对着茶花沉吟起来。茶花是美啊。凡是生活中美的事物都是劳动创造的。是谁白天黑夜，积年累月，拿自己的汗水浇着花，象抚育自己儿女一样抚育着花秧，终于培养出这样绝色的好花？应该感谢那为我们美化生活的人。

普之仁就是这样一位能工巧匠，我在翠湖边上会到他。翠湖的茶花多，开得也好，红彤彤的一大片，简直就是那一段彩云落到湖岸上。普之仁领我穿着茶花走，指点着告诉我这叫大玛瑙，那叫雪狮子；这是蝶翅，那是大紫袍……名目花色多得很。后来他攀着一棵茶树的小干枝说："这叫童子面，花期迟，刚打骨朵，开起来颜色深红，倒是最好看的。"

我就问："古语说：看花容易栽花难——栽培茶花一定也很难吧？"

普之仁答道："不很难，也不容易。茶花这东西有点特性，水壤气候，事事都得细心。又怕风，又怕晒，最喜欢半阴半阳，顶讨厌的是虫子。有一种钻心虫，钻进一条去，花就死了。一年四季，不知得操多少心呢。"

我又问道："一棵茶花活不长吧？"

普之仁说："活的可长啦。华庭寺有棵松子鳞，是明朝的，五百多年了，一开花，能开一千多朵。"

我不觉噢了一声：想不到华庭寺见的那棵茶花来历这样大。

普之仁误会我的意思，赶紧说："你不信么？大理地面还有一棵更老的呢，听老人讲，上千年了，开起花来，满树数不清数，都叫万朵茶。树干子那样粗，几个人都搂不过来。"说着他伸出两臂，做个搂抱的姿式。

我热切地望着他的手，那双手满是茧子，沾着新鲜的泥土。我又望着他的脸，他的眼角刻着很深的皱纹，不必多问 他 的 身世，猜得出他是个曾经忧患的中年人。如果他离开你，走进人丛里去，立刻便消逝了，再也不容易寻到他——他就是这样一个极其普通的劳动者。然而正是这样的人，整月整年，劳心劳力，拿出全部精力培植着花木，美化我们的生活。美就是这样创造出来的。

正在这时，恰巧有一群小孩也来看茶花，一个个仰着鲜红的小脸，甜蜜蜜地笑着，唧唧喳喳叫个不休。

我说："童子面茶花开了。"

普之仁楞了楞，立时省悟过来，笑着说："真的呢，再没有比这种童子面更好看的茶花了。"

一个念头忽然跳进我的脑子，我得到一幅画的构思。如果用最浓最艳的朱红，画一大朵含露乍开的童子面茶花，岂不正可以象征着祖国的面貌？我把这个简单的构思记下来，寄给远在国外的那位丹青能手，也许她肯再斟酌一番，为我画一幅画儿吧。

1961年

（选自《杨朔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樱 花 雨

杨　朔

箱根遍地都是温泉，山水又秀气，不去洗一回温泉，是不能算是到了日本的。春三月，我偷闲去玩了两天。象芦湖，象白头的富士山投在湖里的倒影，一一都领略过了，便坐悬空缆车下到一条名叫岛堂的谷底，宿到一家旅舍里。这家旅舍造得曲榭回廊，十分精巧，屋里陈设着几色古玩，纯粹是日本风味。我换上一领宽袍大袖的和服，洗了洗温泉，去去满身的风尘，一个名叫君子的姑娘便用托盘端来晚餐。

君子穿着一身天蓝色的“着物”，文文静静的，眉目挺淳厚。她跪在席子上，替我们添茶添饭，特意劝我尝尝玉色小磁碗里的几片生鱼，说是才不一会儿，那金枪鱼还是活的呢。我蘸着酱油吃了两片生鱼，味儿很香，实在好吃。

君子忽然轻轻叹口气说：“你们都是很正经的好人啊。”

我不大明白她的意思。君子柔声说：“你们不象别人，来了就喝酒，就胡闹。”

我问道：“你知道我们是从哪儿来的么？”

君子含笑说：“知道，所以你们才这样好，也不欺负人。”

我就问：“还有人欺负你么？”

君子低下眼睛说：“我们当下女的，谁都瞧不起，谁愿意欺负就欺负。一见了美国兵更吓死人。”

“美国兵多不多？”

"好象不少，连富士山都有美军的射击场呢。我的家在横须贺，本来是美国海军基地，你没见那些美国兵啊，横行霸道，比狼都恶。"

"那些恶狼究竟干了些什么坏事？"

这一问，君子迟疑起来。她侧着耳朵听听纸门外边，想说又咽住，最后支支吾吾说："究竟干了些什么坏事，我也不大清楚。一见美国兵，吓的你魂儿都飞了，躲都躲不迭，谁知道他们干了些什么。"

我不禁望着她问："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君子的脸色忽然一变，显得怪凄凉的，半天才象自言自语地说："死了，都死了，只剩下我一个人了……"说着她的眼直瞪瞪地望着窗外，默不作声。

窗外正是一片黄昏景色，对面山坡上的松树林子浮起一层苍苍茫茫的烟雾。起了大风，从山顶压到谷底，四处横冲直撞，震得窗户嘎嘟嘎嘟响。

君子勉强一笑，有意改变话题说："起风了，该下雨了。这儿的风景本来是很美的：春天对山有樱花，秋天满山都是红叶，跟画一样。今年落了场春雪，樱花受了寒，到现在还没开。这一场风雨，只怕樱花开不好了。"

我便问道："樱花最盛能开几天"？

君子说："也不过几天。有时正在盛开，一夜暴风雨，就谢了。"说着，她的脸上又露出一丝淡淡的哀愁。

我听说日本人常常把生命比做樱花，悲叹生命的短促。君子的凄苦神情，也许是惋惜自己零落的青春，也许是不能忘记自己痛苦的身世吧？这个善良的日本姑娘到底有一段怎样伤心的历史，她有点怕，不敢说。不说也想象得出。她的遭遇无非是当前日本人民常常遭遇的，她的痛苦必然也是当前日本人民共同的痛苦。

我来到日本不久，听的不多，见的不广，但在那五光十色、纸醉金迷的纷乱生活中，有些事物给我的刺激特别深。一位知心的日本朋友曾经问我对日本的印象，我说日本有四多。哪四多呢？车祸多，广告多，保险公司多，当铺多。每逢我在热闹的通街大道看见车祸牌子上标明每天大量伤亡的人数，真有点触目惊心。每逢我望见空中的气球广告，夜市上离奇古怪的霓虹灯广告，象东京银座一座大楼的屋顶上蹲着只大猫头鹰，两只眼睛不停地转着，转着转着闭上一只，做出调皮的模样儿，我觉得自己好象掉到一座烂泥塘里，到处是一片混乱。但是，当我看见火灾、生命一类保险公司的广告，特别是在深夜，当我远远望见偏僻小巷里亮起一块写着朱红色“质”字的招牌，就有一股阴惨惨的冷风扑到我脸上，我想象得出日本人民在那畸形的繁华后面，生活命运有多么悲惨。

我指出这四多，那位日本朋友却说：“还得加上一多：美军基地多——这是日本人民一切灾难的主要根源。”接着他告诉我，根据医生的说法，在病态的日本社会里，有两种病最可怕。一种是许多青春少女遭到美军的奸污，怀了孕，打胎后营养太坏，生活憔悴，因而转成癌症。另一种是许多人受到生活的压迫，时时刻刻精神极度紧张，害怕失业，害怕挨饿，劳累又过度，久而久之，便得了精神癫痫症，一发作，什么样可怕的事都干得出来。

在这样千疮百孔的社会里，日本人民的命运是不难想象的，又何必深追君子个人的惨史呢。

君子的苦难应该是有时代性的，可惜在君子身上，我却看不见日本人民那种大无畏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表现在翻江倒海的反对“日美安全条约”斗争中，也表现在当前的春季斗争中。君子是那样胆怯，那样柔弱，看不见自己的明天，更看不见日本的未来。

这一宿，我躺在岛堂的温泉旅舍里，从君子想到日本，想的很多，翻来覆去睡不稳。日本人叫温泉是地狱，也许我真睡在地狱边上呢。

后来我终于睡着，赶一醒，天大亮了，耳边响着一片潇潇洒洒的声音。君子含着微笑，拉开纸门，慢静静地走进屋子，推开挡窗的木板，窗外正落着春雨。我朝对山一望，山脚一带浮着白色，好象是积雪，不觉惊讶地问道："是下雪还是下雨呀？"

君子温柔地笑道："是下雨。你看对山，经过这一夜风雨，樱花都催的咧开嘴了。"

对山那一片白色，原来是半开的樱花。

吃完早饭，我们收拾好行李，准备坐悬空缆车出谷去。电灯一下子灭了，停电了，缆车挂在半空中，也不能动，急得上头的游客乱叫唤。

君子忍不住自言自语悄悄说："敢许是罢工吧？"从她那对柔和的眼睛里，我瞟见有两点火花跳出来。想不到在这个怯生生的心灵里，也隐藏着日本人民火一样的愿望。夜来是我错看她了。

我倒不急着出谷，索性站到窗前，望着对山乍开的樱花。风雨能摧残樱花，但是冲风冒雨，樱花不是也能舒开笑脸么？赶明儿，风雨消歇，那霜雪也似的花儿该开得多么美，多么盛啊。如果樱花可以象征日本人民，这风雨中开放的樱花，才真是日本人民的象征。

1961年

（选自《杨朔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花　　城

秦　　牧

一年一度的广州年宵花市，素来脍炙人口。这些年常常有人从北方不远千里而来，瞧一瞧南国花市的盛况。还常常可以见到好些国际友人，也陶醉在这东方的节日情调中，和中国朋友一起选购着鲜花。往年的花市已经够盛大了，今年这个花海又涌起了一个新的高潮。因为农村人民公社化以后，花木的生产增加了，今年春节又是城市人民公社化之后的第一个春节，广州去年有累万的家庭妇女和街坊居民投入了生产和其他的劳动队伍。加上今年党和政府进一步安排群众的节日生活，花木供应空前多了，买花的人也空前多了，除原来的几个年宵花市之外，又开辟了新的花市。如果把几个花市的长度累加起来，“十里花街”，恐怕是名不虚传了。在花市开始以前，站在珠江岸上眺望那条浩浩荡荡、作为全省三十六条内河航道枢纽的珠江，但见在各式各样的楼船汽轮当中，还错杂着一艘艘载满鲜花盆栽的木船，它们来自顺德、高要、清远、四会等县，载来了南国初春的气息和农民群众的心意。“多好多美的花！”“今年花的品种可多啦！”江岸上的人们不禁啧啧称赏。广州有个文化公园，园里今年也布置了一个大规模的“迎春会”，花匠们用鲜艳的盆花堆砌出“江山如此多娇”的大花字，除了各种色采缤纷的名花瓜果外，还陈列着一株花朵灼灼、树冠直径达一丈许的大桃树。这一切，都显示出今年广州的花市是不平常的。

人们常常有这么一种体验：碰到热闹和奇特的场面，心里面就象被一根鹅羽撩拨着似的，有一种痒痒麻麻的感觉。总想把自己所看到和感受的一切形容出来。对于广州的年宵花市，我就常常有这样的冲动。虽然过去我已经描述过它们了，但是今年，徜徉在这个特别巨大的花海中，我又涌起这样的欲望了。

农历过年的各种风习，是我们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形成的。我们现在有些过年风俗，一直可以追溯到一两千年前的史迹中去。这一切，是和许多的历史故事、民间传说、巧匠绝技和群众的美学观念密切联系起来的。在中国的年节中，有的是要踏青的，有的是要划船的，有的是要赶会的……这和外国的什么点灯节、泼水节一样，都各各有它们的生活意义和诗情画意。过年的时候，一向我们各地的花样可多啦：贴春联、挂年画、耍狮子、玩龙灯、跑旱船、放花炮……人人穿上整洁衣服，头面一新，男人都理了发，妇女都修整了辫髻，大姑娘还扎上了花饰。那“糖瓜祭灶，新年来到，姑娘要花，小子要炮，老头儿要一顶新毡帽”的北方俗谚，多少描述了这种气氛。这难道只是欢乐欢乐，玩儿玩儿而已么？难道我们从这隆重的节日情调中不还可以领略到我们民族文化的源远流长，和千百年来人们热烈向往美好未来的心境么？在旧时代苦难的日子里，自然劳动人民不是都能欢乐地过年，但是贫苦的农户，也要设法购张年画，贴对门联；年轻的闺女也总是要在辫梢扎朵绒花，在窗棂上贴张大红剪纸，这就更足以想见无论在怎样困苦中，人们对于幸福生活的强烈的憧憬。在新的时代，农历过年中那种深刻体现旧社会烙印的习俗被革除了，赌博、酗酒，向舞龙灯的人投掷燃烧的爆竹，千奇百怪的禁忌，这一类的事情没有了，那些耍狮子的凤阳人、跑江湖扎纸花的天门人，那些摇着串上铜钱的冬青树枝的乞丐，以及号称从五台山峨嵋山下来化缘的行脚僧人不见了。而一些美好的习俗被发扬光大起来，一些古老的风习被赋予了崭新的内容。现在我

们也燃放爆竹，但是谁想到那和“驱傩”之类的迷信有什么牵联呢！现在我们也贴春联，但是有谁想到“岁月逢春花遍地；人民有党劲冲天”“跃马横刀，万众一心驱穷白；飞花点翠，六亿双手绣山河”之类的春联，和古代的用桃木符辟邪有什么可以相提并论之处呢！古老的节日在新时代里是充满青春的光辉了。

这正是我们热爱那些古老而又新鲜的年节风习的原因。“风生白下千林暗，雾塞苍天百卉殚”的日子过去了，大地的花卉越神越美，人们怎能不热爱这个风光旖旎的南国花市，怎能不从这个盛大的花市享受着生活的温馨呢！

而南方的人们也真会安排，他们选择年宵逛花市这个节目作为过年生活里的一个高潮。太阳的热力是厉害的，在南方最热的海南岛上，有一些象菠萝蜜之类的果树，根部也可以伸出地面结出果子来；有一些树木，锯断了用来做木桩，插在地里却又能长出嫩芽。在这样的地带，就正象昔人咏月季花的诗所说的：“花谢花开无日了，春来春去不相关。”早在春节到来之前一个月，你在郊外已经可以到处见到树上挂着一串串鲜艳的花朵了。而在年宵花市中，经过花农和园艺师们的努力，更是人工夺了天工，四时的花卉，除了夏天的荷花石榴等不能见到外，其他各种各样的花几乎都出现了。牡丹、吊钟、水仙、大丽、梅花、菊花、山茶、墨兰……春秋冬三季的鲜花都挤在一起啦！

广州今年最大的花市设在太平路，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十三行”一带，花棚有点象马戏的看棚，一层一层衔接而上。那里各个公社、园艺场、植物园的旗帜飘扬，卖花的汉子们笑着高声报价。灯色花光，一片锦绣。我约略计算了一下花的种类，今年总在一百种上下。望着那一片花海，端详着那发着香气、轻轻颤动和舒展着叶芽和花瓣的植物中的珍品，你会禁不住赞叹，人们选择和布置这么一个场面来作为迎春的高潮，真是匠心独运！那千千万万朵笑脸迎人的鲜花，仿佛正在用清脆细碎的声音在浅笑低

语：“春来了！春来了！”买了花的人把花树举在头上，把盆花托在肩上，那人流仿佛又变成了一道奇特的花流。南国的人们也真懂得欣赏这些春天的使者。大伙不但欣赏花朵，还欣赏绿叶和鲜果。那象繁星似的金桔、四季桔、吉庆果之类的盆果，更是人们所欢迎的。但在这个特殊的、春节黎明即散的市集中，又仿佛一切事物都和花发生了联系。鱼摊上的金鱼，使人想起了水中的鲜花；海产摊上的贝壳和珊瑚，使人想起了海中的鲜花；至于古玩架上那些宝蓝、均红、天青、粉采之类的瓷器和历代书画，又使人想起古代人们的巧手塑造出来的另一种永不雕谢的花朵了。

广州的花市上，吊钟、桃花、牡丹、水仙等是特别吸引人的花卉。尤其是这南方特有的吊钟，我觉得应该着重地提它一笔。这是一种先开花后发叶的多年生灌木。花蕾未开时被鳞状的厚壳包裹着，开花时鳞苞里就吊下了一个个粉红色的小钟状的花朵。通常一个鳞苞里有七八朵，也有个别多到十多朵的。听朝鲜的贵宾说，这种花在朝鲜也被认为珍品。牡丹被人誉为花王，但南国花市上的牡丹大抵光秃秃不见叶子，真是“卧丛无力含醉妆”。唯独这吊钟显示着异常旺盛的生命力，插在花瓶里不仅能够开花，还能够发叶。这些小钟儿状的花朵，一簇簇迎风摇曳，使人就象听到了大地回春的铃铃铃的钟声。

花市盘桓，令人撩起一种对自己民族生活的深厚情感。我们和这一切古老而又青春的东西异常水乳交融。就正象北京人逛厂甸、上海人逛城隍庙、苏州人逛玄妙观所获得的那种特别亲切的感受一样。看着繁花锦绣，赏着姹紫嫣红，想起这种一日之间广州忽然变成了一座“花城”，几乎全城的人都出来深夜赏花的情景，真是感到美妙。

在旧时代绵长的历史中，能够买花的只是少数的人，现在一个纺织女工从花市举一株桃花回家，一个钢铁工人买一盆金桔托在头上，已经是很平常的事情了。听着卖花和买花的劳动者互相

探询春讯，笑语声喧，令人深深体味到，亿万人的欢乐才是大地上真正的欢乐。

在这个花市里，也使人想到人类改造自然威力的巨大，牡丹本来是太行山的一种荒山小树，水仙本来是我国东南沼泽地带的一种野生植物，经过千百代人们的加工培养，竟使得它们变成了“国色天香”和“凌波仙子”！在野生状态时，菊花只能开着铜钱似的小花，鸡冠花更象是狗尾草似的，但是经过花农的悉心培养，人工的世代选择，它们竟变成这样丰腴艳丽了。“天工人可代，人工天不如。”生活的真理不正是这样么！

在这个花市里，你也不禁会想到各地的劳动人民共同创造历史文明的丰功伟绩。这里有来自福建的水仙，来自山东的牡丹，来自全国各省各地的名花异卉，还有本源出自印度的大丽，出自法国的猩红玫瑰，出自马来亚的含笑，出自撒哈拉沙漠地区的许多仙人掌科植物。各方的溪涧汇成了河流，各地劳动人民的创造汇成了灿烂的文明，在这个熙熙攘攘的市集中不也让人充分感受到这一点么！

你在这里也不能不惊叹群众审美的眼力。一盆花果，群众大抵能够一致指出它们的优点和缺点。在这种品评中，我们不也可以领略到好些美学的道理么！

总之，徜徉在这个花海中，常常使你思索起来，感受到许多寻常的道理中新鲜的涵义。十一年来我养成了一个癖好，年年都要到花市去挤一挤，这正是其中的一个理由了。

我们赞美英勇的斗争和艰苦的劳动，也赞美由此而获得的幸福生活。因此，花市归来，象喝酒微醉似的，我拉拉扯扯写下这么一些话，让远地的人们也来分享我们的欢乐。

1961年2月广州

（选自《长河浪花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鬣狗的风格

秦　牧

有一种动物，叫做鬣狗，不知道你见过没有？注意过它的模样、行藏和风格没有？

鲁迅第一次以"鲁迅"做笔名发表的小说《狂人日记》，就提到过这种动物。那个被假托为患了迫害狂的"狂人"，感觉到处都有人要吃他，鲁迅借他的口，悲忿地喊出："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这篇小说中谈到许许多多吃人的事。其中，就提到鬣狗："他们是只会吃死肉的！——记得什么书上说，有一种东西，叫'海乙那'的，眼光和样子都很难看；时常吃死肉，连极大的骨头，都细细嚼烂，咽下肚子去，想起来也教人害怕。'海乙那'是狼的亲眷，狼是狗的本家……。"这里面的"海乙那"，就是鬣狗，也有译作"土狼"的。

从前，我们只是在书本里知道有这种动物罢了。这些年动物园事业发达，因此，我们也就有机会亲睹鬣狗的尊范。

我第一次见到这种"久负盛名"的动物时大吃一惊，它也是食肉兽，但样子却很猥琐，走起路来一颠一踬，皮毛没有光泽，还隐隐有几块大暗斑。它那个模样儿，就好象刚给人打了一顿，或者刚从什么阴暗的角落里被揪了出来，光天化日之下，显得有点狼狈模样。总之，它是豺狼一类的走兽，但比起有点骠悍的豺狼

来，样子要猥琐难看一些。

鬣狗的这副难看的模样儿，和它的行径，倒是互为表里，“相得益彰”的。它是这样一种动物：远远跟在最凶猛的食肉兽，例如狮子之类后头，猛兽搏击噬食了长颈鹿、斑马、羚羊以后，继续行进，鬣狗们就一涌上前，嚼食那余下的尸体。它并不需费什么劲，却同样吃到了肉。岂止吃肉而已呢！连骨头也要细细嚼碎，咽下肚子里去。而在狮豹之类搏击未就的时候，它就远远窥伺着，期待那一只只食草兽能够尽快溅血仆地，以便它也能够一膏馋吻。它的“土狼算盘”可打得到家啦，真是又省力，又安全，又可以大吃一顿。说它的长相和它的行径“相得益彰”，你说对吗？

美国作家杰克·伦敦写过一个短篇小说，内容大致是：有一条船被狂风恶浪打坏了机器，在茫茫大洋中漫无目的地漂流。船上的人都饿坏了，船上的小生物都给捕食净尽了，凶恶的人就建议杀一个人来充饥，善良的人坚决反对，宁可饿死也不吃同伴的肉，但是凶恶的家伙却拿起刀子开始追逐刺杀某些身体最衰弱的人。于是，船上就出现了四种人：被迫害者，企图杀人者，坚决宁愿饿死不喝人血不吃人肉者；第四种呢，他们并不象那个想捅第一刀的凶狠家伙，然而却渴望他杀戮成功，好去“分一杯羹”，也吃一点人肉和喝一点人血。故事最后的结局是：海平线上出现了另一艘轮船，这条漂流无定的船有救了，于是操刀的人，渴望分吃一点人肉人血的人，也突然收敛起那副凶相和馋相，装成个“文明人”的样子，“咸与维新”了。

这篇小说是颇好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人吃人”的状况的。那些凶狠的杀戮者，使人想起狮虎，而其中的“第四种人”呢？就使人想起了鬣狗。这一类人，究竟是鬣狗在人类中的投影呢？或者，反过来说，鬣狗，就是这一部分人类在动物界的投影呢？在万恶的“四人帮”横行中国的日子里，鬣狗式的人物，科学

地说，实事求是、毫无夸张地说，是着实出现了一批的。“四人帮”荒谬地抛出“文艺黑线专政”论，就有人奋拳捋袖，执戟前驱，一定要骂臭全中国的老作家。“四人帮”要把某一个人拘禁起来，就有人唯唯诺诺，不但象个传说中的“无常”似的，手持索链前往，不问青红皂白，立刻把那人投入囹圄，而且“加二奉承”，还要拳打脚踢，殴破那人的脑袋，或者打断那人的肋骨，借此“娱乐”一番。“四人帮”要过荒淫无耻的生活么，也一定有人遵命唯谨，“锦上添花”地奉承一场，想出了“主子”原本还没有想出的花样，广搜山珍海味，折磨服务人员……。鬣狗式的亦步亦趋，讲穿了也很可怜，不过是为了“分一杯羹”，舔一点人骨头的碎骨肉屑，就践踏一切原则，在所不惜罢了。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们，屡次喻旧社会跟希腊神话中三十年没有扫刷过的“奥吉亚斯牛圈”一样脏秽不堪，在它被推翻的时候，它的死尸的臭气自然弥漫于新社会的不少角落，资产阶级仍然存在，岂止存在而已，还有些贪婪卑鄙之徒，削尖脑袋拼命向这个没落的阶级的队伍里钻呢！本着阶级观点来看，虎豹式的人物，鬣狗式的人物，依然存在，也并不奇怪。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借“狂人”之口道：“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这是六十年前的话，到了社会主义社会，这个“将来”，就得改为“现在”了。此所以揭批“四人帮”和清查他们余党的斗争，非步步深入、搞个水落石出不可。

鬣狗式的人物，自然有相当一部分是“四人帮”的亲信和死党，但也未必个个到头来都被算做亲信和死党。因为他们中的一些人的确没有亲自操刀杀人，未能下命令胡乱捕人，只是远远地蹲着，看到气候差不多的时候就奔上前来咬点骨头。而当“远方的轮船冒出海平线”的时候，他们也会立刻装成个文明人，没事人的样儿。正因为这样，报纸上奉劝“震派”、“风派”、“溜派”人物改恶从善的文章就越发显得语重心长了。我们要向这类

具有鬣狗性格的人物（不管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清算起来到头来还是人民内部矛盾也罢）大喝一声：这一套是卑鄙的！什么叫做资产阶级思想？你们这一套，就是不折不扣的丑恶的资产阶级思想淋漓尽致的体现！

附记：这篇稿子发表后，看到一些关于鬣狗的新的记叙材料，据说经过生物学者的新的调查研究，鬣狗的性格和旧说并不完全一样。因为本文并不是自然科学小品，因此还是暂从旧说，不加改动了。反正是暂依旧说，以讽喻某一类人物，也无不可。

1978年

（选自《秦牧选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31年版。）



长 江 三 日

刘 白 羽

十一月十七日

…………

雾笼罩着江面，气象森严。十二时，“江津”号启碇顺流而下了。在长江与嘉陵江汇合后，江面突然开阔，天穹顿觉低垂。浓浓的黄雾，渐渐把重庆隐去。一刻钟后，船又在两面碧森森的悬崖陡壁之间的狭窄的江面上行驶了。

你看那急速漂流的波涛一起一伏，真是“众水会万涪，瞿塘争一门”。而两三木船，却齐整的摇动着两排木桨，象鸟儿扇动着翅膀，正在逆流而上。我想到李白、杜甫在那遥远的年代，以一叶扁舟，搏浪急进，该是多少雄伟的搏斗，会激发诗人多少瑰丽的诗思啊！……不久，江面更开朗辽阔了。两条大江，骤然相见，欢腾拥抱，激起云雾迷蒙，波涛沸荡，至此似乎稍为平定，水天极目之处，灰蒙蒙的远山展开一卷清淡的水墨画。

从长江上顺流而下，这一心愿真不知从何时就在心中扎下根子，年幼时读“大江东去……”读“两岸猿声……”辄心向往之。后来，听说长江发源于一片冰川，春天的冰川上布满奇异艳丽的雪莲，而长江在那儿不过是一泓清溪；可是当你看到它那奔腾叫啸，如万瀑悬空，砰然万里，就不免在神秘气氛的“童话世

界”上又涂了一层英雄光彩。后来，我两次到重庆，两次登枇杷山看江上夜景，从万家灯光、灿烂星海之中，辨认航船上缓缓浮动而去的灯火，多想随那惊涛骇浪，直赴瞿塘，直下荆门呀。但亲身领略一下长江风景，直到这次才实现。因此，这一回在“江津”号上，正如我在第二天写的一封信中所说：

“这两天，整天我都在休息室里，透过玻璃窗，观望着三峡。昨天整日都在朦胧的雾罩之中。今天却阳光一片。这庄严秀丽气象万千的长江真是美极了。”

下午三时，天转开朗。长江两岸，层层叠叠，无穷无尽的都是雄伟的山峰，苍松翠竹绿茸茸的遮了一层绣幕。近岸陡壁上，背纤的纤夫历历可见。你向前看，前面群山在江流浩荡之中，则依然为雾笼罩，不过雾不象早晨那样浓，那样黄，而呈乳白色了。现在是“枯水季节”，江中突然露出一块黑色礁石，一片黄色浅滩，船常常在很狭窄的两面航标之间迂回前进，顺流驶下。山愈聚愈多，渐渐暮霭低垂了，渐渐进入黄昏了，红绿标灯渐次闪光，而苍翠的山峦模糊为一片灰色。

当我正为夜色降临而惋惜的时候，黑夜里的长江却向我展开另外一种魅力。开始是，这里一星灯火，那儿一簇灯火，好象长江在对你眨着眼睛。而一会儿又是漆黑一片，你从船身微微的荡漾中感到波涛正在翻滚沸腾。一派特别雄伟的景象，出现在深宵。我一个人走到甲板上，这时江风猎猎，上下前后，一片黑森森的，而无数道强烈的探照灯光，从船顶上射向江面，天空上一片云雾迷蒙，电光闪闪，风声水声，不但使人深深体会到“高江急峡雷霆斗”的赫赫声势，而且你觉得你自己和大自然是那样贴近，就象整个宇宙，都罗列在你的胸前。水天，风雾，浑然融为一体，好象不是一只船，而是你自己正在和江流搏斗而前。“曙光就在前面，我们应当努力。”这时一种庄严而又美好的情感充溢我的心灵，我觉得这是我所经历的大时代突然一下集中地体现

在这奔腾的长江之上。是的，我们的全部生活不就是这样战斗、航进、穿过黑夜走向黎明的吗？现在，船上的人都已酣睡，整个世界也都在安眠，而驾驶室上露出一片宁静的灯光。想一想，掌握住舵轮，透过闪闪电炬，从惊涛骇浪之中寻到一条破浪前进的途径，这是多么豪迈的生活啊！我们的哲学是革命的哲学，我们的诗歌是战斗的诗歌，正因为这样——我们的生活是最美的生活。列宁有一句话说得好极了："前进吧！——这是多么好啊！这才是生活啊！"……"江津"号昂奋而深沉的鸣响着汽笛向前方航进。

十一月十八日

在信中，我这样叙说："这一天，我象在一支雄伟而瑰丽的交响乐中飞翔。我在海洋上远航过，我在天空上飞行过，但在我们的母亲河流长江上，第一次，为这样一种大自然的威力所吸摄了。"

朦胧中听见广播到奉节。停泊时天已微明。起来看了一下，峰峦刚刚从黑夜中显露出一片灰蒙蒙的轮廓。启碇续行，我到休息室里来，只见前边两面悬崖绝壁，中间一条狭狭的江面，已进入瞿塘峡了。江随壁转，前面天空上露出一片金色阳光，象横着一条金带，其余天空各处还是云海茫茫。瞿塘峡口上，为三峡最险处，杜甫《夔州歌》云："白帝高为三峡镇，瞿塘险过百牢关。"古时歌谣说："滟滪大如马，瞿塘不可下，滟滪大如猴，瞿塘不可游；滟滪大如龟，瞿塘不可回；滟滪大如象，瞿塘不可上。"这滟滪堆指的是一堆黑色巨礁。它对准峡口。万水奔腾一冲进峡口，便直奔巨礁而来。你可想象得到那真是雷霆万钧，船如离弦之箭，稍差分厘，便撞得个粉碎。现在，这巨礁，早已炸掉。不过，瞿塘峡中，激流澎湃，涛如雷鸣，江面形成无数漩涡，船从漩涡中冲过，只听得一片哗啦啦的水声。过了八公里的瞿塘峡，乌

沉沉的云雾，突然隐去，峡顶上一道蓝天，浮着几小片金色浮云，一注阳光象闪电样落在左边峭壁上。右面峰顶上一片白云象白银片样发亮了，但阳光还没有降临。这时，远远前方，无数层峦叠嶂之上，迷蒙云雾之中，忽然出现一团红雾，你看，绛紫色的山峰，衬托着这一团雾，真美极了。就象那深谷之中向上反射出红色宝石的闪光，令人仿佛进入了神话境界。这时，你朝江流上望去，也是色彩缤纷：两面巨岩，倒影如墨；中间曲曲折折，却象有一条闪光的道路，上面荡着细碎的波光；近处山峦，则碧绿如翡翠。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去，前面那团红雾更红更亮了。船越驶越近，渐渐看清有一高峰亭亭笔立于红雾之中，渐渐看清那红雾原来是千万道强烈的阳光。八点二十分，我们来到这一片晴朗的金黄色朝阳之中。

抬头望处，已到巫山。上面阳光垂照下来，下面浓雾滚涌上去，云蒸霞蔚，颇为壮观。刚从远处看到那个笔直的山峰，就站在巫峡口上，山如斧削，隽秀婀娜，人们告诉我这就是巫山十二峰的第一峰，它仿佛在招呼上游来的客人说："你看，这就是巫山巫峡了。"“江津”号紧贴山脚，进入峡口。红通通的阳光恰在此时射进玻璃厅中，照在我的脸上。峡中，强烈的阳光与乳白色云雾交织一处，数步之隔，这边是阳光，那边是云雾，真是神妙莫测。几只木船从下游上来，帆篷给阳光照的象透明的白色羽翼，山峡却越来越狭，前面两山对峙，看去连一扇大门那么宽也没有，而门外，完全是白雾。

八点五十分，满船人，都在仰头观望。我也跑到甲板上来，看到万仞高峰之巅，有一细石耸立如一人对江而望，那就是充满神奇缥缈传说的美女峰了。据说一个渔人在江中打鱼，突遇狂风暴雨，船覆灭顶，他的妻子抱了小孩从峰顶眺望，盼他回来，一天一天，一月一月，他终未回来，而她却依然不顾晨昏，不顾风雨，站在那儿等候着他——至今还在那儿等着他呢！……

如果说瞿塘峡象一道闸门，那么巫峡简直象江上一条迂回曲折的画廊。船随山势左一弯，右一转，每一曲，每一折，都向你展开一幅绝好的风景画。两岸山势奇绝，连绵不断，巫山十二峰，各峰有各峰的姿态，人们给它们以很高的美的评价和命名，显然使我们的江山增加了诗意，而诗意又是变化无穷的。突然是深灰色石岩从高空直垂而下浸入江心，令人想到一个巨大的惊叹号；突然是绿茸茸草坂，象一支充满幽情的乐曲；特别好看的是悬岩上那一堆堆给秋霜染得红艳艳的野草，简直象是满山杜鹃了。峡急江陡，江面布满大大小小漩涡，船只能缓缓行进，象一个在从山峻岭之间慢步前行的旅人。但这正好使远方来的人，有充裕时间欣赏这莽莽苍苍、浩浩荡荡长江上大自然的壮美。苍鹰在高峡上盘旋，江涛追随着山峦激荡，山影云影，日光水光，交织成一片。

十点，江面渐趋广阔，急流稳渡，穿过了巫峡。十点十五分至巴东，已入湖北境。十点半到牛口，江浪汹涌，把船推在浪头上，摇摆着前进。江流刚奔出巫峡，还没来得及喘息，却又冲入第三峡——西陵峡了。

西陵峡比较宽阔，但是江流至此变得特别凶恶，处处是急流，处处是险滩。船一下象流星随着怒涛冲去，一下又绕着险滩迂回浮进。最著名的三个险滩是：泄滩、青滩和崆岭滩。初下泄滩，你看着那万马奔腾的江水会突然感到江水简直是在旋转不前，一千个、一万个漩涡，使得"江津"号剧烈震动起来。这一节江流虽险，却流传着无数优美的传说。十一点十五分到秭归。据袁崧《宜都山川记》载：秭归是屈原故乡，是楚子熊绎建国之地。后来屈原被流放到汨罗江，死在那里。民间流传着：屈大夫死日，有人在汨罗江畔，看见他峨冠博带，美髯白皙，骑一匹白马飘然而去。又传说：屈原死后，被一大鱼驮回秭归，终于从流放之地回归楚国。这一切初听起来过于神奇怪诞，却正反映了人民

对屈原的无限怀念之情。

秭归正面有一大片铁青色礁石，森然耸立江面，经过很长一段急流绕过泄滩。在最急峻的地方，“江津”号用尽全副精力，战抖着，震颤着前进。急流刚刚滚过，看见前面有一奇峰突起，江身沿着这山峰右面驶去，山峰左面却又出现一道河流，原来这就是王昭君诞生地香溪。它一下就令人记起杜甫的诗：“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我们遥望了一下香溪，船便沿着山峰进入一道无比险峻的长峡——兵书宝剑峡。这儿完全是一条窄巷，我到船头上，仰头上望，只见黄石碧岩，高与天齐，再驶行一段就到了青滩。江面陡然下降，波涛汹涌，浪花四溅，当你还没来得及仔细观看，船已象箭一样迅速飞下，巨浪为船头劈开，旋卷着，合在一起，一下又激荡开去。江水象滚沸了一样，到处是泡沫，到处是浪花。船上的同志指着岩上一片乡镇告我：“长江航船上很多领航人都出生在这儿……每只木船要想渡过青滩，都得请这儿的人引领过去。”这时我正注视着一只逆流而上的木船，看起这青滩的声势十分吓人，但人从汹涌浪涛中掌握了一条前进途径，也就战胜了大自然了。

中午，我们来到了崆岭滩跟前，长江上的人都知道：“泄滩青滩不算滩，崆岭才是鬼门关。”可见其凶险了。眼看一片灰色石礁布满水面，“江津”号却抛锚停泊了。原来崆岭滩一条狭窄航道只能过一只船，这时有一只江轮正在上行，我们只好等下来。谁知竟等了那么久，可见那上行的船只是如何小心翼翼了。当我们驶下崆岭滩时，果然是一片乱石林立，我们简直不象在浩荡的长江上，而是在苍莽的丛林中找寻小径跋涉前进了。

十一月十九日

早晨，一片通红的阳光，把平静的江水照得象玻璃一样发

亮。长江三日，千姿万态，现在已不是前天那样大雾迷蒙，也不是昨天“巫山巫峡色萧森”，而是：“楚地阔无边，苍茫万顷连”了。长江在穿过长峡之后，现在变得如此宁静，就象刚刚诞生过婴儿的年轻母亲一样安详慈爱。天光水色真是柔和极了。江水象微微拂动的丝绸，有两只雪白的鸥鸟缓缓地和“江津”号平行飞进，水天极目之处，凝成一种透明的薄雾，一簇一簇船帆，就象一束一束雪白的花朵在蓝天下闪光。

在这样一天，江轮上非常宁静的一日，我把我全身心沉浸在“红色的罗莎”——卢森堡的《狱中书简》中。

这个在一九一八年德国无产阶级革命中最坚定的领袖，我从她的信中，感到一个伟大革命家思想的光芒和胸怀的温暖，突破铁窗镣铐，而闪耀在人间，你看，这一页：

雨点轻柔而均匀地洒落在树叶上，紫红的闪电一次又一次地在铅灰色中闪耀，遥远处，隆隆的雷声象汹涌澎湃的海涛余波似地不断滚滚传来。在这一切阴霾惨淡的情景中，突然间一只夜莺在我窗前的一株枫树上叫起来了！在雨中，闪电中，隆隆的雷声中，夜莺啼叫得象是一只清脆的银铃，它歌唱得如醉如痴，它要压倒雷声，唱亮昏暗……

昨晚九点钟左右，我还看到壮丽的一幕，我从我的沙发上发现映在窗玻璃上的玫瑰色的返照，这使我非常惊异，因为天空完全是灰色的。我跑到窗前，着了迷似的站在那里。在一色灰沉沉的天空上，东方涌现出一块巨大的、美丽得人间少有的玫瑰色的云彩，它与一切分隔开，孤零零地浮在那里，看起来象是一个微笑，象是来自陌生的远方的一个问候。我如释重负地长吁了一口气，不由自主地把双手伸向这幅富有魅力的图画。有了这样的颜色，这样的形象，然后生活才美妙，才有价值，不是吗？我用目光饱餐这幅光辉灿烂的图

画，把这幅图画的每一线玫瑰色的霞光都吞咽下去，直到我突然禁不住笑起自己来。天哪，天空啊，云彩啊，以及整个生命的美并不只存在于佛龙克①，用得着我来跟它们告别？不，它们会跟着我走的，不论我到哪儿，只要我活着，天空、云彩和生命的美会跟我同在。

“江津”号在平静的浪花中缓缓驶行。我读着书，一种非常珍贵的感情渗透我的全身。我必须立刻把它写下来，我愿意把它写在这奔腾叫啸、而又安静温柔的长江一起，因为它使我联想到我前天想到的“战斗——航进——穿过黑夜走向黎明”的想象，过去，多少人，从他们艰巨战斗中想望着一个美好的明天呀！而当我承受着象今天这样灿烂的阳光和清丽的景色时，我不能不意识到，今天我们整个大地，所吐露出来的那一种芬芳、宁馨的呼吸，这社会主义生活的呼吸，正是全世界上，不管在亚洲还是在欧洲，在美洲还是在非洲，一切先驱者的血液，凝聚起来，而发射出来的最自由最强大的光辉。我读完了《狱中书简》，一轮落日——那样圆，那样大，象鲜红的珊瑚球一样，把整个江面笼罩在一脉淡淡的红光中，面前象有一种细细的丝幕柔和地、轻悄地撒落下来。

最后让我从我自己的一封信中抄下一段，来结束这一日吧：

夜间，九时余——从前面漆黑的夜幕中，看见很小很小几点亮光。人们指给我那就是长江大桥，“江津”号稳稳地向武汉驶近。从这以后，我一直站在船上眺望，渐渐的渐渐的看出那整整齐齐的一排象横串起来的珍珠，在熠熠闪亮。我看着，我觉得在这辽阔无边的大江之上，这正是我们献给我们母亲河流的一顶珍珠冠呀！……再前进，江上无数蓝的、白的、红的、绿的灯光，拖着长长倒影在浮动，那是无数船只在航行，而那由一颗颗珍珠画

① 佛龙克是德国一个地名，卢森堡被捕后一度关押在佛龙克狱中。

出的大桥的轮廓，完全象升在云端里一样，高耸空中，而桥那面，灯光稠密的简直象是灿烂的金河，那是什么？仔细分辨，原来是武汉两岸的亿万灯光。当我们的“江津”号，嘹亮地向武汉市发出致敬欢呼的声音时，我心中升起一种庄严的情感，看一看！我们创造的新世界有多么灿烂吧！……

1960年

（选自《刘白羽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平明小札（之一）

刘 白 羽

这里发表的是一些思索的片断。思索是随时随地都有的，而记录全在清晨。病室外，一藤桌，一藤椅，晨曦乍上，清气袭人，这是我最酷爱的时间，最酷爱的所在，当然也有着我最酷爱的心境，故将这些片断统名之为平明小札。

晨

淡淡的朝阳刚把树梢照亮。顺了石柱攀缘到三层楼上来的老藤树比来时茂盛多了，有些柔韧的枝蔓伸展开来，带着绿叶，向人轻拂，似在表达它的欣快之感。在露珠晶莹的树叶丛中，一只小蝉用稚哑的嗓门，轻轻嘶叫。愈来愈明亮的阳光却显示：将要来临的又是十分炎热的一天。但，不论回头怎样火热，甚或会从燠热之中来一阵风掣电闪，现在这早晨却如此清新、宁静。如若下细的分析一下，这清晨之可爱究在何处呢？是这清凉，是这朝露，是这潮湿泥土的芬芳，是这云霞烂漫的宁静，是的，我想是这一切。但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新的起点。在一个人的生活之中，不知要经历多少曲折复杂的道路——他焦灼，困难，轻松，欢乐。而千千万万早晨之中的每一个早晨，当它到来的时候，都使你感到是第一次和它接触一样新鲜。它永远那样清新澄碧，而又永远那样鼓舞人意。人们在日常谈论中，常常用“朝气”与“暮气”这两个极端相反的字眼，评判一人一事，来说明那是生

气勃勃的，还是气息奄奄的。这个“朝气”就是从永远给人清新之感的早晨发展而来的。朝气——使人想到：精力充沛，双眸明亮，两颊鲜红，向新的未来迈开脚步，——也许这未来之中充满莫可测的事变，而那早晨总还是那样令人欣喜，令人振奋，以无限情意督促人们起步。今天早晨就是这样可爱，我望着它就象第一次看到早晨。那几片朝云，给阳光照得象嫩红的玫瑰花瓣一样轻柔、绰约、缥缈、悠然。病中，我常常感觉到：愈是在困苦的时候，愈觉得清晨之可贵。因为我们战斗过了一天，而又展开一天新的战斗了。这一天的逝去与一天的来临，便标志着一次新的胜利。我现在浸沉于晨光的快感之中，我思索着，这个清晨象什么？很象早霞中升起来的一片白帆，也就是每一个早晨都在我们生活的航道上升起的白帆，——它是那样洁白，它是那样漂亮，但它标志着永远向前，而且标志着坚定不移的方向。在我沉思默想时，不知不觉的，那一片片的云由红色而变得发白发亮，象给强烈光线照得透明的、轻柔的羊毛卷一样，它们朝着蓝天远处冉冉飞去，就如同白帆朝远天航去一样。突然，一切一切，偌大的天空和地面都变得出奇的宁静，蝉声没了，人声没了，那赫然闪耀的宇宙中充满一种庄严肃穆之感，一个真正的早晨开始了。

（选自《刘白羽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记一辆纺车

吴伯箫

我曾经使用过一辆纺车，离开延安的那年，把它跟一些书籍一起留在蓝家坪了。后来常常想起它。想起它，就像想起旅途的旅伴，战场的战友，心里充满了深深的怀念。

那是一辆普通的纺车。说它普通，一来它的车架，轮叶，锭子，跟一般农村用的手摇纺车没有什么两样；二来它是延安上千上万辆纺车中的一辆。的确，那个时候在延安的人，无论是机关的干部，学校的教员和学员，也无论是部队的指挥员和战斗员，在工作，学习或者练兵的间隙里，谁没有使用过纺车呢？纺车跟战斗用的枪，耕田用的犁，学习用的书和笔一样，成为大家亲密的伙伴。

在延安，纺车是作为战斗的武器使用的。那是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国民党反对派发动反共高潮，配合日寇重重封锁陕甘宁边区，想困死我们。我们边区军民热烈响应毛泽东同志的伟大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结果彻底粉碎了敌人围困的阴谋。在延安的人，在所有抗日根据地的人，不但吃得饱，而且穿得暖，坚持了抗战，争取到了抗战的最后胜利。开荒，种庄稼，种蔬菜，是保证足食的战线；纺羊毛，纺棉花，是保证丰衣的战线。

大家用纺的毛线织毛衣，织呢子；用纺的棉纱合线，织布。同志们穿的衣服鞋袜，有的就是自己纺线或者跟同志换工劳动做

成的。开垦南泥湾的部队甚至能够在打仗、练兵和进行政治、文化学习而外，纺毛线给指战员发军装呢。同志们亲手纺线织布做的衣服，穿着格外舒适，也格外爱惜。那个时候，人们对一身灰布制服，一件本色的粗毛线衣，或者自己打的一副手套，一双草鞋，都很有感情。衣服旧了，破了，也“敝帚自珍”，不舍得丢弃。总是脏了洗洗，破了补补，穿一水又穿一水，穿一年又穿一年。衣服只要整齐干净，越朴素穿着越随心。西装革履，华丽的服饰，只有在演剧的时候作演员的服装，平时不要说穿，就是看看也觉得碍眼，隔路。美的概念里是更健康的内容，那就是整洁，朴素，自然。

纺线，劳动量并不太小，纺久了会胳膊疼腰酸；不过在刻苦学习和紧张工作的间隙里纺线，除了经济上对敌斗争的意义而外，也是一种很有兴趣的生活。在纺线的时候，眼看着匀净的毛线或者棉纱从拇指和食指中间的毛卷里或者棉条里抽出来，又细又长，连绵不断，简直会有一种艺术创作的快感。摇动的车轮，旋转的锭子，争着发出嗡嗡嘤嘤的声音，像演奏弦乐，像轻轻地唱歌。那有节奏的乐音和歌声是和谐的，优美的。

纺线也需要技术。车摇慢了，线抽快了，线会断头；车摇快了，线抽慢了，毛卷、棉条会拧成绳，线会打成结。摇车，抽线，配合恰当，成为熟练的技巧，可不简单，需要用很大的耐心和毅力下一番功夫。初学纺线，往往不知道劲往哪儿使。一会儿毛卷拧成绳了，一会儿棉纱打成结了，纺手急得满头大汗。性子躁一些的人甚至为断头接不好生纺车的气，摔摔打打，恨不得把纺车砸碎。可是那关纺车什么事呢？尽管人急得站起来，坐下去，一点也没有用，纺车总是安安稳稳地呆在那里，像露出头角的蜗牛，像着陆停驶的飞机，一声不响，仿佛只是在等待，等待。一直等到使用纺车的人心平气和了，左右手动作协调，用力适当，快慢均匀了，左手拇指和食指间的毛线或者棉纱就会像魔术家帽子里的

彩绸一样无穷无尽地抽出来。那仿佛不是用羊毛、棉花纺线，而是从毛卷里或者棉条里往外抽线。线是现成的，早就藏在毛卷里或者棉条里的。熟练的纺手，趁着一豆灯光或者朦胧的月光，也能摇车，抽线，上线，一切做得优游自如。线上在锭子上，线穗子就跟着一层层加大，直到沉甸甸的，像成熟了的肥桃。从锭子上取下穗子，也像从果树上摘下果实，劳动后收获的愉快，那是任何物质享受都不能比拟的。这个时候，就连起初想砸碎纺车的人也对纺车发生了感情。那种感情，是凯旋的骑士对战马的感情，是“仰手接飞猱，俯身散马蹄”①的射手对良弓的感情。

纺线有几种姿势：可以坐着蒲团纺，可以坐着矮凳纺，也可以把纺车垫得高高的站着纺。站着纺线，步子有进有退，手臂尽量伸直，像“白鹤晾翅”，一抽线能拉得很长很长。这样气势最开阔，肢体最舒展；兴致高的时候，很难说那是生产，是舞蹈，还是体育锻炼。

为了提高生产率，大家也进行技术改革，运用物理学上轮轴和摩擦传动的道理，在轮子和锭子中间安装加速轮，加快锭子旋转的速度，把手工生产的工具变成半机械化。大多数纺车是在纺羊毛、纺棉花的劳动实践中培养出来的木工做的；安装加速轮也是在劳动实践中大家摸索出来的创造发明。从劳动实践中还不断总结出一些新的经验。譬如，纺羊毛跟纺棉花常有不同的要求：羊毛要松一些，干一些，棉花要紧一些，潮一些。因此弹过的羊毛要卷成卷，棉花要搓成条，烘晒毛卷和阴润棉条都有一定的火候分寸。这些技术经验，不靠实践是一辈子也不知道里边的奥妙的。

为了交流经验，互相提高，纺线也开展竞赛。三五十辆或者百几十辆纺车搬在一起，在同一个时间里比纺线的数量和质量。

① 曹植：《白马篇》。

成绩好的有奖励，譬如，奖一辆纺车，奖手巾、肥皂、笔记本之类。那是很光荣的。更光荣是被称为纺毛突击手、纺纱突击手。竞赛，有的时候在礼堂，有的时候在窑洞前边，更有的时候在山根河边的坪坝上。在坪坝上竞赛的那种场面最壮阔，“沙场秋点兵”或者能有那种气派？不，阵容相近，热闹不够。那是盛大的节日里赛会的场面。只要想想：天地是厂房，深谷是车间，幕天席地，群山环拱，怕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地方哪种轻工业生产有那样的规模哩。你看，整齐的纺车行列，精神饱满的纺手队伍，一声号令，百车齐鸣，别的不说，只那嗡嗡的响声就有点像飞机场上机群起飞，扬子江边船只拔锚。那哪儿是竞赛，那是万马奔腾，在共同完成一项战斗任务。因此竞赛结束，无论是纺得多的还是纺得比较少的，得奖的还是没有得奖的，大家都感到胜利的快乐。

就这样，用劳动的双手，自力更生。纺线，不只在经济上保证了革命根据地的人大家有衣穿，使大家学会了一套生产劳动的本领，而且在思想上还教育了大家认识劳动“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①的意义；自觉地克服了那种“认为劳动只是一种负担，凡是劳动都应当付给一定报酬的习惯”②。劳动为集体，同时也为自己。在劳动的过程里，很少人为了个人的什么去锱铢计较；倒是为集体做了些什么有意义的事情，才感到是真正的幸福。

就因为这些，我常常想起那辆纺车。想起它像想起老朋友，心里充满了深深的怀念。围绕着这种怀念，也想起延安的种种生活。在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周围工作，学习，劳动，同志的友

①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单行本第14页。

② 《列宁全集》第31卷，《从莫斯科——喀山铁路的第一次星期六义务劳动到五一节全俄星期六义务劳动》。

谊，革命大家庭的温暖，把大家团结得像一个人。真是既团结，紧张，又严肃，活泼。那个时候，物质生活曾经是艰苦的、困难的吧，但是，比起无限丰富的精神生活来，那算得了什么！凭着崇高的理想、豪迈的气概、乐观的志趣，克服困难不也是一种享受吗？

跟困难作斗争，其乐无穷。

——记一辆纺车。

1961年2月15日春节

（选自《北极星》，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



忆当年，穿着细事且莫等闲看

曹靖华

幼年读书，遇“服之不衷，身之灾也”，曾想：衣所以蔽体，御寒而已。怎么穿得不当，还足招祸？遇孔丘“微服而过宋”，曾想：象所谓“万世师表”那样方正、古板，道貌岸然连走路都“行不由径”，吃饭也“割不正不食”。一旦人要杀他，为了避免人注意，怎么还把平常的衣服都换了逃走呢？此外还遇到许多有关穿着的话，当年都不求甚解，终以不了了之。

辛亥革命初年，我满身“土气”，第一次从万山丛中出来，到一百里远的县城考高小。有位年纪比我约大两倍的同乡说：“进城考洋学堂，也该换一身象样的衣服，怎么就穿这一身来了。”

我毫不知天高地厚，一片憨直野气，土铳一样，这么铳了一句：“考学问，又不是考衣服！”

这一铳非同小可，把对方的眼睛铳得又大又圆。他连声说：“了不起！了不起！言之有理！有理！”

我当时不辨这是挖苦，还是正语。不求甚解，仍以不了了之。

总之，书是书，我是我。不识不知，书本于我何有哉！

“五四”风暴中，作为一个北方省城的中学生，到上海参加第一次全国学生代表会议。这宛如一枚刚出土的土豆，猛然落入金光耀目的十里洋场。“土气”之重，和当年从深山落入县城的

情况比来，真有天渊之别了。

如此“土气”的穿着，加之满口土腔，甚至问路，十九都遭到白眼。举目所至，多为红红绿绿，油头粉面。不快之感，油然而起。碰壁之余，别有一番从所未尝的涩味在心头。我咀嚼，回味……后来读到鲁迅先生有关文章时，才恍然悟到：甚矣，穿着亦大有文章也！

鲁迅先生在《上海的少女》一文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在上海生活，穿时髦衣服的比土气的便宜。如果一身旧衣服，公共电车的车掌会不照你的话停车，公园看守会格外认真地检查入门券，大宅子或大客寓的门丁会不许你走正门。所以，有些人宁可居斗室，喂臭虫，一条洋服裤子却每晚必须压在枕头下，使两面裤腿上的折痕天天有棱角。”①

啊，原来如此。不过这只是一个方面。还有鲁迅先生尚未行之于文字的，这姑且放下不表。

且说当年北京，我总觉有所不同。尽管岁月飞逝，人事沧桑，而阴丹士林一类的蓝大褂“江山”，总稳如磐石。男女老幼，富贵贫贱，无不甘为“顺民”。春夏秋冬，时序更迭，蓝大褂却总与其主人形影相随也。溽暑盛夏，儒雅之士，倘嫌它厚，改换纺绸、夏布之类的料子而已。但其实，那也不见得真穿，出门时，多半搭在肘弯上作样子，表示礼貌罢了。短促的酷暑一过，又一元复始了。其他季节，不管“内容”如何随寒暖而变化：由夹而棉，或由棉而皮；也不管怎样“锦绣其内”，外面却总罩着一件“永恒的”蓝大褂。实在说，蓝大褂在长衣中也确有可取之处：价廉、朴素、耐脏、经磨，宜于御风沙……对终日在粉笔末的尘雾中周旋的穷教书匠说来，更觉相宜；这不仅使他雪人似地一出教室，轻轻一掸，便故我依然，且在一些富裕的同类和学子

① 《鲁迅全集》卷4，第431页。

面前，代他遮掩了几许寒酸，使他侧身“士林”，满可无介于怀了。

不仅此也。在豺狼逞霸，猎犬四出的当年，据说蓝大褂的更大功能，在于它的“鱼目混珠”。但其实也不尽然。同样托庇于蓝大褂之下，而竟不知所终者，实大有人在！不过同其它穿着相比，蓝大褂毕竟“吉祥”得多了。虽然这是无可奈何中的聊以自慰的偏见而已。

某年秋夜，一个朋友把我从天津送到北平。另一个朋友相见之下，惊慌地说：

“呀，洋马褂！不行，换掉，换掉！”

我窘态万状，无言以对。殊不知我失掉“民族形式”的装备也久矣。他忽然若有所悟地转身到卧房里取了一件蓝大褂，给我换上，就讲起北平的“穿衣经”来。

实在说，我向来是不喜欢“洋马褂”，钟爱蓝大褂的。不过这以前，此一地，彼一地也。穿着蓝大褂在异邦马路上行走，其引人注目，正不亚于狗熊在广场上表演。而现在和蓝大褂重结不解之缘，恰是“适怀我心”了。

不久，我就穿着这“适怀我心”、而且又能“鱼目混珠”的蓝大褂，到了阔别的十里洋场。

不知怎的，也许因为久别重逢，分外兴奋了吧，我这如此“土气”的蓝大褂，昨天整整半日，鲁迅先生仿佛都没有发觉。第二天用过早饭，一同登楼。坐定之后，正不知话题从何开始。窗明几净，鸦雀无声，旭日朗照，满室生辉。我们恬淡闲适，万虑俱无。如此良辰，正大好倾谈境界也。这时鲁迅先生忽然把眉头一扬，好象哥伦布望见新大陆似的，把我这“是非之衣”一打量，惊异地说：

“蓝大褂！不行，不行。还有好的没有？”

我感慨地说：“北方之不行也，洋马褂……”

他没待我说完，就接着说：

"南方之不行也，蓝大褂呀！洋马褂倒满行。还有好的没有？"

我一面答有，一面把那顿成"不祥之衣"的蓝大褂下襟，往起一撩，露出了皮袍面：这是深蓝色的，本色提花的，我叫不出名字的丝织品。堪称大方、素雅，而且柔和、舒适。

鲁迅先生一见，好象发现了我的保险单一样，喜不自胜地说：

"好，好！满及格！"

他放心了。面露微笑地喷了一口烟说：

"没事别出门。真要出门时，千万不能穿这蓝大褂。此地不流行。否则易被注意、盯梢，万一被盯上可不得了！"

当时的确如鲁迅先生所说："沪上实危地，杀机甚多，商业之种类又甚多，人头亦系货色之一，贩此为活者，实繁有徒，幸存者大抵偶然耳。"①

接着他就谈到不但要注意穿着，而且要注意头发梳整齐，皮鞋擦光等等。蓬首垢面、衣冠不整、外表古怪，都足引起注意，闹大乱子。连举止也都要留神……

"这是用牺牲换来的教训呀。"

他结论似地这么来了一句，又点起一支烟，吸了一口，若有所思地沉默了一下，接着说：

"在上海过生活，就是一般人穿着不留心，也处处引起麻烦。我就遇到过。"

他又喷了一口烟，停顿了一下，用说故事的口气，从容不迫地一边回忆，一边说起来：

"有一次，我随随便便地穿着平常这一身，到一个相当讲究

---

① 《鲁迅全集》卷9，第351页。

的饭店①，访一个外国朋友②，饭店的门丁，把我浑身上下一打量，直截了当地说：

“‘走后门去！’

“这样饭店的‘后门’，通常只运东西或给‘下等人’走的。我只得绕了一个圈子，从后门进去，到了电梯跟前，开电梯的把我浑身上下一打量，连手都懒得抬，用脑袋向楼梯摆了一下，直截了当地说：

“‘走楼梯上去！’

“我只得一层又一层地走上去。会见了朋友，聊过一阵天，告辞了。

“据说这位外国朋友住在这里，有一种惯例：从来送客，只到自己房门为止，不越雷池一步。这一点，饭店的门丁、开电梯的，以及勤杂人员等等，都司空见惯了。不料这次可破例了。这位外国人不但非常亲切而恭敬地把我送出房门，送上电梯，陪我下了电梯，一直送到正门口，恭敬而亲切地握手言别，而且望着我的背影，目送着我远去之后，才转身回去。刚才不让我走正门的门丁和让我步行上楼的开电梯的人，都满怀疑惧地闭在闷葫芦中……”

他喷了一口烟，最后结束说：

“这样社会，古今中外，易地则皆然。可见穿着也不能等闲视之呀。”

1961年9月3日追忆

（选自《人民日报》1961年9月9日）

---

① 即华懋饭店。

② 即美国革命女作家史沫特莱。

燕山夜话（三则）

马南邨

生命的三分之一

一个人的生命究竟有多大意义，这有什么标准可以衡量吗？提出一个绝对的标准当然很困难；但是，大体上看一个人对待生命的态度是否严肃认真，看他对待劳动、工作等等的态度如何，也就不难对这个人的存在意义做出适当的估计了。

古来一切有成就的人，都很严肃地对待自己的生命，当他活着一天，总要尽量多劳动、多工作、多学习，不肯虚度年华，不让时间白白地浪费掉。我国历代的劳动人民以及大政治家、大思想家等等都莫不如此。

班固写的《汉书》《食货志》上有下面的记载："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

这几句读起来很奇怪，怎么一月能有四十五天呢？再看原文底下颜师古做了注解，他说："一月之中，又得夜半为十五日，共四十五日。"

这就很清楚了。原来我国的古人不但比西方各国的人更早地懂得科学地、合理地计算劳动日；而且我们的古人老早就知道对于日班和夜班的计算方法。

一个月本来只有三十天，古人把每个夜晚的时间算做半日，

就多了十五天。从这个意义上说来，夜晚的时间实际上不就等于生命的三分之一吗？

对于这三分之一的生命，不但历代的劳动人民如此重视，而且有许多大政治家也十分重视。班固在《汉书》《刑法志》里还写道：

“秦始皇躬操文墨，昼断狱，夜理书。”

有的人一听说秦始皇就不喜欢他，其实秦始皇毕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人物，班固对他也还有一些公平的评价。这里写的是秦始皇在夜间看书学习的情形。

据刘向的《说苑》所载，春秋战国时有许多国君都很注意学习。如：

“晋平公问于师旷曰：吾年七十，欲学恐已暮矣。师旷曰：何不炳烛乎？”

在这里，师旷劝七十岁的晋平公点灯夜读，拚命抢时间，争取这三分之一的生命不至于继续浪费，这种精神多么可贵啊！

《北史》《吕思礼传》记述这个北周大政治家生平勤学的情形是：

“虽务兼军国，而手不释卷。昼理政事，夜即读书，令苍头执烛，烛烬夜有数升。”

光是烛灰一夜就有几升之多，可见他夜读何等勤奋了。象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

为什么古人对于夜晚的时间都这样重视，不肯轻轻放过呢？我认为这就是他们对待自己生命的三分之一的严肃认真态度，这正是我们所应该学习的。

我之所以想利用夜晚的时间，向读者同志们做这样的谈话，目的也不过是要引起大家注意珍惜这三分之一的生命，使大家在整天的劳动、工作以后，以轻松的心情，领略一些古今有用的知识而已。

一个鸡蛋的家当

说起家当，人们总以为这是相当数量的财富。家当的“当”字，本来应该写成“帑”字 。帑是货币贮藏的意思 ， 读 音 如“荡”字，北方人读成“当”字的同音，所以口语变 成 了“ 家当”。

我们平常说某人有了家当，就是承认他有许多家财，却不会相信一个鸡蛋能算得了什么家当！然而，庄子早就讲过有“见卵求富”的人，因此，我们对于一个鸡蛋的家当，也不应 该 小 看它。

的确，任何巨大的财富，在最初积累的时候，往往是由一个很小的数量开始的。这正如集腋可以成裘、涓滴可以成江河的道理一样。但是，这并不是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你只要有了一个鸡蛋，就等于有了一份家当。事情决不可能这样简单和容易。

明代万历年间，有一位小说家，名叫江盈科。他编写了一部《雪涛小说》，其中有一个故事说：“一市人，贫甚， 朝 不 谋夕。偶一日，拾得一鸡卵，喜而告其妻曰：我有家当矣。妻问安在？持卵示之，曰：此是，然须十年，家当乃就。因与妻计曰：我持此卵，借邻人伏鸡乳之，待彼雏成，就中取一雌者，归而生卵，一月可得十五鸡。两年之内，鸡又生鸡，可得鸡三百，堪易十金。我以十金易五牸，牸复生牸，三年可得二十五 牛。牸 所生者，又复生牸，三年可得百五十牛，堪易三百金矣。吾持此金以举债，三年间，半千金可得也。”

这个故事的后半还有许多情节，没有多大意义，可以不必讲它。不过有一点还应该提到，就是这个财迷后来说，他还打算娶一个小老婆。这下子引起了他的老婆“怫然大怒，以手击鸡卵，碎之。”于是这一个鸡蛋的家当就全部毁掉了。

你看这个故事不是可以说明许多问题吗？这个财迷也知道，家当的积累是需要不少时间的。因此，他同老婆计算要有十年才能挣到这份家当。这似乎也合于情理。但是，他的计划简直没有任何可靠的根据，而完全是出于一种假设，每一个步骤都以前一个假设的结果为前提。对于十年以后的事情，他统统用空想代替了现实，充分显出了财迷的本色，以致激起老婆生气，一拳头就把他的家当打得精光。更重要的是，他的财富积累计划根本不是从生产出发，而是以巧取豪夺的手段去追求他自己发财的目的。

如果要问，他的鸡蛋是从何而来的呢？回答是拾来的。这个事实本来就不光彩。而他打算把这个拾来的鸡蛋，寄在邻居母鸡生下的许多鸡蛋里一起去孵，其目的更显然是要混水摸鱼，等到小鸡孵出以后，他就将不管三七二十一，抱一个小母鸡回来。可见这个发财的第一步计划，又是连偷带骗的一种勾当。

接着，他继续设想，鸡又生鸡，用鸡卖钱，钱买母牛，母牛繁殖，卖牛得钱，用钱放债，这么一连串的发财计划，当然也不能算是生产的计划。其中每一个重要的关键，几乎都要依靠投机买卖和进行剥削，才能够实现的。这就证明，江盈科描写的这个“市人”，虽然“贫甚”，却不是劳苦的人民，大概是属于中世纪城市里破产的商人之流，他满脑子都是欺诈剥削的想法，没有老老实实地努力生产劳动的念头。这样的人即便挣到了一份家当，也不可能经营什么生产事业，而只会想找个小老婆等等，终于引起夫妻打架，不欢而散，那是必然的结果。

历来只有真正老实的劳动者，才懂得劳动产生财富的道理，才能够摒除一切想入非非的发财思想，而踏踏实实地用自己的辛勤劳动，为社会也为自己创造财富和积累财富。

说大话的故事

看过《三国演义》的人都记得，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时候，曾经提到刘备生前说过，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演义上的这一段话是有根据的。陈寿在《三国志》的《蜀志》中确曾写道："先主谓诸葛亮曰：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看来，刘备对于马谡的了解，实在是很深刻的。马谡在刘备的眼里就是一个好说大话的人。说大话的害处古人早已深知，所以，管子说过："言不得过其实，实不得过其名。"这就是告诫人们千万不要说大话，不要吹牛，遇事要采取慎重的态度，话要说得少些，事情要做得多些，名声更要小一些。

历来有许多名流学者，常常引用管子的这些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然而，也有的人并不理会这个道理。据汉代的学者王充的意见，似乎历来忽视这个道理的以书生或文人为最多。王充在《论衡》中指出："儒者之言，溢美过实。"他的意思显然是认为，文人之流往往爱说大话。其实，爱说大话的还有其他各色人等，决不只是文人之流而已。

古人的笔记小说中写了许多说大话的故事。明代陆灼在《艾子后语》中写的几个故事，我看很有意思。一个故事写道："艾子在齐，居孟尝君门下者三年，孟尝君礼为上客。既而自齐返乎鲁，与季孙氏遇。季孙曰：先生久于齐，齐之贤者为谁？艾子曰：无如孟尝君。季孙曰：何德而谓贤？艾子曰：食客三千，衣廪无倦色，不贤而能之乎？季孙曰：嘻，先生欺予哉！三千客予家亦有之，岂独田文？艾子不觉敛容而起，谢曰：公亦鲁之贤者也；翌日敢造门下，求观三千客。季孙曰：诺。明旦，艾子衣冠斋洁而往。入其门，寂然也；升其堂，则无人焉。艾子疑之，意其必在别馆也。良久，季孙出见。诘之曰：客安在？季孙怅然

曰：先生来何暮？三千客各自归家吃饭去矣！艾子胡卢而退。”

这个故事大概是杜撰的。不但艾子是作者的假托，而且季孙氏也是由附会得来的。凡是春秋战国时代鲁国桓公的儿子季友的后人，都称为季孙氏。陆灼讽刺季孙氏嫉妒孟尝君能养三千食客，就胡乱吹牛说自己也有三千食客，可是经不住实地观察，一看就漏底了。陆灼写出这个杜撰的故事，其目的是要教育世人不可吹牛。我们应该承认他是善意的，似乎不必用考证的方法，对它斤斤计较。

在同书中，还有类似的一些故事。例如说赵国有一个方士好讲大话，自称见过伏羲、女娲、神农、蚩尤、苍颉、尧、舜、禹、汤、穆天子、瑶池圣母等等，以致“沈醉至今，犹未全醒，不知今日世上是何甲子也”。恰好当时“赵王堕马伤胁，医云：须千年血竭敷之乃瘥。下令求血竭不可得。艾子言于王曰：此有方士，不啻数千岁，杀取其血，其效当愈速矣。王大喜，密使人执方士，将杀之”。这才吓得方士不得不“拜且泣曰：昨日吾父母皆年五十，东邻老姥，携酒为寿，臣饮至醉，不觉言词过度，实不曾活千岁。艾先生最善说谎，王其勿听。赵王乃叱而赦之。”

这个方士最后要求饶命的时候说的这一段话，当然还是一派胡言，并且倒打艾子一耙，诬他说谎，可见方士的用心颇为不善。这又反映了一种情况，就是说大话的人也有秉性难移，死不觉悟的。

历史上说大话的真人真事，虽然有许多，但是这些编造的故事却更富有概括性，它们把说大话的各种伎俩集中在典型的故事情节里，这样更能引人注意，提高警惕，因而也就更有教育意义了。

（选自《燕山夜话》，北京出版社1979年版。）

黄　　鹂

——病期琐事

孙　　犁

这种鸟儿，在我的家乡好象很少见。童年时，我很迷恋过一阵捕捉鸟儿的勾当。但是，无论春末夏初在麦苗地或油菜地里追逐红靛儿，或是天高气爽的秋季，奔跑在柳树下面网罗虎不拉儿的时候，都好象没有见过这种鸟儿。它既不在我那小小的村庄后边高大的白杨树上同黧鸡儿一同鸣叫，也不在村南边那片神秘的大苇塘里和苇咋儿一块筑窠。

初次见到它，是在阜平县的山村。那是抗日战争期间，在不断的炮火洗礼中，有时清晨起来，在茅屋后面或是山脚下的丛林里，我听到了黄鹂的尖利的富有召唤性和启发性的啼叫。可是，它们飞起来，迅若流星，在密密的树枝树叶里忽隐忽现，常常是在我仰视的眼前一闪而过，金黄的羽毛上映照着阳光，美丽极了，想多看一眼都很困难。

因为职业的关系，对于美的事物的追求，真是有些奇怪，有时简直近于一种狂热。在战争不暇的日子里，这种观察飞禽走兽的闲情逸致，不知对我的身心情感，起着什么性质的影响。

前几年，终于病了。为了疗养，来到了多年向往的青岛。春天，我移居到离海边很近，只隔着一片杨树林洼地的一幢小楼房里。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一个人住在这里，清晨黄昏，我常常到那杨树林里散步。有一天，我发现有两只黄鹂飞来了。

这一次，它们好象喜爱这里的林木深密幽静，也好象是要在这里产卵孵雏，并不匆匆离开，大有在这里安家落户的意思。

每天，天一发亮，我听到它们的叫声，就轻轻打开窗帘，从楼上可以看见它们互相追逐，互相逗闹，有时候看得淋漓尽致，对我来说，这真是饱享眼福了。

观赏黄鹂，竟成了我的一种日课。一听到它们叫唤，心里就很高兴，视线也就转到杨树上，我很担心它们一旦要离此他去。这里是很安静的，甚至有些近于荒凉，它们也许会安心居住下去的。我在树林里徘徊着，仰望着，有时坐在小石凳上谛听着，但总找不到它们的窠巢所在，它们是怎样安排自己的住室和产房的呢？

一天清晨，我又到树林里散步，和我患同一种病症的史同志手里拿着一支猎枪，正在瞄准树上。

"打什么鸟儿？"我赶紧过去问。

"打黄鹂！"老史兴致勃勃地说，"你看看我的枪法。"

这时候，我不想欣赏他的枪技，我但愿他的枪法不准。他瞄了一会儿，黄鹂发觉飞走了。乘此机会，我以老病友的资格，请他不要射击黄鹂，因为我很喜欢这种鸟儿。

我很感激老史同志对友谊的尊重。他立刻答应了我的要求，没有丝毫不平之气。并且说：

"养病么，喜欢什么就多看看，多听听。"

这是真诚的同病相怜。他玩猎枪，是为了养病，能在兴头儿上照顾旁人，这种品质不是很难得吗？

有一次，在东海岸的长堤上，一位穿皮大衣戴皮帽的中年人，只是为了讨取身边女朋友的一笑，就开枪射死了一只回翔在天空的海鸥。一群海鸥受惊远飏，被射死的海鸥落在海面上，被怒涛拍击漂卷。胜利品无法取到，那位女人请在海面上操作的海带培养工人帮助打捞，工人们愤怒地掉头划船而去。这给我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回到房子里，无可奈何地写了几句诗，也终于没有完成，因为契诃夫在好几种作品里写到了这种人。我的笔墨又怎能更多地为他们的业绩生色？在他们的房间里，只挂着契诃夫为他们写的褒词就够了。

惋惜的是，我的朋友的高尚情谊，不能得到这两只惊弓之鸟的理解，它们竟一去不返。从此，清晨起来，白杨萧萧，再也听不到那种清脆的叫声。夏天来了，我忙着到浴场去游泳，渐渐把它们忘掉了。

有一天我去逛鸟市。那地方卖鸟儿的很少了，现在生产第一，游闲事物，相应减少，是很自然的。在一处转角地方，有一个卖鸟笼的老头儿，坐在一条板凳上，手里玩弄着一只黄鹂。黄鹂系在一根木棍上，一会儿悬空吊着，一会儿被拉上来。我站住了。我望着黄鹂，忽然觉得它的焦黄的羽毛，它的嘴眼和爪子，都带有一种凄惨的神气。

“你要吗？多好玩儿！”老头儿望望我问了。

“我不要。”我转身走开了。

我想，这种鸟儿是不能饲养的，它不久会被折磨得死去。这种鸟儿，即使在动物园里，也不能从容地生活下去吧，它需要的天地太宽阔了。

从此，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再想起黄鹂。等二年春季，我到了太湖，在江南，我才理解了“杂花生树，群莺乱飞”这两句文章的好处。

是的，这里的湖光山色，密柳长堤；这里的茂林修竹，桑田苇泊；这里的乍雨乍晴的天气，使我看到了黄鹂的全部美丽，这是一种极致。

是的，它们的啼叫，是要伴着春雨、宿露，它们的飞翔，是要伴着朝霞和彩虹的。这里才是它们真正的家乡，安居乐业的所在。

各种事物都有它的极致。虎啸深山，鱼游潭底，驼走大漠，雁排长空，这就是它们的极致。

在一定的环境里，才能发挥这种极致。这就是形色神态和环境的自然结合和相互发挥，这就是景物一体。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也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理解吧。这正是在艺术上不容易遇到的一种境界。

1962年4月

（选自《孙犁散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版。）

贾平凹散文集《月迹》序

孙　犁

我同贾平凹同志，并不认识。我读过他写的几篇散文，因为喜爱，我发表了一些意见。现在，百花文艺出版社要出版他的散文集了，贾平凹来了两封信，要我为这本集子写篇序言。我原想把我发表过的文章，作为代序的，看来出版社和他本人，都愿意我再写一篇新的。那就写一篇新的吧。

其实，也没有什么新鲜意思了。从文章上看（对于一个作家，主要是从文章上看。）这位青年作家，是一位诚笃的人，是一位勤勤恳恳的人。他的产量很高，简直使我惊异。我认为，他是把全部精力，全部身心，都用到文学事业上来了。他已经有了成绩，有了公认的生产成果。但我在他的发言中或者通信中，并没有听到过他自我满足的话，更没有听到过他诽谤他人的话。他没有否定过前人，也没有轻视过同辈。他没有对中国文学的传统，特别是"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发表过似是而非的或不自量力的评论。他没有在放洋十天半月之后，就侈谈英国文学如何，法国文学又如何，或者英国人怎样说，法国人又怎样说。在他的身旁，好象也没有一帮人或一伙人，互相吹捧，轮流坐轿。他象是在一块不大的园田里，在炎炎烈日之下，或细雨濛濛之中，头戴斗笠，只身一人，弯腰操作，耕耘不已的农民。

贾平凹是有根据地，有生活基础的。是有恒产，也有恒心的。他不靠改编中国的文章，也不靠改编外国的文章。他是一边学

习、借鉴，一边进行尝试创作的。他的播种，有时仅仅是一种试验。可望丰收，可遭歉收。可以金黄一片，可以良莠不齐。但是，他在自己的耕地上，广取博采，仍然是勤勤恳恳，毫无怨言，不失信心地耕作着。在自己开辟的道路上，稳步前进。

我是喜欢这样的文章和这样的作家的。所谓文坛，是建筑在社会之上的；社会有多么复杂，文坛也会有多么复杂。有各色人等，有各种文章。作家被人称做才子并不难，难的是在才子之后，不要附加任何听起来使人不快的名词。

中国的散文作家，我所喜欢的，先秦有庄子、韩非子，汉有司马迁，晋有嵇康，唐有柳宗元，宋有欧阳修。这些作家，文章所以好，我以为不只在文字上，而且在情操上。对于文章，作家的情操，决定其高下。悲愤的也好，抑郁的也好，超脱的也好，闲适的也好。凡是好的散文，都会给人以高尚情操的陶冶。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表面看来是超脱的，但细读起来，是深沉的，博大的，可以开扩，也可以感奋的。

闲适的散文，也有真假高下之分。“五四”以后，周作人的散文，曾称闲适，其实是不尽然的。他这种闲适，已经与魏晋南北朝的闲适不同。很难想象，一个能写闲适文章的人，在实际行动上，又能一心情愿地去和入侵的敌人合作，甚至与敌人的特务们周旋。他的闲适超脱，是虚伪的。因此，在他晚期的散文里，就出现了那些无聊的、烦絮的、甚至猥亵、抄袭的东西。他的这些散文，就情操来说，既不能追踪张岱，也不能望背沈复，甚至比袁枚、李渔还要差一些吧。

情操就是对时代献身的感情，是对个人意识的克制，是对国家民族的责任感，是一种净化的向上的力量。它不是天生的心理状态，是人生实践，道德修养的结果。

浅薄轻佻，见利而动，见势而趋的人，是谈不上什么情操的。他们写的散文，无论怎样修饰，如何装点，也终归是没有价

值的。

我不敢说“阅人多矣”，更不敢说阅文多矣。就仅有的一点经验来说，文艺之途正如人生之途，过早的金榜、骏马、高官、高楼，过多的花红热闹，鼓噪喧腾，并不一定是好事。人之一生，或是作家一生，要能经受得清苦和寂寞，忍受得污蔑和凌辱。要之，在这条道路上，冷也能安得，热也能处得，风里也来得，雨里也去得。在历史上，到头来退却的，或者说是消声敛迹的，常常不是坚定的战士，而是那些跳梁的小丑。

1982年6月5日晨起改讫

（选自《人民日报》1982年7月5日）



第二次考试

何　为

著名的声乐专家苏林教授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在这次参加考试的二百多名合唱训练班学生中间，有一个二十岁的女生陈伊玲，初试时的成绩十分优异：声乐、视唱、练耳和乐理等课目都列入优等，尤其是她的音色美丽和音域宽广令人赞叹。而复试时却使人大失所望。苏林教授一生桃李满天下，他的学生中间不少是有国际声誉的，但这样年轻而又有才华的学生却还是第一个，这样的事情也还是第一次碰到。

那次公开的考试是在那间古色古香的大厅里举行的。当陈伊玲镇静地站在考试委员会里几位有名的声乐专家面前，唱完了冼星海的那支有名的《二月里来》，门外窗外挤挤挨挨的都站满了人，甚至连不带任何表情的教授们也不免暗暗递了个眼色，按照规定，应试者还要唱一支外国歌曲，她演唱了意大利歌剧《蝴蝶夫人》中的咏叹调《有一个良辰佳日》，以她灿烂的音色和深沉的理解惊动四座，一向以要求严格闻名的苏林教授也不由颔首表示赞许，在他严峻的眼光下，隐藏着一丝微笑。大家都默无一言地注视陈伊玲：嫩绿色的绒线上衣，一条贴身的咖啡色西裤，宛如春天早晨一株亭亭玉立的小树。众目睽睽之下，这个本来笑容自若的姑娘也不禁微微困惑了。

复试是在一星期后举行的。录取与否都取决于此。这时将决定一个人终生的事业。经过初试这一关，剩下的人现在已是寥寥

无几；而复试将是在各方面更其严格的要求下进行的。本市有名的音乐界人士都到了。这些考试委员和旁听者在评选时几乎都带着苛刻的挑剔神气。但是全体对陈伊玲都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如果合乎录取条件的只有一个人，那么这唯一的一个人无疑应该是陈伊玲。

谁知道事实却出乎意料之外。陈伊玲是参加复试的最后一个人，唱的还是那两支歌，可是声音发涩，毫无光彩，听起来前后判若两人。是因为怯场、心慌，还是由于身体不适，影响声音？人们甚至怀疑到她的生活作风上是否有不够慎重的地方！在座的人面面相觑，大家带着询问和疑惑的眼光举目望她。虽然她掩饰不住自己脸上的困倦，一双聪颖的眼睛显得黯然无神，那顽皮的嘴角也流露出一种无可诉说的焦急，可是就整个看来，她通体是明朗的，坦率的，可以使人信任的；仅仅只因为一点意外的事故使她遭受挫折，而这正是人们感到不解之处。她抱歉地对大家笑笑，于是飘然走了。

苏林教授显然是大为生气了。他从来认为，要做一个真正为人民所爱戴的艺术家，首先要做一个各方面都能成为表率的人，一个高尚的人！歌唱家又何尝能例外！可是这样一个自暴自弃的女孩子，永远也不能成为一个有成就的歌唱家！他生气地侧过头去望向窗外。这个城市刚刚受到过一次今年最严重的台风的袭击，窗外断枝残叶狼藉满地，整排竹篱委身在满是积水的地上，一片惨淡的景象。

考试委员会对陈伊玲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从两次考试可以看出陈伊玲的声音极不稳固，不扎实，很难造就，另一种则认为给她机会，让她再试一次。苏林教授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觉得重要的是为什么造成她先后两次声音悬殊的根本原因，如果问题在于她对事业和生活的态度，尽管声音的禀赋再好，也不能录取她！这是一切条件中的首要条件！

可是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苏林教授从秘书那里取去了陈伊玲的报名单，在填着地址的那一栏上，他用红铅笔划了一条粗线。表格上的那张报名照片是一张叫人喜欢的脸，小而好看的嘴，明快单纯的眼睛，笑起来鼻翼稍稍皱起的鼻子，这一切都象是在提醒那位有名的声乐专家，不能用任何简单的方式对待一个人——一个有生命有思想有感情的人。至少眼前这个姑娘的某些具体情况是这张简单的表格上所看不到的。如果这一次落选了，也许这个人终其一生就和音乐分手了。她的天才可能从此就被埋没。而作为一个以培养学生为责任的音乐教授，情况如果是这样，那他是绝对不能原谅自己的。

第二天，苏林教授乘早上第一班电车出发。根据报名单上的地址，好容易找到了在杨树浦的那条偏僻的马路，进了弄堂，蓦地不由吃了一惊。

那弄堂里有些墙垣都已倾塌，烧焦的栋梁呈现一片可怕的黑色，断瓦残垣中间时或露出枯黄的破布碎片，所有这些说明了这条弄堂不仅受到台风破坏，而且显然发生过火灾。就在这灾区的瓦砾场上，有些人大清早就在忙碌着张罗。

苏林教授手持纸条，不知从何处找起，忽然听见对屋的楼窗上，有一个孩子有事没事地张口叫着：

“咪——咿——咿——咿——，吗——啊——啊——啊——”仿佛歌唱家在练声的样子。苏林教授不禁为之微笑，他猜对了，那孩子敢情就是陈伊玲的弟弟，正在若有其事地学着他姊姊练声的姿势呢。

从孩子口里知道：他的姊姊是个转业军人，从文工团回来的，到上海后就被分配到工厂里担任行政工作。她是个青年团员，——一个积极而热心的人，不管厂里也好，里弄也好，有事找陈伊玲准没有错！还是在两三天前，这里附近因为台风而造成电线走火，好多人家流离失所，陈伊玲就为了安置灾民，忙得整夜

没有睡，终于影响了嗓子。第二天刚好是她去复试的日子，她说声“糟糕”，还是去参加考试了。

这就是全部经过。

“瞧，她还在那儿忙着哪！”孩子向窗外扬了扬手说：“我叫她！我去叫她！”

“不。只要告诉你姊姊：她的第二次考试已经录取了！她完全有条件成为一个优秀的歌唱家，不是吗？我几乎犯了一个错误！”

苏林教授从陈伊玲家里出来，走得很快。是的，这天早晨有什么使人感动的东西充溢在他胸口，他想赶紧回去把他发现的这个音乐学生和她的故事告诉每一个人。

（选自《人民日报》1956年12月26日）



花卉、风景画

郭　风

序

在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我一家旅居于一个小山村。其地民情醇厚；其地山水甚美，雪甚美，花草树木甚美，雀鸟蝴蝶甚美。我忽然有动于衷，并异想天开，以小散文试作花卉画，试作风景画。现在自选若干章公诸于世。

1979年6月

酢浆草·野菊……

四月来了。接着五月也来了。这是繁花似锦的时节。这时节，杜鹃花好象火一般灿烂地开放在山坡上，给大自然增加了美丽。这时节，在我们村庄的溪岸和树林里的草地上，篱笆旁边，崖下的石隙间和池沼旁边，酢浆草、野菊和许多不知名的小草都开花了。他们开放黄色的花，白色的花；他们开放蓝色的花，粉红色的花，紫色的花；他们的花，有的象小小的酒杯，有的象小铃铛；他们的花和花在草间互相祝福并且谈心；他们的花，有的和蝴蝶一起做游戏，有的好象在赞美日光，或在赞美下雨的日子；有的好象在做一个小小的粉红色的梦；他们的花，有的很快结成种子，落入泥土中；有的种子好象雪花，在南风中飞扬；他们真心真意地开放花朵，在不很显眼的地方，给大自然增加了美丽。

从幼年到老年……

——致蒲公英

是从幼年时代起，我便看到你？

从那时候起，我便知道你是很普通的花，是美丽的花么？从那时候起，我便知道你有一颗朴素的心么？

是什么时候，我看见你沿着土墙开放黄色的花？看见你沿着篱笆开放黄色的花？是什么时候，我看见你和屋檐上的瓦松一起开花？

仿佛是在一个雨后，我在一个山村的旅居期间，在石桥旁边的草地上，我看见你和野菊一起开花？当时，我深深地感动了？当时，我想起一些什么呢？

（我记得，仿佛是在我的童年时代，曾经在一座桥边看见你在开花，觉得你和我一样幼小……）

仿佛是直到现在，我才知道，你曾经启示过我：要做一个最普通的人，要从心中唱出普通的歌，信实的歌；呵，直到现在我真的能够知道你心灵的美？知道你的全部品德之朴素的美么？

你是普通的花……

——再致蒲公英

我应该有勇气说出来，我真心地爱你。

你谦逊。你开放很小的花。

你坚定。当你确认了自己是喜欢淡黄色的色彩的，便服膺自己确认的信念，始终如一地开放小小的花，开放焕发着淡黄的色彩的花朵。

你喜欢野外所有的泥土么？你在野地里开花。呵，我现在记清

楚了，是在一个雨后，我在一个山村的旅居期间，我听见你在石桥旁边的草地上唱的一支歌；我无意间听见你唱的一支歌，认为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关于下雨的真实的赞歌；认为这是一支多么朴实的歌。

你谦逊而真切。我不应该犹豫，应该说出来，我真心爱你，小小的淡黄的花呵。

题 未 定

——雨中瀑布的草图……

我想，应该采用中国画的古典笔法，用泼墨的笔法，来描绘我在这山中所见到的雨中的山，雨中的松林和雨中的溪石？

我又应该怎样来描绘从雨中的松树林间传来的、越来越壮丽的瀑布声？怎样来描绘我们村庄里雨中的风声以及山间的方兴未艾的雨意呢？

雪白的辛夷花……

在我们村庄的土地上，由于下雪，在严冬里因此一片雪白的、我们村庄的土地上，

在它的形影有时朦胧地，有时明朗地照耀在溪流中的山冈上，

站立着一棵高大的、强壮的树，

在溪边的野菊和崖下草地上的车前草，酢浆草和许多不知名的小草，一一告别了冬天，在泥土间发出嫩叶的时候，

它开花了。

——呵，它开花了，

我看见在它的所有的树枝上，没有一片叶子。我全心神地注

视着它，我看见在它的所有的树枝上，这时，全是一只一只白雪一般的蝴蝶，正在准备一起飞舞起来？

——呵，它开花了，

我看见在它的所有的树枝上，没有一片叶子。我全心神地注视着它，我看见在它的所有的树枝上，这时，全是挂着一盏一盏雪白的灯；这时，我心中生出一个感觉，以为它的每盏灯，正在点着雪白的火光，高高举起来……

呵，它开花了。我全心神地注视它。我看见它的每朵花，都在以自己的才情、智慧和力量，在追求一个理想，宣传一个信念：我要雪一般的洁白，雪一般的洁白……

呵，它开花了。我全心神地注视它。我看见它开着一树雪白的花朵，它站在山冈上，和我们村庄的土地一起照耀在我们村庄的溪水中。

天上有一个冬天的圆月

天上有一个冬天的圆月。夜已经很深了。我沿着溪边的小径，要走回村里去。我看见月光照着我们村庄的白雪世界；我看见我们的村庄，我们的草地和林木，山峦，在夜间照耀出来的雪影。

我看见溪岸上的乌柏树和梅树，树枝上的积雪，都已结成冰了。我感到每棵梅树，每棵乌柏树，都美丽得好象一棵一棵白色的珊瑚，正在月光下发亮。

夜已经很深了。我沿着溪边的小径，要走回村里去。我受到深深的感动了。我看见我们村庄的溪流中间，正在照耀着一个冬天的圆月，照耀着梅树一般的白珊瑚和乌柏树一般的白珊瑚。

（选自《榕树文学丛刊》1979年第1辑）

早 霞 短 笛

鲜艳的早霞，照耀在我们的头上，
这是我们用画笔在天空涂上的色彩。

——题记

柯　　蓝

梅　　花

梅枝上挂着圆圆的花苞。梅树知道冬天人间的寒冷，先送来了唯一的花枝，然后才长绿叶……

梅花是冬天最后唯一仅存的花朵？还是春天最早开放的花枝？当积雪压断枝头的时候，百花凋谢，梅花它踏着风雪来了。而当冬去春来，万物苏醒，百花满园的时候，梅花它却又一人先去。是追踪风雪而去呢？还是把它引来的春天留在人间？

梅花恐怕是万花之中，带着最多的心意，为别人忙碌的花枝了……

——梅花赞

千　年　松

山林中，有一棵满开的桃树，也有一棵千年松。……

满开的桃树，它在寻找最美的色彩来显示生命的欢乐。

千年松却用它的古老、苍劲，和常青的树叶，来赞美庄严的

斗争。

三月的桃花吸引了许多人，而这棵千年松，却使我不能离去……

——春游

种　　子

种子落在地上，总要发芽。你这颗要美化世界的心，就是美化生活的种子，只要你是在辛勤的栽培，不断地为它付出劳动，它将来就会花开满树……

不要嫌种子太小，种子总是小的。不要怀疑自己忠诚的劳动。劳动总会给你留下果实的。

萤　火　虫

萤火虫在夏夜的草地上低飞，提着一盏小小的红灯，殷勤地在照看这个花草的世界。

萤火虫，你不觉得你的灯光太小了么？不觉得你是在燃烧你自己么？

萤火虫没有回答。它还在不停地飞来飞去，提着它那美丽的用生命燃起的红灯，飞舞在万花之中……

——写于夏令营

碑　　石

烈士的墓前，立着纪念的碑石，这白色的碑石比天上的白云还白，这碑上的红字比太阳还红。这白石上的碑文，一行一行象不断的流水，却比流水还长……

烈士的墓前，立着纪念的碑石，象立着无数的人群。到这儿来的人，都是这样的沉痛无声……

人们从烈士的墓地离开，一个一个的离开，我忽然觉得立在那里的碑石不见了。

那纪念烈士的碑石，立到每一个人的心里去了……

给我们带走了。

——谒×岛烈士墓回来

水　　兵

水兵在岛上。岛屿就是不沉的兵舰。

水兵在这不沉的兵舰上，就象长在岛上的树木一样，树木的根扎得又牢又深……

水兵是海洋喂养大的。海啸给他们唱歌，喊他们上操。摇震着天地的狂风巨浪，把水兵抱起来，举起来，和他们玩耍。于是海啸灌满了水兵的耳朵。狂风巨浪也灌满了水兵的心胸。水兵就在这里成长，海洋就是水兵的摇篮……

水兵又是岛屿喂养大的。这屹立在万海波涛中的礁石，它的根一直要扎在海底。这埋在海浪中的礁石，千年万年就这么伸直着腰，抬起头，耸起肩膀，日日夜夜游泳在海洋上。海洋推不动它，是它推动海洋，分开水浪。它就给水兵做出了这个坚强的榜样……

水兵呵水兵！这海洋就是人民的海洋。这屹立的岛屿就是那无数牺牲的烈士！

——写给水兵

潜 水 员

冻冰的时节，潜水员要带着北风，穿过冰雪，到海底去探视

一个秘密……

这不是潜水的季节，我们又没有防寒的设备，这工作还是停一停吧。

年轻的潜水员，交出了一份请求工作的报告，和一颗坚决的心：用最快的动作和最短的时间来保证，再给他一份御寒的烧酒……这就是他的全部计划。

计划批准了，潜水员下水了。潜水员经过的地方，北风停止了，冰雪融化了，海水也沸腾了。他全身发热、发火，还发射着白光，直射着海底的秘密……

是什么在燃烧？是那一份御寒的烧酒燃烧了潜水员？还是潜水员燃烧了冰冷的海水？大家回头一看，那一份烧酒还好好的留在岸上……

——记一次潜水员下海

谁？

是谁把时间分成白日、黑夜？又是谁把生活的长河切断？让黑夜来把生活分开，想使生活也有暂时的停顿？

看来，这是妄想。

你藏起了太阳，我们挂起了月亮！你升起了夜幕，我们放出了星星！你安排一个黑夜给我们睡眠，我们的机器却夜晚也不休息……

是谁告诉我们用年、月、日来计算时间？又是谁想得这样巧妙，用数字来计算时间的速度？……

看来，现在这种计算也有点失效。

我们飞起的一个想望，突然跳起的一个智慧，它们追赶着白日黑夜，追赶着日月星辰。使你没有办法来计算这个速度，计算这个变化！

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声音，这个时代的变化。

我们将永远生活在黎明的早霞里……

——五日写于滨海

报 时 的 人

在这个城市里，只要你愿意，你拿起电话，就马上能知道最准确的时间，一个清脆而又响亮的声音在报告现在是几点几分……

这是一个专门报时的人。她每天，每点钟，每分钟，都注视着时钟上的指针。她仿佛害怕时间逃走，指针移动一分，她就报告一分。一分钟的时间，她都是如此的珍重！

这是一个专门报时的人。她每天、每点钟、每分钟的工作，就是在这里报时。她的口齿念得是这样的清楚，语调却又是如此平静，而又如此充满感情。她不能不显得有点激动，时间就这么一分钟、一分钟的从她的嘴里流去了。生活也就这么跟着时间，一分钟、一分钟的从她的身边溜走了。她，这个最忠实的报时人，她不能不在这最简单的话语里，放进她感情最深的心意……

她提请所有的人注意，你要做某件事情的时间，到了。别遗忘了呵！

即使她不做声，她的存在对那些不注意时间的人，就是警告。

——参观上海电话公司报时台

燕 子

一对黑色的燕子，撞在我的玻璃窗上。我连忙把窗子打开，这一对小客人，却又忽然不见了。窗外是一片绿色的春天……

我在窗口等着。等待这春天的使者，这幸福的使者。我的心也在发芽。也象迎着春风的嫩叶，在枝头上无穷地眺望。

燕子终于又回来了。衔着泥草，忙忙碌碌地飞来飞去，在我的房角上，造起一只白色的小房子。一会，它们又出去了，又回来了，并且吱吱地叫着，仿佛它们在这新地方，发现了工场，找到了工作，在向我报告它们的快乐……

接着，它们又出去了。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衔来了一条又肥又绿的虫子，它们就饱饱地吃了一顿……

吃完了，它们在窗外唱了一会歌，又到它们的工场去了。这中间也回来过一两次，不是衔着泥沙，就是抬着树枝……

燕子，燕子，我知道你是在劳动中，才变得如此矫捷的！也知道你是在劳动中，吸取了太阳的光亮，才使你黑色的羽毛变得如此闪亮的。甚至你那火红的嘴唇，也是涂上了太阳的颜色，才变得如此艳丽的？呵，你这春天的使者，劳动的使者呵！……

——写于市郊

落　叶

秋天，树叶黄了，枯了。快要脱落了。

枯黄的叶子离开了枝头，在风中飞舞着，它对世界还是如此的留恋……

假如我是落叶，我愿意很快的落在地上，又很快的被雨水溶化，然后又钻进又黑又香的泥土里，尽情地拥抱这些又大又小，又粗又细的树根。忠心地对它说：

“你快生长吧，生长出更多更绿的叶子。我把我自己全部献给你……”

——写于黄山

星　光

我愿意做一颗群星中的小星。接受太阳的哺养，在安排的岗位上，不停地在黑夜里放光，永远尽忠自己的职守……

因为星星是太阳在黑夜里撒下的火种，当今夜的星光特别闪亮的时候，我们就会预感到明天太阳的火红……

因为星星是太阳的守卫者，因为我是群星中的一颗小星，当早晨太阳升起的时候，每一道霞光中也就有了我自己的影子。于是，我爱太阳，也爱星光……星光和太阳原来就是一体……

——“献给党”之三

（选自《早霞短笛》，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

天山景物记

碧　　野

朋友，你到过天山吗？天山是我们祖国西北边疆的一条大山脉，连绵几千里，横亘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之间，把广阔的新疆分为南北两半。远望天山，美丽多姿，那长年积雪高插云霄的群峰，象集体起舞时的维吾尔族少女的珠冠，银光闪闪；那富于色彩的不断的山峦，象孔雀正在开屏，艳丽迷人。

天山不仅给人一种稀有美丽的感觉，而且更给人一种无限温柔的感情。它有丰饶的水草，有绿发似的森林。当它披着薄薄云纱的时候，它象少女似的含羞；当它被阳光照耀得非常明朗的时候，又象年轻母亲饱满的胸膛。人们会同时用两种甜蜜的感情交织着去爱它，既象婴儿喜爱母亲的怀抱，又象男子依偎自己的恋人。

如果你愿意，我陪你进天山去看一看。

雪峰·溪流·森林

七月间新疆的戈壁滩炎暑逼人，这时最理想是骑马上天山。新疆北部的伊犁和南部的焉耆都出产良马，不论伊犁的哈萨克马或者焉耆的蒙古马，骑上它爬山就象走平川，又快又稳。

进入天山，戈壁滩上的炎暑就远远地被撇在后边，迎面送来的雪山寒气，立刻会使你感到象秋天似的凉爽。蓝天衬着高矗的

巨大的雪峰，在太阳下，几块白云在雪峰间投下云影，就象白缎上绣上了几朵银灰的暗花。那融化的雪水，从高悬的山涧、从峭壁断崖上飞泻下来，象千百条闪耀的银链。这飞泻下来的雪水，在山脚汇成冲激的溪流，浪花往上抛，形成千万朵盛开的白莲。可是每到水势缓慢的洄水涡，却有鱼儿在跳跃。当这个时候，饮马溪边，你坐在马鞍上，就可以俯视那阳光透射到的清澈的水底，在五彩斑斓的水石间，鱼群闪闪的鳞光映着雪水清流，给寂静的天山添上了无限生机。

再往里走，天山越来越显得优美，沿着白皑皑群峰的雪线以下，是蜿蜒无尽的翠绿的原始森林，密密的塔松象撑天的巨伞，重重叠叠的枝桠，只漏下斑斑点点细碎的日影，骑马穿行林中，只听见马蹄溅起漫流在岩石上的水声，增添了密林的幽静。在这林海深处，连鸟雀也少飞来，只偶然能听到远处的几声鸟鸣。这时，如果你下马坐在一块岩石上吸烟休息，虽然林外是阳光灿烂，而遮去了天日的密林中却闪耀着你烟头的红火光。从偶然发现的一棵两棵烧焦的枯树看来，这里也许来过辛勤的猎人，在午夜中他们生火宿过营，烤过猎获的野味。这天山上有的是成群的野羊、草鹿、野牛和野骆驼。

如果说进到天山这里还象是秋天，那么再往里走就象是春天了。山色逐渐变得柔嫩，山形也逐渐变得柔和，很有一伸手就可以触摸到嫩脂似的感觉。这里溪流缓慢，萦绕着每一个山脚，在轻轻荡漾着的溪流两岸，满是高过马头的野花，红、黄、蓝、白、紫，五彩缤纷，象织不完的织锦那么绵延，象天边的彩霞那么耀眼，象高空的长虹那么绚烂。这密密层层成丈高的野花，朵儿赛八寸的玛瑙盘，瓣儿赛巴掌大。马走在花海中，显得格外矫健，人浮在花海上，也显得格外精神。在马上你用不着离鞍，只要稍微伸手就可以满怀捧到你最心爱的大鲜花。

虽然天山这时并不是春天，但是有哪一个春天的花园能比得

过这时天山的无边繁花呢？

迷人的夏季牧场

就在雪的群峰的围绕中，一片奇丽的千里牧场展现在你的眼前。墨绿的原始森林和鲜艳的野花，给这辽阔的千里牧场镶上了双重富丽的花边。千里牧场上长着一色青翠的酥油草，清清的溪水齐着两岸的草丛在漫流。草原是这样无边的平展，就象风平浪静的海洋。在太阳下，那点点水泡似的蒙古包在闪烁着白光。

当你尽情策马在这千里草原上驰骋的时候，处处都可以看见千百成群肥壮的羊群、马群和牛群。它们吃了含有乳汁的酥油草，毛色格外发亮，好象每一根毛尖都冒着油星。特别是那些被碧绿的草原衬托得十分清楚的黄牛、花牛、白羊、红羊，在太阳下就象绣在绿色缎面上的彩色图案一样美。

有的时候，风从牧群中间送过来银铃似的叮当声，那是哈萨克牧女们坠满衣角的银饰在风中击响。牧女们骑着骏马，优美的身姿映衬在蓝天、雪山和绿草之间，显得十分动人。她们欢笑着跟着嬉逐的马群驰骋，而每当停下来，就骑马轻轻地挥动着牧鞭歌唱她们的爱情。

这雪峰、绿林、繁花围绕着的天山千里牧场，虽然给人一种低平的感觉，但位置却在海拔两三千公尺以上。每当一片乌云飞来，云脚总是扫着草原，洒下阵雨，牧群在雨云中出没，加浓了云意，很难分辨得出哪是云头哪是牧群。而当阵雨过去，雨洗后的草原就变得更加清新碧绿，远看象块巨大的蓝宝石，近看缀满草尖上的水珠，却又象数不清的金钢钻。

特别诱人的是牧场的黄昏，周围的雪峰被落日映红，象云霞那么灿烂；雪峰的红光映射到这辽阔的牧场上，形成一个金碧辉煌的世界，蒙古包、牧群和牧女们，都镀上了一色的玫瑰红。当

落日沉没，周围雪峰的红光逐渐消褪，银灰色的暮霭笼罩草原的时候，你就可以看见无数点点的红火光，那是牧民们在烧起铜壶准备晚餐。

你用不着客气，任何一个蒙古包都是你的温暖的家，只要你朝火光的地方走去，不论走进哪一家蒙古包，好客的哈萨克牧民都会象对待亲兄弟似的热情地接待你。渴了你可以先喝一盆马奶，饿了有烤羊排，有酸奶疙瘩、有酥油饼，你可以一如哈萨克牧民那样豪情地狂饮大嚼。

当家家蒙古包的吊壶三脚架下的野牛粪只剩下一堆红火烬的时候，夜风就会送来东不拉的弦音和哈萨克牧女们婉转嘹亮的歌声。这是十家八家聚居在一处的牧民们齐集到一家比较大的蒙古包里，欢度一天最后的幸福时辰。

过后，整个草原沉浸在夜静中。如果这时你披上一件皮衣走出蒙古包，在月光下或者繁星下，你就可以朦胧地看见牧群在夜的草原上轻轻地游荡，夜的草原是这么宁静而安详，只有漫流的溪水声引起你对这大自然的遐思。

野马·蘑菇圈·旱獭·雪莲

夜牧中，草原在繁星的闪烁下或者在月光的披照中，该发生多少动人的情景，但人们却在安静的睡眠中疏忽过去了；只有当黎明来到这草原上，人们才会发现自己的马群里的马匹在一夜间忽然变多了，而当人们怀着惊喜的心情走拢去，马匹立刻就分为两群，其中一群会奔腾离你远去，那长长的鬣鬃在黎明淡青的天光下，就象许多飘曳的缎幅。这个时候，你才知道那是一群野马。夜间，它们混入牧群，跟牧马一块嬉戏追逐。它们机警善跑，游走无定，几匹最膘壮的公野马领群，它们对许多牧马都熟悉，相见彼此用鼻子对闻，彼此用头亲热地磨擦，然后就合群在

一起吃草、嬉逐。黎明，当牧民们走出蒙古包，就是它们分群的一刻。公野马总是掩护着母野马和野马驹远离人们。当野马群远离人们站定的时候，在日出的草原上，还可以看见屹立护群的公野马的长鬣鬃，那鬣鬃一直披垂到膝下，闪着美丽的光泽。

日出后的草原千里通明，这时最便于去发现蘑菇。天山蘑菇又嫩又肥厚，又大又鲜甜。这个时候你只要立马草原上了望，便可以发现一些特别翠绿的圆点子，那就是蘑菇圈。你对着它朝直驰马前去，就很容易在这直径三四丈宽的一圈沁绿的酥油草丛里，发现象夏天夜空里的繁星似的蘑菇。眼看着这许许多多雪白的蘑菇隐藏在碧绿的草丛中，谁都会动心。一只手忙不过来，你自然会用双手去采，身上的口袋装不完，你自然会添上你的帽子、甚至马靴去装。第一次采到这么多新鲜蘑菇，对一个远来的客人是一桩最快乐的事。你把鲜蘑菇在溪水里洗净，不要油，不要盐，光是白煮来吃就有一种特别鲜甜的滋味，如果你再加上一条野羊腿，那就又鲜甜又浓香。

天山上奇珍异品很多，我们知道水獭是生活在水滨和水里的，而天山上却生长着旱獭。在牧场边缘的山脚下，你随处都可以看见一个个洞穴，这就是旱獭居住的地方。从九十月大雪封山，到第二年四五月冰消雪化，旱獭要整整在它们的洞穴里冬眠半年。只有到了夏至后，发青的酥油草才把它们养得胖墩墩，圆滚滚。这时它们的毛色麻黄发亮，肚子拖着地面，短短的四条腿行走迟缓，正可以大量捕捉。

另一种奇珍异品是雪莲。如果你从山脚往上爬，超越天山雪线以上，就可以看见青凛凛的雪的寒光中挺立着一朵朵玉琢似的雪莲，这习惯于生长在奇寒环境中的雪莲，根部扎入岩隙间，汲取着雪水，承受着雪光，柔静多姿，洁白晶莹。这生长在人迹罕到的海拔几千公尺雪线以上的灵花异草，据说是稀世之宝——一种很难求得的妇女良药。

天然湖与果子沟

在天山峰峦的高处，常常出现有巨大的天然湖，就象美女晨妆时开启的明净的镜面。湖面平静，水清见底，高空的白云和四周的雪峰清晰地倒影水中，把湖山天影融为晶莹的一体。在这幽静的湖中，唯一活动的东西就是天鹅。天鹅的洁白增添了湖水的明净，天鹅的叫声增添了湖面的幽静。人家说山色多变，而事实上湖色也是多变，如果你站立高处了望湖面，眼前是一片爽心悦目的碧水茫茫，如果你再留意一看，接近你的视线的是鳞光闪闪，象千万条银鱼在游动，而远处平展如镜，没有一点纤尘或者没有一根游丝的侵扰。湖色越远越深，由近到远，是银白、淡蓝、深青、墨绿，界线非常分明。传说中有这么一个湖是古代一个不幸的哈萨克少女滴下的眼泪，湖色的多变正是象征着那个古代少女的万种哀愁。

就在这个湖边，传说中的少女的后代子孙们现在已在放牧着羊群。湖水滋润着湖边的青草，青草喂胖了羊群，羊奶哺育着少女的后代子孙。当然，这象征着哈萨克族不幸的湖，今天已经变为实际的幸福湖。

山高爽朗，湖边清净，日里披满阳光，夜里缀满星辰，牧民们的蒙古包随着羊群环湖周游，他们的羊群一年年繁殖，他们恋爱、生育，他们弹琴歌唱自己幸福的生活。

高山的雪水汇入湖中，又从象被一刀劈开的峡谷岩石间，泻落到千丈以下的山涧里去，水从悬崖上象条飞链似的泻下，即使站在几十里外的山头上，也能看见那飞链的白光。如果你走到悬崖跟前，脚下就会受到一种惊心动魄的震撼。俯视水链冲泻到深谷的涧石上，溅起密密的飞沫，在日中的阳光下，形成蒙蒙的瑰丽的彩色水雾。就在急湍的涧流边，绿色的深谷里也散布着一顶

顶牧民的蒙古包，象水洗的玉石那么洁白。

如果你顺着弯弯曲曲的涧流走，沿途汇入千百泉流就逐渐形成溪流，然后沿途再汇入涧流和溪流，就形成河流奔腾出天山。

就在这种深山野谷的溪流边，往往有着果树夹岸的野果子沟。春天繁花开遍峡谷，秋天果实压满山腰。每当花红果熟，正是鸟雀野兽的乐园。这种野果子沟往往不为人们所发现。其中有这么一条野果子沟，沟里长满野苹果，连绵五百里。春天，五百里的苹果花开无人知，秋天，五百里成熟累累的苹果无人采。老苹果树凋枯了，更多的新苹果树茁长起来。多少年来，这条五百里长沟堆积了几丈厚的野苹果泥。

现在，已经有人发现了这条野苹果沟，开始在沟里开辟猪场，用野苹果来养育成群成群的乌克兰大白猪；而且有人已经开始计划在沟里建立酿酒厂，把野苹果酿造成大量芬芳的美酒，让这大自然的珍品化成人们的血液，增进人们的健康。

朋友，天山的丰美景物何止这些，天山绵延几千里，不论高山、深谷，不论草原、湖泊，不论森林、溪流，处处都有丰饶的物品，处处都有奇丽的美景，你要我说我可真说不完，如果哪一天你有豪情去游天山，临行前别忘了通知我一声，也许我可能给你当一个不很出色的向导。当向导在我只是一个漂亮的借口，其实我私心里也很想找个机会去重游天山。

（选自《人民文学》1956年第12期）

黄 山 小 记

菡　　子

黄山在影片和山水画中是静静的，仿佛天上仙境，好象总在什么辽远而悬空的地方；可是身历其境，你可以看到这里其实是生气蓬勃的，万物在这儿生长发展，是最现实而活跃的童话诞生的地方。

从每一条小径走进去，阳光仅在树叶的空隙中投射过来星星点点的光彩，两旁的小花小草却都挤到路边来了；每一棵嫩芽和幼苗都在生长，无处不在使你注意：生命！生命！生命！就在这些小路上，我相信许多人都观看过香榧的萌芽，它伸展翡翠色的扇形，摸触得到它是“活”的。新竹是幼辈中的强者，静立一时，看着它往外钻，撑开根上的笋衣，周身蓝云云的，还罩着一层白绒，出落在人间，多么清新！这里的奇花都开在高高的树上，望春花，木莲花，都能与罕见的玉米媲美，只是她们的寿命要长得多；最近发现的仙女花，生长在高峰流水的地方，她涓洁、清雅，穿着白纱似的晨装，正象喷泉的姐妹。她早晨醒来，晚上睡着，如果你一天窥视着她，她是仙辈中最娇弱的幼年了。还有嫩黄的“兰香灯笼”——这是我们替她起的名字，先在低处看见她眼瞳似的小花，登高却看到她放苞了，成了一串串的灯笼，在一片雾气中，她亮晶晶的，在山谷里散发着一阵阵的兰香味，仿佛真是在喜庆之中；杜鹃花和高山玫瑰个儿矮些，但她们五光十色，异香扑鼻，人们也不难发现她们的存在。紫蓝色的青春花，暗红的灯笼花，也能攀山越岭，四处丛生，她们是行人登高热烈的鼓舞者。在这些植物的大家庭里，我认为还是叶子耐看而富有

生气，它们形状各异，大小不一，有的纤巧，有的壮丽，有的是花是叶巧不能辨；叶子兼有红黄紫绿各种不同颜色，就是通称的绿叶，颜色也有深浅，万绿丛中一层层地深或一层层地浅，深的葱葱郁郁，油绿欲滴，浅的仿佛玻璃似的透明，深浅相间，正构成林中幻丽的世界。这里的草也是有特色的，悬岩上挂着长须（龙须草），沸水烫过三遍的幼草还能复活（还魂草），有一种草，一百斤中可以炼出三斤铜来，还有仙雅的灵芝草，既然也长在这儿，不知可肯屈居为它们的同类？黄山树木中最有特色的要算松树了，奇美挺秀，蔚然可观，日没中的万松林，映在纸上是世上少有的奇妙的剪影。松树大都长在石头缝里，只要有一层尘土就能立脚，往往在断崖绝壁的地方伸展着它们的枝翼，塑造了坚强不屈的形象。"迎客松"、"异萝松"、"麒麟松"、"凤凰松"、"黑虎松"，都是松中之奇，莲花峰前的"蒲团松"顶上，可围坐七人对饮，这是多么有趣的事。

鸟儿是这个山林的主人，无论我登多少高（据估计有两万石级），总听见它们在头顶的树林中歌唱，我不觉把它们当作我的引路人了。在这三四十里的山途中，我常常想起不知谁先在这奇峰峻岭中种的树，有一次偶尔得到了答复，原来就是这些小鸟的祖先，它们衔了种子飞来，又靠风儿作媒，就造成了林，这个传说不会完全没有道理吧。玉屏楼和散花精舍的招待员都是听"神鸦"的报信为客人备茶的，相距头十里，聪明的鸦儿却能在一小时之内在这边传送了客来的消息，又飞到另一个地方去。夏天的黎明，我发现有一种鸟儿是能歌善舞的，它象银燕似地自由飞翔，忽上忽下，忽左忽右，我难以捉摸它灵活的舞姿，它的歌声清脆嘹亮委婉动听，是一支最亲切的晨歌，从古人的黄山游记中我猜出它准是八音鸟或山乐鸟。在这里居住的动物最聪明的还是猴子 它们在细心观察人们的生活，据说新四军游击队在这山区活动的时候，看见它们抬过担架，它们当中也有"医生"。一个猴子躺下，就去找一个猴医来，由它找些药草给病猴吃。在深

郪绿林之中，也有人看见过老虎、蟒蛇、野牛、羚羊出没，有人明明看见过美丽的鹿群，至今还能描叙它们机警的眼睛。我们还在从始信峰回温泉的途上小溪中捉到过十三条娃娃鱼，它们古装打扮，有些象《梁山伯与祝英台》中的书僮，头上一面一个圆髻。一定还有许多我不知道的动物，古来号称五百里的黄山，实在还有许多我们不能到达的地方，最好有个黄山勘探队，去找一找猴子的王国和鹿群的家乡以及各种动物的老窠。

从黄山发出最高音的是瀑布流泉。有名的“人字瀑”、“九龙瀑”、“百丈瀑”并非常常可以看到，但是急雨过后，水自天上来，白龙骤下，风声瀑声，响彻天地之间，“带得风声入浙川”，正是它一路豪爽之气。平时从密林里观流泉，如丝如带，缭绕林间，往往和飘泊的烟云结伴同行。路边的溪流淙淙作响，有人随口念道：“人在泉上过，水在脚边流，”悠闲自得可以想见。可是它绝非静物，有时如一斛珍珠迸发，有时如两丈白缎飘舞，声貌动人，乐于与行人对歌。温泉出自朱砂，有时可以从水中捧出它的本色，但它汇聚成潭，特别在游泳池里，却好象是翠玉色的，蓝得发亮，象晴朗的天空。

在狮子林清凉台两次看东方日出，第一次去迟了些，我只能为一片雄浑瑰丽的景色欢呼，内心漾溢着燃烧般的感情，第二次我才虔诚地默察它的出现。先是看到乌云镶边的衣裙，姗姗移动，然后太阳突然上升了，半圆形的，我不知道它有多大，它的光辉立即四射开来，随着它的上升，它的颜色倏忽千变，朱红、橙黄、淡紫……，它是如此灿烂、透明，在它的照耀下万物为之增色，大地的一切也都苏醒了，可是它自己却在统体的光亮中逐渐隐着身子，和宇宙溶成一体。如果我不认识太阳，此时此景也会用这个称号去称赞它。云彩在这山区也是天然的景色，住在山上，清晨，白云常来作客，它在窗外徘徊，伸手可取，出外散步，就踏着云朵走来走去。有时它们弥漫一片使整个山区形成茫

茫的海面，只留最高的峰尖，象大海中的点点岛屿，这就是黄山著名的云海奇景。我爱在傍晚看五彩的游云，它们扮成侠士仕女，骑龙跨凤，有盛装的车舆，随行的乐队，当他们列队缓缓行进时，隔山望去，有时象海面行舟一般。在我脑子里许多美丽的童话，都是由这些游云想起来的。黄山号称七十二峰，各有自己的名称，什么莲花峰、始信峰、天都峰、石笋峰……或象形或寓意各有其肖似之处。峰上由怪石奇树形成的"采莲船"、"五女牧羊"、"猴子观桃"、"喜鹊登梅"、"梦笔生花"等等，胜过匠人巧手的安排。对那连绵不绝的峰部，我愿意远远地从低处看去，它们与松树相接，映在天际，黑白分明，真有锦绣的感觉。

漫游黄山，随处可以歇脚，解放以后不仅"云谷寺"、"半山寺"面目一新，同时保留了古刹的风貌，但是比起前后山崭新的建筑如"观瀑楼"、"黄山宾馆"、"黄山疗养院"、"岩音小筑"、"玉屏楼"、"北海宾馆"管理处大楼和游泳池等，又都是小巫见大巫了，上山的路，休息的亭子，跨溪的小桥，更今非昔比，过去使人视为畏途和冷落荒芜的地方，现在却象你的朋友似地在前面频频招手。这些建筑都有自己的光采，它新颖雄伟，使黄山的每一个角落都显得生动起来。这里原是避暑圣地，酷暑时外面热得难受，这里还是春天气候。但也不妨春秋冬去，那里四季都是最清新而丰美的公园。

古今多少诗人画家描写过黄山的异峰奇景，我是不敢媲美的，旅行家徐霞客说过："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我阅历不深，只略能领会他豪迈的总评，登在这里的照片，我也只能证明它的真实而无法形容它的诗情画意，看来我的小记仅是为了补充我所见闻而画中看不到的东西。

1957年12月为《安徽画报》补白

1959年5月修改后作安徽《黄山》画册代序

（选自《散文特写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

十月长安街

袁　鹰

我们伟大祖国的千秋青史，将要以璀璨辉煌的金字，记下一九七六年十月。

一九七六年十月六日，党中央政治局代表三千多万共产党员和九亿人民的共同心愿，奋然一击，粉碎了为祸十年的“四人帮”，在万分危急的关头拯救了中国革命事业。于是，一阵声震九霄的风雷，传送了振奋亿万人心弦的喜讯；象一阵渴望已久的春雨，荡涤着祖国大地上的陈污积垢。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霎时间，东西长安街成了喧腾的大海。从北京的车间矿井，平原山村，军营学校，大街小巷，涌来了无穷无尽的人潮，卷起了无边无际的旗浪。锣鼓声，鞭炮声，口号声，欢笑声，在这里汇成滚滚洪涛，又翻腾冲激着散向四面八方。就象大坝突然开放闸门，满满一水库的春水，白浪如山，呼啸着从泄洪道奔泻而下；就象沉寂多年的火山口突然喷火，蕴藏在地心深处的通红滚烫的岩浆汹涌地飞迸……

红旗如潮，歌声如海，十月长安街上，奔涌着的是千千万万人压抑、积郁了十年之久的难以平静的心潮啊！

两鬓如霜的老战士，跟青年人一起兴高采烈地挥舞小旗，红扑扑的脸上焕发着来自肺腑的欢悦。扑灭“四人帮”的辉煌胜利，使他们联想起四十年前遵义会议的红楼。《长征组歌》里怎么唱来着？“英明领袖来掌舵，革命磅礴向前进！”他们跟随党中

央和毛主席，南征北战数十年，披荆斩棘，夺取一个个胜利。今天，冲过险滩，踏平暗礁，革命的大航船在党中央率领下，又迎风破浪奋勇直前！你看他们高呼口号，一任喜泪和热泪簌簌地淌了满脸。他们沐浴着十月的阳光，依旧显示出当年过雪山草地和在太行山反“扫荡”时候的神采……

刚从炼钢炉前下了夜班的工人，来不及换下劳动服，就从郊外赶到长安街上。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重槌把大鼓敲得震天响，敲得人们心花怒放。这些炼钢炉前的闯将，不止一次在长安街上游行，也不止一次担任鼓手，但今天的鼓声啊，分外响亮，分外激昂。他们是在用鼓槌发言啊！从这一阵接一阵撼人心弦的鼓声里，人们不是能分明地感受到工人阶级对清除鬼蜮的热烈欢呼吗？

一些身体瘦弱的女同志，在游行队伍里跟小伙子们一样，一迭声地喊口号，顾不得嘶哑了嗓子。她们有的在延河滩上开过荒，有的在上海或者北平的大街上组织和参加过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示威游行，有的参加过土改运动，有的刚刚送走一批毕业的学生，有的正要出发去边疆巡回医疗……来到长安街上，她们年轻了十年、二十年。“四人帮”给她们带来的愁颜，被胜利的欢乐扫得无影无踪。你看，在天安门前的阵阵锣鼓里，她们情不自禁地扭起了秧歌……

长安街上的人群里，青年人最是生机勃勃、热气腾腾的了。他们唱歌、跳舞、敲锣打鼓、放鞭炮，一刻不停。那年纪大几岁的，也许又想起在天安门前，长安街上，曾经多次接受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检阅，那难忘的时刻，常常激励着自己前进不息。今天，他们又将在天安门前向敬爱的党中央表明决心，斗志昂扬地开始新的长征……

然而，长安街上的锣鼓敲得再响，怎能全部表达出人们对清除“四人帮”这伙人面兽心的野心家、阴谋家的由衷喜悦呢？长

安街上的彩旗挥得再高，又怎能充分反映出人们此时此地的千般思绪、万种情怀呢？

在东长安街朱红色的高墙下，我看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坐在手推车上，那模样，象是一位腿脚不灵便的老工人或是早已退休的老教师。两个戴红领巾的小姑娘扶着他——也许是他的孙女，也许是他的邻居。老人的眼睛，都笑得眯成缝了。他举着手里的小旗，向游行队伍不住挥舞。游行的人们，也挥动小旗，微笑地向这位老人致意。大街上热火朝天，听不清老人在说些什么。人们听到的，只是他不断地咧开嘴笑着说："好啊！好啊！……"这简单的两个字里，包含着千言万语。岂仅是这位老人，走在长安街上的千千万万个男女老幼，谁没有千言万语要倾诉啊！

古老的长安街，宽阔明净的长安街，你这伟大的历史见证人，经历过几回今天这样的场景呢？

且不说那遥远的岁月里，你曾亲眼看到农民起义军怎样纵马驰奔到你身边，一箭射中明朝皇宫的匾额；且不说你曾亲眼看到八国联军侵略者的铁蹄怎样粗暴地践踏街心的青石板，义和团的勇士们怎样视死如归，血染长街；且不说你曾亲眼看到英雄的人民，怎样砍倒黄龙旗、五色旗和青天白日狗牙旗，怎样折断日本鬼子的膏药旗和美国侵略者的星条旗，终于，在那个金光灿烂的十月，毛主席在万众欢腾中亲手升起鲜艳的五星红旗，长安街上响彻了胜利的礼炮声……且不说那么远了，就说今年这一年里，长安街啊，你经历了多么不平凡、多么难忘的三百多个日日夜夜！

在我们亿万人民的心头，将要以永恒的记忆，镌刻下一九七六年的悲痛和忧虑，哀伤和欢乐，困难和胜利。

我们敬爱的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委员长，在不到一年的日子里相继与世长辞。长安街啊，从一月到九月，浸透了悲恸的泪水，笼罩着浓重的哀思——

谁能忘记：一月十一日那个惨淡的黄昏，东西长安街上伫立

着一百多万人，迎着凛冽的寒风，目送一辆缀着黑黄二色绸带的灵车缓缓向西去。那灵车上，安卧着我们的好总理啊！灵车，请你走得再慢些、再慢些吧，让他安静地多睡一会吧。他为人民操碎了心，几十年都没有能好好休息啊！十里长街上，肃静的人群低声啜泣，失声痛哭，泪眼凝望灵车在黯黯的夕阳余晖中驶向八宝山。那天，直到深夜，长安街头还有人在等候着，等候敬爱的总理归来……以后，一月和四月，成千上万人来到天安门广场，把数不清的花圈送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把数不清的小白花缀在纪念碑周围的冬青树上，也把一颗颗怀念周总理的红心绾系在那无数白花上了。

谁能忘记：我们度过了一个愁云深锁的春天，又送走一个阴霾密布的夏天。正当满腔悲愤、心潮难平的时刻，我们又失去了受到全国军民衷心爱戴的革命老前辈。在深切哀悼朱德委员长的日子里，人们又一次把沉重哀伤的脚步深深印在长安街上。想起朱总司令的战马，曾经驰骋在大半个中国的疆场上，冲过几十年的烽火，我们就更加痛恨林彪、江青和他们那帮罪恶的同伙迫害革命老前辈的罪恶行径。从春到夏，从夏到秋，“四害”横行，妖氛猖獗。江青那伙窃国奸贼，正圆睁豺狼的眼睛，盯住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吐出毒蛇的舌头，喷向社会主义红色江山；伸出虎豹的魔爪，残害无辜的革命人民。人们看着长安街上的滚滚乌云，只能把无穷的忧虑埋在心底。

谁能忘记那悲痛欲绝的九月！长安街，跟祖国九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山山水水一样，沉浸在无休止的泪水里。在瞻仰毛主席遗容的时候，在一百万军民参加追悼大会的时候，在追悼大会以后到天安门前宣誓留影的时候，我们走在长安街上，心里注满了铅水，血液几乎都凝固了。我们景仰毛主席一生比昆仑还高的丰功伟绩，我们怀念毛主席的比东海还深的恩情。然而，我们也紧蹙双眉，忧心忡忡：毛主席领导我们披荆斩棘开辟出来的道路，怎样

继续走下去？那些早就躲在阴暗角落里把牙齿磨得格格响的两脚豺狼，会不会发疯地冲出来把它咬断？

国庆节后一天，我陪一位从远方来的老同志从西单沿长安街往东走。刚走过府右街口，我们的心都一下子揪紧了。过去，每次走过新华门，人们总要停一停脚步，深情地朝大门里凝望：白天，仿佛看到毛主席在庭院里散步；夜晚，仿佛看到周总理案头的灯光。然而今天，今天啊，我们第一次度过失去他们的国庆节了！

"你知道，"我的老战友低声说，"这些天来，我的心都快掏空了。我怕也许有朝一日，我们再不能这样安然地在长安街上走。这不是过分的担心吧？"

我对他默默点点头，表示同感。我告诉他，这一两年来，我到过不少地方，遇见过许多同志，长征路上的老红军、老船工，延安窑洞前的老边区劳动模范，天津新港的码头工人，大运河畔的农村基层干部，上海、南京的满头白发的老同志和英气勃勃的青年干部……所有这些同志，自然互不相识，而且关山阻隔，万里迢迢，但是我深深感到，这些忠心耿耿的共产党员，这些正直无私的革命战士，这些对共产党怀有深厚无产阶级感情的劳动者，他们的心，都是相通的；他们的愿望，他们的爱和憎，都是相同的。人们再三向我这个从北京去的人，衷心地祝愿毛主席的健康，殷切地探询周总理的病况，也愤懑地议论那几个"人面东西"的所作所为。唐山、丰南地震以后，我在天津住过一个月，深深感受到灾区人民那种"天崩地裂何足惧，泰山压顶不弯腰"的英雄气概。党中央的亲切关怀，更增添灾区军民战胜严重困难的坚强意志。但是，在同一些老工人，一些共产员深谈的时侯，我感觉到在他们宽广的胸膛里，别有一种深沉的忧虑和愁思。在九月九日以后，这种忧虑和愁思更加重了。他们说：七级地震不足惧，怕的是罩在祖国大地上、压在亿万人心头的那块凶险

的乌云，会遮住万里晴空，使天地在刹那间改变颜色。

在那段日子里，战友相逢，知心倾诉，总是用最简炼的语言，含蓄地然 而坚 定地表达彼此的心情。温习一段毛主席的教导："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默默瞻仰周总理的遗像，想想他怎样鞠躬尽瘁，无限忠贞地把毕生精力献给壮丽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直到临终，还叮嘱要把自己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土地上；背诵几句鲁迅的诗："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唱一节《国际歌》："最可恨那些毒蛇猛兽，吃尽了我们的血肉。一旦把它们消灭干净，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就足以产生互相鼓舞、互相激励的精神力量了。

我们终于迎来了一九七六年的十月，英雄的十月，胜利的十月。我们迎来了天安门上的朝晖，迎来了长安街上的锣鼓。亿万人民长久盼望的一天，在我们没有料到的时间提前来到了！亿万人民衷心期待的胜利，在我们心急如焚、欲哭无泪的时刻突然成为钢浇铁铸的现实了！"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杜甫的诗句，虽然被人重复引用，又怎能表达今天喜悦的心情呢？"相对如梦寐"，又怎能代替积郁在心头的千言万语呢？伟大的胜利，朝思暮想的胜利，怎能不使人心花怒放，喜泪盈眶？怎能不使人欢腾跳跃地涌上长安街，涌向天安门，纵情迎呼，放声高唱！动乱不已、祸患频仍的日子终于结束了，白天不敢讲真心话、夜里不敢安心睡觉的日子终于结束了。伟大祖国的千年青史，终于展开了新的章页。

不是有位老战士在天安门前想起遵义会议的红楼吗？他联想得真好。一九七六年十月，就象一九三五年一月，象一九四九年十月，又一次成为革命的历史转折点。天安门是一艘庄严雄伟的战舰，载着中华民族的命运和希望，迎着风浪，一往无前地驶向

远方。

十月长安街，真正成了无产阶级的盛大节日。曈曈红日，朗朗乾坤，万里长空，宽广大道。亿万人民的洪流，紧跟党中央，豪情满怀迎接新的战斗，浩浩荡荡地奔向更大胜利的明天。

十月长安街，一路红旗，一路战鼓，一路凯歌……

1976年10月底，北京

（选自《人民文学》1976年第12期）



瀑布之歌

冯　牧

云南有许多瀑布，许多虽然决不逊色于雁荡、匡庐，却很少为人所知的瀑布。据我所知前人对于这些或者雄伟壮观，或者跌宕有致，或者气势磅礴，或者幽深奇绝的瀑布，很少记载和题咏，我想那主要恐怕是因为这些堪称为奇观的自然现象，大都是散处在云南边疆人迹罕至的群山峡谷和原始森林之间的缘故。因此除了象徐霞客这样的曾经长年远涉边陲并且以此为乐的奇人，其他的文人学士是很少有可能涉足其间的。

在我所见到过的云南的瀑布当中，比较著称于世的是腾冲瀑布和石林附近的被当地人民形象地称为“大跌水”或“大叠水”的路南瀑布。在将近二十年前，我曾经按照《徐霞客游记》中记载的路线到过腾冲瀑布——它在气势和规模上大约仅次于贵州黄果树大瀑布——去探胜，我对于腾冲瀑布的第一个印象是：它虽然没有黄果树大瀑布那样雄伟和那种气吞山河的气势，却有着远非后者所能及的幽境。当我循着瀑布的上游——大盈江，从一片曲折茂密的林荫小路中走到瀑布跟前的时候，正是阳光灿烂的中午。在我面前出现了一片色彩缤纷的景象：大盈江从几十米高空轰然而坠，仿佛有着一种震撼大地的力量，使得我们处身其间的崖壁和密林都在微微震颤。在瀑布顶端，突露出一块巨大的形状奇特的怪石，好象一头巨大的怪兽，岿然蟠伏在激流之中；在这块怪石的顶端，还奇迹般地生长着一棵枝丫挺拔的老树，很难想象它是

怎样依附着那里的土壤而维持生命的。在阳光下，瀑布前出现了许多道彩虹：它们随着你站立的不同角度而改变着地位。这些彩虹，是由于强烈的阳光照射过弥漫在空中的、由瀑布强大的冲激力量造成的迷雾和水珠而形成的。时有成群的凤蝶在彩虹前飞舞，使人目眩神迷。这时在我思想中闪现出来的第一个念头是：很难用准确的语言把眼前的这种奇丽景象描绘下来。李白的那两首传诵千古的描写瀑布诗中的名句，什么"疑是银河落九天"，什么"海风吹不断，江月照还空"，虽然都反映了诗人的奇妙想象，却没有办法和我此刻的感受完全吻合：我现在所面对着的这个自然界伟观，要比诗中所描绘的壮美得多，丰富得多。特别使我感到遗憾的是：大瀑布所具有的那种摇撼大地、震慑人心的威力——一种势不可当、磅礴浩荡的威力，还很少在诗中得到反映，虽然这一点已经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得到了反映，那就是出现在腾冲瀑布和许多别的瀑布旁边的水力发电站。

以后，我在云南边疆走过的地方多起来：我曾经攀登过横断山脉的雪峰，我曾经穿越过怒江、澜沧江和金沙江的峡谷，我曾经在高黎贡山和碧罗雪山的原始森林中往返跋涉。我在那些杳无人烟的所在看到了那么多使人心旷神怡的林泉丘壑、飞瀑激流，使我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原来在我们遥远边疆的深山密林中，隐藏着这样多的自然界的奇观。它们所以不被人知，仅仅是因为它们僻处在人迹罕至、交通阻隔的地方。我原来以为黄果树和腾冲的大瀑布已经令人叹为观止了，但是，在我们祖国边疆的土地上，是蕴藏着多少超乎人们想象力的壮美奇丽的自然风光啊！

一九六二年春天，我到金沙江沿岸去旅行，目的是为了访问虎跳峡——一处虽然闻名中外却很少人亲自登临的胜地。旅行总是艰辛的。连续三天，我们要沿着由玉龙雪山和哈巴雪山（它们紧靠在一起，简直象是要拥抱一样）之间险峻的峡谷前进。在我们的左面，是壁立千仞高插入云的哈巴雪山的群峰；在我们的右面，是两

山夹峙中的咆哮的金沙江。低头下望，在常常是九十度的陡峭的悬崖边，金沙江象是一条狂怒的黄色巨龙，在左冲右撞的盘旋前进。突然，拐过一座山角后，在我们眼前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瀑布：它不是从空下降，而是从悬崖上方的一个洞口喷涌而出，然后逐渐散开，沿着笔直的陡壁坠向金沙江，形成一片银色绸子似的瀑布，我还很少见过有这样长的瀑布，它可能有三四百米。刹那间，在我眼前似乎是出现了一个幻景：哈巴雪山好象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巨人，在他手中擎着一只巨大的水壶，正在把壶中的滚滚巨流向金沙江中无休止地倾倒下去。面对着这种景色，我不禁惊呼了。这是我生平头一次（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见到的可以看得见源头的瀑布：它有着一种奇特的多少有些神秘色彩的美，使人不禁想到：我们的母亲大地啊，在你的胸怀中，究竟蕴蓄着何等丰富和美妙的力量啊！

不久以后，我和我的旅伴发出了又一次惊呼：这也是由于瀑布而引起的。在虎跳峡旅程中的第三天，我们临近旅行目的地——核桃园了。当我们拖着疲惫不堪的双腿，遥遥望见我们将要宿营的村寨上升起的炊烟时，我们精神倍增，但立即又为眼前突然出现的令人惊心动魄的自然现象惊呆了：在我们前进的山径上，从左面高耸的雪峰顶一直到右面的金沙江岸的峭壁，好象被一个无形的巨人当头劈了一剑，斩开了一道巨大的裂痕，形成了一道深深的山沟。我们要到达核桃园目的地，不得不心惊胆战地象壁虎一样手足并用，贴着崖壁爬下谷底。这时，我翘首左望，只见一道白练似的巨大的激流，从高耸云间的雪山顶端直泻而下，经过几次停顿和转折，在山腰上留下了几个碧清的水潭，然后又轰然地坠进了在我们脚下怒吼着的金沙江。我应当说，我生平还没有阅历过这样壮伟奇绝的景色：在我们身边的高耸入云、气象万千的雪峰，好象是两排银装玉裹的巨人；一道从天而降的银色巨流，在雪山间几经跌宕，形成了一道折叠式的大瀑布；这道瀑布所具有的，

狂放不羁的身姿和震撼人心的气势，是我所从来没有看到过的。这使我立即本能地想到：它就象是那把硕大无朋的利剑，把这座笔立千仞的崖壁从顶端到山麓劈开了一道整齐的裂缝。当我们远离这道无名的瀑布时，回首遥望，在低垂的阴云中，它的银色的身影就好象是巨雷爆发前闪现在天际的一道闪电。

在云南边疆，人们有时候还可以遇到这样一种奇特的自然景象：你可以把它称为瀑布，也可以把它叫作激流，但当你面对着眼前这种奇特的自然奇观时，你就会感到，无论是瀑布或是激流，都不是它的最适当的称呼：它是一种可以称之为神来之笔的大自然的杰作。

我在这里要描述的，是云南西面边界地属盈江景的一个叫作"虎跳石"的地方。"虎跳石"——实际上指的是大盈江将要汇入伊洛瓦底江前所流经的一道峡谷的最狭窄的地方；窄到老虎可以跳得过去的程度。这完全是一种逼真的描写，而不是一种夸张的比喻——象金沙江上的"虎跳峡"那样，那完全是一种比喻，在虎跳峡上最窄的地方，也有四五十米，老虎是跳不过去的。而在虎跳石，在两岸的两块巨岩之间，只有一丈多宽；不但是老虎，假如两岸有足够的助跑地带，人也是可以跳得过去的。站在虎跳石上东望大盈江，是一片滔滔的江流；很难设想：这样一条大江的滚滚波涛，怎么可能从这样狭小的瓶颈似的出口流过！而大江水冲过虎跳石以后，前面便是一道急剧下陷的峡谷，险峻的地形，使大盈江流到这里，便处于一种不得不夺门而出的处境。我们要探访"虎跳石"，就是要看看大盈江这条浩瀚的江流是怎样从这个弹丸之地夺门而出的。

我们是从大盈江河谷中的曼允边防连营房出发到"虎跳石"的。曼允是盈江坝上一块平坦宽阔的河谷地。从营房到虎跳石要走十五里的荒芜难行的河滩和沼泽地。我们沿着盈江岸边西行，在接近虎跳石的时候，江水越来越窄，越来越急了；我们猜想虎跳

石快到了，但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出现在我们眼前的，竟然是这样的一座大门——完完全全象是两扇大门，两扇由巍峨的巨岩形成的封阻着江水前进的大门。我们花费了很大的力气才艰辛地爬上了虎跳石的大门：我们有时要手足并用地从悬崖上爬过，有时要借助岩石间的藤萝攀缘而行。我们终于爬到了虎跳石的顶端。从这里，可以看得见大盈江是怎样从我们眼前奔突而出的。

站在虎跳石上，使人产生了一种遐想：在遥远的年代，这里一定进行过长期的接连不断的洪水和岩石的斗争。岩石封锁了江水的出路，但江水的冲激力量是这样的强大，就象是一把锋利的巨钻一样，一路冲垮了山崖，冲碎了巨石，然后，在这里把一块浑然一体的巨岩冲开了一道门缝，大盈江——这条巨龙就由此奔腾而去。胜利的是奔流不息的江水，失败的是静止不动的岩石。

虎跳石——大盈江的大门，大约有十几丈高，两峰相距果然只有一丈多宽，而且非常平整规则，就象是被一只开山巨斧从中劈开的。两岸的悬崖峭壁，上半部是繁茂葱郁、藤蔓缠绕的森林，下半部是黑色的岩石。在虎跳石下边的江面上，到处是千奇百怪的形态各殊的巨岩怪石。有的笔立，有的倾斜，有的利如巨齿，有的剔透玲珑；江水狂暴地冲向块块岩石，把它们冲成了圆洞，冲出了缝隙，但更多的波涛和巨浪则是从一块块巨岩顶上越过，而后坠下，这样，就形成了一片片，一道道高低宽窄不等的大小瀑布，而且在不断地改变形态。整个虎跳石以及两侧的江心，便是由这样一些惊涛巨浪和大小瀑布联接在一起，形成了一片瀑布、激流、巨岩、怪石交错纠结的自然奇观。

站在陡壁上向下游眺望，由于巨流和岩石的急剧冲撞，江水好象沸腾了一样，把浪花、泡沫、水珠狂暴地抛向上空，好象是一座白茫茫的山头，然后又向前面急剧倾斜下降的峡谷中坠落下来。人们说，这道狂怒的巨龙般的激流，在前面不远的地方突然消失了，钻进了一座地下岩洞，变成了地下河，然后又回到地

面上来，沿着横断山脉的峡谷，冲进了伊洛瓦底江。人们说，如果我们能从峡谷右面的悬崖上爬过去（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人间奇景：大盈江冲过了虎跳石以后，就变成一道由无数瀑布、飞流、狂涛汇成的激浪，挟着震天撼地的气势，象一条暴怒的巨龙，在瞬刻间就钻入地下。只有极少数幸运的人才看到过这种奇观。而我们，则只能按照眼前的令人目眩心悸的景色，来想象这种世间罕见的奇妙画面了。

一九七四年夏天，我随同一小队边防战士从怒江峡谷出发，穿越高黎贡山的原始密林，翻过雪山垭口，到独龙江去。这也许是我在云南边疆所经历过的一次最为艰辛，同时也是最为壮观的旅程了。在这两天半的引人入胜的跋涉中，我所看到的和遇见的瀑布巨泉，可以说是达到了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给的程度。当我们沿着陡峭的密林小径朝着高黎贡山顶峰盘旋而上的时候，伴随着我们的是永不停息的流水声和松涛声。高黎贡山的峰峦峡谷，有繁密的脉络；在每一条微细叶脉（也就是每一个峡谷）中，都奔流着永不枯竭的溪流和飞瀑。这些溪流和飞瀑哺育着山上的茂密的森林；而森林又以它的浓荫覆盖着这些欢快歌唱着的溪流和瀑布。而在我们行进着的山径旁边，总是伴随着一条向相反的方向奔流着的山溪：它有时静流潺潺，有时奔腾跳跃，有时则从一段陡崖上直泻而下，这就成了瀑布。我们每翻过一道新的峡谷，就会看到由它形成的各种姿态的飞瀑。我还从来没有在森林中看到过这样的溪流，这样多的不断从两面的林箐中倾泻而下的山泉。它们总是那样地急湍，那样地清澈如玉。峰回路转，林深水复，我们几乎每一分钟都可以看到路边的林箐中有银色的绸子似的大小瀑布从你前面奔流而下，流进峡谷中一条较大的溪流中去。这使得我经常不由自主地延缓了脚步，直到同行的战士们催促说：“走吧，这不算什么，前边还有更大的呢！”才又重新迈步前进。

有一次，在走过一个叫作七溪的怒族山林的时候，一个熟悉

独龙江的战士告诉我：前边不远处有一道瀑布，如果我对瀑布有兴趣，在那里是可以停留片刻的。果然，不久后，我们就看到和越过了一道也许是我有生以来看到的最美丽的瀑布。在小径右侧，是壁立的悬崖，一道飞瀑从浓云密封的高空坠下（我看不出它是从多么高的峰顶上下降的），直落到我们的小径旁边；然后，穿过一道由大树架成的木桥，又沿着下边的同样陡立的悬崖坠落，几经跌宕，才流进下面的深谷中去。这道瀑布，上面穿过云雾，下边穿过密林，向上看不见头，向下望不到底，谁也说不上它有多长。我们带着惊叹的表情，在瀑布边呆立了许久。但我们逐渐发现，我们其实用不着这样惊讶，因为我们越是进入到高黎贡山的深处，越是接近它的分水岭，就越是频繁地看到这种由雪水、山泉和雨水汇合而成的高山巨瀑，从五千米以上的峰峦间轰然下落。在千山万壑中，远远望去，它们有的斜挂在远方的峭崖上，象一条漫长的白练一样，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有的直到半山才汇聚成一道巨流，在陡谷中冲激而下，在谷底的雪白的岩石间跳跃奔腾，然后消逝在绿色的林海里。

在翻越高黎贡山的雪山垭口之前，我们要在接近雪线的地方过夜，住的地方是一座边防战士用森林中的红松木盖成的哨所——它是用巨大的圆木和木板造成的。当我们走进宿营地时，已经暮色苍茫。我只看得出这座哨所是修建在一片高山杜鹃和红松树林的旁边，四面都被浓云笼罩着。在哨所中，战士们已经用大块大块的松木为我们烧起了火塘。哨所有用木板做成的大窗户，我好奇地推开了窗户，一片云雾立刻涌了进来，几乎扑熄了火苗。一个战士赶快关好了木窗，火焰才又重新旺盛起来。我们在火塘边度过了难忘的一夜：虽然睡在火边，也使人感到一种彻骨的寒意。一夜的风声、雨声、远山的流瀑声以及从房顶漏下来的滴水声，更使我们感到好象进入了寒冷的冬天。

天刚亮，战士们就作好早饭和干粮，打好了背包，整装待发。

我走出了哨所，环首四顾，不禁惊叫起来：我们这一夜是生活在怎样一种壮美奇丽的自然环境之中啊！浓云已经散去，微弱的阳光透过雾霭照亮了大地：原来我们的哨所是在一片笔立陡峭的群峰环抱之中；山谷中有雪松、红松、云松和高山杜鹃构成的稀疏的树林。在我们的耳际是一片来自半空的轰响。在四面的陡崖上有无数道来自天际的银色的瀑布直坠而下，然后汇入到山谷中的一道急流中去。我看到过许多雄伟的、奇特的、秀丽的瀑布，它们把我们的大自然装点得更加美丽；但是，我还是第一次看见有这样多的飞瀑聚集一起，好象排列成队似的出现在我身旁。在云雾中它们时隐时显，有的象白练，有的象银绸，有的象轻纱……，它们把我带进了一个仙境般的世界。

我必须承认，自从我目睹了高黎贡山的原始森林中的绚丽多姿的巨瀑飞流之后，其他的瀑布，包括那些著称于世的瀑布，对于我就不再具有那么动人的魅力了。

我也必须承认，我是带着一种关切和忧虑的心情，来回忆和描述我在云南所见到的这些堪称自然奇观的瀑布的。因为，当我在云南边疆经历了那么多美好的自然风光之后，就更加使我确信无疑：大自然对我们是慷慨的；它所赋予我们的，是那样地丰富，那样地美好；而我们，自然也应当以一种相称的态度和感情来报答它。不然，当我们将来有一天看到了高黎贡山上的森林地带也如同西双版纳的森林一样，被无情地加以砍伐和扫荡的时候；当我们有一天看到那象征着生命的绿色在我们的土地上被日益抹掉的时候；我们在这里怀着赞叹的心情所描述的足以使我们自豪的一切自然奇观，也就会在我们的国土上消失。

我们为此将会悔恨无穷。

1980年7月在黄山

（选自《人民文学》1980年8期）

幽燕诗魂

丁 宁

大海哟，你是最美的诗。
你广阔的胸怀，
深深藏着一个纯洁的诗魂。
诗魂呵，你回来吧！

十多年前，渤海之滨，秀丽的北戴河，有个小小的文学界的疗养所，每年一进暑期，便活跃起来。作家、文学工作者，还有艺术家，三三两两，陆陆续续，汇集到那里，让碧波洗涤身上的风尘，让清风拂去额上的汗渍。良辰美景，岂肯辜负，勤奋的作家，铺开新的稿纸，继续埋头写作。

一九六一年七月初，我第一次来到避暑胜地。当日，便去观赏大海。那大海，浩浩渺渺，无边无际，只觉得它太深奥莫测了。归来，疗养所的餐厅，响彻着热烈的争辩，原来，几位同志正在探讨大海的秘密。大海，有时和悦，有时狂暴，是善良还是凶恶？对它的性格究竟怎样理解？

"只要肯去理解。它包涵着人民的肝胆和智慧。"

这个具有独到见解的人是谁？原来他就是杨朔同志。他一向恬静优雅，不善于与人争辩，但他生长在大海之滨，热爱大海，也理解大海，所以他的论点具有权威。

杨朔是个被人尊敬的同志。他衣着整洁，文质彬彬，但给人的感觉，似乎形单影孤，内心深处，好象埋藏着神秘的东西。我

和他同在一个单位工作，但却并不了解他。

初时，当他的简单的行装——一只破旧的旅行包，被提到一座红色小楼的一个房间时，他推三让四，不肯碰那楼梯，原来那小楼是疗养所的头等住处，多年习惯于戎马倥偬、风餐露宿生涯的杨朔，自然不肯特殊。

“楼上可以眺望大海。”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在同志们热情地催迫下，杨朔终于踏上了小楼。

第二天一早，饭厅里又是谈笑风生。杨朔用诗的语言在描述他夜卧小楼最初一宵的感受：大海的狂涛，有如千军万马，他仿佛又回到炮火连天的战场，陶醉在杀敌的激情之中；夜阑人静，风声，涛声，组成雄壮的交响乐，那是真正悦耳的催眠曲，一直把他送到奇妙的仙境……他的结论：大海是最美妙的诗。

当晚，正值明月之夜，同志们三五成群，在海滩上踏着月光欣赏海的夜景。只见水天茫茫，银波闪闪，大海更宁静，更神秘；轻轻拂岸的浪花，一卷卷，一丛丛，如歌如诉。同志们不约而同地背诵“……清风徐来，水波不兴，…………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有个人向一位画家提出，请他画一幅大海夜景，那画家未及回答，杨朔便说：“大海、夜景并不难画，难的是如何画出大海深邃的心胸。”又有一个同志提议，每人背诵一首诗，无论旧体或新诗，但都必须带一个“月”字。轮到杨朔，他以优美的姿态，清亮的口齿，吟咏苏东坡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当吟到“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时，他的声音，突然暗哑，神情迷离。我不禁猜想，他在怀念战友或亲人，也许在遥远的地方有一个心上的人？

接着，作家们论起诗来，都认为苏轼这首词，意境很深，艺术高超；天上、地下、幻想、现实，都融为一体。在古人的诗词

中，可算得上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结合的典范。

杨朔对苏东坡的诗，有独特的喜爱。有一次，他出游归来，兴致很好，疾笔录下苏轼另一首词。那词的下阕是："谁道人生无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他赞美东坡居士在这首词中，表现了积极乐观的思想。他说："古人尚且如此，我们共产党人又怎能不是革命的乐观主义者呢！"

他不仅喜欢诗，而且有自己的见解。他在一篇文章中说，他写小说和散文，也常常寻求诗的意境。他说："我向来爱好诗，特别是那些久经岁月磨炼的古典诗章。这些诗差不多每篇都有自己新鲜的意境、思想、感情，耐人寻味。"至于什么是诗意？他认为："杏花春雨，固然有诗，铁马金戈的英雄气概，更富有鼓舞人心的诗力。你在斗争中，劳动中，生活中，时常会有些东西触动你的心，使你激昂，使你快乐，使你忧愁，使你沉思，这不是诗又是什么？"

杨朔的确每时每刻都在寻找诗，每时每刻都生活在诗的意境之中。他自有个人的生活情趣，他喜欢沉思，也乐于和同志们聊天，在交谈时，爱寻求话题的意义和其中的哲理。他的房间，总是静悄悄，偶尔，微风传出轻轻的朗读声，那是他在读外文，在吟咏诗词。

清晨，他独自出去，海滩上留下一串串的足迹，山林之间，也传送着他徘徊的脚步之声。出游归来，薄薄的衣衫，沾着露水侵袭的痕迹，斑斑点点。

有时，我问他："你独自散步，不觉寂寞？"

他说："不，我和大海说话。"

"那林深之处，可有乐趣？"

"野芳发而幽香，佳木秀而繁阴。"他读着欧阳修"醉翁"的佳句，乐在其中。

夜来风雨，休养所的果园中，低矮的苹果树，瘦弱的碧桃，

东倒西歪，有的匍匐在地，象受了欺凌的孩子，杨朔一大早起来，怀着怜悯之情，拿起铁铲，用心地把它们一棵一棵地扶起来，给它们培上新鲜泥土。休养所的管理员老赵，是个纯朴勤劳的"园艺家"，杨朔很佩服他。老赵把一大片果园修梳得很出色，鸭梨、蜜桃压弯了枝头，各种品种的苹果，香飘十里。杨朔常常赞叹说："老赵干起活来不仅灵巧，而且优美，既有节奏感，又富于音乐性，劳动确实创造了艺术，老赵是真正的艺术家呵！"

老赵从桃树的折枝上，摘下一个大桃儿，亲热地送给杨朔。那桃红扑扑，水灵灵，杨朔把它当作爱物装在一只盘子里，幽默地问老赵："是不是从王母娘娘的蟠桃会上偷来的？"老赵憨直地分辩："哪能是偷的？那是咱自己树上长的，一点不假。"老赵告诫杨朔，那桃是个"吃物"，不是个"玩物"，得赶快吃掉。杨朔不以为然，说："这是你创造出来的艺术品，怎能忍心毁掉！"老赵迷惘不解，憨厚地摇着头。

杨朔生在胶东半岛上最富于神话色彩的"蓬莱仙境"，少小离家，常怀念自己的故乡。每当谈起家乡事，便津津乐道，有滋有味。他对胶东军民在战争年月的斗争事迹最感兴趣。我给他讲了再讲，他总是眯细着眼睛听不够，有时听着听着，大声发出惊叹："那是动人的诗呵！"有一次，我给他讲我的一个同学打鬼子的故事：她生得很好看，在一个战时中学读书。有一次日本鬼子"扫荡"，她一个人腰里别着一颗手榴弹，藏在一家老百姓的床底下，一群鬼子闯了进来，她没等他们发现，就挺身而出，站在鬼子中间，说时迟，那时快，"轰"一声，她手中的手榴弹爆炸了，鬼子、汉奸倒下了，……

"她怎么样？"他急切地问。

"她吗，只是受了伤，没有牺牲。后来我上医院看她时，一头秀美的黑发没有了。"

“简直是奇迹！也许是神仙保佑了这个勇敢的姑娘。可是她现在哪儿？”

“那就不晓得了。”

接着，长时间的沉默。我发现他脸上有浓重凄苦的表情。我不禁联想到关于他的一个传说：

很久以前，大约他还是一个中学生的时候，在家乡认识一个姑娘，长得很美，他们渐渐有了感情，互相信赖。后来他离家参加革命工作，分别时，海誓山盟。后来，在漫长的岁月，那姑娘一直等待着他。光阴箭似地飞逝，一年，两年，姑娘由二十变三十，但心上的人总也没有影儿，敌人闯进她的家乡，她忧郁变为绝望，竟与世长辞了。等到战争结束，他返回故乡时，那姑娘的魂魄早已不知飘游到哪里。但他却一直在寻找。

这个故事，究竟是真是假？恐怕谁也没有问过他。问他做什么呢？若是真，何必触动他那伤心处？若是假，更没有必要戳破这动人的佳话。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一直单身地生活着，人们都感觉在他的心上是有个人儿存在的。

杨朔有一件最珍贵的东西，是个封面已经破烂的本子，他总是把它带在身边。那里面记载着他在战争中经历和采访的丰富的斗争故事。每当打开这本子，他便骄傲地说：“这里边都是诗呵！”本子里，除了密密麻麻的字迹以外，还夹着一些花草的标本。其中多半是在朝鲜战场上采集的，有野迎春，天主花和粉红的金达莱。这些早已失去生命的植物，连光泽也褪去了。杨朔看着它们不胜叹息地说：“但愿世间花不谢，叶不落，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永远保持着生命。”他说，他的这些标本，每一个都有一段动人的故事。其中，他特别给我讲述了那朵粉红色的金达莱。那是一位志愿军女英雄送给他的。那女英雄姓宁，是志愿军的医生，在一次敌人的大轰炸时，女医生受了伤，昏了过去，苏醒以后，忽然听到背后有人叫：“医生，医生！”她转身一看，

一个同志埋在土里，一直埋到胸口，于是她忍着疼痛，扒呀扒呀，十个指甲都流了血，却还是扒不出来。炸弹还在爆炸，埋在土里的同志叫喊着："你赶快走吧，别管我了。"可是她坚决地说："不！我一定要把你救出来。"后来，她终于把那位同志扒了出来，背在身上冒着弹雨往前跑。路上又碰到一个受伤的同志不能动，她把第一个背到山上，又回头来救第二个，最后把他们都救出来了。可是她自己，等一切做完了以后，发现全身上下有四五处伤，衣服全都叫血浸透了，直到这一刻，她一点力量也没有了，一下子倒下去了。再后来，别人又把她救了过来，她又背起药包上了前线。

"那金达莱呢？"

"是她从炸弹下救出来的那个战士，后来从埋自己的那堆土上采下送给她的。"

"怎么又转到你手里的呢？"

"那是当我在朝鲜战场，找到那位女医生向她采访时，她又把这朵珍贵的花儿送给了我。"

杨朔讲完这个故事，又从他的本子里取出一张照片，是个志愿军女战士，短发，眉目清秀，看来不到二十岁。

"她就是宁医生。"

我怀着深深的敬意，仔细地端详着这个女英雄。

"她有一个伟大的诗一般的灵魂。她生长在英雄的时代，英雄的时代出英雄呵。"他象吟诗一样在自言自语。

这个故事，早在五十年代他就真实地记载在一篇散文里，题目就叫作《英雄时代》。过很久以后，我才听说杨朔讲的这个故事并不完整，他隐藏了一个动人的尾巴。那就是当他去向英雄的女医生进行战地采访时，女医生刚刚打开话匣，敌机又来轰炸，当一颗炸弹向他们飞来的时候，杨朔心急眼快，一把将女医生推到旁边的壕沟里，他自己抱起药箱翻滚到掩蔽处。等到敌机过后，他们

发现刚刚坐过的地方，有巨大的弹片，但在他的《英雄时代》这篇散文里，却将这一精彩之笔略去了。

疗养所里不断人来人往，不论谁家的客人，都会给大家带来乐趣。有一天，忽然有一个女同志拜访杨朔，她年轻，短发，眉目清秀。可以看出，她的光临，给杨朔带来巨大的快乐。她是谁呢？人们都好奇地作着猜测。

他们在沙滩上散步，笑声朗朗。

“你的客人是谁？”

“最可爱的人。”——他回答。

我突然惊喜地认出，她就是那个姓宁的女医生！

但杨朔表示，客人不肯道出自己的姓名。他只说她现在是秦皇岛一个医院的医生。当天下午，又来了一位身着军装的男同志，原来他是女医生的丈夫。他们三人又一起亲密地在海边上散步，并且一同朗诵一首志愿军战士的小诗：

我们永远不能忘记，
那死去了的战友的姓名，
我们永远万分珍惜，
在战场上结下的友谊。

他们和那光艳明丽的晚霞，一同进入了画中。

后来我才知道，那女医生走时，杨朔将他保存的粉红色的金达莱，又作为最珍贵的礼物送还给她。

美好的时光，飞快的流逝。不知不觉过去了几个月。一天早上，凉风习习，大雨飘飘而下，似乎已经听到秋天的脚步声。我没吃早点，就冒雨跑到海边去观赏雨景。只见云雾茫茫，波涛汹涌，沙滩上静悄悄。穿过雨帘，突然发现前面站着一个人，两脚踏着浪花，衣服淋得精湿，走近一看，原来是杨朔。

“你在海边听雨吗？”——我问。

“不，我在寻找那个伟大人物的足迹。他可能就站在这里，

吟出他那光辉的诗篇。”

于是我们共同朗诵“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正在这时，突然发现不远的浪峰上，高高浮出一个人，遂即又沉没下去。杨朔“啊”的一声，奔跑几步投进了波涛，不料又是一个浪峰，把他压倒在漩涡里。正在危急之时，他又从水的深处被轻轻地托出，托他的正是刚才与波涛搏斗的那个人，没想到竟是个少年！他嘴唇冻得发抖，顽皮地站在我们面前。

“这样的天气，你怎么在玩命？”——杨朔带有几分怒气地在教训他。

“你是谁家的孩子？”——我问。

那少年竟不答话，嘲讽地打量着岸上的两个“落汤鸡”，突然哈哈地笑着，又钻进翻卷着的波涛，不见了。

半晌，杨朔才恍有所悟地叹息了一声说：“原是我懦怯呵！”

于是，我们继续朗诵：“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这时，我已得知，杨朔要提前返京，有一个重要的外事任务在等着他。

我惋惜地说：“你走了，也把你的诗魂带走了。”

他答：“不！我要把它留给大海，让大海把它洗刷得更纯洁一些吧。”

七八年过去了。谁能想到在一九六八年，这个有才华的同志被林彪、“四人帮”所迫害，一颗火热的诗心，竟停止跳动！正如他的一首诗所表明的：

自有诗心如火烈，
献身不惜作尘泥。

又是十年过去了。但我相信，他那纯洁的诗魂，仍然活跃在深深的大海中。

1978年7月

（选自《人民文学》1978年第12期）

干校六记(节选)

杨　绛

凿井记劳

干校的劳动有多种。种豆、种麦是大田劳动。大暑天，清晨三点钟空着肚子就下地。六点送饭到田里，大家吃罢早饭，劳动到午时休息；黄昏再下地干到晚。各连初到，借住老乡家。借住不能久占，得赶紧自己造屋。造屋得用砖；砖不易得，大部分用泥坯代替。脱坯是极重的活儿。此外，养猪是最脏又最烦的活儿。菜园里、厨房里老弱居多，繁重的工作都落在年轻人肩上。

有一次，干校开一个什么庆祝会，演出的节目都不离劳动。有一个话剧，演某连学员不怕砖窑倒塌，冒险加紧烧砖，据说真有其事。有一连表演钻井，演员一大群，没一句台词，唯一的动作是推着钻井机团团打转，一面有节奏地齐声哼“嗯唷！嗯唷！嗯唷！嗯唷！”大伙儿转呀，转呀，转个没停——钻机井不能停顿，得日以继夜，一口气钻到底。“嗯唷！嗯唷！嗯唷！嗯唷！”那低沉的音调始终不变，使人记起曾流行一时的电影歌曲《伏尔加船夫曲》；同时仿佛能看到拉纤的船夫踏在河岸上的一只只脚，带着全身负荷的重量，疲劳地一步步挣扎着向前迈进。戏虽单调，却好象比那个宣扬“不怕苦、不怕死”的烧窑剧更生动现实。散场后大家纷纷议论，都说这个节目演得好，而且不必排练，搬上台去现成

是戏。

有人忽脱口说："啊呀！这个剧——思想不大对头吧？好象——好象——咱们都那么——那么——"

大家都会意地笑。笑完带来一阵沉默，然后就谈别的事了。

我分在菜园班。我们没有机器，单凭人力也凿了一眼井。

我们干校好运气，在淮河边上连续两年干旱，没遭逢水灾。可是干硬的地上种菜不易。人家说息县的地"天雨一包脓，天晴一片铜"。菜园虽然经拖拉机耕过一遍，只翻起满地大坷垃，比脑袋还大，比骨头还硬。要种菜，得整地；整地得把一块块坷垃砸碎、砸细，不但费力，还得耐心。我们整好了菜畦，挖好了灌水渠，却没有水。邻近也属学部干校的菜园里有一眼机井，据说有十米深呢。我们常去讨水喝。人力挖的井不过三米多，水是浑的。我们喝生水就在吊桶里掺一小瓶痧药水，聊当消毒；水味很怪。十米深的井，水又甜又凉，大太阳下干活儿渴了舀一碗喝，真是如饮甘露。我们不但喝，借便还能洗洗脚手。可是如要用来浇灌我们的菜园却难之又难。不用水泵，井水流不过来。一次好不容易借到水泵，水经过我们挖的渠道流入菜地，一路消耗，没浇灌得几畦，天就黑了，水泵也拉走了。我们撒下了菠菜的种子，过了一个多月，一场大雨之后，地里才露出绿苗来。所以我们决计凿一眼灌园的井。选定了地点，就破土动工。

那块地硬得真象风磨铜。我费尽吃奶气力，一锹下去，只划出一道白痕，引得小伙子们大笑。他们也挖得吃力，说得用鹤嘴镢来凿。我的"拿手"是脚步快，动不了手，就飞跑回连，领了两把鹤嘴镢，扛在肩头，居然还能飞快跑回菜园。他们没停手，我也没停脚。我们的壮劳力轮流使鹤嘴镢凿松了硬地，旁人配合着使劲挖。大家狠干了一天，挖出一个深潭，可是不见水。我们的"小牛"是"大男子主义者"。他私下嘀咕说：挖井不用女人；有女人就不出水。菜园班里只两个女人，我是全连女人中最老的；

阿香是最小的，年岁不到我的一半。她是华侨，听了这句闻所未闻的话又气又笑，哧哧地笑着来告诉我，一面又去和“小牛”理论，向他抗议。可是我们俩真有点担心，怕万一碰不上水脉，都怪在我们身上。幸亏没挖到二米，土就渐渐潮润，开始见水了。

干土挖来虽然吃力，烂泥的分量却更沉重。越挖越泥泞，两三个人光着脚跳下井去挖，把一桶桶烂泥往上送，上面的人接过来往旁边倒，霎时间井口周围一片泥泞 。大家都脱了鞋袜 。阿香干活儿很欢，也光着两只脚在井边递泥桶。我提不动一桶泥，可是凑热闹也脱了鞋袜，把四处乱淌的泥浆铲归一处。

平时总觉得污泥很脏，痰涕屎尿什么都有；可是把脚踩进污泥，和它亲近了，也就只觉得滑腻而不嫌其脏。好比亲人得了传染病，就连传染病也不复嫌恶，一并可亲。我暗暗取笑自己：这可算是改变了立场或立足点吧！

我们怕井水涌上来了不便挖掘。人工挖井虽然不象机器钻井那样得日以继夜、一气钻成，可也得加把劲儿连着干。所以我们也学大田劳动的榜样，大清早饿着肚子上菜园；早饭时阿香和我回厨房去，把馒头、稀饭、咸菜、开水等放在推车上，送往菜园。平坦的大道或下坡路上，由我推车；拐弯处，曲曲弯弯的小道或上坡路上，由阿香推。那是很吃力的；推得不稳，会把稀饭和开水泼掉。我曾试过，深有体会。我们这种不平等的合作，好在偏劳者不计较，两个干得很融洽。中午大伙回连吃饭；休息后，总干到日暮黄昏才歇工，往往是最后一批吃上晚饭的。

我们这样狠干了不知多少天，我们的井已挖到三米深。末后几天，水越多，挖来越加困难，只好借求外力，请来两位大高个儿的年轻人。下井得浸在水里。一般打井总在冬天，井底暖和。我们打井却是大暑天，井底阴冷。阿香和我担心他们泡在寒森森的冷水里会致病。可是他们兴致热哄哄的，声言不冷。我们俩不好意思表现得婆婆妈妈，只不断到井口侦察。

水渐渐没膝，渐渐没腿，渐渐齐腰。灌园的井有三米多已经够深。我说要去打一斤烧酒为他们驱寒，借此庆功。大家都很高兴。来帮忙的劳力之一是后勤排的头头，他指点了打酒的窍门儿。我就跑回连，向厨房如此这般说了个道理，讨得酒瓶。厨房里大约是防人偷酒喝，瓶上贴着标签，写了一个大"毒"字，旁边还有三个惊叹号；又画一个大骷髅，下面交叉着这两根枯骨。瓶里还剩有一寸深的酒。我抱着这么个可怕的瓶子，赶到离菜园更往西二里路的"中心点"上去打酒；一路上只怕去迟了那里的合作社已关门，恨不得把神行太保拴在脚上的甲马借来一用。我没有买酒的证明，凭那个酒瓶，略费唇舌，买得一斤烧酒。下酒的东西什么也没有，可吃的只有泥块似的"水果糖"，我也买了一斤，赶回菜园。

灌园的井已经完工。壮劳力、轻劳力都坐在地上休息。大家兴冲冲用喝水的大杯小杯斟酒喝，约莫喝了一斤，瓶里还留下一寸深的酒还给厨房。大家把泥块糖也吃光。这就是我们的庆功宴。

挖井劳累如何，我无由得知。我只知道同屋的女伴干完一天活儿，睡梦里翻身常"哎呀"、"喔唷"地哼哼。我睡不熟，听了私自惭愧，料想她们准累得浑身酸痛呢。我也听得小伙子们感叹说"我们也老了"；嫌自己不复如二十多岁时筋力强健。想来他们也觉得力不从心。

等买到戽水的机器，井水已经涨满。井面宽广，所以井台更宽广。机器装在水中央；井面宽，我们得安一根很长的横杠。这也有好处；推着横杠戽水，转的圈儿大，不象转小圈儿容易头晕。小伙子们练本领，推着横杠一个劲儿连着转几十圈，甚至一百圈。偶来协助菜园劳动的人也都承认：菜园子的"蹲功"不易，"转功"也不易。

我每天跟随同伙早出晚归，干些轻易的活儿，说不上劳动。可是跟在旁边，就仿佛也参与了大伙儿的劳动，渐渐产生一种

"集体感"或"合群感"，觉得自己是"我们"或"咱们"中的一员，也可说是一种"我们感"。短暂的集体劳动，一项工程完毕，大家散伙，并不产生这种感觉。脑力劳动不容易通力合作——可以合作，但各有各的成绩；要合写一篇文章，收集材料的和执笔者往往无法"劲儿一处使"，团不到一块儿去。在干校长年累月，眼前又看不到别的出路，"我们感"就逐渐增强。

我能听到下干校的人说："反正他们是雨水不淋、太阳不晒的！"那是"他们"。"我们"包括各连干活儿的人，有不同的派别，也有"牛棚"里出来的人，并不清一色。反正都是"他们"管下的。但管我们的并不都是"他们"；"雨水不淋、太阳不晒的"也并不都是"他们"。有一位摆足了首长架子，训话"嗯"一声、"啊"一声的领导，就是"他们"的典型；其它如"不要脸的马屁精"、"他妈的也算国宝"之流，该也算是属于"他们"的典型。"我们"和"他们"之分，不同于阶级之分。可是在集体劳动中我触类旁通，得到了教益，对"阶级感情"也稍稍增添了一点领会。

我们奉为老师的贫下中农，对干校学员却很见外。我们种的白薯，好几垅一夜间全偷光。我们种的菜，每到长足就被偷掉。他们说："你们天天买菜吃，还自己种菜！"我们种的树苗，被他们拔去，又在集市上出售。我们收割黄豆的时候，他们不等我们收完就来抢收，还骂"你们吃商品粮的！"我们不是他们的"我们"，却是"穿得破，吃得好，一人一块大手表"的"他们"。

冒险记幸

在息县上过干校的，谁也忘不了息县的雨——灰濛濛的雨，笼罩人间；满地泥浆，连屋里的地也潮湿得想变浆。尽管泥路上经太阳晒干的车辙象刀刃一样坚硬，害我们走得脚底起泡，一下雨就

全化成烂泥，滑得站不住脚，走路拄着拐杖也难免滑倒。我们寄居各村老乡家，走到厨房吃饭，常有人滚成泥团子。厨房只是个席棚；旁边另有个席棚存放车辆和工具。我们端着饭碗尽量往两个席棚里挤。棚当中，地较干；站在边缘不仅泥泞，还有雨丝飕飕地往里扑。但不论站在席棚的中央或边缘，头顶上还点点滴滴漏下雨来。吃完饭，还得踩着烂泥，一滑一跌到井边去洗碗。回村路上如果打破了热水瓶，更是无法弥补的祸事，因为当地买不到，也不能由北京邮寄。唉！息县的雨天，实在叫人鼓不起劲来。

一次，连着几天下雨。我们上午就在村里开会学习，饭后只核心和骨干人员开会，其余的人就放任自流了。许多人回到寄寓的老乡家，或写信，或缝补，或赶做冬衣。我住在副队长家里，虽然也是六面泥的小房子，却比别家讲究些，朝南的泥墙上还有一尺宽、半尺高的窗洞。我们糊上一层薄纸，又挡风，又透亮。我的床位在没风的暗角落里，伸手不见五指，除了晚上睡觉，白天耽不住。屋里只有窗下那一点微弱的光，我也不愿占用。况且雨里的全副武装——雨衣、雨裤、长统雨鞋，都沾满泥浆，脱换费事；还有一把水淋淋的雨伞也没处挂。我索性一手打着伞，一手拄着拐棍，走到雨里去。

我在苏州故居的时候最爱下雨天。后园的树木，雨里绿叶青翠欲滴，铺地的石子冲洗得光洁无尘；自己觉得身上清润，心上洁净。可是息县的雨，使人觉得自己确是黄土捏成的，好象连骨头都要化成一堆烂泥了。我踏着一片泥海，走出村子；看看表，才两点多，忽然动念何不去看看默存。我知道擅自外出是犯规，可是这时候不会吹号、列队、点名。我打算偷偷儿抄过厨房，直奔西去的大道。

连片的田里都有沟；平时是干的，积雨之后，成了大大小小的河渠。我走下一座小桥，桥下的路已淹在水里，和沟水汇成一股小河。但只差几步就跨上大道了。我不甘心后退，小心翼翼，试

探着踩过靠岸的浅水；虽然有几脚陷得深些，居然平安上坡。我回头看看后无追兵，就直奔大道西去，只心上切记，回来不能再走这条路。

泥泞里无法快走，得步步着实。雨鞋愈走愈重；走一段路，得停下用拐杖把鞋上沾的烂泥拨掉。雨鞋虽是高统，一路上的烂泥粘得变成"胶力士"，争着为我脱靴；好几次我险的把雨鞋留在泥里。而且不知从哪里搓出来不少泥丸子，会落进高统的雨鞋里去。我走在路南边，就觉得路北边多几茎草，可免滑跌；走到路北边，又觉得还是南边草多。这是一条坦直的大道，可是将近砖窑，有二三丈路基塌陷。当初我们菜园挖井，阿香和我推车往菜地送饭的时候，到这里就得由阿香推车下坡又上坡。连天下雨，这里一片汪洋，成了个清可见底的大水塘。中间有两条堤岸；我举足踹上堤岸，立即深深陷下去；原来那是大车拱起的轮辙，浸了水是一条"酥堤"。我跋涉到此，虽然走的是平坦大道，也不大容易，不愿废然而返。水并不没过靴统，还差着一二寸。水底有些地方是沙，有些地方是草；沙地有软有硬，草地也有软有硬。我拄着拐杖一步一步试探着前行，想不到竟安然渡过了这个大水塘。

上坡走到砖窑，就该拐弯往北。有一条小河由北而南，流到砖窑坡下，稍一渟洄，就泛入窑西低洼的荒地里去。坡下那片地，平时河水蜿蜒而过，雨后水涨流急，给冲成一个小岛。我沿河北去，只见河面愈来愈广。默存的宿舍在河对岸，是几排灰色瓦房的最后一排。我到那里一看，河宽至少一丈。原来的一架四五尺宽的小桥，早已冲垮，歪歪斜斜浮在下游水面上。雨丝绵绵密密，把天和地都连成一片；可是面前这一道丈许的河，却隔断了道路。我在东岸望着西岸，默存住的房间更在这排十几间房间的最西头。我望着望着，不见一人；忽想到假如给人看见，我岂不成了笑话。没奈何，我只得踏着泥泞的路，再往回走；一面走，一面打算盘。河愈南去愈窄，水也愈急。可是如果到砖窑坡

下跳上小岛，跳过河去，不就到了对岸吗？那边看去尽是乱石荒墩，并没有道路；可是地该是连着的，没有河流间隔。但河边泥滑，穿了雨靴不如穿布鞋灵便；小岛的泥土也不知是否坚固。我回到那里，伸过手杖去扎那个小岛，泥土很结实。我把手杖扎得深深地，攀着杖跳上小岛，又如法跳到对岸。一路坑坑坡坡，一脚泥、一脚水，历尽千难万阻，居然到了默存宿舍的门口。

我推门进去，默存吃了一惊。

“你怎么来了？”

我笑说：“来看看你。”

默存急得直骂我，催促我回去。我也不敢逗留，因为我看过表，一路上费的时候比平时多一倍不止。我又怕小岛愈冲愈小，我就过不得河了。灰濛濛的天，再昏暗下来，过那片水塘就难免陷入泥里去。

恰巧有人要过砖窑往西到“中心点”去办事。我告诉他说，桥已冲垮。他说不要紧，南去另有条路。我就跟他同走。默存穿上雨鞋，打着雨伞，送了我们一段路。那位同志过砖窑往西，我就往东。好在那一路都是刚刚走过的，只需耐心、小心，不妨大着胆子。我走到我们厨房，天已经昏黑。晚饭已过，可是席棚里还有灯火，还有人声。我做贼也似的悄悄掠过厨房，泥泞中用最快的步子回屋。

我再也记不起我那天的晚饭是怎么吃的：记不起是否自己保留了半个馒头，还是默存给我吃了什么东西；也记不起是否饿了肚子。我只自幸没有掉在河里，没有陷入泥里，没有滑跌，也没有被领导抓住；便是同屋的伙伴，也没有觉察我干了什么反常的事。

入冬，我们全连搬进自己盖的新屋。军宣队要让我们好好过个年，吃一餐丰盛的年夜饭，免得我们苦苦思家。

外文所原是文学所分出来的。我们连里有几个女同志的“老头儿”（默存就是我的“老头儿”——不管老不老，丈夫就叫“老头

儿”）在他们连里，我们连里同意把几位“老头儿”请来同吃年夜饭。厨房里的烹调能手各显奇能，做了许多菜：熏鱼、酱鸡、红烧猪肉、咖喱牛肉等等应有尽有；还有凉拌的素菜，都很可口。默存欣然加入我们菜园一伙，围着一张长方大桌子吃了一餐盛馔。小趋在桌子底下也吃了个撑肠拄腹；我料想它尾巴都摇酸了。记得默存六十周岁那天，我也附带庆祝自己的六十虚岁，我们只开了一罐头红烧鸡。那天我虽放假，他却不放假。放假吃两餐，不放假吃三餐。我吃了早饭到他那里，中午还吃不下饭，却又等不及吃晚饭就得回连，所以只勉强啃了几口馒头。这番吃年夜饭，又有好菜，又有好酒；虽然我们俩不喝酒，也和旁人一起陶然忘忧。晚饭后我送他一程，一路走一路闲谈，直到拖拉机翻倒河里的桥边，默存说：“你回去吧。”他过桥北去，还有一半路。

那天是大雪之后，大道上雪已融化，烂泥半干，踩在脚下软软的，也不滑，也不硬。可是桥以北的小路上雪还没化。天色已经昏黑，我怕默存近视眼看不清路——他向来不会认路——干脆直把他送回宿舍。

雪地里，路径和田地连成一片，很难分辨。我一路留心记住一处处的标志，例如哪个转角处有一簇几棵大树、几棵小树、树的枝叶是什么姿致；什么地方，路是斜斜地拐；什么地方的雪特厚，哪是田边的沟，面上是雪，踹下去是半融化的泥浆，归途应当回避等等。

默存屋里已经灯光雪亮。我因为时间不早，不敢停留，立即辞归。一位年轻人在旁说：天黑了，他送我回去吧。我想这是大年夜，他在暖融融的屋里，说说笑笑正热闹，叫他冲黑冒寒送我，是不情之请。所以我说不必，我认识路。默存给他这么一提，倒不放心了。我就吹牛说：“这条路，我哪天不走两遍！况且我带着个很亮的手电呢，不怕的。”其实我每天来回走的路，只是南岸的堤和北岸的东西大道。默存也不知道不到半小时之

间，室外的天地已经变了颜色，那一路上已不复是我们同归时的光景了。而且回来朝着有灯光的房子走，容易找路；从亮处到黑地里去另是一回事。我坚持不要人送，他也不再勉强。他送我到灯光所及的地方，我就叫他回去。

我自恃惯走黑路，站定了先辨辨方向。有人说，女同志多半不辨方向。我记得哪本书上说：女人和母鸡，出门就迷失方向。这也许是侮辱了女人。但我确是个不辨方向的动物，往往“欲往城南往城北”。默存虽然不会认路，我却靠他辨认方向。这时我留意辨明方向：往西南，斜斜地穿出树林，走上林边大道；往西，到那一簇三五棵树的地方，再往南拐；过桥就直奔我走熟的大道回宿舍。

可是我一走出灯光所及的范围，便落入一团昏黑里。天上没一点星光，地下只一片雪白；看不见树，也看不见路。打开手电，只照见远远近近的树干。我让眼睛在黑暗里习惯一下，再睁眼细看，只见一团昏黑，一片雪白。树林里那条蜿蜒小路，靠宿舍里的灯光指引，暮色苍茫中依稀还能辨认，这时完全看不见了。我几乎想退回去请人送送。可是再一转念：遍地是雪，多两只眼睛亦未必能找出路来；况且人家送了我回去，还得独自回来呢，不如我一人闯去。

我自信四下观望的时候脚下并没有移动。我就硬着头皮，约莫朝西南方向，一纳头走进黑地里去。假如太往西，就出不了树林；我宁可偏向南走。地下看着雪白，踩下去却是泥浆。幸亏雪下有些黍秸秆儿、断草绳、落叶之类，倒也不很滑。我留心只往南走，有树挡住，就往西让。我回头望望默存宿舍的灯光，已经看不见了，也不知身在何处。走了一回，忽一脚踩个空，栽在沟里，吓了我一大跳；但我随即记起林边大道旁有个又宽又深的沟，这时撞入沟里，不胜忻喜，忙打开手电，找到个可以上坡的地方，爬上林边的大道。

大道上没雪，很好走，可以放开步子；可是得及时往南拐弯。如果一直走，便走到"中心点"以西的邻村去了。大道两旁植树，十几步一棵。我只见树干，看不见枝叶，更看不见树的什么姿致。来时所认的标志，一无所见。我只怕错失了拐弯处，就找不到拖拉机翻身的那座桥。迟拐弯不如早拐弯——拐迟了走入连片的大田，就够我在里面转个通宵了。所以我看见有几棵树聚近在一起，就忙拐弯往南。

一离开大道，我又失去方向；走了几步，发现自己在黍秸丛里。我且直往前走。只要是往南，总会走到河边；到了河边，总会找到那座桥。

我曾听说，有坏人黑夜躲在黍秸田里；我也怕野狗闻声蹿来，所以机伶着耳朵，听着四周的动静轻悄悄地走，不拂动两旁黍秸的枯叶。脚下很泥泞，却不滑。我五官并用，只不用手电。不知走了多久，忽见前面横着一条路，更前面是高高的堤岸。我终于到了河边！只是雪地又加黑夜，熟悉的路也全然陌生，无法分辨自己是在桥东还是桥西——因为桥西也有高高的堤岸。假如我已在桥西，那条河愈西去愈宽，要走到"中心点"西头的另一个砖窑，才能转到河对岸，然后再折向东去找自己的宿舍。听说新近有个干校学员在那个砖窑里上吊死了。幸亏我已经不是原先的胆小鬼，否则桥下有人淹死，窑里有人吊死，我只好徘徊河边吓死。我估计自己性急，一定是拐弯过早，还在桥东，所以且往西走；一路找去，果然找到了那座桥。

过桥虽然还有一半路，我飞步疾行，一会儿就到家了。

"回来了？"同屋的伙伴儿笑脸相迎，好象我才出门走了几步路。在灯光明亮的屋里，想不到昏黑的野外另有一番天地。

一九七一年早春，学部干校大搬家，由息县迁往明港师部的营房。干校的任务，由劳动改为"学习"——学习阶级斗争吧？有人不解"学部"指什么，这时才恍然："学部"就是"学习部"。

看电影大概也算是一项学习，好比上课，谁也不准逃学（默存因眼睛不好，看不见，得以豁免）。放映电影的晚上，我们晚饭后各提马扎儿，列队上广场。各连有指定的地盘，各人挨次放下马扎儿入座。有时雨后，指定的地方泥泞，马扎儿只好放在烂泥上；而且保不定天又下雨，得带着雨具。天热了，还有防不胜防的大群蚊子。不过上这种课不用考试。我睁眼就看看，闭眼就歇歇。电影只那么几部，这一回闭眼没看到的部分，尽有机会以后补看。回宿舍有三十人同屋，大家七嘴八舌议论，我只需旁听，不必泄漏自己的无知。

一次我看完一场电影，随着队伍回宿舍。我睁着眼睛继续做我自己的梦，低头只看着前人的脚跟走。忽见前面的队伍渐渐分散，我到了宿舍的走廊里，但不是自己的宿舍。我急忙退回队伍，队伍只剩个尾巴了；一会儿，这些人都纷纷走进宿舍去。我不知道自己的宿舍何在，连问几人，都说不知道。他们各自忙忙回屋，也无暇理会我。我忽然好比流落异乡，举目无亲。

抬头只见满天星斗。我认得几个星座；这些星座这时都乱了位置。我不会借星座的位置辨认方向，只凭颠倒的位置知道离自己的宿舍很远了。营地很大，远远近近不知有多少营房，里面都亮着灯。营地上纵横曲折的路，也不知有多少。营房都是一个式样，假如我在纵横曲折的路上乱跑，一会儿各宿舍熄了灯，更无从寻找自己的宿舍了。目前只有一法：找到营房南边铺石块的大道，就认识归路。放映电影的广场离大道不远；我错到的陌生宿舍，估计离广场也不远，营房大多南向，北斗星在房后——这一点我还知道；我只要背着这个宿舍往南去，寻找大道；即使绕了远路，道路却好走。

我怕耽误时间，不及随着小道曲折而行，只顾抄近，直往南去；不防走进了营地的菜圃。营地的菜圃不比我们在息县的菜圃。这里地肥，满畦密密茂茂的菜，盖没了一畦畦的分界。我知道这

里每一二畦有一眼沤肥的粪井；井很深。不久前，也是看电影回去，我们连里一位高个儿年轻人失足落井。他爬了出来，不顾寒冷，在“水房”——我们的盥洗室——冲洗了好半天才悄悄回屋，没闹得人人皆知。我如落井，谅必一沉到底，呼号也没有救应。冷水冲洗之厄，压根儿可不必考虑。

我当初因为跟着队伍走不需手电，并未注意换电池。我的手电昏暗无光，只照得见满地菜叶，也不知是什么菜。我想学猪八戒走冰的办法，虽然没有扁担可以横架肩头，我可以横抱着马扎儿，扩大自己的身躯。可是如果我掉下半身，呼救无应，还得掉下粪井。我不敢再胡思乱想，一手提马扎儿，一手打着手电，每一步都得踢开菜叶，缓缓落脚，心上虽急，却战战兢兢，如临深渊，一步不敢草率。好容易走过这片菜地，过一道沟仍是菜地。简直象梦魇似的，走呀、走呀，总走不出这片菜地。

幸亏方向没错，我出得菜地，越过煤渣铺的小道，越过乱草、石堆，终于走上了石块铺的大路。我立即拔步飞跑，跑几步，走几步，然后转北，一口气跑回宿舍。屋里还没有熄灯，末一批上厕所的刚回房，可见我在菜地里走了不到二十分钟。好在没走冤枉路，我好象只是上了厕所回屋，谁也没有想到我会睁着眼睛跟错队伍。假如我掉在粪井里，几时才会被人发现呢？

我睡在硬帮帮、结结实实的小床上，感到享不尽的安稳。

有一位比我小两岁的同事，晚饭后乖乖地坐在马扎儿上看电影，散场时他因脑溢血已不能动弹，救治不及，就去世了。从此老年人可以免修晚上的电影课。我常想，假如我那晚在陌生的宿舍前叫喊求救，是否可让老年人早些免修这门课呢？只怕我的叫喊求救还不够悲剧，只能成为反面教材。

所记三事，在我，就算是冒险，其实说不上什么险，除非很不幸，才会变成险。

（选自《干校六记》，三联书店1981年版。）

静虚村记

贾平凹

如今，找热闹的地方容易，寻清静的地方难；找繁华的地方容易，寻拙朴的地方难，尤其在大城市的附近，就更其为难的了。

前年初，租赁了农家民房借以栖身。

村子南九里是城北门楼，西五里是火车西站，东七里是火车东站，北去二十里地，又是一片工厂，素称城外之郭。奇怪台风中心反倒平静一样，现代建筑之间，偏就空出这块乡里农舍来。

常有友人来家吃茶，一来就要住下，一住下就要发一通议论，或者说这里是一首古老的民歌，或者说这里是一口出了鲜水的枯井，或者说这里是一件出土的文物，如宋代的青瓷，质朴，浑拙，典雅。

村子并不大，屋舍仄仄斜斜，也不规矩，象一个公园，又比公园来得自然，只是没花，被高高低低绿树、庄稼包围。在城里，高楼大厦看得多了，也便腻了，陡然到了这里，便活泼泼地觉得新鲜。先是那树，差不多没了独立形象，枝叶交错，象一层浓重的绿云，被无数的树桩撑着。走近去，绿里才见村子，又尽被一道土墙围了，土有立身，并不苫瓦，却完好无缺，生了一层厚厚的绿苔，象是庄稼人剃头以后新生的青发。

拢共两条巷道，其实连在一起，是个“U”形。屋舍相面，门对着门，窗对着窗；一家鸡叫，家家鸡都叫，单声儿持续半个

时辰；巷头家养一条狗，巷尾家养一条狗，贼便不能进来。几乎都是茅屋。并不是人家寒酸，茅屋是他们的讲究：冬天暖，夏天凉，又不怕被地震震了去。从东往西，从西往东，茅屋撑得最高的，人字形搭得最起的，要算是我的家了。

村人十分厚诚，几乎近于傻昧，过路行人，问起事来，有问必答，比比划划了一通，还要领到村口指点一番。接人待客，吃饭总要吃得剩下，喝酒总要喝得昏醉，才觉得惬意。衣着朴素，都是农民打扮，眉眼却极清楚。当然改变了吃浆水酸菜，顿顿油锅煎炒，但没有坐在桌前用餐的习惯，一律集在巷中，就地而蹲。端了碗出来，却蹲不下，站着吃的，只有我一家，其实也只有我一人。

我家里不栽花，村里也很少有花。曾经栽过多次，总是枯死，或是萎琐。一老汉笑着说：村里女儿们多啊，瞧你也带来两个！这话说得有理。是花忌妒她们的颜色，还是她们羞得它们无容？但女儿们果然多，个个有桃花水色。巷道里，总见她们三五成群，一溜儿排开，横着往前走，一句什么没盐没醋的话，也会惹得她们笑上半天。我家来后，又都到我家来，这个帮妻剪个窗花，那个为小女染染指甲。什么花都不长，偏偏就长这种染指甲的花。

啥树都有，最多的，要数槐树。从巷东到巷西，三搂粗的十七棵，盆口粗的家家都有，皮已发皱，有的如绳索匝缠，有的如渠沟排列，有的扭了几扭，根却委屈得隆出地面。槐花开时，一片嫩白，家家都做槐花蒸饭。没有一棵树是属于我家的，但我要吃槐花，可以到每一棵树上去采。虽然不敢说我的槐树上有三个喜鹊窠、四个喜鹊窠，但我的茅屋梁上燕子窝却出奇地有了三个。春天一暖和燕子就来，初冬逼近才去，从不撒下粪来，也不见在屋里落一根羽毛，从此倒少了蚊子。

最妙的是巷中一眼井，水是甜的，生喝比熟喝味长。水抽上

来，聚成一个池，一抖一抖地，随巷流向村外，凉气就沁了全村。村人最爱干净，见天天有人洗衣。巷道的上空，即茅屋顶与顶间，拉起一道一道铁丝，挂满了花衣彩布。最艳的，最小的，要数我家：艳者是妻子衣，小者是女儿裙。吃水也是在那井里的，须天天去担。但宁可天天去担这水，不愿去拧那自来水。吃了半年，妻子小女头发愈是发黑，肤色愈是白晰，我也自觉心脾清爽，看书作文有了精神、灵性了。

当年眼羡城里楼房，如今想来，大可不必了。那么高的楼，人住进去，如鸟悬窠，上不着天，下不踏地，可怜怜掬得一杯黄土，插几株花草，自以为风光宜人了。殊不知农夫有农夫得天独厚之处，我不是农夫，却也有一庭土院，闲时开垦耕耘，种些白菜青葱。菜收获了，鲜者自吃，败者喂鸡，鸡有来杭、花豹、翻毛、疙瘩，每日里收蛋三个五个。夜里看书，常常有蝴蝶从窗缝钻入，大如小女手掌，五彩斑斓。一家人喜爱不已，又都不愿伤生，捉出去放了。那蛐蛐就在台阶之下，彻夜鸣叫，脚一跺，噤声了，隔一会，声又起。心想若是有个儿子，儿子玩蛐蛐就不用跑蛐蛐市掏高价购买了。

门前的那棵槐树，唯独向横的发展，树冠半圆，如裁剪过一般。整日看不见鸟飞，却鸟鸣声不绝，尤其黎明，犹如仙乐，从天上飘了下来似的。槐下有横躺竖蹲的十几个碌碡，早年碾场用的，如今有了脱粒机，便集在这里，让人骑了，坐了。每天这里人群不散，谈北京城里的政策，也谈家里婆娘的针线，谈笑风生，乐而忘归。直到夜里十二点，家家喊人回去。回去者，扳倒头便睡的，是村人，回来捻灯正坐，记下一段文字的，是我呢。

来求我的人越来越多了，先是代写书信，我知道了每一家的状况，鸡多鸭少，连老小的小名也都清楚。后来，更多的是携儿来拜老师，一到高考前夕，人来得最多，提了点心，拿了酒水。我收了学生，退了礼品，孩子多起来，就组成一个组，在院子里

辅导作文。村人见得喜欢，越发器重起我。每次辅导，门外必有家长坐听，若有孩子不安生了，就进来张口就骂，举手便打。果然两年之间，村里就考中了大学生五名，中专生十名。

天旱了，村人焦虑，我也焦虑，抬头看一朵黑云飘来了，又飘去了，就咒天骂地一通，什么粗话野话也骂了出来。下雨了，村人在雨地里跑，我也在雨地跑，疯了一般，有两次滑倒在地，嗑掉了一颗门牙。收了庄稼，满巷竖了玉米架，柴禾更是塞满了过道，我骑车回来，常是扭转不及，车子跌倒在柴堆里，吓一大跳，却并不疼。最香的是鲜玉米棒子，煮能吃，烤能吃，剥下颗粒熬稀饭，粒粒如栗，其汤有油汁。在城里只道粗粮难吃，但鲜玉米面做成的漏鱼儿，搅团儿，却入味开胃，再吃不厌。

小女来时刚会翻身，如今行走如飞，咿哑学语，行动可爱，成了村人一大玩物，常在人掌上旋转，吃过百家饭菜。妻也最好人缘，一应大小应酬，人人称赞，以至村里红白喜事，必邀她去，成了人面前走动的人物。而我，是世上最呆的人，喜欢静静地坐地，静静地思想，静静地作文。村人知我脾性，有了新鲜事，跑来对我叙说，说毕了，就退出让我写，写出了，嚷着要我念。我念得忘我，村人听得忘归，看着村人忘归，我一时忘乎所以，邀听者到月下树影，盘脚而坐，取清茶淡酒，饮而醉之。一醉半天不醒，村人已沉睡入梦，风止月暝，露珠闪闪，一片蛐蛐鸣叫。我称我们村是静虚村。

鸡年八月，我在此村为此村记下此文，复写两份，一份加进我正在修订的村史前边，作为序，一份则附在我的文集之后，却算是跋了。

（选自《月迹》，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落 花 枝 头

谢 大 光

初到江南，就碰上了梅雨季节。一夜枕上听雨，辗转不能成寐，清晨推窗望去，雨却停了。天顶上，浓云尚未散开，低低压着房檐；空中还飘浮着若有若无的雨丝；天地间弥漫着一层湿漉漉、静悄悄的青黛色雾霭。院子中，一丛绿树被染得浓荫如墨。朦胧的墨绿中，清晰地闪着点点火红的花朵，宛如一阕厚重、平和的弦乐声中，跳出了一管清脆、欢跃的笛音，给这雨后晴朗的清晨，增添了不少生气。

咦，已是春花红褪的初夏，什么花开得这般热烈？

循着被雨水润白的碎石小路走去，我猛地记起了杨万里的初夏即事诗："却是石榴知立夏，年年此日一花开。"近前一看，果然是石榴花。这是四株石榴树，分列在窄窄的甬道两侧，枝丫交错，搭起了一座花红叶绿的天然门楼。树只有一人高，花却开得十分繁茂。低头钻进树丛，真象是上元之夜徜徉于灯市之中，前后左右，俯仰四顾，都是火苗一样燃烧着的石榴花。

早就听说石榴树是边开花边结果，花与子并生枝头，十分壮观。如今看去，果真如此。这满树密密层层的花果，真象是一个姊妹比肩的大家庭，在从花到果的生长过程中，呈现出变化微妙的千姿百态——有的蓓蕾婷立，含苞待放；有的半开着，微露金蕊；有的翩然怒放，喷红流彩；有的花瓣已落，子实新萌；也有的花萼圆鼓鼓地胀起，果实已初具规模，挺在枝头随风摇曳。

啊，这些正在开放的花朵、正在成熟的果实，多象一群天真烂漫、无忧无虑的孩子。可是，一阵微风吹过，我感到点点水珠洒落下来。这是花儿果儿们的泪水吗？水珠洒落地上，地上是一片落花的世界。是了，花果洒泪是在向落花依依惜别，是在感激落花的深情。落花静静地躺在大地的怀抱，那么坦然，那么安宁，火红的花瓣在雨水中浸得发胀，将黑黑的泥土染成一片绯色。我第一次注意到落花景象是这般壮丽，一种内在的美好情操震颤着我的心。昨天，也许它还在枝头上为花蕊挡风遮雨，那艳丽的容貌，芬芳的呼吸，引来蜂蝶，传送花粉，孕育新生。今天，新的生命开始生长了，为了让果实得到更多的阳光和养料，它毫不留恋枝头的繁华，毫不夸耀自己的功绩，在斜风细雨中翩然飘落。躺在地上，它还在翘望枝头，看到萌生的果实替代了它原来的位置，依然显示着生命的美好，它放心了，落而无憾。它放心了，却没有忘记自己的归宿。秋风秋雨中，它将自己和朴实的大地融为一体，又在准备滋养明年的花了。“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龚定盦的心和落花可谓相通。人常说：开花结果。殊不知，花落了，果实才能成熟。据说有一种火石榴树，开起花来复瓣繁英，十分好看，却是从来不结果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落花正是新生的标志，实在值得大书特书。还是这个龚定盦，在另一首落花歌中，就曾经发出“安得树有不尽之花更雨新好者，三百六十日长是落花时”的感慨。

然而，千百年来，关于落花的诗却多是伤感的，哀惋的。黑暗的时代，狂暴的风雨，常令未果之花倍受挫磨而夭谢，于是，“流水落花春去也”，“无可奈何花落去”……就成了千古名句。它们的作者，或是伤春怨女，红颜薄命，或是落魄文人，怀才不遇，只好将花喻己，抒解愁肠。君不见，《红楼梦》中“埋香冢飞燕泣残红”，黛玉小姐的一首葬花词，哭痴了多少人的心。对于摧残人才，践踏新生的社会，这是一个曲折的控诉和抗

争。今天，这样的时代应该是过去了。我们的国家如同这缀着晨露的石榴树，花果同枝，生机蓬勃。每个人都应该是一朵花，该开时，尽心竭力地开，该落时，坦坦荡荡地落，无论是翘立枝头，还是俯身泥土，都不忘培育新生的使命。这样，我们的事业就会新陈代谢，永葆青春的活力。

细微的簌簌声打断了我的遐想，又是几片飞红飘落下来。“落花辞树虽无语、别倩黄鹂告诉春。”多情的落花委托黄鹂向春天嘱咐什么呢？请明年再到枝头上看吧，那满树的繁花硕果就是答案。

（选自《人民日报》1980年9月22日）



不该遗忘的废墟

——写在圆明园的废墟上

王 英 琦

去过北京的同志，无不向我赞誉天安门的雄伟；大会堂的壮丽；颐和园雕廊画柱的精美；天坛回音壁上的妙趣……

却没有任何人提及过圆明园。

还在我少年时代，从一本历史书上第一次知道了圆明园，位于北京西郊海淀附近。它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精心创造的园林艺术典范，是世界上最豪华的宫苑之一。园内珍藏着各种金珠珍int，铜瓷古玩，名人字画，孤本秘籍，以及古今中外各种最珍贵的历史文物。然而，这样一座世界上最瑰丽的艺术宝库，却被帝国主义列强在侵略中国时，付之一炬，焚为焦土。

少年时代的记忆是深刻的。记得，当时看完这本书，感触很大，既为圆明园的毁灭，祖国的文明遭到巨大的破坏而痛心疾首，又为帝国主义罄竹难书的强盗罪行义愤填膺。那时曾想，将来如有机会到北京，一定要去看看圆明园，一定要去看看这片惨遭焚掠的废墟。

十几年过去了。一九七七年秋天，我有机会到北京，决心去打听一下圆明园的遗址，以还多年夙愿。

宽阔的长安街上，当我向一位年轻的姑娘打听起圆明园时，她大大惊愕：“……圆明园？我怎么从没听说过？”

又问了几个人，回答仍和姑娘一样使我失望.

我震惊了！怎么，这座闪耀着我国古代文明的世界上最壮丽的宫殿，竟已被人们忘记了吗！

感谢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是他，终于在我失望之余，告诉了我去圆明园的途径。

北京的深秋，寒风料峭。在通往圆明园的荒草萋萋的小径上，万木凋零，风沙扑面，偶尔有几只秋虫有气无力地嘶鸣着。穿过一片树丛，我的眼前豁然呈现一片荒漠无垠的大地——高低不平的败瓦残垣零星散布着，烧焦的枯枝败叶依稀可见，雕塑殆尽，杂草葳蕤……一片惨不忍睹的肃杀悲凉凄景……

呵！这就是圆明园？！

虽然在我的心中曾千百次地想象过圆明园惨遭焚掠后的情景，却万没料到会是这样。它，实在比我想象的毁灭得更悲惨！

呵，圆明园，你这万劫不复的废墟！

远在八百年前，封建的王侯世家便在圆明园一带营建行宫别墅，作为他们行乐的场所。到了清乾隆皇帝时，更大兴土木，召集全国能工巧匠从事兴建。清政府向人民尽情勒索，耗费了数以亿万计的钱财，驱使千百万民工日夜劳动，终于建成了一座世界上少有的宏伟美丽的宫苑——圆明园。

圆明园包括最主要的三个园：圆明园、万青园和长青园，所以也叫圆明三园，此外，还有许多属园，散布在圆明园东、西南三面。如香山的静宜园、玉泉园、清漪园（后来的颐和园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建造起来的）等……这些园众星拱月般地环绕在圆明园周围，连绵几十里，一片山水林园、殿阁亭台，景色异常壮美，

圆明园中，有金碧辉煌的殿堂，也有玲珑剔透的亭阁；有象征着热闹街市的"买卖街"，也有象征着田园风光的山乡村野。"虽由人造，宛自天成。"园中许多景物都是仿照各地名胜营造的。如杭州西湖的平湖秋月、雷峰夕照，海宁的安澜园，苏州的

狮子林等。漫步园中，有如游历在祖国的名胜佳地，天南海北。园中还有很多景物是模拟古诗人的诗情画意建造的，如蓬莱瑶台、武陵春色等。使人置身其中，仿佛进入了古诗画家们的幻想境界。

圆明园不但建筑宏伟，还收藏着最珍贵的历史文物。上自先秦时代的鼎彝礼器，下至唐、宋、元、明、清历代名人书画，所以它又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博物馆、图书馆、艺术馆。

一八六〇年七月六日，英、法侵略军侵入北京，闯进圆明园。他们把园内凡是能背走拿走的东西，统统掠走，拿不走的，就赶来大车或牲口搬运。实在无法拿走搬运的，则任意破坏、践踏，以至棒击，必致粉碎而后快。每个侵略军都"腰囊累累、满载而归"。一个叫赫里斯的英国军官，仅抢掠的金塔一座就价值二万二千多英镑。据《泰晤士报》随军记者报道："估计被劫掠和破坏的财产，总值超过六百万英镑。"为了消灭罪证，十月十八、十九日，三千多名侵略军官兵奉命出动放火，大火连烧三天，烟云笼罩整个北京城。这座我国封建时代园林艺术和建筑结构的精华，就这样被侵略者化成一片灰烬。

英、法侵略军的滔天罪行，在国内外受到了强烈的谴责。如法国伟大的浪漫主义作家雨果就曾痛斥："两个强盗走进圆明园，一个抢了东西，一个放了火……在历史面前，这两个强盗一个叫法兰西、一个叫英吉利……"

圆明园的毁灭是祖国文化史上无可估量的损失，也是世界文化史上无可估量的损失！

站在荒漠的废墟上，一任砭骨的北风掠面，我的心充满了无限的悲愤。思想的野马，仿佛把我从眼前的废墟，带进了历史的画廊……

我好象看见在辽阔的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人正耕耘着人类第一块处女地；我好象看见，在浩瀚的大洋彼岸，玛雅人正雕

刻着精美的塑画……呵，我想起了爱琴海区域的古文明和埃及的金字塔；想起了腓尼基的字母和巴比伦的楔形文；想到了希腊的古典文化和欧洲的文艺复兴、工业革命……

人类的文明，不就是全世界各个民族的人民你一点我一点地发明创造的吗？在发明和创造这些精神和物质文明的过程中，人类曾经走过怎样艰难曲折的道路，曾经付出何等的代价，甚至是生命的代价。令人发指的是，历史上，却就有那么一小撮人类文明的虐待狂，他们视文明为洪水猛兽，恨不能将人类赶进原始森林，恨不能将整个世界毁灭。可以肯定，如果不是惨遭焚灭的话，圆明园，无疑将是世界文明宝库中的一颗璀璨夺目的明珠。

我抓起一把发黑的泥土，仿佛闻到古代人民智慧的芳香；我拾起一块烧焦的瓦砾，仿佛看见烟云火海中，强盗们正发出兽性的狞笑……我难道是在发思古之幽情吗？不！我是在追思我们古老的民族灿烂的古代科学文化；我是在哀叹人民用智慧和血汗建造了举世无匹的艺术宝库，腐朽的封建王朝却没有能力保护它……

凝视着烧焦的瓦砾，一种突然而来的愤懑袭上我的心头。由于“四人帮”的破坏干扰，近十多年来，已经很少有人提及我们民族的历史了，已经很少有人再回顾我们民族曾经灿烂的古代科学文化了。能够责怪长安街上那位年轻的姑娘历史知识太贫乏，竟连圆明园都不知道吗？这根源，这一切罪恶的根源，都来自万恶的“四人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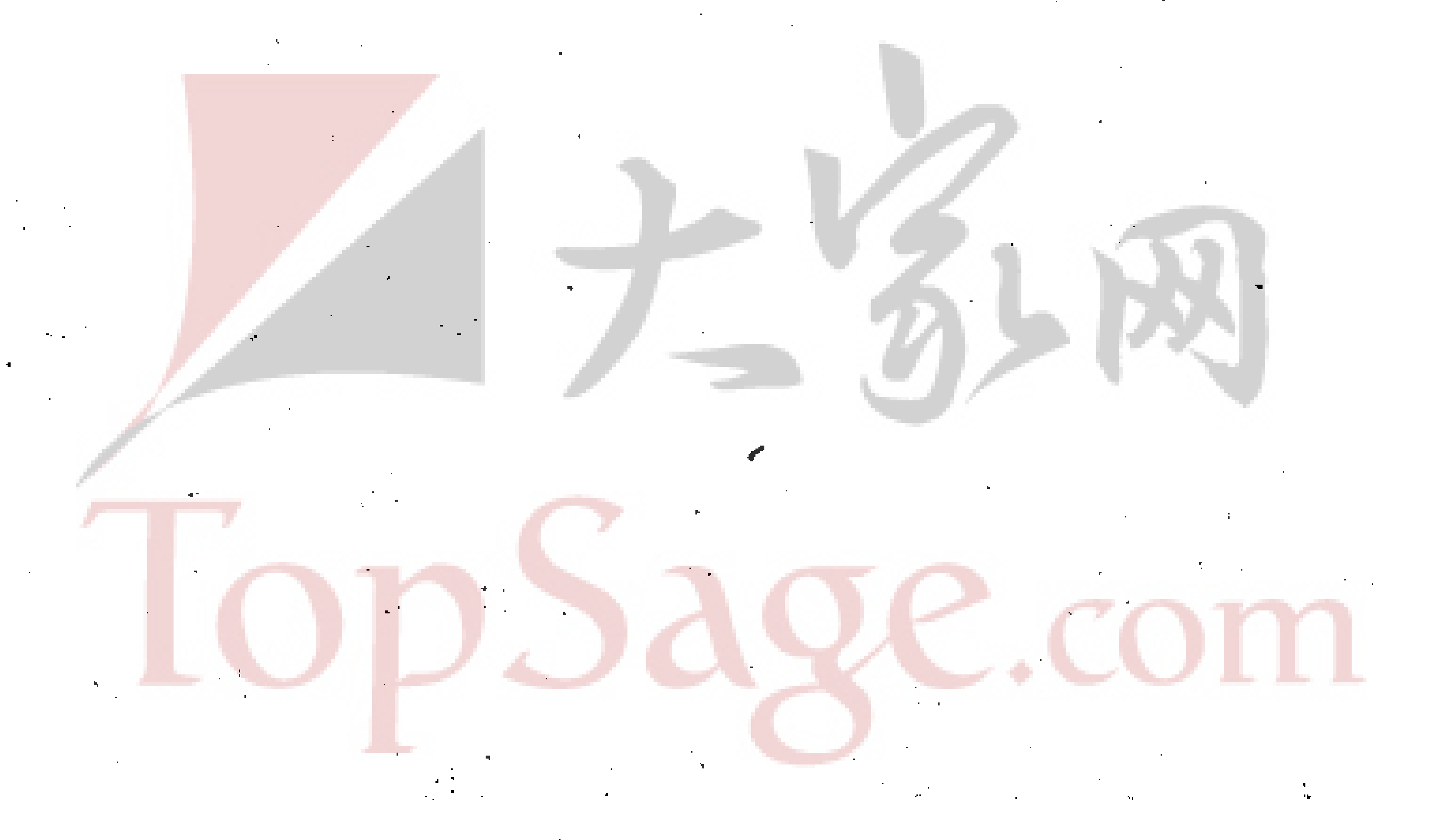
“四人帮”正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文明虐待狂！

在他们法西斯亡国愚民的政策下，多少珍罕的名胜古迹、历史文物横遭破坏；多少优秀的科学文化人材惨遭摧残；他们使多少青年人不知道过去；使多少爱国者丧失民族自信心；他们妄图把人民永远禁锢在愚昧无知的铁罐里，他们对中华民族的文明事业进行了空前绝后的大剿杀！他们犯下的罪孽是多么深重呵！

从圆明园归来，天安门广场已是华灯齐上。举目灿烂的五星国旗，环顾如潮的人流，一个强烈的念头在我的脑海涌起——

人们呵，当你们在长安街漫步的时候，当你们在故宫流连忘返的时候，当你们在北海扬桨击浪的时候，当你们在香山极目远眺的时候，请你们千万不要忘记了在你们的身旁有一片不该遗忘的废墟！

（选自《北京文艺》1979年第7期）



偷来题目做文章

——若打击知识分子，便是……

严 秀

最近我从好些作者的二三十包剪贴稿中，看到了一篇涉及知识分子问题的文章，其中有“虽然不能说打击知识分子便是打击革命，但是……”这样的提法，印象很深，但是哪位作家的文章却想不起了。显然，这明明是在正题反做，但也可能还有认识不够明确的地方。现在我要把这个题目接过来，明确地把它论证到底，做做傻事。

我要说，不管什么国家、什么性质的革命和建设，如果老是打击知识分子，那就必然是在重重地打击革命或进步。不管你以任何革命的理论来指导人们干这件“神圣的”事业，其错误的严重性都是一样的。从古到今，没有哪一个革命是以知识分子为对象的。反革命那面有知识分子，革命这面也必然有知识分子。项羽要是没有范增，他的力量会发展得那么强大吗？赶走了范增，他就全无章法注定灭亡了。刘邦没有萧何、张良、郦食其等，他能削平天下吗？刘备要是没有诸葛亮，单靠关羽、张飞这两个宝贝（张飞比关羽稍好一点），他能取得西川这块地盘去称王称帝吗？以上诸公是什么人？都是很有才能的知识分子。这些都是由说书人或草台班的戏剧就已经反复证明过的“学问”了，可是，在中国大概还得把这个问题继续论证几十年。

中国之大，无奇不有。中外历史上只有我们这个泱泱大国发

生过一次大革文化、道德和知识分子的命的“革命”，并且由林彪、江青、康生等自诩为这是马列主义最新最高的发展阶段，是马克思主义历史上第三个伟大里程碑的根本内容。对于这场稀世难找的大灾难，有人却郑重其事地要我们忘记这段历史，不要再提起它们。说，如果再写“文革”，那就不是批判“文革”，而是宣扬“文革”了，等等。套一句大家常常引用的列宁的话，就是“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据说，此话在列宁的著作中查无实据，大概是剧作家的神来之笔）！

林则徐是不是知识分子？洪秀全、石达开是不是知识分子？谭嗣同是不是知识分子？孙中山是不是知识分子？我的家乡在六七十年前是够偏僻的了，为什么十九世纪末戊戌变法时以身殉国的“六君子”中就有杨锐、刘光第两人是西蜀人？“五四”运动前后为什么有吴玉章、朱德、赵世炎、邓小平、陈毅、聂荣臻、刘伯承、刘伯坚、傅钟、杨尚昆、罗瑞卿、赵一曼这么多革命家离乡背井去发动革命或参加革命？陕北就更穷苦了，文化也落后得多，为什么那里出了李子洲、李锡九、刘志丹、谢子长、魏野畴那么多老革命家？无非都因为他们是有觉悟的知识分子，他们有知识，明是非，为了救国救民，不惜把生命交给国家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

从近代中国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出，在工人、农民、商人、知识分子中，参加革命和革新运动的人在本阶级和本集团的总人数中所占的比例，无疑地，以知识分子所占的百分比为最高。这些人正是为了战胜民族敌人和他们家庭所属的剥削阶级而奋斗牺牲的。谭嗣同的父亲是一个巡抚（清朝相当于省长），鲁迅也是官僚地主家庭出身，彭湃出身于大地主家庭，朱德、彭德怀本人就当过多年中级以上的旧军官，但是他们的光辉都如同日月经天，永照华夏。一切把知识分子，剥削阶级家庭出身或曾经在旧政权下做过一般雇员而无特殊劣迹的人，始终看作异己力量和敌人的思想，

实际上就是基督教中的"原罪主义"，即生下地来就同他们的始祖亚当夏娃一样，是在"天国"里犯了罪才降生下地来的。这种观点连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推而广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也是生下地来就有罪的，因为他们也都不是劳动人民家庭出身。

在我国，知识分子中政治立场反动的，犯罪的，直至叛国投敌、犯了反革命罪行的，当然有；但是为数极少。若干年来，我们振振有词地创造了"反革命知识分子"、"反动知识分子"这样的词汇。我以为今后不应当继续再用了——至少在法令、文件、负责人的文章和报告以及各种论文中都不宜再用了，在口头上也应该逐渐停止使用才好。工农中也有犯同样罪行的，难道我们能使用"反动工农"、"反革命工农"这样的词语么？解放军的官兵中，也有个别犯罪的，我们能称为"反革命……"什么什么的么？为什么要长期对知识分子如此另眼相看呢？这显然是一种把知识分子看作工农的异己力量的思想作怪的结果。一人犯罪，罪及整个社会集团或社会群体，这是反科学的，也是不合法的。

在民主革命中有打击贫农便是打击革命之说，当然十分正确。但是打击中农、打击个体劳动者、打击知识分子又是什么呢？当然同样也是打击革命。这些，在过去的土地革命中已经有了深刻的经验教训。至于在加紧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今天，离开了知识分子，更是寸步难行。今后，我们国家各条战线上所有最高级的领导者和基层的一般的工作人员，都必须同时是知识分子——革命化的知识分子。没有这一条，四个现代化建设便决不可能实现。

资本主义的发展，除了原始积累，掠夺和剥削诸因素之外，就它国内而言，根本的一条就在于：近、现代知识分子所掌握的科学、技术、文化、知识形成了强大的生产力。如果社会主义国家反而不懂得这一点，要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国家，是永远不能

实现的。

现在我们到处在呼吁要放手使用知识分子，要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等，这当然是完全必要的；但这恰恰说明有些地方，知识分子还没有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翁，他们还是处在一个半做客的地位。有权安排、使用、决定知识分子命运的人，有不少人还不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在国家中的地位，还得由他们来决定。那些发达国家从来没有提过这些口号，但他们却一直在重用知识分子。中国只有到这些口号成为多余的时候，问题才算得到了解决。

“咎已往之不鉴，知来者之可追”。是时候了，今天我们应该建立起一个坚定不移的新认识了，这就是：打击知识分子便是打击革命、打击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建设。这是一加一等于二的常识，而不是任何人不加思索就可以把它骂倒的“奇谈怪论”。

1986年3月14日于北京

（选自《人民日报》1986年4月7日）

刻在记忆的石壁上

[土家族] 蔡 测 海

攀上万仞奇峰的健儿，最先造就他的是第一个扶他学步的人；浩浩荡荡一泻千里的长江巨流，最初孕育她的是深山源头的涓涓细水。

记忆的帷幕徐徐地拉开了，刻在心头上的浮雕向我走来，微笑着、微笑着……

山的怀抱里，一片竹篁，几棵松柏，中间一幢两层楼的木板房，这儿就是我的母校。苏清是到这儿来的第六个老师。也许是这儿山陡路遥，人烟稀少，一年到头看不到一场电影；或许是这里单调、寂寞的可怕，除了乡邮员外，十天半月见不到一个新人，晚上只有光能听而不能促膝谈心的收音机，偶尔几声“咕咕”的野猫叫或者是夜鸟啼，把人吓得蒙着被子通夜不敢露头；或许是别的一些原因，前五个教师都找借口离开了这个地方，山里忙碌的土家人也记不起他们姓甚名谁了。只有苏清老师，打我懂事的时候起，就知道他在这儿教书。大人们叫他“斯文人”。他走路又轻又慢，怕踩死蚂蚁似的。有时，我们一群土家伢子追在他后面，踩他的鞋跟，打土话叫他“蜗牛”。哪知他会一口流利的土话，呵斥我们，板着脸将我们撵开，然后冲着我们笑笑，又不紧不慢地走路。

山里有句俗话：男服学堂女服嫁。我们这些野孩子，进了学校谁也不敢跟他捣蛋，好象老鼠见了猫似的大气都不敢出。他却对

我们一点都不凶，老是笑笑的。有时他和我们一起荡秋千，学着我们“啾嗬，啾嗬”地喊起来，把我们全逗乐了。

城里的儿童，未入学就会认字，画画儿；我们只会割草，捣鸦雀窝，知道地地菜可煮鸡蛋，蒲公英可做猪饲料，画眉鸟能学杜鹃叫，水蛇和岩花鱼配偶……除了这类事以外，什么也不知道，连数数还要扳指头。我们的心里就象这长满杂树的林要开垦出来，撒上种籽，长出苗苗，这拓荒者得花多少工夫呵！

随便什么时候，我从书包里掏出梆硬的糍粑，“咔嚓”、“咔嚓”地咬成个月牙儿，老师见我啃得唾沫四溅，关切地说：“乱吃东西会把肚子搞坏。”随后，每天哔哩哔剥地烧起一堆柴火，他把糍粑烤得软酥酥地给我。

上课时，窗外小鸟啁啾，我心里直发痒，偷偷地摸出弹弓，“叭”的一声，小鸟应声落地，老师朝我走来了，同学们都朝着我笑。我惶惶的，心里象拍皮球，恨不得钻到桌子底下去。老师用严中含柔的目光安顿了我的心，然后发出抑扬顿挫的声音，接着讲课……

我能爬上几丈高的树梢烧一窝“葫芦包”野蜂子，能一伸手抓住风哨蛇，却在学校常对作业发愣，脑子里象塞着一个木塞子，怎么也扒不开。每到这时候，便把未完成的作业偷偷塞进同学们的练习簿中，自然，第二天上课时，老师把我未完成的作业在我眼前摊开，他又生气又难过，象农民撒下了种籽，被山雀偷吃了一样。

一个小学教师，他不是发现新大陆，不是去攻占城堡，他是在杳无人迹的巴茅丛中踏出一条小径，让孩子们走到大路上来。

木楼呵，山里孩子的摇篮。雪花融了，桃花开了，……我们心灵的洞窗一扇扇地打开，通向一个个新奇的世界：太阳是个燃烧的大火球啦，偌大无比的鲸鱼啦，古代的大诗人屈原啦，除了十个数字还有小数和分数啦……当老师将那些粉笔字从黑板上抹

去，却深深地印上了我们的脑际。苏清老师他那宽大的 衣 襟 后面，藏着无尽的光源，闪烁着不落的星星。我突然产生一种奇特的感觉：他就是这深山里的一颗明星，照亮我们土家儿童露珠一般的心灵；他就是穿山透石的河流，载一叶叶小舟，驶向大海！

小学就要结业了，忙于毕业考试，我们不象平时那样调皮，仍免不了嘻笑作乐，苏清老师却收起了微笑，一天比一天瘦，眼睛也是红红的，我们知道他很着急。

升学通知下来了，他乐得象个小孩子，“又是二十名，比去年多三名！”同学们向他辞别时，他却又是惘然若失的样子，喃喃地说：“又飞了，又飞了！”红着眼睛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然后分送给我们一些小小的礼品，给了我一本方志敏烈士的《可爱的中国》。

六年朝夕相处的老师，我对他有一种特殊的情感，他没有在弹火横飞的战场上拼杀，也没有千古不朽的名言，而是一位平凡的师长。他象一个摆渡的艄公，一任风雨阴晴，酷暑严寒，在渡口上来来去去，没有他，多少人将遥望彼岸，徘徊江边，难以启程呵！有人说母亲是人生的第一个老师，老师呵，我说你就是我的乳娘！

以后，我很少去看他，但那山村木楼里一切平凡的往事，却似幕幕童话般的梦幻留在我的脑际。或许，苏清老师又站在路边那块大青石上，望着山路的尽头，敞开宽大的衣襟，和朝阳一道迎接新来的孩子们……

文化大革命时，我已经是某学院的大学生了。我收到苏清老师的一封信，大意是说他身体不好，在病休中，信上还对我说：你是土家族第一代大学生，要努力读书，不要随波逐流。人民供你读了十几年书，总不能两手空空地去见他们。听到他的 谆 谆 教诲，我仿佛又回到孩提时代……

学校乱得不能上课，我便请假回到乡下。

那幢小木楼早刻上风雨洗礼的痕迹。我推开木板门，叫了声“苏老师”，里面挪出一个佝偻的身子，头上象粘满了抖不掉的粉笔灰，精瘦的脸上先浮现一层笑意，高兴地说：“火苗笑，贵客到，昨晚大笑的是你呀！”他摇了几下扇子，象要驱赶一屋子闷热，又说道：“土地荒芜了，农民是痛心的。今日教育界的现状实在令人不安，教的不能教，学的学不好！这年头，教书的一钱不值，可我觉得离开教书才不值一钱，我能做别的什么呢？”他拿出一叠稿本，前面用工整的楷书字写着：“直观教学与儿童思维能力的培养。”他告诉我，这是他二十年来的经验总结，希望以后对小学教育有用。

那年头，研究教育未免不合时宜，有几个这样的“傻子”呢！

打那以后，阔别八年有余，我已调到南方工作。祖国大地又升起绚丽的晨光，梦乡里，我又回到湘西的青山绿水间，木楼瓦舍，新燕垒窝；校园内外，新笋争春，苏清老师或许和孩子们欢乐在秋千架上，或许站在讲台上，孩子们谛听着他那抑扬顿挫的声音。

我盘算着去探望阔别的苏清老师，他却住进医院了。

千里之外赶到山城医院，医生告诉我，苏清老师的病已经很危险了，最多还能活两三个小时。他对医生说过：“春天来了，是播种的季节了，要是再能教二十年书，我就满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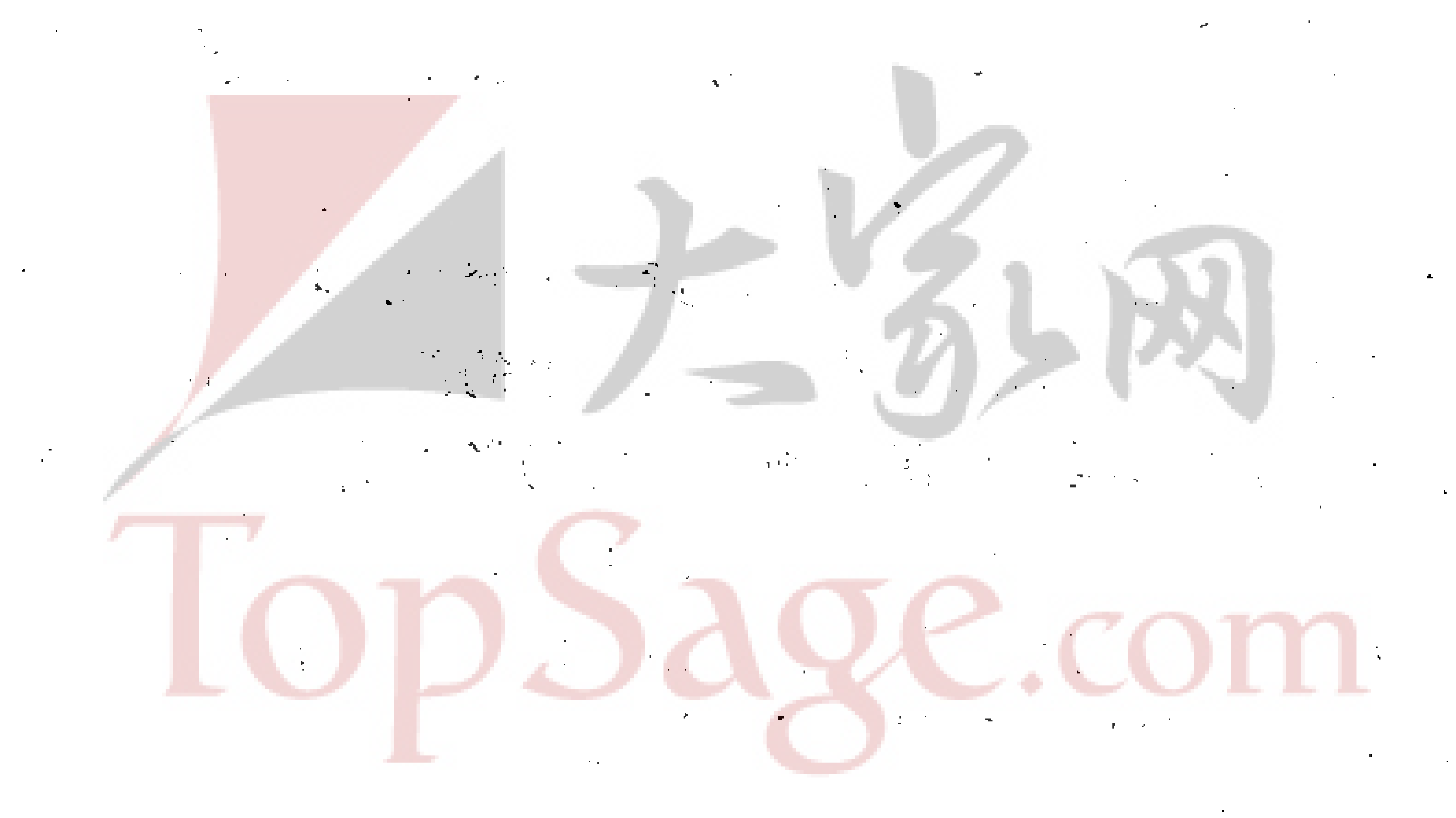
医生的警报是这样的无情。苏清老师终年沉浸于苦心教学，十年动乱更无暇顾及健康，他操劳成疾，脑溢血夺去了一个正在走向成熟的园丁的生命！

追悼会上，悲痛的土家人民和小教界对他生平的介绍是这样的：苏清老师是远来的汉族人，三十年来一直在一所偏僻的山村小学教书，凭借一座简陋的木楼，教出的学生有的在山南塞北，大河上下。他不是拔地而起的高峰，而是铺在山路上的一颗石

子，让孩子们从他背上踏过，自己却发出欣喜的微笑。无须给他树立丰碑，书写传记，他已活在土家人民的心里，隽刻在孩子们记忆的石壁上。

今天，有多少人为“四化”建设献出自己的聪明才智，也有的一如苏清老师那样无声无息的人，在广漠的角角落落，辛勤地浇灌着朵朵鲜花，装点着祖国不凋的春色。

（选自《中国新文学大系》〔1979－1984〕散文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



小鸟，你飞向何方

赵丽宏

在黄昏的微光里，有那清晨的鸟儿来到了我的沉默的鸟巢里。

我喜欢泰戈尔的诗。还在读中学的时候，泰戈尔就把我迷住了，一本薄薄的《飞鸟集》，竟被我纤嫩的手指翻得稀烂。那些充满着光彩和幻想的诗句，曾多少次拨动我少年的心弦……

《飞鸟集》破损了，我渴望再得到一本。然而，“文化革命”一开始，这个小小的愿望，竟成了梦想。我的那本破烂的《飞鸟集》，也被人拿去投入街头烧书的熊熊烈火中，暗红色的灰烬在火光里飞飏，飘飘洒洒，纷纷扬扬。我仿佛看见老态龙钟的泰戈尔在火光里站着，烈火烧红了他的白发，烧红了他的银须，也烧红了他的朴素的白袍。他用他那严峻而又安详的目光注视着这一切，看着，看着，他的神色变了，似有几许惊恐，几许不安，也有几许愤怒，几许嘲讽……

我还喜欢泰戈尔。在动乱的岁月里，我默默地背诵着他的诗，以求得几分心灵的安宁。“诗人的风，正出经海洋和森林，求它自己的歌声。”我陶醉在他所描绘的大自然中了——那宁静而又浮躁的海洋，那广袤而又多变的天空，那温暖而又清澈的湖泊，那葱郁而又古老的森林……

有一天，我忽然异想天开了：到旧书店去走走，看能不能找到几本好书。结果，当然叫人失望。但，我发现，有时还会有几

本“罪当火烧”的书出现在书架上，或许，这是出于店员的粗心吧。于是，我抱着几分侥幸，三天两头往旧书店跑。一个星期天的早晨，我又走进冷冷清清的旧书店。我的目光，久久地在一排排大红的书脊中扫动，突然，我的眼睛发亮了：一条翠绿色的书脊，赫然跻身在一片红色之间，呵，竟是《飞鸟集》！

该不会有另一种《飞鸟集》吧？我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仔细一看，果真有泰戈尔的名字。随即，我又紧张了，是的，这年头，得而复失的太多了。挤压着《飞鸟集》的一片红色，又使我想起街头那一堆堆焚书的烈火，那漫天飞扬的纸灰……我赶紧向书架伸出手去。

几乎是同时，旁边也伸出一只手来，两只手，都紧紧地捏住了《飞鸟集》。这是一只瘦小白皙的手，一只小姑娘的手。我转过脸来，正迎上两道清亮的目光——一个中学生模样的小姑娘站在我身旁，抬起脸看着我，白圆的脸上，一双清秀的眼睛眨巴眨巴地闪动着，象一潭清澈见底的泉水，微波起伏，平静中略带点惊讶。

我愣住了，手捏着书脊，不知如何是好。还是她开了口：“你也要它吗？那就给你吧。”声音，清脆得象小鸟在唱歌。

我的脑海里忽然旋起个念头：在这样的时侯，她还会喜欢泰戈尔？莫非，她根本不知道这是怎样一本书？于是，我轻轻问道：“你知道，这是谁的书？”

“谁的书！”小姑娘抬起头来，颇有些惊奇地看着我，秀美的眼睛睁得滚圆，转而，开心地笑起来，一边笑，一边做了个鬼脸：“这是一个老爷爷的书，一个满脸白胡子的印度老爷爷。我喜欢他。”说罢，用手做着捋胡子的样子，又格格地笑了。如同平平静静的池塘里投进了一颗石子，笑声，在静静的店堂里荡漾……

啊，还真是个熟悉泰戈尔的！我多么想和她谈谈泰戈尔，谈

谈我所喜欢的那些作家，谈谈几乎已被人们遗忘了的世界呵！然而，这样的年头，这样的场合，这样的谈话肯定是不合时宜的，即便年轻，我还是懂得这一点。小姑娘见我呆呆地不吭声，刷地一下把《飞鸟集》从书架上抽下来，塞到我手中："给你吧，我家里还藏着一本呢！"没等我作出任何反应，她已经转身去了。我只看见她的背影：一件淡紫色的衬衫，上面开满了白色的小花；两根垂到腰间的长辫，随着她轻快的脚步摆动……

夏天的飞鸟，飞到我窗前唱歌，又飞去了。

旧书店里的那次邂逅，留给我的印象竟是那么强烈。真的，生活中有些偶然发生的事情，有时会深深地刻进记忆中，永远也忘记不了。我不知道那个小姑娘的名字，甚至没有看仔细她的容貌，但，她从此却常常地闯到我的记忆中来了。当我看着那些在街头吸烟，无聊、踯躅的青年，心头忧郁发闷的时候，当我读着那些大吹"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奇文，两眼茫然迷离的时候，她，就会悄悄地站到我的面前，眨着一对明亮的眼睛，莞尔一笑，把一本《飞鸟集》塞到我手中，然后，是那唱歌一般悦耳的声音："这是一个老爷爷的书，给你吧，我家里还藏着一本呢！"

她使我惶乱的思想得到一丝欣慰，她使我空虚的心灵得到几分充实。她使我相信：并不是所有的青年人都忘记了世界，抛弃了前人创造的文化，抛弃了那些属于全体人类的美的事物！

有时，我真想再见到这位小姑娘，可是，偌大个城市，哪里找得到她呢？有时，我却又怕见到她，因为，在这些岁月里，有多少纯真的青年人变了，变得世故，变得粗俗，就象炎夏久旱之后的秧苗，失去了水灵灵的翠绿，萎缩了，枯黄了。我怕再见到她以后，便会永远丢失那段美好的回忆。

一次，我在街上走着，迎面过来几个时髦的姑娘，飘拂潇洒

的波浪长发，色调浓艳的喇叭裤子，高跟鞋踏得笃笃作响，香脂味随着轻风飘漾。她们指手划脚大声谈笑着，毫无顾忌，似乎故意招摇过市，引得路人纷纷投去惊奇的目光，目光之中，不无鄙视，对那些衣着打扮，我倒没有多少反感，只是她们的神态……

我忽然发现，这中间有一张似曾相识的脸——呵，难道是她，是那个在书店遇见的姑娘！真有点象呀！我的心不禁一阵抽搐。我迎上去，想打招呼，她却根本不认识我，连看都不看一眼，勾着女伴的颈脖，嘻笑着从我身边走过去。哦，不是她，但愿不是她！我默默地安慰着自己，呆立在路边，闭上了眼睛……

是的，这决不会是她。然而，这件小事却给我心头重重一击。工作之余，我又打开泰戈尔的诗集。泰戈尔，这位异国诗人，毕竟离我们遥远了，他怎么回答我们这一代青年人的疑虑和苦恼呢！他的一些含着神秘色彩的诗句，竟使我增添许多莫名的忧愁和烦闷。"有些看不见的手指，如懒懒的微飔似的，正在我的心上，奏着潺湲的乐声"。呵，"我知道我的忧伤会伸展开它的红玫瑰叶子，把心开向太阳！"

冬天的小鸟啁啾着，要飞向何方？

历尽了一场肃杀的寒冬，春天来了。经过冰雪的煎熬，经过风暴的洗礼，多少年轻的心灵复苏了，他们告别了愚昧，告别了忧郁，告别了轻狂，向光明的未来迈开了脚步。就象泥土里的种子，悄悄地萌发出水灵灵的嫩芽，使劲顶出地面，在春风春雨里舒展开青翠的枝叶……

恍若梦境，我竟考上了大学，去报到之前，我清理着我的小小书库，找几本心爱的书随身带着，第一本，就想到了《飞鸟集》。呵，她在哪里呢？那个许多年前在书店里遇见的小姑娘！此刻，即使她站到我面前，我大概也不会认识她了，可是，我多

么想知道，她在哪里……

人流，长长不断的人流，浩浩荡荡涌向校门。我随着报到的人群，慢慢地向前走着。不知怎的，我仿佛有一种预感——在这重进校门的队伍中，会遇见她。于是，我频频四顾，在人群中寻找着。

一次又一次，我似乎见到了她——她背着书包走过来了，脚步，已不似当年轻盈，却稳重了，坚定了；身上，还是那一件淡紫色的衬衫，上面开满了白色的小花；两根垂到腰间的长辫，轻轻地晃动着……

这不过是幻觉而已，我找不到她。在这支源源不绝的人流里，有那么多的小伙，那么多的姑娘，哪有这样巧的事情呢。可是，我的心头还是涌起了几分惆怅，眼前，仿佛又掠过几年前的街头见到的那一幕……

有人撞到我的脚跟上，我一下子从沉思中惊醒。身边，是笑声，是歌声，是脚步声。我不禁哑然失笑了，脑海中，突然跳出几行不知是谁写的诗句来：

你呀，你呀，何必那么傻，
经过一场风寒，就以为万物肃杀……
闻一闻风儿中春的芳馨吧，
生活，总要向美好转化！

我抬起头来，幽蓝的天空，辽远而又纯净——这是春天的晴空呵！一群又一群鸟儿从远方来了，它们欢叫着，抖动着翅膀，划过透明的青天，飞呵，飞呵，飞……

（选自《散文》1980年第6期）

那蓝头巾一闪……

刘湛秋

那蓝头巾一闪，我的记忆又亮了。

遗失了的山谷，遗失了的一桥，遗失了的沟边几座小土屋。但那在风中摇晃的马灯，那麻麻点点的黑板，那摇摇晃晃的桌椅，还有你那拿着粉笔的认真的样子，象是若明若淡的雾，被我的泪水打湿了。

也许，青苔上留有坚贞的誓言；也许，枫叶上挂着你的微笑；也许，百果树结的果子，香甜的肉仁里藏着根苦芯。

你说过，要永远，和这儿的泥土，和这儿的孩子……

但是，那场不合时宜的暴风雨，那股吞灭我们民族的洪流，也淹没了你——一个扎根山村的教师；你那朴实的蓝头巾，漂流在溪水泛白的浪花上。

今天，当翻新的土屋又响起琅琅的书声，我又看见那蓝头巾在一闪一闪。于是，我的记忆固执地说：

啊，永不会消灭的，那蓝色的头巾的闪动。

1980年

（选自《长江文艺》1981年第3期）

谁是最可爱的人

魏　巍

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事情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它使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但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呢？当然，我们的工农群众就是无比可爱的；可是这里我想说的是他们的子弟，那些拿起枪来献身革命斗争的工农子弟，那些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战士们，我感到他们是最可爱的人。

也许还有人心里隐隐约约地说：你说的就是那些"兵"吗？他们看来是很平凡、很简单的哩，既看不出他们有甚么高明的知识，又看不出他们有丰盛细致的感情。可是，我要说，这是由于他跟我们的战士接触太少，还没有了解到我们的战士：他们的品质是那样地纯洁和高尚，他们的意志是那样地坚韧和刚强，他们的气质是那样地淳朴和谦逊，他们的胸怀是那样地美丽和宽广！

让我还是来说一段故事吧。

还是在二次战役的时候，有一支志愿军的部队向敌后猛插，去切断军隅里敌人的逃路。当他们赶到书堂站时，逃敌也恰恰赶到那里，眼看就要从汽车路上开过去。这支部队的先头连就匆匆占领了汽车路边一个很低的光光的小山岗，阻住敌人。一场壮烈的搏斗就开始了。敌人为了逃命，用了三十二架飞机、十多辆坦

克和集团冲锋向这个连的阵地汹涌卷来，整个山顶的土都被打翻了，汽油弹的火焰把这个阵地烧红了。但勇士们在这烟与火的山岗上，高喊着口号，一次又一次地把敌人打死在阵地前面。敌人的死尸象谷个子似地在山前堆满了，血也把这山岗流红了。可是敌人还是要拚死争夺，好使自己的主力不致覆灭。这场激战整整持续了八个小时。最后，勇士们的子弹打光了。蜂拥上来的敌人占领了山头，把他们压到山脚。飞机掷下的汽油弹把他们的身上烧着了火。这时候，勇士们是仍然不会后退的呀，他们把枪一摔，身上帽子上呼呼地冒着火苗，向敌人扑去，把敌人抱住，让身上的火，也要把占领阵地的敌人烧死。……据这个营的营长告诉我，战后，这个连的阵地上，枪支完全摔碎了，机枪零件扔得满山都是。烈士们的尸体，保留着各种各样的姿势，有抱住敌人腰的，有抱住敌人头的，有掐住敌人脖子把敌人摁倒在地上的，和敌人倒在一起，烧在一起。还有一个战士，他手里还紧握着一个手榴弹，弹体上沾满脑浆；和他死在一起的美国鬼子，脑浆迸裂，涂了一地。另有一个战士，嘴里还衔着敌人的半块耳朵。在掩埋烈士们遗体的时候，由于他们两手扣着，把敌人抱得那样紧，分都分不开，以致把有些人的手指都掰断了。……这个连虽然伤亡很大，他们却打死了三百多敌人，更重要的，他们使得我们部队的主力赶上来，聚歼了敌人。

这就是朝鲜战场上一次最壮烈的战斗——松骨峰战斗，或者叫书堂站战斗。假若需要立纪念碑的话，让我把带火扑敌和用刺刀跟敌人拚死在一起的烈士们的名字记下吧。他们的名字是：王金传、邢玉堂、王文英、熊官全、王金侯、赵锡杰、隋金山、李玉安、丁振岱、张贵生、崔玉亮、李树国。还有一个战士，已经不可能知道他的名字了。让我们的烈士们千载万世永垂不朽吧！

这个营长向我说了以上的情形，他的声调是缓慢的，他的情感是沉重的。他说在阵地上掩埋烈士的时候，他掉了眼泪。但他接

着说："你不要以为我是为他们伤心，我是为他们骄傲！我觉得我们的战士太伟大了，太可爱了，我不能不被他们感动得掉下泪来。"

朋友们，当你听到这段英雄事迹的时候，你的感想如何呢？你不觉得我们的战士是可爱的吗？你不以我们的祖国有着这样的英雄而自豪吗？

我们的战士，对敌人这样狠，而对朝鲜人民却是那样地爱，充满国际主义的深厚热情。

在汉江北岸，我遇到一个青年战士，他今年才二十一岁，名叫马玉祥，是黑龙江青岗县人。他长着一副微黑透红的脸膛，高高的个儿，站在那儿，象秋天田野里一株红高粱那样淳朴可爱。不过因为他才从阵地上下来，显得稍微疲劳些，眼里的红丝还没有退净。他原来是炮兵连的。有一天夜里，他被一阵哭声惊醒了，出去一看，是一个朝鲜老妈妈坐在山岗上哭。原来她的房子被炸毁了，她在山里搭了个窝棚，窝棚又被炸毁了。回来，他马上到连部要求调到步兵连去，正好步兵连也需要人，就批准了他。我说："在炮兵连不是一样打敌人吗？""那，不同！"他说，"离敌人越近，越觉着打得过瘾，越觉着打得解恨！"

在汉江南岸的那些日子里，有一天他从阵地上下来做饭。刚一进村，有几架敌机袭过来，打了一阵机关炮，接着就扔下了两个大燃烧弹。有几间房子着火了，火又盛，烟又大，使人不敢到跟前去。这时候，他听见烟火里有一个小孩子哇哇哭叫的声音。他马上穿过浓烟到近处一看，一个朝鲜的中年男人在院子里倒着，小孩子的哭声还在屋里。他走到屋门口，屋门口的火苗呼呼的，已经进不去人，门窗的纸已经烧着。小孩子的哭声随着那滚滚的浓烟传出来，听得真真切切。当他叙述到这里的时候，他说："我能够不进去吗？我不能！我想，要在祖国遇见这种情形，我能够进去，那么，在朝鲜我就可以不进去吗？朝鲜人民和我们祖国的人民不是一样的吗？我就踹开门，扑了进去。呀！满屋子灰洞

洞的烟，只能听见小孩哭，看不见人。我的眼也睁不开，脸烫得象刀割一般。我也不知道自己的身上着了火没有，我也不管它了，只是在地上乱摸。先摸着一个大人，拉了拉没拉动；又向大人的身后摸，才摸着小孩的腿，我就一把抓着抱起来，跳出门去。我一看小孩子，是挺好的一个小孩儿呀。他穿着小短褂儿，光着两条小腿儿，小腿儿乱蹬着，哇哇地哭。我心想：'不管你哭不哭，不救活你家大人，谁养活你哩！'这时候，火更大了，屋子里的家具什物也烧着了。我就把他往地上一放，就又从那火门里钻进去。一拉那个大人，她哼了一声、我就使劲往外拉，见她又不动了。凑近一看，见她脸上流下来的血已经把她胸前的白衣染红了，眼睛已经闭上。我知道她不行了，才赶忙跳出门外，扑灭身上的火苗，抱起这个无父无母的孩子。……"

朋友，当你听到这段事迹的时候，你的感觉又是如何呢？你不觉得我们的战士是最可爱的人吗？

谁都知道，朝鲜战场是艰苦些。但战士们是怎样想的呢？有一次，我见到一个战士，在防空洞里，吃一口炒面，就一口雪。我问他："你不觉得苦吗？"他把正送往嘴里的一勺雪收回来，笑了笑，说："怎么能不觉得？咱们革命军队又不是人怪物。不过咱们的光荣也就在这里。"他把小勺儿干脆放下，兴奋地说："就拿吃雪来说吧。我在这里吃雪，正是为了我们祖国的人民不吃雪。他们可以坐在挺豁亮的屋子里，泡上一壶茶，守住个小火炉子，想吃点甚么就做点甚么。"他又指了指狭小潮湿的防空洞，说："再比如蹲防空洞吧，多憋闷得慌哩，眼看着外面好好的太阳不能晒，光光的马路不能走。可是我在这里蹲防空洞，祖国的人民就可以不蹲防空洞呀，他们就可以在马路上不慌不忙地走呀。他们想骑车子也行，想走路也行，边蹓跶、边说话也行。只要能使人民得到幸福，也就是我们最大的幸福。所以，"他又把雪放到嘴里，象总结似地说，"我在这里流点血不算甚么，吃这

点苦又算甚么哩！”我又问：“你想不想祖国呀？”他笑起来，“谁不想哩，说不想，那是假话，可是我不愿意回去。如果回去，祖国的老百姓问：‘我们托付给你们的任务完成得怎么样啦？’我怎么答对呢？我说‘朝鲜半边红，半边黑’，这算甚么话呢？”我接着问：“你们经历了这么多危险，吃了这么多苦，你们对祖国对朝鲜有甚么要求吗？”他想了一下，才回答我：“我们甚么也不要。可是说心里话，——我这话可不一定恰当呀，我们是想要这么大的一个东西……”他笑着，用手指比个铜子儿大小，怕我不明白，又说：“一块‘朝鲜解放纪念章’，我们愿意戴在胸脯上，回到咱们的祖国去。”

朋友们，用不着多举例，你已经可以了解我们的战士是怎样一种人，这种人是甚么一种品质，他们的灵魂是多么的美丽和宽广。他们是历史上、世界上第一流的战士，第一流的人！他们是世界上一切伟大人民的优秀之花！是我们值得骄傲的祖国之花！我们以我们的祖国有这样的英雄而骄傲，我们以生在这个英雄的国度而自豪！

亲爱的朋友们，当你坐上早晨第一列电车走向工厂的时候，当你扛上犁耙走向田野的时候，当你喝完一杯豆浆，提着书包走向学校的时候，当你坐到办公桌前开始这一天工作的时候，当你向孩子嘴里塞着苹果的时候，当你和爱人悠闲散步的时候……朋友，你是否意识到你是在幸福之中呢？你也许很惊讶地说：“这是很平常的呀！”可是，从朝鲜归来的人，会知道你正生活在幸福中。请你意识到这是一种幸福吧，因为只有你意识到这一点，你才能更深刻了解我们的战士在朝鲜奋不顾身的原因。朋友！你是这么爱我们的祖国，爱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你一定会深深地爱我们的战士，——他们确实是我们最可爱的人！

1951年4月1日夜草

（选自《谁是最可爱的人》，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节选）

穆青　冯健　周原

一九六二年冬天正是豫东兰考县遭受内涝的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这一年，春天风沙打毁了二十万亩麦子，秋天淹坏了三十多万亩庄稼，盐碱地上有十万亩禾苗碱死，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年的最低水平。

就是在这样的关口，党派焦裕禄来到了兰考。

展现在焦裕禄面前的兰考大地，是一幅多么严重的灾荒的景象呵！横贯全境的两条黄河故道，是一眼看不到边的黄沙；片片内涝的洼窝里，结着青色的冰凌；白茫茫的盐碱地上，枯草在寒风中抖动。

困难，重重的困难，象一付沉重的担子，压在这位新到任的县委书记的双肩。但是，焦裕禄是带着《毛泽东选集》来的，是怀着改变兰考灾区面貌的坚定决心来的。在这个贫农出身的共产党员看来，这里有三十六万勤劳的人民，有烈士们流鲜血解放出来的九十多万亩土地。只要加强党的领导，一时有天大的艰难，也一定要杀出条路来。

第二天，当大家知道焦裕禄是新来的县委书记时，他已经下乡了。

他到灾情最重的公社和大队去了。他到贫下中农的草屋里，到饲养棚里，到田边地头，去了解情况，观察灾情去了。他从这个大队到那个大队，他一路走，一路和同行的干部谈论。见到沙

丘，他说："栽上树，岂不是成了一片好绿林！"见到涝洼窝，他说："这里可以栽苇、种蒲、养鱼。"见到碱地，他说："治住它，把一片白变成一片青！"转了一圈回到县委，他向大家说："兰考是个大有作为的地方，问题是要干，要革命。兰考是灾区，穷，困难多，但灾区有个好处，它能锻炼人的革命意志，培养人的革命品格。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

焦裕禄的话，说得大家心里热呼呼的。大家议论说，新来的县委书记看问题高人一着棋，他能从困难中看到希望，能从不利条件中看到有利因素。

"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

焦裕禄深深地了解，理想和规划并不等于现实，这涝、沙、碱三害，自古以来害了兰考人民多少年呵！今天，要制伏"三害"，要把它们从兰考土地上象送瘟神一样驱走，必须进行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付出高昂的代价。

他想，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不管做什么工作，必须首先了解情况，进行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要想战胜灾害，单靠一时的热情，单靠主观愿望，事情断然是办不好的。即使硬干，也要犯毛主席早已批评过的"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的错误。要想战胜灾害，必须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详尽地掌握灾害的底细，了解灾害的来龙去脉，然后作出正确的判断和部署。

他下决心要把兰考县一千八百平方公里土地上的自然情况摸透，亲自去掂一掂兰考的"三害"究竟有多大份量。

根据这一想法，县委先后抽调了一百二十个干部、老农和技术员，组织一支三结合的"三害"调查队。在全县展开了大规模的追洪水，查风口，探流沙的调查研究工作。焦裕禄和县委其他

领导干部，都参加了这场战斗。那时候，焦裕禄正患着慢性的肝病，许多同志担心他在大风大雨中奔波，会加剧病情的发展，劝他不要参加，但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同志们的劝告。他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他不愿意坐在办公室里依靠别人的汇报来进行工作，说完就背着干粮，拿着雨伞和大家一起出发了。

每当风沙最大的时候，也就是他带头下去查风口，探流沙的时候，雨最大的时候，也就是他带头下去冒雨涉水，观看洪水流势和变化的时候。他认为这是掌握风沙、水害规律最有利的时机。为了弄清一个大风口，一条主干河道的来龙去脉，他经常不辞劳苦地跟着调查队，追寻风沙和洪水的去向，从黄河故道开始，越过县界、省界，一直追到沙落尘埃，水入河道，方肯罢休。在这场艰苦的斗争中，县委书记焦裕禄简直变成一个满身泥水的农村"脱坯人"了。他和调查队的同志们经常在齐腰深的水里吃干粮，有时夜晚蹲在泥水处歇息……。

有一次，焦裕禄从杞县阳垌公社回县的路上，遇到了白帐子猛雨。大雨下了七天七夜，全县变成了一片汪洋。焦裕禄想："嘀，洪水呀，等还等不到，你自己送上门来了。"他回到县里后，连停也没停，就带着办公室的三个同志出发了。眼前只有水，哪里有路？他们靠着各人手里的一根棍，探着，走着。这时，焦裕禄突然感到一阵阵肝痛，时时弯下身子用左手按着肝部。三个青年恳求着说："你回去休息吧。把任务交给我们，我们保证按照你的要求完成任务。"焦裕禄没有同意，继续一路走，一路工作着。

他站在洪水激流中，同志们为他张了伞，他画了一张又一张水的流向图。等他们赶到金营大队，支部书记李广志看见焦裕禄就吃惊地问："一片汪洋大水，您是咋来的？"焦裕禄抡着手里的棍子说："就坐这条船来的。"李广志让他休息一下，他却拿出自己画的图来，一边指点着，一边滔滔不绝地告诉李广志，

根据这里的地形和水的流势，应该从哪里到哪里开一条河，再从哪里到哪里挖一条支沟，……这样，就可以把这几个大队的积水，统统排出去了。李广志听了非常感动，他没有想到焦裕禄同志的领导工作竟这样的深入细致！到吃饭的时候了，他要给焦裕禄派饭，焦裕禄说："雨天，群众缺烧的，不吃啦！"说着就又向风雨中走去。

送走了风沙滚滚的春天，又送走了雨水集中的夏季，调查队在风里、雨里、沙窝里、激流里度过了一个月又一个月，方圆跋涉了五千余里，终于使县委抓到了兰考"三害"的第一手资料，全县有大小风口八十四个，经调查队一个个查清，编了号，绘了图；全县有大小沙丘一千六百个，也一个个经过丈量，编了号、绘了图；全县的千河万流，淤塞的河渠，阻水的路基、涵闸……也调查得清清楚楚，绘成了详细的排涝泄洪图。

这种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使县委基本上掌握了水、沙、碱发生发展的规律。几个月辛苦奔波，换来了一整套又具体又详细的资料，把全县抗灾斗争的战斗部署，放在一个更科学更扎实的基础之上。大家都觉得方向明，信心足，无形中增添了不少的力量。

"当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共产党员要出现在群众面前"

就在兰考人民对涝、沙、碱三害全面出击的时候，一场比过去更加严重的灾害又向兰考袭来。一九六三年秋季，兰考县一连下了十三天雨，雨量达二百五十毫米。大片大片的庄稼汪在洼窝里，渍死了。全县有十一万亩秋粮绝收，二十二万亩受灾。

焦裕禄和县委的同志们全力投入了生产救灾。

那是个冬天的黄昏。北风越刮越紧，雪越下越大，焦裕禄听见风雪声，倚在门边望着风雪发呆。过了会儿，他又走回来，对

办公室的同志们严肃地说："在这大风大雪里，贫下中农住得咋样？牲口咋样？"接着他要求县委办公室立即通知各公社做好几件雪天工作。他说："我说，你们记记。第一、所有农村干部必须深入到户，访贫问苦，安置无屋居住的人，发现断炊户，立即解决。第二、所有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必须深入牛屋检查，照顾老弱病畜，保证不许冻坏一头牲口。第三、安排好室内付业生产。第四、对于参加运输的人畜，凡是被风雪隔在途中的，在哪个大队的范围，由哪个大队热情招待，保证吃得饱，住得暖。第五、教育全党，在大雪封门的时候，到群众中去，和他们同甘共苦，最后一条，把检查执行的情况迅速报告县委。"办公室的同志记下他的话，立即用电话向各公社发出了通知。

这天，外面的大风雪刮了一夜。焦裕禄的房子里，电灯也亮了一夜。第二天，窗户纸刚刚透亮，他就挨门把全院的同志们叫起来开会。焦裕禄说："同志们，你们看，这场雪越下越大，这会给群众带来很多困难，在这大雪拥门的时候，我们不能坐在办公室里烤火，应该到群众中间去。共产党员应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的面前，在群众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关心群众，帮助群众。"

简短的几句话，象刀刻的一样刻在每个同志的心上。有人眼睛湿润了，有人有多少话想说也说不出来了。他们的心飞向冰天雪地的茅屋去了。大家立即带着救济粮款，分头出发了。

风雪铺天盖地而来。北风响着尖厉的哨音，积雪有半尺厚。焦裕禄迎着大风雪，什么也没有披，火车头帽子的耳巴在风雪中忽闪着。那时，他的肝痛常常发作，有时痛得厉害，他就用一支钢笔硬顶着肝部。现在他全然没想到这些，带着几个年轻小伙子，踏着积雪，一边走，一边高唱《南泥湾》。

这一天，焦裕禄没烤群众一把火，没喝群众一口水，风雪中，他在九个村子，访问了几十户生活困难的老贫农。在梁孙

庄，他走进一个低矮的柴门。这里住的是一对无儿无女的老人。老大爷有病躺在床上，老大娘是个瞎子。焦裕禄一进屋，就坐在老人的床头问寒问饥。老大爷问他是谁？他说："我是您的儿子。"老人问他大雪天来干啥？他说："毛主席叫我来看望您老人家。"老大娘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用颤抖的双手上上下下摸着焦裕禄。老大爷眼里噙着泪说："解放前，大雪封门，地主来逼租，撵得我串人家的房檐，住人家的牛屋。"焦裕焦安慰老人说："如今印把子抓在咱手里，兰考受灾受穷的面貌一定能够改变过来。"

就是在这次雪天送粮当中，焦裕禄也看到和听到了许多贫下中农极其感人的故事。谁能够想到，在毁灭性的涝灾面前，竟有那么一些生产队，两次三番退回国家送给他们的救济粮、救济款。他们说：把救济粮、救济款送给比我们更困难的兄弟队吧，我们自己能想办法养活自己！

焦裕禄心里多么激动呵！他看到毛泽东思想象甘露一样滋润了兰考人民的心，党号召的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硬骨头精神，已经变成千千万万群众敢于同天抗，同灾斗的物质力量了。

有了这种精神，在兰考人民面前还有什么天大的灾害不能战胜！

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

县委一位付书记在乡下患感冒，焦裕禄几次打电话，要他回来休息；组织部一位同志有慢性病，焦裕禄不给他分配工作，要他安心疗养；财委一位同志患病，焦裕禄多次催他到医院检查，……。焦裕禄的心里，装着全体党员和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

一九六四年春天，正当党领导着兰考人民同涝、沙、碱斗争胜利前进的时候，焦裕禄的肝病也越来越重了。很多人都发现，无论开会、作报告，他经常把右脚踩在椅子上，用右膝顶住肝部。他棉袄上的第二和第三个扣子是不扣的，左手经常揣在怀里。人们留心观察：原来他越来越多地用左手按着时时作痛的肝部，或者用一根硬东西顶在右边的椅靠上。日子久了，他办公坐的藤椅上，右边被顶出了一个大窟窿。他对自己的病，是从来不在意的。同志们问起来，他才说他对肝痛采取了一种压迫止痛法。县委的同志劝他疗养，他笑着说："病是个欺软怕硬的东西，你压住它，它就不欺负你了。"焦裕禄暗中忍受了多大痛苦，连他的亲人也不清楚。他真是全心全意投到改变兰考面貌的斗争中去了。

焦裕禄到地委开会，地委负责同志劝他住院治疗，他说："春天要安排一年的工作，离不开！"没有住。地委给他请来一位有名的中医诊断，开了药方，因为药费很贵，他不肯买。他说："灾区群众生活很困难，花这么多钱买药，我能吃得下吗？"县委的同志背着他去买来三剂，强他服了，但他执意不再服第四剂。

那天，县委办公室的干部张思义和他一同骑自行车到三义寨公社去。走到半路，焦裕禄的肝痛发作，痛得骑不动，两个人只好推着自行车慢慢走。刚到公社，大家看他气色不好，就猜出是他又发病了。公社的同志说："休息一下吧。"他说："谈你们的情况吧，我不是来休息的。"

公社的同志一边汇报情况，一边看着焦裕禄强按着肚子在作笔记。显然，是肝痛得使手指发抖，钢笔几次从手指间掉了下来。汇报的同志看到这情形，忍住泪，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而他，故意做出神情自若的样子，说：

"说，往下说吧。"

一九六四年的三月，兰考人民的除“三害”斗争达到了高潮，焦裕禄的肝病也到了严重的关头。躺在病床上，他的心潮汹涌澎湃，奔向那正在被改造着的大地。他满腔激情地坐到桌前，想动手写一篇文章，题目是：《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他铺开稿纸，拟了四个小题目：一、设想不等于现实。二、一个落后地区的改变，首先是领导思想的改变。领导思想不改变，外地的经验学不进，本地的经验总结不起来。三、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四、精神原子弹——精神变物质。

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的焦裕禄，从兰考人民在抗灾斗争中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从兰考人民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精神中，已经预见到新兰考美好的未来。但是，文章只开了个头，病魔就逼他放下了手中的笔，县委决定送他到医院治病去了。

临行那一天，由于肝痛得厉害，他是弯着腰走向车站的。他是多么舍不得离开兰考呵！一年多来，全县一百四十九个大队，他已经跑遍了一百二十多个。他把整个身心，都交给了兰考的群众，兰考的斗争。正象一位指挥员在战斗最紧张的时刻，离开炮火纷飞的前沿阵地一样，他从心底感到痛苦、内疚和不安。他不时深情地回顾着兰考城内的一切，他多么希望能很快地治好肝病，带着旺盛的精力回来和群众一块战斗呵！他几次向送行的同志们说，不久他就会回来的。在火车开动前的几分钟，他还郑重地布置了最后一项工作，要县委的同志好好准备材料，当他回来时，向他详细汇报抗灾斗争的战果。

他没有死，他还活着

事隔一年以后，一九六五年春天，兰考县几十个贫农代表和干部，专程来到焦裕禄的坟前。贫农们一看见焦裕禄的坟墓，就仿佛看见了他们的县委书记，看见了他们永远也不会忘记的那个

人。

一年前，他还在兰考，同贫下中农一起，日夜奔波在抗灾斗争的前线。人们怎么会忘记，在那大雪封门的日子，他带着党的温暖走进了贫农的柴门；在那洪水暴发的日子，他拄着棍子带病到各个村庄察看水情。是他高举着毛泽东思想的红灯，照亮了兰考人民自力更生的道路；是他带领兰考人民扭转了兰考的局势，激发了人们的革命精神；是他喊出了“锁住风沙，制伏洪水”的号召；是他发现了贫下中农中革命的“硬骨头”精神，使之在全县发扬光大。……这一切，多么熟悉，多么亲切呵！谁能够想到，象他这样一个充满着革命活力的人，竟会在兰考人民最需要他的时候，离开了兰考的大地。

人们一个个含着泪站在他的坟前，一位老贫农泣不成声地说出了三十六万兰考人的心声：

“我们的好书记，你是活活地为俺兰考人民，硬把你给累死的呀。困难的时候你为俺贫农操心，跟着俺们受罪，现在，俺们过好了，全兰考翻身了，你却一个人在这里。……”

这是兰考人民对自己亲人、自己的阶级战友的痛悼，也是兰考人民对一个为他们的利益献出生命的共产党员的最高嘉奖。

焦裕禄去世后的这一年，兰考县的全体党员，全体人民，用眼泪和汗水灌溉了兰考大地。三年前焦裕禄倡导制订的改造兰考大自然的蓝图，经过三年艰苦努力，已经变成了现实。兰考，这个豫东历史上缺粮的县份，一九六五年粮食已经初步自给了。全县一千五百七十四个生产队，除三百来个队是棉花、油料产区外，其余的都陆续自给，许多队还有了自己的储备粮。一九六五年，兰考县连续旱了六十八天，从一九六四年冬天到一九六五年春天，刮了七十二次大风，却没有发生风沙打死庄稼的灾害，十九万亩沙区的千百条林带开始把风沙锁住了。这一年秋天，连续下了三百八十四毫米暴雨，全县也没有一个大队受灾。

焦裕禄生前没有写完的那篇文章，由三十六万兰考人民在兰考大地上集体完成了。这是一篇人颜欢笑的文章，是一篇闪烁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兰考人民笑那起伏的沙丘“贴了膏药，扎了针”①，笑那滔滔洪水乖乖地归了河道，笑那人老几辈连茅草都不长的老碱窝开始出现碧绿的庄稼，笑那多少世纪以来一直压在人们头上的大自然的暴君，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不能再任意摆布人们的命运了。

焦裕禄虽然去世了，但他在兰考土地上播下的自力更生的革命种子，正在发芽成长，他带给兰考人民的毛泽东思想的红灯，愈来愈发出耀眼的光芒。他一心为革命，一心为群众的高贵品德，已成为全县干部和群众学习的榜样。这一切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已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推动着兰考人民在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大道上继续奋勇前进。兰考灾区面貌的改变，还只是兰考人民征服大自然的开始，在这场伟大的向大自然进军的斗争中，他们不仅要彻底摘掉灾区的帽子，而且决心不断革命，把大部份农田逐步改造成为旱涝保收的稳产高产田，逐步实现“上纲要”（达到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产量要求），“过长江”，建设社会主义新兰考。

焦裕禄同志，你没有辜负党的希望，你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你的任务，兰考人民将永远忘不了你。你不愧为毛泽东思想哺育成长起来的好党员，不愧为党的好干部，不愧为人民的好儿子！你是千千万万在严重自然灾害面前，巍然屹立的共产党员和贫下中农革命英雄形象的代表。你没有死，你将永远活在千万人的心里！

（选自《人民日报》1966年2月7日）

①这是焦裕禄生前总结兰考人民治沙经验说过的两句话。“贴了膏药”是指用翻淤压沙的办法把沙丘封住；“扎了针”是指在沙丘上种上树，把沙丘固定住。

哥德巴赫猜想

徐　迟

"……为革命钻研技术，分明是又红又专，被他们攻击为白专道路"。

——一九七八年两报一刊元旦社论《光明的中国》

一

命 $P_x(1,2)$ 为适合下列条件的素数 P 的个数：

$$x-p=p_1 \text{或} x-p=p_2p_3$$

其中 p_1，p_2，p_3 都是素数。〔这是不好懂的；读不懂时，可以跳过这几行。〕

用 x 表一充分大的偶数。

$$\text{命} C_x=\prod_{\substack{p/x\\p>2}}\frac{p-1}{p-2}\prod_{p>2}\left(1-\frac{1}{(p-1)^2}\right)\text{。}$$

对于任意给定的偶数 h 及充分大的 x，用 $x_h(´,2)$ 表示满足下面条件的素数 P 的个数：

$$p\leqslant x, p+h=p_1 \text{或} +p=p_2p_3$$

其中 p_1，p_2，p_3 都是素数。

本文的目的在于证明并改进作者在文献〔10〕内所提及的全部结果，现在详述如下。

二

以上引自一篇解析数论的论文。这一段引自它的“（一）引言”，提出了这道题。它后面是“（二）几个引理”，充满了各种公式和计算。最后是“（三）结果”，证明了一条定理。这篇论文，极不好懂。即使是著名数学家，如果不是专门研究这一个数学的分支的，也不一定能读懂。但是这篇论文已经得到了国际数学界的公认，誉满天下。它所证明的那条定理，现在世界各国一致地把它命名为“陈氏定理”，因为它的作者姓陈，名景润。他现在是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研究员。

陈景润是福建人，生于一九三三年。当他降生到这个现实人间时，他的家庭和社会生活并没有对他呈现出玫瑰花朵一般的艳丽色彩。他父亲是邮政局职员，老是跑来跑去的。当年如果参加了国民党，就可以飞黄腾达，但是他父亲不肯参加。有的同事说他真是不识时务。他母亲是一个善良的操劳过甚的妇女，一共生了十二个孩子。只活了六个，其中陈景润排行老三。上有哥哥和姐姐；下有弟弟和妹妹。孩子生得多了，就不是双亲所疼爱的儿女了。他们越来越成为父母的累赘——多余的孩子，多余的人。从生下的那一天起，他就象一个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似的，来到了这人世间。

他甚至没有享受过多少童年的快乐。母亲劳苦终日，顾不上爱他。当他记事的时候，酷烈的战争爆发。日本鬼子打进福建省。他还那么小，就提心吊胆过生活。父亲到三元县农村中的一个邮政分局当局长。小小邮局，设在山区一座古寺庙里。这地方曾经是一个革命根据地。但那时候，茂郁山林已成为悲惨世界。所有男子汉都被国民党匪军疯狂屠杀，无一幸存者。连老年的男人也一个都不剩了。剩下的只有妇女。她们的生活特别凄

凉。花纱布价钱又太贵了，穿不起衣服，大姑娘都还裸着上体。福州被敌人占领后，逃难进山来的人多起来。这里飞机不来轰炸，山区渐渐有点儿兴旺。却又迁来了一个集中营。深夜里，常有鞭声惨痛地回荡，不时还有杀害烈士的枪声。第二天，那些戴着镣铐出来劳动的人，神色就更阴森了。

陈景润幼小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创伤。他时常被惊慌和迷惘所征服。在家里并没有得到乐趣。在小学里他总是受人欺侮。他觉得自己是一只丑小鸭。不，是人，他还是觉得自己也是一个人。只是他瘦削、弱小。光是这副窝囊样子就不能讨人喜欢。习惯于挨打，从来不讨饶。这更使对方狠狠揍他，而他则更坚韧而有耐力了。他过分敏感，过早地感觉到了旧社会那些人吃人的现象。他被造成了一个内向的人，内向的性格。他独独爱上了数学。不是因为被压，他只是因为爱好数学，演算数学习题占去了他大部分的时间。

当他升入初中的时候，江苏学院从远方的沦陷区搬迁到这个山区来了。那学院里的教授和讲师也到本地初中里来兼点课，多少也能给他们流亡在异地的生活改善一些。这些老师很有学问。有个语文老师水平最高。大家都崇拜他。但陈景润不喜欢语文。他喜欢两个外地的数理老师。外地老师倒也喜欢他。这些老师经常吹什么科学救国一类的话。他不相信科学能救国。但是救国却不可以没有科学，尤其不可以没有数学。而且数学是什么事儿也少不了它的。人们对他歧视，拳打脚踢，只能使他更加更加爱上数学。枯燥无味的代数方程式却使他充满了幸福，成为唯一的乐趣。

十三岁那年，他母亲去世了，是死于肺结核的。从此，儿想亲娘在梦中，而父亲又结了婚，后娘对他就更不如亲娘了。抗战胜利了，他们回到福州。陈景润进了三一中学。毕业后又到英华中学去念高中。那里有个数学老师，曾经是国立清华大学的航空

系主任。

三

老师知识渊博，又诲人不倦。他在数学课上，给同学们讲了许多有趣的数学知识。不爱数学的同学都能被他吸引住，爱数学的同学就更不用说了。

数学分两大部分：纯数学和应用数学。纯数学处理数的关系与空间形式。在处理数的关系这部分里，讨论整数性质的一个重要分枝，名叫"数论"。十七世纪法国大数学家费马是西方数论的创始人。但是中国古代老早已对数论作出了特殊贡献。《周髀》是最古老的古典数学著作。较早的还有一部《孙子算经》。其中有一条余数定理是中国首创。后来被传到了西方，名为孙子定理，是数论中的一条著名定理。直到明代以前，中国在数论方面是对人类有过较大的贡献的。五世纪的祖冲之算出来的圆周率，比德国人奥托的，早出一千多年。约瑟夫（指斯大林）领导的科学家把月球的一个山谷命名为"祖冲之"。十三世纪下半纪更是中国古代数学的高潮了。南宋大数学家秦九韶著有《数书九章》。他的联立一次方程式的解法比瑞士大数学家欧拉的解法早出了五百多年。元代大数学家朱世杰，著有《四元玉鉴》。他的多元高次方程的解法，比法国大数学家毕朱，也早出了四百多年。明清以后，中国落后了。然而中国人对于数学好象是特具禀赋的。中国应当出大数学家。中国会出大数学家的。

有一次，老师给这些高中生讲了数论之中一道著名的难题。他说，当初，俄罗斯的彼得大帝建设彼得堡，聘请了一大批欧洲的大科学家。其中，有瑞士大数学家欧拉（他的著作共有八百余种）；还有德国的一位中学教师，名叫哥德巴赫，也是数学家。

一七四二年，哥德巴赫发现，每一个大偶数都可以写成两个

素数的和。他对许多偶数进行了检验，都说明这是确实的。但是这需要给予证明。因为尚未经过证明，只能称之为猜想。他自己却不能够证明它，就写信请教那赫赫有名的大数学家欧拉，请他来帮忙作出证明。一直到死，欧拉也不能证明它。从此这成了一道难题，吸引了成千上万数学家的注意。两百多年来，多少数学家企图给这个猜想作出证明，都没有成功。

说到这里，教室里成了开了锅的水。那些象初放的花朵一样的青年学生叽叽喳喳地议论起来了。

老师又说，自然科学的皇后是数学。数学的皇冠是数论。哥德巴赫猜想，则是皇冠上的明珠。

同学们都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老师说，你们都知道偶数和奇数。也都知道素数和合数。我们小学三年级就教这些了。这不是最容易的吗？不，这道难题是最难的呢。这道题很难很难。要有谁能够做了出来，不得了，那可不得了呵！

青年人又吵起来了。这有什么不得了。我们来做。我们做得出来。他们夸下了海口。

老师也笑了。他说，“真的，昨天晚上我还作了一个梦呢。我梦见你们中间的有一位同学，他不得了，他证明了哥德巴赫猜想。”

高中生们轰地一声大笑了。

但是陈景润没有笑。他也被老师的话震动了，但是他不能笑。如果他笑了，还会有同学用白眼瞪他的。自从升入高中以后，他越发孤独了。同学们嫌他古怪，嫌他脏，嫌他多病的样子，都不理睬他。他们用蔑视的和讥讽的眼神瞅着他。他成了一个踽踽独行，形单影只，自言自语，孤苦伶仃的畸零人。长空里，一只孤雁。

第二天，又上课了。几个相当用功的学生兴冲冲地给老师送

上了几个答题的卷子。他们说，他们已经做出来了，能够证明那个德国人的猜想了。可以多方面地证明它呢。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哈！哈！

"你们算了！"老师笑着说，"算了！算了！"

"我们算了，算了。我们算出来了！"

"你们算啦好啦好啦，我是说，你们算了吧，白费这个力气做什么？你们这些卷子我是看也不会看的，用不着看的。那么容易吗？你们是想骑着自行车到月球上去。"

教室里又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那些没有交卷的同学都笑话那几个交了卷的。他们自己也笑了起来，都笑得跺脚，笑破肚子了。唯独陈景润没有笑。他紧结着眉头。他被排除在这一切欢乐之外。

第二年，老师又回清华去了。他现在是北京航空学院副院长。全国航空学会理事长沈元。他早该忘记这两堂数学课了。他怎能知道他被多么深深地铭刻在学生陈景润的记忆中。老师因为同学多，容易忘记，学生却常常记着自己青年时代的老师。

四

福州解放！那年他高中三年级。因为交不起学费，一九五〇年上半年，他没有上学，在家自学了一个学期。高中没有毕业，但以同等学历报考，他考进了厦门大学。那年，大学里只有数学物理系。读大学二年级时，才有了一个数学组，但只四个学生。到三年级时，有数学系了，系里还是这四个人。因为成绩特别优异，国家又急需培养人才，四个人提前毕了业，而且，立即分配了工作，得到的优待，羡慕煞人。一九五三年秋季，陈景润被分配到了北京！在第X中学当数学老师。这该是多么的幸福了呵！

然而，不然！在厦门大学的时候，他的日子是好过的。同组

同系就只四个大学生，倒有四个教授和一个助教指导学习。他是多么饥渴而且贪馋地吸饮于百花丛中，以酿制芬芳馥郁的数学蜜糖呵！学习的成效非常之高。他在抽象的领域里驰骋得多么自由自在！大家有共同的dx和dy等等之类的数学语言。心心相印，息息相通。三年中间，没有人歧视他，也不受骂挨打了。他很少和人来往，过的是黄金岁月；全身心沉浸在数学的海洋里面。真想不到，那么快，他就毕业了。一想到他将要当老师，在讲台上站立，被几十对锐利而机灵，有时难免要恶作剧的眼睛盯视，他禁不住吓得打颤！

他的猜想立刻就得到了证明。他是完全不适合于当老师的。他那么瘦小和病弱，他的学生却都是高大而且健壮的。他最不善于说话，说多几句就嗓子发痛了。他多么羡慕那些循循善诱的好老师。下了课回到房间里，他叫自己笨蛋。辱骂自己比别人的还厉害得多。他一向不会照顾自己，又不注意营养。积忧成疾，发烧到38℃度。送进医院一检查，他患有肺结核和腹膜结核症。

这一年内，他住医院六次，做了三次手术。当然他没有能够好好地教书。但他并没有放弃了他的专业。中国科学院不久前出版了华罗庚的名著《堆垒素数论》。刚摆上书店的书架，陈景润就买到了。他一头扎进去了。非常深刻的著作，非常之艰难！可是他钻研了它。住进医院，他还偷偷地避开了医生和护士的耳目，研究它。他那时也认为，这样下去，学校没有理由欢迎他。

他想他也许会失业？又有什么办法呢？好在他节衣缩食，一只牙刷也不买。他从来不随便花一分钱，他积蓄了几乎他的全部收入。他横下心来，失业就回家，还继续搞他的数学研究。积蓄这几个钱是他搞数学的保证。这保证他失了业也还能研究数学的几个钱，就是他的生命：他的生命就是数学。至于积蓄一旦用光了，以后呢？他不知道，那时又该怎么办？这也是难题；也是尚未得到解答的猜想。而这个猜想后来也证明是猜对了的。他的

病好不了，中学里后来无法续聘他了。

厦门大学校长来到了北京，在教育部开会。那中学的一位领导遇见了他，谈起来，很不满意，提出了一大堆的意见：你们怎么培养了这样的高材生？

王亚南，厦门大学校长，就是马克思的《资本论》的翻译者，听到意见之后，非常吃惊。他一直认为陈景润是他们学校里最好的学生。他不同意他所听到的意见。他认为这是分配学生的工作时，分配不得当。他同意让陈景润回到厦门大学。

听说他可以回厦门大学数学系了，说也奇怪，陈景润的病也就好转了。而王亚南却安排他在厦大图书馆当管理员，又不让管理图书，只让他专心致意地研究数学。王亚南不愧为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家，他懂得价值论，懂得人的价值。陈景润也没有辜负了老校长的培养。他果然精深地钻研了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和大厚本儿的《数论导引》。陈景润都把它们吃透了。他的这种经历却也并不是没有先例的。

当初，我国老一辈的大数学家、大教育家熊庆来，我国现代数学的引进者，在北京的清华大学执教。三十年代之初，有一个在初中毕业以后就失了学，失了学就完全自学的青年人，寄出了一篇代数方程解法的文章，给了熊庆来。熊庆来一看，就看出了这篇文章中的英姿勃发和奇光异采。他立刻把它的作者，姓华名罗庚的，请进了清华园来。他安排华罗庚在清华数学系当文书，可以一面自学，一面大量地听课。尔后，派遣华罗庚出国，留学英国剑桥。学成回国，已担任在昆明的云南大学校长的熊庆来又介绍他当联大教授。华罗庚后来再次出国，在美国普林斯顿和依利诺的大学教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华罗庚马上回国来了，他主持了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的工作。

陈景润在厦门大学图书馆中也很快写出了数论方面的专题文章，文章寄给了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华罗庚一看文章，就看

出了文章中的英姿勃发和奇光异采，也提出了建议，把陈景润选调到数学研究所来当实习研究员。正是：熊庆来慧眼认罗庚，华罗庚睿目识景润。

一九五六年年底，陈景润再次从南方海滨来到了首都北京。

一九五七年夏天，数学大师熊庆来也从国外重返祖国首都。

这时少长咸集，群贤毕至。当时著名的数学家有熊庆来、华罗庚、张宗燧、闵嗣鹤、吴文俊等等许多明星灿灿；还有新起的一代俊彦，陆启铿、万哲先、王元、越民义、吴方等等，如朝霞烂熳；还有后起之秀，陆汝钤、杨乐、张广厚等等已入北京大学求学。在解析数论、代数数论、涵数论、泛涵分析、几何柘朴学等等的学科之中，已是人才济济，又加上了一个陈景润。人人握灵蛇之珠，家家抱荆山之玉。风靡云蒸，阵容齐整。条件具备了，华罗庚作出了部署。侧重于应用数学，但也要向那皇冠上的明珠，哥德巴赫猜想挺进！

五

要懂得哥德巴赫猜想是怎么一回事？只需把早先在小学三年级里就学到过的数学再来温习一下。那些1 2 3 4 5，个十百千万的数字，叫做正整数。那些可以被2整除的数，叫做偶数。剩下的那些数，叫做奇数。还有一种数，如2，3，5，7，11，13等等，只能被1和它本数，而不能被别的整数整除的，叫做素数。除了1和它本数以外，还能被别的整数整除的，这种数如4，6，8，9，10，12等等就叫做合数。一个整数，如能被一个素数所整除，这个素数就叫做这个整数的素因子。如6，就有2和3两个素因子。如30，就有2，3和5三个素因子。好了，这暂时也就够用了。

一七四二年，哥德巴赫写信给欧拉时，提出了：每个不小于

6的偶数都是两个素数之和。例如，6＝3＋3。又如，24＝11＋13等等。有人对一个一个的偶数都进行了这样的验算，一直验算到了三亿三千万之数，都表明这是对的。但是更大的数目，更大更大的数目呢？猜想起来也该是对的。猜想应当证明。要证明它却很难很难。

整个十八世纪没有人能证明它。

整个十九世纪也没有能证明它。

到了二十世纪的二十年代，问题才开始有了点儿进展。

很早以前，人们就想证明，每一个大偶数是两个“素因子不太多的”数之和。他们想这样子来设置包围圈，想由此来逐步、逐步证明哥德巴赫这个命题：一个素数加一个素数（1＋1）是正确的。

一九二〇年，挪威数学家布朗，用一种古老的筛法（这是研究数论的一种方法）证明了：每一个大偶数是两个“素因子都不超九个的”数之和。布朗证明了：九个素因子之积加九个素因子之积，（9＋9），是正确的。这是用了筛法取得的成果。但这样的包围圈还很大，要逐步缩小之。果然，包围圈逐步地缩小了。

一九二四年，数学家拉德马哈尔证明了（7＋7）；一九三二年，数学家爱斯斯尔曼证明了（6＋6）；一九三八年，数学家布赫斯塔勃证明了（5＋5）；一九四〇年，他又证明了（4＋4）。一九五六年，数学家维诺格拉多夫证明了（3＋3）。一九五八年，我国数学家王元又证明了（2＋3）。包围圈越来越小，越接近于（1＋1）了。但是，以上所有证明都有一个弱点，就是其中的两个数没有一个是可以肯定为素数的。

早在一九四八年，匈牙利数学家兰恩易另外设置了一个包围圈。开辟了另一战场，想来证明：每个大偶数都是一个素数和一个“素因子都不超过六个的”数之和。他果然证明了（1＋6）。

但是，以后又是十年没有进展。

一九六二年，我国数学家、山东大学讲师潘承洞证明了（1+5），前进了一步；同年，王元、潘承洞又证明了（1+4）。一九六五年，布赫斯塔勃、维诺格拉多夫和数学家庞皮艾黎都证明了（1+3）。

一九六六年五月，一颗璀璨的讯号弹升上了数学的天空，陈景润在中国科学院的刊物《科学通报》第十七期上宣布他已经证明了（1+2）。

自从陈景润被选调到数学研究所以来，他的才智的蓓蕾一朵朵地烂熳开放了。在圆内整点问题，球内整点问题，华林问题，三维除数问题等等之上，他都改进了中外数学家的结果。单是这一些成果，他那贡献就已经很大了。

但当他已具备了充分依据，他就以惊人的顽强毅力，来向哥德巴赫猜想挺进了。他废寝忘食，昼夜不舍，潜心思考，探测精蕴，进行了大量的运算。一心一意地搞数学，搞得他发呆了。有一次，自己撞在树上，还问是谁撞了他？他把全部心智和理性统通奉献给这道难题的解题上了，他为此而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他的两眼深深凹陷了。他的面颊带上了肺结核的红晕。喉头炎严重，他咳嗽不停。腹胀、腹痛，难以忍受。有时已人事不知了，却还记挂着数字和符号。他跋涉在数学的崎岖山路，吃力地迈动步伐。在抽象思维的高原，他向陡峭的巉岩升登，降下又升登！善意的误会飞入了他的眼帘。无知的嘲讽钻进了他的耳道。他不屑一顾；他未予理睬。他没有时间来分辩；他宁可含垢忍辱。餐霜饮雪，走上去一步就是一步！他气喘不已；汗如雨下。时常感到他支持不下去了。但他还是攀登。用四肢，用指爪。真是艰苦卓绝！多少次上去了摔下来。就是铁鞋，也早该踏破了。人们嘲笑他穿的鞋是破了的；硬是通风透气不会得脚气病的一双鞋子。不知多少次发生了可怕的滑坠；几乎粉身碎骨。他无法统计他失败了多少次。他毫不气馁。他总结失败的教训，把失败接起来，

焊上去，作登山用的尼龙绳子和金属梯子。吃一堑，长一智。失败一次，前进一步。失败是成功之母；功由失败堆垒而成。他越过了雪线，到达雪峰和现代冰川，更感缺氧的严重了。多少次坚冰封山，多少次雪崩掩埋！他就象那些征服珠穆朗玛峰的英雄登山运动员，爬呵，爬呵，爬呵！而恶毒的诽谤，恶意的污蔑象变天的乌云和九级狂风。然而热情的支持为他拨开云雾；爱护的阳光又温暖了他。他向着目标，不屈不挠；继续前进，继续攀登。战胜了第一台阶的难以登上的峻峭；出现在难上加难的第二台阶绝壁之前。他只知攀登，在千仞深渊之上；他只管攀登，在无限风光之间。一张又一张的运算稿纸，象漫天大雪似地飞舞，铺满了大地。数字、符号、引理、公式、逻辑、推理，积在楼板上，有三尺深。忽然化为膝下群山，雪莲万千。他终于登上了攀登顶峰的必由之路，登上了（1+2）的台阶。

他证明了这个命题，写出了厚达二百多页的长篇论文。

闵嗣鹤老师给他细心地阅读了论文原稿。检查了又检查，核对了又核对。肯定了，他的证明是正确的，靠得住的。他给陈景润说，去年人家证明（1+3）是用了大型的，高速的电子计算机。而你证明（1+2）却完全靠你自己运算。难怪论文写得长了。太长了，建议他加以简化。

本文第一段最后一句说到的“文献〔10〕”就是这时他以简报形式，在《科学通报》上宣布的，但只提到了结果，尚未公布他的证明。他当时正修改他的长篇论文。就是在这个当口，突然陈景润被卷入了政治革命的万丈波澜。滚滚而来的巨浪冲击了一切剥削阶级的思想意识。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象一颗颗的精神原子弹氢弹的成功试验一样，在神州大地上连续爆炸了。

六

陈景润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了最严峻的考验。老一辈的数学家受到了冲击，连中年和年轻的也跑不了。庄严的科学院被骚扰了；热腾腾的实验室冷清清了。日夜的辩论；剧烈的争吵。行动胜于语言；拳头代替舌头。“文化大革命”象一个筛子。什么都要在这筛子上过滤一下。它用的也是筛法。该筛掉的最后都要筛掉；不该筛掉的怎么也筛不掉。

曾经有人强调了科学工作者要安心工作，钻研学问，迷于专业。陈景润又被认为是这种所谓资产阶级科研路线的“安钻迷”典型。确实他成天钻研学问。不关心政治，是的，但也参加了历次的政治运动。共产党好，国民党坏，这个朴素的道理他非常之分明。数学家的逻辑象钢铁一样坚硬；他的立场站得稳。他没有犯过什么错误。在政治历史上，陈景润一身清白。他白得象一只仙鹤。鹤羽上，污点沾不上去。而鹤顶鲜红；两眼也是鲜红的，这大约是他熬夜熬出来的。他曾下厂劳动，也曾用数学来为生产服务，尽管他是从事于数论这一基础理论科学的。但不关心政治，最后政治要来关心他。并且，要狠狠的批评他了。批评得轻了，不足以触动他。只有触动了他，才能使他今后注意路线关心政治。批评不怕过分，矫枉必须过正。但是，能不能一推就把他推过敌我界线？能不能将他推进“专政队”里去？尽量摆脱外界的干扰，以专心搞科研又有何罪？

善意的误会，是容易纠正的。无知的嘲讽，也可以谅解的。批判一个数学家，多少总应该知道一些数学的特点。否则，说出了糊涂话来自己还不知道。陈景润被批判了。他被帽子工厂看中了：修正主义苗子，“安钻迷”，白专道路典型，白痴，寄生虫，剥削者。就有这样的糊涂话：这个人，研究（1＋2）的问

题。他搞的是一套人们莫名其妙的数学。让哥德巴赫猜想见鬼去吧！（1+2）有什么了不起！1+2不等于3吗？此人混进数学研究所，领了国家的工资，吃了人民的小米，研究什么1+2=3，什么玩艺儿？！伪科学！

说这话的人才象白痴呢。

并不懂得数学的人说出这样的话，那是可以理解的，可是说这些话的人中间，有的明明是懂得数学，而且是知道哥德巴赫猜想这道世界名题的。那么，这就是恶意的诽谤了。权力使人昏迷了，派性叫人发狂了。

理解一个人是很难的。理解一个数学家也不容易。至于理解一个恶意的诽谤者却很容易，并不困难。只是陈景润发病了，他病重了。钢铁工厂也来光顾了。陈景润听着那些厌恶与侮辱他的，唾沫横飞的，听不清楚的言语。他茫然直视。他两眼发黑，看不到什么了。他象发寒热一样颤抖。一阵阵刺痛的怀疑在他脑中旋转。血痕印上他惨白的面颊。一块青一块黑，一种猝发的疾病临到他的身上。他眩晕，他休克，一个倒栽葱，从上空摔到地上。"资产阶级认为最革命的事件，实际上却是最反革命的事件。果实落到了资产阶级脚下，但它不是从生命树上落下来，而是从知善恶树上落下来的。"（马克思：《雾月十八日》——二）

七

台风的中心是安静的。

过了一段时间，不知是多少天多少月？"专政队"的生活反倒平静无事了。而旋卷在台风里面的人却焦灼着、奔忙着、谋划着、叫嚷着、战斗着，不吃不睡，狂热地保护自己的派性，疯狂地攻击对方的派性。他们忙着打派仗，竟没有时间来顾及他们的

那些"专政"对象了。这时有一个老红军，主动出来担当了看守他们的任务。实际是一个热情的支持者，他保护了科学家们，还允许他们偷偷地看书。

待到工人宣传队进驻科学院各所以后，陈景润被释放了，可以回到他自己的小房间里去住了。不但可以读书，也可以运算了。但是总有一些人不肯放过了他。每天，他们来敲敲门，来查查户口，弄得他心惊肉跳，不得安身。有一次，带来了克丝钳子；存心不让他看书，把他房间里的电灯铰了下来，拿走了。还不够，把开关拉线也剪断了。

于是黑暗降临他的心房。

但是他还得在黑暗中活下去呵，他买了一只煤油灯。又深怕煤油灯光外露，就在窗子上糊了报纸。他挣扎着生活，简直不成样子。对搞工作的，扣他们工资；搞打砸抢的，反而有补贴。过了这样久心惊肉跳的生活，动辄得咎，他的神经极度衰弱了。工作不能做，书又不敢读。工宣队来问：为什么要搞1+1=2以及1+2=3呢？他哭笑不得，张惶失措了。他语无伦次，不知道怎样对师傅们解说才能解释清楚。工人同志觉得这个人奇怪。但是他还是给他们解释清楚了。这（1+1）（1+2）只是一个通俗化的说法，并不是日常所说的1+1和1+2。好象我们说一个人是纸老虎，并不就是老虎了。弄清楚了之后，工人师傅也生气地说：那些人为什么要胡说？他们也热情支持他，并保护他了。

"九一三"事件之后，大野心家已经演完了他的角色，下场遗臭万年去了。陈景润听到这个传达之后，吃惊得说不出话来。这时，情况渐渐地好转。可是他却越加成了惊弓之鸟。激烈的阶级斗争使他无所适从。唯一的心灵安慰从来就是数学。他只好到数论的大高原上去隐居起来。现在也允许他这样做，继续向数学求爱了。图书馆的研究员出身的管理员也是他的热情支持者。事实证明，热情的支持者，人数众多。他们对他好，保护他。他被

藏在一个小书库的深深的角落里看书。由于这些研究员的坚持，数学研究所继续订购世界各国的文献资料。这样几年，也没有中断过；这是有功劳的。他阅读，他演算，他思考。情绪逐步地振作起来。但是健康状况却越加严重了。他从不说；他也不顾。他又投身于工作。白天在图书馆的小书库一角，夜晚在煤油灯底下，他又在攀登，攀登，攀登了，他要找寻一条一步也不错的最近的登山之途，又是最好走的路程。

敬爱的周总理，一直关心着科学院的工作，腾出手来排除帮派的干扰。半个月之前，有一位周大姐被任命为数学研究所的政治部主任。由解析数论，代数数论等学科组成的五学科室恢复了上下班的制度。还任命了支部书记，是个工农出身的基层老干部，当过第二野战军政治部的政治干事。

到职以后，书记就到处找陈景润。周大姐已经把她所了解的情况告诉了他。但他找不到陈景润。他不在办公室里，办公室里还没有他的办公桌。他已经被人忘记掉了。可是他们会了面，会面在图书馆小书库的一个安静的角上。

刚过国庆，十月的阳光普照。书记还只穿一件衬衣，衰弱的陈景润已经穿上棉袄。

“李书记，谢谢你，”陈景润说，他见人就谢。“很高兴，”他说了一连串的很高兴。他一见面就感到李书记可亲。“很高兴，李书记，我很高兴，李书记，很高兴。”

李书记问他，“下班以后，下午五点半好不好？我到你屋去看看你。”

陈景润想了一想就答应了，“好，那好，那我下午就在楼门口等你，要不你会找不到的。”

“不，你不要等我，”李书记说。“怎么会找不到呢？找得到的。完全用不着等的。”

但是陈景润固执地说，“我要等你，我在宿舍大楼门口等

你。不然你找不到。你找不到我就不好了。”

果然下午他是在宿舍大楼门口等着的。他把李书记等到了，带着他上了三楼，请进了一个小房间。小小房间，只有六平方米大小。这房间还缺了一只角。原来下面二楼是个锅炉房。长方形的大烟囱从他的三楼房间中通过，切去了房间的六分之一。房间是刀把形的。显然它的主人刚刚打扫过清理过这间房了。但还是不大整洁。窗子三槅，糊了报纸，糊得很严实。尽管秋天的阳光非常明丽，屋内光线暗淡得很。纱窗之上，是羊尾巴似的卷起来的窗纱。窗上缠着绳子，关不严。虫子可以飞出飞进。李书记没有想到他住处这样不好。他坐到床上，说："你床上还挺干净！"

"新买了床单。刚买来的床单，"陈景润说。"你要来看看我。我特地去买了床单，"指着光亮雪白的兰格子花纹的床单。"谢谢你，李书记，我很高兴，很久很久了，没有人来看望……看望过我了。"他说，声音颤抖起来。这里面带着泪音。霎时间李书记感到他被这声音震撼起来。满腔怒火燃烧。这个党的工作者从来没有这样激动过。不象话，太不象话了！这房间里还没有桌子。六平方米的小屋，竟然空如旷野。一捆捆的稿纸从屋角两只麻袋中探头探脑地露出脸来。只有四叶暖气片的暖气上放着一只饭盒。一堆药瓶，两只暖瓶。连一只矮凳子也没有。怎么还有一只煤油灯？他发现了，原来房间里没有电灯。"怎么？"他问，"没有电灯？"

"不要灯，"他回答，"要灯不好。要灯麻烦。这栋大楼里，用电炉的人家很多。电线负荷太重，常常要检查线路，一家家的都要查到。但是他们从来不查我。我没有灯，也没有电线。要灯不好，要灯添麻烦了，"说着他凄然一笑。

"可是你要做工作。没有灯，你怎么做工作？说是你工作得很好。"

“哪里哪里。我就在煤油灯下工作；那，一样工作。”

“桌子呢？你怎么没有桌子？”

陈景润随手把新床单连同褥子一起翻了起来，露出了床板，指着说，“这不是？这样也就可以工作了。”

李书记皱起了眉头，咬牙切齿了。他心中想着：“唔，竟有这样的事！在中关村，在科学院呢。糟蹋人呵，糟蹋科学！被糟蹋成了这个状态。”一边这样想，一边又指着羊尾巴似的窗纱问道，“你不用蚊账？不怕蚊虫咬？”

“晚上不开灯，蚊子不会进来。夏天我尽量不在房间里耽着。现在蚊子少了。”

“给你灯，”李书记加重了语气说，“接上线，再给你桌子，书架，好不好？”

“不好不好，不要不要，那不好，我不要，不……不……”

李书记回到机关。他找到了比他自己早到了才一个星期的办公室老张主任。主任听他说完后，认为这一切不可能，“瞎说！怎么会没有灯呢？”李书记给他描绘了小房间的寂寞风光。那些身上长刺头上长角的人把科学院搅得这样！立刻找来了电工。电工马上去装灯。灯装上了，开关线也接上了。一拉，灯亮了。陈景润已经俯伏在一张桌子之上，写起来了。

光明回到陈景润的心房。

八

〔他写着，写着〕……………………………………………

由（22）式及上式，当X很大时，有$M_1 \leqslant$……

$M_1 \leqslant (8+24\varepsilon)\, Cx(\log x)^{-1}$

$$x^{\frac{1}{10}} < p_1 \leqslant x^{\frac{1}{2}} < p_2 \leqslant \left(\frac{x}{p_1}\right)^{\frac{1}{2}}$$

$$\left(\frac{A(n)}{\log\frac{X}{P_1P_2}}\right)\phi\left(\frac{X}{P_1P_2N}\right)。$$

$$p\leqslant\frac{x}{p_1p_2}$$

由引理1，本引理得证。

引理8．设x是大偶数，则有

$$\Omega\leqslant\frac{3.9404xCx}{(\log X)^2}。$$

〔引理8的一句话，读作"设X是一个大偶数，则有奥米茄小于或等于3点9404xCx，除以括弧中的罗格X的平方！"请注意，这一公式是解决哥德巴赫猜想的（1＋2）证明的主要关键。〕

证。当X很大时，由引理5到引理7，我们有

$$\Omega\leqslant\left\{\frac{8(1+5\varepsilon)XCX}{\log X}\right\}\left\{\sum_{x^{\frac{1}{10}}<p_1\leqslant x^{\frac{1}{3}}<p_2\leqslant\left(\frac{x}{p_1}\right)^{\frac{1}{2}}}\frac{1}{p_1p_2\log\frac{x}{p_1p_2}}\right\},\quad(23)$$

又有：

$$\sum_{x^{\frac{1}{10}}<p_1\leqslant x^{\frac{1}{3}}<p_2\leqslant\left(\frac{x}{p_1}\right)^{\frac{1}{2}}}\frac{1}{p_1p_2\log\frac{x}{p_1p_2}}$$

$$\leqslant(1+\varepsilon)\sum_{x^{\frac{1}{10}}<p_1\leqslant x^{\frac{1}{3}}}\int_{x^{\frac{1}{3}}}^{\left(\frac{x}{p_1}\right)^{\frac{1}{2}}}\frac{dt}{p_1t(\log t)\log\frac{x}{p_1t}}$$

…………

何等动人的一页又一页篇章！这些是人类思维的花朵。这些是空谷幽兰、高寒杜鹃、老林中的人参、冰山上的雪莲，绝顶上的灵芝、抽象思维的牡丹。这些数学的公式也是一种世界语言。

学会这种语言就懂得它了。这里面贯穿着最严密的逻辑和自然辩证法。它是在探索太阳系、银河系、河外系和宇宙的秘密。原子、电子、粒子、层子的奥妙中产生的。但是能升登到这样高深的数学领域去的人，一般地说，并不很多。

且让我们这样稍稍窥视一下彼岸彼土。那里似有美丽多姿的白鹤在飞翔舞蹈。你看那玉羽雪白，雪白得不沾一点尘土；而鹤顶鲜红，而且鹤眼也是鲜红的。它踯躅徘徊，一飞千里。还有乐园鸟飞翔，有鸾凤和鸣，姣妙、娟丽，变态无穷。在深邃的数学领域里，散魂而荡目，迷不知其所之。

闵嗣鹤老师却能够品味它，欣赏它，观察它的崇高瑰丽，他当时说过，“陈景润的工作，最近好极了。他已经把哥德巴赫猜想的那篇论文写出来了。我已经看到了，写得极好。”

“你的论文写出了，”一位军代表问陈景润，“为什不拿出来？”陈景润回答他：“正做正做，没有做完。”军代表说，“希望你早日完成。”

室里的领导老田对李书记说，“可以动员动员他，让他拿出来。但也不急。他不拿出来，自然有他的道理的。”

李书记问了问他，陈景润说，“有人还在骂我，说我不交论文是因为现在没有稿费了。说是恢复了稿费我就会交了。”李书记追了他一句：“谁这样说你？”他回答，“你不要问了。谢谢你，你可别去问呵！问了我更麻烦了。没有稿费，谢天谢地。我不要稿费。我压根儿也没有想到它。那个稿子我还在做。我确实没有做完。”

九

“我确实还没有做完。我的论文是做完了，又是没有做完的。自从我到数学研究所以来，在严师、名家和组织的培养、教育、熏陶下，我是一个劲儿钻研。怎么还能干别的事？不这样怎

么对得起党？在世界数学的数论方面三十多道难题中，我攻下了六七道难题，推进了它们的解决。这是我的必不可少的锻炼和必不可少的准备。然后我才能向哥德巴赫猜想挺进。为此，我已经耗尽了我的心血。

“一九六五年，我初步达到了（1+2）。但是我的解答太复杂了，写了两百多页的稿子。数学论文的要求是（一）正确性；（二）简洁性。譬如从北京城里走到颐和园那样，可有许多条路，要选择一条最准确无错误，又最短最好的道路。我那个长篇论文是没有错误，但走了远路，绕了点儿道，长达两百多页，也还没有发表。国外没有承认它，也没有否认它，因为它没有发表。从那年到今天已经过去了七年。

“这个事是比较困难的，也是难于被人理解的。从学习外语来说，我是在中学里就学了英语，在大学里学的俄语；在所里又自学了德语和法语。我勉强可以阅读而且写写了。又自学了日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到了勉强可以阅读外国资料和文献的程度。因而在借签国外的经验和成就时，可以从原文阅读，用不到等人翻译出来了再读。这是必不可少的一个条件。我必须检阅外国资料的尽可能的全部总和，消化前人智慧的尽可能不缺的全部的果实。而后我才能在这样的基础上解答(1+2)这样的命题。

“我的成果又必须表现在这样的一篇论文中，虽然是专业性质的论文，文字是比较简单的；尽管是相对地严密的，又必须是绝对地精确的。若干地方就是属于哲学领域的了。所以我考虑了又考虑，计算了又计算，核对了又核对，改了又改，改个没完。我不记得我究竟改了多少遍？科学的态度应当是最严格的，必须是最严格的。

“我知道我的病早已严重起来。我是病入膏肓了。细菌在吞噬我的肺腑内脏。我的心力已到了衰竭的地步。我的身体确实是支持不了啦！唯独我的脑细胞是异常的活跃，所以我的工作停不

下来。我不能停止。……”

十

一九七三年二月，春节来临。

早一天，数学研究所的周大姐说，佳节前后，要特别关心一下病号。她说："那些老八路的作风，那些过去部队里形成的作风，我们千万不能丢掉了。尤其象陈景润那样的同志，要关心他，他很顽强。他病得起不来了，但又没有起不来的时候。在任何情况下挣扎起来，他坚持工作。他为什么？他为谁？为他自己吗？为他自己，早就不干了。不是，他是为人民，为党工作。我们要去慰问他。也要慰问单位里所有的病人。"

其实，外表看来魁梧，说话声音洪亮的周大姐自己也是一个力疾从公，患有心脏病，应当受到慰问的人。

大年初一早晨，周大姐和几个书记，包括李书记，一行数人，把头天买好了的苹果、梨子装进一些塑料网线袋子。若干袋子大家分头提了，然后举步出发，慰问病人。他们先到陈景润那里。他住得最近。

陈景润正从楼梯上走下来。大家招呼他。他很惊讶，来了这许多的领导同志。周大姐说，"过春节，我们看你来了，你的病好点了吧。"李书记也说，"新年好，给你贺新年。"陈景润说，"噢，今天是新年了呵？我很高兴，谢谢你们，谢谢你们。新年好，你们好。"李书记说，"到你屋里去坐坐吧。""不，不行，"陈景润说："你没有先给我打招呼，不能进去。"周大姐沉吟了一下，说"好吧，我们就不去了。李书记，你给他送水果上楼吧。我们还上别家去，你回头再赶上我们好了。"李书记说，"好。"周大姐和陈景润握手，并祝他早日恢复健康，然后转过身走了。李书记把水果袋递给陈景润说："春节了。这是组

织上送给你的。希望你在新的一年里，多给党做点工作。”“不要水果，不要水果，”陈景润推却了，“我很好，我没有病，没有什么……这点点病，呃……呃，谢谢你，我很高兴。”说着说着他收下了水果。李书记说，“上你屋聊聊？”他又张手拦住，“不，不要进屋了，你没有给我打招呼。”

李书记说，“那好，我不上去了。你有什么事，随时告诉我。我也得去追上他们，到别家去看望看望。”于是握手作别，他返身走。刚走两步，后面又叫，“李书记！李书记！”陈景润又追过来，把水果袋子给了李书记，并说，“给你家的小孩吃吧。我吃不了这多。我是不吃水果的。”李书记说，“这是组织上给你的，不过表示表示，一点点的心意罢了。要你好好保养身体，可以更好地工作。你收下吧，吃不下，你慢慢地吃吧。”

他默然收下了。他噙着泪送李书记到大楼门口。李书记扬手走了，赶上了周大姐他们的行列。陈景润望着李书记的背影，凝望着周大姐一行人的背影模糊地消失在中关村路林荫道旁的切面铺子后面了。突然间，他激动万分。他回上楼，见人就讲，并且没有人他也讲。“从来所领导没有把我当作病号对待，这是头一次；从来没有人带了东西来看望我的病，这是头一次。”他举起了塑料袋，端详它，说，“这是水果，我吃了水果，这是头一次。”

他飞快地进了小屋。一下子把自己反锁在里面了。

他没有再出来。直到春节过去了。头一天上班，陈景润把一叠手稿交给了李书记，说：

“这是我的论文。我把它交给党。”

李书记看看他，又轻声问他：“是那个（1+2）？”

“是的，闵老师已看过，不会有错误的，”陈景润说。

数学研究所立即组织了一次小型的学术报告会。十几位专家，听了陈景润的报告，一致给以高度评价。然后，数学研究所

业务处将他的论文上报院部。

十一

显见，我们有

$$P(1,2) \geqslant P(x, x^{\frac{1}{10}}) - \left(\frac{1}{2}\right) \sum P(x, P, x^{\frac{1}{10}}) - \frac{\Omega}{2} - x^{0.91}。 \quad (28)$$

$$x^{\frac{1}{10}} < p \leqslant x^{\frac{1}{3}}$$

由（28）式、引理8和引理9，即得到定理1

$$P_x(1,2) \geqslant \frac{0.67 X C_x}{(\log x)^2}$$

的证明。

完全类似的方法可得到定理2的证明。

以上就是陈景润的著名论文：《大偶数表为一个素数及一个不超过二个素数的乘积之和》的“（三）结果”。作为结果的定理就是那个“陈氏定理”。

四月中的一天，中国科学院在三里河工人俱乐部召开全院党员干部大会。武衡同志在会上作报告。他说到数学研究所一位中级的研究员作出了世界水平的重大成果。当时没说人名，听到了，还不知说谁。李书记在座中，捅了一下旁边的人。“干什么？”那人说。他问，“你听到没有？”“怎么啦？”那人又说。“这活儿是陈景润做出来的呵！”“噢？还这么重要？”那人说。“这是世界名题。真不简单！”

第二天，新华社记者来访。他见到了陈景润，谈了话，进他

房间看了看。回去就写出一篇报道，立即在内部刊物上发表。其中，说到了陈景润的经历；他刻苦钻研的精神；重大的科研成果以及他现在还住在一间烟熏火烤的小房间里。生活条件很差！疾病严重！！生命垂危！！！

毛主席看到了这篇报道，立即作出了指示。

当天深夜，武衡同志走进了陈景润的小房间。

他立即被送进医院，由首都医院内科主任和卫生部一位副部长给他作了全面的身体检查。他患有多种疾病。他们要他立即住院疗养，他不肯。于是，向他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

他一共住院一年半。

在住院期间，敬爱的周总理曾亲自安排了陈景润的全国人民代表席位。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陈景润见到了周总理，并和总理在一个小组里开会。人代会期间，当他得知总理的病时，当场哭了起来，几夜睡不着觉。大会后，他仍回医院治疗。

当他出院的时候，医院的诊断书上写着：

“经住院治疗后，一般情况较好。精神改善；体温正常。体重增加十斤；饮食睡眠好转。腹痛腹胀消失；二肺未见活动性病灶。心电图正常；脑电图正常。肝肾功能正常；血沉及血象正常。”

早在他的论文发表时，西方记者迅即获悉，电讯传遍全球。国际上的反响非常强烈。英国数学家哈勃斯丹和西德数学家李希特的著作《筛法》正在印刷所校印。他们见到了陈景润的论文立即要求暂不付印，并在这部书里加添了一章，第十一章：“陈氏定理”。他们誉之为筛法的“光辉的顶点”。在国外的数学出版物上，诸如“杰出的成就”、“辉煌的定理”，等等，不胜枚举。一个英国数学家给他的信里还说，“你移动了群山！”

真是愚公一般的精神呵！

或问：这个陈氏定理有什么用处呢？它在哪些范围内有用呢？

大凡科学成就有这样两种：一种是经济价值明显，可以用多少万，多少亿人民币来精确地计算出价值来的，叫做“有价之宝”；另一种成就是在宏观世界、微观世界，宇宙天体、基本粒子、经济建设、国防科研、自然科学、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等等等等之中有这种那种作用，其经济价值无从估计，无法估计，没有数字可能计算的，叫做“无价之宝”，例如，这个陈氏定理就是。

现在，离开皇冠上的明珠，只有一步之遥了。

但这是最难的一步。且看明珠归于谁之手吧！

十二

陈景润曾经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关于他，传说纷纭，莫衷一是。有善意的误解、无知的嘲讽，恶意的诽谤、热情的支持，都可以使得这个人扭曲、变形、砸烂或扩张放大。理解人不容易；理解这个数学家更难。他特殊敏感、过于早熟、极为神经质、思想高度集中。外来和自我的肉体与精神的折磨和迫害使得他试图逃出于世界之外。他相当成功地逃避在纯数学之中，但还是藏匿不了。纯数学毕竟是非常现实的材料的反映。“这些材料以极度抽象的形式出现，这只能在表面上掩盖它起源于外部世界的事实。”（恩格斯）陈景润通过数学的道路，认识了客观世界的必然规律。他在诚实的数学探索中，逐步地接受了辩证唯物论的世界观。没有一定的世界观转变，没有科学院这样的集体和党的关怀，他不可能对哥德巴赫猜想作出这辉煌贡献。被冷酷地逐出世界的人，被热烈的生命召唤了回来。帮派体系打击迫害，更显出党的恩惠温暖。冲击对于他好象是坏事，也是好事，他得到了锻炼而成长了。没有这生活的沉浮，他不可能写得如此成熟而简洁。病人恢复了健康。畸零人成了正常人。正直的人已成为政

治的人。多余的人，为国增了光。他进步显著，他坚定抗击了“四人帮”对他的威胁与利诱。无所不用其极地威胁他诬陷邓副主席，他不屈！许以高官厚禄，利诱他向人妖效忠，他不动！真正不简单！数学家的逻辑象钢铁一样坚硬！今后，可以信得过，他不会放松了自己世界观的继续改造。他生下来的时候，并没有玫瑰花，他反而取得成绩。而现在呢？应有所警惕了呢，当美丽的玫瑰花朵微笑时。

1977年9月于中关村

（选自《人民文学》1978年第1期）



没上银幕的故事

——记西安电影制片厂厂长、导演吴天明

刘宾雁

老实说，我上西安来，根本不是采访他的，连他的大名我都不知道。可是他往那儿一站，把讲稿轻轻往旁边一推，几句话就把我吸引住了。

我坐在讲台的后部。台下座无虚席，全是西影厂的职工，自然少不了它的各级领导，包括经营西影厂几十年的建厂元老。

而他，上任四个月的新厂长吴天明，一开口就数落起西影厂的毛病来，说得一无是处：

“……建厂三十多年了。论人数，四千多员将士。论设备，摄影棚是全国最大的。可是成绩呢？贡献呢？去年西影厂的拷贝发行量在全国倒数第一。全国上座率最高的十部影片里，西影厂一部也没有，而上座率最差的七部，西影厂倒占了三部！脸红不脸红？脸红。拎着片盒子走到街上，有字的那面朝里，怕人家知道自己是西影厂的。可是吃起大锅饭来，谁也不能少舀一勺子。”

这些话，不是让前几任的领导脸上无光，使听众们无地自容吗？素以谦虚谨慎为重的中国人，有谁能发表这样的就职演说？这人也未免太狂了吧？可是台下却鸦雀无声。不但没人嘘他，还全神贯注，洗耳恭听呢。还不断报以热烈掌声呢。怪不怪？

吴天明心里明白，全厂人心思变。他们不怕新厂长刺痛他们，就怕他一当官就变成乌纱帽的配件，只求保官，四平八稳。

吴天明何许人也？论学历，不过是电影学院导演进修班毕业，还不够大专。一无关系，二无后台，几千人大厂厂长这么个重要角色，怎么选中了他呢？

也算是一个奇遇：上下两方人员，各自从不同角度看中了吴天明。在老一辈眼里，这后生受过大苦：父亲当年地下打游击，他从小跟母亲长年流浪，讨过饭，几次死里逃生。“文革”那时候的表现，更没说的。游斗西影老厂长田玮的时候，卡车要开动了，他气喘吁吁地跑来说：“别！别开！还有我呢！”爬上车去自愿陪斗，还自己找了块牌子挂到脖子上。铁杆保皇，这样的也少见吧？对党忠诚，没问题！

西影厂里的一般干部和工人呢，喜欢的是他一身平民气息，待人热诚仗义，是少有的一条热血汉子！那年一个女演员精神病发作跳井了，几丈深的井，就是吴天明跳下去，把人救上来的。更难得的是他敢讲真话。别看他地位卑微，他敢当面批评那些不称职的领导干部。1978年底，他被选为省党代会的代表，他敢在全省的党代表面前毫不留情地揭露和批评西影厂的种种弊端，替全厂人说了话。象这样信得过的人，能有几个？1983年秋天干部中那次民意测验，一百零三票中吴天明独得九十六票！

他说话气粗胆大，皆因感觉到身背后有一个强大的后盾——大多数人都不安于现状；投他的选票上都写着一个无形的大字：改！

先是说让他当艺术副厂长。他说：“那是聋子的耳朵，我不干！”不怕人说他争权要官。他办事讲究彻底，要干就得大干一场，使西影翻个身。不当一把手，做个小媳妇，没意思。可是后来真让他干了一把手，他一想那个烂摊子，还真有点发毛。11月1日那天上午，他开调查会，越听头越大。下午拍《没有航标的

河流》下集，走了神，心不在焉了。后来人说那部片子上、下集象是两个人拍的。

他倒不是怕困难，不是怕丢官，他担心会失败。个人丢脸是小事，怕的是那一来就葬送了西影厂的希望。

掀开新的一页

刚上任，1984年的春节，就给他来了个下马威。厂里一个人回家探亲，他那个单元的下水道堵塞了。上边五层楼的粪便和污水都从他家的厕所里冒了出来。又从门缝漫到楼外。污水在楼前楼后流出几十米，结成厚厚的一层冰。室内呢，淤积了两三寸的污物，连门都推不开了。吴天明得知，马上赶到现场。

吴天明当场宣布：扣除行政处长三个月奖金，扣除水暖科长两个月奖金，扣除节日期间带班的六个厂长(他本人在内)每人一个月奖金。成立调查组，查清事情的前因后果，杜绝这一类问题。

是一种什么力量，把几千人弄得无精打彩、心不在焉，对很多事无动于衷呢？好象有几根筋被抽掉了，好象人身上一个什么重要器官被阉割掉了。为私人的事，可以大动肝火甚至拳脚相加；遇到涉及众人得失和社会利害的事，就没有血气了，都蔫巴了。很少见人秉公仗义，直抒己见， 挺身而出。究其根源，大锅饭制度和缺乏民主，是根本。但是恶人受不到惩治、好人得不到保护的颠倒不治一治，正气也难伸张。卫生所成了全厂谣言中心。有两员女将在那里横行霸道，闹得乌烟瘴气，所长镇不住，还差点被颠覆：一封信告到省委，指控他有二十一条罪状——有人命，包庇一个医生，还贪污受贿，等等。吴天明让工厂纪检委查了一个半月，明白了：纯属诬人告好。

说治就治。吴天明把那两位女士的问题提到厂务会上讨论，决定先让为首的停职反省，在行政系统做检讨，扣发一年奖金，

以观后效，再做处理。

那为首的马上跑到吴天明家撒泼：“吴厂长，我冤枉呀！”吴天明说：“你少跟我来这一套！你是什么人，谁不知道？西影头号的马屁精和是非精！”“哪里，吴厂长上台一年了，我拍过你马屁吗？”“那是因为我不吃舐！告诉你，你只能好好检讨。不然走着瞧！我知道你和谁好，你要是找他一次，看我怎么收拾你！”那女人软下来了，果然没敢去找一向支持她的那位干部，那人也没敢出来保她。检讨四回才过关，从此老实了。和她同伙的那个女人，硬是不肯检查认输。直到扣发了春节副食补助，又决定再不检讨，每月扣发20%工资，这才服输。继之，又换了所长，进行一番整顿。不久，卫生所就成了全厂的模范单位，昼夜看病，急诊随叫随到，还不要加班费。

是制度把一些人养懒、惯坏，又把另一些人给压下去、卡起来的。要振兴西影，制度非改不可。但当务之急，还是换人。吴天明的做法也与众不同。1984年7月，宣布所有中层干部全部免职，同时任命一批各部门的临时负责人，其中一少部分是留用的。然后，分期分批正式任命，不行的拿下来。免职后又不到退休年龄的，放到“咨询室”。到第二年，又刷新一次。

按吴天明的本意，他想淘汰的不下一二百人。可是不行啊，虽说他是实行“厂长负责制”的厂长，可是他仍然没有人权。人人都是“大爷”，放到哪儿也得养着。

养着供着还不满意呢。厂里制订和实行的各种责任制度，有一大本了，每一条都使一些人感到不如过去自在。从1984年7月起，告状的骤然增多，两年来经久不息。

他 的 优 势

当年吴天明不去作演员，而选定了导演这门职业，就因为他

知道自己在表演上没有什么前途。身材不高，相貌平平，外表毫无出众之处。可是他也绝不低估自己的优势，常说："别看我长得黑不溜秋的，还真有魅力！"

咱们国家多少年来"公事公办"惯了，不讲究个人的特点和魅力。其实那东西有时候比显赫的身份和公章更起作用。那年，几家电影厂都争夺小说《航标》的拍摄权，还派出了第一流的导演。后来怎么会落到仅有一部失败之作的吴天明名下呢？他找小说作者叶蔚林的时候，叶蔚林错把他当成宾馆的服务员了，可见他有多殷勤。接着，他就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他坦诚的胸怀，热辣辣的激情，就把叶蔚林征服了一半；而他对作品的深刻理解和把它搬上银幕的极度自信，更使叶蔚林佩服不已。叶蔚林当场拍板，把刚刚写好的《航标》电影剧本手稿交给了吴天明。

刚刚上任，他就要求全厂职工监督他："谁要是发觉我摆臭架子，做官当老爷，给人穿"小鞋"，无论什么时候，什么地点，都可以扇我耳雷子！"

人们有事就想找他谈，大至创作、生产，小到幼儿入托、子女就业、家属调动、住房分配，就连两口子吵架，都来找他。早晨还没睁眼，门铃就响了。中午空肚子迈进家门，屋里已经坐满了人。晚上，十二点以前他家就别想清静。大家给他编了个顺口溜："起床有人催，走路有人随，吃饭有人陪，上班有人围。"他自己也觉来好笑——"除了中国，哪个国家有这么忙的厂长？我现在忙得连自杀的机会都找不着。想去跳井吧，跳到半截腰都会有人拦住我！"

吴天明是个真人。他要求党与群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真诚的。

去年7月，西影厂召开了一个别开生面的政治思想工作座谈会。这是一次由厂长发动、厂长不断加油的专门批评厂长的会。

一批就批了四天。一上来，吴天明就单刀直入："这次会，咱们别唱高调子，别来空套子。主要是针对本厂实际提问题。先对我来！"没人发言。吴天明又站起来煽动一阵。好，来了！编剧张子良一阵连珠炮，恰如暴风骤雨："吴天明，这一年多你尽干什么了？你尽唱高调，放空炮，说过头话，工厂管理一片混乱，摄制组乱七八糟！就因为你吴天明又想当厂长，又想拍片子。你要是想当厂长，就当你的厂长，别拍戏；要拍戏，就别当你那厂长！"足足讲了一个小时。

"有种！张子良有种！"吴天明兴奋得几乎跳了起来，"我上台一年多，还没听到这样的好话！好！有种的都把话摆到桌面上来！"

金音导演又开了一通炮。"好！谁接着来？保证不抓辫子，不穿'小鞋'。对的全部接受，不对的决不记仇！"

有些话说得冲，说得过火，他肺管子也觉着呛得慌。可是人家出于一片好心，再说，这是瞧得起、信得着你吴天明，不然你拿钱买还买不来呢。大家若是把话都憋在肚子里，西影厂就根本别想兴旺！

可是他吴天明也得以诚相见，接受不了的就是接受不了。他说："不叫我上戏，我不能接受，我不干！我非拍不可，一年还得拍两部！（说到这儿，大家都笑了）我不能脱离业务呀。不拍戏，过两年我这个厂长就要胡说八道了。张子良，你不是也天天想写剧本吗？"大伙儿又乐了。

美　在　于　真

让吴天明二者择一的话，他还是宁愿放弃厂长，去当导演。电影是他的命根子。

迷上电影，是高中二年级的事。那可不是一般的迷。看完一

遍苏联电影《海之歌》，还想看一遍，还非马上就看不可。可身上只有一毛钱了，怎么办呢？他灵机一动，就把一双刚上脚的新棉鞋脱下来，拎在手里，在电影院大门口嚷开了："卖鞋啦！谁买鞋！"光着一双脚卖鞋，别是精神病吧？无人问津。他只好跑到街对面的修鞋铺，对老师傅好说歹说，总算卖了一元钱，正好够买三张门票和一张说明书的。数九寒天，电影院又没暖气，他把冻僵的双脚坐在屁股下边，接连看了三场。

朝思暮想当导演，可是真叫他上戏，头一个片子就砸锅了。毛病就是虚假。吴天明后来常说：中国电影的癌症是虚假。这句话里是有他本人痛苦的体验的。

虚假，何止是电影创作上的毛病？不肯坦露自己的真实思想（即便是正确的或无可厚非的），不敢正视有几分痛苦的现实，甚至为一己的仕途，宁肯把几百万人的贫困掩盖起来和延续下去，良心上竟无半点自的责人，难道没有吗？

吴天明的童年是在黄土高原上度过的。在陕北和关中一带随母亲流浪，朝不保夕。拍摄《人生》时，他又来到陕北。影片中的德顺爷爷、高玉德、加林、巧珍，就是三十多年前他曾经与之同生死、共命运的边区人民。他亲眼见过乡亲们在硝烟炮火中抢救子弟兵，也曾跟随他们牵着自己都舍不得吃的猪羊去劳军。这一次，他又走进他熟悉的窑洞。在绥德一位孤寡老大娘那快要坍塌、被柴烟熏得黑黑的窑洞里，他见炕上只有半领破席和一卷破棉絮，灶台上有几件简陋的炊具。这就是劳动几十年置下的全部财产？那些穿过她亲手缝制的军鞋而在战争中生存下来的人，并没有忘记这里的乡亲。中央不是每年拿出几千万元帮助陕北老区摆脱贫困吗？钱都用到哪儿去了呢？在这里，他听到很多关于"乡霸"的故事。

他要在《人生》里为巧珍和高加林们，为那些与自己血肉相连的父老乡亲们呐喊！

真实，才能打动观众。这就必须使参加拍摄的工作人员真正熟悉自己的人物，对他们有真情实感的爱。拍摄《没有航标的河流》时，他带领摄制组日日夜夜漂浮在潇水上，和放排工一起经受风吹日晒、蚊叮虫咬。他不求美化人物，力求把人的全部复杂性和丰富性真实地再现出来。这就得从思想、内容到细节，都做到真实。可是这谈何容易！比如拍《航标》，吴天明为了使形象给人以真实感，他要求演员不要化装。可是扮演放排工赵良的唐清明，偏巧生了一身细皮嫩肉。别的演员泡在水里晒晒，肤色也就差不多了。唐清明却必须中午一个人躺在烈日下再补晒三个多小时。直晒得浑身疼痛难忍，后来又长满水泡。连吴天明都于心不忍了。可是外形都不逼真，还谈什么神似？他咬 咬 牙： 继续晒！直晒到从头到脚换上了一层古铜色皮肤，这才大功告成！

为了真实，还真得有吴天明那股牛劲儿。就说盘老五游泳吧，在大江大河里放木排，洗澡还能穿游泳衣呀？当然是光屁股罗。可是这么一拍，封建脑壳就看不中了。观众还有骂吴天明的，说他“不要脸！”吴天明一概不理，心想：“反正盘老五不能不洗澡。他不‘要脸’，我就不能‘要脸’！”

这里，起作用的不仅仅是封建意识。一股强大的传统力量，老是企图把电影弄成一束干干净净、漂漂亮亮、无色无味的假花；象样板戏似的，把生活中真实的矛盾和一切不如人意的东西从镜头前推开，严严实实地捂起来。看了《人生》，就说：“农村有那么落后吗？”“干部有那么坏吗？”他们硬是不明白一个简单的常识：你一假，人家都看香港录像片去了，不是白搭工？再说，人家也不能一天到晚看你的电影呀，你能捂得住人家眼睛不看周围生活中的各种问题？

《没有航标的河流》在国内获奖了。又在一年一度、只奖一部片子的夏威夷“东西方中心”电影奖中获奖（同时奖柯达摄影奖），奖状上写着：“奖给为东西方文化交流做出卓越贡献的导

演吴天明”。《人生》也在国内获奖了。

吴天明的信条是："成绩属于过去，缺点却影响着未来。"在盛大的记者招待会上，他不讲创作经验，却大谈《人生》和他本人的缺点。是不是做作谦虚，沽名钓誉呢？不。一个有自信心的人，不怕否定自己的过去。《野山》在北京试映成功，有人认为它超过了《人生》。吴天明听了高兴，因为这几年外宾到西影参观，老是看《航标》和《人生》，现在终于能够用《野山》来取代了。这说明西影厂有了进步！于是他很快召集全 体 职 工大会，让大家观摩《野山》，请导演颜学恕谈创作体会。事前，他特别叮嘱颜学恕："北京对《人生》和《野山》的比较，千万别漏掉！"可颜导演还是抹掉了这段话，吴天明做总结发言的时候给补上了："说《野山》超过了《人生》，我吴天明就丢脸了？将来若是哪部片子超过了《野山》，你颜学恕就丢脸了？扯淡！这说明咱们西影进步了！艺无止镜，只有傻瓜才不承 认 别 人的长处！"

是的，吴天明不怕别超过自己人。《黑炮事件》的成功，他也津津乐道，而且特别申明："那个摄制组的人平均年龄才二十八岁！"他难道不明白这样人最终必定会超过四十多岁的吴天明吗？他明白。可是三十一岁的青年导演黄健新前年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进修班毕业回来，吴天明马上让他执导《黑炮事件》。越来越多的有才能、有追求的青年创作人员，如田壮壮、陈凯歌、张艺谋等等，都愿意到西影厂来，吴天明竭诚欢迎。在嫉贤妒能之辈看来，吴天明不是个大傻瓜吗？

胜利也造会成危机

艺术家，没几个能计算的。吴天明雄心勃勃，既要当一个大导演，还要当"伟大的厂长"："这小子，能行吗？"——拥护

他的，替他担心。反对派呢，等着看热闹。

他要拍出第一流的艺术片。为了贴补艺术片和宣传片，他就不能不拍赚钱的娱乐片。八五年，象《太极神功》、《鬼妹》、《蜜月的阴谋》这种赚钱片，就占去全部片子的一半以上。他上台第一年，就把利润从1983年的一百二十五万元提高到1984年的三百五十四万元。可是流动资金仍然很困难。从1985年2月起，得靠贷款过日子了。二三月间出现财政危机，连出差费、奖金和加班费都开不出来了。四百二十万元流动资金，他用到一千三百万元，全靠贷款。工商、农业和人民银行都贷遍了。早晨，厂里还有一百多万元钱，到下午就用光了。厂长、副厂长都往外跑，到处抓钱。

这时候，又传说《黑炮事件》给枪毙了，《盗马贼》和《天葬》也窝下了。这还得了！这又是一百多万赔进去了呀！全厂开锅了。吴天明一出去开会，谣言四起。多数人担心，少数人幸灾乐祸，有的车间甚至有人扬言：不发奖金和加班费，就罢工！吴天明一回来，赶忙四处宣讲："这都是老观念，一听说外债多了，就觉着快完蛋啦。种地，不浇水、施肥行吗？下大本钱，才能赚大利！贷款有什么可怕？到年底再算账，保证亏不了。大家别忘了，咱们是厂荣我荣，厂衰我衰呀。"

这一年，一直紧张到年底。6月份以后的奖金是到年关前几天才发齐。可是厂子没乱。到年底一算账，反对派傻眼了：还真叫姓吴的这小子说中了：西影厂这一年利润达到四百五十多万元，拷贝发行数从1983年的全国老末一跃而为全国第一！到10月底，九部影片发行总数就超过了北影的十五部半，比上影的十四部也多。全年平均每部片子发行拷贝达到一百五十一个，其中有四部达到二百至三百个拷贝！

"西影厂进入了黄金时代。"——连最不满意吴天明的人也不能不承认这个事实。但是西影厂上去了，吴天明本人倒成了问

题。

这不奇怪，因为西影厂的黄金时代，是以得罪很多人为代价换来的。各个层次上，都免不了要得罪人。那些被从原岗位拿下来的，有私心或不负责任挨了批的，能喜欢厂长吴天明吗！

什么谣言都出来了。从政治到生活——“中央×××说了，吴天明是坏人”；“吴天明有好几个情妇！”权威方面还说西影厂“拍片方向”也出了问题。从县委书记到上级老乡，认为《人生》把他们的家乡写得太穷、太落后了，不满意。

告吴天明状的从来就没停止过。西影厂越是兴旺，状告得越欢。

今年春节前，工作组鸦没雀儿地进了西影厂。查告状人检举的“用人不当”和“用人唯亲”问题，也查西影厂的“创作方向”问题。工作组查得很认真，也比较客观。

问题确实有。郭士新“文革”造过反，可没做过恶，倒叫人家给吊了，打了。整党查清属于一般问题。他到哪儿都能扭转局面。当生产办公室主任不久，就解决了一个“老大难”——过去摄制组送来底片，洗印部不理，摄制组在外边干等，一天开支两千多元，有时候说不定还把千辛万苦拍的底片曝了光！现在，二十四小时内出样片。这样的人不能用？

白禹果有没有毛病？有，太傲气。可是他能写会画又善于外交，他当宣教处处长，打通了西影厂同各省的关系，西影厂有了象样的剧照和海报。

诸如此类的人，都属于既有才、又玩命干工作的人，各车间、部门就靠他们支撑着。不查还不明白，一查，吴天明竟一个自己的亲戚朋友都没有任用。他没有私心。

但是，还是要往西影厂派人。吴天明坚决反对：“我是厂长，按《国营企业法》和厂长负责制，副厂长应由我任命。”人家也有文件，写着干部归党委管！

副厂长派进来了，党委书记和两个副书记派进来了。西影厂已经有七名厂级领导干部了，又派进四名来。越改革，领导机构倒越庞大了。现在西影厂在这方面也创造了个全国第一！

有些事，坐在一定的椅子上硬是看不见。看不见吴天明在中国电影界的地位和影响；看不见或不相信他的离去将使西影厂一落千丈。

“进入角色”难解难分

六月初，吴天明带着摄制组的创作人员来到山西省左权县拐儿乡的金玉砬村。根据郑义的小说改编的影片《老井》，将在这里开拍。

汽车离太行山还很远，吴天明的思想和心情就转到另一个频道上来了。近几个月的烦恼，象车轮掀起的灰尘一样被甩到身后。他的整个思念，都被去年此时在金玉砬村的体验占据了。

象拍摄《人生》前在陕北时一样，吴天明常常忘记自己是来体验生活的。同行人中，没有一个人象他那样熟悉贫穷困苦的滋味。三十多年过去了，每见这种场面，周围一切色彩便立时黯淡下来，他身上旧的伤口便又一次张开，童年最痛苦的记忆便翻腾起来：经常的饥饿，令人屈辱的乞食；十冬腊月没双棉鞋，脚上裹块破布在雪地里跋涉，冻烂的脚趾露出了白骨……

贫苦的色彩是黑和黄。面孔，衣裳，墙壁，土地，心情……失望也是这种色彩吧？他所熟悉的黄土高原上，记忆里只有天空的色彩是悦目的蓝，那是为了使人们在祷告苍天时得到一点生活中没有的愉悦吗？

金玉砬村的人，却并不仰赖苍天，也不屈服于命运。他们靠自己的双手，向自然索取生存所最不可缺少的东西——水。那种顽强不舍的精神，足可惊天地，动鬼神！

这个七十户三百八十多人的村庄，二百多年的历史，就是找水的历史。那一天，村中一半居民领着吴天明他们到四处去看一个个干窟窿。这个村祖祖辈辈人在这一带打了一百五十多眼一二十丈深的井，满山遍野，但全是干的！“地球不肯出一滴血！”水的价值跟血差不多。每年有四五个月是旱季，全村三分之二的劳力要跑到十五里外的河里去挑水，拉水。牛和驴常常干渴而死……村里成年男子中有八十多个光棍。姑娘们都嫁到外地去了，外地的女人又有谁肯来？

村民们把他们当成救星，不断来诉说自己的苦境，说是若解决了他们的吃水问题，就给这些拍电影的人立块碑！

“离公路不过十五里，”吴天明算计起来了。“给这里接通电，打一口机井，有二十万元也就够了。可是谁来掏这个钱呢？”

妻子来信了。告诉他，今年的“金鸡奖”终于公布了，还是跟原先的决定一样，《野山》得最佳影片奖等六项大奖，《黑炮事件》得一个单项奖。两个片子今年在十一项大奖中拿到了七项。下面浸着泪水的纸上，写的就是另一个主题了：“你为什么放着导演不当，非当这个倒霉的厂长不可呢？你爱西影，西影爱你吗？事到如今，难道你还不能清醒过来吗？这个厂长再当下去，决没有好下场”，后面是七个“！”。

他铺开信纸，决定先给妻子写几个字。“你为我哭。知道吗？我也在哭呢。我们这次体验生活，可真是体验到家了，整天跟着老乡一起哭。现在想的主要是：有什么办法能帮助他们？……”

他没有回答妻子提出的问题。8月中旬，他将到北京参加电影百“花奖”、政府奖和“金鸡奖”的授奖会。然后，再回到西影厂主持嘉奖大会，表彰获奖人员和摄制组。一切都留到那以后再说吧。

“西影爱你吗？”唉，淑兰，你说的是气话，傻话。我要辞

职的消息一传出去，多少人到咱家来劝过我，后来又表示要与我共去留，你不知道？这两年半——不过是短短的两年半啊，西影厂上下职工证明了什么？证明了中国人只要有志气，准定能上得去！还是那些人，还是那地方，利润增长了四倍不说，全国瞧得起西影了。银幕上一出现西影的厂徽，不是有人就鼓掌吗？西影厂人的精神头儿也不大一样了。至于去留问题，那本来就不是我一人的得失问题。我可以问心无愧，这就行了。如果错误的东西最终还是占了上风，给西影厂造成损失，那也是中国人不得不为历史付出的代价吧。这十年，不就是这么过来的？一面付出这种代价，一面前进。

他想为那山上象眼睛一样呆呆望着苍天的一百五十多口老井一哭！又觉得中国人这种坚毅顽强的精神真是值得一颂。他有一种负疚感。你吴天明若不知此情，倒也罢了。你去年就来过一次了，走后你为金玉砭村做了什么？你到北京去过多少次了？什么也没做，尽是想着你那电影，电影！你们在金玉砭村拍电影，可金玉砭村连看电影的条件都没有，不觉得有愧吗？等到《老井》拍成了，上演了，或许还得到好评了，而拍电影的地方——金玉砭村还没有一眼出水的新井，你吴天明有何脸面再见这里的父老乡亲！

这天晚上，他躺在炕上，睁大眼睛，望着被烟火熏得漆黑的屋顶，直到熬干了那盏小小的油灯……

不久，他们把和顺县的土水利专家常海明请来给摄制组做报告，顺便请他勘查金玉砭村的水情。他查明这里有水。准备先打一口浅井解决人的吃水问题，然后再打一眼二百七十米的深井。乡和县里里的领导，对此也表示很大的关注。

现在，摄制组的人们对于即将开拍的《老井》这部片子信心也越来越足。他们相信到明年春天，《老井》能在全国打响；它的前所未有的新颖形态，准够评论界议论一阵子的！

（选自《人民日报》1986年8月7日——8日，略有删节。）

大 雁 情

黄 宗 英

她……

我挤上第一辆向长城进发的记者车。踏着城头上的朝露，我抢占了制高点。这是一九七八年春天，祖国大地万木百草茵茵萌发的春天，全国科学大会正在北京召开。

我看见一些鹤发童颜的科学家，奋发挺进，拾级而上。年轻的姑娘们，嘻嘻哈哈笑着，比赛着看谁跑得快。我移开视线，看见城堞边站着一个姑娘，她凝神眺望着向北飞去的大雁。我走过去，问道："姑娘，你在想什么？"话音刚落，我察觉出了自己的错误。她一回头，我看见她的两鬓已经斑白，微黑的面颊上，已刻下细密的智慧的年轮。透过近视眼镜，她安详地看着我，淡淡地一笑："我看见大雁，就想起了大雁塔下的植物园。"

"你是——？"

"我是种野药的。"

我、赛跑的姑娘、种药的同志临时凑到一起，不等到各自背囊里的杂食交换着吃完，就已天南地北、从古到今、数着地球的经纬谈个没够了。人们啊，往往如此，有时在一起工作几十年，却依然形同陌路；有时，才碰头，就好象几辈子之前就相知了。尤其那位两鬓微霜的种野药的妇女，引起我的兴趣。为什么？说不清。大概是因为她那直率泼辣的性格，也可能是因为她那泰然自

若的神情，也许是因为她太平凡、太普通——普通得就象我在农村里常碰到的那种半土半洋的助产士，才放下喂猪的勺把，洗洗手又抄起消毒的刀钳。我觉得，她是一位生活在群众中的、朴朴实实的科学工作者。我想：她，也许正是若干天来我在五千名科学家代表里，寻了千百回的描写对象。普通人，总是大多数。我正应该从普通人中找一找这一代科学工作者的缩影。

她，姓秦，名官属。生于一九二九年，现任陕西西安植物园实习研究员。细端详，她比她四十九岁的实际年龄显得苍老，却又具有那样一种吸引人的特殊魅力。她那经常紧闭成一字形的嘴唇和沉静的目光，显示出一种为远大志愿和理想而深思的神情。这是一种有着顽强事业心的知识分子脸型。在“四人帮”横行的年代里，“事业心”三个字成为禁语，成为“反党思想的罪恶渊源。”于是这种神情在知识分子群中好象消失了。在这跨入历史新阶段的全国科学大会的会场上，我重又欣喜地看到了那么多的面生眼熟的思考者的肖像。

我向她约时间采访。她笑笑，没有回答。夜里，我回到旅社。书桌台灯下压着一张纸条，写有几行娟秀的字迹：

记者同志：

感谢你们对我的支持和鼓励，请求你们千万别写我。我的处境很为难，望能谅解。

秦官属×月×日

纸条上的字句，不象一般的谦虚；难道有什么特殊情况？我要弄个明白。

我想：横看麦子竖看麻。了解科学家，最好在他的试验室或场圃里。我决心到陕西跑一趟。

我得到陕西省代表团副团长——也是省科委两位副主任杨戈和刘抗同志的热情支持。大会快结束时，西安植物园领导也打电话来表示欢迎。

地？

我能抽身去西安时，已是几个月之后。

我确实受到了热情的、郑重的欢迎。省科委出面安排，由西安植物园具体接待。

庄严美丽的西安啊，世世代代，你孕育了多少俊杰英才。唐代大诗人李白和杜甫就在这里留下了千古传颂的佳话；半坡村六千年前母系氏族公社遗址里精巧的陶器；北宋始创的历代碑林中灿烂的书法石刻；西安事变中周恩来同志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扭转乾坤，掀起民族抗日高潮的黄楼；还有玄奘藏经的大雁塔，以及塔畔三百亩连片的植物园……古往今来的历史啊，你曾留下多少光辉的足迹！而现在呢？未来呢？大雁啊，你们能不能告诉我：在你们的翼翅下，西安植物园将怎样承担"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一份重任呢？为什么本应是一片翠绿的植物园，竟是这般荒芜？围墙是新筑的，园内可以向祖国汇报的科学研究新成果，究竟有多少项目？出了多少人才？在实现祖国四个现代化的伟大进军中，这里作出了多大贡献？纸面上的建园长远规划又怎样实现？俗话说："种田看田头，着衣看袖头，烧饭看灶头。"植物园中阡陌小径上的枯草败叶，植物栽培布局上界、门、纲、目、科、属、种的杂乱无章，试验室里缺胳臂短腿的板凳，这些现象说明什么呢？

唉，嚼着主人待客的、园里试制的可口椒盐扁桃仁，还要挑剔地感叹，实在太不通世故人情了。主人若知道在热情接待我参观之后，我竟写下这样的贬句，也许当时不请我吃桃仁，而要摔我一顿毛栗子了。我焦急，我慨叹，不是因为看到了这些被"四人帮"破坏的情景；而是看不见园主人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大打翻身仗的激情和壮志。难道他们是在等待吗？等待什么呢？党

中央又已把四个现代化的号角吹响。祖国的未来，应该较盛唐无可比拟的辉煌。马克思主义武装的党和人民，岂能不如自己的祖先？岂能让古老的历史老是戳着我们的脊梁？更岂能容忍我们的敌人幸灾乐祸地投来蔑视的目光？！又怎忍心啊，怎忍心使我们的朋友惋惜、哀叹、失望？！

我扯到哪儿去了？

我开始调查。

园书记老梁对我介绍了秦官属的情况，肯定主流和成绩，也指出不足。在我所接触的植物园的干部中，对老秦能久离家庭进深山工作这一点都还是肯定的，其它的意见则大不一致了。我最敏感的是否定的意见：

她：脱离群众，脾气极坏，骄傲自大，特爱吵架撒泼。

她：个人主义、成名成家思想严重。

她：地主的女儿，始终跟反动家庭划不清界限。

她：不能正确对待文化革命中群众对她的帮助，至今耿耿于怀。

她：本来不想进山，更不想去搞野生药物的栽培，是组织上一再说服才勉强去的。

…………

这真叫我一筹莫展，不免心寒了。我怎么冒冒失失地找了这么一个采访对象？

我找园领导个别研究。

老梁同志很有政治风度地说："你写吧，这对秦官属同志会是很大的促进。至于群众方面，我可以多做做思想工作。尽管缺点很多，女同志嘛，也不简单了。"

"噢……"我愕然地望着书记。心想：作为女同志，我可不同意在选先进问题上这么个照顾法。唉，我迢迢千里而来，怎么

回去交账？是他们选错了去北京的代表，还是我选错了写报道的对象？她所工作的洛南县药材公司为什么竭力推荐她呢？

我感到问题似乎已超出我写文学报道的范围了。于是，向省科委刘抗同志如实反映了情况。刘抗同志想了一想，说："当然，我不勉强你写作。但我想，你既来了，就还是深入下去。如果下边错了、省里官僚主义，你调查清楚了，我们可以吸取教训改进工作。碰到乱线团，不摘出个头绪来，我估计你那性格也丢不开它。哈哈，到秦岭玩玩去，中分祖国南北的分水岭啊。商洛地区是当年李自成屯兵之地，又是咱们的老解放区，值得去参观参观。只要不兴师动众，大吃大喝，我是支持作家游山玩水的。名山大川，人物风情里有政治嘛。去走一趟吧，写不写是次要的。"

她

我们一行数人，驱车驰过莽莽秦岭之巅。高原上，麦子收了，柿子坐果了。

植物园的同志们辅导我阅读大自然的课本，指点给我看，这是漆树、黄莲木、五角枫、吴茱萸……花瓣淡粉的野蔷薇向我们点头微笑。羽毛乌黑的顺河溜溅起水花。窄梁尖峁坡地、川道平坦河滩，一片紫、一片白，……同志们一路上，谈笑风生，朝气勃勃，我觉得和他们并不难相处，而老秦……

当我在商洛山区洛南县药材公司晒药场旁下车时，以当年蝗虫庙旧址改建的发电站，正把光源输向灯火点点的小镇。我看到秦官属正在院里收拾洗净晾干的单衣裤褂和棉袄——高原的人们，即使在盛夏季节早晚也离不开棉袄。老秦是黎明起身，从海拔两千米的黑嶂山村，赶了八十里路回县城迎我的。在黑嶂举行的栽植桔梗现场会上，她圆满完成了短期培训技术人员的讲课任务，风尘仆仆地来和我这个新交的老朋友会面。

县药材公司实验室在正中间，东屋是官属的宿舍，西屋就是我的临时客房了。

晚饭之后，小县城的夜异常清静。官属和我都赶了一天的路，不免有些倦意。一时，我也不急于和她深谈什么。我坐在她屋里小板凳上洗脚。热乎乎的水，解着我的疲乏。我们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后来，我还是忍不住了，就拐弯抹角、语重心长地对她说："你现在参加了全国科学大会，地位和从前不同了，你应该注意群众关系……"

老秦默默地折叠晾干的衣物，叠了又叠，拉了又拉，压了又压，好象要把那几件带补钉的粗布劳动服，折叠得和首都高级旅馆里洗烫出来的礼服一样平整。

沉默，压得我胸口发闷。我站了起来，朝当院把水泼掉，心想：让她去自我思想斗争吧，我的责任尽到了。

"哈哈！老黄同志啊，我们等了你好几年啦！"我来到药材公司办公室，公司负责人之一老王极其热情地给我沏茶。

我摇摇头笑道："都说你们山里人木性子，你可会说俏皮话。我几个月前才决定来陕西，你们怎么会等了我好几年？"老王说："我说的是实心话。我们几年前就盼望记者、作家来咱洛南，好好儿地把老秦的事写一写，表扬表扬。我实在不会写文章，挺生动的事儿，让我一写就干巴了。我只会画图表，你看——"老王拉亮一盏日光挂灯，指点我看东面墙上的一张洛南县地图——是那种在县委各部、公社、大队办公室常见的统一挂图。不同的是，这张长方形的地图，展现在我眼前，很象一块大赤豆糕，上面布满了密密麻麻的红圆点。

老王说："洛南县历史上是个药材产地。山上野生着远志、藿香、桔梗、五味子、丹参、半夏、金银花、石斛等等。解放以后，中药受到重视，医疗卫生事业一发展，天然药材短缺情况日

益显著。从一九六六年起，我们县开始搞野生药材家种。但是因为年年赔钱，发展很慢。刚开始才有四十亩药场，到一九七〇年，也才二百二十六亩。一九七二年我们邀请西安植物园派技术员来帮助我们总结经验教训，进行野生驯化的技术指导，老秦和其他一些同志，就是那一年来的。从此情况迅速好转。你看看，你看看——”他指着“赤豆糕”上数不清的红点点：“到一九七八年药材场地发展到一万六千五百亩，是一九七〇年的七十三倍！而且，除极少数做试验的种圃外，大都是在呲牙咧嘴的梁峁、坡洼、死板土、石渣土上筑堰开荒。”

“那么种药能改良土壤、改善农民生活吗？”

“当然！所以咱们药材公司对老秦同志不是什么个人情谊。老秦和我们一起艰苦创业。我们没去的山，她去了；我们吃不了的苦，她吃了；我们解决不了的问题，她解决了。——所以我们都敬佩她。”他深有体会地说：“更重要的是证明了：科学技术本身也是生产力这一马列主义真理嘛！虽说，这一万六千五百亩地是贫下中农一锄一镐刨出来的，可这斑斑红点也渗透了老秦的心血啊！老秦亲自动手不说，没有科学的指导，我们哪有那么大胆子铺那么大摊子？老秦没来那阵，我们多辟一个药厂，就多赔上一笔资金。有一冬，光天麻一项就赔了两万块！现在你看——”

老王又指点西边墙上的两张图表——洛南县历年药材生产发展示意图和洛南县历年药材收购计划与完成金额对比示意图。箭头一年比一年往上蹿得高。我赞叹地说：“今年的箭头要蹿透房梁了吧！”

“药材收购额一九七〇年是三十二万零四百元，今年可达一百万元。这对解决国家短缺药材起了一定作用。药材公司从过去年年赔本，变成年年增加上交利润。如今各大队合作医疗费用大部分已能自给，队里副业收入逐年增加，为农业机械化提供了资金。省科委刘副主任看见这表，兴奋地夸奖说：太好了，你们这

指标直线上升，快顶到房梁了……”

“刘抗同志来过？”我插嘴问。

“来过！那正是一九七六年十一月，刚刚打倒“四人帮”，她要我们总结经验往省里送！”

我猜想秦官属所以能出席全国科学大会，一定和刘抗同志此来有关。

电灯忽然灭了。

“给工厂让电。”老王说：“你赶了一天路，也该歇了。”他照着手电筒送我，边走边说：“我们县里凡有药场的社队，谁不知道秦师傅、老秦同志、秦老师呢？尤其是公司直接抓的试验点，老人娃子都认得她。他们说：‘秦师傅离儿别女，扔着老伴，把心扑在俺这苦山圪垃里。她黑着头发进山，如今白了头发，俺们忘不了她。’”

东屋灯光下，几个青年技术员围着秦师傅议论回社队后将要采取的措施，有的提出没有弄懂的问题。

老秦过来给我屋里点了蜡烛，又回到青年中去了。

我累了，躺了下去。落枕又毫无倦意。

耳边，听着东厢房老秦和青年们融洽无间的谈话声……轮到思想斗争的倒是我了：什么叫群众关系？群众关系好与不好的标准是什么？为什么对老秦会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

第二天一大早，按照我的习惯，一个人溜上了街，正值小集。我转了一圈，回到药材公司收购站门口，只见送零星药材的农民队伍越排越长。老秦夹在公司职工中间鉴别药材。她不时地和职工、农民交谈着如何识别药材真假、好次、什么该挖、什么挖早了……这个大学毕业的研究实习员成了药材业的行家里手，我却孤陋寡闻得不知道这个专业设在什么大学里……

参观药场的日程开始了。按照公司领导的安排，要把好的、

中的、差的、老的、新的都给我们看看。

一路车行一路谈，公司的领导们还有老王一一向我介绍所经各场的建场史。老秦一下车总是去找该场的技术人员了解情况。有时她也会过来跟我说：“这就是头一年我搞试验失败了的地方。”或说：“这就是我才来时认不出药草出洋相的地方……”

海拔一千八百米的蟒岭在望。古城公社谢底大队快到了。这里杉皮小屋和砖瓦房错落有致。进村了。远远听见象鸟叫般的童声：“秦姨——”

蓝天、白云、树丛、小径、石级，金银花含苞，红芍药怒放。一个小女孩，象一只淡粉色的蝴蝶，从山顶飞下来，飞下来，一头扎在了老秦怀里：“秦姨，我做梦都梦见你哩。快家去，快家去。”小女孩又象一头小鹿，深情地蹭啊、顶啊、拉啊地把老秦拽进家。一个小男孩也过来抱住老秦的腿。“小康成，长高了！瞧，鞋又穿反了。”老秦说着坐在小板凳上，把男孩抱在怀里，给他换鞋。

孩子们的妈才收早工进家，前脚张罗给我们沏红糖茶，后手急忙从柜子里找出藏着的柿饼、核桃；一边点火做饭，一边把几个月来当队干部的丈夫受气、受累，大儿子的对象，小姑娘的老师，以及娘家母、舅舅、表叔……三亲六邻家里屋外的事一嘟噜一嘟噜地往外端。直到谢底大队药场场长叫我们上场部去吃晌午饭时，她才住嘴，生气地说：“咋不在家吃？糕都给蒸上了。”场长说：“两桌人哪，嫂子。”孩子妈说：“她秦姨来客，我翻转米坛也愿意咧！”老秦推说今天真的有事，下回一定来。又针对刚才谈话中了解到的孩子妈的病情，开了一个药方，让那大嫂到医疗站去取药服用。——老秦有这本事，我又没想到！

等我们坐在药场吃饭时，小姑娘又蝴蝶般地飞来，在老秦耳朵边悄悄告诉她，一小篮蒸糕已放到她床头柜上，让她夜里当点心吃。

经过参观、访问、座谈、闲聊，我在谢底大队接触了许多不同身份的人，了解到了许多情况。于是，秦官属同志来山区前前后后活动的底片，在我的脑海里越来越清楚地“感光显影”了。

谢底大队位于蟒岭北坡的群山之中。耕地和住家都散落在三阴、四岭、八坡、七条沟里。一年做到头，打粮少，费工多。这里地薄人穷，山可是富啊。光叫得出名来的野生资源就有一千一百多种。俗话说：“认识是宝，不认识是草。”这一带坡坡岭岭上千年万载野生着丹参。山里人不知道丹参是医治心脏病的名贵药材，每当盛花时节，只是放牛娃子采摘几朵紫花，放在嘴皮上当“蜂糖罐儿”吮吮，而丹参、丹皮一古脑儿喂了牲口。置身于天然药库里的庄稼人，生了病，却要跑到五十里外的公社所在地古城镇去买药治疗。后来，县药材公司进山收购药材，用两角一斤的价格收进晒干的丹参。不到三冬两春，紫色的“蜂糖罐儿”在万绿丛中越来越罕见了。其它野生药材也是越挖越少，越采越少。一九七二年，县药材公司和西安植物园合作，到这里搞“七叶一支花”的栽培。西安植物园派出了一个科研小组，秦官属也随同前来。当时她虽然早已“回到群众队伍”，并任命为专题组长，处境依然尴尬。贫下中农一眼就能看出，她是那种“犯了错误来改造的人”。但是，贫下中农对“四人帮”的“全面专政”是有着本能的对抗的。他们对大批知识分子干部下乡改造，自有一套要求和标准。

秦官属初来谢底大队，就住在破庙里。柯拉叶子的酸菜，她咽得下。腰里揣上橡子面窝头，大早上山，一天没水喝，不叫苦，不埋怨。她能这样，贫下中农就觉得不简单，是自家人了。

老秦干活泼泼辣辣，认认真真。她撂下三岁的娃子，五岁的妮，顾不上照顾孩儿他爹，整年整月在山沟里奔波。每年她不等六九阳坡绿就进了山，待到秋霜打草草枯黄，挖出待收的药草，栽下来春萌发的根块籽种，她还是不放心离开。乡亲们心疼她，

常常逼她回城去看顾看顾她的家。

“天麻神仙脚，石钵拿不住，天种人不种。”在西安植物园同志来之前 这个队就试种天麻。因为科学知识不足，风险很大。老秦他们来了之后，现在队里连小孩儿都知道天麻和密环菌的伴生关系。人们学会拴住神仙脚了。现在大队药场种了一百六十窝，估计每窝可挖出一至三斤天麻。收购价格是每斤六元五角。一九七七年有一窝天麻就重三斤六两。人们说：科学比神仙强。

秦官属用超声波处理桔梗种子，出芽快，苗齐壮。

秦官属搞无性繁殖，普遍扩种丹参。如今“蜂糖罐儿”漫山遍野。宅前屋后，蝶闹蜂繁。山里人赞道：“小篮一斤半斤，换来手扶拖拉机进村。”

谢底大队药场，从半亩杭芍，发展到五百多亩药材地（其中有三百亩是木本药材）。

从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七年，药场收入一万四千元。大队的手扶拖拉机、粉碎机、脱粒机、架子车、缝纫机、开山炸药……大都是用药场赚来的钱买的。预计一九七八年药场收入可达一万元。群众管药场叫“银行”。

尽管现在秦官属并不经常来谢底大队，但大家仍认为这一切成绩都和师傅们带来的科学知识分不开。

两天来，孩子们总是围着老秦打转转，跟前跟后，既不干扰，又不离开。我偶然问孩子们：“你们长大了，干什么啊？”孩子们回答：“象秦姨那样嘛！——”秦官属同志在山区培植成功的岂仅是药材……

参观访问以来，我总感觉到老秦有意躲着我，于是我常常借故请教药物靠近她。她一路上如数家珍般指点我认黄柏、忍冬、威灵仙、……她教我认五味子，告诉我，到没有人家的山上去种药，喝不上水，吃干粮时，就摘一把五味子解渴，这就酸甜苦辣咸全有了。

一次，她从岩缝中拔出一棵草问我："认识吗？"

那大概又是什么药，看起来它是那么不起眼的草，却有着长长的棒槌般的根，花骨朵还没开，从花托透出的花色看，将绽出淡紫色的花。我开玩笑地胡猜："一定是'勿忘我'——Oh，God!Forget-me-not!"

老秦微笑着说："它不会去拉住上帝的衣角，祈求上帝给它取名。它的名字可能是古代山里一位读书人给取的吧！学名远志，俗名细草、小草。这小草能在岩石缝里扎根。根部入药，名曰'醒心杖'。药性能益智强志，也就是西医说的，对健全脑神经有作用。"老秦的神情显得庄严起来，"这小草，漫山崖长着，用不着我去育种。可这几年，它成了我的好朋友……"

这庄严，我能意会：大多数知识分子——祖国浩浩荡荡的脑力劳动大军啊！他们象漫山遍野的小草，分布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上。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无论是狂风暴雨，冰雹严霜，刀砍火伤，哪里有土地，哪里有人民，他们就在哪里深深扎根。

我问秦官属："你在哪个大学里学的野生药物？"

庄严的神情变成了愤懑："我根本没学过。"她头也不回，"登登登"地奔下山去。

用什么办法打开老秦半掩的心扉？我这个记者没辙了。老秦象是一头受过伤害的小兽，动不动就扎毛。是她敏感到别人已向我说过什么？还是她担心和我谈多了会惹出更多的麻烦？

离开谢底前的黄昏，蟒岭舒坦地仰卧在绚丽的晚霞中。姑娘们恋恋地问起我们文化界的生活。我们谈到了周总理关怀知识分子的几则"小事"。我突然发现老秦满脸绯红，满眼泪花……

谢底大队药场新建的试验室土屋里，夜雨敲打着格子窗。在烛影下，我们两人回忆着那被林彪、"四人帮"扰乱的黑暗年月。我们谈到了"人心所向"，谈到了丙辰清明……渐渐地，她那掩

着的心扉向我敞开了。

解放前，秦官属由于弟妹众多，生计困难，读到高中二年级时，就弃学任教，当了一名小学教员。

解放后，一九五一年，秦官属抱着改造沙漠、绿化祖国的理想，以“同等学历”考入西北农学院林学系，是该届仅有的两名女生之一。入学之初，有人劝她转系，说女同志搞林，受不了那份苦。她回答：“我还没受，怎么就断定受不了？”

在大学学习、实习和最初工作的日子里，她逐渐地对杨树的优选育种专题，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她和老师、同学、同志们一起，以陕北高原、渭水河滩为考察基地。她驰马、骑驴、跨骆驼，踏过内蒙古茫茫草原，攀过新疆高高的阿尔泰山。她在鄂尔齐斯河里洗过脚，在布尔津河畔搭过帐篷。秦官属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一九五九年四月，西安植物园建园之始，她就来了，一九六一年开始搞杨树引种，她是杨树树种优选研究专题的业务组长。植物园中，选自全国各地的杨树树种有一百多种。

老秦也曾随外国植物学家远走峨嵋、太白，近踏渭河两岸。以后，外国专家从他们遥远的祖国，邮寄来了各国的杨树优良品种。那随苗而来的泥土里渗透着抗击法西斯的鲜血，碧绿的青苔维护着人民友谊的生命之芽……

“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来临了，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老秦从重点培养、使用的对象，转瞬之间变为重点批判的对象，靠边站了。原来生机勃勃的植物园，原来团结战斗的集体啊，突然之间，战友变陌路，助手变对手，互相学习变成互相攻击。切磋钻研的科研单位，变成了“文攻武卫”的角斗场。同志之间的关系，一下子紧张起来，对立起来。没完没了地斗个不停，乱得没个够。

于是，一百多种的杨树种植圃一大半被刨掉了，杂种上庄稼，名为贯彻“以粮为纲”的方针。外国杨树树种没人经营了，

植物园里杨树研究的课题被取消了。

在批斗会上，有人大声嚷叫："搞杨树树种研究，本身就是脱离生产的修正主义课题。杨树，用不着你研究也长了几千年了，哪个农民不会种？"老秦肚里气鼓鼓地想："无知！你倒不说根据化石，距今七千万至一亿年前地质年代晚白垩纪时期，就有杨树了。什么脱离生产……"越批她越想不通。揿着脑袋不让辩论，还能挡得住心里不服气："你倒不问问，不管是为了国计民生，还是为了生财有道，世界上有多少国家，在精心钻研杨树树种的优选！"践踏科学的"自杀政策"象舂米的木杵捣得她心碎欲裂。

大自然慷慨地奉献给人类以笔直、坚韧、速生、挺拔的杨树。它树种繁多，宜旱宜涝，抗风固沙。它能渐渐改变小气候，能快快献出好木材。如果我们的祖国能广为换种上适宜于当地条件的优良杨树品种，那么，全国每年增产的木材，只有用电子计算机才能计算出来……

撤了杨树研究课题，刨了中国杨树种圃，心痛得秦官属三魂七魄离了窍。她常常到仅存的外国树种的杨树林中徘徊。从小有着韧性性格的老秦，曾多次萌起轻生的念头，恨不得一头栽到大杨树上，血肥杨林，死了算啦！她多年搜集的植物学资料被抄走了，笔记弄散了。她一气之下，把自己省吃俭用置来的业务书籍胡乱捆扎起来，论斤卖掉，有的一本一本地当了引火纸生煤球炉。一天清晨，她又拉过一本书点火引炉子。火力不够，再拉过一本……，突然，象全身引着了火一般，她猛地站了起来……她呆呆地望着那本书……那封面……那……啊……七批八斗不低头、不掉泪的秦官属，她把那本书紧紧地贴近火热的胸膛，嚎啕大哭起来。

那本书是：中国共产党西北农学院总支委员会印赠的、周恩来同志于一九五六年一月十四日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召开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上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

山风传送着松涛。屋里恬适地响着药场青年女工们均匀的鼾

声。新置办的超声波仪器和玻璃瓶中标本液里浸润的药材标本，在烛影下闪光。蜡烛快烧尽了，淋漓酣畅地流着泪……

“我坚决相信党不会抛弃我们知识分子的。相信社会主义不会不要科学文化……”官属没有哭，却流下了泪；我也没有哭，也流下了泪……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黑暗日子里，多少知识分子，多少从事科学、文化、教育工作的共产党员，为了这个不泯的信念，流过泪，甚至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风摇十洲影，日乱九江文。”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阻挡科学文化前进的浪潮。

远志啊，远志！读书人——我们当代的知识分子啊！只要我们的专业知识，能对祖国、对人民、对党有用；能点滴造福于世界，能对人类美好的理想——共产主义的实现有所促进；那么，即使工作再艰苦，精神的折磨再大，尝尽人间五味，也如嚼过神秘果，只品得出个甜哪甜！

沉默了好久，我问她：“你本不愿意来种药吗？”她理直气壮地说：“当然！凭什么撤掉杨树选种课题？再说，我又没学过药科。下达野生药物驯化课题时说这是战备任务，万一失败了，再扣上一顶‘阶级报复’的帽子，怎么受得了？我不干！”

“那你怎么又干了呢？”

她拿自己也没办法地摇摇头：“唉，关着我时，我倒也死了心。出来了，我能够工作，没有工作，这种惩罚实在受不了。有人说我每个细胞都是黑的，说十七年培养的大学生都是专门拆社会主义墙脚的。我就想通过实践修个墙脚给他们看看。我不能和人民赌气，不能和党赌气。没有党，我能上大学？人民需要药，我就不信学不会……”

过了一会儿，我又问：“都说你脾气大，你能否告诉我，你发的最大的一次脾气，是为了什么？”

她一下子从被窝里坐了起来："那是有人要锯杨树树种！就是那仅存的外国稀有杨树树种！有一次我从山里回到西安，发现有人要锯我的杨树，我一下子就站到了杨树前头，我大喊大叫：为什么要锯杨树树种？谁敢锯，就先锯了我！——"

蜡烛流尽了它那最后一滴泪，屋里霎时变黑了。

屋外，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月亮悄悄出来了，透过婆娑点点的树梢，映照出秦官属同志挺直的半身侧影。画面外，是秦官属款款的声言："当时有人劝我，你早就不搞杨树课题了，这事和你还有什么关系？何必为这个得罪人！唉，这怎么是我个人的事呢？这些树种，好不容易在咱们的土地上扎根、长大了，它就是我们祖国的科研成果了。谁也没有权利毁掉它！"

透过窗框上的画面，我仿佛看到远处的山峦峭壁，漆黑险峻。我想起了此番进山，行经洛南胜景——《山海经》上记述的仓颉造书之地，传说上古时候，仓颉为帝南巡登此山，有灵龟负图出于水中。仓颉悟而创文字，造为六书，写下了二十八个大字。这可不得了啦！龙哀鬼哭，说是有了字，人就能书了，泄露天机了。于是泼油纵火，颓山裂石……如今，我行经此山，只见岩上一片乌焦。可是，人间毕竟有了文字。文字在发展。科学文化在发展。可笑的是，远古至今，星流日转，仍有妖魔害怕人民识字有文化！林彪、"四人帮"暴跳嚎叫，大肆鼓吹"焚书坑儒"，欲毁我五千年文化精华于一旦，拒世界优秀文化于国门之外。他们远远听见"四个现代化"，就象瞥见照妖镜之灵光，赶快撒出浑身解数。而唯独他们自己能独霸天机，独知天秘，大书帮文，大播帮语，横扫狠砸，武卫文攻，空留下乌焦一片鬼话连篇，是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人间之奇景也！噫吁兮，呜呼哀哉！

她??

驰车返回西安的路上，对我来说，最触目的是，展望山巅、

野岭、川道、河滩，几百里长的公路两旁，几乎都是白杨、白杨、白杨，新栽的，成材的……在这阴坡油松阳坡橡、四旁沟洼核桃多的莽莽秦岭之地，我也几乎只认得出杨树，杨树，杨树……老秦的话响在我耳边："如果都换种优选树种……"

我问书记老梁："为什么把老秦的杨树研究课题撤了呢？"虽然我知道老梁那时还没来植物园，还在原来单位被当成"走资派"批斗，但他倒也答得出来："园里把这题目让给林业研究所了。"

"记得来植物园第一天，我听说老秦是被掐着脖子，才勉强搞药的。这算不算用非所学呢？"我知道老梁过去也是学农的，是懂业务的领导。"不能那么说。"老梁说："就好象演员演戏，今天演这个，明天演那个。"我摇摇头。我虽然不懂植物学的分类究竟多细，但高高的乔木和丛生蔓长的草药，它们除了都可称是植物、都是靠光合作用生长以外，还是大有区别的。我说："她大学四年，实际工作六年，搞的都是杨树，忽然丢下杨树搞药，对她个人的研究专业来说，不能不说是改行，就象演电影、话剧的，你让他改唱京戏，即使掐着脖子也唱不好。"

梁书记解释说："植物园根据生产需要改变研究课题，是常事。""那不能把老秦调到林业研究所吗？"老梁忙说"哎哎，老黄你可不能拆我的台啊！"我也笑了："现在你就是掐她脖子，恐怕她又不愿放下药啦"。

我又继续问："锯树是怎么回事？"

"锯什么树？"

"锯外国的杨树品种，老秦为了这个不是跟人大吵过吗？"

"她就那脾气！嘴不饶人，爱吵爱闹。"

"吵得对不对？""有时也有道理，就是方法不对头。一次人家在杨树林里搭工棚，她说烟囱熏了树，大吵大闹。我们开了个会，把工棚撤了，换了地方。"是的，老秦和我说过，书记为此

召开了急紧会议。

我又问："锯树呢？"

"那是间伐。一般长到一定年限，木心变色，或太密了，就应该间伐。"

"间伐？"我不言声了。如果应该间伐，老秦大吵，就是无理取闹。

我曾问某同志："你对老秦在洛南山区的野生药材驯化研究工作怎么估价？"答："她还是肯吃苦，肯钻的。不过，洛南县野生药材驯化有成绩，不是老秦一个人搞出来的。何况，严格地说，那也算不了科研，很多地方都搞成功了。农民自己都会搞。"

"用超声波处理种子的经验算不算科研成果？"我想起了老秦那密密麻麻的笔记，对比试验的记录卡片和用"西安植物园科研小组"的署名刊印出来的经验材料。

答："那是很一般的处理种子的方法，谈不上科研成果，而且也没做否定试验。"

我问某骨干："回过头来看，当初对秦官属的批判是否对头？冲击是否过头？"

答："我们园里相当文明，没打过她，只不过挂挂白袖章，短期隔离，劳动劳动。群众运动嘛，她应该正确对待。"

"对这样一位同志，该怎么落实政策？"

对方觉得我的提问很奇怪："她还有什么落实政策问题？都去北京开过会了嘛！又没给她立专案，也没定什么性，档案里也没塞进什么材料。再说，她也不是一点问题也没有，她……。"

我问曾经是植物园搞过专案的同志："老秦究竟是不是地主出身？"

他很严肃地回答："填出身定成分的政策界限是硬碰硬的。她上大学时，乡里填送的表格上写着：出身：地主。"

“老秦一九五一年上大学，这是土改后的结论吗？”

“这次运动，我们又外调了。地主出身是肯定的。”

“那为什么老秦说，政府没给她父亲戴地主帽子。”

“人总是要为自己辩护的。”他说。

“人总是要为自己辩护的。”我说。

唉，植物界没有两片相同叶脉的叶子；而人界，却有着统一的表格，出身一栏只够写三五个字，怎么表达得出中国社会长期以来那么复杂的情况……唉，本来，什么出身并无大碍。毛主席曾说过：“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表现。”可是从什么时候起，这个本人无从选择的出身，简直要命哩？！

我又问另一位骨干：“这么多年来，西安植物园的领导对老秦在洛南的工作算是支持的吧？”

答：“支持得不够。但，这是园里的重点科研项目，总的来说……是支持的。”

“那为什么在她这个课题组长的身边，技术人员一直在调换？合作者、助手为什么那么不稳定？”

“老秦脾气暴。另外，作风也不大正派。有个青年技工和她配合挺好，可是她……唉……”问：“那青年多大岁数？”答：“二十五六岁。”我的心一沉：“怎么搞的？！……”对方说：“是啊，她把他介绍给自己女儿搞对象，现在八成都快成她女婿啦。”

我惊讶得眼睛都直了：“那怎么样哪？那又怎么样哪？”

最后，我问老梁：“你说，报道老秦的这篇文章我是写，还是不写？”

“你写，你当然可以写。”

“你们园里干部和群众，对她有意见的不在少数。我写了，会不会有反作用？”

“不碍，我们组织上做工作。”

是啊，我曾问过一些人：“你们是不是不同意秦官属出席全国科学大会？”

有的同志回答说：“赞成。”有的却说：“去也去了，反正有个名额，但是起标兵作用，向她学习，那可办不到！”

“我为什么写她呢？”我也不知是问自己，还是问书记。

“老黄同志啊，落实政策嘛！党中央大抓科研，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嘛！”

“……”我……

又是一个星期日。对我们搞创作的人来说，上帝的安排和法定的例行假日，都关系不大。在我又了解到一些情况之后，有多少问号在我脑子里翻腾！

我强迫自己静下来翻阅植物学方面的书籍，并认真地做着阅读摘记：

纤维素分子对植物极为有用，假如没有纤维素，所有植物都会象胶状物那样柔软。它依靠太阳能进行光合作用。就象老秦，在党的阳光下……（呀，怎么拿老秦和植物类比？）

我接着阅读：植物生长发育的必须元素是：碳、氢、氧、氮、磷、钾、钙、镁、硫、铁、锰、铜、锌、钼、硼，必须元素在十五种以上，而有些人只会给植物“二二三”“六六六”“DDV”，天天打除虫剂还了得。（思想别开小差……）缺少某一元素时，植物体就会出现某种病症。秦官属缺少哪种必须元素呢？她为什么过早地白了头发？她的性格为什么变了？她本来在学校里爱唱歌，爱打球，爱傻笑……（哎，我干吗又连上她？）

我继续阅读——自由水：不被植物细胞内的胶体所束缚，束缚水则反之。抗热性、抗旱性和抗寒性较强的植物，体内束缚水较多。老秦束缚水较多……（糟糕，老秦不肯退出我的“植物生理学”笔记了！）

是的，是的啊！三年枝柴五年椽，七年矿柱十年檩。老秦同

志：你已长成一棵挺拔的、枝叶茂密的直木——大杨树了。正是：

似杨枝沾土就活，
效丹参红在根本，
如桔梗开花漫野，
怀远志感报春晖……

忽然刘抗出现了："大星期天，还把头搡在书上！到我家玩玩去。今天不许工作，也不谈工作。"没二话地把我拽走了。

嗑着瓜子，喝着茶，聊着这个那个，谈着谈着，瓜子不嗑了，茶忘喝了。我又说起老秦的事儿来了。当我讲到"老秦就在大杨树前头一站，大喝一声，谁敢锯！要锯就先锯我"时，刘抗同志不自觉地站了起来："太好啦！我们有这样的女干部，实在是太好了！我们本来对她了解很不够……"我觉得她相当了解老秦。要不，老秦处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去北京开会？可是刘抗同志还是没提她去过山区的事。

我说："有人说那树该锯，是间伐。"

刘抗说："噢？……我想对杨树种圃该不该间伐，从西安植物园来说，最有发言权的，应该是秦官属吧！"

"矛盾着的问题很多，我希望向省科委作一次正式汇报。"

"你和杨戈同志谈一下吧，我来约时间。"刘抗说。

我一见杨戈同志的面，他就对我说："关于锯杨树的问题，间伐是站不住脚的。当时，植物园领导决定间伐，实际是挑粗粗大大的伐，主要是盖房子要用材料，因此秦官属同志怒火三丈是对的。这，连老梁也承认了。这件事说明秦官属同志的斗争性是很强的。"

我要求杨戈同志说："能否请省科委调查落实，比如秦官属同志的地主出身问题……"

杨戈同志说："就是地主出身，又为什么不能写呢？在三大

革命运动中洗刷了地主阶级烙印，证明我们党的力量嘛！”

我说：“她家在解放前几年主要经济来源是靠她父亲和她自己教书的收入，土地剥削量不到总收入的三分之一。解放初期，她父亲是地区林业局局长、政协主席、技术干部，当然旧知识分子的经历可能是复杂的，但经过了那么多运动，应该是清楚的。而她的母亲则是个有着卖身契的壮族女奴。和秦官属挨肩只差一两岁的弟弟、妹妹都是职员出身，她为什么是地主出身呢？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她父亲被扫地出门，遣返原籍，身染重病。秦官属把他接回城里，死在她家——这就构成了她是‘地主阶级孝子贤孙’的主要罪状。”

杨戈同志沉默半晌，说：“宗英同志，你亲耳听到了贫下中农、基层干部对她的反映，你亲眼看到了她在山区的艰苦努力，你还嘀咕什么呢？出身问题我们帮你调查调查，存而后论罢。我看，你是不是心有余悸啊？”

“她父亲即使是战犯我也敢写她！可基本情况得明啊。这是写报告文学的起码条件。秦官属的家庭成员中，有七个是搞林的。她父亲，她两个弟弟，两个弟媳，她爱人——。你们陕西榆林地区干得颇有成绩的飞机造林，第一批去的成员里，就有老秦的爱人。他俩在大学同系，毕业前夕各自做身新布棉袄结了婚。爱人的专业水平本比老秦高，他干什么这些年任劳任怨，当爹又当妈，和陌生的锅台打交道，苦心钻研孩子们‘罢吃’的酸馒头、腰皮带宽厚的大面条！搞林业，多艰苦，……地主……孝子贤孙……他们一家子疯啦，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了，竟然野心勃勃，想分霸祖国荒山大漠？他们想当‘林主’吗？！”我不知是跟谁生气，连说话都粗声粗气了。好在杨戈同志并不在乎，笑眯眯地说：“写吧，你就写吧。我们支持你，不要怕。”

我不是胆小的人，也不是很勇敢的人。我只不过是用笔向社会说话。我要尽可能地了解一个人的全部情况，以便把握住他的

基本素质。当然，秦官属不是没有缺点。世界观完全改造好了的人能找出几个呢？一个人的优点和缺点，往往是一面镜子的两个方面。今天，促成一个人做出成绩的优点，以后又往往成为他犯错误的前因。一个人是好是坏，并不决定于他做出成绩的大小、犯过错误的多少。要紧的是素质。而秦官属的情况不清不楚、不明不白……

在“文化大革命”中，我们知道了许许多多本来不认识的人的事情。一提到某某，人们会说：“噢——我知道。”他们相识吗？不。“大字报上写的……”“小报上登的……”“批斗会上听的……”啊，有多少未设专案的专案，没有入档的材料，以及存而后论的出身、成分、问题……传播四方，抹不掉，洗不清。西安植物园里的同志们，本来对秦官属并没有什么个人成见，个人恩怨。造成如此局面的根由、造成致命内伤的元凶，是万恶的“四人帮”！“四人帮”强迫人们戴上形而上学的眼镜，使革命队伍内部、同志之间彼此相看时，“管窥蠡测”地只看对方的污点、缺点——扩大了的、硬上纲的、变了形的、无中生有的……“四人帮”发明了种种新式刑具，给人们的思想打着冒牌“马列”标记的镣铐，刻着“全面专政”钢印的枷锁……善良的人们啊，让我们尽快地清醒过来，团结起来。

本来，这篇报告文学对我来说，当大雁从北方飞来的时候就可以写了。可是，踌躇再三，难以动笔。矛盾写不写？写出来能起什么作用？目前全国都在大力落实政策，我现在发稿也许过时了吧？没有必要了吧？老秦毕竟是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的代表，毕竟比更大量的、默默地工作着的知识分子们的政策落实问题要好办些。从典型的普遍意义来说，真过时，真没必要了，那可是大喜特喜了。我嘀咕来，嘀咕去，仿佛进入了梦乡。我梦见：

大雁飞过我的窗前，盘旋、盘旋。大雁们围在我的书桌前，

站成一个半圆，在观看、在议论我写下的草稿。只听得头雁用宽厚的男低音说："呃，——这种情况很熟悉嘛，很熟悉。我们从北方飞到南方，从南方飞到北方，常常碰到，常常碰到！"

大雁们马上用各种声部参加讨论："快——研 究 研 究。""快——研究研究。"

大雁们把我写好的草稿一张一张地衔走了，衔走了。大雁们排成了人字形，飞远了，飞远了。……

1978年秋

（选自《十月》1979年第1期）



船　长

柯　岩

Master，直译是船长或主人。那么，对他，贝汉廷，怎样译更确切呢？

我站在“汉川号”的驾驶台甲板上凭栏远眺，深深地思索着。海风迎面扑来，新鲜而又湿润，远处，是神秘莫测的大海；近处，海鸥在我的脚下飞翔……

刚才，在和海员们的谈话中，有什么搅动了我的心，为了掩饰我的泪水，我才离开船舱。但现在，在这蓝天与大海之间，我仍然不能平静，思绪的波涛追逐着海水，去得很远很远……

不知怎么，我一下子离开主题，忽然想起二十多年前我给小读者写的一首诗，告诉他们什么叫作海员。

我不禁噙泪而笑了。那时我是那样年轻，在生活的海洋里几乎未经沉浮，我懂得海员么？那时的小读者今天该也是三十多岁的人了，他们怕也有自己的孩子了。经历过十多年的狂飙巨浪，他们还象儿时那样天真地向往海洋吗？天真，也许是消失了；但向往——还应该向往。那么，就让我再给他们讲一个海员的故事吧。

讲一个海员，一个水手，一个船长，一个master的真实的故事吧……

汉堡港的变奏

汉堡港是美丽的。岸上，一幢幢红色和黄色的建筑群；港口，碧蓝的海水翻卷着银白的浪花……

汉堡港是忙碌的。每天来来往往，穿梭着各国的船舶，码头上吊杆起落……但工人的脚步是稳重的，德国人原是出名的有秩序。一百多年来，汉堡港早就形成了自己的节奏——有条不紊，按部就班，寓丰富于单纯，多变化而又精密……就象成熟的乐队演奏熟悉的乐曲。

但，有一次，汉堡港竟改变了它正常的节奏：港口、码头、装卸公司、服务公司频繁来往，电话不断；货主、代理、大小工头、理货组长和工人们都激动不已，甚至连正好停泊在港口、尊严而又自信的十几个老船长也打破常规，开了一条小艇，集体下海去了。

是什么引起了这骚动呢？台风吗？惊涛骇浪呢？都不是。一百多年的港口了，任何风浪也改变不了它的节奏。

使得汉堡港变奏的，说也奇怪，是一条船。就是中国远洋公司上海分公司的这艘远洋货轮——“汉川号”。

码头上人头攒动，指指点点：“汉川”、“汉川”之声不绝。有的人还特地带了老婆孩子来参观，说是让他们见见世面。明媚的阳光，彩色的裙衫，童声稚气的欢笑，一下子使得汉堡港这支一百多年的古曲，焕发出青春的明丽，奏出了奇异而动人的旋律。

这是一九七八年四月的一个星期天。

故事却要从三月说起……

三月二十一日，“汉川号”在驶欧途中接到公司电报，返航时在汉堡港装运天津化纤厂成套设备，国内急用！

但抵港之后，港口却给安排了一些杂货。原来代理认为中国船根本运不了这套设备，因为这套设备极不规则，且又贵重，很多都是超长、超高、超重件。其中任何一个部件有任何一点损坏或漏运，都要误工误时，损失严重。何况按照惯例，港口从来都把贵重的成套设备交给他们认为工效最高的德国船运。当然，这些话并未直说，说的是："这套设备任何一条船也装不下，'汉川号'尽可以运别的货嘛。"

但是，以贝汉廷为首的"汉川号"还认准了非装这批货不可！理由嘛：一是国内急需，二是成套设备运输费高，三是你外国人能做的，我们中国人就也能做，凭什么小看人！当然，这话也没直说，说的是："谢谢你们的好意，但是我们可以一船装走。我们行。"

行不行，这可不象国内搞大批判、揪"走资派"那么容易。只要戴上袖章，抢过话筒，哇哩哇喇喊一通，谁帽子大，上纲高谁就胜利。这可是国际港口，面对的都是专家，一张嘴就知道你有多少斤两，空话、大话引来的只有讪笑。何况这是航海，是科学，大海可不是被剥夺了一切权力的"走资派"，大海是要发言的，稍有一点儿不实事求是，不科学，它就要惩罚你！就会让你船覆货沉，葬身鱼腹。因此，这个"行"字可是一字千斤，开不得半点玩笑！

贝汉廷是有名的老船长了，他坚持说"行"，外国人也不得不掂量掂量。于是一伸手说："拿来！""什么？""配载图"。贝汉廷微笑着摊开了图纸。行家搭眼一看就愣住了，不由得脱口说了一个"好！"

这是一幅何等详尽的配载图啊！图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图形和数字，成千上万个部件，不仅各有各的装载部位，而且件件有尺码、有重量、有体积，件件有标号。

可怎么有几件甲板货，高出了船舱，伸出了船舷，这可是不

安全的吧？……

谁知贝汉廷笑嘻嘻地说出了到达、离港及航行中最佳、最差稳心的全部计算数字，同时还分析了四月的沿途气候：英吉利海峡怎样、直布罗陀海峡如何；贝斯开湾及北大西洋的冬季风暴已过，地中海亦如此。印度洋虽长期平均六七级风，但此刻西南季风盛行的季节还未开始……沿途均属无风暴间隙，正是一年里航海的黄金季节。当然，也可能出现最坏情况，那就是印度洋阿拉伯海南部东经六十度以东提前开始西南季风，可能出现八九级大风，那也没关系。我们可以采取改变航向、变更航速、减轻正面迎风及开慢车等一系列技术措施嘛！

好一个贝汉廷！这哪里是什么配载图及其注释，简直是一份科学报告！德国人不由伸出手拍着贝汉廷的肩说："祝贺你有个好大副。"贝汉廷彬彬有礼地躬了一下身说："谢谢。"

德国人哪里想得到，这张配载图早已超出了大副的业务范围，它是船长、政委、大副和所有技术力量二十七个不眠之夜的结晶。是他们，利用卸货期每天拿着尺子跑码头，将货物一件件量了过来，并根据船舱甲板所有部位的不同形状、结构及负荷，经过反复的核算和排列，求出了这种最合理的配载方案。

那些日子里，全船象要参加国际棋赛一样，把货舱、甲板的布置图纸（1：100）贴在木板上，把货物按比例缩小做成硬纸模型，反复组合，这盘特殊的"棋"足足弈了几百次……

代理不知道，但他被科学说服了，于是开始装货。

一号工头吉亚特是个有几十年工龄的行家里手，两撇小胡子，矮小而精明，极有本事又看不起中国人。"汉川号"的大副根本指挥不动他。

在装第三舱时，吉亚特自作主张将其中两个大件不按配载图装，贝汉廷接到报告后匆匆赶到现场与他理论时，工头满不在乎地拍着胸脯说："我有把握！"

贝汉廷再三劝阻他："这样你会被动的。"

吉亚特翘着小胡子说："我从来没有被动过。"

"如果最后装不下，由你重装，误工误期一切损失由你负责。"

"那是自然。"吉亚特说。

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第三天吉亚特满头大汗地来找贝汉廷：果然一个十六米的大件放不下去了，硬放下去也关不上舱盖，而不关舱是不能启航的，何况舱盖上早已计划好了配载别的货物呢。贝汉廷早已有话在先，这一下，骄傲的工头可卡了壳啦！支部动员了全船的技术力量，重新修正部分配载，在中、德两国工人的共同努力下，最后把一个大件的包装木箱锯掉了一个角，用四个铲车斜着铲了进去，稳稳当当地盖上了舱盖。在场的工人都拍手称好，大叫"精彩"。小胡子吉亚特摊开双手，耸了耸肩说："太奇妙了，这些货简直是按你们船舱的尺码定做的！"从此他客气得不得了，工人装货尺寸稍有出入，他立即纠正说："不，不，请按配载图！"

货装妥了。代理等人纷纷上船祝贺。一致说："象这样的货，我们德国有经验的老水手也绑不好，何况贵船海员多是新手。这么娇贵的货，弄坏一件可不得了哇。这船货，你们公司发财了，光运费就二百多万外汇。花几个绑扎费也值得。"

但是，感谢朋友们的关切，"汉川号"仍然决定自己来绑扎：一是自己绑的货心中有数，便于途中检查；二是我国远洋事业在飞速发展，正好借此锤炼海员；三呢，绑扎费用要好几万马克，船员们舍不得。于是一场绑扎大战开始了。

有的同志背拉着五十多米的钢丝绳爬上了六米高的圆锅炉上；有的钻到货物下面仰身安装克莱姆；有的在装得满满的、侧身难行的货物间来回运送绑扎材料；有的用墨线一一记下货物位置，以便在风浪中随时检查有无移位，……手勒肿了，不哼一声；人累瘦了，不肯休息；年轻的小伴磕掉了门牙也在所不惜。

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为了在“四化”的储蓄罐里投下一枚枚外汇！

绑扎前验货师曾再三威胁说：绑扎不合格绝不发给证书。第一天，贝船长陪他检验一遭，共同找出了几处毛病。他摇了摇头，大不以为然。但是，从第二天起，他就再也找不出毛病了。第三天，他竟然未等绑扎完毕就开来了检货证明，并且声称他已不必再到船上来了，因为贝船长的要求比他更严格。他说：“这样的绑法在海上船摇三四十度也不会出问题，我相信我的眼睛。”

“汉川号”就是这样引起了汉堡港的变奏，为我国的海员，为我们的祖国争得了荣誉。

于是就来到了四月的那个明媚的星期天。在妇女和孩子的欢呼声中，那个交通小艇坐得满满地，绕着“汉川号”转，为的是让行家的眼睛记下“汉川号”甲板配载的各个角度。他们是那样不断地发出赞叹之声，好象着迷的观众围在舞台四周对心爱的艺术家喝彩一样。

而引起如此轰动的“汉川号”船长贝汉廷不但没有频频谢幕，反而连面也没露，而是满头大汗地躲在船舱里和政委、大副们一起商量怎样婉谢一定要上船拍照的报社和电视台的记者。

“今天想起来，是多么愚蠢呵，拒绝人家给我们免费宣传。”贝汉廷笑着对我说：“可那会儿，思想就是没解放嘛！当然，后来在我们离港时，他们还是从雷达站上进行了拍照，而且登在报上说：‘这是汉堡港一百多年没有过的……’”

他挥挥手，不肯说那些赞美之词，怎么也不肯。

从南市来的孩子

人们说：搞远洋航行的人，应该象大海一样渊博，应该既是航海家，又是科学家，还是艺术家……

在没有见到贝汉廷时，我曾猜测过他的风貌。见了面之后，我觉得他——也象，也不象。象，他确实有点科学家的味道，讲起话来有根有据，象计算机一样精确，又象水银一样灵敏。不象嘛，那么小小的个子，穿着一件破衬衫，一条短裤（据说要一直穿到下雪），待人彬彬有礼，哪里象个威严的船长呢！

我知道他受过很好的教育，是老交通大学航海系的学生，是我们最早的几只远洋轮的船长之一。有很丰富的航海知识，能说很流利的英语，但他是怎样，又为什么走向大海的呢？

"我生在上海，从小在南市长大。南市，晓得哦？"

南市么？晓得的。那是解放前上海比较贫困的商业区。小商小贩很多，文化比较落后……随着他的叙述，我想起了那里泥泞的街道；狭窄的店铺；流里流气的白相人和衣衫褴褛、面有菜色的黄包车夫和苦力……

"我最小，哥哥姐姐都只上过一两年小学。后来哥哥做工了，他拚命要让我上学，为这，母亲十分不愿意呢。小学毕业了，在南市就不得了啦，还要上中学！亲戚朋友都没听说过。可是哥哥坚持，他后来在一个研究院工作，看见过科学家，他认定了科学和文化会给人光明。他一定要让我考中学，而且必须考有名的上海中学。"

于是这个从南市来的、瘦小而机灵的孩子就这样跨进了中学的大门。上海中学当时是鼎鼎有名的，来上学的多是书香门第和名流的子女。这些孩子学习基础好，文化素养高。小贝汉廷是多么惊奇地看着有的同学大笔一挥就写出那样优美的作文，老师拿来就在全班朗读。他又是那样羡慕那些数学动不动就拿一百二十分、年年考第一的同学。但是他，贝汉廷，惊奇而不泄气；羡慕而不妒忌。因为哥哥告诉他：身边老有需要追赶的人，就好象道路上老有遥远的路标。它永远召唤你，提醒你：人，是有潜力的，有使你自己都惊奇的潜力呢！于是，小贝汉廷一步步地追赶着，后

来简直是奔跑起来了。

到了高中，学校分理、工、商科了。妈妈多么希望自己的小儿子能去学商呵！上海中学的商科，各大写字间都抢着要呢。一个从南市来的孩子能坐进任何一个写字间都是难以想象的幸福呵！因为那就意味着温饱。

但小贝汉廷又一次违背了母亲的意愿，毅然地选择了理科。因为奔跑得越快，视野就越开阔，知识给人以信心和力量。为什么飞机会飞、火车会跑？为什么瓦特要追求蒸汽机，哥伦布要寻找新大陆？为什么李斯特的《革命挽歌》那样悲怆；契诃夫的《海鸥》忧郁得那样令人窒息；而高尔基的《母亲》却又那样的有力……原来世界上除了老板和学徒，掠夺者和奴才之外还有一种人：这种人不断地追求光明、使人类摆脱愚昧，为生活插上彩色的翅膀，给历史创造奇迹……

世界因有这样的人而越加美好，人类因有这样的创造性劳动者而拉开了和低级动物的距离。小贝汉廷是多么希望也成为这样的人呵！既然生活还有另一个境界，他就要顽强地向那里迈步，拼了命也要飞跃到那里……

是的，生活和感情都是有不同的境界的，而攀登的每一步都要付出汗水、心血和力气。小贝汉廷那时是多么恨他的英文老师呵，每星期要背一课（不是读，而是背）。那么一年，就要背五十二课。真是头也背晕了。可是等一年、两年、三年过去，等他能直接阅读莎士比亚和惠特曼时，生活在他面前又展示了一个多么瑰丽的天地……

而到了现在，当他能用流利的英语、法语在各个港口向外国友人表达中国人民的情意，同德国人谈歌德、贝多芬、舒曼；同俄国人谈契诃夫、托尔斯泰、柴可夫斯基；同英国人谈拜伦、莎士比亚；同意大利人谈贝格尼尼……看着那些外国人的脸由淡漠变得凝重，由凝重转成钦佩，这个从南市来的孩子是多么高兴，

多么满意。这时他是多么感激他的老师，又多么怀念那些顽强攀登的艰辛岁月呵！

吐血的水手

俄国一代名将苏沃洛夫有一句名言：“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我们的船长贝汉廷有一句与他互为表里的大实话：“没有了水手的船长就不是船长。”

贝汉廷是尊重水手、懂得水手的。他也是从一个水手开始他的海上生活的。当他在东北那艘小泵泵船上实习时，他不但领略了东北零下四十七度那凛冽的严寒；他也深切感受到伟大祖国那彻骨的贫寒……

上海临近解放，这一百多个航海系的学生迅速分化了：有钱有势的去了美国、香港、台湾。大部分穷学生在隆隆的炮声中最关心的一件事就是跑到外滩，看看可还有船？如果没有了船，他们可怎么办呵！

而外滩，那熟悉、桅杆林立的外滩，果真是一片寂静。滔滔的流水映着空空的蓝天，国民党把所有的船都迫驶去运送“撤退”人员和物资，把不能行驶的船都炸沉了。

什么都没有留下呵，留下的只是毁灭性的灾难……

有的同学改了行，而贝汉廷上了东北这艘小泵泵船。

为什么叫泵泵船呢？因为一共不到一百吨，蒸汽机整天泵泵、泵泵地响着，一条小船上只有六个人，还是条漏水的。每天吃的是咸菜、高粱米，却要日夜轮班用水泵把漏进来的水从船上抽出去。海上的风浪是颠簸的，贝汉廷先是吐食物，后是吐白沫，继而吐苦胆水，最后吐血了。但他一边和同志们面对面地、一下一下“拍打、拍打”地压着水泵，一边吐了吃，吃了吐地延续着自己的生命，并把生命给船……

“是日本人吧！”

大地回春，乍暖还寒。新中国大规模的建设开始了。贝汉廷开始到一艘大船上当实习二副了。船长是个老派的船长，十分严格，每天板着面孔，不苟言笑，穿一身笔挺的制服，右手捏着一副雪白的手套。多么大的风雪，见习生也只许站在驾驶台外巡视海面，不许拿望远镜，又不许漏掉一个目标，否则就骂得你狗血喷头。姿势嘛！必须按照条例，手绝对不许插在兜里。零下二十度不许吗？是的，不许！零下三十度呢？也不许！

冬季里只有一条单裤的贝汉廷有一次实在受不住啦，回头看看没人，刚悄悄把手放进兜里暖暖，后边咖的一脚就踢过来了

“打人当然是不对的。”贝汉廷笑着说。“可我也真从他受到了严格的训练，学会了一丝不苟。”

俗话说“严师出高徒”，而严师也多半是爱高徒的。那个老船长从来没正眼看过贝汉廷一眼，但在挑选二副时，他却点名要贝汉廷。他遭到了反对，但他力排众议：“贝汉廷。”又是一阵反对的浪潮，他却仍然是三个字：“贝汉廷！”

贝汉廷就这样当上了二副，然后就来到了广远公司，开始了远洋航行的那一天。

当船长的幸福贝汉廷今天已记不清了。他记得最清楚的却是当船长的痛苦——那就是：只要他在海外显示出一点文化教养和科学水平时，外国人就要问他：“是日本人吧？”

有一次，在鹿特丹港，一个领港员因为船上一水是中国人而有意刁难，把舵令用英语说得又快又流时，贝汉廷就迎上去和他用英语对话。领港改用法语，贝汉廷也改用法语，然后有意识地用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向他问话。

有个领港回答不上来了。说：“你的一水不行。”贝汉廷装

没听见，他连说三次，贝汉廷火了说："你怎么知道他不行？"

"反应太慢。""那是你没有必要地说得太快，舵令叫得不清楚，"

"我要求你换人。"

"他是我船上最好的水手。"

"中国人没一个操舵操得好的。"

"各国港口的领港员都说他好，只有你一个人说他不行。"

"我要求下船。"

"可以。三副！立即送他下去。拿来！"

"什么？"

"你的派司。我要在你的引水单上注明，你是一个不合格的引水员，不能给船舶提供良好的协作。从此以后不欢迎你到任何一条中国船上领港。我很遗憾，但看来只好如此了，派司，请！"

面对如此强硬的船长，那个领港咕噜了几句，再也不响了。

船进了港口，贝汉廷签证了引水单，并没有加任何批注，那位傲慢的引水员十分感激；而那个被船长保护过来的一水，噙着泪水咬着牙。从此日夜念英文……

蓝色的梦

正当我国海员在全世界各个港口赢得尊敬、我国远洋事业蓬蓬勃勃发展的时刻，"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林彪、江青等人互相勾结，从文艺界杀出来，砸烂公检法之后，开始有步骤、有计划地在各条战线夺权，开始了血腥镇压的改朝换代。

贝汉廷在休假中突然被通知到广州集合；以海员的速度他按时到达，去接受新的任务。

但是，没有任务，却让他进了学习班。

学习班都是熟人．我国开创远洋事业的不少老船长、老大副都来了。老朋友久别重逢十分开心，各路兵马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可是——笑容慢慢冻结在脸上了。怎么？走路要排队，吃饭也要排队；寄信要请假，说话还有人监督……军宣队宣布全面接管，难道变成了国民党俘虏？

唉，贝汉廷哪里知道，林彪、“四人帮”的革命理论就是：越是有功越要整，越是有成绩越是修正主义，他们所谓的革命就是要革革过命的人的命。

现在看来，真是比绕口令还绕口令！迷信、愚昧到了令人抬不起头的程度。但那时，贝汉廷也象中国大多数革命者一样，十分虔诚地检查自己的不足，俯首赎罪……

首先出来抵制的又是我们的总理。总理说：“如果我们开创远洋事业的骨干都修了，远洋事业的大好形势从哪里来的？”多么无可辩驳，多么义正辞严！可是人家哪里听总理的，总理正是他们要打倒的主要目标哩！

于是读语录，谈话；谈话，读语录，逼供，诱供；进隔离室，出隔离室……从追“拍照”到“送情报”，最后发展到追他“里通外国”。本来嘛，搞远洋运输的还能不里通外国？！

但世界上的事就是这么不可思议，事物的规律就是这样不可抗拒，他们纲上得越高，贝汉廷就越轻松，到追查里通外国的什么“照片”时，他早已从晕眩到清醒，由虔诚而呼呼大睡起来了。……

总理毕竟是他们夺权不可逾越的障碍。就象文艺界的大批骨干被总理保护下来送到部队农场“改造”一样，远洋事业的这批骨干也被保护下来，送到航道局看航标，挖河泥去了。

挖河泥，上海人叫“罱河泥”，贝汉廷和他的伙伴们带着流血的心和解除隔离的欣慰，看起航标，罱起河泥来……

贝汉廷毕竟是贝汉廷，在看航标罱河泥的小船上当三副，专

管伙食事务，仍然年年被评为先进。

他从来没过过这样清闲的日子，用他爱人的话说：结婚二十年，在家的日子加起来一共不到两年。现在，每天开开单据，报报账，下了班就可以回家，骑着脚踏车，路边上买点螃蟹鱼虾，晚上和妻子儿女一起听听音乐……

这在一般庸人看来是求之不得的幸福呵！可是，他却哭了。这个从来没哭过的汉子，他哭了。

他哭了，不是因为邻居的眼色，这个从南市来的孩子从小见惯了各种各样冷漠和怀疑的眼色。

他哭了，不是因为路人的歧视，这个在各国港口为中国争取到荣誉的海员，有的是对付歧视的办法。

他哭了，不是因为亲人们——妻子儿女，特别是哥哥，那个一心一意支持他走上这条路的哥哥的质问。虽然他们疑虑的视线在他心上织起了灰色的和有罪的雾似的迷网……

但，他不是为这些哭的。他哭，是为了他的梦，他的蓝色的梦。

他是这样地思念大海，他的梦也尽是蓝色的。当他坐在小船三副的办公桌前想起他的波涛汹涌的大海时，他心如刀绞。

他仍然喜欢独自在黄埔滩头倚栏沉思。每当他看见了他自己驾驶过的“桂林”、“友好”、“九江”号从他眼前驰过时，他的心狂跳，他象孩子一样地大哭了。他感到它们是那么的漂亮，真是美极了。在他当它们船长的时候，他从来没象今天看它们那样漂亮。而今天，当他被活活地从它们身上撕开，目送着它们仪态万方地姗姗远去时，他怎能不泪如雨下……

他的泪水在羞辱的愤怒中干涸了。那是当他听见“四人帮”改朝换代后派出的有的船员竟在外国人面前把“twelve”说成“one, two”的时候；是当他听说“四人帮”派出的“小兄弟”有失国体地在外国百货公司偷人一双袜子的时候；是知道那

些打砸抢的“英雄”们竟在外国港口的垃圾箱里拾破烂的时候……

愤怒把泪水烧干了，但蓝色的梦依然是蓝色的。他怀着钢铁的意志，钢铁的决心，他要回到大海上去。他会回到大海上去的！于是他咬着牙在自己的航海笔记的扉页上写下了“勤笔密思”四个字。他重新挺起了胸，点燃了深夜的灯，通宵达旦地啃起了《海上保险》、《国际海商法》、《海上救助》和各种国际航运法规，各国港口资料来了……

伦敦港的友谊

“Who is the captain? ”

“I'm the master。”

他果然回到了大海，但这已是一个新的贝汉廷。

如果说过去他只是一个业务熟练的船长，那么，今天他是一个满怀信心的主人。master的含意在十年政治风暴的锤炼中，重心有了令人欣喜的转移，而这双重含意在他身上竟是如此和谐、统一。

这里，我只想讲一个小故事，那就是——伦敦港的友谊。

有一次，“汉川号”配载二百吨滑石粉到伦敦港卸货，途中收到公司电报：伦敦港最近规定，不卸滑石粉。为什么？不知道，这是新规定。

公司远在万里，可以不知道。但二百吨滑石粉压在贝汉廷的冷藏舱盖上，舱里还有伦敦的各种冷冻货。滑石粉不让卸，别的货也取不出来，到前边中转，运费要超过货物本身。贝汉廷决定，船仍直驶伦敦港。船一到港，他立即彬彬有礼地去拜访代理、卸货组长、工头、工人……摸清了不卸滑石粉的由来。原来是一个工人看报时偶然发现了一篇化学家署名的文章，分析滑石粉的结构：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作用于人体，就要引起癌症。这个

工人在他的工班一说，癌症，这还了得！几个工班一商议，向工会提出：从此不卸滑石粉。特别是中国的，因为包装不好，运输时又马虎，纸袋压得尽是裂缝，卸起来粉末飞扬，不要说卸，工人连手都不摸……

呵！原来如此！贝汉廷立即请代理到船上作客。畅叙别情，举杯问候夫人健康，谈英国绘画的新发展，从背诵莎士比亚的片段谈到流行的扭摆舞对青年的影响……谈得十分融洽。代理告别时说："在港口，有什么困难，只管找我。"贝汉廷长叹一声："困难是有哇，可不能告诉别人。"代理马上伸过手来，与贝汉廷紧握："决不，到我为止。"

"我带来了滑石粉。"

"知道，不就二百吨吗？"

"可我因为怕压坏了，装在了冷藏舱盖上。"

"糟糕！这可怎么办？"

"我想和工头谈谈。"

"交情深吗？不深——这样吧，我先和工会的负责人谈谈，请他来看你。"

"我去拜访他！"

工会的负责人把头摇得象拨浪鼓一样："这是工人的权利，工会坚决支持。"

"别的港口都没这项规定呢！"

"本港对工人劳动保护特别注意。"

贝汉廷承认确实如此，并且列举了伦敦港工会的种种成绩，他是那样如数家珍，说得工会负责人心里热呼呼地，至于卸滑石粉的劳动保护么，"汉川号"愿意提供一切条件，口罩、面具……

工会负责人说："那么……也许……我试一试！"

贝汉廷说："只要先生愿意帮忙，一定成功。先生知道伦敦

的商人为什么远程购买滑石粉么？”

“为什么？”

因为我国青岛出产的滑石粉质量好，包装也好。我又装在舱盖上，一点没有破裂……先生知道滑石粉是做什么的么？是做化妆品的。香粉，脂粉，高级化妆品呀！贵国的妇女那么美丽，从古到今都搽粉，但她们是多么健康！”

工会负责人紧板的面孔开始有了一丝笑意。

“贵国亲友相会，都有亲吻的习惯。算算，你们一天要接触多少香粉——多少滑石粉。而你们又是多么健康！”

“哈哈……”在场的人不由得都哈哈大笑了。

“那么，允许我去找工人们谈谈？”贝汉廷说。

“不，我去，还是我去好。”工会负责人匆匆走了。

贝汉廷提心吊胆地从窗口望着甲板，看见工会负责人到工人群中拍肩打膀地说着，说着……突然，从工人中爆发出那样舒心地大笑，他们简直笑得前仰后合了。贝汉廷这一颗心才落到了胸膛里。

代理对他翘起大姆指：“真行呵，Captain贝！”

他说：“全靠你们老朋友。”

“为什么你还不高兴？”

“我还有事求你帮忙，又不好开口。”

“说！”

“我们还有好多艘船都载着滑石粉呢！”

代理双手齐摇：“就你这一船，我的脑袋差点没裂开。”

“但道理不是一样么？”

“你何必管别人的船呢？”

“因为都挂着五星红旗呀！”

代理挠挠头：“那……我去试试。”

“一定成功，英国工人是最讲道理的。”

经过反复磋商，终于成功了。从此，凡是挂着五星红旗船上的滑石粉，只要包装不破，伦敦港一律管卸。

我在这里不想叙述因此每条船每个航次为国家节约了多少外汇，因为读者们比我算得更清楚。那是数以万计十万计……我只想说：十年的政治风浪怎样使贝汉廷完成了从一个船长到一个主人的飞跃。因为我时时想着我们的人民——在各条战线上的每个主人十年沉思的伟大力量。正是它，在推动我不断地向前，向前……

“邓小平式的船长”

中美建交，邓小平同志访问美国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中美航线打通了。好钢用在刀刃上，公司把首航美国的任务交给了贝汉廷，把他调到“柳林海号”。

但在“汉川号”的航线上，几乎各个港口都打听Captain贝。有的转达港口的问候；有的诉说朋友的思念；有的翘起大姆指；有的说：“你们中国的船长都象他就好了。”

“汉川号”实习船长、大副甄永祥同志告诉我：汉堡港的理货组长库克和装卸公司的威利先生干脆说贝汉廷是“邓小平式的船长。”

为什么库克先生们给他这样高的评价？只是因为邓小平首访美国，他首航美国的偶然机缘么？当然不是！

大副和水手们津津有味地给我讲开了故事：

有一次，“汉川号”将到亚历山大港卸货，这个港口在苏伊士运河入口处。经常停泊着上百条等待泊位的各国船只，搞不好一等就得几十天。于是，贝汉廷在途中就连二接三的给港口代理打电话，以便让“汉川号”这三个字一再冲击所有有关人员的脑细胞，加深他们的印象。并且翻检自己记忆的仓库和笔记本，理清

了这个港口必须打交道的一系列人物的姓名、年龄、脾气秉性、特殊爱好、办事方式……

抵港后，他就直奔港务局，拜访港务局长。他是那样熟悉地称呼着局长的名字顺利地通过了门岗，又那样亲密地和港务局长谈着家常。当他最后提出要求快速装卸时，局长说："怎么这样急？你们中国人从来不在乎船期。"他说："谁说的？我们现在要搞四化，分秒必争哩！"港务局长象老朋友似地望着他笑。于是他熟练地和所有打交道的人交往着，尽快地办好一切手续，穿过各国彩色缤纷的泊船，用一句古话说："扬帆远航"了，节约了二十多天船期。多么灵活，闪电也似地进击，不象个船长，倒象个军事家。

同"汉川号"一起，我们从国外一共买了四条船。保修期间，发现冷藏舱上有"汗水"，浸湿了货物。贝船长拍下了现场的照片，又请各个港口的验货师签署了证明，还用油漆在船上标出了"汗水"的位置，回厂要求返修。

船厂工程师抱着几尺厚的设计资料翻给他看，满嘴数字、专用名词，就是不肯返修。并说已有两条船来过厂，他们在冷藏舱内侧打了二百个洞，找不出问题，已签字同意不返修了。

贝汉廷说："请你看我的船。"

工程师说："你的船，绝缘体是举世无双的优质品。"

贝汉廷说："举世无双的优质品却搞出了前所罕见的'汗水'"。

工程师说："理论上找不出任何错误。"

贝汉廷说："实践上就是'汗水'浸坏了货物。"

工程师有成百上千条理论根据，但贝汉廷有一叠一叠的现实照片，证人签单。

工程师火了："找不出理论根据，就是不给修，这是国际惯例作法，合同上规定的。"

贝汉廷也火了："放下你那几尺厚的资料，我拼上几夜不睡也要查出根据来，你吓唬不住我。"

工程师象海水一样莫测高深，但是贝汉廷却象礁石一样坚硬，于是海水退潮了，留下了资料。

于是贝汉廷顽强地用血肉之躯去迎战冷冰冰的数据。这毕竟是专而又专的船舶冷藏业务呵！热学、力学、钢铁、绝缘……几十门学科。但血肉之躯也自有它的好处，那就是它有主观能动性。贝汉廷分析着各个不同的数据，寻找着规律，终于抓住了矛盾的牛鼻子。为什么在冷冻舱的各个部位绝缘体都是一百八十毫米厚，而横梁部分的绝缘体只有九十毫米？差距一倍，这合理吗？贝汉廷一下子跳了起来，跑到冷藏舱实地对照，油漆的印痕条条排列。果然，"汗水"出在横梁部位……

把工程师请了回来，工程师先是点头后是摇头："没想到呵！没想到问题出在这里！"

怎么办？返修呗！船厂工人连续开了几个夜班，加铺了一层绝缘体，加铺了一层甲板。

这条船修好了，其它的呢？工程师听也不要听。于是，贝汉廷去见总经理。

总经理说："那两条船已经双方签过字，免修了。"

贝汉廷说："但道理不是一样么？"

总经理说："你知道你这一条船返修用了我多少美金，上二十万哩！"

"我很抱歉，"贝汉廷说。"我知道四条船索赔，工厂损失是很大的。但如果不修好，那三条船全世界航行，等于给你的厂做活广告。那样，你的损失不就更大了吗？"

总经理先是摇头，后是点头，最后抬起头来打量这个小小个子的Captain贝，欣赏起这个好当家人来了。真是：第一流的头脑，外加一副铁腕，好一个铁腕人物呵！四条船冷藏舱设备返修

共化了船厂七十二万美金哩！

水手们还十分钦佩地讲起了大吊的故事：

在意大利，好象是热那亚港，港口当时正好没岸吊。过去都是借用船上的大吊，喏，用就用呗！好象是已成惯例了。但贝汉廷反复研究各港口的资料，发现那是不合理的。

于是他向代理提出：应由货主付费。代理说："过去都不付呀！"

贝汉廷说："但那是不合理的。"

"为什么？"

"你想，买这条船时，大吊是船价的十分之一。怎么，用了我的大吊，使了我的人工，磨损了我的钢缆……难道不付费是合理的吗？"

"是不够合理。那好，我去和货主谈谈。"第二天代理来讲货主同意了，因为他如不同意付大吊费，他就得到港口申请岸吊，同样得付费用，而且还得等着调配。

第一次大吊费拿到了，有好几万外汇呢！拿到之后，贝汉廷立刻要求以书面形式，将它作为制度固定下来。

拿到书面材料之后，贝汉廷代表公司和代理谈判，要求所有的中国船以后一律按此办理。

代理说："你的船，我保证每次如此，但别的船……"

贝汉廷说："道理不是一样的么？"

谈判的结果，是拿到了港方的书面合同。贝汉廷立即把这份材料，寄回上海，由公司报总公司，向世界其它港口交涉，一律照此办理。

多么精细，多么科学！完全是科学家的逻辑！然而又多么灵活，多么有办法，简直象个出色的外交家。

有一次……

还有一次……

可惜，我无法在这里写下政委、大副、水手们向我讲述的所有的故事，我只能记下他们那钦佩的眼光、赞叹的话语——

在海里，贝汉廷象一块冲不动的礁石。

在岸上，贝汉廷是一块千锤百炼的钢铁。

开起船来，又多么潇洒。"汉川号"在他手里不象条船，倒象个芭蕾舞演员，是那样迷人的优美……

水手们都习惯了，多大的风浪也没有人去向他报告。因为你报告："九级风呢，船长！"他会不动声色的看看海面："有九级吗？我看还好嘛！""八级浪了，船长！"他仍不动声色的看看："有八级吗？我看还好嘛！"贝汉廷懂得一个船长镇定自若的意义，于是再也没有人和他谈风浪问题了。

只有我这个外行，反复问他："你老是'还好，还好'，可几级风浪船才会沉呢？"他沉思地看着我说："多大的风浪也不会让万吨轮沉的，只有船本身的损坏才会沉船。而只有不懂得船也不懂得大海的船长才会把船搞坏，把船搞沉。"

好一个只有不懂得船也不懂得大海的船长才会把船搞沉。而船长，master，在作形容词用时，又意味着熟练，精通。

"He is master of his business。"可以这样说：做为国家领导人之一的邓小平和作为船长的贝汉廷，对自己的业务都是那样熟练、精通；面对各自的风浪又都同样镇定自若，勇于驾驭；偏偏在他们各自的航程中，又都具有那种百折不挠，鞠躬尽瘁的主人翁态度。这就难怪贝汉廷有了这样一个光荣的称号——"邓小平式的船长"。谁能说库克先生们没有眼力呢？

海员风度

"SOS"！"SOS"！！"SOS"！！！

塞浦路斯商船"艾琳娜斯霍浦号"不断发出紧急呼号。

船长伊柯优斯眼看这艘二十八年的超龄船，在九级大风袭击中主机不能运转，全船失去控制，海底阀裂损，大量海水涌入机舱，已齐人脖颈，决定发出弃船求救信号。

“SOS”！“SOS”！！“SOS”！！！

全体船员及一名家属已下到救生小艇，但小艇被悬崖巨浪颠簸得直上直下，完全没有行驶能力。在望远镜里看见远远一只船影，水手们用全部生命凝视着，但黑影渐渐消失。可能是风浪太大，他们自己也在危险之中，不能靠近。

又是一个黑影远远驶去，又是一个远远的黑影……也可能那只是自己希望的幻影吧，船员们已失去获救的信心……

“滴滴滴，答答答，滴滴滴！”“汉川号”的一个年轻报务员在呼啸的风暴声中突然收到了”SOS”的求救信号。贝汉廷一跃而起，到海图室查明了难船失事位置，他立即命令：“全体船员进入岗位准备抢救！”“满舵！全速进！”超高频无线电话从此不断呼叫：“艾琳娜斯霍浦号！我是中国船‘汉川号’！前来救助，请回答，请回答！！”

一片静默。遇难船早已失去全部通讯能力。

当“汉川号”驶近难船时，只见它船身已右倾三十多度，船尾下沉。在十分危险的状态里，正在狂风暴雪中哑然下沉，下沉……当“汉川号”好不容易驶近救生艇时，一个压顶巨浪把它打回遇难船的舷旁去了。四次驶近，四次打开，贝汉廷下令开车在它周围游弋等待。直到一个多小时后，第五次驶近时，老水手王敬元一直捏在手中的粗尼龙撇缆绳，才好象脱弦之箭顶风穿雪疾飞过去，被难船水手接住……

这时，只有这时，贝汉廷才腾出空儿来回答整个地中海东部塞得港、马耳他、雅典、塞浦路斯电台及附近船舶的互相呼号：“我是中国‘汉川号’，现在‘艾琳娜斯霍浦号’的船员已安全登上我船，请放心，谢谢……”

但是，“艾琳娜斯霍浦号”船长伊柯优斯却迟迟不肯上到“汉川号”。他和三个船员留在他的小艇中一再坚持靠拢难船。贝汉廷在风浪中再三向他疾呼“危险！危险！！”但看到他那样坚持，考虑到他仍坐在自己的救生艇上，他还是“艾琳娜斯霍浦号”的船长，有权做出自己的决定。因此只能劝慰他：“作为一个船长，我很了解你的处境和心情。我一定在旁守护，在旁守护！在旁——守护！！”小艇时起时伏地在巨浪的峰波间摇晃着离去！“汉川号”始终在旁边巡回游弋……

十七点多，夜幕即将降临，九级的西北风把浪和雪卷上阴暗的高空，风在白茫茫的海上打转，海浪呼啸怒吼，贝汉廷开始忧虑地用汽笛和高音喇叭招呼那位守职的船长。

十七点二十四分，小艇终于再次靠近“汉川号”。贝汉廷特地到甲板上去迎接这位不幸的希腊同行。当他得知“汉川号”正在驶往伦敦途中时，他一再要求：“请继续留在遇险船边，因为我必须守候她沉没。在她沉没后，请把我和我的船员送到希腊克利蒂岛登岸。”

贝汉廷，这位在他的航海日志上没有误过一天航期的船长，抢船期抢得没有一次是在港口休息日停泊记录的精细之极的船长，这时却毫不迟疑地答应了。考虑到这艘没有灯光漂泊在国际航线附近的遇难船，对附近的船只是个极大的威胁，他不但答应了伊柯优斯的要求，而且立即命令把甲板灯全部打开，守候在她旁边。并反复高声呼号：“航行中的船舶，我是中国‘汉川号’！请注意！在你的左弦三浬处有艘不点灯的遇难船，请注意远行，请注意不要碰撞……”就这样通宵守护，防止了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故，直到难船最后沉没。他整整两天两夜没有合眼！

Seamanship，直译“船艺”，意译时，水手们却惯于把它称作海员风度。是啊！人有人的风度，船有船的风度，国有国的风度。“外国人不可能个个到我们国内来认识我们的国家，”贝汉

廷常常对他的船员说，“他们就是通过我们每一个海员来理解中国的。中国，是五千年的文明古国，解放了三十年，有着崇高的威望……我们要牢牢记着这点，时时刻刻记住。”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因此无怪乎在“艾琳娜斯霍浦号”船员遇救后个个都感到了中国的风度。巴基斯坦船员穆罕默得说：“当我们完全绝望时，看见远远驶来一条船，但直到看见船上Mark是波纹五星时才又重燃起希望之火……三个到过中国的船员说：中国人会来救我们的！你们果然来了。而且在那样的风暴中整整守护了两天两夜，多危险呵……”斯里兰卡船员比雷说：“我回去后，要告诉我的家人亲戚朋友，是中国人救了我！在你们围着我们游弋时，我们都明白不用怕了。中国人在等待和保护我们！我一辈子不会忘记，而且子子孙孙也不会忘记。”希腊轮机长阿松年底斯·康诺是全船年龄最大的船员，他要求我们用船上的无线电话和家中通话，当他从电话中听到他妻子的声音时，哭得讲不出话来，十几分钟后才断断续续讲出：“你一定听到我遇难了……放心……中国人救了我们……并且船长、政委和我们……同桌吃饭……”

希腊大管舱佛来季·本德里斯说：“你们不仅救了我，还救了我的妻子。她还有八天就要生育了，这次如果生个儿子，一定要取名‘汉川’，‘汉川’！……”

Seamanship，seamanship，人有人的风度，船有船的风度，国有国的风度！但愿——但愿我们每个人也能时时刻刻记住这一点吧！

船长的苦恼

我望着贝汉廷开朗的面容，他是多么幸福呵！这个精通自己业务，善于驾驭大海的能手；这个在国际远航线上有着很高威望

的船长。他，可也有什么苦恼么？

他沉吟了一阵，竟叹了一口气说："我五十三岁了，正当年，正该大干一场呵，可有时，却不得不睁着一只眼，闭着一只眼过……"

旁边的同志——船员们，还有工作组的同志，纷纷补充说："现在，谁不想甩开膀子大干一场呵！可掣肘的事就那么多！"

比如：什么呢？

什么吗？大家也七嘴八舌地说开了。比如什么吗？俯拾皆是呵！就比如吧——

有的船员不合格，要求不听，严格一点吧，他就拿出打派仗的办法去反映你，而掌权的居然仍是他的"哥儿们"。"××号"不就有这么一位水手到处拍着胸脯讲吗："哼！船长批评我，叫我下船……三天后，下船的是他。闲话一句嘛！"

再比如：××省海运局通过香港招商局买了两条船，得招商局雇用外国水手接回来。这，要化多少外汇呵！而且人还不好找。贝汉廷和"汉川号"正在香港，听说这事立即提出：把"汉川"的六十二个船员分出二十八个来，替他们把船接回来。报告打上去，联系了再联系，请示了又请示，研究了再研究，最后终于拖过了时日……

又比如：我们每天运的货，人人都明白这是全国人民省下来的口中食，身上衣……"汉川号"因此也千方百计地为国家挣取外汇，节约外汇，象小泮那样磕掉门牙照样拚命的事多得很。可我们挣回来的外汇呢，是每一枚都用到"四化"上了吗？为什么有的人浪费起来那样抛洒，那样满不在乎呢？

又比如，又比如……

哎，何必再说下去呢！难道每个要干点儿事的人，不都经过盖上十七八个图章，也解决不了一点问题的事例么？

人民多么希望我们能少有几个扯皮的干部，而多一些勇于承

担重担的master呵！

因此，我讲了这个故事。

我讲了一个成长的青年的故事，可绝非只为了青年；

我讲了一个海员的故事，可绝非只为了海员；

我讲了一个船长的故事，可绝非只为了船长……

那么，我是为了谁呢？是你啊，我的祖国！呵，我的亲爱的，经历了巨大欢乐和痛苦的祖国；我的正在向四个现代化前进，而又困难重重的祖国！我是为你而讲的，你听见么？你听见么？呵，我的祖国，生我养我的祖国呵……

1979年9月，为建国30周年而作

（选自《人民文学》1979年第11期）



亚洲大陆的新崛起

——从李四光走的道路看新中国地质科学的跃进

黄　　钢

一九四九年九月底的一个夜晚，英吉利海峡的朴次茅斯港口，有一个身材高大的中国人，快步踏上了一艘开往法国的渡海轮船。当他穿过英伦海峡的迷雾，迎着海风走上甲板的时候，可以看见他的脚步稳重、矫健；他每一步的跨度，总是零点八五米——这是他多年从事地质工作、长期在野外考察养成的习惯。他平时迈开的每一步，实际就成了测量大地、计算岩层距离的尺子。

这位用准确尺寸走路的人，就是李四光。

但是，此时此刻，李四光在英伦海峡跨出的这一步，却不是普通的零点八五米，而是结束了他在旧中国旧世界半个世纪多的生活斗争历程的一步。正在这时，一位全球注目的巨人，在北京发出了震撼世界各大洲的声音："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毛泽东主席宣告的伟大胜利，冲破了帝国主义的东方战线，表明了亚洲大陆上新的崛起。

就在这个可纪念的日子里，李四光被新中国选任为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国民党驻英使馆妄图强命李四光发表反对新中国和退出政协的声明，李四光态度鲜明地拒绝了。当天夜晚，他就在伦敦郊区隐居的地方，把自己所有的地质科学论文装进了手提皮

包，立即踏上了返回祖国的漫长途程。

朴次茅斯港是伦敦防御性的海军要塞和造船工业城市。旅游者通常都不会从这多风浪的宽阔地带渡海。曾经学习过造船工业的李四光，选择了这一偏僻的货运航道，毫不畏惧拉芒什海峡上汹涌的浪涛，机智地避开了蒋党特工人员对他的追逼和跟踪。

象这样远远离开蒋政权的控制，在李四光已不是第一次了。抗日战争期间，李四光多次谢绝了蒋介石的“宴请”。一九四七年秋天，李四光就以参加国际地质会议为理由来到英国。此刻，当货轮离开了海岸，李四光在轮机的轰轰声中看了一下手表：这正是格林威治时间深夜十二时。李四光在海轮调头之时朝那遥远的东方看了一眼，计算了一下西欧和亚洲的时差，欣喜地想到：现在好了，东方已经破晓，中国已经天亮了！

《受了歪曲的亚洲大陆》的真实面貌

李四光在归航中，写作了他本人划时期的代表作，《受了歪曲的亚洲大陆》。

李四光常说：大自然就是我进行地质科学实验的广阔课堂。他最喜欢大海，习惯在户外或船上写作。他一向热中于观察那无边无际的海洋。在别人眼里不过是席卷巨浪的茫茫海域，但在李四光这里，迅雷闪电和暴风雨之下的海涛，对他引起的反应，却是在甲板上沉静地来回踱步，长时间地思考远古年代气候的变迁，和若干亿年以来海水时进时退的规律。

人类，究竟怎样认识地球史的变迁呢？或者，用李四光的话来说，如何认识我们的老母亲——地球——若干万万年来面貌的改变呢？长久以来，这个重要的课题，成为世界地质学界反复讨论的一个中心。

欧美地质学家认为，环绕太平洋的山脉是由于太平洋底的陷

落、边缘向大陆方面挤压而成的。就这个意义上说，他在海船上所写的《受了歪曲的亚洲大陆》，是对“欧美的地质学家用他们的眼光来解释亚洲的造山运动，使亚洲受了冤枉”的理论提出的反驳。他认为，欧美传统地质学，根本不能够认识到亚洲或与亚洲有关的那些构造型式（及其造山运动）在地质力学以及动力地质学上的一般意义。

李四光根据数十年来在我国及世界其他地区观察的无数事实，对中国大陆和海域及东亚濒临太平洋地区有关的一系列主要构造体系作了完整的划分。他所首创的地质力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同传统地质学静止的、孤立的观点不同。地质力学从运动的观点来分析地壳的结构，探索构造的规律，不是孤立地静止地去描述地质现象的形态构造及其表象的特点，而是在运动之中探索与揭露地质现象的本质和它们之间内在的联系。依据一系列确凿的论据，李四光在文章结尾写道：“这样，我们的结论是：随着地球旋转加快，亚洲站住了，东非、西欧破裂了，美洲落伍了。”这是向传统地质学权威们提出的尖锐的挑战。

李四光回国后的科学论著，渗透着新中国建立后的自豪感（这是他的前期著作中没有的）：“由于地质科学是一种带着高度区域性的科学”，所以那些自高自大的欧美地质学者，往往把他们在局部地区习见习闻的区域地质现象，当作一般准则，来衡量世界上其他地域的地质情况和构造规律。“在我们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地质方面各种构造形成“破碎不堪”的困难是不存在的。他写道：“我们这个亚洲大陆，在地质构造意义上（也和地理意义上一样）从来是统一的。各式各样的构造型式，还有它的主要部分，都完完整整、清清楚楚摆在我们眼前。拿这种情况来和西欧北美那种（各种构造型式）破碎不堪的情况比较，是用我们这儿发现的事实为基础来探求地质构造的规律，比较地更靠得住呢？还是用西欧和北美方面那种破烂局面来作为基础靠得住

呢？”

对地壳运动规律的认识，这就是李四光同传统地质学派（后来又包括了对苏联正统大地构造学派）尖锐斗争的一个焦点。

周总理说：李四光是一定会回来的！

“过了印度洋，风浪就大些了，特别在冬季是这样。”李四光轻快地回答了周总理对他旅途和健康的询问。李四光到达北京后不几天，周总理来到北京饭店看望他。两人纵论了国际局势。李四光发现，总理注意倾听他对西欧的现场感受。后来，周总理在第二次政协会议上作的国际形势报告中还引用了李四光在这方面所提供的事实与观察。总理虚心与谦和的态度，使李四光倍增了景仰之心。这次晤谈，大大促进了李四光往后二十年在科学和政治社会活动中的发展变化。用李四光自己的语言来说，回国后就象是地球自转的速度加快了！有些落后的东西，在运动的过程中，因调整（也就是改造）而被淘汰了！

这次到北京以前，李四光已经知道自己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当时他不大想承担这样高级的行政领导职务；他也认真考虑过国家的重托，担心自己力不胜任。因此，当他北上以前，他把自己过多的书籍以及秋冬的衣服都留在南京了。他以为到北京只是向祖国报到，马上就可以回到南京，回到他抗战前后一直惨淡经营和主管的地质研究所去，衷心希望以全副精力从事地质研究——这是他在旧中国几十年来梦寐以求的啊！

但是，周恩来同志亲切告诉他：在北京，准备召开一个全国性的地质会议。地质会议等你等了五个月了。有人说：李四光不会回来啦，会议不要再延期了。我告诉他们：李四光是一定会回到祖国来的！他现在还没到家，那我想，一定是路上发生困难了……

总理继续说：我们坚定地相信你会回来！我告诉他们，只要李四光还没有到达北京，这个地质会议就延期召开。现在好啦，你回来了！……

一阵阵巨大的暖流冲击着李四光的心房。即使是印度洋上冬季的巨浪，也不曾使他受到这样的震动！李四光这时体会到：中国共产党人为了建设理想中的富强国家，在科学事业的准备方面，具有何等的魄力和远见啊！他马上站起来，向总理表示：原来是这样啊，总理！党叫我做什么工作，我就做什么工作，一切随国家分配。

这就揭开了李四光科学事业中崭新的一章。

毛主席关怀地质力学和科学基础理论

一九五二年，毛主席在一次会议中同李四光晤谈，亲切地问他："山字型构造"是怎么一回事？你是不是给我讲一讲？

"山字型构造"，是地质力学理论首先提出的构造类型。毛主席的提问，表示出对于地质力学和科学基本理论的深刻关心。毛主席曾多次单独接见李四光同志，就天文、地质、古生物、冰川、天体演化等自然科学中的重大问题同他进行交谈。

李四光在科学领域中的开拓工作，经历了艰难的历程。早在二十年代初期，正当西方资产阶级历史著作家韦尔斯在他的《世界史纲》中公开宣称"非洲及亚洲地方，还没有有经验的探险家去探查过"的时候，李四光已经在中国自己土地上，认真调查了北方石炭二迭纪的含煤地层，他对于古生物中的原生门类并对石炭二迭纪的䗴(tíng亭)科化石进行的深刻研究，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他规定的䗴科分类标准至今还被各国所沿用）。这就从事实上批驳了欧美历史学家企图把亚洲人圈定在学术上不毛之地的歧视，在重要的科学勘探中，显现了中国人民的聪明才智。

长期以来国际间就充斥着中国内地第四纪无冰川的谬论。在美国被誉为亚洲地理专家的葛德士，一九四四年在他的《亚洲之地与人》一书中断然宣称："第四纪中国无冰川发生，因南方太暖，而北方又嫌过干之故。"这位自称为"游历亚洲十万英里并居留二十余年"的地质学教授，所持的无非是"中国文化西来说"的反动地理政治学观点。因为第四纪冰川的发生，是与早期人类活动的发展密切相关的，这就涉及了亚洲大陆究竟是否是早期人类的起源地问题。所以，欧美权威们一直坚持第四纪中国无冰川之说，说到底，无非是"西欧文化东渐论"这个帝国主义理论的翻版。

李四光认为，解放前那些肩负着"地质科学家"称号来到中国的探险队、远征队，大都是一些"开辟殖民地的急先锋"。因为帝国主义者开辟殖民地掠夺地下资源，首先的步骤就是来窃取我国地质情报。例如国际间知名的"地理学家"海定博士，一九二七年来到我国内蒙古，自称是"一个欧洲的——一个瑞典的'侦探'"。他在书中写道：每当他本人"愈是深入亚洲腹地"，"对于我们地球最大的陆地更觉亲密，我总是带着更大的计划再到'家'里来，作新的'地理占领'"（见海定《探险生涯·亚洲腹地旅行记》原序）。由此可见，李四光解放前在地质战线上所进行的斗争，就是反抗殖民主义者"地理占领"的一种斗争。

在关于中国第四纪究竟有无冰川的大论战中，李四光孤军与对阵的国际地质界人物是：德国的探险家李希霍芬、美国的巴博尔教授、法国的德日进牧师、瑞典的专家那林、安迪生顾问等人。他们大都在十九至二十世纪之初到中国进行过"调查"，一向以所谓对亚洲与中国地质素有研究而闻名于世，甚至有的人号称是冰川学专家。但他们却一概没有找到过中国内地的第四纪冰川的遗迹。不仅如此，一九三三年国民党政府的"御用（地质）学者一伙"，还以数万元重金礼聘巴博尔、德日进、那林等人到

庐山现场来围攻李四光，名曰辩论冰川问题，实则力图否认李四光所肯定的确凿依据。因为李四光早于一九二一年就在太行山东麓、大同盆地，随后，一九三三年又在我国东南部庐山和黄山等地，一再发现了中国第四纪冰川遗迹的确证。李四光在这前后延续四分之一世纪的长期论战中，虽然始终是以寡敌众，但他坚持了不间断的努力，先后在国内外发表了一系列论述华北和扬子江流域以及庐山与黄山冰川确证的文章。在庐山与黄山辩论的现场和世界地质论坛上，他终于以自己获得的大量实据，推翻了那些面对面“斯杀”的国际冰川学权威和一批西方教授，以及“探险”“远征”专家们的错误结论。

难怪李四光在总结我国地质战线斗争时，强调“地质科学的政治性比其他科学显得特别强烈。”他进一步认识了我国地质界“买办式的知识分子集团”恰好和那些帝国主义国家派来进行“地理占领”的先头部队结成了“最适当的伙伴”，指出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方式正好做掩护经济侵略的外衣”；而他们这种“实行奴役的措施”，“在地质事业上表现得特别明显。”

李四光围绕中国第四纪冰川问题进行的斗争，不仅揭开了研究中国第四纪地质新的一页，而且也充分说明：中国科学的发展必须走自己的道路。第四纪冰川问题对探索中国晚近时代的气候演变、生物变迁以及人类发展史等方面都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毛主席多次接见李四光同志时，谈到了冰川气候的发展变化规律与人类同自然界的斗争问题，毛主席十分重视科学基础理论对于生产实践的指导作用。

毛主席说：你的太极拳打得不错啊！

李四光回国后对地质战线上政治思想斗争的深入总结，对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精辟分析，引起了党中央、毛主席进一步的重

视，认为李四光不仅是爱国的卓越科学家，同时又是一名坚定的反帝战士。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开端的日子里，毛主席、周总理等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就询问过李四光：我国天然石油这方面远景怎么样？

多少年来，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者一直在散布“中国贫油论”。国际间的“权威”们有多少次论断过，世界已知油田大都在海相地层中，而中国大部是陆相地层，因此不可能储藏有工业开采价值的石油。李四光则认为，找油的关键不在于“陆相”或“海相”，而在于有没有生油和储油的条件，仍在于对地质构造规律的认识。

历史已经证明：传统地质学的不幸，是他们不可能理解李四光早在一九三四——一九三五年旅欧讲学时提出的关于中国石油资源的预见。他曾不止一次地在演讲和著作中论及我国新华夏系的沉降带中“含有有经济价值的沉积物”。李四光这里指的就是石油。只是在当时蒋政权控制下，他不愿意把祖国潜在的石油蕴藏说给那些外国冒险家罢了。

现在呢，祖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富饶大地，以她的自由之身，展开在我们面前。曾几何时，地质力学不仅在开辟石油能源问题上，得到了成果丰富的验证；而且以李四光独创的理论（通过构造体系去认识、研究和控制矿产分布的规律），在寻找钨、铬、铀、金刚石、煤及稀有金属等战略资源和其他矿产资源方面，也都取得了重要战果。直到大庆、大港、胜利油田相继报捷，我国渤海湾的石油滚滚流出如同泉涌的时候，塔斯社还引述他们“著名科学家”的话，重弹“中国贫油论”的老调，说什么“按照一般地质学概念——陆相岩层，不大可能开掘出含油的矿层来”，说“渤海湾有石油那是耸人听闻的”等等。就在这一情势之下，李四光又被召唤到毛主席面前。

时间：一九六四年底，三届人大会议期间。

地点：人大会堂北京厅。

一位工作人员对李四光说：请你到北京厅去一下。李四光拉开门跨进北京厅时，发现毛主席在那里，李四光以为是通知错了，就说："主席，对不起，我走错了门。"正想转身出门。

这时，毛主席走过来，握住李四光的手说：你没有走错，就是我找你的。李老，你的太极拳打得不错啊！

李四光暗自诧异，心想：太极拳我刚刚学，主席怎么一下就知道了呢？于是回答说：我的身体不好，刚学会一点，太极拳打得还不好。

主席温和地笑开了，原来主席指的是根据地质力学理论的指引，在新华夏沉降带中（如同李四光历来所预见的那样）找到了一系列油田。主席在沙发上坐下来，一直在谈石油的话题。主席谈的是地质部和石油部协同作战，以及石油工人开发了大庆油田的辉煌战绩。

"主席，这都是遵照您的指示做的啊！"李四光激情满怀地说。

破除不可知论，地震是可以预报的！

一九五七年三月，杭州西湖的竹林边已经是片片嫩绿。在生机蓬勃的春色里，周总理对休养中的李四光谈到了入党问题。李四光这时已经有入党的要求，但顾虑自己条件不够。他考虑：中国共产党已经是执政党了，几十年艰苦斗争，有无数先烈流血牺牲，而自己却没有投身于武装斗争，很惭愧……

周总理谈到：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这是毛主席最近讲的——提倡照辩证法办事。根据周总理的提示，李四光回顾了自己走过的道路：他最初应用朴素的唯物辩证法观点，敢于同传统地质学的形而上学观点决裂，逐步形成和确立了构造体系的地质力

学理论核心；解放前后，自己的思想又经过了多次飞跃，其中的第一次飞跃，得力于在伦敦居留时精读了外文版的《自 然 辩 证法》。恩格斯这本深湛的著作，成为他回国后学习毛主席哲学思想极为重要的前导。

李四光经常说：地质力学真正的发展，是在解放以后。他牢牢记住了毛主席的教导："许多自然科学理论之所以被称为真理，不但在于自然科学家们创立这些学说的时候，而且在于为尔后的科学实践所证实的时候。"经过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特别是在验证我国广阔的石油远景方面，地质战线的广大战士突破了苏联大地构造学派传统观念和陈腐石油地质学的层层束缚，这就使得地质力学再次考验了自己的生命力，获得了又一次飞跃！这次飞跃，比起前一次飞跃来，意义更加伟大。

在这之后遇到的一个问题是：地震能不能预报呢？地质力学理论，又面临一次愈加严峻的考验。

一九六六年邢台发生强烈地震后，周总理多次召集会议，并提出，"必须对地震的形成和发展的趋势，找出规律， 总 结 经验。""必须加强预测研究，做到准确及时。"周总理把破除（地震）"不可知论"的伟大战斗，提到国务院的紧急议事桌前。

的确，地震是否可以被认识？可否预测和预防？在一部分人中间还没有解决。总理有一次听取了会议上许多发言之后，转向了正在那里凝神思索的李四光，向他问道：你呢，李四光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

李四光的回答是："我认为地震是可以预报的。地震与任何事物一样，它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而是有一个过程的。"李四光提出，要进行与地震预测任务相适应的科学试验工作。

李四光当场发言的精神，是要探索这一特定的自然现象在其发展阶段上矛盾的全过程，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总理很欣赏他这样肯定的回答。总理说：李四光同志独排众议，说地震是可以预

报的；这很好！世界上没有不可知的事物，我们就是要发扬独创精神，突破科学难题。我们的前人，只给我们留下了地震的记录，我们，就要给后人留下地震预报的记录！

何等雄伟的气概！多么高贵的对人民对后代负责的精神！从这以后，李四光就在周总理的气势磅礴的号召之下，投入了探索地震预测的工作，不论是风雨雪飘，夜幕深沉，这一位在年近七十岁高龄时入党，现在又快到八十岁的共产党员李四光，亲身深入战斗的第一线。

李四光对地震地质的一系列探索，把地质力学推进到新的延长线上，使地质力学进入了新的领域。

我国地震预测史上有这么一场重要情景——一九六七年河北省河间县地震后，李四光在一个深夜里接到了国务院紧急开会的电话通知，他赶到会场已近凌晨两点钟。总理正坐在长桌的一头主持会议。总理让李四光在他的右边坐下，桌上摊开了一张京津地区的防震地图。会议的议题是：有关方面向国务院报告，这天清晨七时北京将发生七级地震，要求国务院准允立即通知北京居民到室外避震。这也就涉及到毛主席的安全。会上，各种各样的意见都讲过了。周总理这时问李四光：请你说说，情况真是这样紧急吗？

李四光在发言以前，先走近电话机，迅速给他近年来在北京周围按地质力学理论亲自建立的地应力观察站打了电话，让他们仔细汇报近日来地应力值是否稳定，有无异常。当他得到"无异常"的回答后，这才坐回到他参加讨论的位置上来。这时候，能够给李四光考虑的时间已经很少了，但是，根据北京地区地质构造条件，当他掌握了必要的可靠数据，经过了紧张的思索与迅速判断之后，必须回答这个重大的问题。

李四光十分明确地说：不存在这种紧急情况。并且建议：最好不要发警报惊动全市市民。李四光对周总理说：请毛主席安心

休息吧！

总理同意不发警报，并说："李四光同志，您年纪大啦，身体不好，早点回去休息吧！"这时已经是凌晨三时左右了。

但是，敬爱的总理，这一夜他自己并没有睡。为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和首都全城居民的安全，他在国务院办公室密切注意有没有新的情况发生，一直到平静的黎明到来，冉冉的红日升起在北京上空……李四光的判断证实了。

"你们听见了吗？听见了吗？"

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八日凌晨，总理办公室值班同志接到李四光病情恶化、生命危急的电话报告。习惯于深夜工作的周总理刚刚躺下，服用过安眠药，睡着了。值班人员叫醒总理。总理马上派去了自己身边的两名医生。但是，长期患有多种严重疾病的李四光，虽有国家和党组织多方关注，在他身上的动脉瘤破裂之后，一切妥善的疗法都已失效了。

自从前几年动脉瘤确诊之后，他知道自己生命不长了，为了京津地区的安全，冒着动脉瘤随时可能破裂的危险，力争到北京近郊区县去抓紧地震预报工作，同时，也抓紧了海洋地质和新的能源——地下热的开发工作。直到临终的前一天，李四光还在战斗。

这一天，他对医生恳切地请求说：大夫，请你坦率告诉我，究竟我还有多长时间？总理交给我的地震预报任务还没有完成……关于地震工作，李四光又和他的秘书谈了整整一个下午。他叮嘱秘书，第二天清早把大幅的全国地图带到医院来，他说还有一些防震预测工作要安排下去……

但是，李四光再也看不见秘书带来的地图了。动脉瘤致命的破裂，中断了他在科学上的万里长征，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委

员李四光同志，终年八十二岁。在他停止呼吸以前，总理派来的医务人员决定对病人施行最后的手术抢救，当护士把李四光抬上平推车替他整理卧具时，从李四光的枕头边掉下了一本《毛主席的五篇哲学著作》——在这本书上面，还留下了他去世以前的阅注，留下了李四光最后时刻身上散发的温热。

“我一生经历了曲折的道路，共产党就是我最后的归宿！”这是李四光一九五八年入党时倾吐的感想。他这一生追求的崇高境界，正是表达了今天广大有志青年和无数科学工作者共同的心愿。今天，千百万知识分子和青年，一想到李四光这面科技战线上又红又专的旗帜，就象是看到了我们向科技现代化目标迅速进军的信号！从李四光身上，可以看到攻克科学城堡，攀登世界高峰的先锋战士形象！

——你们一定要继承李四光同志的工作！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一九七一年五月二日，同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等领导同志一起，参加了李四光同志的追悼会以后，缓慢地走出了八宝山革命公墓小礼堂，对那些拥集在礼堂外面臂带黑纱的人群说话。总理向他们问道：——你们都是搞地质的吗？

——是的！那许多来自郊区的地质队员们回答。李四光生前，十分重视广大地质队员的实践，他曾经说：常年战斗在野外的地质队，就是一些不挂牌子的地质力学研究所。发展地质力学的希望在他们身上。

——搞地震预测的，来了没有？

——来啦！我们来啦！另一部分群众向总理回答。他们的面容悲戚，但声音响亮。

这是一个阴雨天。这时候大家清楚地看到：冰冷的雨丝，正在浸洗着周总理的白发。这时，总理还没有戴上帽子，他亲切地环视着大家，用略带一点沙哑的语音在低声说话：

——现在任务交给你们了！刚才在追悼会上，我念过李四光

同志生前说过的话，他说过，对地震预报也有极大的信心。这不仅是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保障人民的生命和财产。你们一定要继承李四光同志的工作！还要整理和学习他的遗著。你们听见了吗？

总理的发问，使他的声调也随之高昂起来。

——听见了！大家有力地回答。

总理以他指挥员的果决的语气，再次问道——大家一定要继承李四光的工作，你们听见了吗？听见了吗？

——我们都听见了！礼堂内外齐声回答。这回答，盖过了隆隆的雷声。

回答总理这番问话的，岂止是地质战线广大指战员的代表！在我们祖国的每顷土地上、每片树林中、每条河流边劳动的人们，在试验室和科研所，在车间、教室和电子计算机旁进行操作和教学，在图书阅览室里研究和思考的人们，都在回答祖国的要求，完成党的嘱托——那就是毛主席和周总理生前留下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遗愿！

——你们听见了吗？听见了吗？

——我们听见了，都听见了。

这就是亚洲大陆新崛起的一声巨响！这说明"中国将要出现一个大跃进"！说明一个具有高度科学文化的中华民族和强大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必将屹立于世界！

（选自《人民日报》1978年1月7日）

扬眉剑出鞘

理　　由

一辆闪着红十字标记的救护车和两辆小汽车，驶出马德里体育宫，沿着公路向前疾驰。

这是一九七八年三月二十六日的晚上。透过车窗望去。西班牙的首都沉浸在深蓝色的夜幕里。朦胧的建筑物，晶莹的喷水泉和闪烁迷离的灯光从窗外一晃而过。马德里的初春的夜色清凉如水，而车里人的心情却灼热、焦急……

汽车停在一所医院的门前。

鬓发斑白的四班牙击剑协会主席和中国青年击剑队教练员庄杏娣，簇拥着一个年轻的中国女运动员，直奔医院的急诊室。击剑协会主席找到医生，用西班牙语急切地告诉刚才发生的事。他一边说，一边打着手势，又翘起拇指，朝姑娘晃个不停。

姑娘的左臂上包扎着绷带。她叫栾菊杰，还不到二十岁。身材修长，亭亭玉立。红润的脸颊，红得象一朵山茶花。眉眼俊气，一副清秀的江南女孩子的模样——在她的身上，找不到一丝好武斗勇的特征；恰恰相反，还显得有几分稚嫩。

医生解开缠绕在她左臂上的绷带，嘴里发出"啧啧"的惊叹声。映入人们眼帘的有两处伤口。那是一柄钢剑折断之后，被断裂的锋茬刺穿的。伤口透过皮下的肱二头肌，鲜红的血在向下流淌。内侧的伤口刺开了花，粉红的肌肉向上翻卷着……

击剑作为一项体育运动，从来有益于增强体魄而无损于健

康。竞赛规则的保障，进攻武器的限定，和防护装备臻于完善，使双方运动员的人身都很安全。一九〇一年成立国际剑联以来，在比赛中象这样的事故极为罕见。这支鲜血淋漓的手臂，仿佛向人们诉说着一场凶猛的搏斗……

击剑被视为欧洲的传统项目。从斯巴达克思的角斗，到中世纪的风流骑士，都把击剑当做一门格斗技术。此后火器取代了冷兵器，击剑仍作为一项体育运动在欧洲世代相衍。国际剑联成立后的七十七年中，历届世界比赛的前列名次，全部被欧洲的选手垄断；从来没有一个亚洲选手，哪怕是取得一次决赛的权利。近十年来，苏联的选手侧目欧洲，雄峙剑坛，几乎囊括所有的奖牌和银杯。

我国的剑术虽有悠久历史，后来演化为一种矫健而优美的造型艺术，跟对抗性的欧洲击剑不同。对抗性的击剑运动，在我国是五十年代中期才引进的。这株体育园地的新苗，在它短暂的生长期中几度风霜，两次被砍去，主要在于其“洋”。一九七二年，击剑项目又恢复了。我们这个真实故事的年轻主人公，就是那时应运而生，踏上剑坛的。可是她习剑不久，体育界又刮来一阵邪风。“四人帮”及其余党歪曲“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革命口号，把严肃的事业变成浅薄的空谈，把祖国的荣誉当做轻率的儿戏，拿革命英雄主义的锦旗去擦桌子，以在黑板报上写一篇“帮”云亦云的批判稿代替在训练中出几身汗水。一时取消比赛，取消名次，取消集训，“洋”的不要，“中”的也不要。我们的体育受到的内伤，比通常见到的运动生理创伤更难痊愈。栾菊杰算是幸运的，她所在的江苏省击剑队是一支刻苦训练的劲旅；但是孤掌难鸣，得不到向兄弟省市学习交流的机会。一九七七年初，栾菊杰第一次出国比赛之前，将近一年没有举行全国性的集训和比赛了。那次她去奥地利参加第二十八届世界青年击剑锦标赛，还没进入半决赛就被淘汰，只得个十七名。这个成绩是可以

预料的，我国体育的严冬季节刚刚过去，元气尚未康复，而栾菊杰毕竟也还缺乏经验。

然而，那次有一件事是不能忘却的。在各路选手云集的练习场上，栾菊杰曾经主动邀请欧洲某个国家的选手练剑习武，对方却耸了耸肩膀，显出不愿耽误时间的样了，姑娘的心被重重地刺疼了。我们是为友谊而来的。友谊的基础是互相敬重，但在世界这个小小的角落里，在那个特定的剑坛上，我们没有赢得应有的敬重，没有获得更多的友谊。民族情操是体育运动的血液，殷红的血液不容亵渎，麻木者沉沦，知耻而后勇。姑娘倚剑站在那里，嘴唇在剧烈地颤抖！

这就是我们故事的真实背景。

光阴流水，又是一年。第二十九届世界青年击剑锦标赛今年三月在西班牙举行。昨天，当栾菊杰站在马德里体育宫的大厅里，臂佩金光闪闪的国徽，把剑柄竖在面前，高高地扬起剑尖，按照一种古老的、庄重的礼节，向观众和各国运动员致意时，她并没引起人们特别的注意。人们把传统的目光，转向欧洲剑坛的几颗新星去了。

女子花剑比赛一交手，场上发生奇异的变化。栾菊杰以一种清新的姿态，出现在击剑台上，挺身仗剑，锐不可当。在前三轮的小组比赛中，她一共打了十四场，赢了十二场。进入半决赛以后，强手云集，猛将相逢，都是些打出来的拔尖人物。而栾菊杰愈战愈勇，竟以1∶8的压倒优势，击败了上届亚军、苏联选手蒂米特朗。暴雨似的进攻，旋风似的结束，看台上欢呼呀，蹦跳呀，惊愕的叹息和沮丧的号叫呀，整个剑坛被轰动了！

亚洲朋友围住中国领队李春祥，兴奋地说："这不仅是中国的光荣，也为我们亚洲人争了一口气！"

从上届比赛到这一届比赛，她的步子跨得太大了。人们甚至来不及回顾她，品评她……

决赛前的马德里体育宫大厅，气氛活跃而紧张。参加决赛的各国击剑队也许正在紧张地调整战术吧。在疾风吹皱的波光浪影中，有一处是很平静的，那就是中国青年击剑队的临时休息地点。栾菊杰身穿玫瑰色的运动服，躺在深褐色的橡胶地板上，恬静地睡着了。身旁放着头盔、手套和她的剑。决赛将在晚上七点钟开始。我们还有一些时间来研究她、思索她身上发生的变化……

让我们把视线对准她身旁的那支剑吧。一把好剑，应该是坚韧的。峣峣者易折，而足够的刚度和韧度，要在锤炼中获得。一个运动员也是这样。

为了认识她，认识一下她的家庭是满有意思的。小栾出生在南京市，父母都是工人，和我们所有的工人家庭一样，生活充实而愉快。只是父母孩子生得多了些，一共七个，前六个是女儿，最小一个是男孩，她是老二。这样的家庭让孩子去搞体育有为难之处。跑跑颠颠的孩子吃得比大人还多，衣服磨损快，鞋子也破得快。但她的父母对体育很热心，在我国千万个业余体校的学员家长当中，这个家庭是难能可贵的：墙上贴满五十多张奖状，那是老大老二和老三从运动会上拿回来的，父母引以自豪。他们替下一代想得多，宁可自己节省一点，也要让孩子锻炼得结结实实，同时又不放纵孩子。老二很懂事，样样家务都能干。读书（她是三好学生）、练剑、回家还要带孩子。她爽朗、乐观、发奋、刻苦。她的才能在击剑运动中得到发挥。习剑刚刚四个月，参加一次全国比赛，名列第二。三年之后，披挂多年的老将退出赛场，她名列全国第一。自然，这个奇迹般的记录也反映出我国剑坛当时青黄不接的状况……

她去年参加奥地利的比赛归来，教练员向她提出一个问题：“小栾，你好好总结一下，为什么没能进入半决赛？”

党组织告诉她，不能光从客观上找原因，现在的条件好多了，自己得发奋图强。

条件的确太好了！这一年，我们的祖国驱散阴霾，晴空万里，体育战线又焕发出新的活力。客观条件改变了，主观条件上升到矛盾的主要方面。有人意识到这种变化，纵身到时代的中流去击搏；亦有怨天尤人的，徜徉在时代激流的岸边。你做哪一种人？

她发奋了，发狠了。

这一年国内比赛频繁。集训、比赛、再集训，每一次都取得了成绩，也暴露了问题。看清自己的弱点才谈得上去克服它。她的打法单调，常搞一锤子买卖；她的爆发力差，一剑又打不“死”对方。为了锻炼爆发力，她每天奔跑在紫金山麓。变速跑，加速跑，规定跑五圈，她跑八圈、十圈。脚踝扭伤了，她咬着牙跑了一个多月，直跑得右腿变形，才想起去医院打“封闭”。“封闭”了又跑，跑坏了又“封闭”。这种严酷的训练并不见之于体育经典，后来却帮了她的大忙。要想突破现代体育的“禁区”，回避负伤的问题是不可能的。无病呻吟，小病大养，只能望洋兴叹。她奔跑着，默默忍受伤痛的折磨，锻炼顽强的意志。她奔跑着，清秀的脸上淌下了小溪般的汗水。同伴们风趣地说：“瞧，她练得跟一条野牛似的！”

她的教练员庄杏娣和文国刚，都是十数年前我国剑坛的风云人物，如今向新秀们贡献出自己的心血和技艺的结晶。文教练指导她改进手上的动作，击打刺，交叉刺，转移刺，对抗刺，第一战术意图过渡到第二战术意图，学一招，用一招。她的进步不小，稳定地前进，稳步地上升，从不大起大落。可是，就在这次来马德里之前，她变得不稳定了。一次集训比赛当中，比分直线下跌，轻易输给对手。集训队批评了她，她惊愕、迷惘、内疚；眼睛哭得红红的，又瞪着红肿的眼睛走上了剑台，把对手打下去，重又保持了“稳定”。一个风纪严明的运动队，就象是一坐熔炉，她的剑锤锻了再锤锻，在这次预赛中初露锋芒。这把剑，

现在就放在她的身旁……

决赛前的小栾，睡在马德里体育宫的地板上，觉得有点发凉。她揉了揉眼睛，一骨碌坐起来了。

"睡着了吗？"坐在她身旁的翻译同志问道。

"还做梦呢。一闭眼就梦见我在打。一打就是我赢！"

翻译也笑了："真的，白天你赢了好几场了。"

她说："还没赢够呢。来马德里之前，我想能进入半决赛就不错了，进入半决赛，又想挂上一个小六儿（第六名）。现在小六儿是稳拿了，我又在想……"

"你在想什么？"

"我想把五星红旗升上去！"

翻译高兴得跳起来："太好了，这回就看你的啦！"

小栾急忙拉住她："这件事我们两个知道就行了，不要再去对别人说呀……"

激战前运动员的心理，仿佛奏起一支奇妙的乐曲。回荡在她心中的既有轻松舒展的基调，又有激越高亢的旋律，摆脱了个人胜负的羁绊，喷薄着为国争光的热忱。运动员的心里响起这样的和弦，就处于最佳竞技状态。

晚上七点，决赛开始。大厅里的观众比白天骤然增多。按抽签决定比赛排列顺序，栾菊杰将和苏联的扎加列娃对阵。这对双方都是一场关键性的比赛。看台上的气氛上升到白热化。

小栾穿一套紧身的白色击剑服，扎一件金属丝织的背心，携盔持剑，登上赛台。在大厅中乳白色的灯光辉映下，她一身洁白。

裁判员发出"预备"的口令。

击剑运动要求双方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里，按照一定的姿势进行搏斗。进攻、防守、绝对速度、相对速度、脚下的腾挪闪躲，手上的千万变幻，全都凝集在一个目标，把剑刺向对方的有

效部位。当然不是为了把对方刺倒在脚下，而是为了使自己在无数次的刺击中变得更加坚强。挥舞在运动员手中的那把剑，不停地解剖着对手的性格，也向对手描绘着自己的性格。荟萃于运动员身上的思想风貌，积年累月的训练成果，刹那间就能撞击出火花，有形或无形的火花，灿烂夺目或暗淡失色的火花……

裁判员发出“开始”的口令。小栾轻捷地跃进几步，挥出剑去，在对手面前晃了几晃，对方举剑相迎。这是一种互相挑引的动作，两道剑光翩翻缠绕，仿佛在空中划着问号，都在试探对方的虚实。小栾越逼越近，对方一直退到“警戒线”上，出现短暂的相峙。小栾奋臂挥剑，“啪”地一声，把对方的剑向外一击，剑尖威胁着对手的胸部。对方本能地把剑向内拨去，做出防守动作，这正是小栾所预料的。她连续转入第二战术意图。趁对方头一个防守动作还没完成，一抖腕子，把剑抽了出来，那剑在空中划出一个扇面形，从内侧绕到外侧，指向对方暴露出来的空档。同时弓步上前，飞剑直刺。这一连串娴熟细腻的剑法，伴随着力度、幅度、深度、精度，刹那间爆发出来，如灵蛇吐焰，银光一闪，正中对方的腹部。

裁判台上，表明扎加列娃被刺中的彩灯霍然亮了！

看台上高声喝采。

苏联选手刚一上场就受挫，焦躁地在台上踱着步子。

比赛重新开始。小栾继续争取主动，越过中线，挺剑前进。她透过面罩观察，对方那雪亮的护手盘在不停地翻转，两条腿在强悍地跳跃着，这表明对手也在伺机进攻。小栾毫不迟疑，冲开对方的门户一剑刺去。就在她抬腿举剑的瞬间，对方突然大喊一声，凶猛地扑上来，双方几乎要迎头相撞了。小栾的左脚落地以后，对方的脚也踏下来，踩住她的脚面。对方的剑刺在她左臂上方的无效部位。这一剑刺得太狠了，剑身象蛇一样的拱曲，又形成僵硬的直角，弹簧钢制成的剑身也承受不住这样剧烈的变形，

发出刺耳的断裂声。折断的剑头约有二十厘米，飞迸出去，落在击剑台上。对方的半柄断剑依然在手，剑头失去了安全装置，而对方由于惯性作用，全身的重量还在向前运动。这时，小栾的左臂传来一阵电击般的感觉，待她收回自己的动作，左臂已经麻木了，僵硬了……

铺设在场地上的电路装置传出指示讯号，裁判台上同时亮起两盏白灯，表明双方都刺在无效部位。

这"无效"的一剑比有效的一剑造成的后果更严重。小栾恰是左手握剑的，她低头看看左臂，两层的确良卡几的击剑服被刺穿四个洞孔。她试着抡了抡胳膊，觉得象铅一样的沉重，伤势显然不轻……

刚才击刺的速度太快了。坐在台下的我国领队和教练，坐得更远的各国观众，都没看清刚才的细节，唯有小栾知道自己的伤痛。这时，如果她要求下场检查伤势，脱下击剑服，袒露手臂，那幅情景是目不忍睹的，我们已在前面忠实地描绘过。她肯定会得到人们的同情，还会立刻得到精心的救护。她完全有理由那样做。如果她那样做了，别人也会请她中止比赛，善意的或强制的，那是可以想见的结果。但是，参加决赛的中国运动员只有她一个，她肩负着祖国的荣誉。她看到眼前是一场真正的战斗，严酷的战斗。她的心里重复着几句话："千万不能叫人知道我受伤了。只要能把五星红旗升上去，让我去死也干。拚，拚了！"

啊！多么纯真的思想，多么可爱的品格！这就是我们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姑娘，站在欧洲的击剑台上，经过独立的判断，迸发出的心灵火花！忍受着巨大的伤痛，凝结着战士的情操，超越了击剑运动本身的含义。我们应该为有这样毫光四射的年青一代而骄傲！

扎加列娃又换了一把剑走上来，比赛接着进行。

栾菊杰左手握剑冲上前去。精力高度集中的人，是能够创造

生理上的奇迹的。她的脑神经坚定地指挥着臂神经，心脏忠实地向血管里输送着血液，肌肉顽强地履行着自己的职责，技术水平表现得十分稳定。“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千百双眼睛睽视着她，居然看不出她有一丝受伤的样子。当她刺出决定性的一剑时，欢腾的风暴从大厅上空掠过。同志们闪着湿润的笑眼向小栾拥了上来，栾菊杰以4：5战胜了苏联选手扎加列娃。这是无言忍受伤痛取得的光辉战绩。4：5可以描绘场上的现象，怎能描绘姑娘深沉的内涵？祖国呵，你的女儿用鲜血浇开胜利的牡丹，为你赢得了一剑！

小栾刚坐下来，一个同伴发现了她击剑服上的穿孔：“呀，你受伤了，脱下衣服看看吧……”

“不看，不看。没时间了！”

眼前还有四场鏖战在等待她，她又携剑上场了。

栾菊杰勇挫扎加列娃之后，斗志正酣。可是，在对法国的拉特丽耶和对意大利的伐加罗尼两场比赛中，我方出现了两次器材故障。我们国产的击剑器材生产技术和我国的击剑项目一样的年轻。我们涌现出优秀的击剑运动员，一时还没有堪与媲美的击剑器材。特别是它的电路装置，一会儿灵，一会儿不灵。裁判员为了检查故障，比赛中断了二十多分钟，并且先后判罚栾菊杰失去两分，原因是耽搁了比赛的时间。

小栾又何尝愿意耽搁时间？她在这二十多分钟是怎么度过的，别人想也难于想象。随着时间的拖延，她的伤势在恶化。左臂麻木的感觉消失了，一阵阵发热，又粘又湿，这是因为流血引起的，也是剧痛发作的征兆。她以5：3输了拉特丽耶，又和伐加罗尼对阵，这时她的情绪下降到低点，而臂上的伤痛却发作到顶点。

小栾的动作失去常态，看台上一片嘈杂。

“小栾！抬剑过高，抬剑过高！听见了没有？”几个年轻的

中国女运动员焦急地站起来，大声呼喊着。

她听得清清楚楚，可是手上的剑不听控制，左臂一阵阵痉挛似的疼痛。我们的姑娘是倔犟的，她决不肯就此罢手。她咬紧牙，用浑身的力气瞄准对方刺去，手臂在空中伸出一半变得发飘了，这一剑又落空……

看台上传来一阵惋惜的叹息。

她以5：2又输了一场。当她回到自己的坐位上时，喉咙哽咽着，晶亮的泪花在眼窝里转动，禁不住夺眶而出。她赶快拉过一条毛巾，悄悄把脸遮住……

教练员庄杏娣坐在她的身旁，领队李春祥也走过来。他们并不知道小栾在场上动作失调是伤势发生作用，只当是因为器材故障罚掉的两分破坏了她的情绪。用什么安慰我们的姑娘呢？

物的条件不用去多想，那暂时是一个事实，最终都能靠人的条件去改变（这个条件正在改变，后来上海某厂的同志听到消息，决心在几个月当中攻克它）。下面还有两场比赛，眼前的处境虽很艰难，为祖国夺取荣誉的希望仍然存在。还是多想想迫在眉睫的战斗吧。

激战临前，繁琐的解释会分散运动员的注意；稍加压力也将收到完全相反的结果。教练员最熟悉姑娘的脉搏，象地质队员熟悉埋在大地深处的矿藏。应该用最少的语言，敞开心的窗子，让流动在她身上炽热的熔岩宣泄出来！

“小栾，器材不是你的问题，别去想了。”教练员亲切地说：“想想我们离开北京的日子吧，还记得吗？”

小栾揩揩脸颊上的泪水，放下了毛巾。

记得，当然记得。一丝清爽的风，吹去心头的云翳，唤起明亮的回忆。呵，那情景就象昨天发生的一样……

栾菊杰随中国青年击剑队离开北京的前夕，正是全国五届人大胜利闭幕的日子。英雄的首都到处是人的海、花的海、旗的海

……即将出国比赛的小栾，象一滴幸福的水珠，被沸腾的海洋溶化了。八亿人民踏上锦绣的征程，向着四个现代化，向着二十一世纪！这一切，在小栾的心里激起多么美好的憧憬。体育也要现代化，"禁区"也要闯一闯。当时她激动地说："这次去马德里，我决心打出好成绩，打出中国人民的志气来！"这是她说过的话，也是鼓舞她在预赛中勇闯三关的动力，难道现在能够动摇吗？

"要顽强！""咬住打！""为祖国争光！"

小栾站起来了。耳边如闻声声战鼓催征，心中凛然溅起千尺飞瀑！一股豪迈的感情激流涌遍全身，左臂上的伤痛被这股奔腾的激流荡涤了，消融了。她扬眉挺剑，再次登上赛台。先以2：5战胜了法国运动员特安盖，又以4：5击败西德运动员比肖夫，荣获第二十九届世界青年击剑锦标赛亚军。马德里体育宫的大厅里冉冉升起鲜艳的五星红旗，这是从国际剑坛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

当栾菊杰走下击剑台时，已是她受伤后的两个多小时，鲜血浸透了雪白的征衫。同志们这时才发现她伤势严重，催促她把击剑服脱下来。各国运动员也纷纷围拢过来。

无数双眼睛——金黄的、碧蓝的、黝黑的，同时注视着这条受伤的手臂，各种语言发出同声惊叹！

科威特朋友向栾菊杰赠送一个银光闪闪的盘子："把这个银盘子赠给本届比赛中最勇敢杰出的人。"

法国记者发出消息："栾菊杰博得了所有人的钦佩。""毫无疑问，天赋灵巧和敏捷的中国人，对击剑运动是有才能的。"

本届比赛与上届相比，风景迥异。中国击剑队所到之处，各国朋友频频祝贺，声声慰问。我们赢得了应有的敬重，我们获得了很多的友谊！

外国朋友在赞扬之中，时时带着"意外"这个词汇。

意外么？这是情理之中的意外。一年呵，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祖国焕发了健壮的容颜和肌体。八亿人民扬眉吐气，毫光四射。作为体育战线一名普通战士的栾菊杰，她的剑脱鞘而出，凝聚着祖国的灿烂霞光！

我们为霞光而歌唱！

霞光绚丽的祖国，拥抱了胜利归来的英雄儿女。国家体委发出了学习栾菊杰同志先进事迹的通知。姑娘的家乡江苏省和南京市给予她凯旋式的欢迎。

一个运动员荣获银牌和奖杯，接下荣誉的果实，也播下考验的种子。栾菊杰还很年轻，她将怎样回答？

愿霞光永远在她青春的剑锋上闪耀！

1978年5月于南京

（选自《新体育》1978年第6期）



祖国高于一切

陈 祖 芬

柏 林 妻 子

三十年前。德国柏林。

俗话说：人非草木，岂能无情。即使象王运丰这样豁达的人，现在也屡屡跌进感情的深渊。他陷在厚实的沙发里，望着正在地毯上嬉戏的三个儿女：孩子们和她长得太象了！那凹陷的棕色眼睛，那举手投足之间，无一不渗透着她的音容笑貌。说来也怪，只有在她出走之后，他这做丈夫和父亲的人，才充分地领略了这一切遗传上的惟妙惟肖之处。于是孩子们那欢快的笑声，只能引起他悲凉的情思。人对于失去了的东西，总是感到分外地宝贵。她出走了，却较之她在家的时候，愈发地使他感觉着她的存在和他视之比生命更宝贵的她的爱情。

这些日子发生的事情，象旋转木马似的把他搞得晕头转向。一切都是从那个邮件开始的。那是一张祖国寄来的《人民日报》——报道了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他简直不是看报，而是吞！他一口气把那条喜讯吞了下去，然后才久久地品味着、陶醉着……当然喽，回国去！一九三八年他出国留学时，坐的是德国海轮。这样先进的海轮，这样超乎他想象的内燃机！世界上一见钟情的故事不少，他和内燃机的姻缘就由此产生了。海轮途经新加坡，几

个洋人向海里扔下几枚钱币，对中国人说：谁下海捞着，钱就归谁。洋人笑着，笑得白脸变成血红；下海的中国人也笑着，笑得黄脸变成惨白。这种愚昧痴呆的笑，都是因为他们心里没有一架燃烧起自豪和力量的内燃机！

柏林到了。呵，这么多的汽车！一辆、两辆，三、四、五、六……唉，数不过来！来自人力车和马车的国土的王运丰呵，这些飞驶的汽车无疑是给他来了个下马威：你们中国造不了汽车，你们连一个内燃机厂都没有！

唉唉，中国在德国的四百多留学生，几乎谁都不学内燃机专业——回国没饭碗呵！可是难道中国就永远没有内燃机、永远没有自己制造的汽车、轮船了？！不！……

现在王运丰是西德内燃机专业的国授（国家授予）工程师，拥有一吨多重的书。正是这些书，浓缩成他生命的精髓；而他的生命，也分解在这些书里了。书本是他生命的影子，当然要跟随他回国的。影子是不会和他自身分开的。妻子再好，也可能分开……前几天国民党在西德的便衣跟踪他、审问他。昨天半夜又有人打电话来威吓："小心点，否则我们要用手枪来对付你。"妻子吓得睡不着了。她痴愣愣地瞪着他，那棕色的大眼睛更加凹陷了。一夜之间，她变得象一朵萎缩了的花。他的心也萎缩了起来：他干了什么对不起她的事？他召集了留德同学和侨民开会，呼吁响应周总理对海外知识分子的号召，回国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而且立刻给周总理发了电报："留德同学会全体会议通过决议，表示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主席，并响应周恩来总理的回国参加建设的号召，请速派遣外交代表和安排留德学生回国事宜。"祖国解放前几年，国民党驻西德的机构先后三次动员他回国，他拒绝了。可这次，他偏要回！"你别走吧……"棕色眼睛的妻子哭了，泪水莹莹地望着那六间一套的家。每间房里都有大幅的地毯和贵重的家具。于是，他看见爱情在讲究的咖啡壶上闪

耀，在雕花木上微笑，在地毯上伸展，在她的泪水里流淌……只有他和她才知道，他的事业加上她的爱情，才能经营起这个美妙的家庭。他们是一体的。他和她之不能分开，犹如他们那三个孩子不可能再分解成他和她的细胞一样。

但是，当她知道他回国的决心已不可动摇时，她赌气回到东柏林的娘家去了。这位柏林妻子和他竟是同样地把祖国看得高于一切。唉，人们往往津津乐道：一个共性如何使有情人终成眷属。但人们可知道，往往同一个共性，又能使眷属终成无情人？

无情？当法官宣读了离婚的判决后，她在法庭上当众就哭了起来。他真想一把搂住她说：别哭了，和我一道去中国吧，就象结婚时他拥着她走向他们的家……

家被无理查封了。家具、地毯、车库，一切都贴上了封条。根据当地法律，私自撕毁封条的，要加倍从严地法办。但是封条可封不了王运丰那急于回国建设的心，那颗象内燃机一样产生巨大能量的心。一切可能发生的凶险，都在“祖国”这个古今中外最有魅力的名词面前，变得不值一顾了。王运丰撕下了汽车上的封条。在德国司机的帮助下，他带走了三个孩子和跟随他的影子——一吨书。而财产，全丢下了。“生活中最没有用的东西是财产，最有用的东西是才智。”这话是谁说的？对了，莱辛！是呵，只要有书，有才，就可以为祖国服务。他怀着赤子之心奔向理想的境地。呵，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五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是天真的。第一个从西德回国的工程师王运丰，和他那三个七岁，五岁、两岁的孩子一起稚气地笑着……

“德国特务”

有人靠回忆度日，有人靠想象生活。有人因独具精神而力量过人，有人因敏于思想而陷于痛苦。人之所以成为人，就是因

为有了思想。王运丰被作为专政对象，独个儿在河北蔚县的崎岖山路上担煤。他的思想却因抵抗专政而变得毫无规则。如果他能未卜先知地预料他这个留德的内燃机专业工程师在六十年代中期将以担煤为生（虽然煤也是燃料），真不知当初他还能不能拚命攻读了！不过他当然还是要攻读的，否则他就不叫王运丰了！“王运丰，你老实交代你是不是德国特务？”特务？他在德国倒是有特殊的任务。他在内燃机专业毕业后，本来满可以每两年准备一篇博士论文，到一九四五年，两个博士学位也到手了。但他不去考。他给自己规定的特殊的学习任务，是尽可能多学会几门技术——祖国什么都欠缺呵！于是他又去学焊接、电工、管理、铸造。铸造是冶金不可缺少的部门，但在旧中国被看成下贱活：打铁翻砂么！西德教授惊讶地打量着站在他面前的王运丰：“我没见过中国留学生学我这个铸造系的。”王运丰在铸造厂实习，每隔三四分钟就得把一只七十斤的砂箱搬上机台。搬几下还凑合，一会儿就对这七十斤的宝贝儿望而生畏了。那也得搬！默默地喊个号子吧：“一、二——为了祖国！”“一、二——为了祖国！”十个月后，他的臂力使他在留德侨民中成了划船冠军。二十多年后，他的臂力使他还能在蔚县山区担煤、运煤……

黑煤上闪烁着白雪。漫天又飞扬起雪片。一九四五年，炮弹皮和断砖碎瓦象雪片似的飞着。苏军进攻柏林了。柏林当局规定，居民听到空袭警报，全下防空洞。“王先生，整个楼的人都下防空洞了，你快走吧！”邻居劝他。“我就不信炸弹正好掉到我的头上。”炸弹尖叫着，偏偏来到了他的头上。他万念俱灰，只等着人生最后的刹那。一声巨响，楼晃悠着，土直往他头上掉。还有知觉？那就是说还没死？他活脱脱地蹦了起来，跑出去一看，五十米远的一幢楼成了瓦砾堆。他又回到楼里攻读。他不是不怕死。天生不怕死的人是没有的。他只是想，每次轰炸几小时，他要是往防空洞一钻，这几小时岂不是浪费了？对于一个学习癖，

最痛苦的莫过于时间的浪费了：几个小时又可以吸收多少人类文明的精华！顾不上危险不危险了。一个人只有忘却自我，才能真正地发现自我。正是在忘却的时刻，他会焕发出他全部的智慧和力量，他将惊讶地看到他拥有着什么样的才能！

“王先生是我们的安慰，王先生不怕轰炸我们也不怕了。”德国邻居们信任地望着他，差点没把他当成了上帝。但是炸弹象下最后通牒似的把他的门、窗都震落了。搬家。又震落了门、窗。再搬。他终于把一叠十几张设计图交给了德国老师考核。“王先生真不是一般的学生！”他快活地在弹坑间疾步走着，好象在生与死的边界线上穿行。“王先生来了！”书店老板亲热地招呼他：“我给你留出了一捆书，准是你需要的。”他和书店老板之间已经达成了这样的默契，不用他挑书，老板知道该给他留下一些什么样的书了。他又把一份咖啡送给了好心的老板。咖啡在战时因缺货配给而变得身价百倍。但是咖啡再贵重也就是咖啡。而书籍却能变出内燃机，变出坦克，变出祖国所需要的无穷尽的宝物。

天安门前的阅兵行列里，开来了一辆辆中国制造的轻坦克、水陆两用坦克和装甲车。王运丰坐在观礼台上，象父亲欣赏儿子那样，向坦克倾注着全部的情和爱。真不知是坦克因他的注视而变得威武雄壮，还是他因坦克的出现而变得这样不能自已。他回国后就担任了坦克专业局的技术领导职务。可是厂呢？只有农机修理厂，机车修理厂。衣衫褴褛的祖国母亲呵，让我们来装扮你吧！先把这几个修理厂改建成发动机厂和坦克制造厂。唉唉，师傅们还是在山沟里制造步枪的半手工业做法，没有工艺规程，做出的零件一会儿一个样。必须把坦克几千个零件的每一个工艺规程都写下来，一切纳入现代化生产的轨道！规程写了三年，以后进程就快了。原先坦克的大部件都得向苏联订货，以后定货单上开的项目一年比一年少了，最后终于全部取消了订货单，而代之以中国制造的坦克。

不过他跟坦克的缘分并不长，反而跟卡车很有缘。一辆卡车载着造反派抄了他的家，抄走了毛主席、周总理接见他这个全国先进生产者的相片，抄走了好几箱书。书是他的影子。人一旦连影子都给剥夺了，将是怎样地凄苦！另一辆卡车拉他游街、批斗“无产阶级革命造反派 的战 友 们，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德国特务！他的柏林老婆还到中国来串连过！”唉，柏林妻子！他离开柏林时，把本想留给她的小女儿也带走了——愿思念女儿的心情使她回到他的身边来吧。他给她邮去了路费，一年年地等着，终于把她等来了。他怎么也没想到这期待中的会见又这样地激动着他。在匆匆的一瞥中，他就把对于他是那么熟悉的她的身影、她的一切都看清楚了。“亲爱的，我们再也不分开了！”她笑了。她又伤心了：孩子们的德语说不利落了。因为前不久他出差了七个月，孩子们没人管了，就把德语忘了一半。可是他总得下去开展工作呵。他吻别了妻子，又走了。妻子回来一年多，他走了倒有八个月。他怎不想想，这个数字对一个不懂中国话、又对德国有着深深的眷恋的妻子来说，意味着什么！何况当时又正逢困难时期。“你看人家全家去德国了，我们一起走吧！”妻子痴愣愣地瞪着 棕 色眼 睛，作着最后的努力。火车门关上了。妻子的泪水一行行挂在车厢玻璃上。他追着启动的车厢想说，想说什么？唉唉，全忘了，忘了。他只是用内疚的、失神的眼睛看着她，眼睁睁地看着火车载走了他的爱、他的心。他的胸膛一下空虚了，只有火车的隆隆声在他那空荡荡的胸膛里撞击着、回响着……

卡车的隆隆声在野地里显得孤单单的——又是一辆卡车把他送往蔚县监督劳动，押送“德国特务”的人戒备森严地拿着枪。其实，为确保安全起见，他们不妨先枪决他领导下设计的坦克。卡车途经八达岭。雪把他的胡子、眉毛都染白了。黑夜里他只见野狼闪着碧绿的眼睛。他柏林家的地毯就是这种绿色。现在要是能把这地毯裹在身上就好了。在这大冬天里坐卡车，身上冷得就象穿

了皇帝的新装——什么也没穿！也许今晚就冻死，连同他的知识一起消亡。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但是知识碰到暴力，毫无招架之功；知识分子碰到秦始皇，也只有束手待坑……

雪，纷纷扬扬地下着。漫天大雪使天地之间成了个大雪坑。王运丰在蔚县的山路上挑着一担煤，一步一停地向山上爬着。爬了半天好象还只是停留在雪坑的坑底。好大的坑呵……

中国母亲

一个人在平静的时代生活、工作，他也许永远也不会懂得什么叫解放。当王运丰重新获得工作的权利时，他的感觉犹如一个刚走出监狱的人，来到充满阳光的天地里，感到了令人目眩的光明、自由和解放。他的知识和才能，原先就象是一群拥挤着给关进笼子的小鸟，现在要把它们统统放出来，让它们冲天而起，展翅飞翔了。唉唉，要干的事情太多了。六十多岁的人啦，他是恨不得把每一分钟的时间拉长。有些人受了委屈，或是疯狂地对社会挥着拳头，或是颓废地失掉了自信。一个人要是对自己都不信任，还会信任什么真理呢？——王运丰摇着头。他自信他的才能，他的价值，所以他这个"德国特务"偏要给周总理写信——给我工作！可惜总理已病了。他又给邓副总理写信，不料"批邓"开始了。一九七七年他再给党中央写信，于是应邀出席了国宴，获得了工作的权利。

是呵，只要能为祖国工作，他什么都可以不计较——贫困、委屈、凶险、一切。一九六〇年苏联撤退专家，某柴油机厂陷于困难境地。"领导同志，让我去支援这个厂吧。""老王呵，那是重灾区，你知道吗？""怎么不知道？我刚从那儿出差回京么。那儿，已经有人吃树叶了。""你能受得了？""那儿的上万职工都受得了，我为什么受不了？我还要把三个孩子都带去。

整个家迁去！”

“厂长同志，你们厂哪个部门最吃紧？”王运丰问。“铸造。不过铸造车间最脏、最累——”“我来主管铸造车间。”王运丰毫不怀疑当年他在德国铸造厂搬那七十斤重的砂箱时，就预感到有一天会在中国的铸造车间里大显身手了。他和职工们改善了车间管理，稳定了产品质量。

人们往往以为，一场战斗胜利结束了，就可以痛快一下。但是王运丰是这样疲乏，以至没有精神来享受曾经那么期望着的胜利的日子。是的，只是在任务完成了之后，他才一下感到精力衰竭，难以支付生命的需要。生活是苦呵。“李师傅，你怎么没吃饭去？”“王总，是，是这样，我粮票没了。”“李师傅，拿着，快买饭去！”“三斤？！”“快去！”他回家了。孩子们饿得用自来水把生高粱面冲得稀稀的，当饭吃呢。可怜的孩子呵，爸爸怎么忍心看着你们挨饿呵！他晕倒了。营养不良性关节炎，脊椎硬化，等等，他近乎瘫痪地卧床了。一般的人，谁不愿意生活得好一些，活得长一些，留给子女的钱多一些。老年得病难免会想这想那。但是他最揪心的，是他的才能没有得到预期的、真正的发挥。就说在柴油机厂吧，书记很好，带头吃苦。可工厂是多头领导，总工程师制又没建立。他这个党外人士又只能担任副职。他的职权范围就相当有限。想作一些重大的改革，无职无权，无法推广，才能施展不出来呵！医治这种制度上的弊病，比医治营养不良性关节炎要难多了。

当他干活的时候，他只有一个要求：不要把他的手脚束缚起来。但是难呵，总有一些绳索从他的前后左右伸将过来……一九七五年，他靠边站时，有一位老上级请他到南京帮助筹建电子计算机站。他是个给剥夺了工作权利的“德国特务”，到南京去当临时工，政治上可是担风险的事。但他说去就去了，就象当年走向重灾区。他从大量的技术资料中，发现外国某公司提供的电子

计算机，和合同中规定的型号不一样。这是一套拼凑的旧设备，连正规的出厂合格证都没有。可我们的干部说，“我们已经验收了，而且支付了货款的百分之九十五。”“不能听任外商欺骗！”“客人是我们请来的，别谈电子计算机的问题。”王运丰震惊了：这么奴颜婢膝！是呵，往往愈是真心实意地学习外国先进技术的人，愈是有自力和奋发的精神；而排外的人，往往走向媚外。科学使人格高尚，而无知使人格萎缩。

“我要上国际法庭控告你们！”外商想先发制人。

真闹出事儿来，王运丰当然是罪加一等。那么又会有一辆卡车把他带走。也许是囚车。不过他这时倒冷静了：其实死也是生活的一部分，不值得大惊小怪的一部分。当初轰炸柏林时，年轻轻的都不怕死，何况现在？人要是能死在他所爱的事业上，那也就找到了最好的归宿。可是孩子们怎么办？这些年他们插队、掏粪，而且因为那显而易见的外国血统而给人围观！活着，还能送去一片父爱……唉，人老了，更重感情了。这三个孩子从小离开了妈……当初在柏林法庭上离婚的劲头哪去了？我是个科学家，一个热爱祖国母亲的科学家。母亲可以一时错怪她的孩子，但我不能不爱母亲。让我们感谢祖先传给我们的这种默默的献身精神吧！我已经和计算机站的领导和同志们研究了一切材料和数据，我们决不能花钱买一架废物，更不能让外国人把中国人当作废物。“科学是使人的精神变得勇敢的最好途径。”布鲁诺又在给我以启示了……

勇敢战胜了欺骗。外商同意交一套新产品：“你们中国还是有人才的。”

还是有人才的？仅仅“还是”？不，我们有的是人才！但是在我们这块充满着人才的土地上，还延续着一种扼杀人才的习惯：有些掌握科学而不掌权的，得服从本单位掌权而不掌握科学的；有些想干且知道怎么干的，得服从不想干且不知道怎么干

的。在两种对立的精神品质的阴错阳差、东拉西扯中，人才还在给消耗着，但是人们往往不震惊，不愤怒，因为这一切都已习惯了。而习惯是一种何等不可思议的力量！它能把一切可笑的和可泣的、可怜的和可叹的、可鄙的和可赞的、可恶的和可爱的统一起来，维系着一个伟大而落后的国家。

“王院长，您来了！”是的，在五机部党组、国防工办和王震副总理的一次次关心下，王运丰副院长沐浴着党的政策的春雨，来到了五机部科学研究院。“王院长，您来了！”是的，他又来到了以人相待的社会里，重新感到在人和动物的千差万别中，还有礼貌这一说。而礼貌，正是对人的价值的肯定。他回国三十年，实际工作时间只十五年。其他时间除了挨斗、靠边，还有让他干坐办公室。他本来可以创造多少价值？他自己无法估计，更无暇估计。他又忙于筹建电子计算中心。“如果说，机械化是十九世纪进入二十世纪的一个象征，那么，电子计算机科学将是从本世纪过渡到二十一世纪的重大标志。”——他什么时候成了电子计算机的义务宣传员了！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交游广阔！他几次去西德寻找三十年前的同学、老师。在国际合作中，有时私人友谊比官方谈判更起作用。他联系派遣了一批中国实习生去西德学机械制造业，又几次请来西德的专家、教授来我国讲学，进行造船、建工等方面的合作。“王先生，”柏林大学的老校长望着他三十多年前的学生：“在我有生之年，能为中德教育合作建立关系，是最大的愉快。”而王运丰也感受到一种意识到自己的价值的愉快。可是我们的行政效率……直到他第三次赴德找老校长时，教育合作才刚有所进展，而这时，老校长已过世了……

我们有些当领导的，往往把精力花在如何转动官僚主义的机器上，而不去转动生产机器，去提高生产力。当我们很多人恨不得把每一分钟拉长的时候，偏有一些人在把每一分钟掏空。制造冤案的时代过去了，但是那种因循的习惯，却象幽灵似的嬉弄着勤

勤恳恳的人才。母亲老了，往往有些怪癖。好在祖国母亲现在是又古老又年轻：既有老人的涵养和怪癖，又有年轻人的朝气和冲动。我们作子女的，应该关心的不是母亲给了我们什么或给了多少，而是我们是否帮助了母亲！说起来，王运丰被抄走的书至今没退还。他在“牛棚”被迫写的材料，也没退还。“造反派”为了给他强加罪名，硬把他这中农出身改成“富农”，也至今不更正。他的住房还是那么紧，他那些没被抄走的书，也只能继续封存在板箱里——没有地方摆出来。一位西德专家来他家作客时，他很怕有伤国体：“我这间房又是卧室，又是书房，又是饭厅，又是会客室。”“不，王先生，这已经不错了。你记得吗？战后我那间屋连玻璃窗都没有，只好用X光胶片贴在窗框上。”

好了，伤感使人衰老，牢骚使人不思进取。王运丰毕竟找到了他的幸福，他从一九三八年出国留学时就希冀着的幸福：为祖国奉献才能。人是要有信念的。在古今中外人类发展史上，信念始终是动力。王运丰在科学的道路上探索了一辈子，他确认的最伟大而又最平凡的真理，则始终只有一条：祖国高于一切！

（选自《人民日报》1980年10月2日）

三门李轶闻

乔 迈

在一九八〇年的早春时节，在我们国家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地面上的一个角落里，发生了一件很小的又是很大的，平平常常的又是非同凡响的，乍听之下出人逆料、细细想来却在意中的事。

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消息象插上了翅膀，随着料峭的春风，迅速传往四面八方，在不同的人们中间，激起了不同的反应：有拍案而起的怒责，有幸灾乐祸的冷嘲热讽，有庄严的沉思，有含着苦笑的悲叹……

昔日默默无闻的小村落——散漫地分布在东辽河左岸一片大盐碱滩上的吉林省怀德县十屋公社三门李第四生产队因此名声大噪了。

这是关于五个共产党员和他们的一段奇异遭遇的故事……

我们共产党人在群众中的位置

旧历辛酉年——鸡年——的春节快到了。汗巴流水苦累了一年的庄稼人，兴高采烈地忙着杀年猪，淘米做豆包，赶集买年画，换粉条子，买鱼，打酒。半天上零星地响着性急的孩子们提前燃放的鞭炮，空气中混合着淡微微的火药味儿，更使年关的气氛足了。

然而，这几天有一件事，比迎接春节更加吸引着三门李庄稼人的心，那里关于联产计酬、自愿结合划分作业组的消息。多少天以来，在积肥场上，在饭桌边，在月光和雪光照射的难以成眠的热炕头，干部们，老农们，父子、叔兄和小夫妻们，咕咕哝哝议论的都是这事。这可不是一件小事啊！包工包产到作业组，人合心，马合套，就不愁多打粮，多贡献，早富。但是，作业组怎么个划法呢？谁和谁在一组呢？人们在焦急地等待着。

终于，大队书记沈春亲自来村里主持召开分组会议了。这是个规模空前的社员大会，人们参加会议的踊跃可以同土改时斗地主的大会相比美。平时显得过大而空洞的"队屋子"，此时嫌窄了。来的不但有劳力们，一家之长们，也有爱凑热闹的小嘎子们以及奶着孩子的妇女。大蛤蟆头烟象施放驱霜烟雾似的呼呼升起来，把临时换上的二百瓦大灯泡都熏暗了。然而，屋里很静，没有往常开会那种没完没了的闲嗑和打趣儿逗眼。

书记宣讲了县委的有关文件，又讲了大队党支部的建议。那个建议很简单，就是根据本生产队劳力、土地和牲畜等情况，认为分成两个作业组比较合适。组划多了，人员不够角儿。庄稼人心急嘴也急。沈春的话音刚落，有人就呼儿号儿地喊起来："这个政策行啊！拥护！既是自愿组合，谁就插旗招兵吧！"一人喊，众人应。会场上，呼兄唤弟，喊朋叫友，乱成了一片。

沈春一看，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心里也觉着高兴了，暗暗佩服中央的政策深得民心，作业组一定能划分得好，来年生产错不了，就又急忙讲了划组的注意事项，主要是希望把骨干劳力和弱劳力搭配好，避免出现一头轻的现象，别的地方是有这样偏差的。同时，作为党的领导者，沈春书记当然也没有忘记提醒大家发挥风格，团结友爱，互相照顾，等等。

报名开始了。有人喊："我们是田富组长！"接着，就哇哇地念了这个那个组员的名字。又有人喊："我们是王占河插旗！"

接着，也哇哇地念了这个那个组员的名字。大队书记一看，更觉高兴。但是，刚才念名字的时候，会场太嘈杂，念的速度也太快，连汤水不落的，沈书记没有太听清楚都是谁和谁一组，只觉得恍恍惚惚好象田富那个组多数是姓冷的。王占河那组差不多都姓王，似乎还剩下了一些人没进这两个组。沈书记赶紧动员："既是基本有两个组了，也好，就以他们为基础吧，看看，还没入组的人，哪组要，要上哪组，抓紧时间报吧！"

听了书记的话，刚才热闹非凡的会场忽然安静下来，光剩下了人们使劲砸着嘴唇抽大蛤蟆头烟和分明是不那么自然的咳嗽声。沈书记感到有点诧异，便以诲人不倦的领导者风度，又讲了一遍政策条文，然后问："都还有谁没有进组？举举手吧，先拢一拢，看哪个组欢迎，自己愿意到哪个组去。都有谁呀？"说着，就在人们中间仔细审视起来。

大蛤蟆头烟又使劲地鼓起来了，烟雾先是升到棚顶，再慢慢往下压，快压到人们头上了。人们的目光有点异样。沈书记越发奇怪。他猛然发现了，在大蛤蟆头的烟雾缭绕中，有五个低垂着的头。头垂得那样低，以致稍不注意就看不见他们，即使看见了，也无法看清他们的脸和眼睛。数九寒天，窗户上哈气成霜，可那五个人的发梢额角，却闪着亮晶晶的汗珠。

中共三门李大队支部书记沈春的脸腾地红了起来，好象被一只无形的手狠狠扇了一巴掌。他看清楚了，那不是别人，正是本生产队的五名共产党员。看：身材高大、年纪五十开外的党小组长王才，复员兵、年轻英俊的小伙子荣凤春和刘清洲，河北人、壮年汉子王汉周和他的妻子、剪短发的王淑梅。对啦，正是他们五个人没有进组。在惶惑中，沈春想起了不久以前改选生产队长的事。他们这里硬是把党员队长荣凤春选掉了，换上了一个非党员。那是不是今天这种事情的先兆呢？是的。可惜自己当时竟没有留心。

沈春无奈，只好等脸红过一阵以后，勉强把心稳一下，很委婉地说："我刚才看，还有几户等着入组的，都是社员，总不能甩出去几家，那样也不好。看看哪组愿意吸收他们！"

沉默。沈春身上的不自在一分一秒地增长起来，好象浑身的血在往外膨胀。再看自己那五个同志，脑袋越发垂得低了。

"看看……哪组……"沈春的声音越发微弱了。

沉默，还是沉默。连小孩子吃奶的声音都停止了。

"我们组就这些人啦！"忽然有一个人说，声音很低，语气却很坚决，使得全屋的人都耸然吃了一惊，所有的眼睛都转过去看，却是刚才插旗的王占河。

"我们组也够啦！"又一个红脸汉子跟着高声大嗓地嚷，"书记刚才不是讲让自愿么？我们就这些人自愿。"

这里封口了。眼珠不叫眼珠，真眼仁（人）呀！

五个共产党员是哪组都不要！……

当天夜里，这几个被抛弃的布尔什维克不约而同地聚集到了党小组长王才的家里。王才是这几个人中间的长者，有着近十年的党龄，又当过二十来年的生产队长。这位从八岁起就当半拉子、扛大活的老同志，当年曾是村里的一等棒劳力，后来又驰骋疆场受过伤，抗美援朝渡过江，在难忘的一九六七年，还戴着三尺长的"走资派"高帽子，在全大队被光荣游斗。如今，霜欺两鬓，英雄老矣！

但他真的老了吗？今晚，王才望着默默聚拢来的同志们，心里边一阵心酸楚。他一个个地看着大家的脸，有的垂头丧气，有的愤愤不平。那个唯一的女党员，河北人王淑梅两眼红红的，呼吸之间还有抽咽声在。他想安慰他们几句，却又觉得无话可说。这时候，他们中间最年轻的一个、二十七岁的荣凤春说话了："这不是故意整人吗？咋的，一个不要！真把我们党员一碗凉水看到底了！上公社、上县，也得说道说道。"

“不假！”王汉周接过来了，他在河北曾经当过大队团委书记，很有点理论功底，说话喜欢提到纲线上认识，这时就操着一口河北腔说：“共产党领导一切，分组不要党员，这就是阶级斗争！”另一个年轻党员刘清洲听了，也就着高往上拔，大声说：“可不是咋的！这就是不要党的领导，不要四个坚持！跟沈书记说说，他们自个成立的两个组不合法，得推倒重来。”

“我看倒不一定扯到阶级斗争上去。”还是女党员王淑梅实事求是些，“人家一多半怕是嫌咱们干活不行。咱也别强求人家。自己成立个组吧，架不住早点起，晚点歇，能总拉后！”刘清洲听了也说：“可也是！搞原子弹、人造卫星不行，真格的了，种大地，这么大个子，就干不了？”

七言八语，莫衷一是。王才听着这些议论，心里不住地翻腾。能扯到阶级斗争上去吗？当然是气话。真的是人熊、干活顶不上去吗？也不全对。他总觉得大伙没说到真正的原因上去。是没有看到？还是不肯那么认识？他想引导大家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就说：“咱这五个人，除我过了五十岁，三十上下的多，就是汉周也才四十六，正是庄稼人下力气干活的好时候。可这些年咱们都咋干的呢？我是党小组长，我清楚。你们也不傻，能不知道？不讲别人，就说我吧。自个儿觉得年纪大了，在村子里边，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如今两个儿子在城里工作，活泛钱儿多，光自留地一年就收四石粮，自家日子过好了，就想当老太爷、享清福了，管大家的事少了，地也不下了。不象个共产党员。今天会上的事，我有责任，我对不起党……”

老王才这一说，其他人都耷拉下眼皮。荣凤春年轻，受不了这话，赶紧说：“你老上岁数了，要怪得怪我们年轻的！我复员回来，庄稼活生了，好当甩手队长，对人态度又不好，挺横的。我以后结婚那阵，听社员有反映，说我穿得溜光水滑，骑个小车，见天嘤儿嘤儿地，东跑一趟，西颠一趟，干拿补贴工分。当

时我还有情绪。把我队长选掉了，也不是滋味。如今看，这不是给党抹了黑么！”小伙子说着，流下了眼泪。

这一来，大伙都检讨开了。有说因为嫌前勤太累，甘心当了保管员的；有说年纪轻轻却操起鞭杆子当小猪倌的；有说利手利脚却不爱下田的。是啊，我们这几个党员，除去淑梅不算，都当过兵，都当过生产队长，人人能说会道，可就是有一点，马列主义是专冲别人的，把为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谋利益变成为自己个人谋利益了。

“见椅子歇腿，见酒盅开胃，千里马也架不住恋栈。谁能拥护恋栈的千里马？”见大家说得差不多了，王才总结似的说，“我们党员啥时候变得这样了呢？”他在沉思中，想鼓励同志们几句话，但是找不到适当的词儿。他努力回想起当年在战场上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班长或连长是怎么鼓励自己来的。他终于没有想起来。当年的共产党人似乎没经历过这种失败。当年的共产党人，在人民群众中，如鱼在水，如鸟在林，从来没有听说过被人民群众抛弃不管的事。屡闻不鲜的，倒是老大娘或大嫂子，大伯和大哥们，有时甚至还有刚懂一点人间善恶的小嘎子和小闺女，为了保护一个党员，宁可在敌人的皮鞭和棍棒下，血肉横飞，宁可被烧了房子，填了水井，有时甚至不惜满村老幼面对敌人喷火的机枪口，也决不肯让党员同志受半点伤害。而我们的党员，也可以随时随地，为了人民的利益，极端自觉地献出自己的一切，乃至生命。党是人民的心，人民是党的命。

但是现在，我们五个共产党员不受欢迎了。怨谁？怪谁？

在这寒冷的冬天的午夜里，在这间孤零零的小土房的暖烘烘的火炕上，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小组，以前所未有的郑重态度，讨论着这样一个极其严肃的课题：我们共产党人在群众中间的位置。这是何等发人深思的课题呀！月挂中天，星汉灿烂，大盐碱滩上闪着雪一样的色彩。那是使人望而生厌的涩碱，还是月轮的

明洁的光辉?

三星歪了，夜已过半，中共三门李四队党小组的讨论会得出了一个重要结论：不是群众冷落了我们，而是我们辜负了群众，不是群众不要党员了，而是我们不怎么象党员了。

我们怎么办？就此躺倒吗？沉沦下去吗？不！我们从哪里跌倒的，就还在哪里爬起来！

我们共产党人要做什么样的榜样

分组第二天的黎明时分，一个惊人的消息风快地在村里传开了：党员们自己插旗建组了。

这个消息立即在村里引起了各种议论。一些人点头称是："这么样好，谁也不沾谁的，谁也不拐谁的。"有的人把这意思就说得刻薄些："党员们也该自个劳动养活自个了。"一些老年人却觉得过意不去了。他们想起了党员的种种好处，办事公道啊，爱帮助人啊，肯自己吃亏啊，对老年人有礼节啊。缺点是有，特别是这些年，可谁没有缺点呢？再好的马也有失前蹄的时候，就一个也不要人家？他们埋怨起那些分组的积极分子来了。

但也还有一个人很高兴。那是个老病号，本村的头等穷户，长得小身板象麻秆儿似的，只能放放猪，不能上趟子（下地）。他叫戴洪元。在那晚的分组会上，他曾经很兴奋地自报："我参加王占河组。"

"我们人够了。"王占河组的人赶紧说。

"那我报田富那组。"戴洪元有自知之明，因此很能将就，他的意思是有个组就行。

"我们再要就多了。"田富组的人也赶紧声明。

戴洪元干翻白眼说不出话来。现在一听党员单独成立了作业组，他赶紧跑回家，让孩子从南大甸子喊回了正在搂柴的妻

子，夫妻两个紧张地商量起来了。很快地，一个最庄严不过的家庭决议形成了：报名入党员这组。戴洪元飞起两条细腿，小脸兴奋得通红。他去找党小组长王才了。他很有信心。

这个戴洪元，三岁上被卖到戴家，如今四十七了，既不知道自己是从哪儿来的，也不知道父母往哪儿去了，他在贫困的境遇中挣扎着长大。二十五岁那年，得了一次严重的肠梗阻病，在四平和长春住了三个月医院。有二十一天，滴水不进，全靠打葡萄糖活命。结帐时候，总共花掉了1,600多元钱，都是国家给报销了。他总说："我没有亲人，共产党就是我的亲人。我从小没娘，共产党就是我的亲娘。"划分作业组的会上，他寻思自己跟王家组是亲戚（他的养母姓王），跟冷家组是儿女亲家，哪组还不能要？可就偏偏哪组也没要。"谁要他那个累赘！"有的人说。这回他来找共产党员王才了，眼泪汪汪地，他喊："三舅（他论的是屯亲，其实并非真的甥舅关系），我要参加你们党员这组。别人不要我，我跟共产党，共产党不能把我扔了吧？"

虽然来的是一个半残废人，王才也很感动，他觉得这时候来找他入组，是一种支持，是一种鼓励，也是一种信任，就赶紧说："要是你不嫌乎，就来吧。我们吃干的，不能叫你喝稀的就是了。"戴洪元很自卑，他吭吭吃吃地说："我顶不上个好半拉子，要了我，你们就得少打粮。"王才说："放心。一粒也不兴少打的。还要比他们那两个组打的多。往年，我们党员没把劲使到生产上，光练嘴皮子了。教训了别人，自个不咋的，对不起乡亲了。今年，我们要把劲别过来。党员都下了决心，要在发展生产上起先锋作用，把我们作业组办成全公社第一等的。今年我们党员要出这个风头，哪怕先烂呢，也非当这个出头椽子不可。我们要拼命了，你不嫌累，就来吧。"

这以后，他们还另外吸收了两户没人要的职工家属，正式组成了作业组。大队党支部批准了他们的组成，同时把这几个组按

顺序划定为第一、二、三作业组。但三门李的庄稼人自有独特的命名法。他们把王姓为主的称作“王组”，把冷姓为主的喊为“冷组”，而把党员为主的这个组，别出心裁地叫作“党组”。

啊，“党组”！这是亲切的称呼，还是包含有某种揶揄！

总之，“党组”的旗帜就这样打起来了，最年轻的党员荣凤春抖擞精神，就任了第一任组长。好心人替他们捏把汗。有人给算了一下，论人头，他们组能有十几个人干活，其中除了三个党员是中青年，还有一个病号，三个老头，一个半粒子，六个小姑娘，忙的时候还可以动员起来五个家庭妇女（其中包括两个老太太）。年龄最大的七十四岁，最小的十六岁。这样，他们就集中了全村的老弱残兵。而另外那两个组则全是一色棒劳力。爱凑热闹的人编出了顺口溜：“王组强，冷组棒，党组真够呛！”好心人替他们发愁：“到秋天，‘党组’这台戏可咋唱？”

戏是可以唱的。事实上，自从“党组”正式组成那一刻起，这台戏已经开唱了。他们不怕拖累，肯于吸收半残废人戴洪元和没有劳力的职工家属入组，显示了共产党人克己为人的宽广胸怀，赢得了善良的庄稼人的敬佩。现在，他们又克服劳力不强的困难，送齐了粪，虽然是跟头把式，连跑带颠干的。

“党组”真正经受考验是在春播时节。

严冬过去了，春风在人们的期待中染绿了杨柳的梢头。三门李人豪兴十足，要在八十年代第一春里大干一场了。

三个作业组撒开人马，进到芳香的田野里。就象有人预言“党组”一春天送不齐粪那样，现在又有人预言他们的地要种不上了。当此时机，党小组长王才挺着高大的身躯下地来了。他抓起一把湿土，使劲攥着，宣誓似的说：“我不当舒服老爷子了，豁上这把骨头，干吧！”他早年生活不安定，落下个胃痉挛的毛病，一犯就疼得打滚。这时候，他就带着药瓶子下地，病犯了就吞一片药。每天，他第一个在朦朦胧胧的曙色升起以前就起来，

挨家叫醒自己组的同志，踩着早霜下地。往年种拉拉稀苞米，今年他提出种单株密。他拄个小棍，在前边踩格子，不用度量，不用计算，一步一个脚印，步间恰好四十五厘米，好象他的脚天然就带着一个电动钢卷尺似的。整个播种期间，他就是这样在走，十五垧苞米地，都是这么样走出来的。每天平均要走两万多米。但这不是在平坦的大路上悠闲散步，而是在疏松的垄台上，深一脚浅一脚，来来去去毫不变样地走。东辽河边上，既无山又无树，风沙很大，有时刮得人平地摔跟头，何况在一条窄窄的松土垄台上。风沙难撼志士身。共产党员王才就这样一步步向前走着。在他的身后，是“党组”的同志们。

王汉周是负责滤粪的。他从河北迁来没有几年。河北不是这样干活的。一方风土，一方活计。到哪随哪。但这些年他没有好好学活计，如今不会使巧劲就只好使笨劲，汗流满面地苦干不歇。荣凤春一春天没穿他那身油光水滑的新郎官礼服了，他早换上了从部队带回来的草绿色军装。经过春风和汗水的漂白，军装很快地褪色了，一张年轻英俊的脸也变得黧黑。他的媳妇心疼丈夫，偷着宰了一只老母鸡，炖上了她在娘家时候拣的油蘑。动筷子的时候，荣凤荣对妻子说：“不用宰鸡，我累不垮，力气在心里边呢，使也使不完”那个本来还很年轻，却被称作“老窝瓜，不起面子”的刘清洲，是除了王才以外最能起大早的一个了。他是怀德十八中的毕业生，说话好讲个遣辞造句。“清洲哥，真早啊！”有人喊。“这也叫物极必反了。”他笑一笑说，“以前我是上工没一天不迟到的，现在不早点就达不到新的平衡啦。”

在春耕的紧张时刻，“党组”成员的家属们也都来了。那可真是有人出人，有力出力，出不了力的也来站脚助威。其中有小媳妇，有小学生，还有一位须发如霜、矮小驼背、身子几乎弯成一个圆圈的老人，那是王汉周的七十四岁的爹爹。这些家属们，他们有儿子、父亲、丈夫或哥哥“在党”，这些“在党”的亲人今

年面临着一场严峻的考验。这场考验的成败似乎也和他们命运攸关。他们嘴上不说，但心里想的都是这个。"捧我们'党组'！"这好象成了他们不言自明的行动口号。别组是一个点种的和一个滤粪的。他们至少有两个点种和两个滤粪的。一副犁杖后边，常常跟着一大串人。他们好象不是在种地，而是在和他们的亲人一起，从事一种神圣的事业。这事业绝不是单纯用工分和经济收益所能表示的。这使他们的精神异常专注，情绪分外高涨。而人在这样的时候，往往能做出平时做不出的事情来。今年，他们的地就种得又快又好又精细，一点也不象我们北方习惯的大犁划沟，大把扬籽的粗拉拉的干法。

这一年春播，三门李四队的三个作业组上了劲，工效大为提高。去年种地，全队用了一个月工夫。今年分组，十五天就干净利索地完成了。

好雨知时节。慈爱的大自然母亲也为自己的儿女们及时地助了一臂之力。春播刚完，一场春雨就落下来了。种籽发芽，小苗拱土，田野一派绿色。沈春书记组织了一次全大队的苗情检查，有大队干部、生产队干部和各作业组长参加。他们沿着本大队的地面巡视，发现哪块地的苗齐苗全苗壮，哪里的苗发绿发黑，那就一定是"党组"的。"你看人家'党组'种那地，地头地尾都没扔，没一掩缺苗的。"—"王组"和"冷组"的人说，有点佩服了！

见苗三分喜。"党组"更来情绪了。"王组"和"冷组"不敢怠慢，赶紧补苗。"'党组'呛上了，向你们学习！"他们中的一些人诚恳地说。

"'党组'的苗太密，以后怕不结棒，要吃甜秆儿"。他们中的另一些人也是诚恳地说。

果然，不几天以后，"党组"满地的青苗泛黄了。这是脱肥了。为今之计，就是要赶紧追肥。化肥最赶劲。荣凤春组长火急

奔往公社求援。公社机关立刻紧张起来。他们一直在关注着“党组”的命运啊！“你们这几个人代表着全公社的党员”。这是党委书记的话。岂止全公社，就连县委的书记地委的部长，心都被牵拽着啊！公社很想给党组吃一点偏食，可惜手头并没有化肥。十屋公社党委书记亲自出马，去友邻毛城子公社请求支援。毛城子一听三门李“党组”需要，也紧张起来。“他们这个‘党组’也代表我们这些党员啊！”这是毛城子公社党委书记的话。他们立刻从自己手头分出了六吨硝氨。

硝氨拉回来了，“王组”和“冷组”眼巴巴地看着。这当口追化肥，可真追到点子上了。“到底是‘党组’，有党撑腰。咱这没有党员的老百姓组，可成了后娘的孩子了。”他们这样想着。

与此同时，“党组”也在想。共产党员能吃独食吗？我们能做那种光顾自己、不管群众的事吗？好事都归我，见着便宜就抢，这是我们共产党员的风格吗？不，不是。我们宁可少打点粮，多吃点亏，也不能把党的性质改了。三一三十一吧。六吨硝氨，一组二吨，平均分下去了。这不是送化肥，是送成吨的粮食啊，这不是送粮食，是送去了党的传统啊！“王组”和“冷组”大为震动。庄稼人心肠软，受一点好处就不得了，何况是紧关节要时候成吨的化肥，他们的心和党员的心往一块贴了。

“嗯，三门李党小组，有点象那么个样子了。”十屋公社党委书记听到这件事，点头说。

“党组”把追肥的活包给了妇女。王淑梅动员起了五个家庭妇女，其中包括王才的老伴和荣凤春的老妈。妇女们干活心细，又不糊弄，组里是放心的。往年追化肥是拿锄头，直着腰板刨坑，大把抓肥往下扔，今年，“党组”妇女们一改常规，拿小木棍扎眼，用汤匙舀肥，弯下腰，一点一点往眼里放，就象给自个心疼的孩子喂奶。农村妇女生活条件艰苦，家务负担重，不少人

都有难治的痼疾。荣凤春的妈妈年轻时候生过一对双胞胎，落下个病，俩肩膀总是酸疼酸疼的。王淑梅有肾炎，这些日子正犯病，俩条腿浮肿，一按一个坑，半天下不去。可她们都坚持着干。在她们的丈夫和儿子面前，她们不说一个累字、苦字、疼字，汗水淋漓的脸上总是挂着笑容——只有在劳作不息而又家庭和美的劳动妇女脸上才会有的那种笑容。晚上回到家里，男人们能蹲着或坐下抽支烟，揉腰揉腿，她们却还要趴在灶门脸前烧火，忙忙地淘米做饭。火光映着她们的脸膛，烟气熏着她们的眼睛，而她们粗心的丈夫和儿子总是难发现她们的手和腿是颤抖着的。这样一干就是多少天，她们到底抢在雨前追完了全组的地。

转眼也就到了铲地的时候。三门李地方地多人少，铲地一向是北大荒干法，大夹板锄，两条胳膊悠开了，粗干毛橹，形同赛跑，轰轰隆隆，眨眼之间一大片地就完了，铲下来多少草就算多少草。河北人王汉周初来这里干活很不适应。他的老家就在万里长城脚下，离秦皇岛不到一百里。那里铲地的方法有点奇怪，最大特点是往后边退着铲，而且铲得非常精细，因为土地少、人口多，决不肯伤一棵苗，就象大姑娘绣花一样。王汉周来到三门李铲地，冷不丁由往后退改为向前进，觉得十分诧异，不仅干得很笨很慢，而且干着干着就又身不由己地往后边退了起来，引起人们一阵阵哄笑。

但王汉周也有他的好处，今年“党组”铲地要求质量，就是要保全苗、锄净草，“种十成保十成，丰收年不收无苗田”呀。这正是河北铲地法的优势所在。王汉周有用武之地了。他下了地，除掉仍对向前进感到有些别扭而外，他那种精细劲，那种认真的态度，那种一苗不伤的精神，都叫人打心眼里佩服。素来被人判为“不会铲地”的王汉周成为打头的了。一帮年轻人都跟他学，铲得又细，搂得又深，三门李因此出现了新的铲地法。等到沈春书记又带人来检查夏锄情况的时候，看了“党组”的地，他

和检查组的人无不点头赞叹，说是这样的地铲一遍顶两遍了。

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

满地庄稼比赛似的蓬蓬勃勃长起来了。大盐碱滩为一片壮观的青纱帐所覆盖。“党组”的庄稼继续拔尖，丰收已成定局。人们的态度也慢慢变过来了。但“党组”仍不敢有半点松懈。

“人家小看咱们，咱们可不兴小看人家。”还在“党组”处境艰难时，党小组长王才常对同志们说，“大家一个屯子住着，哪能总是针尖对麦芒的！分组不分心，共产党员还要讲风格。”

他们也真是这么做的。夏天，冬小麦黄熟时节，劳力很紧张。“种在冰上，收在火上”，“麦收三晌”，火似的太阳一照，眨眼间麦子就勾头了。不及时收上来，就要掉粒。偏赶上天气预报说要有大雨。抢秋抢秋，真是和天老爷抢收成啊！“党组”劳力虽不硬实，但是能动员起来的人手多，干劲又大。人家一头晌歇两气，他们只歇一气，中午也不休息，忙忙地扒拉一口饭，就又下地了。他们很快地拔完了麦子，运回去了。这时候急坏了那两个组，特别是“冷组”。大片麦子在地里挺着，眼看就要颓秧了。三门李地方粗杂粮多，种一点麦子金贵得要命。来人去客，擀个面条，新年春节，包个饺子，全指靠着这点出产。“冷组”的人急得火上了房，不吃不喝不歇气，拼命干，越着急那麦子还越难拔了。抬头看看天边，黑云彩正由小变大，风也带出凉味了。正当这个时候，一群人轰一声涌进了米地，立刻烟尘风扬，干起来了。“冷组”人抬头看，正是“党组”派人来了。他们很是激动，一迭声地感谢。“党组”却说：“这也是互相支援呗！”人们的心越发贴近了。

分组以后，农具什么的也照样分了三份，但他们仍共同使用一个仓库，一家占了一个角，从来没发生过什么纠纷。不象有的

地方，分了组，就在仓库里垒起高墙，开出几个大门，各走各的，如同路人，邻组相望，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柳枝泛红，北雁南飞，转眼间壮丽的秋天来到了。小杂粮上场以后，“党组”的领先局面以具体的物质成果显示出来了。无论是小麦、麻子、小豆和葵花子，“党组”的人均所得都超过了另外两组，其中有的超出了差不多一倍。四大作物（高粱、谷子、苞米、黄豆）的产量，“党组”也大大领先。全作业组产量高达五十五吨。“王组”和“冷组”也不错。全队三个组加在一起比去年多产粮四十多吨。

这是一个生产上的重大胜利。但引人注目的东西还不只这些。前不久，三门李重新选举了生产队班子，党员刘清洲被三个组一致推为生产队长，“王组”和“冷组”还称他为“总组长”，意思是刘清洲也是他们的组长。在沈春书记看来，这种情况很自然地又成了一个预兆，说明三门李三个作业组的构成将要有所变化了。“王组”和“冷组”已经放出口风，要求“向‘党组’靠拢”。有人还在私下里活动，对某个党员说：“过年你得上我们组来。没有党领导哪行！对此事反应最为强烈的是那两组中的一帮小伙子和大姑娘。青年人喜欢用自己的眼睛看生活，他们有自己的功利主义，不象上岁数人那样注重经济观点，他们更着眼于精神生活的需要。他们很不满意地说：“三门李的分组法大有问题。把党员都给分走了，我们入党、进步的事咋办？谁培养？未必你们这些长翅膀的（非党员）当得了介绍人吧？”对这样的埋怨，他们的父兄是难以作答的。就这样，经过近一年的艰苦奋斗，卧薪尝胆，三门李四队的共产党员们，同乡亲们一道，共同迎接了一个大丰收。他们在我们国家960万平方公里地面上的这一个小小村落里，以党的一个最基本的细胞，重新恢复了党的威信，重新获得了人民群众的信赖。

这威信是怎样失去，又怎样重新获得的呢？三门李大队党支部

书记一边谈着，一边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以前不是没有发现过党员们的问题，也不是没有采取措施解决。批评啊，个别谈话啊，办学习班啊，学习十二条准则啊，可就是不起多少作用。这回用了什么办法呢？没有，没用什么办法。大队支部和社党委甚至没有批评一声，指责一句，可党员们竟一个个奋起改正了缺点。这是什么巨大的权威力量做出的奇迹呢？是生活，是人民群众，是一种极严峻又极公正的社会现实。“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党的领袖老早就这样说过了。种子是不能离开土地而生存的，就象地神安泰离开大地母亲就会窒息而死一样。这些年来，我们的教训有一千条一万条，归根到底是这一条：我们作为种子脱离了人民这块土地。

当我们勇敢地正视这种现实，挺起胸来，不是靠宣言，而是靠行动，不是靠旁人，而是靠自己，去克服缺点错误，去发扬党的传统，去以我们自己的手，恢复我们自己的形象，则我们就必定能够重新开花结果，达到我们的目标，就象在三门李这块丰饶而又贫瘠、富裕而又荒凉的大盐碱滩上，我们五个普通党员所获得的成功那样。

（选自《春风》1981年第6期）

在这片国土上（节选）

李 延 国

将军帽山下

三十亿年前的造山运动中，由于地壳板块构造的碰撞和挤压，造就了华北大地上雄奇的燕山山脉。引滦入津，需要在燕山余脉的将军帽山下凿出一条十二公里长的引水隧洞，这是我国目前最长的水利隧洞，也是引滦入津的“卡脖子”工程。

此处地壳多次升降，造成了岩层的扭曲、断裂、破碎，对于工程，它意味着惊心动魄的塌方、滑坡、流沙、山水……

曾有一些工程队的负责人和工程师来勘察过现场，他们都摇摇头走开了——要干，至少得五年，或者十年。

干渴的天津，不能等待，翻两番的宏图，不能等待！困难，在呼唤着猛士！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一日，副军长王嘉祥带领着先遣队向将军帽山进发了，他们带的工具是原始的——钢钎、铁镐、铁锹、抬筐，而斗志是昂扬的。

天津七百万人民，从车间里、课堂上、厨房里抬起头来，重新打量着这支队伍……

“呼啦啦……”滑坡了，上千方的土石堵死了刚刚掘开的洞口，另换洞口，时间要延续两个月；“轰隆隆……”塌方了，塌

得透了天，十几米深的大黑洞，巉岩象死神的獠牙，张开在战士们的头顶上。有人提议用掘开式，那等于搬掉一座小山，少说要搭进六十天……

我们解放了这片国土，却并不了解它的构造；我们热爱这片国土，却并不懂得它的喜怒哀乐。

营长孙道彬，一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组织起一个“敢死队”，接着把头发剃光，其含义不言而喻。上行下效，各连干部战士也齐呼啦地“削发为僧”，然后还有带悲壮意味的宣誓。孙营长早早地留下了一份遗嘱：一，如果牺牲了，没有完成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问心有愧，死不瞑目；二，丧事从俭，不要影响施工；三，全营同志，奋发努力，继续完成没有完成的任务；四，老婆可以改嫁……当然，“遗嘱”未见诸文字，是几个营干部在工地吃着冰碴子饭时凑起来的。

难道真的让他们只凭血肉之躯去拼搏？

应该赞佩军首长和师首长的远见，当王嘉祥副军长带着部队出征的同时，部队也办起了各类技术骨干培训班。北京部队秦基伟司令员，送来了从各部队抽出的几十名技术骨干，他担心哟，当年他当红军时，打坑道不懂得什么“经始”计算，打到老俵的茅坑下去了……

“土八路”被逼上科学的“梁山”！他们要向牛顿、爱因斯坦、李四光要生产力，要战斗力，要安全，要质量，要速度！

月下追“韩信”

被冷落久了的科学之神，并不是一开始就被人们所钟情的。

某团驻进了两位地质工程师，他们每天到隧洞里取样，作记录，为部队施工提供地质预报，在有些人看来，那小巧的地质槌比风钻轻快得多。被塌方急得红了眼的团长，说话喷火：“你们

吃在我们这里，住在我们这里，不帮我们解决什么问题，还不如去推轱辘马！”

地质工程师的自尊心被损害了，他们默默掖上地质槌，回指挥部去了。

“你们团长、政委到我这里来一下！”师政委王基山眼睛也发红了，在屋里来回转悠，他要克人！当年拿破仑远征埃及时曾下达了一个古怪的命令：“让毛驴和学者走在中间！”那是爱惜知识分子啊，我们共产党人难道还不如一个资产阶级将军？知识分子是什么？是科学技术的载体啊！

团长、政委赶来了，王基山把桌子拍得山响：“你们啊，不懂政治，不懂大局。没有地质预报，我们就是聋子瞎子，就象打仗没有侦察员……”

“我们明天就去把他们请回来。”

“明天？干嘛要明天？今天就去，马上去，好好向人家道歉！”

军用吉普车启动了。这是共产党人的月下追“韩信”！

工程师被请回来了。值班员行了一个庄重的军礼：“工程师同志，部队集合完毕，请你讲课！”

英雄的部队向科学敬礼了！

师长、政委、副师长、副政委……这些鬓发斑白的“老头子”，象小学生一样和战士们坐在一起，听工程师讲“新奥法”，“光面爆破”、“非电爆破”、“全断面掘进”……新名词儿，新技术，让大脑褶纹里储进更多新的信息。

善于学习的军队是最有希望的军队，这是新的“集团进攻”！

为了帮助祖国母亲拉一根纤绳，他们要做一支能打仗、会建设的“两用军队”！

在“吉卜赛部落”里

走南闯北的铁道兵，素有“吉卜赛部落”之称。在引滦工地上，他们发生了那么多酒的故事：

（酒之一）

国庆节前夜——一个爽心怡神的夜！

“老虎团”简陋的机关食堂里，正举行一场“庆功宴”。自从师长刘敏在天津引滦指挥部立了军令状后，他们一个九月大战，夺得了四百六十三米的进度——这是铁道兵战士给共和国最好的献礼！

“干杯！”几十个创业者的手，高高举起了酒杯，每个人的酒杯里都盛着一轮月亮，几十个苦战的日子，大把大把的汗水，都浓缩在这里了！

团政委孔庆云，一个面孔黧黑，粗壮敦实的山东汉子，端着酒杯，款款走到师政委张景喜面前：“政委，我知道你不喝酒，可今天这酒你得喝！”孔庆云自豪啊，一年前哪来的“老虎团”？那是一盘散沙，号称“三国四方”（三个团加一个独立营）。甭说别的，整编时有的连队把可怜巴巴的小猪崽都杀吃了，只带着一盆咸盐来入伙，第一顿饭就揭不开锅……从科尔沁大草原来到了引滦工地，他们削“山头”，抱成团，在引水隧洞的全线放响了第一炮，又第一个从斜井打入正洞。他们的兵力是全线的八分之一，担负的任务却是四分之一。三千名指战员就象三千小老虎，威振燕山，从此叫响了“老虎团”！此刻，九月大战告捷，你师政委不喝这杯酒说得过去吗！

谁知师政委张景喜用手把酒杯捂住了：“我喝酒是有条件的！”

“什么条件？”

"掘进再加五百米，年底完成一千八！"

一杯酒五百米，好辣的酒，好苦的酒！

酒杯，在半天空吊着，象一个大大的问号！孔庆云变成了一座举着酒杯的雕像！

倏忽间，他的目光和团长解少文的目光交织在一起了！那是心里的交流，热的交流，力的交流，碰出了火，碰出了自信和决心！他扫视"宴会厅"，几十双眼睛朝他投来热，投来力，等待呼唤，等待开发！这个桥梁系毕业的军校生，猛然把胳臂一伸，象伸出一座桥梁："一千八，干了！"

师政委倏地站起来，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容："干！"

"干！干！干！……"

（年底，"老虎团"不是干了一千八，而是两千三百七十五米！）

（酒之二）

九号洞第二百五十六次塌方又开始了，掌子面上，发出了由死神指挥的交响——

"轰隆隆——"这是危石塌落在钢拱架上的声音；"哗哗哗——"这是地下水倾泻的声音；"嘎嘎嘎——"这是钢拱架达到疲劳极限，扭曲、断裂的声音！六排工字钢的排架，受不了沉重的负荷，倾斜着，下沉着……

工程师王国钧，一个平时默默无语、已有外孙的老兵，扔掉手中的烟蒂，甩掉身上的雨衣和绒衣，扛起一根支撑木冲了进去，两个战士也随后跟了上去……"轰隆隆——"巨石又塌下来，两个战士退出来，王国钧也撤了出来。

山体在徐徐下沉，钢拱架在痛苦地扭曲、断裂，陷入地面三尺多深，如果让三十七米厚的山体陷落下来，后果不堪设想！

浑身透湿的王国钧红眼了，又扛起一根支撑木……

"不要往里进了！"副总工程师王纲兴喊住他。九号洞已经

夺去了两条半人命，他要为同志们的生命负责！

“你给我滚开！”从来不发脾气的王国钧两眼瞪得吓人，转身冲上了掌子面。

王纲兴与王国钧同龄，是有名的炮筒子脾气。他第一次当着那么多晚辈人的面挨骂，可是，他沉默着，和战士们一起扛起支撑木，跟上了王国钧，冲进了“虎口”里……

两位老总和战士们跪在拱架下，顶着纷纷下落的小石块，用手扒开石渣，搭起三个枕木垛，竖起了九根立柱，下沉的山体被托住了。

深夜，战士们带着一身泥水，下班走了。王国钧这个很少喝酒的男汉子，特意找来两杯龙潭大曲，摆放在九号洞值班室的桌子上。他独自坐着，他在等一个人。

一步，一步，王纲兴顶着满头白发，拖着疲惫的身体走上斜井，他是最后一个离开掌子面的。他走进小屋，怔住了……

王国钧站起来：“老伙计，我对不起你，刚才我在教导员那里作检讨了……”

两只抖动的手端起了酒杯，他们默默对视，泪水顺着他们眼角的鱼尾纹滚了出来。

（两天以后，团政委赵树春派干部股给两位老总每人送来两袋奶粉和一包白糖）

（酒之三）

这是一个多雪的冬天。燕山银装素裹，引滦战士住的营帐变成了一只只巨大的白蘑。指导员陈庆辉踏着积雪从工地回来，按惯例，熄灯前他都要到各班走一遭。他撩起三班帐篷的门帘，顿时被一幅景象惊住了。许冠群，那个颧骨高高，平日看来老实巴交的壮族后生，正纠合着六七个壮族老乡在喝酒，不但有本连的，还有外连的。工班前喝酒，这是纪律绝不允许的。你看他够摆的——烟、糖、罐头、香槟酒全有了！你看他够寒伧的——牙

缸、饭碗、杯子盖都成了酒具。

“许冠群，你搞什么名堂？”陈庆辉铁着脸。

帐篷里顿时静下来。许冠群站起来，手里还端着半碗酒，面对指导员，他不知该说什么好，忽然他把碗向前一伸：“你也喝一杯吧！”

陈庆辉一挥手：“我不喝。我问你哪！”

本连战士黄洪安站起来了，小声地说：“指导员，今天是冠群的婚礼，别批评他了……”

“婚礼？”陈庆辉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难道还有一个人举行婚礼的吗？这时他才看清许冠群的确换了一身新军装。

“是罗，是罗！”老实巴交的许冠群带着新郎的羞涩垂下头去。他二十七岁了，已经为引滦三次推迟婚期！这个来自刘三姐故乡的壮族同胞的行动，本身就是一曲动人的歌！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许冠群探亲回到广西隆安县文化山村，他和相爱了三年的阿园姑娘到公社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就在这时，部队接到了开赴引滦工地的命令，许冠群未能成婚就返回部队。这中间，许冠群因引滦工程紧张又两次推迟了婚期。按壮族人的习俗，如果哥哥、姐姐不结婚，弟弟、妹妹也不能成亲，于是双方老人又一次给他们订好了婚期——一九八三年一月二十八日。

当阿园得知许冠群说引滦工程“不通水不能回家完婚”时，她写来一封信“……家里准备的东西都是双的，就是人不成双，如果你请不下假来，我给你发一个假电报吧……”

“你要发假电报，我就和你‘吹’！”许冠群在信上写道。当然，真“吹”他是舍不得的，他委婉地提出一个不改婚期，在两地举行婚礼的办法。

阿园毕竟是通情理的，半个月后回信同意了！于是，在约定好的良辰吉日——今日晚上八点，一对情侣分别在茶花盛开的

小米河边和冰封雪裹的燕山脚下，按着中华民族古老的传统，举行了庄重的结婚仪式。

指导员被感动了，心里觉得欠了这个战士什么，这是一生的大事啊！他赶回自己宿舍，拿来香烟和糖块，他来不及准备更好的礼物。

这一次，陈庆辉郑重地从许冠群手里接过喜酒，“刷——”所有参加婚礼的军人都站起来。

“来，我们为许冠群同志祝福，祝他夫妻恩爱，白头到老！”

叮叮当当。各种各样的酒具碰在一起，有牙缸、有饭碗、有杯子盖……

（婚礼结束，许冠群换上工作服，戴上防险帽，走向他的“洞房”。后来，赵紫阳总理来工地视察，听到这个故事后，连声说：“佳话！佳话！”）

祖国啊，我为你背一根纤绳

从遥远的科尔沁大草原家属基地开来一辆“大篷车”，停在营部门前。营长的妻子何正桂带着三个孩子走下车来，当她第一眼看到丈夫陈正金时，这个三十多岁的妇女竟象孩子一样哭了！

陈营长刚从工地回来。十个月不见，他把自己搞成什么样子了哟！衣服滚得象泥猴，身子瘦得象麻秆，两只眼睛红得象灯笼，胳腮胡子长得象蒿草，走起路来好象风都吹得倒。何正桂在内蒙古家属基地时就常听回去的人说引滦工程很艰苦，眼前，不用丈夫开口，她已全看到了！

十个月来，陈正金带着全营凿穿了全线最陡的十二号斜井，又向正洞开进。这个斜井全长二百零八米，共五百一十七级台阶，爬一次斜井，等于上一次北京饭店的顶层。可是这毕竟不是北京饭店！这里印着死者的鲜血和生者的汗水。如果一个人按一天爬

六次斜井计算，半个月累加的高度等于珠穆朗玛峰！

何正桂决定留在丈夫身边 。当晚 ，十二号洞又出现了大塌方。陈正金带着战士们奋战了三天三夜，塌方被制服了。可是，陈正金的关节炎和风湿性心脏病恶化了。他是被战士扶着走上五百一十七级台阶的。他需要休息、治疗。

何正桂尽心地给丈夫烫脚、揉腿、煎药，做他爱吃的饭菜。可陈正金咽不下妻子烧的鲫鱼汤，咽不下家乡风味的肉丝榨菜。铁道兵对担负的隧道工程实行了“大包干”，营里兵员不足，还缺一百多天工，营部卫生员、统计员、通信员、炊事员 都 上 了阵，他当营长的怎能吃得下躺得住呢？

何正桂理解丈夫的那颗军人的赤子之心。这天晚饭后，她给丈夫煎好药，把孩子哄睡了，便从墙上拿下丈夫的防险 帽 和 雨衣。她要到那个男子汉去的地方，去攀登“珠穆朗玛峰”！

“我不能替你指挥，我可以替你出力气！”她把防险帽戴在头上，顿时使世上一切女性的妩媚都失去了光彩！夜幕下，城镇里千万个母亲正守着可爱的孩子进入甜蜜的梦乡，而何正桂，这个引滦工地上的妻子和母亲，却走出了她的低低的小屋，走下了五百一十七级台阶……

隧洞里，所有的卷扬机手、抽水机手、调度员、爆破手、风枪手、装碴机手都含着泪水向这位可敬的大嫂、他们营长的妻子投来注目礼！

她，肩扛着铁锹，象扛着一面旗帜，走向深深的掌子面，在地球深处，一干就是几个月——她是这条全国最长的引水隧洞中唯一的女战士，也是唯一没有领取任何工资和奖金的引滦战士！

（选自《新华文摘》1983年第11期）

胡 杨 泪

孟 晓 云

在世界上，胡杨——最古老的杨树品种已罕见。

我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边缘，见到了这珍奇的树。只有一棵，孤零零地立在塔里木河滩上。它高大，树干弯曲，象一个弓着背的老人。其貌不扬，却有着很强的生命力，耐干旱，耐盐碱，抗风沙，能在夏季酷热、冬季严寒、年降水量只有十几毫米的恶劣自然条件下生长。维吾尔族农民说，胡杨三千年，长着不死一千年，死后不倒一千年，倒地不烂一千年。

当地人称胡杨是“会流泪的树”。这是因为，生活的环境越干旱，它体内贮存的水分也越多。如果用锯子将树干锯断，就会从伐根处喷射出一米多高的黄水。如果有什么东西划破了树皮，体内的水分会从“伤口”渗出，看上去就象伤心地流泪一样。千百年来，这自生自灭的天然胡杨，总是默默地为人们提供各种财富。它的木质，质地坚硬，是优良的建筑材料；它的嫩枝、树叶，营养丰富，含有大量的钙和钠盐，是牛羊爱食的饲料；就是它流出的“泪”，很快变成一种结晶体，叫胡杨碱，也可以食用、洗衣、制肥皂……哦，这会流泪的树！我抚摸着胡杨粗糙的树干，被它可贵的品格深深感动了。

蓦地，我想到了一位在塔里木结识的农垦大学教师钱宗仁。任何一个陌生人，握住他那粗糙的手，看到他黝黑多皱的脸，绝不会认为他只有三十九岁，也绝不会想到他是一个知识分子。

整整四个下午、四个夜晚，钱宗仁向我讲述了二十年自学的坎坷经历。他并非一个成功者，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失败者。我不停歇地记啊，记啊，他的一句句话，仿佛是胡杨树上流出的一滴滴泪珠。

离 乡 歌

一九六四年八月，从兰州开往吐鲁番的慢车上，坐着一个约摸二十岁的青年，瘦高个儿，看上去很老实，也很忧郁。他没有行李，没有提包，甚至买了火车票后，已分文全无，既不是走亲戚，也不是做买卖，但他出远门了。

这青年叫钱宗仁，湖南湘乡县浒州大队人。

火车哐当哐当地响着，沉重的车轮从钢轨上辗过去，辗过去，象是辗碎了他童年的梦幻。那窗外一晃而过荒凉的戈壁，象是他流逝的学生时代。也许是命里注定，二十岁就要流落异乡。他是一个本分、勤奋、纯洁的青年，自懂事起，就有一块石头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有一个影子总伴随着他——他是“富农”的儿子。为此，他入不了团，三次失去上大学的机会，甚至连在家乡都无法生活下去。

公平地说，土改时，钱宗仁家的成分第一次被划为贫农，这在情理之中。可是由于一点家庭纠纷得罪了当时的农会主席，他节外生枝硬把钱家划分为“佃富农”。在急风暴雨式的南方土改运动中，某一点点差错并不妨碍这场运动的伟大，然而就是这一点点差错，竟酿成了钱宗仁前半生的悲剧。

一年前，华北遇到洪水，郑州不通车了，一群拿着哈尔滨工业大学录取通知书的学生，只好绕道济南，从济南转烟台，再从烟台买船票到大连。哈尔滨工业大学在济南组织了一个返校委员会，一个年轻人跳到广场的台子上，举着大喇叭筒说：“同学

们，在这种特殊困难情况下，大家都不要心急，我们要发扬互相帮助、团结友爱的精神。有个新同学姓钱，他主动帮助别的同学托运行李，把旅店里的床位让出来，自已去露宿街头，他还找开水，热心为同学们服务，我们应向他学习……”

当时，有谁能理解钱宗仁复杂的心境呢？新生们虽然要延误报到的日期，他们的心情毕竟是快活的——对未来大学的生活充满憧憬。而钱宗仁，手中没有户口迁移手续，他考上了哈工大，但能不能就读，就读多长时间，尚不可知，前途莫测啊！

命运总在捉弄着他。第一年考大学，钱宗仁的成绩优异，进入全湖南省前十名。清华大学招生小组准备录取他。湘乡二中党支部一个副书记，为了发泄对其他教师的私愤，利用一个学生干部的嫉妒之心，盗走钱宗仁的日记本，断章取义，将其政审结论改为“出身不好，思想反动，不宜录取”。就这样，钱宗仁落榜了。但他不甘心，第二年又考，以优异的成绩被哈尔滨工业大学精密仪器系录取。他欣喜若狂，一宿没合眼。

那时长丰公社刚开始搞“四清”试点，公社罗书记任浒州大队工作组组长，他们正在摸底组织阶级队伍时，传来钱宗仁被录取上大学的消息。当天晚上，村上召开群众大会，罗书记做报告，有一段话使钱宗仁毛骨悚然：“我们这里有没有阶级斗争动向啊？解放二十多年了，这个大队只有一个师范专科大学生，现在我们这里有一个富农的儿子钱宗仁考上了大学，还是什么秘密专业（他不懂“精密”二字）。为什么这么多贫下中农子女不上大学，却叫他去上这么好的大学？还有人批准，你们说这是不是阶级斗争？我们能叫他上大学吗？我宣布，他上大学谁批准谁负责，谁给办手续谁负责！”

钱宗仁又气又急，散了会就去找罗书记了。罗打着官腔：“这是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你不能理解……”难道，年轻人的前途又要被儿戏般地毁掉？钱宗仁痛哭流涕，眼泪是感动不了罗

起明这号人的，他怎么能知道钱宗仁为取得深造机会苦苦奋斗的日日夜夜，怎能理解他朝思暮想进大学门的心情！

十九岁的年纪，无法接受这冷酷的现实，宗仁回到家里，哭啊，哭啊，又是一夜没睡。队干部拒绝给他办理迁移户口的手续，恰好这时，曾是湘乡二中毕业的十几个大学生回乡度假，听到这个消息，气愤地去找公社干部辩论，后来他们联名写信向教育部反映情况。钱宗仁怀着对党的政策的信任，身带一份报告书，空手登上了赴哈尔滨的征程。

如烟的往事，伴随着列车单调的"哐当"、"哐当"的声音，一桩桩闯进钱宗仁的心头。告别、告别，这不是告别同窗三个月的好友。他所在的6312班全体同学到哈尔滨火车站送行。钱宗仁流泪了，大家都流泪了。"宗仁，我们等着你归来。""宗仁，如果此行你回不来，可以在家乡从事文学创作，照样有出息。""怎么会回不来？学校领导亲口说的，我们是希望你上学的，但有些问题需要你回去对证。"天真的宗仁，哪里知道这只是一些安抚的话语，哪里会想到一去不返，从此不能再登哈工大的门槛了呢。

他的命运操在罗书记等人的手中了。恼羞成怒的罗书记发函给哈工大，要求取消钱宗仁的入学资格。哈工大党委让宗仁跟班上课，又派孙景略同志去湘乡县进行调查协商，到长丰公社宣传党的"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的政策，请公社和"四清"工作队允许宗仁上学。那位罗书记立即组织人马，三天写了十几页材料，说明钱宗仁"政治表现不好"。当孙景略了解此材料纯属编造，据理力争时，罗起明在事实面前蛮不讲理，居然说："要是我们公社一级党领导机关还搞不过一个地富子女，这会产生什么影响？你们哈工大是共产党的学校还是国民党的学校？为什么不支持贫下中农，却支持地主富农？"最后竟耍起无赖："你们硬要钱宗仁上学，我们立即撤走工作队，这里的'四

清'由你们派人搞就是了。”协商无效。哈工大无奈，只有劝钱宗仁退学。

告别，又是告别，这回是向考场告别。为了求学，钱宗仁付出了多少代价，可他依然没有绝望。就在头年被劝退学的那次谈话中，他流着泪还在问:“我今年只有不上大学了．以后我要再考大学，还让不让我考呢?”哈工大送他回家乡的同志热诚地说:“希望你明年考大学，继续报哈工大，我们欢迎你。”在场的公社干部也一口应承：“没问题，让你考。”钱宗仁轻信了。第二年，他一切准备就绪，去报名时，“四清”工作队从中作梗，他跑了公社九次，九次被拒之门外。报名工作截止了。钱宗仁茶不思，饭不想，沮丧、绝望和忧愁笼罩在心头，他第一次感到了自己的软弱。

那年的十月十五日，学生们纷纷走进考场，魂系考场的宗仁也情不自禁地向那走去。他进不去，只能远远地望着。年轻人在专注地答题，多么熟悉又多么亲切的考场，永别了！钱宗仁深情地向考场投了最后一瞥，跑到小河边，抱着苦楝树，一个人长久地哭着，然后写下了两句诗：“理想崇高志永恒，常将寸步比长征……”

告别，又是告别。他告别了家乡，谁知道这是不是永别。他要到那最荒凉、最荒凉的戈壁滩去。不能上学，他还有一颗心、一双手，可以参加祖国的建设呢。

不知为什么，钱宗仁对未来产生了一种神秘感，并夹着热烈的向往，又飞笔疾书，在西行的列车上写了一首离乡歌：“凝眸回首意难详，去地归期两渺茫。汽笛声催家恋淡，车轮响报路行长。但须后事争前事，也或他乡胜故乡。寻觅英雄用武地，好花无处不芬芳。”

好花无处不芬芳

新疆阿克苏县图书馆阅览室增添了一个年轻人的身影，瘦瘦、高高的个子，皮肤被风沙吹打得很粗糙，这青年就是钱宗仁。他在实验林场当工人，月工资三十三元。没有钱买书，他自有办法：每逢星期日，天蒙蒙亮，他就上路了，从林场到阿克苏县有三十里呢，他疾走如飞，到了县城是最早一个等阅览室开门的人。女图书管理员都认识这个小伙子了，你看他，中午啃着苞米面饽饽还在看书呢。《百炼成钢》、《林海雪原》、《子夜》、《静静的顿河》、《走向新岸》、《悲惨世界》……一些古今中外的名著几乎都是那时候读完的。

“傻瓜，真是个呆子，星期日也不知喘口气。”同睡在一个土炕上的工人，大多是全国各地来的“盲流”，他们没有文化，当然无法理解宗仁那求知的欲望。他们只知道下工后打牌、睡大觉，哪里会想到书中有无穷的乐趣。

从来林场的那天起，钱宗仁就被人们称为“傻瓜”了。

钱宗仁完全可以找一个更理想的工作岗位。他的一个老乡李金云在阿克苏黑孜尔公社当木匠。此人忠厚老实。当时公社有一个姓常的书记是从阿克苏行署劳动局下放来的，李金云很勤快，给老常扫地、打洗脸水，晚上作个伴儿，两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后来，老常调回劳动局当局长，还挂念着小李。小李说他有个弟弟想来新疆找个工作，老常一口应承。就这样，钱宗仁代替李金云的弟弟来阿克苏了。常局长是个痛快人，见面不到三分钟，把钱宗仁领到劳动局办公室，让一个姓翁的干事替他安排工作。

“你怎么认识常局长的？你和他什么关系？”姓翁的干事发问了。钱宗仁不会撒谎，一五一十地讲了。翁干事的脸立刻拉长

了："工作不好安排哟，你有户口吗？能否办来？""没有户口。恐怕一时也办不来。""你有什么特长？""没有。只会劳动。""那么你去林场开荒种树行不行？""行。"

钱宗仁来到实验林场后，向同宿舍的工人学舌一番，大家都嘲笑他是个笨蛋："你不会说你是常局长的亲戚吗，马上可以安排到地区工厂或者机关，户口以后慢慢办嘛，你也太傻了。"钱宗仁或许这辈子也学不会为自己打小算盘，他已经很满足了，只要政治上不再受歧视，他就是由地狱进了天堂，再吃苦受累他也心甘情愿。

"傻瓜，你书读得再多也成不了作家！"后来，"傻瓜"竟变成了钱宗仁的爱称。

钱宗仁神秘地笑了。他没有足够的过冬的衣服，没有被褥，这些都不放在小伙子心上，要紧的是找一个墨水瓶做油灯，他要学习，要写作。钱宗仁在阿克苏报上发表的散文，在新疆文学上发表的短篇小说《开荒队的姑娘》、《认识》，都是在这小油灯下写出来的。

钱宗仁的才干开始被林场的领导看重，场里成立了一个业余文艺宣传队，钱宗仁写了不少文艺节目，什么相声、快板、小话剧，以后又让他当了保管员，生活过得挺有意思，时间流逝得很快。时间，象一个生活的医生，它能使心灵的伤口愈合，使绝望的痛楚消灭。阿克苏的土地够肥沃的，不信长不出红花绿草，钱宗仁在这块土地上落脚了，扎根了。

大约是一九六五年吧，不少工人嫌林场工资低，生活又艰苦，跑掉了。帐篷里只剩下钱宗仁和另一个工人。专区"四清"工作队的何组长到林场检查工作，发现钱宗仁床头上贴着这样一首诗："谁言塞外不荒凉，风沙帐，尘土床。中华儿女，有志此中央。想得江南风景好，挥汗水，改新装。亲人岂可不思量，话心肠，寄爹娘，扎得根深，此地是家乡。望我成材如树木，宜红

柳，宜白杨。”

老何连声称好。他在大会上表扬了钱宗仁。信任，又使钱宗仁那颗倍受磨难的心受不住了。人与人之间的间隙在缩短，他向老何全盘托出——家庭的历史、个人的遭遇。老何深表同情，建议钱宗仁趁“四清”运动全面展开，到原籍甄别家庭成分。宗仁当时无钱回家，写了一份很长的报告，寄到湖南省委“四清”工作队总部，没想到，在动乱岁月中竟成了他为家庭成分翻案的罪名。这是一根十分敏感的神经。湘乡长丰公社连续九次发函阿克苏实验林场，要求把钱宗仁送回原籍劳动改造。

还是别提那动乱的岁月吧，偌大的中国，几乎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善良的人都有自己一段难以言传的痛苦遭遇。钱宗仁不容置疑地是“黑七类”，有这么几条就够了：一、混进大学，被开除；二、坚持反动立场，为家庭翻案；三、书写反动诗词，发表毒草作品；四、骗取“走资派”的信任，得重用，妄图钻进革命队伍。往事不堪回首，反省、揪斗、绑打、苦役、逃亡、流浪……日夜吊起来轮流拷打，拖着沉重的脚镣被关进土牢，人们把他当马骑，用鞭子抽着他去撞墙，用香烟烫他的脸部，这种非人的生活，钱宗仁实在难以忍受。有一天，趁看守打瞌睡，他小心翼翼地把土牢的窗户撬开，逃跑了，到焉耆、乌鲁木齐、喀什流浪，曾在沙漠的废墟中度过那漫长的冬天……

“上人生的旅途罢。前途很远，也很暗。然而不要怕。不怕的人的面前才有路。”鲁迅的话点燃他的精神。钱宗仁心里还有一把火没有熄灭。他要学习。坐牢的时候，他默颂古文和诗词，推演数学公式；办“学习班”的时候，他利用写检查之机，学语法修辞，他指望有那么一天，把自己的智慧献给祖国，把积累的知识献给人民。

生活把什么都夺走了，剥去了，把钱宗仁从正常人的圈子里开除出来了，入了另册，却单单剩下了这把火。好一个在逆境中

自强不息的生命，好一个在苦旱沙漠中倔强的灵魂！

在那漫长的岁月中，人与人之间的间隙开始无限度地扩大，扩大到林场不容钱宗仁立脚，将他遣送原籍；扩大到钱宗仁不得不含泪和他的未婚妻分手，可那钟情的女子，是为了心上的人，不远万里来到新疆落脚的。钱宗仁告别了生活六年的阿克苏。

他在县城里的青石板路上踽踽独行。一个苗条秀气的女子向他走来，是中学同班同学文化南，他想躲开，自从回老家后，他不敢去看自己的同学和老师。“这不是宗仁么，到我家来坐坐。”善良的文化南听了宗仁的遭遇，非常同情。她说：“从生产队偷跑出来吧，你不学得一手木匠好手艺吗，到二中修门窗来吧，我当管理员，可以给你开条子。”一番热情的话语，使寂寞中的宗仁感到丝丝温暖。

钱宗仁在二中干了六七天活，被一个老师发现了。校方把文化南叫去好批了一顿，怎么把这种危险人物留在学校里干活，生产队同意了吗？钱宗仁欲哭无泪，我还有什么出路？凭自己的手艺给母校修门窗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劳动，也要偷偷摸摸的，伤心哪！

钱宗仁挑着木匠担子，拖着沉重的脚步，心灵的负荷使他透不过气来。一九七四年的腊月二十九，他离开了家乡，除了亲人，谁也不知晓。告别，又是告别。也许命中注定他这一生都处在动荡中。向何处去，怎样生活，三十岁的钱宗仁感到一种惆怅和茫然。

在武汉，他有幸认识了一个小漆匠，使他茅塞顿开，给他生命注入了一种新的力量。这小漆匠叫杜熇御，看上去二十六七岁，是个插过队的待业青年。在武汉钢铁公司三矿，钱宗仁为别人做木工活，杜熇御涂油漆，他俩这样认识了。有一天，钱宗仁在工厂里看批林批孔的大字报，小杜拍了拍他的肩膀：“钱师傅，你还挺关心政治的嘛，走，到我那儿坐坐。”

钱宗仁来到小漆匠的住处，那是一座用废板子钉的棚子，屋里有两张床，是用木板拼起来的，上面铺的稻草，给他印象最深的是满床满地的书，书上用钢笔画得圈圈点点，全部是哲学和历史方面的书籍，没有一本小说。这小伙正在读《反杜林论》和《美国内战》。

“你看这些书有什么用呢？”钱宗仁问。

“书，永远是宝贵的。中国为什么这样动乱，我在找寻答案。批林批孔你知道矛头是对着谁吗？是周总理……”

小漆匠从中国革命的历史讲起，解释中国社会当时的政治形势，有理论、有实际，头头是道，钱宗仁非常信服。

两个人越谈越投机，钱宗仁把自己的经历毫无保留地告诉了小杜：“就是因为‘富农’出身，如今连混碗饭吃都困难，我怎么表白自己也不行，人们只认那个‘烙印’……”

“唯成分论是唯心论。你背上沉重的包袱是人为的。既然是人加上去的，人还可以去掉……”

这番谈话深深地震动了钱宗仁。这一震动，把传统与习惯涂在事物表面上清一色的油漆震落了。他感到自己的贫乏和狭隘。他第一次意识到，应该向自己的“影子”告别，尽管它是那么难以摆脱。因为，这影子是虚幻的，而他钱宗仁，是实实在在的。

仅仅超过两岁

一九八一年的冬天，钱宗仁跳上南去的列车——从乌鲁木齐到西安。他的心情是复杂的。

自一九七八年七月开始到一九八一年春，钱宗仁在繁忙工作和沉重家务的间隙中，学完了八门大学课程，写了四十多本笔记，做了二十册练习题，参加新疆广播师范大学毕业考试，以几乎全是满分的成绩取得毕业证书。一九八一年九月，他考取西北

大学数学系刘书琴教授的研究生，成绩在二十六名考生中名列第一。他左等右等，通知书却没有寄来。这究竟是为什么呢？他已经三十七岁了，这或许是最后一次入学深造的机会了，钱宗仁怎能错过，他要去西安问个究竟。

难道我有什么过错么？钱宗仁在飞驰的列车中沉思默想。数学中有这样一个名词，叫“条件极值”。某一个量在一定固定的条件下可变动内在因素，取得最大的值。人，只能在不可改变的条件下，尽量开足马力，争取最大的值。重返阿克苏后的八年，钱宗仁正是以这种积极态度，争取着人生最大的“值”。

与小漆匠杜熽御分手，钱宗仁回到实验林场筑路队，以往加给他的一切罪名都一风吹了，他又重新当了一名工人。筑路工地远离居民点，在戈壁上搭起帐篷，喝的浑黄泥沙水，吃的咸菜玉米馍，扫冰雪、挖冻土，顶着风沙铲石头，这一切苦都不在话下，钱宗仁庆幸从此再没有那折磨人的政治运动的折腾，生活安定了，又可以自学了。

钱宗仁开始研究文字，只需几本字典和一些废纸。经过无数个不眠之夜，他将所有的汉字一笔一划地进行反复推敲、归类排列，到一九七五年底，编成一种“汉字笔顺号码排字法”。这种方法适用简化汉字和常用字，符合文字改革的方向。钱宗仁同时还对汉字形声结构进行过研究，并掌握了一些规律和总结出一些基本数据。

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七日的《参考消息》有一篇报道，讲一个美籍华人发明了“丙字检字法”，在国外实行。工人们惊奇地发现，报上介绍的方法竟与钱宗仁的排字法基本相同。在他们的建议下，钱宗仁把自己的排字法和检字表寄给《人民日报》，请他们代为推荐，《人民日报》寄给了商务印书馆。事隔两年，商务印书馆在清理资料中清出退还给钱宗仁，说该馆没有这方面的研究机构，要他改寄其它部门或请有关专家审阅。当年全国科学大

会期间已报道有人发明类似的笔顺号码检字法，其后又陆续报道了更先进的方法，钱宗仁望尘莫及。他羡慕别人有良好的工作条件，利用电子科学技术，而他身居僻地，既无人指导，又缺乏图书资料，与任何科技部门、教育机构都无联系，有谁指引？有谁支持？即便是学到了一定程度，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又有谁发现？有谁推荐？有谁承认？有谁录用？

一种想法在钱宗仁的脑海中盘旋：我应该也能够为祖国四化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不久，钱宗仁在《新疆青年》上看到有关少年大学生宁铂的报道，结尾引用宁铂的一首诗，他读后即写道："偶读宁铂《报考有感》诗，思潮顿起，何处相诉？步韵和之：平生常怨浓云障，却喜如今日又昭。怀拥春风志常在，身居僻陋步应高。少年幸运心堪羡，中岁宏图念亦遥，争气化为原动力，云泥也有接连桥。"

考大学已超过年龄，钱宗仁决定自学大学课程，报考研究生。

每走一步都要付出心血和代价。钱宗仁无法选择专业——没有任何书籍，有什么书就决定他学什么专业。他在近处寻到一本残缺不全的《高等数学》上册，他向北京、上海、天津等地新华书店发出七十多封信邮购，都云无货；他向内地的亲友写信——十年浩劫中使许多人失去联系，而有联系的，都爱莫能助，他向哈尔滨工业大学写信，请求购买原来所考专业的教科书——杳无音信；费尽心机，终于得到了几本数学和一本英华辞典。

时间是这样安排的：白天，钱宗仁坚持搞好本职工作，尽量挑重担子，公务活动绝不缺席——防止在所难免的非难；正常休息时间，他非干体力劳动（打家具挣钱）不可，不然他无法维持家庭基本生活——工资低微，上有老人，下有妻小，都要靠他养活；除了五小时的睡眠外，剩下的每一分钟都要抓紧，吃饭、洗脸、走路、上厕所都算作学习时间；三年之间，他从ABC学起，

演算了上万道算题，身体一天天消瘦，体重一天天减轻，可是顾不上了——这是一个抢时间的特定时期。

沉重的钢铁车身，吭哧吭哧地发出巨大的声响，命运，你为什么对我这样无情，难道我朝思暮想的志愿又要被辗得粉碎？我有什么过错，有什么过错？

钱宗仁终于在记忆深处搜寻出一个错误，他少报了两岁年龄，可只有这样才能取得考试资格呀。一九七八年报考研究生年限是四十岁，一九七九年和一九八〇年是三十八岁，一九八一年退至三十五岁，而钱宗仁已三十七岁。他早早地撑出他生命的船到远处漂泊，可时光却在岸边捱延消磨了，这能怪他吗？钱宗仁给西北大学研究生办公室写了报告，述说了自己特殊的经历和求学的心情。他相信能得到同情和谅解。

这个报告钱宗仁已背下来了，此刻在火车上，他又默想了一遍：

“我一生梦寐以求能有进高等学校的机会，哪怕是一个很短的时间。我不是为了什么名声，这对我的经济状况也无所改善，我一生只要求一个基本的生活条件，却渴求一个较好的求知环境。我想实践一下，当国家能满足她的一个儿女渴求学习的心愿时，他的年华能否放出光芒。我愿以两年时间学三年课程，提前结业，以消除年龄矛盾。若在任何时候发现我赶不上其他年轻优秀学生，立即退学……”

回想起到西安复试和刘书琴教授的接触，这位七十四岁高龄的学者了解了钱宗仁的经历，同情他，喜欢他，认为年龄不是原则问题，历年也有超龄录取的先例，建议学校予以破格录取，陈述的理由是：一、该生考试成绩好，据指导教师实测后认为，由于该生是在全无指导下自学应试，其实际水平还高于由考试分数所反映的水平，确有培养前途；二、从该生的经历看，其年龄是被错误路线所耽误，本人尽了最大的努力补救，纵然超龄，其情

可谅；三、该生生活环境和学习条件都相当差，能如此长期坚持自学，其志可嘉；四、数学系研究生没有招满，既然有培养能力，而国家人才紧迫，不应错过机会。这个建议经数学系讨论书面送交学校。

难道我的请求报告及数学系的建议都未获准吗？当钱宗仁来到西北大学，见到研究生办公室负责人那张毫无表情的脸时，他证实了这一不愿相信的事实。

“我代表学校向你宣布，由于超过录取年龄，不予录取。”

钱宗仁的心不死，他去看望刘书琴老教授。刘老听了很气愤：“我招的研究生，怎么不与我商量一下就不要了？年龄超过就超过了，三十五岁能当，三十七岁也能当么。你到北京去找教育部，看看年龄问题是否还有活动的余地，我给你带封信，先找一下数学研究所的张广厚，他会帮你的忙的。”

刘老从皮夹里拿出三十元钱，让孩子给钱宗仁买了一张去北京的快车票。

张广厚在百忙中接待了钱宗仁，并请他吃了一顿便饭。两人边吃边聊，钱宗仁说：“世界上有成就的人，他们的黄金时代在二十五岁——三十岁，四十岁前出成果的占90%，我是快四十岁的人了，但我想可以算到10%里去。”张广厚连声称赞：“好，你这个人看来很有志气，每个人都有权利争取进入10%的行列，四十岁以后出成果的也大有人在。我们与教育部很少打交道，《光明日报》和《中国青年报》有两个记者我很熟，他们很懂政策，你去找他们试试看。”

钱宗仁带着张广厚写的信找到《光明日报》，记者老林十分热心，当即与教育部研究生处联系，并递上钱宗仁请求当研究生的报告。教育部研究生处批给陕西省高教局：“钱宗仁情况确有特殊之处，望陕西省高教局协助西北大学考虑，是否作为特殊情况处理。”

钱宗仁满怀希望，回到西安，再次去见西北大学研究生办公室的那位负责同志。回答是冰冷而圆滑的："教育部让我们考虑，没有说一定录取，我校中文系有一个应届毕业生也是超龄报考，考试成绩过了分数线，本拟录取，却因中文系过分数线的学生人数多于录取名额，这个超龄生没有被录取，为了一视同仁，我们不能录取你。你没有上成大学，'文革'中又受种种磨难，对此我们表示同情，但这与我们无关。自学成才不一定都当研究生，在新疆也是大有可为的。"

钱宗仁的心凉了。他向刘书琴教授辞别。不想刘老不放他走，"太无道理，你再去一次北京找蒋南翔、华罗庚……"又掏出三十元钱让钱宗仁赴京。钱宗仁虽然已感到希望渺茫，但为了不辜负刘老的一片心意，第二次来到北京。

他去找教育部研究生处，那里的同志说，招研究生的主权在学校，如果学校一定不肯录取，教育部也无能为力。他不能在京久留，一天两元钱的住宿费使他几乎囊空如洗。他向热心的记者老林辞行，没想到老林告诉他一个消息，使他大有"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陕西省高教局已打长途电话给哈工大，西大不录取钱宗仁，哈工大表示可以考虑。

钱宗仁在北京耐心地等待了几天，哈工大研究生办公室的回音来了：我校尽最大力量，但我们是工科，钱宗仁同志报的是理科，很难找到适合他专业的指导教师。

多少次希望，又有多少次希望的破灭，钱宗仁的心沉下去了，沉下去了。仅仅因为超过两岁，他奔波行程几万里，历时近百天，破费数百元，倘若能有条件利用这段时间学习，恐怕也越过了一年研究生课程。

人们为钱宗仁惋惜的同时，也发出了这样的慨叹：人的价值在人的本身，两岁，这在人生的长河中算得了什么，可我们的一些部门却把这微不足道的外在因素看得那么郑重，神圣不可侵

犯，而忽视有才华的人本身。多少人才因僵死的人事制度被压抑、被搁置、被埋没，这种束缚人的制度难道不应改革吗？

“伯乐”，到处都有

钱宗仁，这棵从石板缝中钻出来的小草，并非只遇到冷而圆滑的石头，他也感受到春风的温暖和爱抚。他遇到了不少“伯乐”，西北大学的刘书琴教授不就是一个吗？刘老给教育部写的一封信，一直珍藏在他身边：“我认为钱宗仁实际水平较高。各种基础具备，如能使其有一个较好的条件加以深造，定能见效，很有可能做出成绩……对这种人才仅因超龄而拒之门外，实为浪费埋没人才，我深感不安，似与当前所倡精神有违……我有信心，敢尽有生之年，在其他同志帮助下，悉心培养之……我年事已高，难得几回为国家四化出力，因此特修书陈情……”每逢读到这里，钱宗仁心中都会涌出一股热流，尽管处处是路障，但到底有人理解他，有人发现和承认了他呀！

还有那位未曾见过面的北京工业学院基础部的杨维奇教授，在青岛一次会议中，遇到张广厚和刘书琴，他为钱宗仁未被录取之事愤愤不平，又深为钱宗仁在逆境中自强不息的精神感动，他决定破格在一九八二年招钱宗仁当研究生，并征得教育部的同意。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此愿未遂，但杨维奇这番心意，钱宗仁领了，至今，他还与这位素不相识的教授保持通信联系，当他的“校外研究生”。教授给他学习材料，他帮助教授整理“单页函数”翻译初稿……

二十年过去，钱宗仁遇到了不少坎坷，但也得到了不少人的理解，他没有被畸形的生活所带来的痛苦淹没，反而被这痛苦造就着。

“伯乐”，到处都有，相识的，素不相识的，那些热情的学

者、专家、记者，在关键时刻都向钱宗仁伸出了声援的手。

……

考研究生落榜，再次回到新疆后，钱宗仁在这方面的感受有增无减。西北大学虽然没有录取钱宗仁做研究生，却愿意向新疆教育厅推荐，欢迎新疆送钱宗仁去西北大学进修研究生课程。

这意见并非不可取，考研究生不是钱宗仁的目的，他只是想有一个深造的机会。但是事与愿违。到了乌鲁木齐，钱宗仁找了自治区教育厅，他们表示无法推荐，因为推荐首先要有选送单位，阿克苏实验林场是赔钱单位，他们不可能选送。调钱宗仁去高等学校工作吧，新疆大学的一些教授也不是没有做过努力，一是教师超编，二因为钱宗仁不过是个林场职工。无正式学历，无调动条件，户口牵制，家庭拖累，要计划指标，要人事手续，种种一切，五关六将，没有大将关云长休想通过。教育厅的一位同志对钱宗仁说："如果你有本事能通过这么多关卡，能叫所有部门考虑你的特殊情况而破格办理的话，你也有可能请西北大学破格录取，手续简单而又各方满意。"言之有理，进修和考研究生一样难，钱宗仁几乎没有精力去周旋了。

在阿克苏，钱宗仁遇到了一个"伯乐"——阿克苏地区宣传部长宣惠良，算是钱宗仁不幸中的有幸。宣惠良读了钱宗仁的自述材料后，深为感动。这个青年人对理想的追求那样执着，没有虚假的夸张和自我炫耀，字里行间跳动着一颗真诚的心。他亲自到实验林场调查了解钱宗仁的情况。他听到一些非议，比如钱宗仁对人冷漠、孤僻，有名利思想，不务正业，但就是对他有意见的同志也承认他经过百般磨难坚持自学的毅力令人佩服。宣惠良理解钱宗仁，喜欢钱宗仁——他看到了这个小伙子的品质和潜在的能力，他走进了钱宗仁的住处——一个破破烂烂的小屋。钱宗仁上下打量了来客，个头不高，戴着黑边眼镜，风度潇洒，没想到这位素不相识的宣传部长竟成了他今后生活道路上的良师益友。

宣惠良自一九八一年五月初识钱宗仁，半年中帮助他办了二件事。第一步是工人转干部。宣惠良打算把钱宗仁调到阿克苏地区的中学教书，这里图书资料学习条件都比林场强，先联系二中，二中推托他有湖南口音，不宜教学而未接收；又联系四中，四中表示欢迎，但提出钱宗仁是工人，必须转成干部才能算做正式教师。宣惠良跑了文教处、农林处都还顺利，到了地区人事处卡了壳，一个干事说工转干要九月份统一审批，而当时是八月。无可奈何，只有耐心等待。

不怪老宣性子急，就怕夜长梦多，后来又发生一件事足以证明。正在办转干手续时，钱宗仁收到北京工业学院杨维奇教授的来电，让他速寄档案，北工院要破格录取他为一九八二年的数学系研究生。良机不可失。偏巧钱宗仁的档案找不到了。一九八〇年新疆石油管理局南疆石油指挥部刚刚上马，需要师资和翻译人材，欢迎钱宗仁去，当时宗仁考虑那里自学条件比林场强，也就同意了，作为商调，档案寄到石油部门，到第二年此单位属于关停并转企业，又不需要人了，钱宗仁的档案就这样遗失了。

北京工业学院二次来电催促，宣惠良的心情和钱宗仁一样焦急。他跑到人事部门去游说，讲述钱宗仁的遭遇，希望得到他们的同情，补办一份档案材料，那些干事竟毫不动心，打着官腔，说学校已经放假，书记和政工科长均不在，无法办理。

宣传部长不掌人事权、财权，却有着正义感。尽管处处碰壁，他仍要成全钱宗仁，想办法一帮到底。宣惠良只好超越他的职权范围（这样不大合乎中国办事情的手续）将钱宗仁的转干表、自传、鉴定一一复制，盖上宣传部的大印，寄到北京去了。

但毕竟晚了一步，延误了时机，使钱宗仁到北京工业学院当研究生一事又告吹。宣惠良很伤感，对某些机构的衙门作风及对人才的难以容忍的冷漠感到义愤，同时为钱宗仁这样的人才被埋没而痛惜。多少良机，钱宗仁一一丧失了，他心绪不安，又无

可奈何，他对宣惠良说："我已被逼上梁山，义无反顾，不管成败如何，我要背水一战，不管采取什么方式，要继续深造，不容许自己退下来。"那心境很有些悲壮。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光明日报》驻新疆记者站的同志给钱宗仁来了一封信，告诉他自治区常委富文同志对钱宗仁的使用有一个批件，大意是应就近调塔里木农垦大学试用后任教。这自然使钱宗仁心中浮起了新的期望，他找到阿克苏地区组织部，这份批件竟被压在抽屉里两个月无人过问。组织部的回答是：我们管区以上的干部，包括教授、讲师及工程师，象你这样的人不归我们管，即使归我们管，塔里木农大是农牧渔业部和建设兵团合办的学校，我们也管不着。于是这份批件从组织部转到了文教部。宣惠良再次做说客，带着富文同志的批件，乘车赶到距阿克苏一百多公里的阿拉尔，找到塔里木农大的某书记，这位书记一口应承表示不需商调，阿克苏人事部门直接将钱宗仁介绍过来就是了。宣惠良又跑到实验林场，林场同意办手续，人事处也同意放人了，一关关都通过了。这以后宣部长到乌鲁木齐开了一个月会，回来后此事毫无进展，人事部门强调口说无凭，要塔农大发商调函。宣惠良第二次赶到阿拉尔，苦口婆心，做好了塔农大所有领导的工作，拿到商调函，终于使钱宗仁在一九八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来到塔里木农垦大学报到。

钱宗仁感叹地说："中国，要是多一些宣部长这样的干部就好了。"是啊，如果我们的人事部门的干部，都能象宣惠良一样常给自己的心加加温，中国的事情将会好办得多。

钱宗仁到塔里木农垦大学任教，结束了二十年坎坷的生涯，但愿他今后在生活中不再扮演悲剧的角色，但愿他能成功。但愿！

"过去的都已过去了。我今后二十年能为人民做些事，得到人们的理解，我的心就得以满足，它将证明我前二十年的努力没

有白费。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得到社会的承认，使一些在那里刚开始发奋自学又遇到挫折的青年产生信心，也让那些曾打击和阻拦我前进的人看看，小草要破土而出，任什么人也压不下去。我对生活充满着信心，相信命运是可以抗争的。奇迹多是在厄运中出现的。最后，我希望我们现行的政策稳定，哪怕是半个世纪也好。”

我相信，钱宗仁讲述这一切时，他的心是淌着泪的。一定。

他的身上印着过去的痕迹，也包含着未来的种子，不仅整个脸，而且整个姿态，都表现出思想、热情和生命的波动，你能听见他汹涌的内心的呼声。

他的经历，他的性格，他的人品，他的精神，都使我想起塔里木河畔的胡杨，那会流泪的树。

钱宗仁就是一棵扎根在阿拉尔的胡杨。一个曾被忽略的倔强的灵魂。在沙漠旱风的席卷和盐碱的吞噬中，那被压抑、被扭曲的人性终究要伸直它的躯干。他不抱怨，不灰心，因为，他知道以往个人的悲剧，也是整个社会的不幸，生活前进了，他正和人民和国家一道共享春风的吹拂。

哦，胡杨树，壮美的树！

哦，胡杨泪，悲壮的泪！

1983年9月采访于阿拉尔

1983年11月写于北京

（选自《1983—1684全国优秀报告文学评选获奖作品集》，作家出版社1986年版。）

唐山大地震（节选）

钱　　钢

濒死的拂晓

唐山第一次失去了它的黎明。

它被漫天迷雾笼罩。石灰、黄土、煤屑、烟尘以及一座城市毁灭时所产生的死亡物质，混合成了灰色的雾。浓极了的雾气弥漫着，飘拂着，一片片，一缕缕，一絮絮地升起，象缓缓地悬浮于空中的帷幔，无声地笼罩着这片废墟，笼罩着这座空寂无声的末日之城。

已经听不见大震时核爆炸似的巨响，以及大地颤动时发出的深沉的喘息。仅仅数小时前，唐山还象一片完整的树叶，在狂风中簌簌抖动；现在，它已肢残体碎，奄奄一息。灰白色的雾霭中，仅仅留下了一片神秘的、恐怖的战场，一个巨人——一个二十世纪的赫拉克力士奋力搏斗之后留下的战场。所有的声息都消失了。偶尔地，有几声孩子细弱的哭声，也象是从遥远的地心深处传来，那般深幽，那般细长，象幻觉中一根飘飘欲断的白色的线。

——空空凝视着的不再合拢的眼睛；

——冰冷了的已不会再发出音响的张着的嘴；

唐山，耷拉着它流血的头颅，昏迷不醒。淡淡的晨光中，细

微的尘末，一粒粒、一粒粒缓慢地飘移，使人想起溺死者唇边那一丝悠悠的活气。

一切音响都被窒息了，一切生命都被这死般的雾裹藏了。

濛濛大雾中，已不见昔日的唐山。笔者仅据当年目睹及查阅资料在此录下几个角落的情景：

·三层钢箱混凝土结构的唐山矿冶学院图书馆藏书楼，第一层楼面整个儿向西剪切滑动，原三层楼的建筑象被地壳吞没了一层，凭空矮了一截；

·唐山火车站，东部铁轨成蛇行弯曲，俯瞰，象一只扁平的铁葫芦；

·开滦医院七层大楼，成了一座坟丘似的三角型斜塔，顶部仅剩两间病房大小的建筑，颤巍巍地斜搭在一堵随时可能塌落的残壁上。阳台全部震塌，三层楼的阳台，垂直地砸在二层楼的阳台上，欲落未落；

·唐山市委宿舍楼的一扇墙面整个儿被推倒，三层楼的侧面，暴露出六块黑色的开放着的小空间，一切家庭所用的设备都还在，完整的桌子、床铺，甚至一盏小小的台灯；

·凤凰山脚下的外宾招待所，两层楼的餐厅仅剩下一个空空的框架，在没有塌尽的墙壁上，华丽的壁灯还依稀可见；

·唐山第十中学那条水泥马路，被拦腰震断，一截向左，一截向右，位错达一米之多；

·吉祥路两侧的树木，在大地震动的那一瞬间，似乎曾想躲而避之，有的树欲“逃”，并已跨离树行，却又被死死地扯住，错位的树与树行，相距一点五米；

·迁安县野鸡坨公社卫生院，一侧门垛整个儿向南滑去，斜倚在另一个门垛上；而开平化工厂厂门的高大门垛，在地震的那一刻，也仿佛被一双巨手扭断，成左旋而倾斜；

············

更为惊心的是，在“7·28”地震地裂缝穿过的地方，唐山地委党校、东新街小学、地区农研所、以及整个路南居民区，都象被一双巨手抹去了似的不见了。仿佛有一个黑色的妖魔在这里肆虐，是它踏平了街巷，折断了桥梁，掐灭了烟囱，将列车横推出轨。一场大自然的恶作剧使得唐山面目全非，七零八落的混凝土梁柱，冰冷的机器残骸，斜矗着的电线杆，半截的水塔，东倒西歪，横躺竖倚，象万人坑里根根支棱着的白骨。落而未落的楼板，悬挂在空中的一两根曲弯的钢筋，白色其外而内里泛黄色的土墙断壁，仿佛是在把一具具皮开肉绽的形容可怖的死亡的躯体推出迷雾，推向清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死亡实况，就这样残酷地被记录在案了。

浓浓的雾气中，听不见呻吟，听不见呼喊，只有机械的脚步声，沉重的喘吁声，来不及思索的匆匆对话，和路边越堆越高、越堆越高的尸体山！头颅被挤碎的，双脚被砸烂的，身体被压扁的……

陆军二五五医院护士李洪义永远也不会忘记，一个女兵被一根水泥梁柱戳穿了胸膛，胸口血肉模糊！一个孕妇已快临产，她人已断气，下身还在流血。

二五五医院外一科副主任张木杰亲眼看见一位遇难者，眼球外突，舌头外伸，整个头颅被挤压成了一块平板；另一位遇难者，上半身完好，下半身和腿脚却已模糊难辨。

开滦医院医生谢美荣，讲述她心爱的孩子时说，儿子死去时，头上还压着一本掀开的小说《剑》，可是他永远也不可能翻完这本书了，就象他短暂的生命，也不可能继续到它最后的一页。

这无疑是人类史上最悲惨的一页。无辜的死难者，几乎都是在毫无准备的状况下，被突如其来地推向死亡的。太匆忙，太急促，死亡就发生在一刹那间。

惨淡的灰雾中，最令人心颤的，是那一具具挂在危楼上的尸

体。有的仅有一双手被楼板压住，砸裂的头耷拉着；有的跳楼时被砸住脚，整个人倒悬在半空。他们是遇难者中反应最敏捷的一群：已经在酣梦中惊醒，已经跳下床，已经奔到阳台或窗口，可是他们的逃路却被死神截断了。有一位年轻的母亲，在三层楼的窗口已探出半个身子，沉重的楼板硬落下来把她压在窗台上。她死在半空；怀里抱着孩子，在死的一瞬间，还本能地保护着小生命。随着危楼在余震中摇颤，母亲垂落的头发在雾气中拂动。

一座城市毁于一旦，在中国历史上有过这样的惨例么？一五五六年陕西大地震，一九二〇年甘肃大地震，都未曾发生在人口稠密的城市，——尽管如此，惨重的伤亡已令世代震惊。而今天，被7.8级地震所击中的唐山，却是一座有一百万人口的城市。

一片废墟。

在路南区小山街道，有一位幸免于难的老太太从瓦砾中挣扎着钻出来。眼前的一切，使她呆呆地翕动着嘴，说不出一句话。这条老街，这条历史悠久的老街。这条繁华一时的老街，就象她满头飘动的丝丝银发，它如今在哪里？许多年之后，当她常常孤零零一人站在那片废墟上时，她呆滞的目光中还有几分犹豫，象在追忆以往，又象在追寻现实。“大世界”商场在哪里？听评戏的“唠子院”（剧场）在哪里？那些杂耍场呢？那些澡塘、药铺呢？那些布店、刻字店、“委托店”呢？那些出售“棋子烧饼”、“开平麻花”、“唐山熏鸡”的小铺子呢？还有她们——从前天天在一起拎菜篮上街的老姐妹们，她们都到什么地方去了？一片死寂。路都没有了，只有从一行歪歪倒倒的电线杆上，才能分辨出那是老街。因为它本来是那么窄小，两边的老楼塌下来，整个儿把它填平了。早起的清洁工，运粪的马车，都被埋葬在窄窄的老街上。更悲惨的是小巷两侧的平房区，就这样被恶魔一脚踩平，象踩碎了一堆蛋壳。此时，这里变成了空旷得骇人的广场，

阴风凄凄，只有些许人影，在僵死般伫立着。

唐山人伫立着。在那些被浓雾裹着的废墟上，在那些被浓雾裹着的大路边，他们呆呆地伫立着。许多人还在恶梦之中：是原子弹爆炸？是煤矿失事？他们不知道擦去脸上流动着的血，不知该怎么抢救地狱中的亲人，连自己站在什么地方都忘了。有人不知为什么，手里攥着一只死鹅，怎么也不撒手；有人眼盯着放在脚盆里的死孩子，半天不动一动。许多人赤身裸体，那些只戴一个胸罩的姑娘，甚至忘了找件衣服遮身……这些默默喘息着的尚存的生灵，就象那一座痛苦地拦腰扭转过去的门柱，已经没有力气，也没有丝毫欲望去呼喊了。沉默。黯淡的目光。僵硬的四肢。凝冻的血液。这就是濒死的一切。

一位名叫陆实的唐山人，震后在一篇回忆录中这样描写他在那个拂晓见到的幸存者们：

>……因为大都是光着身子从废墟里爬出来的，所以用什么遮体的都有。有相当一部分人（不分男女）都穿着宽袍大袖、长及脚面的外国睡衣。我知道这是从服装厂弄出来的出口服装；几个小伙子身穿灰制服，头戴新四军帽，有两个居然戴着日本战斗帽，还有一个光着膀子穿着日本马裤，这一定是京剧团的戏装，因为这都是《沙家浜》里的东西。有个拄棍子的白胡子老头，光着干瘦的身子，下边却围了一条姑娘穿的花布裙。一个十多岁的小孩搀着一个中年人走过来，那人腿受了伤，一拐一拐的。他右手搭在小孩肩膀上，左手却紧握着一把鱼皮鞘的宝剑，鲜艳的桔红色灯笼穗飘然地在他腿边荡来荡去。大概是祖传的吧！

…………

形形色色的人影，在灰雾中晃动着。他们惊魂未定，步履踉跄，活象一群游梦者，恍恍惚惚被抛到了一个陌生的星球上。他

们的一切都是麻木的：泪腺、声带，传导疼痛的神经。谁也想象不到这场浩劫的规模，他们无暇思索，无暇感觉，甚至来不及为骨肉剥离而悲恸。

太阳出来了。当这轮火球象往常一样高高悬起的时候，大雾中，也仅象一张圆圆的薄薄的淡色的剪纸，在这片浓极的濒死的雾中滑动。但是，炽热的光终究使浓雾开始变薄，开始流动。笼罩着雾的废墟出现了嗡嗡的声浪，那声浪象来自大地的深处，低低地，动荡地，不安地，它预示着昏迷中的濒死者又开始疼痛，又开始痉挛。昏迷中的唐山即将苏醒。当雾就要散尽的时候，惊恐着的人们，发现了两只从动物园里逃出来的同样惊恐的狼。它们相依着，站在远处黑色的废墟上，孤独地睁着惊惧的眼睛，余悸未消地喘息着。突然，它们纵身一跳，仿佛重受惊吓似的又飞快地奔窜起来，它们跃过断墙，跃过倒塌了的屋顶，跃过那一堆堆暴露在旷野中的尸体，箭一般地在凤凰山脚下转着圈子，象是在寻找一条求生的路。茫然之中，它俩双双奔上凤凰山顶。断崖上，它们终于站住了，石雕一般。面对山下整个破碎的唐山，面对这样一片无边的废墟，面对这样一片灾难的海洋，它们发出了酷似人声的凄厉的嗥叫。

“7·28”的清晨，残雾以及这充满恐怖的狼嗥，久久不散，久久不散。

我的面前，放着一叠震灾资料和一张从凤凰山上俯拍的唐山废墟照片：

作为这片废墟北界的万里长城，烽火台已经倒塌；

位于蓟县的辽代白塔，塔身震裂，塔尖落地；

位于遵化县的清东陵——那葬有包括慈禧在内的清代帝、后、妃、皇子、公主一百六十一人的陵寝，石人石兽被震翻……

仅仅几秒钟之内，凝结着数千年历史的古代建筑，便受到了

来自地壳之中的深刻的震撼。

我的耳边，我的眼前，又同时出现了“7•28”清晨的狼嗥和浓雾。我想，当时如果有一位历史学家，面对这样一片废墟，他会看到些什么？

作为一座城市，唐山的历史并不久远，明代，这里不过是个小小的集镇。然而，它地底丰富的资源，似乎使它注定会有车水马龙的日子。人们在这里挖煤，采石，制陶……村落渐密，商贾云聚。一八七八年设唐山镇。“唐山”的名字，因镇北一座山上有唐太宗东征所筑的石城（又一说因有后唐将军姜兴之墓）而得。唐山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工业发展十分迅速的一个城市。我国历史上自行兴建的第一条铁路（唐胥铁路）和我国自行制造的第一台蒸汽机车（“龙”字号）都诞生在这里。然而此时呢？历史悠久的唐山第一中学——这所建于戊戌维新后不久的老学堂，和五十年代后兴办的那些中学、大学一起被毁于一旦。唐山陶瓷公司那个“五百年陶瓷制品陈列室”里，古老的缸、盆和现代的高级出口瓷器——薄胎瓷、骨灰瓷的成套茶具、中西餐具、酒具、烟具、咖啡具，一起在塌落的楼板之下成为碎片。

纵观历史，辉煌的印度河流域文明持续了约一千年，其中心正是在公元前十八世纪前后的地震高潮期开始衰落。如今，国外有些学者认为，印度河流域古文明城市的衰亡，是公元前一千七百年左右发生的大地震和地震引起的水灾造成的。

公元前一千六百年，地中海上的希腊克里特岛曾发生过三次震中烈度为十度的地震，于是，史前的这一大文明区消失了，克里特文化毁灭了。

那么，今天的唐山呢？

如果当时有一位建筑学家就站在历史学家的身旁，那么，我想他的眼光一定不是悠远的，而是现实的。

他看到的烈度为十一度的极震区，就位于唐山市区——东起近郊越河公社，西至土产仓库、矿冶学院，南到女织寨公社，北到煤研所、二十一中一线，等震线成椭圆形，长轴十一点五公里，短轴三点五至五点五公里，面积约为四十七平方公里。

十度区：东起古冶、大庄坨公社，西达兰高庄公社，南至丰南稻地镇、董各庄公社，北到付家屯公社和王辇庄公社，面积约为三百二十平方公里。

九度区：东起滦县霍庄一带，西至宁河岳龙庄、小张庄一带，南达丰南县小集、蜂坨、西葛庄一线，北到丰润县新庄子，李庄子一线，面积约一千四百三十平方公里。

八度区：东起卢龙县石门，西至宝坻县林亭口，北起丰润县北部的火石营，南到渤海边，面积约为五千四百七十平方公里（天津市的破坏已达八度）。

七度区：东起抚宁县磨菇营、枣园，西至大厂县的祁各庄、水清县的别古庄、静海县的大丰滩一线，南至黄骅县的歧口，北达三河、蓟县、遵化以北，面积约为二万六千平方公里。

在极震区内，工业厂房绝大部分倒塌毁坏，厂房屋盖大面积塌落，围护砖墙特别是外包砖墙，柱间支撑严重变形，钢筋混凝土的柱子开裂、挤酥，或折断。多层厂房的破坏尤为严重。而所有民用住房——多层砖混结构房屋全部倒塌。许多新建筑的用砖质量低次，近似沙砖，震动中几乎全部碎成了拳头大的砖砾。房屋砖墙倾倒，预制板的屋盖、楼板散落，造成严重伤亡。

而农村房屋——绝大多数是砖石、土墙承重，上覆由炉渣和白灰混合的厚焦子顶重屋盖，此类房屋在烈度八九度区已破坏严重，十度区大量倒塌，在极震区更是荡然无存。倒塌原因主要是墙体强度低、屋盖重，连接不牢靠。

房屋，本是人类保护自己、抗风御雨的处所。人类在自己的发展史中，从穴居野处到学会建筑房屋，从建造草、木的房屋到

营造砖、石、金属的房屋，他们的栖身之处在不断地改善着，进化着，然而在一场大地震中，人类却首先直接死于倒塌的建筑物、房屋，使灾难变本加厉，它成了助纣为虐的帮凶，成了人类的坟墓，在唐山城乡总计六十八万二千二百六十七间、一千零九十三万二千二百七十二平方米的民用建筑中，竟有六十五万六千一百三十六间、一千零五十万一千零五十六平方米在地震中倒塌和遭到严重破坏！

这一切确实是令人震惊的。唐山是历史上不曾记录过破坏性地震的地区，在城市建筑上，是一个不设防的六度区。可是偏偏在这里，发生了震级为7.8级、烈度为11度的强震！

显然，建筑学家特有的目光还会注意到另一些房屋。在十度区，竟然有一座八层高楼完整的框架独立于废墟之上，这是尚未完全峻工的新华旅馆主楼。该楼原设计是内框架外墙承重结构，海城地震后，又在周边承重外墙中续加了十二根构造柱，结果经受强震而未倒。还有一些形体简单、开门较小，高度较矮、屋盖较轻的房屋，也幸免于难。

面对着几十万唐山人死伤于不坚固建筑的冷酷事实，那些“幸存”的房屋，会引起建筑学家多少痛心的思考和沉重的惋叹！

我又想到，如果当时，有一位经济学家俯瞰唐山废墟，那么他看到的将会是一连串沉默着的却又是触目惊心的数字。

唐山，华北著名的工业城市。它的面积约占全中国的万分之一，人口约占全中国的千分之一，而产值，约占全中国的百分之一！

唐山素有“煤都”之称，它以当时全国最大的煤矿开滦矿为主体，形成了自己的重工业体系。开滦煤矿的煤炭产量，占全国的二十分之一，在整个国家的经济生活中，它起着牵一发而动全

身的作用。它的煤种以炼焦配煤——肥煤为主，煤炭除供鞍钢、首钢、本钢、包钢以及京津沪地区生活用煤外，还远销日本和朝鲜。

唐山的电力工业也是举足轻重的。一九七六年正在兴建中的陡河电站，是华北电网的主力电站之一，是我国最大的火力发电站。

唐山还是著名的"华北瓷都"。唐山陶瓷有着和景德镇陶瓷一比高下的竞争力，从全国解放至一九七五年，唐山陶瓷业的总产值超过十亿元。

还有冶金业，还有纺织业，还有水泥、汽车、机械制造……许许多多极其重要的企业！

然而此时，整个唐山——这座河北省最大的重工业城市，却几乎已经看不见一根直立的烟囱。

作为一个巨大的经济生命体，它已经没有了呼吸，没有了脉搏，没有了流动着的血液。

只见瓦砾一片。

只有短短的几秒钟，中国国家经济大厦的一根极为重要的支柱，便被无情地摧垮了。一种强烈的经济震波，将传遍华北，传遍中国。整个中国的经济结构将发生强烈的摇撼。——难道还有比摧垮一个重要能源基地更可怕的吗？

毫无疑问，唐山经济在"7•28"地震中的可计算的直接损失达三十亿元以上！

用于救灾和重建的投资几乎是无法计算的……

一八三三年三月四日，伟大的进化论者达尔文来到刚刚发生过强烈地震的智利康塞普西翁市，面对一片废墟，他发出了由衷的感慨："……人类无数时间和劳动所建树的成绩，只在一分钟之内就被毁灭了；可是，我对受难者的同情，比另外一种感觉似

乎要淡薄些，就是那种被这往往要几个世纪才能完成，而现在一分钟就作到了的变动的情景所引起的惊愕的感觉……”

这也是无数中国人对唐山蒙难日——“7·28”的感觉。

（选自《唐山大地震》，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86年1版。）

